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六六册目次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缺卷六至十）（清）厲鶚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〇〇一
前漢紀三十卷（漢）荀悦撰　明嘉靖二十七年黄姬水刻本　一五八
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　明嘉靖二十七年黄姬水刻本　三七八
大唐創業起居註三卷（唐）溫大雅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六三〇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缺卷六至十）

（清）厲鶚撰

清鈔本（四庫底本）

遼史拾遺二十四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厲鶚撰。鶚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是書拾遼史之遺，有註有補，均摘錄舊文爲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國語解先後次第與目錄有不合者，亦悉爲釐正。又補輯遼境四至及風俗物產諸條於後。其中如劉守光自爲節度使，唐書及五代史列傳載之最詳，乃獨取資治通鑑一條；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國志，亦僅引通鑑；王都破唐兵，五代史與諸書互有同異，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國志敍次最悉，乃獨取松漠紀聞數言；保大以後，遼事載於宋史紀傳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此之類，皆頗有所遺。又蕭孛石剌之類，蔓延鋪敘，與史事毫無所關，亦未免嗜博愛奇，傷於泛濫。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疎略於遼。又遼時書禁最嚴，不得傳布於境外，故一朝圖籍，漸滅無徵。鶚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均以旁見側出之文，參考而求其端緒。年月事蹟，一一鉤稽。其補唐中和諸人之傳，及禮志之補幡勝，樂志之補貼帳，輿服志之補金冠窄袍，食貨志之補賦稅名目，皆採輯散佚，足備考證。鶚樊榭詩集中自稱所註遼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國史註，亦不誣也。至於卷末國語解，對音舛誤，名義多乖，由作史者昧於翻譯，故因仍故牘，致失其眞。鶚雖釐正其次第，而索倫舊語，既非所知，故舊史駁文，未能考定。今三史國語，悉蒙

欽定，一洗前代之譌，足以昭示萬古。鶚所附載存而不論可矣。

宋遼金三史同修于元至正間秉筆者多一時名儒　史
失之繁遼史失之簡惟金史繁簡得中爲善明雲間　文
獻通考中所列遼事條分件繫不出正史嘗病其略　事
故論亡也蓋其開基朔漠撫有燕雲制度職官兼采漢制自聖宗
興崇儒好文物漸開科舉日盛意當日必有記注典章可稗國
史者求之簿錄家不少槩見卽家集野乘亦散佚無傳豈以書有
厲禁不得入中朝乎抑金源初年尚武雖滅遼未遑收及圖籍乎
間嘗取而覈之遼之有國二百餘年清泰開運滅而大國則用兵
宜詳澶淵閱兩和議再修則信幣宜詳星軺往來俱極華選則聘
游宜詳至如負義侯黃龍安置之年天祚帝海上夾攻之事高麗
臣事而夏踐梁非撫他書何以知其顚末耶暇日輒爲甄錄自本
紀外志表列傳外紀國語凡有援引隨事補綴猶以方域幽遐宦
尚奚遑采爲詠於山川述碑碣於塔廟短書小說過而存之亦待
失之林讀史者所冝者也敢曰索隱聊以拾遺編次爲如干卷以
待博雅君子之刪補焉
乾隆八年歲在昭陽大淵獻陬月二十有七日錢塘厲鶚書

遼史拾遺卷一

遼史拾遺本紀第一太祖上

錢塘厲鶚太鴻

太祖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

歐陽修歸田錄曰契丹阿保機開平中屢遣使聘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乃爲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於他書者皆爲阿保機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北爲人明敏在北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述北中君臣世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其人實謂之阿保謹未知孰是　趙志忠陰雜錄曰太祖諱億番名阿保謹太祖生而神智八部落主愛其雄勇遂退其主阿輦氏歸本部立太祖爲王

封黑車子室韋唐　軍節度使劉仁恭發數萬遣養子趙霸來討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唐天復三年十一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習知契丹情僞常選將練兵乘深入踰摘星嶺擊之每霜降仁恭輒遣人焚塞下野草契丹馬多飢死常以良馬賂仁恭買牧地契丹王阿保機遣其妻兄阿鉢將萬騎冠渝關仁恭遣其子守光戍平州守光僞與之和設幄犒饗于城外酒酣伏兵執之以入契丹以重賂請於仁恭然後歸之　鶚案此事在討黑車子室韋前一年以其爲契丹與劉氏交兵之始故附于此

太祖以騎兵七萬會李克用于雲州

後唐太祖紀年錄曰太祖以阿保機族黨稍盛召之天祐二年五月阿保機領其部族三十萬至雲中東城帳中言事握手甚歡約爲兄弟旬日而去留勇首都舍利首領沮稟梅爲質　鶚案五代史及通鑑俱云阿保機會李克用于雲中約共擊梁據

遼史則克用借兵以報劉仁恭木瓜澗之役耳、
元年夏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廢其主、尋弑之、自立為帝、
國號梁、遣使來告、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曰、梁太祖建號、契丹阿保機遣使送名馬
女口貂皮等求封冊、梁祖與之書曰、朕今天下皆平、惟有太原
未服、卿能長驅兵甲、竟至新莊、為我剪彼仇讐、與爾便行封冊
王溥五代會要曰、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首領袍笏梅
老等來貢方物、黃震黃氏日抄曰、阿保機與李克用約擊梁
而背之、稱臣于梁、約梁滅晉、克用恨之、死以屬莊宗
劉仁恭子守光、囚其父、自稱幽州盧龍軍節度使、秋七月乙酉、其
兄平州刺史守奇、率其衆數千人來降、命置之平盧城、
資治通鑑曰、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
築館于大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絶、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
于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斂境內錢瘞
于山巓、令民間用堇泥為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采山
中草木為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
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敍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李思安全忠將、來所過焚
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
備、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安思戰、思安敗退、守
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
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于別室、仁恭將佐及左
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銀胡䩮都指揮王思同帥部兵三
千、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兵三千奔河東、守光弟守奇
奔契丹、未幾、亦奔河東、

二年春正月、河東李克用卒、子存勗襲、遣使弔慰、
薛居正五代史曰、唐莊宗初嗣位、遣使告哀于契丹、賂以金繒
求騎軍以救潞州、契丹答其使曰、我與先王為兄弟、兒即吾兒
也、寧有父不救子耶、許出師、會潞平而止、
夏五月
五代會要曰、梁開平二年、阿保機遣使來貢良馬、五月、又遣
解里貢[illegible]馬十匹、金花鞍轡、貂鼠皮衾、并冠男口一、年十歲、名
曰蘇、女口一、年十二歲、名曰譬、其表述律氏貢朝霞錦、前國王
欽德并其大臣、皆有貢獻、
三年春三月、滄州節度使劉守文為弟守光所攻、遣人來乞兵討
之、命皇弟舍利素、夷離堇蕭敵魯、以兵會守文於北淖口、進至橫
海軍近淀、一鼓破之、守光潰去、
冊府元龜曰、後唐劉守文為滄州節度使、唐天祐六年五月守
文為其弟守光敗於薊州之雞蘇、守文為弟所擒、歸幽州、初、劉
仁恭肇幽府、積實營大安山以自固、會汴人攻其城、守光堅守
之、因自為幽帥、囚仁恭于大安別室、守文素蓄[illegible]奸謀、志大才
短、利燕薊之土疆、乃令子延祐質于汴、自將兵討守光、以迎父
為名、頻年出軍不利、至是大[illegible]以重賂誘契丹吐渾之衆、合四
萬衆屯薊州、運滄景鄚粟、海船而下、以給軍費、及大戰、守光之
兵敗、守文詐悲、單馬立于陣場、泣諭于衆曰、勿殺吾弟、為守光
將元行欽識之、見擒、滄州失帥、自潰、守光復繫兄于別室、援以
叢棘、滄州兵敗、守光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兗共推守文
之子延祚為帥、守光携守文於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軍士
食人、百姓食墐土、驢馬相遇、食其鬉、士人出入、多為強者屠殺、

呂兗率城中飢羸丁口、以麩麯飼之、團為宰殺務、旋烹以充軍食、危酷之狀、遠古未聞、延祚力窮、以城降守光、守光以其子繼威為滄州大將張萬進佐之

秋閏八月補

冊府元龜曰、開平三年、閏八月、鴻臚寺引進契丹阿保機差首領葛鹿等進金鍍鐵甲鍮鍍銀甲及水晶玉紫鞍轡等物馬一百匹、其阿保機母妻各進雲霞錦一疋

四年

五代會要曰、開平四年、契丹遣使賞貂梅老來貢

五年秋八月、甲子、劉守光僭號幽州稱燕

資治通鑑曰、梁乾化元年八月甲子、劉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冊府本補人驚擾從）

六年——冬十月

冊府元龜曰、乾化二年、十月、契丹蜀括梅老等朝貢

七年、春正月、晉王李存勗拔幽州、擒劉守光

資治通鑑曰、乾化三年、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燕主守光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十一月、甲辰、晉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適去、癸亥、晉王入幽州、十二月、守光將奔滄州、就劉守奇、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令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並其三子擒之　鶏案、擒劉守光、通鑑以為乾化三年十二月、事在均王嗣位之後、而遼史太祖紀、以為七年正月、事在均王嗣位之前、五代史亦云乾化三年十二月晉人取幽州、遼史誤也、

九年　神冊元年春二月、

葉隆禮契丹國志曰、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號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八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統八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為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部、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鼓旗、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立一部、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漢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眾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用兵、併為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　宋白續通典曰、契丹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其地東南接海、東際遼西、包冷陘、北界松陘山、東西三千里、地多松柳、澤多蒲葦、阿保機居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灤河上、河西有鹽泊之利、則後魏滑鹽縣也　鶏案、遼史世表亦載此事、而不詳、契丹國志所載甚詳、且係九年事、故綴於此

八月拔朔州、擒節度使李嗣本、勒石紀功於青冢南、
資治通鑑曰貞明二年、秋八月、契丹主阿保機帥諸部兵三十
萬號百萬自麟勝攻晉蔚州、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鷄
業逵史先拔朔州十二月下蔚新武嬀儒五州通鑑誤、
二年春二月、晉新州裨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來降、
資治通鑑曰貞明三年春二月、晉王之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
在新州、驕惰不治侍婢預政、晉王使募山北部落驍勇者、及劉
守光亡卒、以益南討之軍、又率其民出馬、民或鬻十牛易以戰
馬期會促迫邊人嗟怨、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壽州刺史
盧文進為裨將行者皆憚遠役存矩復不存恤、甲午至祁溝關
小校宮彥璋與士卒謀曰聞晉王與梁人確鬪騎兵死傷不少、
吾儕捐父母妻子為人客戰千里送死而使長不復矜恤奈可、
衆曰殺使長擁盧將軍還新州據城自守其如我何因執兵大
譟趨傳舍詰朝存矩寢未起就殺之文進不能制撫膺哭其尸
曰奴婢既害郎君使我何面目復見晉王因為衆所擁還新州
守將楊全章拒之又攻武州雁門以北都知防禦兵馬使李嗣
肱擊敗之周德威亦遣兵追討文進帥其衆奔契丹　馬令南
唐書曰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
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為新州團
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
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
皆怨而兵又不樂而行至祁溝驟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少而美
存矩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歎之也因與
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
使守平州
三月辛亥攻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鎮定魏五州之兵、拒于
居庸關之西、合戰于新州東、大破之、
資治通鑑曰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注云渝關入營州界及平州石城縣界）下
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
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
供軍食不入于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契丹至輒閉壁
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
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
牧于營平之間　續通典曰渝關城下有渝水入大海其關東
臨水北有兎耳山覆舟山山皆斗峻山下循海岸東北行狹處
纔通一軌三面皆海北連陸關西連亂山至進牛栅凡六口栅
戍相接此天所以限戎狄者也、
夏四月壬午圍幽州不克
資治通鑑曰周德威攻新州為契丹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
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
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
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下周德威遣閒使詣晉王
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謀於
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兵
先進軍於淶水閻寶以鎮定之兵繼之
秋八月李存審遣李嗣源等救幽州當魯等以兵少而還、
資治通鑑曰梁貞明三年秋七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
危困李嗣源閻寶李存審步騎七萬會于易州存審曰虜衆吾

寨，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
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
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
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踰大房嶺，循澗而東。嗣源與
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
卻，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
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騎遮其前，嗣源
躍馬奮檛，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卻，晉
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
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
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令
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
存審乃趣後陣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車
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
德威見之，握手流涕。

三年春正月，丙申，以皇弟安端為大內惕隱，命攻雲州。
冊府元龜曰：李存璋為大同防禦使，時契丹陷蔚州，營於魚池，
阿保機遣人馳木書求賂於存璋，存璋斬其使者不報，賊攻雲
州，存璋悉力拒戰，城中舊有鐵車，存璋鎔為兵器，以授軍士，賊
遂退。

本紀第二太祖下

四年｜冬十二月，循
王褘大事記續編曰：貞明五年十二月，契丹陷唐營州。 秦再
思洛中紀異曰：盧文進援契丹，誘阿保機徵諸路甲馬寇幽州，
設圍攻之，莊宗召募救之，契丹退，以趙思溫為營州團練使，北
面沿邊巡檢都指揮使，未期，契丹圍營州，踰年，朝廷未暇救，糧
草俱盡，兵刃亦無，思溫欲自殺，左右諫止，阿保機誓不殺，乃南
拜遙辭而投戈。 謹案遼史天贊二年克平州獲趙思溫。

五年春正月乙丑，始治契丹大字。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遼太祖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
叔多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
之約，其字如蟒狀也，然蟠走，用馬表患之類是也。

夏五月｜庚辰，有龍見于拽剌山陽水上，上射獲之，藏其骨內府。
洪皓松漠紀聞曰：阿保機居西樓，宿氈帳中，晨起見黑龍長餘
十丈，蜿蜒其上，引弓射之，即騰空夭矯而逝，墜于黃龍府西之，
相去已千五百里，纔長數尺，其骸尚在金國內庫，悟空長子亲
嘗見之，尾鬣支體皆全，雙角已為人所截，與予所藏董羽畫出
水龍相似，蓋其背上鬣不作魚鬣也。 元好問續夷堅志曰：遼
祖神冊五年三月，黑龍見拽剌山陽水上，遼祖馳往，三日乃得
之，而龍尚不去，遼祖射之而斃。龍一角，尾長而足短，身長五尺，
舌長二寸有半，命藏之內庫，貞祐南渡尚在。

六年｜冬十月癸丑朔，晉新州防禦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馬內
附。
唐明宗實錄曰：莊宗未即位，盧文進、王郁相繼入遼，皆驅率數
州士女，教其織紝工作，中國所為，契丹悉備，所
以強盛，侵淩中國者，以得文進、郁之故也。同光之世，為患尤深，
文進在平州，安帳率奚勁騎，倏來忽往，幽薊剌榛，滿目寂無人
煙。

十二月｜晉義武軍節度王處直養子都囚其父自稱留後

歐陽修五代史曰義武軍節度使北平王王處直、好巫、而容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閭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誅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殺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鎮獲文禮與梁蠟書、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奔晉、晉王以女妻之、以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塞、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處直憂憤而卒

乙亥、存勖至定州、王都迎謁馬前、存勖引兵趣望都、遇我軍先鋒五千騎、圍之、存勖力戰數四不解、李嗣昭領三百騎來救、我軍少却、存勖乃得出、大戰、我軍不利、引歸、存勖至幽州、遣二百騎躡我軍之後、我軍反擊悉擒之、

資治通鑑曰梁龍德元年冬十一月、晉王自將兵攻鎮州、討張文進、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叛文禮內盧文但未役于契丹）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眾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設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攻定州、王都告急于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晉王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契丹幸陣晉不意其至故皆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眾、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軍至、契丹舉眾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于馬前、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晉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

野宿之所布棗於地四環方正皆如鋪箭雖去無一枝亂者歎
曰[illegible]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
契丹之後騎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鶴
案望都之敗通鑑以爲明年正月事遼史系之神冊六年十二
月必有誤
天贊元年一夏四月癸亥[illegible]存勗圍鎮州張文禮求援命郎君迭
烈將軍康末怛往擊之大敗殺其將李嗣昭五月丁未張文禮卒
其子處瑾遣人奉表求救
鶴案通鑑張文禮本劉仁恭牙將從其子守文鎮滄州守文詣
幽州省其父文禮據作亂滄人討之奔鎮州趙王王鎔養以爲
子更名德明趙王誅李弘規文禮因親軍之怨弑趙王文禮受
晉王命爲成德留後內不自安復遣使因盧文進求援于契丹
又乞兵于梁晉王命趙故將符習爲成德留後閻寶史建瑭將
兵助之攻鎮州拔趙州刺史王鋋降文禮驚懼而卒此龍德元
年九月事也晉王敗契丹于望都二年正月事也二月閻寶圍
鎮州爲文禮子處瑾所敗晉王命李嗣昭代之夏四月張處瑾
遣兵迎糧于九門嗣昭設伏擊之鎮兵發矢中腦卒九月李存
審攻破鎮州誅處瑾事與遼史異且張文禮之死當在神冊六
年李嗣昭之死則在天贊元年此時契丹望都敗後方長晉人
不暇且不能再援張處瑾李嗣昭爲鎮兵射死通鑑不言爲契
丹將所殺疑遼史所記爲虛故不具載通鑑文而辨之如右
三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
資治通鑑曰同光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
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
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爲監軍將兵救幽州李存審奏契丹
去復侵新州　五代會要曰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阿保機
率所部入寇新城　陰山雜錄曰梁城阿保機帥兵直抵涿州
時幽州安次潞三河漁陽懷柔密雲等縣皆爲所陷俘其民而
歸置州縣以居之不改中國州縣之名　資治通鑑曰夏四月
庚申置威塞軍于新州契丹恃其強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
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渤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
恐渤海掎其後乃先擧兵擊渤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
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十一月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　五
代會要曰十二月契丹入寇嵐州
四年夏五月　冬十月
五代會要曰同光三年契丹入寇幽州爲王師所敗俘其首領
衛多等五月遣使拽鹿盡等來貢方物　冊府元龜曰同光三
年十月甲子差春州刺史來海金神國信賜契丹王及迴使梅
老孝里等錦賜物有差
天顯元年春正月
五代會要曰同光四年正月阿保機將復寇渤海國又遣梅老
鞋里以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詐修和好
夏四月丁唐養子李嗣源反郭存謙弑其主存勗嗣源遂即位。
六月丙午次慎州唐遣姚坤以國哀來告
冊府元龜曰明宗初纂嗣遣供奉官姚坤字孟告哀至契丹西
樓屬阿保機在渤海又徑至慎州崎嶇萬里既至謁見阿保機
延入穹廬保機身長九尺被錦袍大帶垂後與妻對榻引見坤
坤未致命保機問曰聞爾[illegible]河南河北各有一天子信乎坤

曰河南天子今年四月一日雒城軍變今上闕至矣河北總管
令公比為魏州軍亂先帝詔令除討既聞内亂衆軍離心及至
京城無主上下堅冊令公請主社稷今已順人望登帝位矣保
機曰漢國兒與我雖父子亦曾彼此讐敵俱有惡心與爾今天
子彼此無惡足得歡好爾與復命我續將馬三萬騎至幽鎮已
來與爾家天子面為盟約我要幽州令漢兒把捉更不復侵汝
漢界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秋七月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
于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
欲救之以渤海未下不果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
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
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
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契丹主乙
曰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宜其及此我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
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
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于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
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
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
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復囚之德光即位乃放還
秋七月甲戌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墜于幄前辛巳平旦子
城上見黄龍蜿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于行宮有紫黑氣蔽天
踰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
册府元龜曰天成元年秋七月契丹國王遣梅老里述骨之進
内宫一人馬二匹地衣真珠裝金鋺金釵等 又曰天成元年
九月幽州趙德鈞奏先差軍將陳繼威使契丹部内今使還得
狀稱今年七月二十日至渤海界扶餘府契丹族帳在府城東
南隅繼威既至求見不通竊聞漢兒言契丹主阿保機已得疾
其月二十七日阿保機身死八月三日阿保機靈柩發離扶餘
城十三日至烏州契丹主妻令繼威却當府所持書信二十七日
至龍州契丹主妻令繼威歸本道仍遣拚括梅老押馬三匹充
答信同來繼威見契丹部族商量來年正月葬阿保機于木葉
山下兼差近位阿思沒姑餒持信與先入蕃天使供奉官姚坤
同來赴闕告哀兼問契丹部内取此月十九日一齊舉哀朝廷
及當府前後所差人使繼威來時見處分候到西樓日即並放
歸 五代史曰冬十月辛丑契丹使沒骨餒來告阿保機哀廢
朝三日 田況儒林公議曰契丹阿保機雖據燕北之地修
其國有[illegible]法諸戎遂漸為制常得中國所賜紈錦以其尤精緻
遼史拾遺卷一
者藉地使收聚仔毀之親近者或問其故曰我國家他日富盛
此等閒當毀之其用意[redacted]豈易[redacted]哉

遼史拾遺本紀第三太宗上

太宗孝武惠文皇帝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　唐天復二年生

神光異常

釋念常佛祖通載曰遼主德光名耀屈之姓劉氏阿保机第二子誕于大部落東牙帳生時黑雲覆帳火光照耀有聲如雷及長雄傑有大志精騎射　契丹國志曰帝嘗從太祖至西樓有赤光紫氣蒸其上左右異之

天顯元年七月太祖崩皇后攝軍國事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奔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扶餘城庚子幽州言契丹小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冬十月　有

遼史拾遺卷二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隙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　馬令南唐書曰唐明宗即位盧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恠不能自安天福元年冬送款于烈祖烈祖以文進為天雄統軍節度使文進才長大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同光中契丹數以輕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薊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援常苦抄奪為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初文進攻新州不克夜走陷輕一跌而出明日視之乃那之巳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蛇徑至座隅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南北終無挫衄　錢希白南部新書曰盧文進陷契丹中常于無定河見人脛骨一條大如柱長可七尺

明年秋治祖陵畢

冊府元龜曰唐明宗天成二年幽州奏契丹王差人持書求碑石欲為其父表其葬所

冬十一月壬戌人皇王倍率群臣請于后曰皇子大元帥勳望中外攸屬宜承大統后從之是日即皇帝位

資治通鑑曰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躍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天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于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避非復召不敢入也　五代會要曰天成二年十一月又遣使梅老等二十餘人朝貢稟中和好之意明宗命飛勝指揮使安念德齎信符鈸及金花銀器綵綾等賜之又賜其母述律氏綵綾一張兼絹珠玉瓔珞

遼史拾遺卷二

三年春三月乙丑祖松山唐義武軍節度使王都遣人以定州來歸唐主出師討之使求乞救命奚禿里鐵剌往救之

冊府元龜曰王都為定州節度使歷載數年惟以慘虐為務周元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　資治通鑑曰初義武軍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

本軍及安重誨用事，利以法裁制之，常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于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婚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謂父子相承如河北藩鎮世襲不受朝廷除授）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遣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遣晏球帳下使圖之。天成三年春二月癸巳，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夏四月丙申，鐵刺救定州，唐將王晏球于定州，唐兵大集，鐵剌請益師。

帝從命涅里袞都統查刺赴之。

資治通鑑曰：天成三年夏四月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晏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釗為都監，發諸道兵討定州。是日晏球發兵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于奚酋禿餒。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于嘉山下，大破之。契丹以二千騎奔還定州，卒。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遂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他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與其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于曲陽。晏球集諸將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子，王都奏唐兵破定州，鐵刺死之。涅里袞查刺等數十人被執。

資治通鑑曰：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兵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逆戰于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冊府元龜曰：天成三年八月，幽州趙德鈞驛上言：今月二日，於府西契丹收軍散卒，生擒酋領惕隱等五十餘人，招殺寺其契丹強壯健三千餘的，擒此戎消蕩，實伏虞為邊患，漢兵惟之是役也。曲陽之敗也，失千騎；唐河之陣兵戎七千，潰散之後，官軍追殺，人不暇食，秋雨經旬，溝渠水溢，泥深沒人，飢疲之難，投村落所在村人持白梃以擊之，餘剩北兵投于要路，推奇寨嶺北有集馬房，逃脫者數十餘無他殘。

閏八月條

資治通鑑曰：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李奈何入貢，和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以親將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利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眾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眾曰：善。乃先為穽，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殺

從者投諸井中，北夢在城北，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
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冊府元龜曰天
成三年閏八月，契丹平州刺史張希崇投其契丹所領，以一城
居人歸闕，命中使徐茶求接之

四年春正月　二月

資治通鑑曰天成四年春正月，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
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
餒及契丹二千人，禿餒至大梁，斬于市。五代史曰王晏球屯
軍望都，與王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僅以數騎遁去，
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閱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名李繼陶，
養于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以已經細細亦惡而逐之，
都使人求得之，衆父紿其人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
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
中，中山兵少，唯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
將有欲降者，都伺察，族其親戚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
年二月，城破，都舉家居宮門焚死

夏四月　五月

資治通鑑曰夏四月，契丹寇雲州。五月，契丹寇雲州。兩月之間再寇[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冬十一月戊寅，東丹奉人皇王浮海適唐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阿保機[illegible]長子東丹王突欲，嘗與其母述
律愛德光，德光智勇素服諸部，其母欲立德光，突欲不得立，
長興元年，自夫餘汎海奔唐。契丹自阿保機時侵滅諸國，稱雄
北方，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赫邈等，皆名將，
而述律以此念突欲，由是畢歸唐，數遣使聘中國，因求歸赫
邈等，唐殺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國之威幾振。距幽
州七百里有榆關，東臨海，北有兔耳、覆舟山，山皆斗絕，並海東
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淥疇、米磚、
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于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
絮歲給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己利。自唐末幽
薊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苦寇鈔，自涿
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鹽溝
以邀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
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又城潞為潞縣，又於其東置三河縣，
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捺
剌泊，出寇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河東，總大同、彰國、
振武、威塞等軍以禦之，而明宗之世，契丹[illegible]寇鈔者少

六年春三月　夏五月　秋九月

冊府元龜曰後唐長興二年三月辛酉，中書門下奏東丹王突
欲遠泛滄波，來歸王化，其隨從將校姓名、黨偶等，頃以力
助王[illegible]，[illegible]氣類入朝，各宜授氏庶
使族類特[illegible]世行[illegible]從之規，永懷遠人之望。今突欲
已下，請別賜姓名，仍改本名，[illegible]令人訓列安排，敕旨付中書門
下：東丹王太保突欲宜賜姓東丹，名慕華，仍授光祿大夫、檢
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一
千五百戶，充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處置押蕃等使。其從
慕華歸國部曲軍校，宜賜姓罕名友通，楊曹宜賜姓穆名順義，
撒羅宜賜姓羅名賓德，易孛宜賜姓易名師德，蓋禮宜賜姓蓋

名來宿仍授罕只等五人歸化歸德小將軍中郎將先助兎鉢
擒獲蕃官惕隱當番名赫邈宜賜姓劉名懷忠相公官番名担
列宜賜姓列名知民仍並授銀青階檢校散騎常侍舍利官番
名前剌宜賜姓原名知感福郎宜賜姓服名懷造兵王副使鵝
失訖宜賜姓乞名懷有三人並授銀青階檢校太子賓客。又
曰長興二年五月癸亥青州上言有百姓過海北樵採附得東
丹王堂兄京尹污整書問慕華行止欲修貢也閏五月青州進
呈東丹國首領耶律羽之書二封。資治通鑑曰長興二年秋
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七年春正月 夏五月 秋七月
五代會要曰長興三年三月契丹遣使鐵骨羅卿進馬三十匹來
朝剌介國故也五月遣前朝舍利迭其使歸七月遣使都督祿
進馬三十匹 資治通鑑曰初契丹舍利前剌與惕隱皆為趙
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
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
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前剌契丹之驍將助王都謀危
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
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
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五月己亥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
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剌舍利與之俱
歸契丹以不得前剌故是歲寇雲州及振武
冬十一月
薛居正五代史曰長興三年冬十一月雲州奏契丹主在黑榆
林南捺剌泊造攻城之具是後石敬瑭鎮河東因契丹近在
雲應遂資其兵力以取中國而燕雲十六州之地遂皆為北方
引弓之民 資治通鑑曰長興三年冬十一月蔚州刺史張彥
超本沙陀人嘗為帝養子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河東總管
舉城附于契丹契丹以為大同軍節度使
九年春正月
冊府元龜曰唐閔帝應順元年春正月乙亥契丹使都督沒辣
來朝獻馬四百鵝十[illegible]先是遣供奉官西方璟入契丹復
命故有是獻
秋九月
資治通鑑曰唐廢帝清泰元年秋九月己未雲州奏契丹入寇
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
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于境上卻之 楊檀後避明宗廟諱名光遠 陳思
小字錄曰楊光遠字德明小字阿檀沙陀部人也
十年 夏五月 六月
資治通鑑曰清泰二年夏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六月
契丹寇應州 王仁裕玉堂閒話曰乙未歲契丹據河朔晉師
拒于澶淵天下騷然疲于戰伐翰林學士王仁裕奉使馮翊路
由于鄭過僕射陂見州民及軍營婦女填咽于道路皆執錯彩
小旗子插于陂中不知其數詢其居人皆曰鄭人比家夢李衛
公云請多造旗幟插于陂中我以集得無數兵為中原剪除戎
寇所造者擬旗幟以家別獻此幡幟初未之信以為妖言累
旬月之間蟠收[illegible]及使迴過其陂使僕者下路訪于草際存
者尚多
十一年 秋七月丙申應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其主所討遣趙

瑩因西南路招討盧不姑求救上白太后曰李從珂弒君自立神人共怒宜行天討時趙德鈞亦遣使至河東復遣桑維翰來告急遂許興師

資治通鑑曰清泰三年三月辛卯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于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代除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illegible]南立奏敬瑭反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兼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使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

契丹國志曰天顯十一年夏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謀叛唐發兵討之秋七月唐殺石敬瑭子弟四人敬瑭令掌書記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為獻契丹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冊府元龜曰桑維翰自後唐末帝清泰三年為太原掌書記時高祖將起義頗慮孤危無成憂不遑處維翰揚言曰蝮蛇在手壯夫解腕今日朝廷待以叛人無復首免之理但極力自完萬一不濟契丹族帳在雲應朝呼夕至何患無成高祖釋然自是凡討搆謀畫者多矣然關防重疊去者多獲朝廷又以[illegible]性多疑沮不以高祖卑詞以為應副高祖使有達[illegible]者報以仲秋為期契丹來援其年守備朝廷知之攻城頗急城中知之虛難支久乃令小僕何福輕騎告蕃首時八月末也蕃首曰北狄輒不別兵機所以多日福既捷之孫敗日出軍與何福俱來壬寅契丹至及高祖建號制授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

九月丁酉入雁門戊戌次忻州祀天地己亥次太原庚子遣使諭敬瑭曰朕興師遠來當即與卿破賊會唐將高行周符彥卿兵來拒遂勒兵陳于太原汾水佯為之卻唐將張敬達楊光遠又陳于西未成列以兵薄之而行周彥卿為伏兵所斷首尾不相救敬達光遠大敗棄仗如山斬首數萬級敬達走保晉安寨

資治通鑑曰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契丹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

北谷多為契丹所殺，時六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

癸卯，圍晉安。

冊府元龜曰：九月，契丹軍至，敬達大敗，晉高祖與蕃衆掩逐，一夕而圍合，自晉安南北之外，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掛之鈴，令而部伍多有犬以備警，中嘗有夜逃者出，則大吠，各動鈴，雖步不能行焉。敬達與其下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所四奔，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將軍相顧色如死灰。契丹國志曰：九月，敬瑭引契丹兵圍晉安，唐潞王大懼，下詔親征。至懷州，潞王問策於群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潞王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潞王憂沮，日夕酣飲悲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初，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絕救兵之路，而李從珂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團柏谷，范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幽州趙德鈞以所部兵萬餘由上黨趣延壽軍合，於延野知此有備，皆逗遛不進。

資治通鑑曰：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步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一月，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德鈞於西湯，[illegible] 悉以兵屬德鈞。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遛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丁亥，召敬瑭至行在所，賜坐上，從容語之曰：吾三千里舉兵而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弘大，宜受茲南土，世為我藩輔。遂命有司設壇晉陽城南。十一月丁酉，冊敬瑭為大晉皇帝。

資治通鑑曰：十一月丁酉，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illegible]

閏月

資治通鑑曰：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

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殉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以降。

資治通鑑曰：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粮俱竭，削柿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秃。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君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于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衣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慚。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

庚午，僕射蕭翰古只奏：趙德鈞等諸援兵將遁。詔夜發兵追擊。德鈞等軍皆投戈棄甲，自相蹂踐，擠于川谷者不可勝紀。仍命皇太子馳輕騎據險要，追及步兵萬餘，悉降之。辛未，兵度團柏谷，以酒肴祀天地。俄追及德鈞父子，乃率衆降。次潞州，召諸將議，皆請班師，從之。

資治通鑑曰：帝以晉安既降，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模翰為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壬申，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輕騎東還漁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亦不與之言（以其欲爭向帝恨之也）。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

壬申，惕隱涅林牙迎謁，舉衆獻俘。晉帝辭歸，上與宴，飲酒酣，執手

約為父子、以白貂裘一、廐馬二十、戰馬千二百餞之、命迪離畢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亂定乃還耳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即位於晉陽、改號天福元年、車駕將入洛、閏十一月甲戌、契丹主舉酒言於帝曰、余遠來赴義、大事已成、皇帝須赴京都、今已令大相溫勒兵相送至于河梁、要過河者即多少任意、余亦且在此州、俟京洛已定、便當北轅、執手相泣、久不能別、脫白貂裘以衣帝、贈馬二十匹、戰馬一千二百匹、仍誡曰、子子孫孫、無相忘焉、 洛中紀異曰、契丹主德光嘗晝寢、夢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輜軿甚盛、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帶、執金竹杖、有異獸十二隨其後、內一黑色兔入德光懷而失之、神人語德光曰、石郎使人喚汝、汝須去、覺、告其母、忽之不以為異、後復夢、即前神人也、衣冠儀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來喚汝、既覺而驚、復以告母、母曰可命筮之、乃召胡巫筮、言太祖從西樓來、言中國將立天王、要爾為助、爾須去、未浹旬、唐石敬瑭反於河東、為後唐張敬達所敗、亟遣使將表重將許割燕雲、求兵為援、契丹帝曰、我非為石郎興師、乃奉天帝敕使也、率兵十萬直至太原、唐師遂潰、遂立石敬瑭為晉帝、後至幽州城中、見大悲菩薩佛相、驚告其母曰、此即向來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因立祠木葉山、名菩薩堂、德光生于於卯年、黑兔入懷、此其兆也、

辛巳、晉帝至河陽、李從珂窮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

王禹偁五代史闕文曰、晉高祖引契丹圍晉安寨、降楊光遠、清泰帝東自覃懷、京師父老迎帝于上東門外、帝垂泣不止、父老奏曰、臣等伏聞前唐時、中國有難、帝王多幸蜀、以圖進取、陛下何不且入西川、帝曰、本朝兩川節度、皆用文臣、所以元宗、僖宗避寇幸蜀、今孟氏已稱尊矣、吾何歸乎、因慟哭入內、舉族自焚、 洛中紀異曰、先是甲子歌云、清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前、又云但看八九月、兵至口千原、後大軍於太原南五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引契丹至於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戊王遂蕃軍送晉祖歸洛陽、即兵至口千原之應也、 資治通鑑曰、己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于其第、己卯、帝至河陽、萇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斷 [illegible]）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唐王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此白司馬阪也、在洛陽、北史及司字）、有五十餘騎渡河奔于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于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者、

十二月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大相温及契丹兵歸
國癸巳詔贈李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十二年春正月丙辰次雁于曰唐大同軍節度判官吳巒閉城拒
命遣崔廷勳圍其城庚申上親征至城下諭之巒降
資治通鑑曰天福二年春二月戊子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
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
在城中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攻之不克應
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契丹主
過新州命威塞軍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契丹主勞翟
璋曰當為汝除代令汝南歸已而璋奉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
璋將兵討叛奚有功留不遣璋鬱鬱而卒　五代史曰吳巒
字寶川鄆州盧縣人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彥珣節
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
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巒即閉門拒守契丹以兵圍
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巒猶守城不下契丹圍之凡
七月高祖義巒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解兵去高祖召巒以為
武寧軍節度副使諫議大夫復州防禦使　謹案巒後在出帝
時大臣以巒前守雲中不下遣巒代王令溫守貝州契丹攻貝
州城破投井死遼史謂降之事非實
戊寅朝于皇太后進珍玩為壽
資治通鑑曰趙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
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
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
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須引歸
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之亦未晚
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
目復求生乎德鈞俯首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
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
焉德鈞益慚自是悒悒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
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
二月　夏四月　六月
五代史曰天福二年春二月丁酉契丹使皇太子解里來夏四
月丁亥趙瑩使于契丹辛卯契丹使宮苑使李可興來冊府
元龜曰天福二年六月契丹使寅离里進馬二百匹人參貂鼠皮
走馬木椀等物
八月庚寅晉及太原劉知遠南唐李昇各遣使來貢
資治通鑑曰天福二年五月吳徐知誥用宋齊邱策欲結契丹
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遼史拾遺本紀第四太宗下

會同元年—秋七月戊辰，遣中臺省右相耶律述蘭、迭烈哥使晉，臨海軍節度使趙思溫副之，冊晉帝為英武明義皇帝。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戊寅，北朝命使冊寶上帝徽號曰英武明義皇帝，左右金吾六軍儀仗、兵部法物、太常鼓吹、殿中省傘扇者等並出城迎引至崇元殿前陳列，帝受徽號畢，御殿受百官賀。

秋九月庚戌，遣臣奏晉遣守司空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勛來上皇太后尊號，左僕射劉昫、右諫議大夫盧重上皇帝尊號，遂遣監軍寅你已充接伴。

五代史曰：天福三年秋八月戊寅，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為契丹冊禮使。辛丑，歸佺官于契丹。己未，歸靜難官、劉守威、金吾勘契

官王殷、司天雞[illegible]學生殷暉于契丹。

十一月甲辰朔，命南北宰相及夷离堇就館賜晉使馮道以下宴。丙午，上御開皇殿，召見晉使。壬子，皇太后御開皇殿，馮道奉冊上尊號曰廣德至仁昭烈崇簡應天皇太后。甲子，行再生柴冊禮。丙寅，皇帝御宣政殿，劉昫、盧重冊上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啟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嗣聖皇帝，大赦，改元會同。

資治通鑑曰：天福三年秋七月辛酉，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滿其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薛居正五代史曰：[redacted]遣使加徽號于晉，晉亦獻徽號于[redacted]。命宰相馮道充使。及行，將達西樓，[redacted]主欲自出迎道，[redacted]之臣諫奏天子無迎宰相禮，乃止。其名動殊俗也如此。　阮閱詩話總龜曰：晉天福三年與戎和，晉祖曰：當遣輔相為使。趙瑩、桑維翰未書言，以戎雖通好而反覆難測，咸憚於將命。馮道[redacted]諸公中書食訖，分廳，堂吏前白道言北使事，吏人色變手顫。道索紙一幅，書云道去，即遣寫敕。屬吏泣下。道遣人語妻子，不復歸家，舍都亭驛，不數日即行。晉祖餞之，語以家國之故，煩耆德使遠。自酌卮酒飲之，[redacted]以道有重名，欲留之。命與其國相同列，所賜皆等。戎賜臣下以牙笏及臘月賜牛頭，皆為殊禮，道皆得之。以詩謝云：牛頭偏得賜，象笏更容持。戎甚喜。受賜悉市薪炭，云北地寒，老年不堪。及還京師，作詩五章以述使北之意，其首章云：去年今日奉皇華，只為朝廷不為家。殿上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龍荒冬往時時雪，兔苑春歸處處花。上下一行如骨肉，幾人身死掩黃沙。[redacted]中大寒，賜錦襖、貂襖、羊狐貂衾各一，每入謁悉披四襖，夜宿館中，并覆三衾。詩曰：朝披四襖專藏手，夜蓋三衾怕露頭。　孫光憲北夢瑣言曰：莊宗嫡夫人韓氏，後為淑妃；伊氏為德妃。契丹入中原，陷入[redacted]庭。宰相馮道尊冊契丹主，[redacted]帳宴席，其國母后妃列坐，同寀王嬙蔡琰之比也。　李昭玘樂靜先生集記戎經曰：南臺古

制有佛書數百卷、多唐季五代時所書、字畫精勁、歷歷可喜、有毘李耶雜事一卷、德妃伊氏所造、唐莊宗次妃、初神閔敬皇后劉氏以微賤得立、歸賜於佛、性喜聚斂、惟寫佛書饋賂僧尼、而士卒不得衣食、妃爲此經、豈非畏后所逼也、後有印章曰燕國夫人伊氏、蓋未進封時所製也、唐製太后皇后未嘗有印、凡封令書、卽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而夫人不聞有用印之禮、是時兩宮交通藩鎭使者旁午於道、而恬不知禁、則夫人私自鑄、亦不爲僭矣、按五代史稱德妃與韓淑妃居太原、晉高祖反時爲契丹所虜、不知是經何從至也、

三年 閏月

資治通鑑曰、天福四年、閏月壬申、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義武缺帥、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爾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耶、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韜爲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契丹怒稍釋、

九月

冊府元龜曰、天福四年九月、契丹使粘木孤來獻牛馬犬駱顏駿十駟、

冬十一月

資治通鑑曰、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述折來使、遂如吳越、

三年 春正月

資治通鑑曰、初、晉帝割雁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幷、鎭、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鶚案、吐谷渾奔晉、通鑑係天福五年十二月事、至逐歸故土、係六年正月事、並從史首尾是一年、未知孰是、

夏四月庚子、至燕、備法駕、入自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閤禮、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曰、唐日御宣政、設殿中細仗、兵部旂旛等於廷、朝官退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盤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閤門、遂有入閤之名、在唐時殊不爲盛禮、唐末常御殿、更無仗、遇朔望特設之、趨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輩多形於詩詠、歎美而五代行之不絶、　五代史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燕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　五代會要曰、入閤儀、司天進時刻牌、閤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鞾、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拜、次雞叫、次閤門勘契、

次閤門承旨喚仗、次閤門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
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朝、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
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
舍人揖殿數執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百官金吾將軍
合班立定、閤門使喝拜搢笏舞蹈三、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相
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蹈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
宰臣於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
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
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香案前奏事訖、宣徽使
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閤門使引行制官對位兩拜引近前奏
事訖、却歸位、磬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蹈三拜、舍人喝
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奏事班上、次監察御史南班揖殿出、

次閤門承旨放仗、次閤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門外祗
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
乙
己巳、幸留守趙延壽別墅、
洛中紀異曰、契丹主破團柏谷、待趙延壽北歸、情甚狎密、復用
之東政、晉主患之、潛使上表述趙父子事清泰於上黨擁重兵、
窺玩神器、清泰亡國不忠不孝天下所知請勿用、戎主以示趙、
趙覽訖曰、晉主不欲令皇帝用臣者、欲負皇帝之厚恩也、戎主
曰何也、對曰、臣在中原日掌樞機、北董方守外鎮常為臣之所
制、中原土地、河山人民甲馬子女玉帛、津梁要害內外帑藏、舟
車轉輸臣並知之、恐皇帝用臣、即為晉主之患也、戎主甚悅、乃
曰卿在中原、所為之事我不能知、自卿事我以來、即未有過、乃
火其書曰、我誓不疑汝、趙再拜、復命兼鎮幽州、復晉之滅皆趙

贊而成之、 五代史曰、天福五年夏四月、契丹興化王來
秋八月、壬寅、遣使南唐、
陸游南唐書曰、昇元四年九月戊辰、契丹使梅里掠姑來聘、獻
狐白裘、
九月、庚午、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游獵、意欲請節之、上曰
朕之畋獵非徒從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諭之、
祿世苦宣府鎮志曰、會同三年契丹主次奉聖州、大閱諸州軍、
時山後五州兵半隸營衛、因閱騎兵于州敵南、步兵于州敵北、
賞勞有差、自是諸兵從獵不休、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
游獵、意請節之、上曰朕之畋獵非徒從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詔
諭之、
冬十一月

冊府元龜曰、天福五年十一月契丹使舍利來聘致馬百匹及
王貂狐裘等
四年春二月己未、晉遣楊彥詢來貢、且言鎮州安重榮政虐狀、遂
留不遣、是月、晉鎮州安重榮執遼使者拽剌
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拽剌
等以輕騎掠幽州之南界、高祖畏遣中使齎詔開諭以契丹有
助兵之功、不欲負其宿約、而重榮好陰肆志、竟誅拽剌等、恥
天下言契丹之罪惡 資治通鑑曰、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恥
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
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遣騎掠
幽州南境、軍于博野、上表計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
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

少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强兵不能制甚患之

夏四月 秋八月 九月

五代史曰天福六年夏四月己未契丹使述括來秋八月甲寅光祿卿張澄使于契丹 冊府元龜曰天福六年九月遣供奉官李延業以時果送于契丹 資治通鑑曰九月乙亥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邊遣安國軍節使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怒乃釋 鷄業楊彥詢使契丹史在二月鑑在九月未知孰是

十二月戊子晉遣使來告山南節度使安從進反詔以使宜討之

戊申晉以敗安重榮來告遂還楊彥詢歸

五年春正月戊辰晉函安重榮首來獻

資治通鑑曰天福六年十二月丁亥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清爲馬步都虞候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鎭精兵皆在中軍諸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鎭人陳稍却官軍從而乘之鎭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鎭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鎭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天福七年春正月丁巳鎭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爲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漆之函送契丹 五代史曰安重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擧兵是歲鎭州大旱蝗重榮聚飢民數萬驅以向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鐙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 陶岳五代史補曰安重榮出鎭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產朱鬉白馬有鵶生五色雛以爲瑞乃欣然謂天命在己遂擧兵反指揮使令取宗嶺路以向闕時父老聞之往往竊議曰事不諧矣且王姓安氏鞍得背而穩何不取路貝州若由宗嶺是鞍及于鬉得無危乎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閏月

冊府元龜曰天福七年閏三月遣殿直官馬延理內班王延斌送櫻桃于契丹

夏六月乙丑晉主敬瑭殂子重貴立戊辰晉遣使告哀輟朝七日

庚午遣使往晉吊祭

五代會要曰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少帝嗣立八月契丹遣使郎五來吊熏獻衣服鞍馬等至十月又遣使大卿已下二十六人來聘以高祖山陵有日致祭故也 陸游南唐書曰昇元六年六月契丹使摽姑米里來聘獻馬五駟

秋七月庚寅晉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判四方館事朱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遣客省使喬榮讓之景延廣荅曰先帝則聖朝所立今主則我國自冊爲鄰爲孫則可奉稱臣則不可榮還具奏

之、上始有南伐之意、

資治通鑑曰、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猶今之回易場也)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爾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 又曰、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胄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伐晉、契丹主頗然之、

秋七月　八月

五代史曰、秋七月甲辰、契丹使通事來、八月癸酉、契丹使其客省使張九思來、

冬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鄭麟趾高麗史曰、太祖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來歸橐駝五十匹、王以契丹嘗與渤海連和、忽生疑貳、不顧舊好、一朝殄滅、此為無道之甚、不足遠結為鄰、絕其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島、繫橐駝萬夫橋下、皆餓死、 五代史曰、冬十月己未、契丹使金利來、十一月、契丹使大卿來、己亥、牛羊使董殿使于契丹、十二月庚午、契丹於越使舍骨支來、辛未、又使野里已來、

六年春正月　三月　夏四月　冬十月

陸游南唐書曰、昇元七年春正月、契丹使達羅千等二十七人來聘、獻馬三百、羊三萬五千、 五代史曰、天福八年春正月、契丹于越使烏多與來、三月辛丑、引進使太府卿孟承誨使于契丹、夏四月庚午、董殷使于契丹、冬十月丙寅、契丹使通事劉亂來、十一月辛卯、上京留守耶律迪輦得晉諜、知有二心、 十二月丁未、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趙延昭安瑞解里等由滄恒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

契丹國志曰、會同六年十二月、晉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遣騎告遼、以晉境大飢、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帝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營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 宣府鎮志曰、會同六年、契丹主將有事於征伐、徵山後諸州兵、因下令曰、兵行有傷禾稼損租賦者、以軍法論、又敕有司、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於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逮頃畝、自願者據狀徵收、

七年春正月乙卯、趙延壽圍貝州、其軍校邵珂開南門納遼兵、太守吳巒投井死、

契丹國志曰、貝州軍校邵珂性兇悖、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遼帝親攻貝州、巒悉力

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遼兵自南門入留投井死
巳丑次元城授延壽魏博等州節度使封魏王率所部屯南樂丙
申遣兵攻黎陽晉張彥澤來拒二月甲辰攻博州刺史周儒以
城降晉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密遣遼師自馬家口濟河
五代史曰開運元年春正月辛巳殿直王班使於契丹至于鄴
都不得進而復丙申契丹寇黎陽辛丑劉知遠及契丹戰于秀
容敗之　資治通鑑曰開運元年春正月庚辰帝遣使持書遺
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景延廣為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是日高行
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
預延廣乘勢使氣凌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
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
壽屯南樂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此契丹主命也）契丹寇太
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
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衛上將
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戊戌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
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
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遁去
天平節度副使知[illegible]州顏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
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
衛將軍蔡行遇儀謂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
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晉將景延廣命石斌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遼
軍麻荅營于河東攻暉州北津以應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
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並進遼軍圍晉別將于戚城晉
主自將救之遼師解去李守貞等至馬家口麻荅遣步卒萬人築
營壘騎兵萬人守於外餘兵屯河西渡未已晉兵薄之遼軍不利
資治通鑑曰開運元年春正月庚辰朔令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
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
榮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
荅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攻暉州北津以應楊光遠麻荅契
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
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
兵萬人緣河並陸並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
冊府元龜曰晉少帝開運元年二月丙午先鋒指揮使石公霸
遇賊數萬騎於戚城之北為賊所圍高行周符彥卿在城之東
南方息於林下忽聞賊至賊悖婦軍而進總數千騎眾寡不敵
[illegible]行周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俟帝進止既而行
周等為賊圍之數重三人大譟瞋目奮擊賊眾死傷甚多帝自
御親兵援之前軍獲免庚申李守貞等兵至馬家渡賊步卒萬
人方築壘據隍以騎軍散列其外舟楫數十猶渡兵未已我師
薄之賊師退走遂攻其城四面樹梯一鼓而上賊眾大敗乘馬
赴河溺者數千兩岸[illegible]軍數萬鼓譟揚旗以脅我軍及見東岸
俘執斬刈大半陷沒水中即大哭而去是日獲賊將莫城義節
樓使崔格先鋒梁思榮契丹大首領信忠兵馬都監嘗尊王全
威吐揮將賞大地羽林使闊令省軍校張興王佐張令霸寺魁
首七十八人部典節級五百人送於行在　鴉棊莫城義節樓
使六字疑繫本有誤　資治通鑑曰二月辛亥定難節度使李

彝殷將兵四萬自鎮州濟河使契丹之境壬子以彝殷爲契丹
西南面招討使　五代史曰開運元年二月癸丑北面行營都
虞候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北平敗之
三月癸酉朔趙延壽言晉諸軍沿河置柵皆畏却不敢戰居率大
兵直抵澶淵據其橋梁晉必可取是日晉兵駐澶淵其前軍高行
周在戚城乃命延壽延昭以數萬騎出行周右上以精兵出其左
戰至暮上復以勁騎突其中軍晉軍不能戰會有諜者言晉軍東
面數少沿河城柵不固乃急擊其東偏衆皆奔潰縱兵追及遂大
敗之
契丹國志曰三月遼帝偽棄元城去伏精騎于古頓丘城以俟
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遼兵
人馬飢瘦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
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遼帝從之親將兵
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北與晉高行周合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
遼帝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帝亦出兵待之遼帝望見晉軍盛
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軍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
掠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遼軍稍卻兩軍死者不可
勝數昏後各引去　冊府元龜曰時甲馬軍士千餘人在境閒
治水寨使人亟召之旗幟之末出於堤埭虜以爲偽遁伏兵所
起遂整軍而立良久復戰李守貞在戰之後立馬於大塚之端
去陣三百餘步不敢寸進俄頃王師又退至塚下李守貞以數
百騎短兵直進擊之虜稍退戰場之地人馬死者無算斷箭殘
鏃交橫厚數寸既而昏暝賊擊鉦而去辛巳虜主帳內小校竊
德光所乘馬來奔契丹傳不書收軍北去

壬午留趙延昭守貝州徙所俘戶於內地夏四月癸丑還次南京
辛未如涼陘五月癸酉耶律拔里得奏破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及
將士二十七人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
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昭爲貝州留後麻
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五代史曰三月己丑冀州刺史白
從暉及契丹戰于衡水敗之夏四月契丹陷德州沿河巡檢使
梁進敗之取德州己未馬全節及契丹戰于定豐敗之
六月
資治通鑑曰夏六月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
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
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
遠兵引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爲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
人也　府州領府谷一縣後唐以麟州東北河濱之地置
九月
五代史曰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壽代州刺史白文珂及契
丹戰于七里烽敗之　資治通鑑曰九月丙子契丹寇遂城樂
壽深州刺史康彥進擊却之
十二月癸卯南伐甲子次古北口閏月己巳朔閱諸道兵於溫榆
河己卯圍恒州下其九縣
資治通鑑曰十二月乙未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
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
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
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

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元氏縣屬恒州）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洶懼無復部伍委棄鎧甲所過焚掠不復能整　玉堂閑話曰晉少主之代有婦人儀狀端嚴衣服鉛粉不下美人而無腿足腰帶以下如截而齊餘皆具備其父載之於獨車自鄴南游凌都邑丐於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華屋朱門無所不至時人嗟異皆揶而施之後京城獲北戎閒諜官司案之乃北番為奸人之領袖所聽察甚多遂戮之

八年春正月庚子分兵攻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

冊府元龜曰契丹耶律德光晉少帝天福九年入寇陷貝博及魏諸縣邑所至皆撫寧之給以符牒賞以章服及戚城小戰不勝博州大帥青州阻絕遂大怒盡殺所俘百姓屠戮者不可勝紀擒獲軍士皆炮烙之　五代史曰開運二年德光復傾國入寇南掠邢洺磁至於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容汝活耶束薪於木而焚之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兵悉陳于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兵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都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還

冊府元龜曰皇甫遇為滑州刺史開運三年（契丹入寇）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初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鬭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至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死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為寇獲遇謂彥超曰知敏蒼黃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于寇中遂與彥超躍馬取知敏而還騎壯之俄而軍士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虜騎所圍若不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熾無以支吾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塵起為救軍并至乃引去遇彥超中數創得还時諸軍嘆曰此三人者真猛將也

三月戊戌師拔和州殺其刺史沈斌

冊府元龜曰晉沈斌少帝開運中為和州刺史契丹入寇自鎮州迴以羸騎牛羊過其城下斌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剎其門邀之州遂陷斌

庚戌杜重威李守貞攻泰州戊子趙延壽率前鋒薄泰城己未重威守貞引兵南適追至陽城大敗之復以步卒為方陣來拒與戰二十餘合壬戌復轉戰十餘里癸亥圍晉兵于白團衛村晉兵下鹿角為營是夕大風至曙命鐵鷂軍下馬拔其鹿角奮短兵入擊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皆奮出戰張彥澤藥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戰諸將繼至遼軍卻數百步風益甚晝晦如夜符彥卿以萬騎橫擊遼軍率步卒並進遼軍不利上乘奚車退十餘里晉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乃歸晉兵退保定州

冊府元龜曰杜重威為鎮州節度使（契丹）主連年入寇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虜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略無

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大軍下泰州滿城虜主自古北口聞軍退躡王師重威狼狽而旋至陽城爲虜所困會大風猛烈軍情憤激符彦卿張彦澤諸將引軍四出虜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褁子也遂收軍馳歸常山 資治通鑑曰開運二年三月乙巳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庚戌諸軍攻契丹泰州刺史晉廷謙擧州降甲寅取滿城獲契丹酋長没刺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重威等懼丙辰退保泰州戊午契丹至泰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此南白溝也水經注所謂淇水北出爲白溝者也 壬戌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終行十餘里人馬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爲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主坐大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奮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重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内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重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陣使張彦澤馬軍右廂副排陣使藥元福馬步左右廂都排陣使符彦卿及左廂都排陣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彦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亦長驅取勝耳彦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彦卿等引萬餘騎横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山崩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不能復上皆委棄馬鎧仗蔽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上水上稍復布列杜重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兵擊之皆渡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槖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重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也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日得水飮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軍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數百唯趙延壽得免 冊府元龜曰開運二年三月辛亥易州安審約奏狼山守把孫方簡擒殺得賊頭諸里相公一千餘人奚車一兩内有諸里妻及奴婢等甲寅杜重威收獲滿城獲契丹首領没刺相公及守城兵士一千九百六十四人

秋八月

契丹國志曰八月朔日食

九年一晏五月庚戌晉易州戍將孫方簡請内附

資治通鑑曰定州西山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侄不飮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會晉與契丹絶好北邊賊從頻重寇盜充斥方簡因帥鄉里豪傑者據寺爲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之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挈家往依之者

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欵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如意則舉寨降于契丹請為鄉導以入寇時河北大飢盜賊蠭起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于邊方簡執之獻于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飢引契丹入寇以為之備　冊府元龜曰孫方簡為定州節度先是州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寇患中置佛舍有孫氏尼者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流俗遠近歸之徒衆甚盛人亦異之尼死其徒觧言其屍不壞嗣行其道舉俗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為主

十一月戊子朔進圍鎮州先遣候騎報晉兵至遣精騎斷河橋晉兵退保武強南院大王迪輦將軍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

杜重威遣其將節度使梁漢璋率衆來拒與戰大敗之殺梁漢璋　冊府元龜曰梁漢璋為永清軍節度使天福八年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軍馬都排陣使戍游口閱與虜騎五千相遇於滹陽之北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為流矢所中沒於陣

杜重威張彥澤引軍據中渡橋趙延壽以步卒前擊高彥溫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殭尸數萬斬其將王清宋彥筠墮水死

資治通鑑曰開運三年冬十二月己酉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晉北面行營都指揮使杜重威等至武強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在恒州引兵會之重威等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甲寅重威等至中渡橋契丹以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杜重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重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重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并西山出晉軍後斷晉糧道及歸路翰等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十二月壬戌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重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重威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勢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重威不許彥筠與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清獨帥麾下陣與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重威重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視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軍繼之清及士卒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洺州人也　冊府元龜曰王清為奉國都虞候洺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清苦戰為步校之最加檢校司空及從杜重威收瀛州開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illegible]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虜已屯於北岸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請於重威曰軍去常山五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如之何請以步軍二千為其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俱行清一

獲其橋虜爲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寨已惑於國矣彥筠尋退
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虜以生軍繼至我無
寸刃流之清與下俱沒焉　謹案中渡橋五代史亦云宋彥筠
退走通鑑以爲浮水而免遼史云墜水死誤也陶岳五代史補
云乾祐中宋彥筠爲鄭州節度使足證彥筠之仕漢矣
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滹沱
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復
命大內惕隱耶律朔骨里及趙延壽分兵圍守自將騎卒夜渡河
出其後攻下欒城降騎數千分遣將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
軍食三日不得爨烟火但獲晉人即黥面縱之諸餉運見者皆棄
而走於是晉軍內外隔絶食盡勢窮十二月丙寅杜重威李守貞
張彥澤等帥所部二十萬衆來降上擁數萬騎臨大阜立馬以校
之校重威守太傅鄴都留守守貞天平軍節度使餘各領舊職
資治通鑑曰甲子契丹遣以兵環晉營軍中食且盡杜重威與
李守貞宋彥筠　陰契丹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
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當以汝
爲之重威喜遂定降計丙寅重威遣閤門使高勳齎降表詣契
丹是日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爲且戰重威親諭
之曰今食盡途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
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
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慰軍士
曰彼皆汝物也杜重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重威
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重威爲太傅守貞爲司徒重威引
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己降之狀周亦出
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先是契
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嘆曰
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重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
舍人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崇美所
殺璘邢州人也義武軍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于契
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爲義武節度使麻荅爲安國留後以客省
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
命御史大夫解里監軍傅住兒張彥澤持詔入汴諭晉帝母李氏
以安其意且招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留騎兵千人守魏自率大軍
而南壬申解里等至汴晉帝重貴素服拜命與母李氏奉表請罪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引兵自邢相而南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
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癸酉未明彥澤自
封丘門斬關而入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
攜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
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撫慰之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
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
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于郊
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
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傅住兒入宣契
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　五代史曰
范質爲帝草降表曰孫男臣重貴言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馭
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因一成有衆一旅兵連禍結力屈
勢孤翁皇帝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
霜度雁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

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興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
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即位臣遵承遺旨纂紹前基諒闇之
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于擅繼宗祧既
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啟釁端果貽赫怒禍至神惑運
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
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宗偷度朝昏苟存視息翁皇帝若
惠顧疇昔稍霽雷霆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口荷更生之德
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
野面縛俟命皇太后降表云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
澤傅住兒等至伏蒙皇帝阿翁書安撫者伏念先皇帝頃在并
汾適逢屯難危同累卵急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
翁發自冀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

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帝厭代嗣子承祧不
能繼好息民而反虧恩辜義兵戈屢動駟馬難追戚實自貽咎
將誰執今穹旻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負
釁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
寧神爽飛越豈謂垂絕之命忽蒙燃灰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
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初重貴絕和好維翰數諫止之不從至是彥澤殺維翰紿言自經
死詔收葬之復其田園第宅仍厚恤其家
五代史曰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延廣耶律德
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
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
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

之老將大臣見之無不屈服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
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即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
其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
禮耶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退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
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
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
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
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維翰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
維翰維翰何必自致德光至京師使人驗其屍信為縊死乃以
屍賜其家而貲財悉為彥澤所掠　王堂閑話曰魏公維翰尹
開封一日嘗中夜於正寢獨坐忽大驚悖如有所見向空厲聲
云汝焉敢此來如是者數四旬日憤懣不已雖齊體亦不敢有

所發問未幾夢已整衣冠嚴車騎將有所詣就乘之次忽所乘
馬亡去追尋莫知所在既寤甚惡之不數日及難　五代史補
曰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
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瞑然矣　通鑑考異曰薛史
帝思維翰在相時累進諫書請與虜和虜主到則顯彰已過
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按是時彥澤豈肯復從少
帝之命令不取　資治通鑑曰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
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笑不應宣徽使孟承誨素
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
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
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
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為

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前彦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
即驅出斷其腰領彦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
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
甲戌彦澤遷重貴及其母若妻於開封府署以控鶴指揮使李筠
督兵圍之
五代史曰明日遷帝於開封府帝與太后皇后肩輿宮嬪宦者
十餘人皆走從彦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監守內外不通
帝與太后所上德光表章皆先示彦澤乃敢遣帝使取內庫帛
數段主者曰此非帝所有也不與又使求酒於李崧崧曰臣家
有酒非敢惜慮陛下憂燥飲之有不測之虞所以不敢進帝姑
烏氏公主私賂守門者得入與帝訣歸第自經死 資治通鑑
曰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彦澤使人取之太后遲
廻未與彦澤詬詈五載之去高行周符彦卿皆詣契丹降二人自潼
州來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彦卿所敗詰之彦卿曰臣當日惟
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己卯延煦延
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慰帝曰孫勿憂必使
汝有噉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
非工又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
潞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
為羣臣備知臣今日為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渡河欲与
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彦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 五代史曰德光
渡河帝欲郊迎彦澤不聽遣白德光德光報曰天無二日豈有
兩天子相見於道路耶乃止
壬午次赤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蠹索牽羊以待上不忍臨視命
改館封禪寺晉百官縞衣紗帽俯伏待罪上曰其貳思其臣何罪
命頒職如故
冊府元龜曰趙上交仕晉為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帝禦契丹於
澶淵上交從行忽中夜夢有一女子為人設翼上交問曰此行
主上櫛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當北去也女子曰十
二月五日也俄見女子袒衣身有金甲類將軍之狀上交驚而
悟以告同列或曰此真異夢不可輕為占測當共志之時虜去
僭還其不以是日及十二年正月朔日契丹至汝北郊百官素
服序立以朝之虜長被狐裘跨馬駐層岡之上令百官去縞具
常服謂曰爾輩無憚吾亦人也因開襟示所擐之甲且云我昨
來特製此為南討計也蓋虜情多忌當欲明其有備爾時上交
為御史中丞首引百官見其事具省前夢退謂舊同列曰虜生
北方稟陰氣也女子象通下莅者以多算也此日乃明其異應
也及契丹北還果以十五日也 鷄集通鑑云有司欲使帝銜
璧牽羊大臣輿櫬迎于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不許
奏之遼史仍用牽羊之禮但未銜璧輿櫬耳至諸書所記歲月
不同當由傳聞之誤
即授安叔千金吾衛上將軍叔千出班獨立上曰汝邢州之請朕
所不忘乃加鎮國軍節度使蓋在邢嘗密請內附也
五代史曰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
安沒字晉出帝時為左金吾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
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千出班表言德光勞曰是安沒字否汝在
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千再拜乃以為
鎮國軍節度使

將軍康祥執景延廣獻詔以牙籌數其罪八繫送都道自殺
五代史曰契丹至中渡延廣屯河陽聞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
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
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
虜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
曰丕臣從事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
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瑩通鑑作榮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
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
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首遂叱而鎖之將送
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
大同元年春正月丁亥親備法駕入不御崇元殿受百官賀
契丹國志曰帝初入宮諸門皆用兵守衛磔犬於門以竿懸羊
皮於庭爲厭勝法謂晉群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
省役天下太平矣帝改服中國百官皆如舊制　吳任臣十國
春秋曰開運四年春正月丁巳朔契丹主下制稱大遼會同十
年大赦遣使册楚王馬希範爲尚父　五代史補曰馬希範武
穆之嫡子嗣位未幾大興土木有金華九龍等殿用丹砂塗其
壁合既下東境山崩湧出丹砂委積於丘陵於是收而用之契
丹南侵聞其事以爲希範非常人遣使册爲尚父　竊案遼史
稱二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十國春秋所記誤
戊子殺秦繼旻李彥紳及鄭州防禦使楊承勳以其弟承信爲平
盧軍節度使襲父爵初楊光遠在青州求內附其子承勳不聽殺
其判官丘濤及弟承祚等自歸于晉故誅之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入汴殺左金吾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
旻以其爲唐潞王殺東丹王故也以其家財賜東丹王之子兀
欲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至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命左右臠
食之　册府元龜曰東丹長子兀欲晉開運末從虜主耶律德
光入汴虜主遂殺秦繼旻李彥紳于東市復東丹之讐也命兀
欲弟留珪爲滑州節度使以慶東丹之舊地
己丑以張彥澤擅徙重貴開封殺桑維翰縱兵大掠不道斬於市
晉人臠食之
資治通鑑曰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
彥澤剽掠京城并傅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
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住兒于北
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絰杖號哭隨而
詬詈以杖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
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癸卯遣趙瑩馮玉李彥韜將三百騎送負義侯及其母李氏太妃
安氏妻馮氏弟重睿子延煦延寶等于黃龍府安置
資治通鑑曰天福十二年按負義侯以妃後年天春正月辛卯契丹以晉主
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
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
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
子欲何所歸癸巳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
兼侍中崔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
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
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
敢獻食晉主陰祈使者乃稍得食癸卯晉主與太后安太妃馮

后及弟重睿子延煦延寳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于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主至中渡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周煇北轅録曰至東都未至城二三里東夫指一土岡云是名愁臺乃晉少帝北狩之路　江萬里宣政雜録曰徽宗北狩經薊縣梁漁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至今呼之　資治通鑑曰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王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五代史曰晉帝北行衛以騎兵三百所經州縣皆故晉將吏有所供饋不得通路旁父老爭持羊酒以獻衛兵擁隔不使見帝皆涕泣而去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砂磧中飢不得食遣從官宮女採木實野蔬而食又行七八日至錦州虜人迫帝與太后拜阿保機畫像帝不勝其辱泣而呼曰薛超誤我不令我死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至東丹王墓遣延煦拜之又行十餘日渡遼水至渤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　冊府元龜曰晉馮玉為右僕射平章事開運末張彥澤引契丹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至假蓋而出猶統指以諭彥澤且請引送王庭於虜主將利其復用少帝家屬無一言勸之以死欲共偷生視息深為士大夫所恥　王明清揮麈前錄曰錄似夫與先子言頃使金國見虜主所繫犀帶倒透中正透如圓鏡狀先彩約日似夫注視久之虜主曰此石晉少帝歸獻耶律氏者唐世所寳日月帶也又命磁盆一枚示似夫云此亦石晉少帝所獻中有畫雙鯉存焉水滿則跳躍如生覆之則無他矣二物誠絕代之珍也　周密齊東野語曰靖康之禍大率與開運之事同一時記載雜書極多而最無忌憚者莫若所謂南燼紀聞其說謂出帝之事歐公本之王淑私史淑本小史其家為少帝所殺遁入契丹沿出帝黃龍之遷淑時為契丹諸司吏於是又移郡縣故致其飢寒以逞宿怨且述其幽辱之事書名幽懿錄比之周幽衛懿然考之五代新舊史初無是說安知非托于虛以欺世哉　資治通鑑曰癸丑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兀欲姊婿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族人郎五為鎮寧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佺為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考趙兵所語）史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涇州以拒）會契丹勢稍沮晉主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高述軋奚王拽剌渤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

聞契丹主閒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
爲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汝北
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
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
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于鋒刃、老弱委
于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
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
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
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
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
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三月丁巳朔、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大同、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
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
之、如何、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
丹主曰、汝曹既欲我君、今茲所行何事爲先、對曰、王者初有天
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
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
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

辛未、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自立爲帝、國號漢、

資治通鑑曰、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
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不得預
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
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強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
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
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
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
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
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
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
木拐、知遠又遣北都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
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
北朝、意欲何所俟耶、丙寅、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
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
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
之期、軍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
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行軍司馬潞城張彥澤等三上
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
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人
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
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仍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
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脅爲使者勿問、遣詣行
在、自餘契丹誅之、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
過恒州、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　又曰、遠雄留後劉在明朝于
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漢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
州、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
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
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遼丹主賜趙暉詔

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　又曰鎮寧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弟超奉表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為契丹所殺　又曰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又曰東方羣蠻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

三月丙戌朔以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

資治通鑑曰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壬辰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熱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以汴州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　陶穀清異錄曰耶律德光入京師春日聞杜鵑聲問李崧曰此是何物崧曰杜鵑杜甫詩曰西川有杜鵑東川有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洛京亦有之德光曰許大一箇世界一箇飛禽任他揀選要生處便生不生處亦無佛經中所謂觀自在也　龍袞江南野史曰耶律德光陷梁宋遣二使來告其僭言語通于中國嗣主問其故曰臣本范陽人歷世冠冕仕郡為從事後唐清泰主失御晉太祖以太原叛契丹通好結為父子事之為君臣晉主既因虜兵入洛陽登極割幽州五城之地入蕃以奉朝貢故今臣事于虜主守職為郎為嗣主曰契丹為治何如對曰蕃不治漢漢不治蕃自古而然嗣主曰朝見何如對曰詔則呼漢兒曰蕃家既無翰墨何以徵賦對曰蕃地不産穀故無徵賦然臣仕單于迨今方數歲亦未嘗睹虜庭之事或傳徵兵率以箭為號每一部落傳箭一隻曰[illegible]以限多少曰以皮為約曰何為皮約曰築隘巷以皮藉之兵騎過而蹂焉以靡坏為度徵多則以駱駝次以羊以兔為準曰卿主所以命孤者將奚為曰晉少主逆命背約既遣入蕃虜主欲與君繼先君之好將冊君為中原之主矣曰孤守江南社稷承嗣與梁宋阻脩忌契丹不忘先好惠賜行人孤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辭蕃使聞之遂行　陳霆唐餘紀傳曰保大五年春三月契丹滅晉使來告捷且請會盟于境上辭不赴遂請差官如長安脩復唐帝諸陵契丹不許

壬寅晉諸司僚吏嬪御宦官方技百工圖籍歷象古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譜諸宮縣鹵簿法物及鎧仗悉送上京

資治通鑑曰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　謹案遼史大宗以四月丙辰朔始發自汴州通鑑係之三月壬寅首尾凡差十四日誤矣

磁州師梁暉以相州降漢已酉命高唐英討之

資治通鑑曰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刺史妄作威福掊克貨財民不堪命所在相聚為盜滏陽賊師梁暉有衆數百送欵晉陽求效用漢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精兵留無守備二月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鴉渠梁暉降漢二月事也契丹命討三月事也 五代史曰德光北歸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勳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拒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中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數十萬枚為大塚基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兵以四月丙辰朔發自汴州以馮道李崧和凝李澣徐台符張礪等從行次赤岡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幄大星復隕於旗鼓前乙丑濟黎陽渡顧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一也括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三也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為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稱為僧（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是諒也之後避禍而為僧也）嵩山賊師張遇得之立為天子取嵩岳神衣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強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明自訴於契丹契丹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潘環擊群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迎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海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肇遣海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嘆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還鎮三失也 五代史雜傳曰馮道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責道事晉無狀道不能對又問曰何以來朝對曰無城無兵安敢不來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為太傅德光北歸從至常山漢高祖立乃歸漢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為俳語以對曰此世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

得人皆以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頼道一言之善也、北
夢瑣言曰、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
收拾焚毁不暇、契丹入夷門、號曲子相公
戊辰、次高邑、不豫、丁丑崩于欒城、年四十六、是歲九月壬子朔、葬
于鳳山、陵曰懷陵、廟號太宗
洛中紀異曰、太宗在欒城病時、上京西八十里、有攢人見太宗
容貌如故、乘白馬追奔一白狐、因射殺之、攢人驚、國主南征未
回、何忽至此、因獲其死狐并箭、失國主所在、不浹旬而凶問至、
驗其日、乃得疾之日、驗其箭、則國主征所帶之箭、失其一矣、國
人於其地、置堂塑白狐形、并箭在焉、名曰白狐堂　資治通鑑
曰、乙亥、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
足、且啖之、丙子、至殺狐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塩數斗、載之北
去、晉人謂之帝羓、　張舜民使遼錄曰、契丹太宗北歸、于鄴西
愁死岡得疾、至欒城殺狐林而崩、愁死岡者、本魏陳思王不為
文帝所容、于此悲哀吟號、愁思岡、訛為愁死、殺狐林者、村民林
中射殺一狐、因以名之、又惟簡虜廷事實曰、契丹富貴之家
人有亡者、以刀破腹、取其腸胃滌之、實以香藥塩礬、五彩縫之
又以尖葦筒于皮膚滀其膏血且盡、用金銀為面具、錦彩絡其
手足、耶律德光之死、蓋用此法、時人目為帝羓、信有之也、張
舜民畫墁錄曰、祖宗征河東、皆自上門還師、駐驆真定、潭園有
兩朝行宮、歲鐘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潭園方廣六里、有
時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葺、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羓之
所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曰、殺狐林在欒城縣、唐屬趙州、後漢
僞真定府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因以名之、續通典云、唐天后
時、龍突厥群胡死于此、故以名之、　趙與時賓退錄曰、蘭亭石、
到帳、定武者得其真、蓋唐太宗以真蹟刻之學士院、朱梁徙置
汴都、石晉亾、耶律德光輦而歸、德光道[illegible]、輜重俱棄之中山、[illegible]
[illegible]慶歷中、為土人李學究所得、　桑世昌蘭亭考曰、定武
蘭亭序石、世傳善本、宣和中、從仕中山、詢訪故老、以謂石晉之
末、契丹自中原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illegible]、漢祖起太
原、永康自立而歸、與其祖母交兵於國、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
土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視人、韓忠獻之守定武也、李生始以
墨本獻、[illegible]堅索之、乃瘞之地中、[illegible]又一紀、李
生謝世、其子乃出石散模售人、每本須錢一千、由是好事者爭
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無從取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公帑
金代輸之、因取石匣藏于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
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illegible]留之中山、易古石刻、携歸長
安、大觀中、詔取其石置宣和殿中、問不復見矣、　俞松蘭亭續
考曰、右軍序字、為遺蹤之冠、太宗寤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
孫智永弟子辨才處、用房元齡計得之、及致紀聞所載、乃云元
[illegible]為隋末五羊一僧所藏、誓於死守、太宗以威驅勢劫而得之
二說之不同[illegible]叙具蹟[illegible]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
黃響榻者、且為欣幸、逮明皇始刊之於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刊
於翰林待詔所、考其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
承規模刻、豈殺得所轉析精神、至石晉耶律輦藏北去、遺是石
於[illegible]、遂錄之為定武本、亦不知其學士院本耶、或待詔所
本也、　詩話總龜曰、幽薊數州、自石晉敗[illegible]後、懷中華不已、有
使北者、見燕京傳舍寫墨鴉甚精、旁題詩曰、星稀月明夜皆

欲向南飛、

遼史拾遺卷四

遼史拾遺本紀第五世宗一

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

冊府元龜曰永康王兀欲即東丹王之長子也後改名韋善丹青兀精音樂　五代史曰德光死欒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於兀欲兀欲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備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延壽猶豫不決兀欲妻延壽以為妹五月朔旦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數行兀欲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兀欲俱入食頃兀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又曰先帝●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聞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耶　礪等罷去兀

欲召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貲兀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于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兀欲為人俊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兀欲散之一夕而盡

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奉梓宮先赴上京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兀欲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元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擅自立內不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王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為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為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恆州獨以翰林學士徐

台符李澣及稜宮宦者教坊人自隨己已發真定　契丹主喪
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
太后聞帝即位遣太弟李胡將兵拒之
資治通鑑曰天福十二年（利漢王行天福）六月壬申契丹述律太后聞契
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為前鋒相遇於石橋初
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從晉主北遷隸述律太后麾下
太后以為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丹主
幽太后於阿保機墓　胡嶠陷虜記曰兀欲及述律戰於石橋
蓋沙河之橋也南則姚家州北則宣化館至西樓　五代史曰
是歲六月契丹國母從晉帝於懷密州〻去黃龍府西北一千
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餘里而國母為永康王所囚永康王遣
帝太后還止遼陽稍供給之　冊府元龜曰馮道任晉為相北

虜犯闕道先由與李崧和凝文武百官等在常山閏七月二十九
日虜中有偽詔追崧令選戴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虜節解里
召道等至牙前所欲殺之崧偽先至見其旨懼形於色解里將
與親士前逆之崧乃不俟道與凝先出既而相遇帳門外因與
分首從降伐而李筠等縱火與虜交鬭兵梁相及是日道若齊
至與解里相見稍踟躕則悉為俘矣論者以道在布衣有至行
立公朝有重德其陰報昭感多此類也　資治通鑑曰麻荅貪
猾殘忍民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盜披
面抉目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常以其具自隨左右懸人
肝膽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乘輿
服御物曰茲事漢人以為不可吾國無忌也又以宰相員不足
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

僭妄如此然契丹戎犯法無所容貸故市肆不擾常恐漢人妄
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洺
州洺州防禦使薛懷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
從義將兵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鐸請兵於麻荅麻
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洺州
懷讓嬰城自守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洺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
二千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十人食故其餘以自入麻荅常疑漢
兵少以為無用稍〻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衆心怨憤聞帝
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
原李榮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强猶豫
未發會楊安攻懷讓等出契丹留恒州者纔八百人福進等遂
決計約以佛寺鐘聲為號已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恒州召前

成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等會葬
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鐘聲發漢兵奪契丹守
門者兵入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
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
左廂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猶豫匿於別室軍吏以佩
刀決幕引出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
（北方契丹州兵此大）
地麻荅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漢兵無所統壹貪狡
者爭亂剽掠懦者竄匿八月壬午朔契丹自北門入勢復振漢
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州刺史李穀說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
凝至戰所慰勉士卒士卒見道等爭自奮會日暮有村民數千
譟於城下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
勳皆奔定州與義武節度使耶律忠合忠即郎五也　太平御

冗引周史曰徐台符仕晉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
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于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
符所乘馬每嘶鳴及自虜中回嘗竄宿于草中馬騎連群經其
左右而台符馬若銜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即嘶鳴如故時人以
為積善之所致也　鶚按太宗滅晉自汴歸北從行者六人惟
李澣事遼最久張礪從卒馮道李崧和凝留恒州徐台符隨兀
欲至燕逃歸故備其始末云又有趙瑩馮玉從北遷亦卒于契
丹而瑩歸骨于汴

天祿二年夏四月

資治通鑑曰乾祐元年四月乙未契丹主如遼陽故晉主與太
后馮后皆謁見有禪奴者契丹主之妻兄也問晉主有女未嫁
詣晉主求之晉主辭以幼弱數日契丹主使人馳取其女而去
以賜禪奴　何薳春渚紀聞云晉出帝既遷黃龍府虜主新立
召與相見帝因以金盌魚盆為獻金盆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
令道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點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
也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
用則滾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也
至今句容人鑄銅為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二年夏四月

周賓析津日記曰京師仙露寺明一統志寰宇通志俱不載順
天新舊志亦無之近豪市西居民掘地得石匣乃遼世宗天祿
三年所瘞中藏舍利無有也匣如石槨而短小傍刻僧志愿記
具書布施金錢姓名記後有千人邑三字具列大遼皇帝皇后
東明王夫人永寧大王燕王火王國舅相公宣徽令主李可與
洛京留守侍中劉珣尚同夫人張氏男三司使道紀衙院馬九
故太師侍中趙思溫男延照司徒李徵樂師奴華嚴寺行仙為
知識邑頭尼定微幼澄喜安舍利六百三十三粒欽送到舍利
一百一十粒　朱彝尊日下舊聞載釋志愿瘞舍利佛牙石
匣記略曰達摩神師遠涉流沙登雪嶺得釋迦舍利佛牙授與
先師先師諱清河關川人向會同五載仲秋賷舍利佛牙到此
於八年季春月嘆凋十一葉葉奇而遊臨遷化時將舍利佛牙
付仙露寺講經律比邱尼定微建窣堵波尋具表奏聞大遼
皇帝降宣頭一道錢三百貫以充資助於天祿三年歲次己酉
四月十三日安葬施主名具鐫于後

四年春二月　秋七月

五代史曰乾祐二年二月徙晉帝太后於建州自遼陽東南行
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
里外得地五十餘頃帝遣從行者耕而食之明年三月太后寢
疾無醫藥嘗仰天而泣南望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等曰使死
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赦爾於地下八月疾亟謂帝曰我死
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為虜地鬼也遂卒帝與皇后宮人
宦者東西班皆被髮徒跣扶舁其柩至賜地焚其骨穿地而葬
焉　資治通鑑曰乾祐三年春二月晉李太后詣契丹主請依
漢人城寨之側給田自贍契丹主許之并晉主遷于建州（燕京一千二百里）
未至安太妃卒于路遺令必焚我骨南向颺之庶幾
魂魄歸達於漢既至建州得田五十頃晉主令從者耕其中以給食
頃之述律王遣騎取晉主寵姬趙氏聶氏而去述律王者契丹
主德光之子也　秋七月晉李太后在建州臥病無醫藥惟與

晉主仰天號泣罵于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戊午卒
楊本無行字
周顯德中有自契丹來者云晉主及馮后無恙其從行者亡歸
及物故過半矣
冬
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内丘束鹿等城
五代史曰兀欲率萬騎攻邢州陷内丘契丹入寇常以馬嘶爲
候其來也馬不甚嘶而矛戟夜有光又月食虜衆皆懼以爲凶
兆破内丘而人馬傷死者大半
五
年春正月漢鄴城戕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即遣使致良馬
五代會要曰周廣順元年正月太祖令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往修和
好兀欲亦遣使裊骨支報命獻良馬四匹太祖復命尚書左丞田敏
使本以將兒行令往報謝四月契丹兀欲遣使貢玉金銀鞍勒并
馬四十匹 卅作外叫青樂學中書令將門城虜主遷少帝於北塞與馮玉李
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偽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
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於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恨不已
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命于此諸閨室家喪逝弱子無兄家中
剩某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不屬公家亦聞假恩特給善價老
老至死無以報效於是南望稽首涕泗横流
夏
五月壬戌制太子太傅遼瑩兇輟朝一日命歸葬于汴
五代史曰瑩從出帝北徙出帝兀欲爲太子太保瑩于易則易
從當其徙而北也與易從使而南則由事漢官至刑部郎中後
瑩病將卒告于契丹願以尸還中國契丹許之及卒遣易從護
其喪南歸太祖憐之贈瑩太傅葬于華陰
漢
劉崇自立於太原六月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
十國春秋曰乾祐四年春正月戊寅北漢世祖劉崇即位于晉
陽是時遼將潘聿撚稱君命遺書皇子承鈞帝令承鈞復書言
本朝淪亡紹襲帝位願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許之二月丁巳
遣使通事舍人李𧦬使于遼乞兵爲援三月甲戌至于遼遼主
兀欲與帝約爲父子之國使拽剌梅里來報聘 五代史曰劉
旻遣牟和鄭珙致書兀欲稱姪皇帝以叔父事之兀欲遣燕王
述軋政事令高勳以冊尊旻爲大漢神武皇帝妻爲皇后兀欲
性豪爽漢使者至輒以酒肉困之珙素有疾兀欲强之飲一夕
而以醉卒兀欲聞旻自立頗奉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
高勳以白貂裘黃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 王保衡晉陽見聞
錄曰鄭珙既達虜廷虜主思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爲名雖
不飲如沙咄者亦加灌注而成疾無復信之珙嘗岸善飲惟
與也以沒遂遺漏飲酒一夕病于穹廬之毯帳間與尸而復命
秋
七月
八月
十國春秋曰乾祐四年秋七月北漢翰林學士衛融等詣遼謝
冊禮且請兵 册府元龜曰周廣順元年八月契丹遺幽州教
練使曹蘭書送劉趙樂本柩至其家先是開運末虜陷京
城瑩與馮玉李彥韜俱遷於北塞未幾卒至是方歸其柩
九
年庚申朔自將南伐壬戌次歸化州祭割父帝遇弒
契丹國志曰天祿五年九月北漢主自國伯攻周帝欲引兵會
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強之行至新州之
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等率兵作亂弑帝

遼史拾遺本紀第六穆宗一

穆宗孝安正敬皇帝諱璟、小字述律

資治通鑑曰、帝更名明　契丹國志曰、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應曆元年　秋九月、遣劉承訓告哀于漢、

十國春秋曰、北漢乾祐四年秋九月、遼遣劉承訓來告哀、帝命樞密直學士王得中如遼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隨遣使如遼行弔禮、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月、遼遣蕭禹厥將奚遼兵三萬、会北漢兵伐周、攻晉州、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與王峻會兵救之、十二月、峻至晉州、遼兵夜遁、　十國春秋曰、乾祐四年冬、十月、遼遣彰國軍節度使蕭禹厥率兵五萬來会、漢帝帥兵二萬出陰地關、攻晉州、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周巡檢使王萬敢、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拒之、十二月乙巳、王峻引兵救晉州、晉州南有蒙阮最險要、峻憂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矣、漢帝攻晉州不克、會大雪、軍士乏食、契丹兵思歸、聞峻至、燒營夜遁、峻入晉州、契丹兵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禹厥恥無功、釘大將一人于市、旬日而斬焉、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南唐遣使奉蠟丸書、及進犀兕甲萬屬、

陸游南唐書曰、元宗嗣位、遣使者公乘鎔航海、繼好、既至而契丹主兀欲被殺、弟述律遣元宗書曰、大契丹天順皇帝謹致書大唐皇帝闕下、貴朝使公乘鎔等、自去秋以達東京海岸、遭遇國禍、今年二月二十六日、部署一行并諸儀物兵鎧、已至燕京、茲蒙救念先朝、踐修好舊、既增摧痛、又切感銘、貴國長直官王朗、陳纂取間道先回、用附答報、公乘鎔等已遣伴送使陳植等同回、止俟便風、即令引道、而公乘鎔等亦以蠟封帛書、其詞曰、臣鎔自去年六月離岸油、七月至鎮東關、遣王朗奉表契丹、九月乃有番官夷離畢部牛車百乘、及鞍馬沿路置頓、十月至東京、留三日、契丹遣閣厩使王廷秀稱詔勞問、兼述泰寧王燕王九月同行大事、兀欲即世、母妻并命、又遼東以西、水潦壞道數百里、車馬不通、今年正月方至幽州、館於愍忠寺、先迎御容入宮、言先欲識唐皇帝面、乃引見、微詢舊儀、問國書中機事、臣即述奕世欲好、當謀分裂之事、契丹主喜、問復有何事、臣云、軍機別有密書、契丹主接置袖間、乃云吾與唐皇帝一如先朝往來、因置酒合樂、又諭臣曰、使人遠汎巨海而至、不期骨肉間倏起此事、道路所聞、亦必憂恐、手斟一玉鍾酒、先自啜、乃以勸臣、令歡飲自旦至日晡始罷、自是數遣使宣勞、三日一賜食、謹遣王朗齎般號子歸奏、聞般號子不知何等語也、

夏四月

冊府元龜曰、廣順二年四月、定州言、契丹羽林部署辛霸卿等三十三人、馬三匹、來奔、

六月壬辰、國舅政事令蕭眉古得、宣政殿學士李澣等、謀南奔、事覺、詔釋其罪、

資治通鑑曰、廣順二年、六月己亥、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澣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真善、海真、契丹主兀欲之妻弟也、澣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澣因定州諜者田重霸齎絹表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童騃、專事宴遊、無遠志、非前

人之比。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於速。度
其情勢，他日必不能力助河東者也。北漢。河東謂
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冊府元龜曰：李澣初仕晉為翰林學士。
晉末，契丹犯闕，明年春，隨虜帳北行，虜主永康王兀欲待之。永康
入國，以澣華人，不令隨從，留住幽州，供給亦厚。永康為述軋所
殺，述律代立，部率首領多被殺戮。永康妻弟曰蕭海真，亦謂之舅，
得舍利，幽州節度使，與澣相善，每與澣言及中國，意深慕之。澣
嘗以微言挑之，欣然遂納。會定州節度使遣諜者田重霸繼往
幽州偵邏軍事，每令潛至澣所密謀，還，計澣亦致書於定帥，致
謝定帥，表其事。太祖哀澣羈縻異域，當有南歸之意，乃令田重
霸齎詔賜之，兼令澣兄太子賓客濤密通家問。澣得詔，甚感太
祖恩，因重霸迴致謝曰：重霸至，伏蒙恩慈，特頒明詔，降日中之

天字，慰天外之流離，別述宸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
又奏陰事曰：昨田重霸至，為無與蕭海真詔敕，秖有兄濤家書，
不敢將出。方欲遣田重霸卻回，至五月四日，海真差中門使趙
珮傳語臣云：昨擬差人齎絹書上南朝皇帝，請發兵來，兼敢得
姚漢英等奏狀，所貴聽信。其絹文印押了未封，被趙珮懷內遺
失，交下憂怕，不知所為。臣既認定心，遂喚趙珮通事解里來呈
與書詔，當時聞於海真，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霸於私宅相問。
至五月二十六日，又喚重霸於衙內一宿。今月四日，令趙珮將
銀十兩，令與重霸，兼傳語與臣云：我心如鐵石，但令此人且迴，
諸事宿時說與一一，已令口奏。候南朝有文字來，則別差人去。
至于機事兵勢權謀，非臣愚為敢陳鄙欵，伏乞妙延良弼，周訪
嘉謀，斷於宸衷，用叶廟勝。又與濤書言契丹述律事云：今皇驕

駭，唯好弄鞠，耽於內寵，固無四方之志。觀其事勢，不同已前。親
密貴臣，尚懷異志，即微弱可知。不敢備奏，一則煩文，一則恐涉
為身計。大好乘其亂弱之時，計亦易和。若辨得來討，唯速。若且
和，亦唯速，將來必不能力助河東也。

秋九月
資治通鑑曰：廣順二年九月，契丹將高謨翰以葦栰渡胡盧河
入寇，至冀州，成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
屯貝州以拒之。契丹聞之，遽引兵北渡，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
望見官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官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

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應曆二年冬十月，遼瀛鄚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
四十萬口。　冊府元龜曰：廣順二年十月，契丹鈞臺鎮將王彥

鎮都將盧曉文、招收軍使王瓊等八人來奔。

十一月
冊府元龜曰：十一月，契丹界關南都糺務使王希乳、寧軍孫章
而下二十四人來奔。　又曰：契丹殿頭王進、龍武羽林軍校及
通事舍人胡延等六人來奔。

三年春正月
冊府元龜曰：廣順三年春正月，定州言：契丹三千攻圍義豐軍，
遣定州都指揮使楊弘裕選兵二百夜斫寨，殺蕃酋館相以下
六十人，得馬八匹，契丹遁去。　又曰：廣順三年正月，契丹王子
元隸二人、羽林軍使王遇、軍將張起等十九人來奔。

二月　三月
冊府元龜曰：廣順三年二月，鎮州言：部送契丹來奔銀院使等

七人三月契丹羽林軍士十五人来奔　十國春秋曰乾佑六
年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貢遼因附書於使遼主詔遣其貢
夏四月　五月　六月
冊府元龜曰廣順三年夏四月契丹乳寧軍使張鞱等三十八
人羽林軍將王興等十五人来奔五月深州送契丹来奔趙院
官李緒等十七人指揮使李重釣等十人為儀郎四十人至京
師六月契丹瀛州戍軍陶洞交等十二人及巡檢指揮使葛知
友雲州牙將崔崇等十九人招收軍使李彥暉二十一人来奔
是月定州送奚契丹来奔鞍院使邢福順等十三人并順州刺
史戴原等赴闕
秋七月　八月　九月
冊府元龜曰七月羽林軍士軍士楊士澤等十三人殿直楊晏
濤等二十五人来奔是月滄州李暉送契丹降人盧臺軍使張藏
英等二百二十六人馬二十三疋八月定州部送契丹歸明軍
士孫武等二十九人至京師九月雲州吐渾指揮使賞留達等
五十一人馬駝四十二并朔州軍使馬廷嗣等来奔　五代史
曰馮玉從出帝入契丹契丹以為太子太保周廣順三年其子
傑自契丹逃歸玉惧以憂卒
四
年春二月丙午朔周攻漢命政事令耶律敵祿援之
資治通鑑曰周顯德元年北漢主聞太祖晏駕謀大舉入寇遣
使請兵于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將萬
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張
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自團柏南趨潞州昭義節度使李筠遣
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
徽與令均戰陽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筠遁歸上黨嬰城自
守筠即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
之群臣皆曰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帝曰
以吾兵力之强破劉崇如山壓卵耳三月乙卯朔北漢騰来進
逼潞州丁巳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
兵後以鎮寧節度使劉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
晉州東出邀北漢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令馬軍都指揮
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
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向訓
監之壬辰帝過澤州癸巳前軍與北漢軍遇擊之北漢主以中
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北漢主
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
令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為然楊袞策馬前
望周軍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
公勿言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樞密副使王延嗣
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
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耶北漢主曰吾計已決
老書生勿妄言且勒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
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
于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為宿
衛將與張永德各將二千人進戰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
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馬仁瑀躍馬引矢大呼連斃數人殿
前右番行首馬全乂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
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徽

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争奮北漢兵
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楊袞畏周兵之盛不敢
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時北漢主尚有衆萬餘人阻澗
而陳薄暮劉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
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丁酉
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
嶺遁歸宵迷傳村民爲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殺導者晝
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筯或傳周兵至蒼黃而去北漢主衰老
力憊伏于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　五代史曰
旻歸爲黃騮治廐飾以金銀食以三品料號自在將軍
夏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漢遣南院大王撻烈助敵祿討之丁酉
撻烈敗周將符彥卿於忻口

十國春秋曰壬寅周以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郭崇副之
向訓爲都監李重進爲步都虞侯史彥超爲先鋒將步騎二萬
發潞州入寇又命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又以劉
詞爲隨駕都部署白重贊副之夏四月庚午周主發潞州趨太
原癸酉忻州監軍李勍叛殺漢刺史趙皐及遼通事楊耨姑舉
城降周周以勍爲忻州刺史五月乙亥遼遣南院大王撻烈來
援丙子周主至太原旗幟環城四十里是日代州防禦使鄭處
謙舉城降周先是楊袞疑處謙有二心使騎兵守城門處謙殺
之閉門拒袞袞奔歸遼遼主以其無功囚之處謙遂叛丁丑周
置靜塞軍于代州以處謙爲節度使契丹屯數千騎于忻代間
爲漢援戊辰周主遣符彥卿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
丁酉撻烈敗彥卿于忻口周代州將桑珪等誣鄭處謙通遼殺
之周將史彥超與契丹戰死周主初來攻晉陽彥卿彥超北控
忻口以斷契丹援路而晉陽方四十里周師去城三百步圍之
匝百計攻之不能克彥卿既數爲契丹所挫至是復以身殉周
主于是徵懷孟蒲陝丁夫數萬亟攻晉陽會久雨士卒皆罷病
乃議引還

秋七月
馬令南唐書曰保大十二年秋七月契丹使其舅來聘昇元中
宋齊邱遣宮婢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
原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迫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使泛海
齎瑤寶以報聘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至是館虜使于清
風驛夜設更衣盜斬其首契丹由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　陸
游南唐書曰初宋齊邱謀間晉會契丹使燕人高霸來聘歸至
淮北唐陰遣人刺殺之霸有子乾從行居之濠州於是契丹信
以爲霸之死出於晉人保大十二年述律遣其舅來夜宴清風
驛起更衣忽仆於地視之失其首矣厚賞捕賊不得久乃知周
大將荊罕儒知契丹使至思遣客刺之以間唐乃下令能得吾
枕者賞三百縑俄有劍客田英得之即給賞如約仍屏人語之
曰能得江南首使頭賞三千縑英果得之自是唐與契丹遂絕
五年冬十一月乙未朔漢主崇殂子承鈞遣使來告且求嗣立
遣使弔祭遂封冊之
王保衡晉陽見聞錄曰甲寅年春漢主旻南伐敗歸夏周師攻
圍旻積憂勞成心疾是冬卒鈞即位丁巳年正月旦改乾祐十
年爲天會元年　冊府元龜曰後漢劉崇周廣順元年以河東
節度使僭號于太原稱漢改名旻仍以乾祐爲年號崇卒子鈞

襲僞位　鴉崇吳氏十國春秋寧大定錄紀年通譜遼史周世
宗實錄薛居正五代史俱云崇死于乙卯年惟王保衡故史舊
臣言當是信崇應以應曆四年冬十一月殂　契丹國志曰冬
十一月北漢主旻殂承鈞告哀于遼遼冊命爲帝其事遼上表
稱男遼賜詔謂之兒皇帝

乙

年春二月辛酉南唐遣使奉蠟丸書
胡三省資治通鑑註曰自徐溫執吳政屢汎海使契丹欲與共
圖中國至唐烈祖及中主皆然

冬十一月
十國春秋曰北漢天會元年十一月遼遣大同節度使侍中高
勳將兵會李存瓌擊周至潞州城下而還帝知契丹不足恃而
不敢遽絕賂勤甚厚

十二月
十國春秋曰天會元年十二月唐使者陳處堯（十國紀年作兵部郎中陳處常）
（時見聞錄去歲處堯如契丹乞兵因來求令就其故）自契丹來游太原漢帝厚禮之留
數日北還　陸游南唐書曰陳處常失其鄉里家世保大中爲
兵部郎中周侵淮南元宗命處常浮海使契丹乞援處常爲契
丹陳利害甚悉契丹雖通本國徒持虛辭利南方茶藥珠貝而
已至是了無出師意而留處常不遣處常怨其無信誓死國事
數面詆虜主虜主亦媿其言優容之以病卒于虜契丹

八

年夏五月
契丹國志曰五月朔日食

九

年夏四月丙戌周來侵戊戌以南京留守蕭思溫爲兵馬都
總管擊之是月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
州
資治通鑑曰周顯德六年夏四月庚寅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
入契丹境柵于乾寧軍南補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辛
卯上至滄州即日帥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壬辰至
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降乙未大治水軍分命諸將
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太祖皇帝爲水路都部署丁
酉上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己亥至獨流口泝流
而西辛丑至益津關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
漸隘不能勝巨艦乃舍之癸卯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劉楚
信瀛州刺史高彥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　司馬光涑水
紀聞曰張藏英燕人父爲人所殺藏英尚幼稍長擒讐人生臠
割以祭父然後食其心肝鄉人謂之報讐張孝子契丹用以爲
蘆臺軍使逃歸中國從世宗征契丹藏英請不用兵先往說下
瓦橋關乃單騎往城下呼曰汝識我乎我張蘆臺也因陳世宗
威德曰非汝敵也不下且見屠藏英素爲燕人所信重契丹遂
自北門遁去城中人開門請降　王稱東都事略曰姚內斌盧
龍人也少仕契丹周顯德末世宗北伐我太祖將兵至瓦橋關
內斌爲關門使開門請降世宗以爲汝州刺史　契丹國志曰
瀛莫之失幽州急遞以聞帝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還漢何失之
有　五代史補曰周世宗末年大擧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
君臣恐懼沿邊城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
遁去車駕至瓦橋關探邏得是甚喜以爲大勳必集因登高阜
以觀六師頃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
名對曰歷世相傳謂之病龍臺世宗默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

體不豫。即詔回戈。未到關而晏駕。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竊
議曰。天子姓柴。幽州爲燕。燕者亦烟火之謂也。柴入火不利之
兆。安得成功。果如其言。 鶴案周世宗旋師大梁。崩于滋德殿。
陶岳所云。亦俗說耳。 王存元豐九域志曰。獨流口在乾寧軍
北一百二十里 金人疆字圖曰。涿州當下固安縣。有獨流村。
錢遵道霸州志曰。益津關本唐幽州永清縣地。後石晉陷于
契丹。周復以其地置霸州。草橋關在城東一里。宋遼分界處。楊
延朗建淤口關在城東五十里。五代周於此立寨。 胡三省通
鑑注曰。瓦橋關在涿州歸義縣。九域志在益津關東八十里。宋
白曰。瓦子齊橋在涿州南易州東。當九河之末。 王鞏隨手雜
錄曰。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爲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
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
乳間而殂。 陳耀文學圃萱蘇曰。周世宗毀銅佛像鑄錢。曰佛
教以爲頭目髓腦有利於衆生。尚無所惜。寧復以銅像爲愛乎。
鎮州大悲銅像甚有靈應。擊毀之際。以斧鑽自腦鑱破之。後世
宗北征。病疽發腦間。咸謂報應。出談苑
十年｜夏五月壬子。漢以潞州歸附。遣使來告。
契丹國志曰。夏五月朔。日食。
十國春秋曰。漢天會四年春正月乙巳。周禪位于宋。宋改元建隆。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拒宋。遂殺澤州刺史。據其城
已而遣牙將劉繼沖判官孫孚奉表稱臣。執其監軍周光遜。閑
廐使李廷玉送于漢。乞兵爲援。帝欲誅于遼。繼沖述筠意。請無
用契丹兵。帝即率本國兵自將出團柏谷。至于太平驛。封筠西
平王。筠見帝儀衛不備。非如王者。心甚悔。因自陳受郭氏恩。不
敢愛死。帝與周世讐。不悅其說。遂使宣徽使盧贊監其軍事。筠
心益不平。與贊多不協。乃留長子守節居潞。而自引衆南向。帝
聞贊與筠異。遣平章事衛融和解之。是月。遣河陽節度使范守
圖將兵援筠。癸卯。宋將石守信敗李筠于長平。壬子。以潞州歸
附。遣使告遼。丁巳。宋帝親征筠。丁卯。宋石守信高懷德大破筠
兵。盧贊死焉。筠走保澤州。宋帝列柵圍之。六月辛未。澤州陷。李
筠赴火死。乙酉。宋帝攻潞州。丁亥。李守節以潞州來降。
十三年｜秋九月
十國春秋曰。漢天會七年九月。以契丹兵攻平晉軍。宋雄州防
禦使兗西山巡檢郭進將兵來擊。契丹兵遂引歸。
冬十二月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北漢主嗣位。所以事契丹者多略不
如世祖時。每事稟之。（劉旻[illegible]）於是契丹遣使來責云。爾先父窮
來歸我。我先兄天授皇帝待以骨肉。洎余繼統。益修前好。爾亦
即世。我用命爾。即位極前丹青之約。我無所負。爾父據有汾國
七年。止稱乳。祐爾不違先志。執肆改更。李筠包藏禍心。捨大就
小。無所顧慮。始爲覬覦。軒然舉兵。曾不我告。陡當本爾父故吏。
本無大惡。一旦誣害誅及妻子。婦言是聽。非爾而誰。我務敦大
義。曲容瑕垢。父子之道。所不忍渝。爾且率德改行。毋自貽伊戚
也。北漢主得書恐懼。遣使繫往謝契丹。執其使不報。北漢地狹
産薄。又歲輸契丹。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僧繼顒爲鴻臚卿。繼
顒故燕王劉守光之孽子。守光死。削髮爲浮圖。居五臺山。爲人
多智善商財利。能誦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畜以佐國用。五臺
當契丹界上。繼顒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疋。又於

柯谷置銀冶。北漢主取其銀以輸契丹。歲千斤。因即其冶建寶興軍 濟異錄曰。僧繼顒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鏤成。芬馨滿室。名爲握君 十國春秋曰。漢天會七年十二月。帝遣從子侍衛親軍使劉繼文如遼。遼拘之不還

本紀第七 穆宗二

十四年 二月壬子。詔西南招討使撻烈進兵援漢。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晉朝陷蕃記。皇朝范質撰。石晉末在翰林。爲出帝草降[illegible]表。知其事爲詳。記少主初遷于黃龍府。後居於建州。凡十八年。丙辛。契丹丙午歲入汴。順數甲子歲。歲爲十八年。是國朝太祖乾德二年也。 鴨案。晉出帝卒于契丹之歲。遼史不載。惟見此書。 彭百川太平治迹統類曰。乾德二年。昭義軍節度使李繼勳攻遼州。將杜延韜以城來降。[illegible]宋步騎六萬[illegible]來援。繼勳與彰德軍節度羅彥瓌、洛州防禦使郭進、內客省使武懷節。率馬步軍六萬人。擊其衆於遼州城下。敗之。又寇平晉軍。上遣郭進與內客省使曹彬等領步騎萬餘赴之。未至而遁。

十五年春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契丹國志曰。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太平治迹統類曰。乾德三年冬。契丹來寇易州。略居民。上令監軍李謙昇率兵入其境。俘生口如所略之數。俟契丹歸還易州之民。然後歸之。

十六年

太平治迹統類曰。乾德四年正月。契丹又寇易州。監軍任德義擊走之。天德軍節度使于延超與其子來降。上以延超爲左千衛大將軍。六月。[illegible]。橫海軍節度使桑興來降。

十七年

契丹國志曰。春三月。五星聚奎。夏六月朔。日食。

十八年。秋七月辛丑。漢主承鈞殂。子繼元立。來告。遣使弔祭。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初。北漢世祖女爲晉護聖營卒薛釗妻。生子繼恩。漢高祖興禁衛。以世祖故。釋釗軍籍。館于門下。釗無材能。高祖衣食之。而無所用。其妻常居中。釗罕得見。意快快。因解技刀刺之。傷而不死。釗即自殺。其妻復改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與妻俱卒。世祖以孝和帝無子。使養繼恩及繼元。俱冒姓劉氏。繼恩事孝和帝盡禮。及爲太原尹。遷秩不治。孝和帝憂之。謂宰相郭無爲曰。繼恩純孝。非濟世才。恐不能了我家事。無爲不對。孝和殂。繼恩遣使告終。稱嗣于契丹。契丹許之。然後即位。繼恩怨郭無爲與其父言。不助己。且惡其專政。欲逐之。未果。服縗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其左右親信。悉留太原府。繼恩置酒宴大臣及宗子。飲罷。臥閣中。供奉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戶。繼恩驚起。繞書堂屏風環走。霸榮以刃揕其胸殺之。無爲遣兵以梯登屋入。殺霸榮并其黨。迎立太原尹繼元。繼恩立才六十餘日。或謂無爲使霸榮作亂。亟誅霸榮以滅口。故人無知者。

十九年春三月甲寅。漢劉繼元嗣立。遣使來封冊。辛酉。遣韓知範冊爲皇帝。

十國春秋曰。漢天會十三年春二月。宋帝將發自汴。先遣李[illegible]勳、趙贊、郭進、司超等。帥兵赴晉陽。三月。帝至于太原。及城下。李繼勳已先敗漢兵。宋帝命築連城圍之。立砦于城四面。繼勳軍于南。趙贊軍于西。曹彬軍于北。党進軍于東。帝命劉繼業等乘

晦突圍北東西砦戰敗遁歸宋帝又命壅汾晋二水以灌城并
人大恐會城中有積草漂出塞之得無害田寅遣使乞封冊于
遼且趣援師夏四月契丹分道入援宋何繼筠逆戰于陽曲北
韓重贇逆戰于定州契丹大敗閏五月遼主遣韓知璠冊立帝
為大漢皇帝知璠習兵事居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宋驍
將石漢卿等多戰死漢兵亦屢敗宋師頓兵甘草地中會暑雨
軍士多疾遂引兵還帝命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已涸而城多
摧圮韓知璠嘆曰宋師之引水灌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先
浸而後涸則并人無噍類矣

己巳如懷州獵獲熊歡飲方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小哥盥水花
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

五代史曰述律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　楊循
吉遼小史曰穆宗嗜酒好殺不恤政事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罪
囚　契丹國志曰是時承會同之餘威中原多事藩鎮爭彊莫
不求援于遼國以自存晋陽之北漢江南之南唐使車押至饋
遺絡繹遼帝以政昏兵弱不能應之帝賦氣卑弱惡見婦人居
落時述律太后欲為納妃帝辭以疾即位後嬪御滿前並不一
顧朝臣有言椒房虛位者皆拒而不納左右近侍房帷供奉率
皆閹人帝不以屬意上京東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太保山
山水秀絶麋鹿成群四時遊獵不離此山迄至末年殘忍猜忌
左右小有過怒至甚親手刃之數年之間重足屏息人人無不
虞禍会飲酒索食諸物不得欲斬庖人掌膳者恐禍及己挾食
以進扶刃弒帝于黑山下在位凡十九年謚曰天順皇帝廟號
穆宗

遼史拾遺補卷

遼史拾遺本紀第二十七天祚皇帝一

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

趙良嗣燕雲奉使錄曰阿適人作小字　蔡絛鐵圍山叢談曰
政和八年改十一月冬至朔日為重和元年會左丞范致虛言
犯北朝年號蓋遼先有重熙年時後主名禧其國中因避重熙
凡稱重熙則為重和朝廷不樂是年三月遂改重和二年為宣
和元年

乾統元年（二月改元）春正月

契丹國志曰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而入足抵距星是夕
有赤氣起東北方頁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赤氣起在
南

二年

東國史略曰高麗肅宗明孝王七年遼天祚帝乾統二年遣
中書舍人孟初來賀生辰兵部員外郎金緣為館伴初見其年
少順易之一日並馬出郊宮始霽初唱云馬蹄踏雪乾雷動緣
即對曰旗尾翻風亂火飛初驚歎曰眞天才也由是情好日篤
相唱和及別解金帶贈之

四年夏四月

東國通鑑曰肅宗明孝王九年夏四月遼遣安逸軍節度使
耶律嘉謨利州管內觀察使史奇陸來冊王為忠勤奉國功臣
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高麗國王食邑七千
戶食實封七百戶賜車輅衣帶匹段鞍馬弓箭等物泰州管內
觀察使耶律湘侍御衛尚成來冊太子為順義軍節度朔武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尉兼侍中使持節朔州諸軍

事行朔州判史上柱國三韓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
賜車輅衣服匹段鞍馬弓箭等物
五年●冬十一月丙辰高麗三韓國公王顒薨子俁遣使來告
東國通鑑曰肅宗明孝王十年十月王薨太子俁即位遣中書
舍人金緣如遼告哀緣至遼賜宴將奏樂緣曰臣來時本國群
臣皆服衰絰今至上國復蒙賜宴臣子之情不忍聞樂遼主哀
而從之朔見時又令除吉服舞蹈學士孟郎謂緣曰殿建服色
宜從吉與除舞蹈可也
六年冬正月辛丑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
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 冬十月乙亥宋與夏通好遣劉正
符曹穆來告
契丹國志曰夏四月遣遼簽書樞密院蕭良諸求言朝廷出兵
侵夏國今夏遣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地五月宋徽宗遣
龍圖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天祚施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犯
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請和之使故務含容今踰年不
思悔不遣使賀天寧節又築層總領馬練川兩堡侵犯不已
北朝若不諭諳恐上所以致動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為傳然狀
八月天祚以林攄怒使夫詢遣使伐往宋奉遣樞部侍郎劉正
夫來報聞對敵詞詭詐如約 遼命衛雲龍廷抃曰賞政問林
攄奉使契丹國中新為儒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秦令曰白
玉石天子坐碧室林對曰口耳王坐人坐明堂伴使云奉使不
識字只有口耳王郎無口耳王林詞屈罵之幾辱命使之大臣
云所爭非國事豈可以細故成隙遂衛睡奏上朝廷一時為之
降黜 東國通鑑曰今正月遼遣祭奠使耶律從左企弓來又

遣弔慰使耶律思劉企常來又遣劉彥臣命王延俊
七年●冬十月
契丹國志曰冬十一月朔日食
八年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俁三年二月遼遣崇祿卿張掞來命
王落起復前安軍節度使蕭良孟州管內觀察使李仁今來册
王爲守太傅兼中書令加食邑賜衣冕車輅衣帶匹段鞍馬等
物 遼非禪寺少門祭航行狀記曰師諱人姓俗姓李氏涿水
人歲歸來付人幼入緇門訪道尋師就至燕京左街駐蹕寺檀
林上人為已戒為首學元年受具自後角遊方復歸本寺
欲修經學人支五年不州月以上請師為退無壽昌一年秋九
月京紀化敬寺請為足成乾統八年四月遷化于駐蹕之本院
門弟子忠堅塋師于祖師塋側刻石為塔表述師道行焉
九年●冬十二月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四年十二月遣都官郎中李國瓊如
遼賀遼女真九城
十年
契丹國志曰秋九月戊日食 周輝清波別志曰政和間和議
使伴送使余非塋遼使索握指呼左右令微回視曰南朝有幾
事中說曰南朝所禁織德耳遼使為之羞恨
天慶元年
契丹國志曰天慶元年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至遼
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天祚方縱肆貪得中國玉
帛珍玩而貫所貴皆奇珍爾至遼兩析緣瀌之具大閤書權林

椅等往燉大作所以通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
馬植者得罪于燕凡貫陳滅燕之策改姓李名良嗣薦于朝遂
賜姓趙後天祚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始此　岳珂
桯史曰趙良嗣既來降頗自言能文間以詩篇進蓋嘗奉遇至
命隸官史局令館通鑑長編云政和元年十一月丁未推修國朝
會要帝系后妃吉禮并看詳官良嗣定氣名參詳與聘一秩亦可
占其非鄙矣余猶記遼道事見良嗣與王瓌使女真國罷攻遼
上京城破有詩曰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回頭笑
向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上京乃契丹所謂西樓者良嗣世
仕其國什踐其貴為九卿一旦反戈視宗國顛覆殊無黍離
之悲反吟咏以志喜其為人從可知也五鑾乃上京殿名[illegible]

二年冬十月辛亥高麗三韓國公王顒之母死來告遣使致
祭起復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七年秋七月己巳王太后柳氏薨八
月丙申葬崇陵冬十月如興王寺遼遣勅祭使永州管內觀
察使耶律固太常少卿王侁起復使殿中監內觀察使蕭遜來
[illegible]帝如春州召女真酋長[illegible]阿踈不從遣其
部族攻討之阿踈[illegible]阿踈來奔至
是女真遣使來索不發夏秋七月女真復遣使取阿踈不發阿
骨打乃與弟粘罕胡舍等謀以銀术割移烈婁室闍母等為帥集
女直諸部兵擒遼障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以聞時上
在慶州射鹿聞之略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
蕭撻不也遇女直戰于寧江東敗績

東都事略曰女真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爪駿俊異絕倫一
飛千里非鷹鸇雕鶚之比延禧縱弛失道荒于畋獵喜此二禽
歲頒天祚命女真國人過海詣采山谷搜取以獻國人厭苦
遂叛　契丹國志曰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
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真東北與
五國為鄰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青
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異遼人酷愛歲歲求之女真女
真至五國戰鬭而後得之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
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則召其長加杖甚
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叛遼先是有榷場女
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為市寧江州
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illegible]

[illegible]此係長白山之[illegible]大者女真所居之地以
獵為名臣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曰天祚嗣位立本又當中
國崇寧之間浸用奢侈宮禁競尚北珠北珠者皆北中來榷場
相貿易天祚知之始欲禁絕其下謂中國傾府庫以市無用之
物此為我利而中國可以困也故縱之而天祚亦驕汰遂從而慕
尚焉北珠美者大如彈子小者若梧子皆出遼東海汊中每八
月望月如晝則必大熟乃以十月方取於時北方沍寒九
十月則堅冰厚已盈尺矣鑿冰沒水而捕之人以為病焉又有
天鵝能食蚌則珠藏其嗉又有俊鶻號海東青者能擊天鵝人
既以俊鶻而得天鵝則于其嗉得珠焉海東青者出五國五國
之東接大海自海東而來者謂之海東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
以為異必求之女真發甲馬千餘

人入五國界即海東巢穴取之與五國戰鬭而後得其後女真
不勝其擾、遼金紀事曰海東青出于女真東北鐵甸等五國
遼主延禧嗜之每歲大發使趣女真以海東青入貢發甲
馬數百取之五國界巢穴甲往往戰爭而得國人厭苦　方與
紀要曰五國頭城在會寧府東北自此而東分為五國因名
黨子齊東木扌曰海東青鶻之至俊者也出於女真在遼國已
極重之因是起變而契丹以亡其物善擒天鵝飛放時旋風羊
角而上直入雲際
稱遼紀聞曰大遼盛時銀牌天使至女真
每夕必欲薦枕者其國舊輪中下戶作止宿處以未出適女侍
之後求海東青使者絡繹恃大國使命惟擇美好婦人不問其
有夫及閥閱高者女真浸忿遂叛
稱女真有戎器而無甲遼
之近邊有以兵叛入其境上為女真一酋說而擒之得甲首

五百女真兵賞其酋為阿屋里勃堇（彼云郎君官人古呼為相公）既起師才有
千餘騎用其五百甲攻破寧江州遼衆五萬禦之不勝復拾遺
之爭折北遼主自將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大酋粘罕悟
室兀朮等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時勝兵
至三千既破遼師器甲益備與戰復克　契丹國志曰初女
真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為
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槍或棍棒後三十人
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
向其前後左右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
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
人皆自為戰所以勝也　三朝北盟會編曰阿骨打自宴漁河
歸疑遼見伐粘罕曰迎敵擬掉順坂走九淜里連矣不如來其

無備先併鄰國聚衆為備以待其變于是併泉瀾西渤二海部
族用粘罕骨捨兀室為謀主參與論議以銀珠割移烈婁宿闍
母等為將帥阿骨打有度量善謀粘罕善用兵好殺骨捨剛毅
而强忍兀室奸猾而有才自製女真法律文字成其一國人號
為珊蠻珊蠻者女真語巫嫗也以其通變如神粘罕之下皆莫
能及天慶四年率兵叛遼會其各部全裝軍一千餘騎自犯混
同江之寧江州攻城之殺戮無唯類大敗渤海之衆獲甲馬二
千又收蕭嗣先於出河店又敗于深沈河黃龍府咸州好草谷四
路節次殺戮不可勝計丁壯即加斬戮嬰孺貫槊上盤舞為樂
所過赤地無餘
十一月辛丑以同知北院樞密使耶律斡里朵為行軍都統副點檢
蕭乙薛同知南院樞密使蕭謝佛留副之十二月咸賓祥三州
及鐵驪兀惹皆叛入女直乙薛往援賓州南軍諸將實婁特烈等
往援咸州並為女直所敗
契丹國志曰遼兵屢敗凡一軍大敗遼人不用大作自兩戰
之後天祚兵勢不可遏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宰相
張琳吳庸等條陳征討之策以為不可輕敵法度奏曰前日之敗
失于輕敵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
多且差十萬即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
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
二百軍者家貲遂竭驛路等北樞密兵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
槍刀留田兵或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雖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
密副使耶律斡離朵東北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
府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益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節度使

斛湼為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祗候郎君詳穩蕭河古
奴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宋維協副之、獨率沉河一路進兵入
女真軍馬切、一戰消都、各退保本冊、是夕、都統斡離朵謀聽漢
軍已退、即離陣之兵、係營而奔、明日、漢軍尚餘三萬衆進推
將作監武朝彥為都統、與女真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
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為女真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
之槊上、盤舞為戲、所過赤地無餘、惟皇速東界内熟戶女真亦為
阿骨打吞併、分隊選壯人、為先軍、遂打紘斷萬餘、

〇〇本紀第二十八　本紀第二十八　天祚皇帝二
〇〇〇天祚皇帝二　五年[redacted]秋七月、契丹國志曰秋七月朔日食、八月丙寅、以圍場使
阿不為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為都監、率番漢十萬、屬奉先充御
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以中軍奴為副、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
五部為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北出駱
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姑為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為副、將漢步
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契丹國志曰、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南出寧江路、自長春州分道
而進、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嗚嘶、咸以為不祥
十二月乙巳、耶律張家奴叛、戊申、親戰于護步答岡、敗績、盡亡其
輜重
[redacted]錄曰、天慶五年春、天祚下詔親征、八月、命蕃漢兵五
十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為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
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兵、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為硬軍、
扈從百司為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鼓角旌旗震
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人、命蕭胡覩姑為都統、柴誼副之、

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
北軍深入至鴨淥江、人心疑懼、章奴與餘黨謀曰、天祚失道、燕王
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女真可不戰而服、章奴謀泄、竟奔上
京、立燕王、燕王後所倡耶律章奴者也、翌日、天祚退三十里、欲班
師、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皆願一戰、退舍何為、天祚召諸
將問策、皆願罷敢言、再傳令進兵、十二月十三日、女真來、契
丹未陳、國患弊之、是日天大寒、積雪數尺、日正赤無光、天祚
親臨陣、戰一合、已覆死紛、衆忽鄉排西向、潰衆隨之而遁去、女
真亦不急追、後次日乃獲輜重牛馬而已、天祚晝夜馳五百里、退
保長春州、
六年春正月丙辰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
留守府、問留守所在、紿曰軍變、請為備、蕭保先出、刺殺之、
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
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
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渤海人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
昌僭號、稱隆基元年、遣蕭乙薛、張琳討之、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十一年三月、遼東京渤海人作亂、殺
留守蕭保先、立供奉官高永昌僭號皇帝、國號大元、建元隆基、
五月、女真軍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
契丹國志曰、天祚命張琳討渤海、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
備遼河三叉黎樹口、張琳遂親數十、疑其守兵、以精騎間道
渡河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卻、
退保東京、張琳兵距城五里、隔太子河、劉慕先遣人移文招撫、
不從、傳令留五日、橫舟渡河攻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

火引大軍濟渡忠勃海上流有鐵騎五百突出其旁,諸軍少卻
退保嶋寨,河路復為所斷,三日不得渡,衆以飢告,謀歸潞州,徐
圖後舉。初七日,伐楊寨,勃海判兵尼忙,選壯者僅得入城,老幼
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分戰兩路,忽永女兵西南路都統閣
毋國王撒華勃海國王高永昌狀,遣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
討伐,伐乞救援,當道下晨即合應援,已約五月二十一日進兵
撤到潞州東,以勃海許為此做,不為備,是日開探東北有軍捲
至,將士呼曰:女兵至矣。張琳急整兵迎敵,將士望見女兵,其氣
已奪,遂敗走入城,女兵隨入,先陷城西南,後縱兵殺戮幾盡。
初,對忠溫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并官屬縋城尚免,盡失軍
資器械,逃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女真初
援勃海,已而復用攻,勃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真追及,坐納

波勃董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嶺斬之,其衆散潰,兆軍多相殺
為發,知後張炎、位天等在所潰,沽以下百計,自稱東隊、海隊之
頭,路然並起,每一飯衆數千人,數路之民皆盡,遼不能制之。
又曰:自天作投征,取頭中外歸提蕭奉先,於是嗣奉先西南面
招討,權所欲作大怒,奴為樞密使蕭查剌同知樞密院使,聞有
軍國大事,天祚與南西面相見,只是嗚呼人,望崇頭,恭參,慘歎。
人皆怪,終不能救,決當時國人號曰:反商預前四百歲,南面北
面頭臨睡,□□□□□□有甚心情□□,遠近傳為笑端。
又曰:是歲宋遣羅選使直學究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國道使
中京興程兩月,不得見天作而回。

七年 春二月
東國通鑑曰:睿宗文孝王十二年三月,金將撒喝攻取遼

開州,梁米逃城下大夫乞打那白三營,焚燒戰艦,統軍耶律寧
與米逃城下判史常孝孫等率其衆載船一百四十艘出泊江
頭,移牒我寧德鎮,以米逃抱州二城歸于我,遂泛海而遁。
秋八月丙寅,命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為防。秋九月上
自然至於涼河,與契軍入營。
契丹國志曰: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王淳)秦晉賢而忠,若付
以東征,士必樂為用,與遼民自勃海之敗,處處失所,皆衆若招
之,為軍,彼有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作乃從燕王都元帥,
蕭德恭副之,以與軍從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昂並與監軍,聽
辟官屬,召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戶,一曰□,如郭藥師者是也。
別遣燕雲平路宣撫下人,并助衛三路,皆先依等第遣獻,武
勇六千人,如重戶民外官□是也。又科數車騎三千衆,準備遼

軍諸道內外發兵,天祚招集契軍、武勇軍共三萬人,
自六年八月進發,十一月到□州十三山,至十一月二十四日
夜,怨軍□武勇軍太常少卿武朋□□□□備
□□□□之由軍□□□□□□□之命□軍□□□□□
不□□□知□□□□二千欲開奔道為張關□所殺。七年
夏,天祚□命燕王會□□□高秋九月初發燕山府,十月至陰
涼河,□□□□□□□□□□州□□□□一□□□十一月,
到□州□□山,□□大□□□可□□□騎二千欲起顯州,
處□作□□□行次□州,□□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
軍會□州,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落,人□與月無異。
十二月□□都元帥秦晉國王□□女真□□於□□山,敗績,女
真復陷□州、□□州郡。

亡遼錄曰：天慶七年夏，命燕王淳會四路軍馬防秋。十月，
屯陰涼河州，關怨軍與林牙討乾州。十一月，燕王領輕騎二千如
顯州，討怨軍次懿州，知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號召大軍會
徽州。天慶八年正月下三日，遇女真渤海兵，未合而潰。初女真
入懿州，占天象，如白氣經天、白虹貫月之類，契丹輒敗。是夕，有
氣若火光，起東北，赫然如晝，軍中皆無鬥志。燕王與麾下百餘
騎退保長白魚務，女真復兩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輔開門降，焚
掠而去。成懿濠衛等州亦降。別遣闍母國王攻怨軍于顯州，
怨軍復大敗，州遂淪陷，餘者奔豎垂闔山入宜州，招收殘卒不滿
萬人。女真以為疲敝，乾顯等州兩降。 鴉按：秦晉王淳□於山
之□，疑作天慶八年，與史差一年。 契丹國志曰：天祚在
中京，聞燕王敗，又女真入懿州，是夜攜諸內庫三局官打
包珠玉玩好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南京，乃使勝□為備。
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宋朝為
兄弟，夏國為甥舅，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
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其亡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
自□，狀身計者，其能宰國乎？詳女真果劫新州以歸，即以謂
敵兵可加，復何能為，復日縱肆。
是歲，女真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
契丹國志曰：楊朴者，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
官校書郎。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 三朝北盟會編曰：有
楊朴者，鐵州人，少第進士，累官至秘書郎，說阿骨打曰：匠者與
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師者人之模範，不能使人必行。大王創興
師旅，當變家為國，圖霸天下，謀為萬乘之國，非千乘所能比也。諸
部兵衆皆歸大王，今力可拔山填海，而不能革故鼎新。願大王
冊帝號，封諸蕃，傳檄響應，千里而定，東接海隅，南連大宋，西通
西夏，北安遠國之民，建萬世之鎡基，興帝王之社稷。行之有疑，
禍如發矢，大王如何。阿骨打大悅，吳乞買等皆推尊楊朴之言，
上阿骨打尊號為皇帝，國號大金，以水名阿祿阻為國號。阿祿
阻，女真語金也。以其水產金而名之，故曰大金，猶遼人以遼水
名國也。改元收國，金源企光可字，以王為姓，以旻為名。 金太
祖實錄曰：太祖先為完顏部人，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鑌
鐵為國號，鑌鐵雖堅，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為珍寶，自今本國
可號大金。 鴉按：金史太祖即帝位，建元收國，二年乃改明年
元為天輔，則楊朴之請當在收國元年，遼史誤矣。

八年

大金國志曰：天慶八年春，遼燕王淳將怨軍討金，而金人過至
海邊，下顯州，木浦而渡，遂除長白魚務，於是金人大京，陷新城
總邊衛五州皆降之。

夏五月

契丹國志曰：五月上午朔日，有食之。秋，女真陷東京黃龍府、咸
信、撫、復、長海、同、寧、遂、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邊二十
餘州各有和羅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
息二分，所有無慮二五十萬碩，累歲舉兵，未嘗支用。子女真悉
取之，既遼東長路斷絕。

九年，春三月丁未，明道知右藏，雖畢聞、習泥烈等冊金主為
東懷國皇帝。
契丹國志曰：天慶九年春，有赤目火三四團，長二三丈，索索如

樹，兩方有大五圍，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redacted]汪藻[redacted]錄曰：
楊樸說為女真建號，因說曰：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或求大國
封冊。大慶八年八月，阿骨打遣人使丹求封冊，其事有十：徽
號大聖大明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
前之寶五也，以兄弟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
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東長春路九也，送還
女真阿骨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群臣議，蕭奉先等喜以為
自此無患，遂差印工郎節度使蕭習泥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冊
冊使，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讀冊使，副衛尉
少卿劉湜充讀冊禮物使，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冊使，備天子
袞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女真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
冊文曰：[illegible]天之之[illegible]人何祖宗之丕業，九州四海，咸在照臨。
一日萬幾，敢忘重任；背衣為事，斯服宅心，香非蕭然之區，皆介
狀餘之俗。東贏只從材作中區，獨有山川之名，承其祖父之蔭，
碧雲表野，同頌建於巢林；皓日收霜，暖不遲於絕漠。矣封侯號
誠意交孚，載念豐芬，宜膺多戩，呼呼聲教，及睦鄰列豐，眠惟信
可以持人，惟寬可以制物，成只毅只，式孚於休，以大聖大明北
所從冠以為東皇，至誠而已，於為從之。
秋七月，金復遣烏林答贊謨來，責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
云東懷乃小邦懷德之義，及冊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遙
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要擬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九月
復遣習泥烈、楊立忠充持冊禮使金。
[redacted]汪藻[redacted]錄曰：十二月，至金國，阿骨打召楊樸高慶裔、高隨等
辯駁，斥以儀物不全用天子制，與懷國乃有稱小邦懷其德之義，

及無兄事之文，如遙芬多戩，皆非美意，形容朕象，弱諸侯事。
非材二字意，必輕侮，命習泥烈歸易其文，吳丹亦兄弟為出
自周，亦言文字之意，凡天祚於阿骨打所以為非是。阿骨打
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酋為謝，乃解，人笞百餘。二月，
遣習泥烈、楊立忠回云，冊文譽我，我不能曉，徽號國號玉輅御
寶，我自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今秋至軍前。
不然，我將兵取上京矣。天祚恐聞女真事，歸屠先揣其意，不以
聞，遂延久之。阿骨打既破和議，乃已復天祚難復請和，皆不報。
於是阿骨打以女真兵勝，入寇州縣五十餘州，後過中京。
天祚懼，遣使至阿骨打，為開王，阿骨打留遼人，遣請十事，欲冊
帝為兄，弟國及尚主，使歲貢反，天祚不得已，欲冊之，而紀請益
與天祚終[redacted]同，又使不報。竊按[redacted]錄所
載十年事同大之文，且天祚因金使於事不定。
十年夏五月，金人攻上京，克之，留守撻不也以城出降。
是時宋自建隆以來，女真由遼東蘇州之海至登州買
馬，故道猶存，[illegible]大[illegible]以來，聞女真攻遼國等
其地官知登州王[illegible]以聞，詔蔡京、童貫遣人問其事，王師中
選將校七人，同高藥師渡海，以兵船首不敢前，復回青州，知
青州崔直以聞，令[illegible]習詔設，自皆置已，內遣武義大夫馬政
與平海軍卒呼延慶等由海道入，為邏者執送女真[illegible]
罕凡諸酋[illegible]因以背盟之，遣呼慶至間，政等回，明年善
慶等至京師，徽宗令[illegible]京等[illegible]見之，議節度歸朝官趙有開及
馬政，王瓌中之[illegible]，使[illegible]從海行之至登州，有開
死，朱[illegible]介河北[illegible]，於是罷遣使，皆止差一

呼慶同吉慶等歸宣和二年呼慶自女真持其書來云遼國
修好不成而別遣人修好朝廷遂欲倚之復燕以歸朝官右文
殿修撰趙良嗣充使忠訓郎王瓌副之由登州海道同故事買
馬為名同與之約契丹若已攻滅燕舊地時女真已出師趨上
京良嗣會阿骨打於青牛山俄攻上京破之良嗣遂與約同入
燕京取燕雲地阿骨打曰燕京本漢地當與南朝遂議歲賦如
契丹舊數良嗣會同時參年同軍奏遣錫剌曷魯為使大迪烏
[illegible]其國書來 大金國志曰金人出師三路攻遼
之上京是夏破之[illegible]青牛山遂及[illegible]上京[illegible]其
攻[illegible]宣和二年春二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良嗣與阿骨打相見于龍岡約入上京省契丹大內宮
室相與上馬並轡由西偏門入並乘馬過五鑾[illegible]以[illegible]
殿下庭知樓良嗣有詩云建國舊碑胡月暗興王故地野風乾
回頭笑問王公子騎馬隨軍上五鑾又令上京俘獲契丹王妃作
舞獻酒妃初已配契丹王說兩廷語私納之人與其下犯法故斷
囚於上京 又次日阿骨打留良嗣飲食數日及令契
丹妃歌舞妃初配契丹王天祚私納後與其下通因于上京女真
破上京得之女真以良嗣曰此契丹兒婦也今作奴婢為使人
歡 契丹國志曰金人攻陷上京諸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
懷州則太宗之崇元殿慶州則望仙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
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
子弟影堂焚燒殆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即以聞蕭奉先皆抑

而不奏後天祚雖知聞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驚
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指揮有司修葺迎護
奉先迎合諂忍類皆如此 亡名氏宣和遺事曰宣和二年金
國遣使同趙良嗣歸且言金主約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
口宋朝兵自白溝河夾攻遼國若滅後以燕京一帶歸南朝善
為兄弟之國又遣使俾作斯羅人來朝具書略曰大金皇帝謹
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illegible]不致禮客酌以權宜交馳使
傳趙良嗣書言燕京本是漢地若許復舊將自與契丹銀絹
轉交雖無國信諒不妄言若將來貫朝不為夾攻即不依得已
許為定其彼[illegible]歸貫錄[illegible] 錄曰宣和二年九月
十八日在登州兵馬鈐轄武義大夫馬政報聘十一月未達來
流河[illegible]以謂廷欲令達山前山後故地故意稽疑客留

南使十餘日始催國書差大使曷魯副使大迪烏與馬政等來
回聘書中大略云前日趙良嗣等回許燕京路州鎮若不
夾攻難應已許今若更欲西京請就便計度收取若難果意為
冀報示宣和二年二月十七日曷魯達登州先是女真往來議
論皆主以童貫以良嗣上京阿骨打之約欲便舉兵應之故選
西兵留將會京師人銘環慶鄜延與河北禁軍更戍會方臘叛
貫以西兵討賊朝廷罷更戍指揮曷魯先留三月餘八月二十
日王黼復用事止付馬曷魯等還不遣使書曰遠勤專使薦示
華緘且承契好之修深悉封疆之事惟夙敦于大信已備載于
前書所有燕地事宜並如初議俟聞舉兵至西京的期以憑夾
攻再遣呼延慶送歸

遼史拾遺本紀第二十九天祚皇帝三

保大元年

契丹國志曰春日有青忽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熔金而
湧日旁有青黑色正如水波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　金人自
破上京終歲不出師於遼國境包如故有東南路怨軍董小醜
坐討平州賊逗留不進被誅本部除長羅青漢董仲孫等悶卒
怨軍作亂攻錦州月餘不能下精都統耶律余覩提兵至怨軍
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
幹奏選留二千人為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各
統行伍餘六千人悉遣燕雲平二路充禁軍或巷濟貫欲分其
勢也余覩謂蕭幹曰前平兩營叛劫掠乾州已從招安今嚴全
軍復叛而攻錦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
軍未能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
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為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
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互奏卒從蕭幹之議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進下澤州

松漠紀聞曰大將余睹始姻知余以前軍十萬降遼天祚怨國人
叛已命漢兒遇契丹則殺之初遼制契丹人殺漢兒人不加刑
至是遼兵皆憤見者必死國中殺亂皆遷為用女真乘勝入黃
龍府五十餘州寖逼中京

上出居鴛鴦濼聞余覩引金人婁室孛堇奄至蕭奉先曰
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不惜一
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回矣上遂賜晉王死素服三日
耶律撒八等皆伏誅王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
心解體余覩引金人逼行宮上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
璽于桑乾河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
馬哥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並為都統太和宮使耶律補得副
之將兵屯鴛鴦濼己亥金師敗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三
月辛酉上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乙丑群牧使謨魯斡降
金丙辰上至女古底倉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

[illegible]錄曰金自海上歸阿骨打得書意朝廷絕之乃命其弟
兀室國相勃極烈粘罕兀室等悉師度遼而西用降將余覩
為前鋒宣和四年正月十四日陷中京中京奚國也遂引兵至
松亭關古北口受敗契丹降奚部以有各不過關之約上引兵
由奚西過平地松林大子濱經內水州別遣精騎五百留松亭
關遼中京命通事來是歲天祚在燕聞報僱及即日出居庸關
就蕭幹禦敵於胥引避也忠謂余覩為前鋒蕭奉先謂天祚曰
余覩宗室也豈欲遼亡哉不過欲立其甥晉王耳何惜一子伏
其罪賜天祚從之賜死皆其實死非其罪聞者無不揮涕自此
人心益散三月十一日報余覩兵至天祚震驚人莫為用率衛
士五千餘雲中應二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
為金人所掠遂中衛兵稍引去能從者獨趙王梁王與三百餘
騎為金追及由石窟寺遁去出雲中見留守蕭查剌撫之曰賊
至矣善守城取馬三千匹入天德軍過漁陽嶺入夾山金人至
雲中蕭查剌與都將理使劉企常開門降金人留精騎二百為
衛而急追天祚向以不回城中推卒長韓執謙為都統遂出查
剌及衛兵閉門守遣人向燕王求救時燕王新立無兵弟擬奉
蔚二州總援而已金人回破城執執謙等殺之其餘不問于是

雲中朔應等州皆沒。　三朝北盟會編曰：馬晉自海上歸，阿骨
打意頗迷縱之，乃命其弟故論國相勃極烈并粘罕兀室悉師
慶遂而用降將余覩為前鋒，正月十四日以勁騎一日一夜行
三百里至其中都，攻之，旬日至日中，遂陷焉，始謂天祚在城中，
及破，乃知天祚聞其來，中夜已竄，莫知所在，而天祚遠至夾山
矣。人惧追襲，與其子趙王梁王數百騎，復從西北走鴛鴦泊，女
真既失天祚，因遣追兵出平地松林，而西將至鴛鴦泊，遂與天
祚遇，天祚大窘，因倉皇從雲中府由石窟寺入天德軍，趨漁陽
嶺，又竄入夾山，夾山者沙漠之北，傳謂有泥濘六十里，獨契丹
能達，他人馬不能至也。女真之君臣，因駐兵鴛鴦泊，欲經營之，攻
擊雲中府並諸州，以延時日也。　續夷堅志曰：國兵初西來，雲
中先下，後復翻達天祚，國相怒其反復，破城後，被縣壯士至揄
城，盡殺之，中有氣然不斷者，亦枕藉積尸中，俟雨後甦，候暮夜
欲逃入定後，忽見更卒群至，呼死者姓名，隨呼皆應，獨不呼此
人，更卒去，此人聞窗起，僅能至家，求醫封裹瘡口，漸合，又數月
平復，年七十餘病終，同時當代小童為軍士掩逃與群兒亂走
追及者，皆以犬持擊殺之，父弟及曾忽二犬突出，驅軍士仆地
軍士怒逐犬入人家，兒出，兒輩得散走，逃空室中，幾有軌前旗
過者，大呼曰：國相軍令殺人者斬，幾氏皆得活，曾氏兒後至節
度。　張欽大同志曰：夾山在朔州城北三百四十里，遼主天祚
避女真於夾山，即此。
初，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
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
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番漢
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
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
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
從之，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事，虞仲文
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奭為少府少監，提舉
翰林醫官，李爽陳秘十餘人皆與大詳並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
蕭幹為北樞密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改怨軍為常勝軍，
於是肆赦，自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為湘陰王，遂據有
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
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
[illegible]錄曰：蕭幹者，本奚人，舊名夔離不，嘗統契丹渤海奚漢兒
四巴軍馬，故號四軍大王。　三朝北盟會編曰：秦晉國王淳號
天錫皇帝，肆赦下詔諭國中曰：自我烈祖肇創造之功，至于太
宗恢廓清之業，故得奄有區夏，分付子孫，遂從纂承，罔不祇肅，
傳二百祀之逾遠，得億兆人之歡心，益太平成紀，介細防而內
治，易遺於外患，以是邊陲生兹忽視，斬為蔓草之難圖，公肆長
蛇之荐食，秋來罔戢，貪爭衡，故雖尚遂王師，自貴兵非不銳，
事止夫和，故使家與越在草莽，地隔不果相赴，旬餘莫知所歸，
三邊紛擾，百姓震惶，懼不相保，謂將斷續，咸以六合為家，不可
一日無主，共戴小寡，用登至尊，皆出群衆，尚兹否德，又念與其
長天下之亂，曷若復我家之功，苟其宗社不移，亦曰神靈所望，
勢不免避，理當共知，嗚呼，朕以久處王藩，歷更政教，凡民疾苦，
與事便宜，靡所不知，亦曾熟慮，自今以後，董與為先，所期俾四
海，用寧不敢以為樂，而為衆敢告，遐邇，余不食言。　契丹國志曰

淳既即位，僭號天錫皇帝，方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僞內庫
都點檢劉彥良，叛從之人，與引天作爲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
爲內狀杖，言其倚附而行也，愚益甚者李倡也，日夕出入禁中，
以爲嗜謔，夫婦共爲關告，請先誅而降赦，是日，果彥良夫婦之
首，于市人爭臠食之，然後肆赦。燕王廢天祚爲湘陰王，詔曰：
大道既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興廢之數，事實得效
人難以爲朕，幼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繫，雖云神器
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奈何一旦之無主，致使
四海之下危，群臣內從，輦轂百和，不敢忘祖宗之業，勉與總帝
王之維，是雖蒙國父爲難，尚思復辟之可，得近得群臣之奏禀
陛前上之非所謂觀課，矜從比賴敗德，蠢動群常，幽乎居巽，話
言塗炭之行，酗酒迷空，更恐廢宗廟之衣冠，見毀不殺，當毆溪
于之叛，寔無名，級變之亂，雖可忍，加以崔臣壁竊政，事糾紛，左
右離心，退迫辟讎，乾無悛悟，以致播遷，伊昔胎大勢已去，是
謂舉四海之望，茲得圖一人之稱宜，尚敬名用，昭否德，方朕心
之寧，竟尚不忍，從余群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
封，可降封爲湘陰王，嗚呼，命不于常，事非得已，豈予小子敢尊
位號之尊，蓋徇衆心，以爲社稷之計，凡在闔體，諒予至懷。

夏四月壬申，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雲內寧邊東勝等州
皆降。阿疎爲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遁走
於訛莎烈。

謹案金史曰：天輔六年，闍母婁室略定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
州，獲阿疎，軍士問之，曰：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　契丹國志曰：
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承旨王居元
充告謝使，詣宋童貫等，使來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
王安得擅立，令雄州部之人使還回。　宋命太師童貫爲宣撫
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貫遣張寶
趙忠齎書往諭燕王，使內附，淳得書，斬其二使。五月，童貫再遣
閤門宣贊馬擴持徽宗手詔撫諭燕王，不從。是時种師道總東
路之衆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中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
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屯范村，楊
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
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軍，並聽劉延慶節制，以劉韐宇
文黃中爲參謀，鄧珪爲廉訪。六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
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燕王遣大石林牙領
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前軍統制楊可世趙蘭尋向爲林
牙所掩，被傷而退，燕王遣蕭幹迎戰于范村，與宗道楊可世敗
之，仍自皆敗，乃卻兀駐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退保雄州，當燕王
僭號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幹建議籍東西奚二千餘人及
嶺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刺司逃民，得萬餘戶，戶選一
人爲軍，支錢家錢三十貫爲之，瘦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侵掠乎
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悉將常勝軍叛歸南朝，首殺
瘦軍以取悅人心。

六月，淳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迎立
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置父子懼禍南
遁，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于宋，北通于金，故爲內應外以援立大
功，自陳蕭太后罵曰：燕奉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
死，斷其子負而徙之，務求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爲宰相

數月之間所收也
三朝北盟會編曰初燕王淳耶律病卧於城南瑤池殿李處溫父子
與陳必奇陰使奚契丹諸貴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篤處溫托故
歸私第欲閉契丹於門外然後乞王師為聲援契丹知之遂不
果後介休縣進納人傳遵說隨郭藥師入燕被擒言說李處溫
父子嘗遣易州富户趙履仁劉權貴文字通童貫欲挾蕭后納
土大宋履仁授朝散大夫劉權均州團練使見充宣撫司準備
差使蕭后引問處溫父子尋示其前後罪犯遂無以對處溫賜
以自盡子奭處斬籍其家貲朝廷與定燕山府追封處溫
為廣陽郡王子奭保靜軍節度使以本宅為廟 耶律淳死無
嗣蕭幹立其妃蕭氏權主軍國事號皇太后改建福元年為興
德元年大作閣卑死下詔曰天命至大不可以力回神器至公
未聞于智取古今定論歷歷難移是以聖人戒於盜竊故
秦晉國王耶律淳凡茲之內推為叔父之尊百官之中未
有人臣之重遂朔不拜文印不名寵降殊書別賜金券日隆恩
寵不謂非忠之所共知與賊於兩此國危亂遂肆窺覦外徒有
周公之儀陰懷篡之謀不顧大義欲償初心任用小人謀
危大寶僭稱帝號私設天官首斥來舉偽造符寶輕發文字肆
赦改元以售沽商為佞貳之臣以佞媚狙詐處肯密之任不
踰累月便至台階刑獄濫冤紀綱紊亂悉縱將士剽掠州城致
我燕人陷于塗炭天方悔禍神不助姦視息偷存未及百日一
身殞殁絕嗣覆家人鬼所嘗取笑天下而又輒申遺令僭建長
秋妄立婦人專行偽命其逆臣處溫父子同惡貪婪殺戮無辜
助為不法眾心離散立致分崩怨損荒迷客身無地罪誠難貸

全在必行假其餘生偷示息太師耶律淳大為不道棄義背恩
獲失祖宗朕不敢赦應所授官爵封號盡行削奪并妻蕭氏亦
降為庶人仍改姓悉氏外據皇太叔并妃別無關礙更不施行
其封爵謚號一切仍舊嗚呼仰觀大意俯順輿情勉而行之朕
亦不忍且仲尼作春秋亂臣賊子懼後之為臣子者可不慎歟
東都事略曰童貫聞淳死恥兵敗思立功以報天子謂遼國
既無主有關可乘復自雄州間雄州奏乞益兵王黼為太宰力
主再舉師之議為貫大發陝西河兵及郭延路副總管劉延慶
赴貫麾下明九月會于三關貫與蔡攸謀再舉會女真已破雲
中府叩居庸關勢已盛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詰問元約夾
攻遼國何為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 草木子曰遼
主天祚親征阿骨打力詹皆敗之宋童貫出師約夾攻大遼無
故忽失二超損其後兵皆敗衂
狼當失以兵來援為金人敗于其厌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敵
音夏國援兵至亦為金所敗
燕雲奉使錄曰阿骨打親領兵甲數萬初欲趣中京道中聞契
丹主聚兵於五代崖與領兵䇿之八月十二日戰於狗泊之地
生擒契丹都統偽駙馬蕭琬天祚引數騎遁去及夏國主引兵
數萬襲天德軍女真都元帥遣其偏將寧木割要宿守董統兵
七千與夏人連戰于阿磨下水夏人敗走是時秋霖積潦山水
暴至河梁渠夏人溺死者不知其數金人已再殺敗契丹又戰
敗夏國兵驕氣銳所至殺掠無辜其下大厭之因秋成遂來立
邊阿骨打屯奉聖州之東粘罕兀室屯應州之南寧割木要宿
屯洪州之西牧馬休兵背疏事于朝廷

三朝北盟會編曰郭藥師者渤海鐵州人契丹以為裨將領常勝軍本謂之怨軍始遼人征伐女真為女真所敗多殺其父兄乃立是軍使之報怨然女真入則怨軍從之為亂退則復服初未嘗報怨也天祚與群下謀殺怨軍除其患故郭藥師等反殺其首領而降都統蕭幹遂拜藥師金吾大將軍俾守涿州及九大王死蕭后攝政藥師見遼將亡遂首以涿州來降[illegible]常勝軍皆反覆之徒[illegible]中號健鬬者也其下有四將統兵管每隊五百人常勝軍本二千人爾本朝收復之後增至二萬其後又增至五萬 燕雲奉使錄曰郭藥師初以武勇四軍萬役殿且從征女真積前後功遷守涿州忽報易州降宗藥師有意歸明時四軍蕭幹剛戎軍歷境遂自燕來涿州藥師以為國已乃與張令徽劉舜臣甄五臣襲說趙瑄韓璧謀叛已定名蕭餘聞晏取鬆說見賜采幹懇曰豈可背朝廷耶藥師念受虜恩不敢害餘幹所將軍兵多恐禍及遂啓鑰而去藥師悉召所部諭曰天祚失國天下分崩宋天子以好生之德弔民伐罪重兵已下易州此男子取金印如斗時也衆皆響應遂囚監軍蕭餘慶等遣團練使趙鶴壽等納精兵八千鐵騎五百一州四縣人民奉表來降表曰臣生幽昧之鄉未被文明之化常思戴日何曾望雲遇者天作皇帝[illegible]乘釁興起在草莽萬姓興依棲之地五都有板蕩之危雖宣宗嗣國旋致危忽女后攝政尤難撫綏誠天命之有歸非人力之能致臣等縱屬多難莫生異心益所居父母之邦不可廢臣子之節今契丹自為戎首禍稔姦謀焰燒我里閭虐劉我士女報之以德振乃以響應是思戴舜以同心恥助桀而為虐今將所管馬步軍用申懇悃伏願皇帝特開天地之恩許入風雲之會實所願也非敢望焉宣和四年九月十日 九朝編年備要曰宣和四年九月己卯郭藥師以涿州來降以其軍八千隸劉延慶為嚮導 癸未蕭后遣使納款稱臣 封有功封氏編年曰蕭后聞常勝軍降甚懼召番漢百官議曰易州高鳳涿州郭藥師歸宋大金人馬已入奉聖州國步艱難宗社將覆今與卿等議去就兩國孰可倚者納款臣屬亦無憾也或謂金人方強宜附之或謂遼宋百年信誓可依后曰二說皆是遂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言尚書都官員外郎張僅使金永昌宮使蕭容乾文閣待制韓昉使本朝皆奉表稱臣蕭后表曰遼國太后蕭氏言蓋聞瀛海納行潦衆流而畢會太陽舒光萬燭大以猶衰分天下之大同故聖人之有作拊心悼往飲泣陳辭伏念每先世乘唐晉之季耳割燕雲之外地暨蓬豐運已受齊盟良為一家暨傳百禩孰為天心改卜國步多艱先王盡板蕩之餘物與復之忠始歷推戴俾致尚但屬悼繼俾續禋祀常秋引干戈而日尋烝社稷而皆亡伏念生靈罹此塗炭與其臨執迷之咎曷若自奉上之勤伏遇皇帝陛下四海宅心兆人為命敷文德以柔遠奮武烈以訓時必將陸救黎元混一區宇仰冰嚴命敢稽歸款之誠庶保餘生尤何永藏之惠德興元年九月十日 曾敏行獨醒雜志曰契丹為金人攻擊窮蹙與計蕭后遣韓昉來見童貫蔡攸于軍中願除歲幣復結和親且言女真本遼[illegible]落會[illegible]與[illegible]錢食總領五六十國今若大遼不存則必為南朝憂唇亡齒寒不可不慮貫與攸叱出之昉大言于庭曰遼宋結好百年誓書具存汝能欺國獨能欺天耶貫亦不

以聞于朝遂已亾金人果背約
冬十月
三朝北盟會編曰宣和四年十月劉延慶議入燕之策郭藥師
進曰契丹四軍以全師抗我燕山可倚虛而入宜選輕騎由固
安渡盧水至安次徑趣燕城可得也乃命趙鶴壽等夜半渡河
銜枚倍道至三家店駐軍火日藥師遣甄五臣領常勝軍五千
人雜鄉民齊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陣于憫忠寺　中興姓氏
錄叛逆傳曰童貫以大兵駐高陽關藥師因涿州刺史蕭雲慶
先遣團練使趙鶴壽奉表降于貫朝廷加藥師虔州觀察使令
錄劉延慶軍為鄉導藥師獻入燕之策延慶從之遣藥師選常
勝軍及西兵五千人同襲燕山藥師遣數隊雜鄉民齊迎春門
入陣于憫忠寺前遣七將把諸門遣兵據宣和門外遣人諭蕭
太后早降不從契丹領兵死戰藥師退走燕變門下馬安戰又
敗皆棄馬與楊可世逾城而下兵將死傷大半契丹四軍大王
蕭幹舉兵師可世全裝馬以示延慶軍恐而遁　凡朝編年備
要曰藥師遣人諭蕭后降不從合戰至晚不解蕭幹出來救戰
吉藥師城外塵起必有救兵至諸將皆謂延慶遣兵來助登高
望之則燕王冢上立四軍旗矣四軍兵自南門入人皆死藥
師墜城奔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還者數百騎而已　封氏
編年曰是時偏師雖入燕城大軍已盧溝未動延慶聞燕城復
失又琉璃河護糧將王淵亦陷于賊求自遁之計召諸將諭以
糧餉不繼不即引還又恐生變火日燒營及輜重奔還師大潰
十一月蔡晉王淳妻蕭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許以勁兵守
居庸及金兵臨關崖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德妃出古北
口趨天德軍十二月知金主興定南京上遂由埔里關出居四部
族詳穩之家
蔡絛北征紀實曰延慶既遣阿骨打以全師自居庸關入四軍
大王挈蕭后由松亭關遁　史愿亾遼錄曰蕭后聞居庸失險
夜半率契丹并老幼出城驛書劉野寨迎敵其實遁竄宰相左
企弓以下拜辭于門下后諭曰國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
戰為社稷計勝則再與卿等相見萬一失利則誓死于陣前卿
等善全合境人民無事盡被殘害遂泣下后行五十里金兵騎
已逼城左企弓集議未定統軍副使蕭一信開啓夏門放入妻
簡李處能登城請追兵被獲知宣徽北樞密院事虞仲文傳旨若
即拜降不殺一人瀛沒文武百僚耆老簡道出丹鳳門毬場內
投降阿骨打戎服坐萬歲殿皆拜服蕭后行至松亭關議所往
大石林牙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欲就奚王府立國於是奚
丹異軍列陣相拒而分矣　北征紀實曰金人久住粘罕治往
來闕水以問天祚既深入夾山勢不能出因攻取雲中諸州且
休息往來山後視中國紛擾延慶既遣阿骨打始以金師自居
庸關入四軍大王者蕭后由松亭關遁燕人備儀物迎之粘
罕坐大內止阿骨打與其臣數人皆稽首坐于殿之戶限上
受燕人七拜且問遼主有若干柄意欲與其群臣皆張之中
國傳以為笑　馬擴茅齋自叙曰女真得契丹故大臣皆言南
朝自來畏怯又見劉延慶敗走左企弓上阿骨打詩曰君王莫
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有敗盟之意自南使過盧溝河
即焚橋梁　大金國志曰十二月初六日國主入居庸關哺時
到燕蕭后開居庸夜半與蕭幹等出奔行至五十里國兵游

將已至城遂相左企弓虞仲文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內投拜、
國主我服坐萬歲殿衍拜伏待罪于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
席離是與非我意也、並放罪、　陳士元北征志曰保大二年冬十
二月、金兵進燕京、訪得平州人韓詢、使持詔招諭平州曰朕親
趨西上、底定全燕、就令所加城邑、皆下宸嘉忠款、特示優恩、一
應在彼大小官員、可皆充舊職、諸因禁配隸、並從釋免、時遼主
尚在天德、雖開諭而民不從　王明清揮塵後錄曰宣和初、徽
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為然、童貫力亦不敢俯略、惟
王黼蔡攸將順贊成之、有諜者云天祚貌有亡國之相、班列中
武吉陳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為畫學正、黼薦之
甚喜、符其入于上、令銜命以視之、擢水部員外郎、假尚書、以將
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員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同
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其容以
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
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堯臣右司諫、賜予鉅萬、燕雲
之役遂決、

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回離保僭號、稱天復元年
契丹國志曰、遼軍從林牙扶蕭后以歸天祚於夾山、時奚渤海
軍從蕭幹留奚王府、幹謀府曰立、僭號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
改元天興、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
伯榮、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景仁於雁門鎮、攻陷薊州、守臣高
公輔棄城走、又急掠燕城、其鋒銳甚、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
中郭藥師力責之、七月、奚兵遇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藥師乘
勝追襲、遂盧龍嶺、蕭幹為其部曲得哥殺之、傳首河間府安撫

使詹度獻于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　宣和錄曰、太傅王黼
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變離不爭、乘出犯景薊、大兵討伐
八月十五日於峰山遇王師大捷、斬獲三千級、生擒偽阿魯太
師僧訛數下人、十七日追至盧龍嶺、招納二萬餘眾、獲耶律德
光偽尊號寶檢、契丹金塗印數十顆、重器甲牛馬生口不可勝
計、　鵝栄變離不即回離保、四軍大王蕭幹也、

四年夏五月、金人既克燕、將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
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
未勝非秀水閑居錄曰、金既破契丹、至燕駐軍、遂攻燕城、四面
登陴、填壕、推城為僕道、從捷梯攻臨城、中需索、掠取人物與盡、
乃還、　平燕錄曰、金人謂阿骨打爽計、寸金寸土、裒取殆盡、將
燕城職官民戶伎術娼婦倡優黃冠瞿曇金帛子女等席卷而
東、戒吾燕人曰、汝之東遷、非吾人意也、南朝留常勝軍、利汝田
宅、給之、爾燕人皆然、既粘罕不當與我全燕、粘罕欲止、割涿易
兩州、阿骨打不允、由寔中留白水、　北征紀實曰、金人既得燕
山、子女加久住、第使已熟、遂大病、兩城外諸寨日役為燕之鄉
兵、役使困罵、余觀曰、汝豹我來此、今外蕃皆不安、四面皆大兵
皆此關路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樓櫓、要害皆平
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無寺院、一埽皆空、以遷人舊大臣
及懷伏、車馬至駱繹、重書由松亭關去、金師復由居庸關之驚
務泊、彼天祚出路、以絕契丹之望、乃盡以空城付宋、　張匯金
節要曰、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坡關、昌平之西乃居庸關、順
州之北乃古北口、景州東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渝關、凡此
數關一夫禦之、可以當百、朝廷之割地、若得諸關、則燕山之境

可保矣。然關內之地，平營灤三州自後唐為契丹所陷，後改平州為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為平州路。至石晉之初，耶律德光又得燕山檀順景薊涿易諸郡，建燕山為燕京，以轄六郡，號為燕京路，而與平州自成兩路。朝廷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初謂燕山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由是破遼之後，金人復得平州一路。金既據平州，則關內之地，番漢雜處，欲無侵漁之患乎？故幹離不自平州入寇，此則當時議割燕雲不明地理之故也。　顧炎武京東考古錄曰：宋史言朝廷與金約滅遼，止求晉路契丹故地，而不思營平灤三州非晉路，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遣趙良嗣往請之再三，金人不與。此史家之誤。適趙德鈞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榆關之險，契丹每自收于營平之間。又案遼史太祖天贊二年春正月丙申，大元帥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裨將張崇。二月如平州。甲子，以平州為盧龍軍，置節度使。遼之天贊二年，乃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是營平二州，契丹自以兵力取之於唐，而不取之於劉仁恭，又非路以求援也。若灤本平州之地，遼太祖以俘戶置灤州，當劉仁恭時尚未有此州，尤為無據。此亦史家千年未正之誤。遼史于灤州下云：石晉割地在平州之境，亦誤也。　翟耆年籀史曰：宣和中，師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盡古寶玉尊，形製與黃目尊，瑩然與少瑕，故在北莫知所用，帝獨識為周之犧尊，乃詔禮官圖止祭天之器，仿古盡用吉玉。

六月，翰林學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宋王安中曰：平州帶甲萬餘，穀有文武材，可用為屏翰，不然將為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與黨詣宋，宋主詔帥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金人也來州，闍母聞平州附宋，以二千騎問罪，先入營州。穀以精兵萬騎擊敗之。宋建平州為泰寧軍，以穀為節度使，以安弼、黨為徽猷閣待制，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穀喜，遠迎。金人諜知，舉兵來襲。穀不得歸，奔燕。金人克三州，始來索穀。王安中諱之，索急，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非穀也，以兵來取。安中不得已，殺穀，函其首送金。　亡遼錄曰：張穀之拒金人也，外則送款于大宋，通好于蕭幹，而檢兒求援，內則依天祚畫像，凡事白而後行，詐進人奉進以圖興復。燕人李安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黨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皆是嘗被虜役，隨張穀投歸，恐金人來捕，意欲大宋興，食之望思則復難來取，必不發，乃見王安中，共為游說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數百里，帶甲十餘萬，張穀文武全材，足以禦金人，制眾師，幸詔致之。不然，則復恐內迎天祚，北合蕭幹，並為燕患，燕山豈得安？安中入其語，深以為然，劄朝廷納之，有臣身任其責，節制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聞等語，差官伴使李安弼等齎奏赴闕。趙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必招女真之兵，乞斬安弼以徇，朝廷不從。　二朝北盟會編曰：金人闍母國王軍二千餘騎來，聞平州軍作，聞來問罪，先入營州。張穀發兵拒戰。闍母以軍少不敵，不交鋒而退，歸大書州門曰：夏熱且去，秋涼復來。穀遂聲言戰敗金人，殺傷甚眾，妄申宣撫司，以大捷聞。宣撫司以銀絹告物賞其軍。　又曰：是日宣撫司齎銀絹數萬前去犒賞，并朝廷遣李安弼及張穀弟賞詔勑前去平州。穀聞之喜，率官吏郊迎，不意金人諜知之，率千騎襲破，穀挺身

走不及入城遂閉追欲如京師其弟奔燕山以其母為金酋所
得偽馮詔往投之而殺之母妻已為金人所獲金人得詔歎曰
是大忠而慨戎矣殺至燕山郭藥師留之而易姓名曰趙秀才
匿常勝軍中幹府不遂閏平州節制衛甫參謀趙仁彥聚豹衆
城走須覽下數十人將帶宮庫珠玉珍貨等走燕京四散藏匿
獨張敦固與軍人死守　亡遼錄曰一太子攻破平州知張敦
為郭藥師所獲藏常勝軍中差人招又索取即具奏由朝廷累
奏追君皇帝詔不令發遣女中興藥師再三論奏若不與則無
以慰責不得已而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送平州

八月金主阿骨打死

函 補神麓記曰女真始祖堪浦出自新羅奔至阿觸胡無所歸
遂依完顏因而氏焉六十不娶是時酋豪以强凌弱無以制度
揹偏努木為刑如丈契約教人舉債生息勸於耕種者遂至巨
富若遇酋豪騙豚狗馬者以往梏拘伐用柳條笞撻外賠償七
倍之令嚴峻果斷不私因是遠近皆服號為神明有鄰寨鼻祭
異酋長姓結徒姑丹小名聖者貨有室女年四十餘尚未嫁遂
以牛馬財用農作之具嫁之於捐偏後女真衆酋結酋推為酋
領生比辣魯繼其父業比辣魯生佯海佯海生隨潤曰幼習射
採生長而善騎射獵教人燒炭煉鐵刳木為器制造舟車種植
五穀建造屋宇稍有上古之風由是鄰近每有不平皆詣所請
遂號字董臣伏契丹生三子長曰胡列次曰失侶幼曰烏熟為
字董生皆攤北之五祖迦武超群由是契丹拜為寧江軍節度
使呼曰太師生五子長曰幼闆字乃祖次幼姑遂次勃里字次淆
辣叔次楊割太師幼里字生長子乃嗤末第二子乃古達乃太

接寫

祖武元皇帝太祖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自遼國天慶三
年甲午歲年四十七于寧江府拜天冊立改元稱帝號侍中韓
企先刻石曰是改收國三年為天輔元年共在位九年創業艱
難未嘗少息至燕京入內見大殿撰勁出于城東柴村建寨不
旬日病殂年五十五以白塔大盟庵歸阿觸胡部寨基之後夏
于曠山號曰睿陵乃古達即阿骨打也　楊循吉金小史曰是（金注）
豁達有大度知人善任能與其下同甘苦初稱帝時國相前既
奏事竝止之曰今日皆諸君之力吾初當未易改舊俗也諸酋
皆嘆往再拜初得燕京時宰相張琳上謁還其田宅而封左
企弓等官又從宗宗進退誤則解其綁而用之初從遼之阿疎
遼不與因以起兵及得阿疎不過杖而遣之而已是初與無城
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後升皇帝寨曰會寧
府建為上京城邑宮室無異于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處居民
往來車馬雜沓自前殿後盡為出入之路略無禁制每春掌上
牛又老上庭無長幼皆聚觀于殿側後衛捉從止類中州守令
往內庭或遇雨雪雖后妃亦上殿報而行焉　衍

〇〇本紀第三十
〇〇〇天祚皇帝の
五年〇春正月

遼史拾遺本紀第三十天祚皇帝四

五年春正月辛巳党項小斛祿遣人請臨其地戊子趍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卻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己丑遇雪無禦寒具术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术者進麨與棗欲憩术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术者輩惟齧冰雪以濟飢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趍党項以小斛祿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爵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廣寧府閭陽縣乾陵旁

茅齋自敘曰天祚向走兀室遣婁宿孛堇以馬五百追至武州界天祚欲趍武州南投大朝為隨行僧所勸謂南朝弱必不敢隱留當為女真所索等耳莫若從歸女真亦不失為王也天祚意決不進婁宿追及乃下馬跪迎天祚請北面拜降天祚從之兀室遣人護送歸國削封海濱王置諸東海隅踰年而死

松漠紀聞曰中京被圍天祚跳至上京過興遂投西夏夏人雖甥舅國畏女真之強不果納乃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欲之雲中未明遇諜者告婁室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微雪車馬皆有轍跡為敵所及先遣近貴諭降未復婁室下馬跪於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封海濱王處之東海上　亡遼錄載天祚降書亡遼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昭告大金國術伏侍罪臣聞人不患其窮患其為惡也伏念臣祖宗創二百年之基承天統位繼千傳孫郊祀上帝內外徽虔豈意微臣骨寡命薄無德可懷不能當此夙夜皇陂罔知過咎罔犯忌諱若曉霜而遇烈日扃舟而遭怒濤衆惡競興諸辭蜂起故兹漸德取傷聖怒轉加兵師安慣之極如坐桁楊欲闡遺之枝何蒙矜恤況若新安之歎例受兵軍念漢皇之仁恩誕敷濡澤謝項羽之過惡矣免終傷臣所懇者乞諧軒遺之留死欲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干聽聰怵死據言　契丹國志曰天祚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室居之踰年而殂　范仲熊北記曰天祚者姓耶律名延禧道宗洪基之孫昭懷太子濬之子也濬有罪被殺而立延禧乙卯歲四月二十九日生身長六尺有餘善騎射道宗殂延禧嗣立辛巳歲正月十三日即位號天祚皇帝是禧本即位也國人講其父之寬順歸心焉及即位拒諫飾非窮奢極侈盤于游畋信用讒諂紀綱廢弛人情怨怒故金人乘其釁而攻之所向輒剋十年之間舉國亡可不哀哉　許採陷燕錄曰宣和入燕士大夫為質珠玉器皿等物相高低數十倍一日金字牌來全置玫瑰一一百斤歲以為例此惟一僧善遣增曰往年天祚于春水秋山外以此擾民今又如此　張端義貴耳集曰契丹有玉注碗每歲主生辰稱壽飲考在御當聞人使往來知有此注意甚慕之自和中國反無此器遂遣人于闐國求良玉果得一璞甚大使一一王人為四節往還觀其小大短長如其制度而琢之因聖節北使往庭得見此注目睨之久歸虜首問玉注安否北朝始知中國亦有此注女真滅遼首索此注及靖康金人犯闕亦索此注與遼注為對　王宗沐宋元通鑑曰遼之興也吾不曰

太祖而曰太宗遼之亡也吾不曰天祚而曰道宗何也太祖破
室韋滅勃海地方五千里帶甲數十萬非不得也然其未能抗
中國成帝業也太宗助晉滅唐盡有山前後十六州之地始都
中原據有財賦人物禾稼之盛其他定國賦制百官以國制治
契丹以漢制治漢人因俗而治事簡職專是宜其創業幾二百
年有所守也道宗初政然有可觀者而晚年讒巧競進賊殘骨
肉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至于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
日而祝髮三千故元祖曰遼以佛亡雖之咎哉而天祚特以昏
淫而承其弊耳有國者可不鑑之哉正閏考曰遼始梁太祖
開平元年耶律阿保機稱帝至丙子始改元終末帝延禧乙巳
凡九主二百一十九年金滅之乙巳宋宣和七年金天會三年
南燼紀聞曰我日反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权複新門側刻
兵刃二十餘人甲士七十餘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為執
而入其門兩道皆或偷樹少當立庭下室上金紫人朝服侍衛
甚留堂中三人西向二人東向引帝北面再拜比有人傳指揮
日將從二人去見安隨侯畢來曰入城見郎主言畢趨出大門
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一人朝服與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
右指揖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
了言訖復引上堂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巾幘揖二帝曰
吾契丹與南大宋自餘年來當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俱
至于此為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從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
日我已在此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宗
與皇帝在日有白穴珠一顆大如鷄卵上有百穴每穴中當有
珍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主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紗盛
之每月可得珠百顆又有逍香木一段長尺許沸湯沃之取其
汁灑衣服及草木化作麝香聞經年不散人有奇病服之即愈
境之天神皆降香氣聞達數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
不知在所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洵執須要此二物緣此三年未
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人美貌皆入富貴家醜
陋者入民庶家二帝曰此為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北京尚
有七百餘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　竊憤錄曰正隆
六年春亮宴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
濱侯耶律延禧天水侯趙某各領一隊兵馬為擊鞠左右兵馬
先以羸馬易其壯馬使人衆之既合擊鞠有胡騎數百自場隅
而來有揭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　綱宗遼史載天祚即
于被獲之年病終為保大二年金天會三年也金史不載天祚
告殂之期而天會四年有海濱王家奴誣主欲亡之事想即以
是年終焉擴業隆禮所紀俱云置諸東海隅踰年而死爲不誣
也至天會五年四月左郡監宗翰宗望始以來二帝歸天會十
三年四月昏德公薨正隆元年六月天水郡公薨是天祚與二
帝未嘗相見也至正隆六年不但二帝已亡而天祚之亡亦久
矣南燼紀聞竊憤錄二書田況疑不足信故筆而辨之　以上不當

耶律大石者世號為西遼
燕濱紀聞曰遼亡大實林牙亦降後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心欲
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懼及既歸帳即棄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
粘罕怪其日高而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
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
屈強之杜口媿罵遂射殺之大實浮入沙子立天祚之子梁王

為帝而相之女真遣故遼將余都姑帥兵經略屯田于合董城
城去上京三千里 大實將騎數千出入軍前都姑遣使打話遼退沙子
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
刻廣高數丈絕無水泉人多渴死大實之走凡三晝夜始得度
故女真不敢窮追遼御馬數十萬牧于磧外女真以絕遠未之
取皆為大實所得今梁王大實皆以遼踪黨猶居其地 趙
子砥燕雲錄曰沙子者在沙陀之西北去金國四千里廣有羊
馬人種為生五穀惟有糜子蕎麥一歲一收地極寒而草茂冬
月不彫雖枯不絕馬可臥牙如氈毯南安天德雲內北連党項
國南闕口外此數程無水惟契丹有使命往還用皮袋盛水馳
自之天祚有子趙王者見在金門御寨許王者趙元妃所生年
十八九今在沙子天祚之為大石林牙已立為主稱天輔皇帝

結集兵馬已及數十萬時時興舉 鷄肋二書所紀金與遼史
不合史本紀載梁王雅里為耶律敵烈所立非大石也皇子表
載天祚六子趙王從天祚至白水濼為金師所獲許王至青塚
濼為金師所獲大石實遼入西域至起兒漫百官冊立為天祚
皇帝又安所得既獲之許王而立之乎沙子地名亦不見遼史
此皆傳聞之誤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曰大石林牙遼之宗
臣挈衆而亡不滿二十年克西域數十國幅員數萬里傳數主
凡百年頗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廟號德宗
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
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
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
元史太祖紀曰元年丙寅發兵復征乃蠻太陽罕子屈出律罕

與脫脫奔也兒的石河上三年戊辰冬再征脫脫及屈出律罕
時斡亦剌部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向導至也兒的石
河討蔑里乞部滅之脫脫中流矢死屈出律奔契丹 皇元聖
武親征錄曰戊辰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斡亦剌部長
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用為鄉導至也兒石河
盡討蔑里乞部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
丹主菊兒可汗己巳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聞上威名遂殺契
丹主所置監國少監求議和 元史太祖紀曰七年壬申春正
月耶律留哥聚衆于隆安自為都元帥遣使來附八年癸酉春
耶律留哥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十年乙亥冬十一月耶律留
哥來朝以其子斜闍入侍十三年戊寅是年伐西夏夏主李遵
頊出走西涼契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城命哈真札剌率師平之

高麗王瞰遂降 宋元通鑑曰故遼人耶律留哥仕金為北邊
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哥不自安遁至隆安
聚衆至十餘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遂自立為遼王改
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遂都咸平 元好問遺山文集曰車駕
征契丹餘族是為西遼歷古徐兒國訛夷朵等城戰只合破之
遼征遼丹之緒迷思於黃化見拒印度嗔不遷破其軍二十餘
萬 元史太祖紀曰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西域殺使者帝率師
親征十八年癸未夏避暑八魯灣川皇子朮赤察合台窩闊台
及八剌之兵來會遂定西域諸城十九年甲申是歲帝至東印
度國角端見班師 雞肋屈出律出奔元史不詳所終至耶律
留哥為遼人之苗裔西域諸國為契丹之餘族故備述其事以
終遼紀焉 本可疑耶留哥之訛音也

遼史拾遺卷十三
志第二營衛志
○○志第二
○○○營衛志

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
王易燕北錄曰春捺鉢多於長春州東北三十里就濼甸住坐
夏捺鉢多於永安山住坐秋捺鉢與冬捺鉢多在遼河住
坐謂捺鉢者主所至游幸處　張舜民使遼錄曰北人打
圍一歲各有處所正月釣魚海上於冰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
鶻號海東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於涼淀坐夏八
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　程
大昌演繁露曰契丹主達魯河鉤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王
易燕北錄云牛魚觜長鱗硬頭有脆骨重百斤即南方鱘魚也
鱘鰉本同本草既有鱘魚又別有牛魚云生東海頭如牛則牛
魚別是一種非鱘魚也為遠使契丹詩云曹叫臘月牛頭賜史
謂契丹主以牛頭賜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臘月打圍因鑿冰鉤
魚則臘月牛頭者正本草所著東海之魚其頭如牛者也非真
牛頭也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六年晁迥使還
言始至長泊泊多野鵝鴨戎主頓帳下騎擊扁鼓繞泊驚鵝鴨
飛起乃縱海東青擊之或親射焉戎人皆佩金玉錐號殺鵝鴨
錐每初獲即拔毛插之以鼓為坐遂縱飲最以此為樂又好以
銅及石為槌以擊兔每秋則衣褐裘呼鹿射之夏月以布易帳
籍草圍棋雙陸或深澗張鷹

志第四兵衛志上
○○志第四
○○○兵衛制上

兵制
余靖武溪集遼人之掌兵者燕中有元帥府雜掌番漢兵太弟
總判之兵外有北王府南王府掌契丹兵在雲州歸化州之
北一王皆坐在樞密下當平章事之上舊例皆賜御服節度使
參於旗鼓之前乙室王府亦掌契丹兵然稍單矣其有居雁門
之北以是兵丹別族其兵坐在所部之上又有奚王府掌奚兵在
中京之南與留守相見則用客禮大抵遼人以元帥府守山前
故有官府又有統軍掌契丹渤海之兵馬軍步軍司掌漢兵以
乙室王府守山後又有雲應蔚朔奉聖等五節度營兵逐州又
置鄉兵其西南路招討掌河西邊事西北路招討掌撻怛等邊
事其東北則有撻領相公（撻人呼撻字如吞音近泊）掌黑水等邊事正
東則有注辰相公掌女真邊事（注辰即女真守邊者也）其兵國中隨部族
大小各有節度使不屬州縣遼人從行之兵取宗室中最親信
者為行宮郎部署以主之其兵皆取於南北王府十宮院人充
之亦有大內惕隱司惕隱之官以備宿衛北王府兵則左僚南
王府兵則右僚十宮人呼小底如官奴婢之屬也遼語者呼拽
剌逐部分各有首領及判官等渤海亦有宿衛者又有左
右奚五北室（節本自作亦有此之也）契丹謂金剛為北室取其堅利之名
也漢人亦有控鶴等六軍　鴻案北室即皮室御帳親軍也
梲梓公議曰契丹每點兵擾塞則傳一矢為信諸國皆震懼奔
會與後期者每戰必防杖無暄傳指顧令統帥之下各有部隊
晝則望旗幟遇夜則或鳴鉦或吹角或為禽鳥之聲各隨部隊
斂卷而去至明不遺一騎軍令至峻常以什伍相分一人赴敵
則什伍俱前緩急不相赴援則盡誅之故其人能死戰　契丹
國志曰契丹主投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人將皆精
甲為其爪牙國母述律氏投下謂之屬珊有眾二萬是先契丹主
阿保機牙將半已老矣每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

留數百兵為部族根本。其諸大首領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于
越麻答五押等大者千餘騎小者數百人皆私甲也。別族有奚霫
勝兵亦千餘人，少馬多步。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高模漢兵步騎
萬餘人，復有近界韃靼于厥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
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陀自幽州管內雁門以北十餘
軍州部落漢兵合二萬餘衆，此是石晉割賂契丹之地，番漢諸
族兵數可見矣。　吳曾能改齋漫錄曰：司馬文正公云：契丹之
法有簡要可尚者，將戰則選兵為三等，騎射最精者給十分衣
甲，處於陣後；其次給五分衣甲，處於中間；其下者不給衣甲，處
於前行。故未嘗教閱而民皆習於騎射。　武珪燕北雜記曰：契
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下炙之，炙破便出
行，炙不破便不出。番兵每遇午日，不逢兵亦須排陣向西大喊
十聲，言午是番家大王之日。　蘇頌魏公集曰：契丹馬群動以
千數，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縱其逐水草，不復羈絆，有役則
旋驅策而用，終日馳驟而力不困乏。彼諺云：一分喂，十分騎。番
漢人戶亦以牧養多少為高下。視馬之形皆不中法，相蹄毛俱
不翦剔，云馬遂性則滋生益繁，此養馬法也。

〇〇志第八
〇〇地理志

插寫

遼史拾遺志第七　地理志一

上京道

上京臨潢府　淶流河

程大昌北邊備對曰：契丹在潢水之南，黃龍之北，鮮卑故地，或
云亦鮮卑別種。戰國之世，命為東胡是也。及阿保機併小族，稱
帝，援立石晉，又得所割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奄其
地。東北有盧龍塞，西北有居庸關，中國恃此以為界限，自十
六州既割之後，山險皆為所有，而河北盡在平地，無險可以扼
守矣。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三十六程，至白溝寨，自
北向南，與知遠近界隔甚明，乃契丹昔與女真兩國古界也。八
十里直至淶流河，行終日之內，山無一寸木，地不產泉，人攜水
以行，貴人以此限兩國也。淶流可闊二十餘步，以船渡。

長泰縣　郭顯城附

元好問遺山文集費縣令郭明府墓碑曰：公諱嶠，字于崇，族郭
氏，世永臨潢之長泰。曾大父炎，贈德勿曜。大父顯城，遼日進士，
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

周廣順中胡嶠記

五代史曰：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令胡嶠為翰掌書
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
年。當周廣順二年，亡歸中國。　清異錄曰：胡嶠飛龍澗飲茶詩
曰：沾牙舊姓餘甘氏，破睡當封不夜侯。嶠宿學雄材，未達，為耶
律德光所虜，後間道復歸。　冊府元龜曰：周太祖廣順二年，以
契丹廢部曲外郎胡嶠為汝州魯山縣令，以其陷化故也。　蔣
一葵堯山堂外紀曰：胡嶠詩詠衆數枝莖尾春，時人因喻其意

吳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竹葉為葉尾春者、葉尾酒乃最後之
杯、竹葉殿春、亦得是名、
宋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九年、九月己酉、命樞密直學士
工部侍郎薛映為契丹國主生辰使、
祖州天成軍上節度　西樓　天皇帝廟
趙志忠[illegible]虜雜記曰、太祖自號天皇王、於所居大部、置樓、謂之
西樓、今謂之上京、又於其南木葉山置樓、謂之南樓、又於其東
千里置樓、謂之東樓、又於其北三百里置樓、謂之北樓、太祖四
季常游獵於四樓之間、　金節要曰、劉豫既廢、韃懶遣其北行、
發之上京、給夫子廟以居之、上京地居興山東北一千七百里、
乃五代史所載契丹阿保機西樓是也、　契丹國志曰、西樓有
蒲、雅水最生葉如柳、長不盈尋尺、可以作箭、不矯揉而堅、左氏
所謂董澤之蒲是也、　富鄭公行程記曰、自中京正北八十里
至臨都、又四十里至官窯館、又七十里至松山館、又云、祖州有
祖山、山中有阿保機廟、所服鞾尚在、長四五尺許、
懷州奉陵軍上節度　太宗廟在西山曰懷陵
胡嶠陷北記曰、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
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
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
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褭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
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
一大林、長二三里、皆無艾、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
欲卓帳於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
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宇碑
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唯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
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秘不肯言、
慶州元寧軍上節度　黑山　夜來山補　射龍廟補　跳虎補
葉隆禮使遼錄曰、虜中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虜人死、魂皆歸
此山、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而焚之、其禮甚嚴、非
祭不敢進山、　燕北雜記曰、冬至日殺白羊白馬白雁、出生血
和酒、望黑山奠神、書契丹死魂為黑山神管係、　夢溪筆談曰、
昔人文章用[illegible]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幕之北、今謂之姚家
族、有城在其西南、謂之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
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illegible]人言黑
水原下委高、水皆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
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郡、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
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極高峻、契丹墳墓皆在山
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於廟中、其
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為勁悍、唯啖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
之山西族、北與黑水[illegible]南與達靼接境、　又曰、契丹北境有跳
兎、形皆兎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
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于契丹慶州之地大幕中、予使虜日捕
得數兎持歸、蓋爾雅所謂蹷兎也、亦曰蛩蛩巨驉也、
永州永昌軍觀察　潢河　土河　冬捺鉢　木葉山　契丹始
祖廟
宋綬上契丹書曰、綬等始至木葉山、山在中京東微北、自中京
過小河唱呼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

皆奚境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采獵其行如飛凡六十里至段姓河館過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無人居内城有瓦屋倉廩人多漢服七十里至榆林館館前有小河屈曲北流自此入山少人居七十里至納都烏館番語謂山為納都水為烏七十里至香子山館前倚土山臨小河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九十里至水泊館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烟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過冬凡八十里至張司空館七十里至木葉館離中京皆無館舍但宿穹帳至木葉山三十里許始有居人瓦屋及僧舍又歷荆棘荒草復度土河木葉山本阿保機葬處又云祭天之所東向設氈屋署曰省方殿無階以氈藉地後有二大帳次北又設氈屋署曰慶壽殿去山尚遠國主帳在氈屋西北望之不見嘗出三豹甚馴馬上附人而坐獵則以捕獸番俗喜罩魚設氈廬於河冰之上密掩其門鑿冰為竅舉火照之魚盡來湊即垂竿罕有失者翌至張司空館聞國主在河上罩魚以魚來饋　鼓汝鶴部楊某曰廣平甸地險阻至此廣大而平焉云初至單于行在其門以蘆箔為藩垣上不去其花以為隨牆之半落門作山棚以木為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總謂之蓬萊宮殿曰省方殿其左金冠紫袍而立者數百人問之多酋豪其右青紫而立者數十人山棚之前作花檻有桃杏楊柳之類前番丹墀自丹墀十步謂之龍墀殿皆設青花氈其階高二三尺闊三尋紋殺其半由階而登謂之御座

契丹國志曰契丹之始也年代不可得而詳本其風物地有二水曰北乜里沒里復名陶猥思沒里者是其一也其源出自中京西馬盂山東北流華言所謂土河是也曰裊羅箇沒里復名女古沒里者又其一也源出饒州西南平地松林直東流華言所謂潢河是也至木葉山合流為一古昔相傳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而下復有一婦人乘小車駕灰色之牛浮潢河而下遇於木葉山顧合流之水與為夫婦此其始祖也是生八子各居分地號八部一曰但皆利部二曰乙室活部三曰實活部四曰納尾部五曰頻沒部六曰納會雞部七曰集解部八曰奚嗢部立位像于禾宗山後人祭之必刑白馬殺灰牛用其始來之物也　又曰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永州數十里臨行海岸衛尼舍漠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　鷄索營衛志云冬捺鉢曰廣平淀在永州東南三十里亦名白馬淀即潢河土河二水合流處也　蘇轍欒城集木葉山詩曰奚田可耕鑿遼土直沙漠蓬棘不復生條幹何由作茲山亦沙阜短短見叢薄冰霜葉墮盡鳥獸紛無託乾坤信廣大一氣均美惡胡為獨窮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復爾垢污不知怍君看齊魯間桑柘皆沃若麥秋載萬箱蠶老簇千箔餘粱及狗彘衣被徧城郭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借遂令堯舜仁獨不施禮樂　明一統志曰木葉山在遼東廣寧中屯衛東三十里

儀坤州啓聖軍節度　嶠曾河補

胡嶠陷北記曰至儀坤州渡潢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其所向不知為南北

福州

胡嶠陷北記曰蕭翰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翰所治也

契丹多僻嶮敎其迷歸.
○○志第八
○○○地理志二
接後寫

遼東拾遺志第八　地理志二

東京道

東京遼陽府　鐵嶺城　遼河　東梁河　渾河　沙河　蒲河
清河　浿水　手山　明王山　横山

契丹國志曰、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爲黑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愼氏地也、與靺鞨相鄰、[redacted]爲渤國所居、多依山水、地卑溼、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太祖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鎭其地、後曰東京、　劉效祖四鎭三關志曰、神册四年、契丹主阿保機併渤海、盡有遼東、置東平郡、修復故城、鑄鐵爲鎭之、因號鐵鳳城、天顯三年、陞爲南京、復立中書省、號大遼、又改爲東京遼陽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四程至梁魚務、有河名曰遼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遼河居其中、隋唐征高麗路經由此、　明一統志曰、遼河原出塞北、自三萬衛西北入境、南流經鐵嶺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南至海州衛西南入海、行一千三百五十里、按唐書太宗征高麗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度、布土作橋、旣濟撤之、以堅士卒之心、卽此、　薛廷寵全遼志曰、遼河城西北一百里、源出靺鞨北、逕州城東諸山、經塗山至洪州、傍崖頭牛家莊、出梁房口入于海、　又曰、太子河、一名東梁河、又名大梁水、源出幹羅山、西流五百里、至遼陽城東北五里許、折而西南、匯入渾河、合爲小口、會遼河入於海、　顧祖禹方輿紀要曰、司馬懿斬公孫淵父子於梁水之上、卽此、或曰太子河、卽衍水、燕太子丹匿於衍水中、後人因以名河、　林本裕遼載曰、渾河在遼陽城南十里、明

徵一拾写

志云一名小遼水按漢書及水經注俱云高句驪縣有遼山小
遼水所出 明一統志曰沙河源出復州衛東得利嬴城山經
流本衛城南合麻河西流入海 又曰渭河源出輝山西流經
瀋陽衛界入于渾河 又曰清河源出蓋州衛分水嶺西南流
經城南名州南河又西流合尼河入于海 文獻通考曰唐以
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于浿水補 全遼志曰首山在遼
陽城西南十五里晉司馬懿圍公孫淵于襄平有星從首山墜
城東南即此一作手山 方輿紀要曰山連海州衛界頂有平
石泉出其中挹之不竭唐貞觀十八年征高麗度遼水軍於馬
首山即此山矣或謂之駐蹕山 全遼志曰華表山在城東六
十里因丁令威化鶴得名俗呼為横山 明一統志曰明山在
復州衛東一十里元志有明王山在遼東三十里謂高句驪王
之子曰東明瘞其上以地考之疑即此山也

紫蒙縣

韓琦安陽集紫蒙遇風詩曰單白岡長暮驛蹤朔風終日起平
沙寒衣易促郭毛渾令細難勝使面迎迴嶺春回雪旋破邊天
吹入胜行銷土囊微乞緘除怨留送歸程任飛花

辰州奉國軍節度本高麗蓋牟城 渤海改為蓋州又改辰州
東山白狼山補
全遼志曰蓋州衛在遼陽城南二百四十里 元史一統地要
覽曰蓋州本唐地後屬契丹有東山白狼山

興州中興軍節度 挹婁城補
方輿紀要曰挹婁城鐵嶺衛南六十五里本挹婁地渤海置興
州遼廢奇俱置興州中興軍

鐵州建武軍刺史 安市城
方輿紀要曰在蓋州衛東北七十里漢安市縣屬遼東郡後漢
及晉因之高麗亦曰安市城唐貞觀十九年征高麗攻安市城
不克引還咸亨三年高麗餘衆復叛遣將高侃擊之敗之于安
市城渤海改置鐵州領四縣遼仍為鐵州

海州南海軍節度 卑沙城
全遼志曰海州衛在遼陽城南一百二十里唐置登州遼為海
州南海軍 方輿紀要曰今海州衛城高麗所築亦曰卑沙城
負石為城幅員九里或稱為卑奢城自登萊海道趨高麗之平
壤必先出此隋大業十年來護兒出海道至卑奢城敗高麗兵
將趨平壤高麗懼而請降唐貞觀十八年伐高麗張亮帥舟師
自東萊度海襲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絶惟西門可上唐兵夜拔
之也韋初李世勣復得其地後沒于渤海置南京南海府兼置
沃州領沃沮鷲巖龍山嶺海長平靈泉六縣遼改置臨溟縣為
海州治

淥州鴨淥軍節度今高麗故國
唐書高麗傳曰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號鴨淥水
歷國內城西與鹽難水合又西南至安市入於海

顯州奉先軍上節度 醫巫閭山 十三山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三程至顯州出榆關已東行南
瀕海而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
仞全類江左乃醫巫閭山也成周之時幽州以醫巫閭山作鎮
其遠如此契丹突欲塋於此山離州七里別建乾州以奉陵寢
明一統志曰醫巫閭山在廣寧衛西五里舜封十有二山以

北山為幽州之鎮其山掩抱六重故又名六山山上有桃花洞
其中可容五六人又有聖水盆三其水自懸崖下滴雖冬不冰
又有仙人巖嵯峩巖山下有北鎮廟廟內有呂公巖　方輿紀
要曰周禮職方幽州山曰醫無閭即此亦謂之北鎮隋開皇十
四年詔以醫無閭為北鎮是也　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曰四
月壬寅路出十二山下五代史胡嶠北行記曰東行過一山名
十三山云去幽燕兩南二千里遼史燕王淳封武朗彥至乾州
十三山皆此地也蒙髁山嶺凡十三峰互相起伏峯勢嶢巖中
無尺樹皚類研山山頂有池池下有洞居人往往避兵於此
乾州廣德軍上節度　並閭子沒城補
全遼志曰廣寧衛在遼陽城西二百三十里本漢遼東之無慮
縣西部都尉治所晉屬平州唐置巫閭守捉城渤海為顯德府
地遼置乾州廣德軍
閭義縣
遼東志曰閭義縣在義州城南四十里遼置
瀋州昭德軍中節度　東牟山補
全遼志曰瀋陽中衛在遼陽城北一百二十里遼為瀋州昭德
軍　方輿紀要曰東牟山在衛西二十里唐高宗平高麗渤海
大氏以眾保挹婁之東牟山唐史山東直營州二千里武后時
大祚榮築城于此居之其國南至新羅以泥河為界東窮海西
契丹盖即此山矣
遼州始平軍下節度　白雲山補
遼載曰蛇山狼山黑山巾子山按遼史在遼州始平軍卽今廣
寧縣地今考在界內　扈從東巡日錄曰廣寧縣羊腸河遼史
錄始平軍源出白雲山
遼濱縣
方輿紀要曰遼濱城在瀋陽中衛西北百八十里高麗之遼東
城也唐太宗克之改曰遼州時亦謂之新城以別於遼東故城
也唐史貞觀十八年伐高麗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二
十年復伐高麗命李世勣將青州兵自新城道入永徽三年高
麗使契丹松漠都督李窟哥將兵禦之大敗高麗於新城儀鳳
二年徙安東都護于新城以統高麗百濟之地此唐所名之新
城也後為拂涅國城渤海置東平府領伊蒙沱黑比五州契丹
阿保機攻渤海先克東平五州首下復置遼州於此并置遼濱
縣為州治
銀州富國軍下刺史
方輿紀要曰鐵嶺衞秦漢時遼東地渤海置富州契丹更名銀
州
同州鎮安軍下節度　新羅山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九程至同州州地平壤東望大
山韃人云此新羅山山內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人參白附深
處與高麗接界
賓州懷化軍節度　置刺史于鴨子混同二水之間　長白山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三十五程至和里間寺薑寨寨枕混
同江湄其源來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此南流五百里接高
麗鴨綠江入海江面闊可半里許　契丹國志曰長白山在冷
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人不敢入恐
穢其間以致蛇虺之害黑水發源于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

改為混同江其俗刳大木為舟長可八尺形如梭曰梭船上施一槳止以捕魚至渡車則方舟或三舟　遼載曰混同江一名鴨子河一名粟末江一名宋瓦江一名松花江在開原北一千五百里源出長白山按遼史聖宗太平四年改鴨子河為混同江其名始於此　方輿紀要曰長白山在會寧南六十里其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巔有潭周八十里淵深莫測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東流為阿也苦河　楊賓柳邊紀畧曰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而東黑龍江元史作石里河發源塞北南流而東雖入海處合而為一而其源則截然兩處且兩江之水以手掬之皆白色惟遠望則如柳汁耳金志松漠紀聞稱掬之則色微黑金史世紀稱混同江亦號黑龍江皆誤

龍州黃龍府　斡魯古城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三十三程自黃龍府六十里至托撒孛堇寨府為契丹東寨當契丹強盛時虜獲異國人則遷徙散處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東有女真室韋北有烏舍西北有契丹回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國俗凡聚會處諸國人語言不通則各為漢語合通事者然後能辨之　方輿紀要曰斡魯古城在黃龍府境女真叛遼使黃龍府趣斡魯古城敗遼兵或云遼魯古城也

懿州寧昌軍節度　羊腸河　大斧山俱補

元晃一輿地要覽曰懿州有羊腸河大斧山　遼東志曰懿州在廣寧城北二百二十里遼置

蘇州安復軍節度本高麗南蘇興宗置州

方輿紀要曰南蘇城今金州衛治晉永和初燕王皝遣慕容恪攻高句驪拔南蘇隆安二年燕慕容盛以高句驪王安事燕禮慢自將兵襲之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隋大業七年伐高麗分遣段文振出南蘇道唐貞觀二十一年李世勣伐高麗渡遼水歷南蘇等城敗其兵而還又乾封二年薛仁貴破高麗兵拔其南蘇等城顯慶中置南蘇州于此尋沒于渤海遼置蘇州兼置來蘇縣為州治宋建隆初女真自其國之蘇州汎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宣和初復由此道遣馬政等通金緣攻遼

復州懷德軍節度　駱駝山補　屏風山補

金遼志曰復州在遼陽城南四百一十里晉隋以前同海州唐置州五代時契丹以遼民涂屬高麗府後又置復州懷德軍　方輿紀要曰駱駝山在復州衛西三十里又西二十里海中有屏風山

寧江州混同軍觀察　冷山補　寥晦城補

松漠紀聞曰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每春水始泮遼主必至其地鑿冰釣魚放弋為樂女真率來獻方物若貂鼠之屬各以所產量輕重而打博[illegible]女[illegible]後呂㨖敗女真始怨遂阿骨打起兵首破此州馴致亡國　柳邊紀畧曰冷山余于必兒漢必拉北望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素枝寒高出眾山之山七人呼為白山以其無冬夏皆白也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所都二百餘里去寧江州百七十里　方輿紀要曰寧江城東北有寥晦城宋政和四年女真初取寥晦城會諸部兵于來流水乃循寧

江州，遼敗遼兵於泥河，江即此。

楊後寫

遼史拾遺志第九　地理志三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　軒車泊 補　瑤璵山 補　熊山 補　奚君宅 補

北番地理志曰：中京大定府東為營州界，青山嶺百七十里，西山後儒州界，東南至建州三百三十里，西南至幽州九百里，其泊曰軒車，南為中京，北為上京。　契丹國志曰：中京之地，奚國王牙帳所居。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竄居於松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叫山道北，有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採獵，其行如飛。　又曰：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盂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千里，連亙燕京西北。遼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大中祥符元年，李維等使契丹，所居曰中京，在幽州東北，城壘卑小，鮮居人，夾道多蔽以墉垣。宮中有武功殿，國主居之；文化殿，國母居之。又有東掖西掖門。　元混一輿地要覽曰：大寧路，遼為中京，有瑤璵山、熊山。　蘇轍欒城集：奚君宅在中京南，詩曰：奚君五畝宅，封戶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佃。不知臣僕賤，漫喜殺生權。燕俗嗟猶在，婚姻未許連。

仙一層

長安縣　本漢賓縣。

顧炎武京東考古錄曰：漢書遼西郡賓從縣，莽曰勉武。今本亦有作賓徒者。後漢書遼東屬國賓徒，故屬遼西。通鑑晉殖王倫

敗吳王晏為滑徙縣王蔡符堅封慕容嵬為滑徙侯並取此為
名晋書載記作賓都侯都之與徙以音相近而轉尤為明證而
遼史則云中京大定府長安縣本漢賓從縣地勸農縣本漢賓
從縣地此承漢志傳寫之訛而未考後漢晋二書也

攷校　恩州懷德軍下刺史　饅頭山補

北蕃地理志曰恩州在中京北六十里馬盂山在西六十里西
北饅頭山三十里山北至儀坤州八十里東北至高州百二十
里西南至上京二百二十五里

攷校　惠州惠和軍中刺史

彭汝礪鄱陽集惠州詩曰城壘四五尺閭閻千百家剝座疑作
雨暮雪砍飛花僧寺僧何在空堂鬼自邪三更愁不寐相後是
皇華　蘇轍欒城集惠州詩曰孤城千室閉重關蒼莽平川絕
四鄰漢使屢來空極目沙場雪欲無奇屋歸應有李都尉念
舊可憐徐舍人會遂單于渭橋下歡呼齊拜屬車塵 [illegible]

攷校　高州觀察　松漠府故壘補

北蕃地理志曰高州在中京北百四十里東至新州百三十里
南至建州二百三十里北自潢水石橋至州百五十里西北至
饒州六十里乃居松漠府故壘新州武安故州也

攷校　利州中觀察　琵琶川補

北蕃地理志曰利州在中京東南百五十里東北至建州百有
十里西至潤州六十里南至小麥河路至平州五十里琵琶川
奚所從居在州東北數十里古北口北也

攷校　北安州興化軍上刺史　墨斗嶺補　會仙石補

北蕃地理志曰北安州在中京西南二百五十里其墨斗嶺亦
名度雲嶺在德勝嶺北百二十里唐置墨斗軍使樂將奚界有
牛山有會仙石河曰灤城曰柳在州西北五十里西南至古北
口二百八十里南至幽州二百五十里　蘇轍欒城集會仙館
二絕句曰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流連
客頗識華風是勝游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低頭
似愧南來客居處雖高已失身

宋王曾上契丹事

王沂公上契丹事曰出燕京北門過古長城延芳淀四十里至
孫侯館改為望京館稍移故處望泰谷山五龍池過溫餘河大
夏坡坂西北即涼淀避暑之地五十里至順州東北過白嶼
河北望銀冶山又有黃羅盤牛欄山七十里至檀州自此漸入
山五十里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國主嘗于
此過冬自此入山詰曲登陟無復里候但以馬行記日景而約
其里數過朝鯉河亦名七渡河九十里至古北口兩旁峻崖中
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發弓連繩本范陽防扼奚契丹之所
最為隘束然幽州東趨營平州路甚平坦自頃犯邊多由斯出
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里至新館過鵰窠嶺
偏槍嶺四十里至臥如來館蓋山中有臥佛像故也過烏灤河
東有灤州因河為名又過墨斗嶺亦名度雲嶺長二十里許又
過芹菜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河在館傍西北有鐵冶多渤海人
所居就河漉沙石鍊得成鐵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
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相隨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所
居屋皆就山牆開門過松亭嶺甚峻險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館
惟有番戶百餘編荊為籬鍛鐵為軍器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

館八十里至鹿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居民多造車者云渤海人正東望馬雲山山多禽獸林木國主多於此打圍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圓纔四里許門但重屋無築闍之制南門曰朱夏門內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方大衢通闕望闕次至大同館其門正北曰陽德閶闔城西內西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園囿宴射之所自過古北口居人草庵板屋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從壟上蓋虞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然深谷中多燒炭為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尤多青羊黃豕亦有挈車帳逐水草射獵食止糜粥麨糒　謹案遼史載沂公此文不全故補之　彭汝礪鄱陽集宿金駒館詩曰絕域三千里窮村四五家深冬無去歷日暮有樓鴉霧擁雲垂野霜連

月在沙夜長無復寐寂寞轉悲笳　又古北口五十里至望雲嶺南北使者各置酒三盞乃行有詩曰人臣異國似異親忠孝從來不可分更與諸君聊抹馬請登高處望堯雲　蘇頌魏公集過新館詩曰引弓風俗可傷嗟滿目溪興白沙封域雖長編戶少隔山才見兩三家　彭汝礪過墨斗嶺聞鳥聲似子規而其形非是有詩曰有鳥羽毛非子規向人如道不如歸使軺不用君多勸未到歸心已似飛　蘇頌摘星嶺詩曰昨日纔離摸斗東今朝又過摘星峰（自注摸斗摘星二嶺名）疲驂坐困千騎馬（自注一行二百餘里）遠目平看萬嶺松絕塞但長險百舍畏途經歷盡三冬出山漸識還家路騶御人人喜動容　過度雲嶺詩曰磴道青冥外梯躋劇窮飛湖風增凜冽冬日減清暉使者手持節征人淚濕衣此時仁傑意心向白雲飛　王稱東都事略曰劉敞奉使契丹博聞強

記素知山川道路契丹自古北口至柳河迴曲千餘里欲聞曰自松亭至柳河甚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契丹不虞敞知相顧驚媿曰誠如公言自通好以來置驛如此不敢易也　王洙宋元史質曰聞詢字誠道鳳翔天興人嘗使契丹頗知北方經理時契丹在鞾淀迓者王惠導詢由松亭往詢曰此松亭路也胡不徑葱嶺而迂枉若是豈非夸大國地廣以相欺也惠不能對　高士奇松亭行記曰喜峰口古松亭山之奇峰削下腰有洞高二丈餘深倍之遼史為松亭關隸中京留守司關谷中置澤州俘析州民立寨居之　謹案葱嶺在西域與松亭在東北相去絕遠且一松亭也敞以為近詢以為迂未詳何故疑詢所言為虛　蘇頌過打造部落詩曰莫夷居落[illegible]連林背何峯崖面回浮亂水途春猶積凍山雲無雨亦常陰[illegible]

險闊墜隨高下熊路攀援極險深漢節經過人競看析析如有慕華心　蘇頌發牛山詩曰山坂縈紆道阻長數程行處尚相羊是處方喬南尚卧（館西一峯甚高峻人謂之南尚山）宿館還過北斗傍既乏遠謀慙肉食空將衰鬢賞炎霜部落千載曾行地風物依然土境荒　劉敞公是先生集鐵漿館詩曰稍出盧龍塞回看萬嶺青曠原開谷口別道入松亭（此館以南為奚山奚地以北屬契丹稍平行漸近磧矣別一道自松亭關入幽州甚徑易虜常祕不欲漢使知）牛馬大隨草奚車夕載星忽悲田子泰寂寞向千齡（奚人以車帳為生晝夜移徙）　蘇頌富谷館書事詩曰迢迢歸路指榆津日日西風起塞塵沙底暗冰頻跳馬（道路水泉多在沙底馭人嘗見踏冰行馬驚數百步）嶺頭危徑罕逢人客心牢落偏多感天意融怡漸發春珍重詩翁饒筆思剪裁風物見長新　過土河詩曰長畔山南一水源北流迤邐勢傾奔秋來注雨瀰郊野冬後層冰度轍軨（中京北一山最高土人謂之長畔山此河過山之東才可漸東又北流百餘里則奔）

注猶度至冬水厚數尺可過車馬而冰底細流涓涓不絕白草悠悠千嶂路青烟裊裊數家村終
朝鞍馬無休歇遙指郵亭日已昏奚山路詩曰行盡奚山路更
賒路將盡見百餘家奚山路入中京界道傍居舍頗多人物亦衆風烟不改盧龍界唐盧龍節
度燕押契丹使虜王猶念翁海沙朱板刻旗村肆食樓卿門外刻朱旗青烟通
幰貴車多以青色覆之貴族之家車屋皇恩百歲加荒服物俗依稀欲慕華游
中京鎮國寺詩曰路隨奚山路東轉偶共發青松如拱揖棟宇
欲騫騰建禮多依佛居人欲貫僧繳觀無限意紀述恨無能
郭造卿永平府志曰遼中京殿曰延慶曰永安
興中府 漢柳城縣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
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為龍城縣遂遷都號曰和龍宮 松桯
府補
酈道元水經注曰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
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於龍山皝
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
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於山上 北蕃地理志曰興中
府在中京東三百里北至潢水四百里契丹界西北松陘嶺奚
界西南至建州六百里東至遼河三百里東北至白川州七十
里東南至安東都護府二百七十里
興中縣本漢柳城縣地 鮮卑山補
歐陽志輿地廣志曰隋開皇間改龍城縣曰龍山十八年復改
曰柳城 隋圖經曰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 崔鴻十六國春
秋曰慕容廆先代居遼左號曰東胡其後[illegible]冒與匈奴爭盛秦
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復以山為號也
宜州崇義軍上節度 奉國寺補 通吳軍壘補

全遼志曰義州衛在遼陽城西四百二十里秦并六國置遼西
郡為祭縣唐始建城五代淪於契丹改宜州崇義軍 遼載曰
奉國寺在義州城內殿高七丈佛像稱是一名七佛寺刱于遼
開泰中 永平府志曰遼中京宜州有江南水軍號通吳軍壘
錦州臨海軍中節度 大廣濟寺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二十程至錦州自出榆關東行路平
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下歐陽文忠叙胡嶠所說十
三山即此 元混一輿地要覽曰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榆關
五百八十里至錦州 遼載曰大廣濟寺在錦州城內唐末建
有白塔十三層高二百五十丈遂於遼道宗清寧間後瘞舍利
藏之僉高理有記
巖州保肅軍下刺史

興城縣
遼東志曰興城廢縣在寧遠州城南四十里
川州長寧軍中節度
北蕃地理志曰川州在中京東四百三十里地宜桑柘民知織
紝東至黔州七十里東南至宜州百里西南至霸州七十里
建州保靜軍上節度 冒伏山補
北蕃地理志曰建州東北至霸州九十里南至渝州五十里西
南至小凌河十里有冒伏山在東南三十里
永康縣本唐昌黎縣地
京東考古錄曰言昌黎有五漢書遼西郡之縣其八曰昌黎渝
水首受塞外南入海東部都尉治應劭曰今昌黎通鑑注昌黎
漢交黎縣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齊王芳正始五

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晉
書武帝紀太康二年慕容廆寇昌黎二年安北將軍嚴詢敗慕
容廆于昌黎城帝咸康二年慕容皝自昌黎東踐水而進凡三
百餘里至歷林口是則渝水下流而當海口此一昌黎也晉書
紀載慕容皝從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衆徙其部人五萬餘
落于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禹雲以滿豪帥
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考之當去龍城不
遠此又一昌黎也魏併柳城昌黎棘城于龍城而立昌黎爲郡
志云有堯祠榆頓城狼水而列傳如韓麒麟韓秀谷渾孫紹之
倫皆昌黎人郡域之舊都龍城此又一昌黎也齊以後昌黎之
名廢至唐太宗貞觀二年更崇州爲北黎州治營州之東北廢
陽師鎮八年復爲崇州置昌黎縣後徙于營遼史建州永康縣
本唐昌黎縣地此又一昌黎也遼太祖以定州俘戶置營州鄰
海軍其縣一曰廣寧縣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改爲昌黎相
沿以至于今在永平府城東南七十里此又一昌黎也郭造卿
永平志辨昌黎有二而不知其有五今序而列之論古者可以
無惑焉

來州 歸德軍下節度　三州山　五脂山　覺華島補　海雲龍宮
二寺補

金遼志曰廣寧前屯衛在遼陽城西九百六十里唐置瑞州遼
改來州置來賓縣隸中京大定府　方輿紀要曰萬松山在衛
西北十五里山多松因名山北相接曰五指山五峯秀拔若五
指然三山在衛西北三十里高數千仞三峯並秀遼志謂之三
州山　獨案五指山史作五脂誤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
十八程自來州八十里至海雲寺離來州三十里即行海東岸
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是寺去海半里許寺
後有溫泉池望海中有一大島樓殿窣堵波在上有龍宮寺
方輿紀要曰覺華島在寧遠衛東南二十里上有海雲龍宮二
寺

遷州 興善軍下刺史　古長城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十六程自遷州九十里至習州遷州
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定然　北邊備對曰古未
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燕趙秦隋也秦制多承燕趙而隋氏
不高固秦也史記燕城起于造陽而至襄平造陽者上谷
地也襄平者遼東隸也遼陽者遼水之北也皆燕國邊胡之地
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趙之城則自代地而西屬于高闕代者
雁門郡也高闕者靈州北流河之西陰山之上游也趙武靈王
國于雲代故其備胡之城但能並河而西以極其趙境耳至秦
已并六國天下爲一西自上郡北地而東至遼東西患爲秦有
故凝情之致役也西起臨洮則中國極西之地也北屬遼東則
中國極東之地也自東迄西殆萬餘里挾燕趙之與城而其
在當時並無一地而無長城也于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留則
秦城之長固周于中國之北矣然當而求之則其城不皆秦築
也秦但補築使足耳　獨案遷州之古長城以程氏泰之之言
考之殆燕築耳

潤州 海陽軍下刺史　潤州補

北蕃地理志曰潤州在臨龍塞東北接遼東驛取潤水爲名在
中京南五百五十里東至遷州四十里西至渝關四十里南至

遼史拾遺志第十地理志四

南京道

南京析津府　諸官名補　梳妝樓補　會同館補　望京館補　居庸松亭榆林之關　古北之口　桑乾河　高梁河　大安山　燕山　栐魏院補　蕭太后城補　白塔補

契丹國志曰、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幽陰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棄、建為南京、又為燕京析津府、戶口三十萬、大內壯麗、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聚於其中、僧居佛寺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精絕天下、膏腴蔬蓏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石晉未割棄已前、其中番漢雜鬭、勝負不相當、既築城後、數十里間、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　王士點禁扁曰、遼以幽州為南京、宮之扁曰永興、曰積慶、曰延昌、曰章敏、曰長寧、曰崇德、曰興聖、曰敦睦、曰永昌、曰延慶、曰長春、曰太和、曰延和、殿之扁曰清涼、曰元和、曰嘉寧、堂之扁曰天膳、樓之扁曰五花、曰五鳳、曰迎日、閣之扁曰乾文、門之扁曰元和、曰南端、曰萬春、曰千秋、曰鳳凰、園曰柳園、　沈德符野獲編曰、大內北苑中有廣寒殿、舊聞為耶律后梳妝樓、　高士奇金鼇退食筆記曰、瓊華島在太液池中、其巔古殿、相傳為遼后梳妝臺、　范成大攬轡錄曰、會同館、燕山客館也、遼亦有之、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望京館在城東北五十里孫侯村、遼使為南北使臣宿息餞飲之所、宋王曾上契丹事曰、出燕北門至望京館即此、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居庸關在昌平縣西北、北齊改為納款、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其一、　北邊備對曰、大行山南自河陽懷縣迤邐北出、直至燕北、無有間斷、此其為山不同、他處蓋數千百里、自麓至脊、皆險峻不可登越、獨有八處粗通微徑、名之曰陘、居庸關亦其最北之第八陘也、此陘東西橫亘五十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闊五步、　羅璧識遺曰、河北以居庸關為險、距燕百里外、關外名虎北口、即漢上谷郡、其山西連太行、東亘遼海、狼牙諸山、為襟帶、關南北通道、路逕兩崖、關風起、人行或為所掀、彭文子謂、道如綫、側如傾、其後絕天、其深墜井、下有側巨石磊磈、凡四十五里、艱折萬狀、山外紫荊山、南兩月越之東百里曰榆關、蓋自虎北口下皆亂山層複、乘此循海、方有狹徑、寔為諸州之障、阻晉將守以土步、敵不能入、自石晉割關南十六州、劉仁恭割營平灤三州賂契丹、由是北自定武達渤海千里失險、　方輿紀要曰、松亭關在喜峯口北百二十里、遼人自燕之中京、每自松亭趨柳河、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出榆關以東、山川風物與中原殊異、俗契丹全盛時、但土城存居民數十百家、及官舍三數椽、不及中朝一小鎮、號名為州、　又曰、第十四程自營州一百里至潤州、離營州東行六十里至榆關、並無保鄣、但存遺址、有居民三四家、登高四望、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幽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山、重巒中有五關、居庸可以通大車、運轉餉、松亭金坡古北口止行人、尚不可行車、外有十八路、盡兔徑鳥道、止能通人、不可行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果良林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未

數十里則山東水濶，皆疥鹵，瘠曠黃草白草，莫知其極，蓋天設
此以限南北也。　胡三省資治通鑑注，引沈括曰，檀州東北五
十里，有金溝館，自館少東北，作原作隔三十餘里至中頓，過
頓，曲折北行，峽中，濟濮水，通三十餘里，鉤折投山，隙以度，所謂
古北口也。　高士奇扈從北小鈔曰，古北口，僧寺，刻宋撫史定敕
古北口道中詩曰，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循溪，學騎夢
中舟尚通興州，東谷鳳州，西宋史元祐間，蘇軾當代軾為翰林學
士，舜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
之文，及轍茯苓賦，此蓋奉使時所題也。　羅綺安陽集虎北口
詩曰，東西層巘鬱嵯峨，關口逶容數騎過，天意本將南北限，即
今天意又如何。　顧炎武昌平山水記曰，古北口城北門外有
楊業祠，業以淮熙中為雲州觀察使，與丹陷雲州，遇於雁門北
陳家谷，力戰不支被擒，不食三日死，忠矣。然雁門之北口，非古
北口也，祠於斯者誤也。　劉敞公是集楊無敵廟詩曰，兩流
不返日滔滔，隴上猶歌七尺刀，慟哭應知賈誼意，世人生死兩
鴻毛。自注云，在古北口，其下水西流。　蘇轍欒城集古北口楊無敵廟詩曰，行祠
寂寞寄關門，野草何知避血痕，一敗可憐非戰罪，太剛嗟獨畏
人言。駆駆本為中原用，嘗享能令異域尊，我欲比君周子隱，誅
彤聊足慰忠魂。　孫蒙吉北口楊無敵祠，顧氏以為誤者，劉道
父無子兩二詩在奉使時作，則祠當自遼日可知，無敵忠義感
動敵境，又何論古北口之非陳家谷也。　范成大石湖集，以盧
溝去燕山三十五里，宋敏求錄蘆菰河，即桑乾河也。　欒
城集渡桑乾河詩曰，北渡桑乾冰欲結，心畏穹廬三尺雪，南使
桑乾風始知，冰閒易水應生波，穹廬雷落秋未到，到時堅白如
雛陀，會同出入，凡十日，腥羶酸薄不可食，羊脩乳酪差便人，風
隨沙塲不宜客，相攜走馬渡桑乾，旌旆一返無由還，胡人送客
不忍去，久安和好依中原，年年相送桑乾上，欲話白溝一惆悵。
太平寰宇記曰，高梁河水在薊縣東四里，南流合桑乾水，桑
乾水西北自昌平縣界來，南流經府西，又東流經府南，又東南
與高梁河合。又水經云，桑乾水東與洗馬溝水合。　方輿紀要
曰，大安山在房山縣北八十里，山高險，蘇居正曰，大安，幽州西
名山也。　又曰，燕山在玉田縣西北二十五里，晉咸康四年，石
虎攻段遼，遼將北平相陽裕登燕山以自固，即此。　水經注云，
燕山上懸巖之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梁
貫之，鼓之東南有石人，援桴狀同擊勢，耆舊言，燕山石鼓鳴則
主有兵。　春明夢餘錄曰，[illegible]院石塔記，遼景福元年，建燕京
寶塔寺，請律沙門如正建塔，今在舊晉寺。　劉定之呆齋集曰，
京師西南五六里外，有舊城，唐藩鎮、遼、金別都之城也。元遷都
稍東，於是舊城東半遂入于廓市閒，而西半猶存，號為蕭太后
城，蕭太后者，遼后皆以蕭為姓，有子為帝，則太后別居宮城統
部屬，故其亡也，未當淳之，妻猶得獨存，蓋太后以主其國，踰年
乃遜也。　劉侗帝京景物略曰，白塔建自遼壽昌二年，相傳藏
法寶種種，履前有元至元八年，世祖發視之，舍利二十粒，青泥
小塔二千，石函銅瓶，香水盈滿，前二龍王跪而守護，案上無垢
淨光陀羅尼五部，軸以水晶，金石珠琢，異果十種，則為供，瓶底
一錢，錢文至元通寶四字也。世祖驚異，乃加崇飾，或言遼呈燕
京五方，鎮以塔，塔五色，兵燹後惟白塔存。　蔣一葵長安客
話曰，妙應寺在阜城門內，寺右偏有白塔，創自遼壽昌二年，為

釋迦佛舍利建。

析津縣 薊丘、補。

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曰、大興、秦薊縣、漢為廣陽國、東漢為郡、東立幽州、仍為薊縣、晉屬燕國、元魏亦為幽州、立燕郡、隋為涿郡、唐為幽州治所、開元二十三年、假為望縣、建中二年、析西界置幽都縣、五代亦為薊縣、石晉割地予遼、開泰元年更縣為析津、金天德五年改為大興。 京東考古錄曰、漢書薊古燕國、召公所封、後漢書薊本燕國、刺史治、水經注、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邱以名邑也、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治薊、開元十八年、析置薊州漁陽郡、治漁陽、及遼改薊為析津縣、因此薊之名遂沒于北、而在於彼、今人乃以漁陽為薊、而忘其本矣、史記樂毅書、薊丘之植植于汶篁、一統志城西北隅即古薊門、舊有樓館、並廢、但門外存二土阜、旁多林木、頗為遊之、

宛平縣 香山、玉泉山、五華山、仰山、善蘇山、盧師山、覺山、雙泉山 俱補。

元混一輿地要覽曰、宛平、本幽都縣西界地、唐為燕州、朱希彩奏為廣寧縣、後為朱滔所留、廢燕州、立幽都縣、遼改宛平、香山、玉泉山、五華山、仰山、善蘇山俱在西北、盧師山、覺山、雙泉山俱在西。 徐善今縣志曰、香山寺、址遼中丞阿里吉所捨、宋啟明長安可游記曰、香山有乳峯石、晴曉雲霧、類匡盧香爐峯、故名。 燕京北游錄、宣宗耶律淳葬燕西香山永安陵、香山之名、已見遼史。 孫國敉燕都游覽志曰、玉泉山有巨穴、泉噴而上、淙淙有聲、或名之噴雪泉。 長安客話曰、盧師山以神僧得名、師來居此山、能馴二龍子、山有淵、覆以巨石、其下深不可測、二龍治、為歲旱禱雨輒應。 明一統志曰、覺山在府西二十里、懸崖之上、與盧師平坡為峙、西有三泉、曰清冷、曰清旨、曰存至、 燕都游覽志曰、覺山、漢左馮翊韓延壽墓在焉、五華、双泉、翠微、仰山、諸峯環之如屏。 明一統志曰、善蘇崖在府西北一百廿十里、山畔有三石像。 長安客話曰、仰山峯巒拱秀、中頂如蓮花心、有五峯、曰獨秀、翠微、紫蓋、妙高、紫微、中多禪剎、更在西山外四十餘里、人跡罕到。

昌平縣 軍都山、補。 漯榆河、補。 九聖寺、補。

太平寰宇記曰、軍都山、又名居庸山、在縣西北十五、後漢書曰、尚書盧植隱居上谷軍都山、立精舍教授、學者自遠而至、輿地廣記曰、縣北十五里有軍都陘、西北三十五里有款納門、即居庸故關、亦謂之軍都關。 崔學履昌平州志曰、漯榆河在州治東南五十里、原出軍都山、南流、又折而東、以入于潞河。 又曰、九聖寺在州治東、遼乾統五年建。

良鄉縣 琉璃河、補。 樂毅墓、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良鄉縣、乃唐莊宗時趙德鈞所築也、幽州歲苦契丹侵抄轉餉、乃于盟溝置良鄉縣。 鶴葉盟壽通鑑作閼溝。 皇甫徵城冢記曰、燕廣城居樂毅墓在縣南三里、井家坤、良鄉縣志曰、盟溝河發源自宛平縣龍門閘、東南流、經縣境閣村里、入系乾河、

潞縣 平谷縣故城、安樂縣故城、補。 潞水、 通潞亭、補。

通典曰、漢平谷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安樂縣故城、在西北。 太平寰宇記曰、潞河一名沽河、一名鮑丘水、北自檀州密雲縣界流入。 水經云、鮑邱水東歷夏澤、後魏諸州地記云、潞縣

城西三十里有潞河源出此山南流稍北水也水經注曰高
梁水東至潞縣注于鮑邱之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
潞亭也
安次縣　石梁城　常道城　桃水補定覺寺補劉琨墓補韓
澤墓補留犢村補
方輿紀要曰石梁城在舊州頭東南五十里或云南北朝時所
置戍守城也其城北又有稱州城相傳遼吉剌王所置　又曰常
道城在舊州頭西五里三國魏燕王宇之子璠封常道鄉公甘
露五年司馬昭迎立之北魏主宏封宇文英為常道鄉公皆此城
也　張文祭東安縣志曰桃水逕首受涞水分東至安次入河
見漢志　定覺寺在縣西北七十里常道鄉唐垂拱三年賜
額五代燬于兵遼天慶間承直郎張航重建　明一統志曰劉
琨墓在東安縣東二十里　東安縣志曰遼中丞韓澤墓在縣
西北五十里乾統八年葬　留犢村名勝志曰留犢村在縣西
北六十里魏鉅鹿時苗為壽春令及歸留犢而行回經于此因
以名里　鶴案元初元燕改縣為東安州明初降為東安縣
永清縣
方輿紀要曰永清縣石晉時沒于契丹周世宗復取之宋初為
霸州治景祐二年并入文安縣金復置　鶴按永清自周世宗
復取後已入南朝版圖宋史政和三年賜霸州郡名永清似不
當存遼史地理志
武清縣　雍奴　廣濟寺補直沽補
順天府志曰三角淀在武清縣南周二百里古之雍奴也自范
瓮口王家陀河劉道口魚兒里諸水所聚會大沽港　水經注
曰南拒虖池西是泉州雍奴東極于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
九十九淀　徐昌祚燕山叢錄曰武清三角淀云是舊城陷為
之夕漁人多見城堞市里人物與集　寶坻縣志曰廣濟寺有
遼碑二一銀青崇祿大夫檢校司徒梁瑋佛殿記太平五年立
一重熙五年立　查為仁盤山遊集曰寶坻古廣濟寺殿有遼
雲碑相傳可以隔望此言雖不足證然光澤如鏡亦異事也碑
側記皇朝建號太平十有一載仲夏之月商稅都監提點
造船韓紹等特建供奉班祇候前權鹽使監造海行舟船劉可
度重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受勅碑正面題檢校司徒使持
節儒州諸軍事儒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廣平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梁瑋撰文縣志武清寺有遼碑二此碑記重熙五年
受勅當即是第二碑前一碑太平五年立者已失　武清縣志
曰大河以北之水多從直沽入海此即古者九河入海之處
鶴案寶坻本遼武清縣新倉地金大定中置縣
香河縣　海運故道補
長安客話曰香河縣境南有大龍灣小龍灣二水夏秋始合流
經寶坻縣入七里海相傳遼時海運故道
玉河縣　劉仁恭於大安山創宮觀師煉丹羽化之術於方士
王若訥因析薊縣分置以供給之
宋祁唐書曰劉仁恭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
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堇土為錢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
滅口禁南方茶自擷山為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
漷陰縣　獨秀園亭補
張祥漷縣志曰獨秀園亭在縣北二里遼司徒郭世珍建

宋王曾上契丹事。 督亢亭 劉李河 憫忠寺
太平寰宇記曰督亢陂在范陽縣東南十里劉向別錄督亢燕
膏腴之地孫暢之述畫云燕太子丹使荊軻賫督亢地圖入秦
謀殺秦王嬴為秦滅也郡國志引徐野曰方城縣有督亢亭。
范成大石湖集曰琉璃河又名劉李河在涿州北三十里水極
清泚茂林環之尤多鶖鶬千百成群北河大中祥符間路振乘
軺錄亦謂琉璃河惟嘉祐中宋敏求入蕃錄乃謂之六里河
文惟簡北使虜廷事實曰燕山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憫忠廊下
有石刻云唐太宗征遼東高麗回念忠臣孝子沒于王事者所
以建此寺而薦福也東西有兩甎塔高可十丈云是安祿山史
思明所建。
校存 順州歸化軍中節度 温榆河 森谷山 牛闌山 補。齊長城

依一作 駁補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石晉十六州考云順州順義郡在范
陽郡城內唐天寶初置治賓義縣九域志化外順州領賓義一
縣唐志突厥州順州貞觀四年平突厥以其部落置于幽靈之境
後僑治幽州城中。胡三省資治通鑑注引沈括曰幽州東北三
十里有望京館東行少北十餘里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
又踰孫侯河行二十里至順州。土厚宜稼 顧炎武昌平山水
記曰温餘河即昌平之榆河下流為沙河入順義西南界下至
通州入潞河順義謂之西河金人名縣曰温陽以此遼史作温
榆河本水經注之濕餘河以字相似而譌也。朱彝尊日下舊
聞曰後漢書王霸為上谷太守陳委輸可從温水漕以省陸轉輸
之勞事皆施行章懷太子注引水經注本作温餘水遼史順
州有温榆河金史懷柔縣為温陽宜其與涿又昌平多温泉有
流入溪塔河者温餘之名殆是因此水經注既無善本今人習
見坊刻遂指温字為濕字之譌正恐類昔人所云以不悖為悖
也。 楊霆順義縣志曰温榆河在縣治西南三十里起于昌北
南沙河下達于潞河中有三渡俗名蕭濤河 明一統志曰森
谷山在懷柔縣東四十里路出塞界亦名燕谷山。 文昌雜錄
曰余奉使北遼過順州有森谷坊接伴副使王仲淵指以謂副
使文供備云觀此可知其寒也劉向別傳曰燕地谷美而寒不
生五穀鄒子吹律名温氣至五穀生至今名森谷北遼士子多
燕人故亦頗知學問也 塞北小鈔曰牛闌山在順義縣北二十
里相傳山有中峯洞洞內金牛時常出現山不甚高遠望之僅
蜿蜒一卯耳。 錢宋牛闌山見王沂公上契丹事。 昌平山水
記曰順義縣西南二十里有天柱村三十里有壼溝村村東臨温
餘河渡渡南有長城遺蹟遼史順州南有齊長城東北有華
林天柱二莊遼建涼殿春賞花夏納涼者也齊長城齊天保中
所築沈括曰幽州東北三十里有望京館東北行少北十里餘
出古長城即此。 羅願爾雅翼曰劉原父奉使契丹嘗聞順州
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之曰此所謂駮也為
言形狀聲音皆是虜人歎服。
係 懷柔縣 呼奴山 補。看花臺 補
川仲士懷柔縣志曰呼奴山縣東南三十里漢鄧禹子訓與上谷
太守任興屯兵防匈奴馬柱于此 又曰看花臺縣北三十里遼
蕭后避暑北上常登臺看花 明一統志曰呼奴山亦名狐奴
山 昌平山水記曰狐奴山西南百步有漢狐奴縣址魏文帝

頂格

黄初二年省。

檀州武威軍下刺史　桑溪　鮑丘水　桃花山　螺山

劉敞公是先生集檀州詩曰：窮谷迴看盡，孤城平望遥（自古北口至此郡皆山）。市聲衔日集（此州街日市集），海氣午時消（每旦海氣如霧至午方消）。冠帶才通漢，山河更入遼。春風鮮冰雪，最覺馬蹄驕。　太平寰宇記曰：三城河即古水也，東北塞外流入桑溪水，經注云三城水即綠俟淩山南野石門水合是水有桑溪之名，蓋原出桑溪故也。右注鮑丘水，水經云鮑丘水又東南龍芻溪水注之是也。　水經注云鮑丘水又南逕傂奚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敦德也。

低一格

太平寰宇記曰桃花山在漁陽西北十五里。　明一統志曰：紅螺山在懷柔縣北二十里，山石切下有潭，潭中常有螺，色紅，夕以光燄，土人異之，因以名山。

密雲縣　潮河　密雲山　白檀山　普齊寺　冶山寺

劉存規墓　俱補。

頂格

續通典曰：檀州密雲縣，即漢厗奚縣，後治厗（音蹏）奚北。小鈔曰：潮河在縣東南，自古北口流入縣界，西南流至順義縣合於白河。

居伴山水記曰：密雲山一名橫山，郡所以名也，縣南十里，名曰檀山，漢所以名縣也。

劉效祖密雲縣志曰：普齊寺，縣東北八十里，遼統和五年建，清寧二年重修，內有顯公和尚祠。冶山寺，冶山下，遼重熙八年建。　又曰：劉存規，字守範，任遼為積慶宫都提轄使，金紫崇禄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卒于應歷五年，葬密雲縣嘉禾鄉，有墓志。

涿州永泰軍上刺史　大房山　孔水洞（補）　六聘山　涿水

樓桑河　祁溝河　范村（補）　陀羅口（補）　涿鹿山（補）　雲居寺（補）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涿州昔為契丹向塞邊城，樓壁俱存，及郭藥師黎城內屬，不經兵火，人物富庶，井邑繁庶，近城有涿河、

劉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名范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涿州，涿郡，唐大歷四年節度使朱希彩表析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治范陽。　王安石臨川集涿州詩曰：涿州沙上望桑乾，鞍馬春風特地寒。萬里如今持漢節，却尋此路使呼韓。米本詩中涿州沙上飲盤桓，看舞銀貂小契丹。宋本以備燕漢落漢（下文遼）非本詩。

太平寰宇記曰：大房山在良鄉縣西北三十五里，山下有石穴。　史恒德涿鹿記曰：房山在涿郡西北五十里，北接居庸，東接漁陽，西連紫荊，所謂幽燕奥室也。　黄榜房山縣志曰：大房山南晋霍原隱處。　曹學佺名勝志曰：孔水洞在大房山東北，其上縣崖千尺，其下石竇如門，流水湧出，深不可測，時有白龍出游，往往燕放聞絲竹之音。開元間旱，每遣人投以金龍玉璧禱之輒應。　明一統志曰：六聘山在房山縣西三十里。

太平寰宇記曰：涿水源出縣西土山下，東北流經縣北五里，又東流注歷水。應劭注漢水：涿水出上谷涿鹿縣，水西入海。十三州志云：涿郡南有涿水，北至上谷為涿鹿河，其支入匈奴中者謂之涿邪水。　水經注曰：樓桑里，劉備之舊里也。　長安客話曰：州西南五十里，故溝，宋將置閘以備契丹者。　方輿紀要曰：范村在州西南，宋宣和四年童貫伐遼，遣辛興宗趨西路，趨范村，為遼人所敗。　又曰：駝羅口在州東北，宋雍熙中圍涿州，契丹主隆緒由駝羅口應援，即此。　唐舜卿涿州志曰：獨鹿山，即涿鹿山也，在州城之西一十五里。　遼沙門志才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曰：古之碑者用木為之，乃葬祭聘饗之際所植一大木，而字從石者，取其堅久也。秦漢以降，凡有功德政事，亦碑之，欲圖不朽，易之以石，雖失其本，從來所尚，不可廢焉。浮圖

經教來自西國梵史貝葉此譯華言筆受書竹帛或邪見而毀壞
或兵火而焚蕪或時久而蠹爛孰更印度求諸與有隋沙門靜
琬深慮此事屬意發願於大業年中至涿鹿山以大藏經刻于貞
珉藏諸山竇大願不終而奄化門人道公儀公暹公法公師資
相踵五代造經亦未滿師願至遼劉公法師奏聞聖宗皇帝賜
普渡壇利錢續造次興宗皇帝賜錢又造相國楊公遵勗梁公
穎奏道宗皇帝賜錢造經四十七帙通前上石共計一百八十
七帙已厝東峰七石室內見今大藏仍未及半有通理大師經
林板秀名實俱高教風一扇草偃八紘其餘德業具載實錄本
寺道行碑中師於茲山開宿有續造念興無緣慈為不請友至
大安九年正月一日遂於茲寺放開戒壇士庶道俗入山受戒
巨以數知方盡暮春始得終罷所獲施錢乃萬餘鎰付門人右街
僧錄通慧圓照大師善定校勘刻石鐫印板背面俱用鐫經兩
紙至大安十年錢已盡功且止碑四千八十片經四十四帙題
名目錄刻如左未知後代誰更繼之又有門人講經沙門善銳
念先遺風不能續扇經碑未藏或有殘壞與定師共議募功至
天慶七年於寺內西南隅穿地為穴道宗皇帝所辦石經大碑
一百八十片通理大師所辦石經小碑四千八十片皆藏瘞地
穴之內上築臺砌磚建塔一座刻文標記石經所在　于奕正
天下金石志曰雲居寺續鐫石經記趙遵仁撰清寧四年　抄
門智光重脩雲居寺記曰應歷十四載寺主謙諷完葺一寺結
邑千人請右補闕瑯琊王公正作碑頃因兵火遂至傷缺補闕
子諸行宮都部署判官都官員外郎賜紫金魚袋教念先人遺
跡出俸錢再修以釋智光乃考之執友也故命刊述勒之貞珉
德神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御極之二
十三年統和乙巳歲八月丁丑朔十一日丁亥記　帝京景物
略曰房山縣西南四十里有山曰白帶山生苾題草又曰苾題
山藏石經者千年矣故曰石經山亦曰小西天云　鴻案房山
縣金為奉先縣元改房山遼時未有縣地屬涿州白帶山即涿
鹿山也王正碑文已入文苑傳補

范陽縣　涿水　范水

水經注曰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
城王莽所謂撫陸也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
鹿之阿即於是也　名勝志曰范水在州西南水北曰陽范陽
郡名以此

固安縣　渾河補　韓城　武陽城　法華寺　歸依寺　大
師塔俱補

鴻案固安縣志曰渾河在縣西二十餘里本桑乾河又名漯
河俗呼渾河亦曰小黃河以流濁故也源出山西大同府馬邑
縣東北十里桑乾山南經縣境至武清縣小直沽與衛河合流
入于海　水經注曰固安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
城燕師所完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
固安縣志曰武陽城在縣西北燕昭王之所築也　又曰法華
寺在縣東二十五里石碣有云大遼國燕京涿州固安縣萬春
鄉里臺里鄉貢進士張希顏述考將仕郎試太子正字前守涿
州司法參軍張翬書重熙間重修其繪碣有云時遇歲暮屢殘
蝃蝀之梁雨壞風摧行碎鶴舊之瓦又云若抽鞭為服之資必植
龍華之會等語　又曰歸依寺在縣東北十八里遼天慶二年

立幢大師塔在東徐村遼奉聖州司候判官給事郎試太子校
書郎騎都尉蔡咨彥立碣有進士侯岩等字天慶元年建
新城縣　白溝河　時承諫墓俱補
程正惠公卓使金錄曰嘉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過白溝河
昔與遼人分界又十里過大白溝河亦名巨馬河　何濟新城
縣志曰白溝河在縣南三十里出山西代郡深山由淶水定興
為拒馬河至新城南為白溝河即宋遼分界處　又曰時承諫墓
在縣東北二里本遼人金贈鎮東節度使兼侍中金李晏時立
愛墓誌銘曰公父諱承諫積累巨萬發廩貸人每折其券負郭
沮洳當阻行路創石為梁人得平步善慶攸鍾是生我公　鴻
案金史時立愛傳承諫作承謙誤
歸義縣　易京　重脣魚俱補

通典曰歸義縣漢易縣地公孫瓚于此置易京在今縣南十八
里又有巨馬水　涿州志曰重脣魚惟巨馬河有之因此他魚
重脣故名
易州高陽軍上刺史　易水　黃金臺補　燕子城補　狼山　大
寧山　樊館山補　荊軻山補　吟詩臺補　五華樓補　福感寺補　靜
覺寺補
輿地廣記曰漢安故縣故城在今縣南易水所出燕太子丹送
荊軻入秦祖道於水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
一去兮不復還即此　戴錫易州志曰黃金臺在州治東南四
十里昔燕昭王師事郭隗築臺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士士爭
趨燕故號黃金臺　周密癸辛雜識曰保定府之西有易州即
郭藥師起兵處在易水北州東南有故城土人號曰燕子城

明一統志曰郎山在保定府城西北五十里一名狼山其峯尖
銳如削截然玉立　又曰大寧山在易州西五十里中有大
寧寺　冊府元龜曰劉昫涿州人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
俘至新州逃而獲免隱居上谷大寧山　林烇章易水志曰樊
館山在州西七里是樊於期授首處荊軻山在州西五里昔燕
丹尊軻上卿館此　潘自牧記纂淵海曰吟詩臺在易州西大
寧山五代馮道吟詩於此　明一統志曰五華樓在易州治即燕
侯李物臺遼聖宗書御此樓書刺史馬質兵監趙質姓名于西
壁　易州志曰福感寺在州東一里遼統和二十八年建上中
下靜覺寺在大寧山遼大安二年建
淶水縣本漢遒縣　周大象十八年改淶水縣在州東四十
里有淶水

易州志曰拒馬河在淶水縣治東一里許源出廣昌淶山又東
南至定興縣西與白溝河合又東至新城縣界為白溝河又東
注霸州合直沽入于海一名淶水以其發源淶山得名非實有
二也　高士奇扈從西巡日錄曰淶山縣城舊在拒馬河西北
二里俗名周城漯水經曰拒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酈道元
注曰即淶水也　鴻案周城漯當即周大象中所改城也
容城縣　三臺城補
記纂淵海曰三臺城在容城縣境昔燕魏分易水為界築三臺
以稚武
薊州尚武軍上刺史　盤山　石門鎮　感化寺　獨樂寺
祐唐寺　韓氏賜田　芹菜山俱補
夢溪筆談曰予使遼至古契丹界大薊芟如車蓋中國無此大

者其地名薊恐其因北也如揚州宜揚荊州宜荊之類荊或為
楚、亦荊木之別名也 熊相薊州志曰盤山一名盤龍山在
城西北二十五里高二十餘仞周百餘里勢磅礴而盤桓因以
名之山北數峯陡絶林立如削曰紫蓋曰宿猿尤為奇特最高
者上盤有二龍潭禱雨多應稍卑者曰中盤東行十餘里蔚然
深秀怪石突起曰白崖日暮則山色蒼翠嵐氣溶漾淡然如雨
上有古寺七十餘所 方輿紀要曰石門鎮在薊州東六十里
山峽嶄絶壁立乎中洞門俗呼為石門口宋宣和五年遼蕭幹
敗宋兵于石門鎮遂陷薊州 釋智朴盤山志曰感化寺有遼
乾統七年碑漁陽南朴撰文沙門肅回書 又曰獨樂寺在州
治西南不知剏自何代至遼時重修有翰林院學士承旨劉成碑統
和四年孟夏立石其文畧曰故尚父秦王請談真大師入獨樂

寺修觀音閣以統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兩級東西五間南
北八架大閣一所重塑十一面觀世音菩薩像 又曰祐唐寺
有統和五年碑知薊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李
仲宣撰大沙門德顯書 元好問中州集曰韓繼寧仕石晉為
行軍司馬從出帝北遷居析津曾孫知白仕遼為中書令孫為
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田盤山遂為漁陽人 郭造卿碣石叢譚
曰薊鎮三屯城東北二十五里為芹菜山遼進士馮唐卿于山
前結廬種芹自給故名

漁陽縣 鮑邱水

桑欽水經曰鮑邱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又南過潞縣西
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

三河縣本漢臨朐縣地

王自謹三河縣志曰縣名三河以地近泃河鮑丘河洳河三水
也 京本考古錄曰一統志三河在漢臨朐縣地今考二漢書
並無臨朐縣唐書地理志幽州范陽郡潞縣下云武德二年置
臨朐縣貞觀元年省臨朐而薊州漁陽郡三河下云開元四年
析潞縣置故知本自一地先分為臨朐後分為三河皆自唐非
漢也 鶴案明一統志之誤亦沿寰宇記耳

玉田縣 無終山 燕昭王墓補 徐無山補 極樂院補

太平寰宇記曰無終山一名翁田山又名陰山在漁陽縣西北
四里神仙傳云仙人白仲理者遼東人也隱居無終山中和神丹
又于山中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 又搜神記云無終山有陽翁
玉田昔雍伯雒陽人父母終葬于無終山上無水雍伯汲水作
義漿行者皆飲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升遺之使于高平
好地有石處種之有玉徐氏者為右北平著姓有女人多求之不
許雍伯試求徐以為狂乃云以白璧一雙當可為婚雍伯至種
玉處得五雙白璧徐氏大驚即以女妻之 王大智玉田縣志
曰燕昭王墓在無終山九州記古漁陽北無終山上有昭王墓
薊州志曰徐無山在玉田縣城東北二十里後漢田疇避難
于此開山置畝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 石邦政豐潤縣志
曰大天宮寺在城西遼清寧元年監張曰成創建有塔一十
三級初名南塔院壽昌三年賜額極樂院至金與宋修好行府
設寓于此天會五年勅加大天宮寺 鶴案豐潤縣本玉田之
永濟務金大定中始置永濟縣大安初改豐潤

遵化州 清安軍下刺史本薊州遵化縣 松亭山 獨圓門 石
門峽 溫泉 禪林寺俱補

甄杰遵化縣志曰松亭山邑東北一百二十里多古松其峯下
削、腰有洞高二丈餘深倍之、水經注曰濡水南出峽岸有二城
世謂之獨固門以其藉險憑固易為依据兩岱卉嶸峽通若門
故得是名也、名勝志曰獨固門一名龍門在縣南十里上合
下開、廣高六丈許水經崖傾瀉而下觸石成聲奔盪之聲如
然若雷　松亭行記曰石門峽在遵化縣西五十里有石將軍
在峽西高三丈水經注云溫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高嶄絕壁
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
守劉政五年遼東太守楊終與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瓚討純戰
于石門大破之即此地也　王存元豐九域志曰遵化縣福泉山
下水沸出溫可燖雞、旁引為池方平如鑑　遵化縣志曰禪林
寺邑東北二十五里姚泰知中僧至道建稱雲昌寺遼重熙

閭信志紀重修改今名、

平州遼興軍上節度　商為孤竹國　漢末公孫度據有傳子康
孫淵
太平寰宇記曰孤竹城在今盧龍縣東殷之諸侯即伯夷叔齊之
國又按縣道記云孤竹城在肥如縣南二十里史記謂齊桓公伐山
戎北至孤竹又隋圖經云孤竹城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
翻夢人曰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
願見覆藏明日水際見浮棺于津淶之仍為改葬吏人嗤笑者
皆無疾而死今改葬所尚存祠在山下極嚴　永平府志曰府
西北二十里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墓焉缺山有少君墓又五里
有次君墓即光和之重葬也　京東考古錄曰晉書平州為真
冀州之城於周為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

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並據遼東魏分遼東昌黎元菟帶方
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後還合為幽州咸寧二年分昌黎遼東
元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後遷合為幽州咸寧十年合
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治昌黎是則公孫度
之平州乃遼東而咸寧所置之平州乃柳城即昌黎也魏書營
州領郡六其一曰昌黎晉分遼東置領縣三其一曰龍城太平
真君八年併柳城昌黎棘城屬焉有堯祠損城狼水隋書遼
西郡統縣一柳城本魏龍城縣開皇九年改為龍山縣十八年
改為柳城縣而平州之名則自魏更立于遼西魏書平州領郡
二其一曰遼西領縣三其一曰肥如獨其于平州之下注云晉
置治肥如城未甚詳明其曰晉置者謂平州之名始立于晉也
其曰治肥如城者謂魏之平州治肥如也上下本不相蒙且如

遼西郡下注云秦置亦謂遼西之名立于秦也豈可以秦之遼
西亦治肥如乎以此例之可見矣隋唐二書並未有誤至遼史
于平州遼興軍下云漢末公孫度所據有傳子康孫淵是誤
以拓拔氏之平州為公孫度之平州矣灤州下亦云不知其時
皆曹氏所有也

安喜縣　龍紀城補
回夏遷安縣志曰龍紀城在縣北二十里周圍二百四十步遼
蕭后所築　錫案遼安喜縣金大定中改遷安元初省入盧龍
尋復置明初因之

灤州永安軍中刺史　黃洛城　灤河　俞兒　扶蘇泉
長春淀補臨榆山　榆河　華嚴寺補　畢家寺補偏涼亭
補馮唐鄉附

許亢宗奉使行程錄曰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灤州州處平地負麓面罔東行三里許亂山重疊形勢險峻河經其間河面潤三百步亦控扼之所也水極清泚臨河有大亭名曰濯清爲塞北之絶　元混一輿地要覽曰灤州古無之唐末阿保機陷平營劉守光據幽州暴虐民不堪命多逃亡依阿保機築此以居之　太平寰宇記曰黄洛城殷諸侯之國　吳曾能改齋漫錄曰寰宇新唐書音訓本紀灤河云灤力宮切灤水出塞國都山諸書山海經並無此字惟見于切韻又忠義列傳灤河云音欒今大遼平州東臨灤河是也予按北部須知大遼有灤州西至燕京五百里有灤河縣西至灤州四十里平州西至燕京八百里以此見灤河縣在平州之西實以爲在東非也　錫案灤州所領遼史止義豐馬城石城三縣並無灤河北部須知誤也　松亭行紀曰按灤水前皆無名禹貢夾右碣石入于河注云其水如遼濡濡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漢地理志遼西肥如縣注元水東入濡水濡水南入海陽顔師古曰濡音乃官反遼史黄洛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水而五音集韵則云濡水名一作渜在遼西肥如海陽又云濡奴官切盖音灤也方氏通雅亦云濡水音乃官反今字書韵書失此音据此則今水有灤而無濡且渜灤字形相類古或通用而然耶　太平寰宇記曰卑耳溪隋圖經指管子云齊桓公北代孤竹未至卑耳之溪見一人長尺人物具爲冠右袪衣走馬矦前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霸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陳士元灤志曰甘泉在城西北十五里味甘秦太子扶蘇築長城駐此飲水又名扶蘇泉　又曰長春淀在州城西南一百二十里遼蕭太后建長春行宮　太平寰宇記曰臨餘山本名臨渝山音訛爲餘有關通胡〔內外〕漢之路在今盧龍縣東一百八十里　灤志曰華嚴寺在城西五十里遼壽昌年建泥家寺在城西南七十里乾統年建　又曰偏涼亭在城東北五里横山頭灤河西岸遼乾統元年建　又曰遼大安元年灤州唐卿登進士

馬城縣　榮安鎮補

治叙復榮字縣志曰唐開元中置馬城縣在今治西北遼仍今治置榮安鎮仍爲馬城金大定末於榮安鎮置榮亭縣

石城縣　碣石補　姜將軍斬蛟廟補

太平寰宇記曰石城漢舊縣取碣石立如城以名之秦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刻碣石漢武帝登之望海當山有大石如柱狀曰天橋柱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狀如人造然非人力所能成也　太平御覽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鉅海而勒其名於此究轉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望之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海中潮至反潮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豈昭指此以爲碣石也　閻若璩潛邱劄記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城縣有大碣石山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有碣石山文穎漢書注碣石山在遼西絫縣絫收地并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

灤州界耳此山綿跨四地故班固曰大碣石山今人第因天橋柱
闕諸邑猶惑矣　永平府志曰元泰昌灤州石城廢縣碁將軍
斬蛟廟碑云後唐潞王從珂清泰間將軍鎮榆關碣石之石城
縣坤方山曰唐龍社曰唐溪臨溪形勢幽阻林巒跌逅將軍卜
城居之溪有蛟歲為害猝雷走電激波盪濺將軍領衆斬蛟於
溪上民乃安後塋南山冢若高山至今民念功建廟將軍夫人
有二男女各七配享以上巳誕日致祭元至元丙子繕祠壬午
畢為記按天贊之元破白城次年隨平州置灤州以領之後唐
天成之元平州歸唐三年復陷歸遼至清泰建元則已七年矣
安有唐將軍鎮此地據有之遼事也

增補
營州都海軍下刺史　前燕慕容皝徙都於此
京東考古錄曰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
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十里龍
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西南六十里漢
末為烏桓所據隋置柳城縣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黎為
靜安社二說不同案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
有渝關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
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北至契丹界五十
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七百里西北到
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下云東
至柳城郡七百里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是
柳城在今之永平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黎及魏以
後之營州並在其地唐萬歲通天元年為契丹所陷聖曆二年
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而今之昌黎乃晉之廣寧縣

大定二十九年改為昌黎名同而地異也遼史載興中府柳城
為慕容皝建都之地頗為詳備元世祖至元七年十月己丑降
興中府為州以地圖按之當在今前屯衛之北但唐書平州下
云又有柳城軍永泰元年置蓋唐將柳城之城屠被陷後移置
無常此其在平州者或即今之靜安社未可知然不可以永泰
元年之柳城為古之柳城也竊案遼史既載慕容皝柳城於
中京興中府之下則平州所屬之營州柳城自屬唐時僑置之
名何嘗以傳知龍之地混之乎明一統志及永平府志之誤亦
沿遼史

唐廣寧縣漢柳縣　梁懷附
元豐九域志曰化外州河北路營州下都督柳城郡領羈縻
十四州柳城一縣　竊按漢柳城當作唐柳城　元好問遺山
文集贊皇郡太君墓銘以文太君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懷遠昭書
監

遼史拾遺卷十五

遼史拾遺卷十五　地理志五

西京道

西京大同府　元魏宮垣占城之北面雙闕尚在　清寧八年建華嚴寺奉安諸帝石像銅像　國子監補　懷袁樓補

通鑑地理通釋曰晉十六州考曰雲州雲中郡貞觀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治雲中縣本古邑郡雲內之恒安鎮武德元年置北恒州貞觀十四年置定襄縣開元十八年更名天寶元年曰雲中郡升大同軍節度使會昌三年置大同都團練使治雲州乾符五年升大同都防禦使為節度使　水經注曰平城王莽之平順也魏天興二年遷都於此太和十六年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魏乾元中陽端門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閣　鶚按魏道武遷都平城魏書在天興元年　山西通志曰後魏宮垣在大同府城北門外有土臺東西對峙蓋雙闕也後為天王寺　王承爵大同府志曰華嚴寺在府城西和坊遼建奉安諸帝石像銅像計石像五銅像六內一銅像袞冕垂足而坐餘俱常服　山西通志曰張起巖崇文堂記云雲中在遼金為陪京學即遼國監宏敞靖深處也　又曰懷素樓在大同府城西北隅相傳遼蕭太后居此遺字尚存

遼史拾遺卷十五

大同縣　方山　禪房山俱補

記纂淵海曰周大同川地戰國趙置雲中縣漢為雁門郡平城地遼置大同縣　孫鐸元大同縣志曰方山在城北五十里山有拓跋魏二陵及方山宮故基禪房山在城西南六十里上有寺塔創自遼

雲中縣　紇真山　單于臺　高柳城　參合陂俱補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紇真山在縣東三十里虜語紇真漢言三十里其山夏積霜雪　又曰單于臺在縣西北四十里漢武帝元封元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塞登單于臺即此也　通典曰雲中縣有故高柳城參合陂

長青縣　懷仁縣　金龍山　海子俱補

記纂淵海曰金龍山在縣西南　又曰海子在縣東其西北有泉深不可測本白登臺地　水經注曰服虔曰白登臺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邱陵矣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也孫暘之述畫云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能畫作美女送與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説冒頓解圍於此矣

弘州博寧軍下刺史　桑乾河　白道泉　火井　鷲峰寺補　楊伯通墓補　王山甫附

孫世芳宣府鎮志曰桑乾河在和州今順聖城西南二十里源出馬邑縣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西入盧溝河　太平寰宇記曰白道泉郡國志云白道為坂有土穴出泉即古曲謂之飲馬長城窟　又曰火山在雲中縣西五里水經注云西溪水導源火山山有火井南北七十步廣減尺許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其山以火從地出亦名熒臺　山西通志曰鷲峰寺在大同府城東一百五十里舊弘州龍樹山之陽內有塔一座高一百尺遼壽昌四年建乾統三年修　宣府鎮志曰弘州有遼尚書左丞楊伯通墓　元好問中州集曰王元節弘州人祖山甫遼戶部侍郎

順聖縣　秋林亭　崖木亭俱補

宣府鎮志曰秋林亭在順聖西城滔雲山下武嶺山石滴水成冰可消煩渴遼人建亭焉 又曰崖木亭在順聖西盤崖洞口峭壁千仞架獨木為橋経久不朽遼人建亭其側

頃補

德州下刺史 金河水 白道坂

太平寰宇記曰金河水羣國志云雲中郡有紫河鎮界內有金河水其泥色紫故曰金河 又曰陰山道冀州圖經云雲中周迴六十里北去陰山八十里南去通漢長城百里即白道川也南北遠處三百里近處百里東西五百里地至良沃沙土而黑省功多獲每至七月乃熟白道川當原陽鎮北欲至山上當路有千餘步地土白如石灰色遙去百里即見之即是陰山路也從此以西及紫河以東當陰山北者惟此道通方軌自外道皆小而失次者多

豐州天德軍節度使 九十九泉 青塚 遼貫道附

張欽大同志曰官山在府城西北五百餘里古豐州境山上有九十九泉流為黑河 明一統志曰王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地多白草此冢獨青故名青冢 中州集曰遼元然豐州人祖貫道遼日狀元

振武縣 黑砂磧補

張鵬翮漢北日記曰距青冢十里有振武城廢址河水齧沙出碑曰唐振武軍節度使墓誌亦漢字棄置河干 明一統志曰振武縣北七十里有黑沙磧

雲內州開遠軍下節度本中受降城地 居延州川補 拂雲堆 李陵臺補 鸊鵜泉補

大同府志曰東受降城府城西北五百餘里中受降城去東受降城一百餘里本秦漢九原縣地唐貞觀初立雲中都督府後置振武軍遷置雲內州西受降城去中受降城一百餘里古豐州西北八十里三受降城皆唐朔方總管張仁愿所築 許爾忠朔州志曰居延川在州北廢雲內州一名居延澤蘇武嘗困于此旁有居延城 輿地廣記曰中受降城有拂雲堆祠西受降城開元初為河所圮十年總管張說于城東別置新城北三百里有鸊鵜泉 山西通志曰李陵臺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古雲內州臺高二丈餘唐志雲中都護府有燕然山山有李陵臺蓋陵不得歸登此以望漢其近有拂雲堆堆上有祠

天德軍 天德山補 牟那山

明一統志曰天德山在朔州北漢李陵自居延行至天德山遼太祖平党項遂破天德掠吏民以東皆此地 大同志曰牟那山在朔州城北三百里隋大同城舊墟在此山近有鎮耳觜城及秦長城

奉聖州武定軍上節度本唐新州 兩河會 溫泉 龍門山

涿鹿山 上花園下花園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新州唐志領縣四永興礬山龍門懷安輿地廣記唐末置後唐同光二年升威塞軍節度通鑑 威塞軍節度李存矩在同光前 劉必紹保安州志曰燕尾河在州東南三十里桑乾與洋河合流如燕尾然南流入盧溝橋下一名兩河會見遼志 明一統志曰溫泉在州城南十五里其水常溫至冬不冰 保安州志曰龍門山在州西北三十里 明一統志曰涿鹿山在州城西南九十里一名獨鹿山涿水出焉黃帝破蚩尤于涿鹿即此 又曰上花園在州城西四十里相傳遼蕭后

種花之所下花園在州城西三十里亦蕭后置遺址尚存 鷄
案唐新州遼改奉聖州金升德興府元改保安州明初廢永樂
中復置保安州
碧山縣 桑乾河
明一統志曰桑乾河在州城西南四十里一名漯水自渾源州
流至州境與溫河洋河合流東南入宛平縣界為盧溝河
龍門縣 歇馬臺補
宣府鎮志曰歇馬臺龍門所東五十里境外遼蕭后歇馬處遺
跡尚存
望雲縣 景宗於此建潛邸 鴛鴦泊補
宣府鎮志曰御莊在雲州堡契丹耶律賢因父遇害淪落民間
居宅于此遼穆宗覺而囚之訪賢立為國主作宮室于舊居之

地號曰御莊 又曰鴛鴦泊在雲州堡西北一百餘里境外周
圍八十里其水渟積不流自遼金以來為飛放之所
歸化州雄武軍上刺史 唐升武州 覺陽川 炭山 斷雲
嶺 西望山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武州輿地廣記唐末置唐志
領文德一縣後唐長興元年改毅州 明一統志曰覺陽河在
炭山西北二十里本放牧之地深可尺餘下有積水黑色者數
尺水上有浮草性涼尤宜牧馬其地又生黃花其大如錢發于
土上人馬蹂踐明日復生如故 又曰炭山在宣府城西一百
二十里遼人謂之陘頭承天后輔改曰納涼于此又山之東三
十里別建涼殿乃遼主宗真納涼地 宣府鎮志曰斷雲嶺在
歸化州即今之沙嶺鎮城西北二十里上有陰雲籠伏如阻斷

然 又曰西望山在宣府城北三十五里上有遼國西望山舍
利碑可汗州清平軍下刺史 嬀州 古城補 嬀泉溫泉 版
泉 磨笄山 喬山 歷山 應夢山補 東羊房 西羊房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嬀州嬀川郡北齊立北燕州
後周曰燕州唐武德七年以幽州懷戎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更
名治懷戎縣 宣府鎮志曰嬀泉在故懷來縣西一百一十里
相傳為遼蕭后所築 明一統志曰嬀泉在故懷來縣西一百
一十里書云釐降二女於嬀汭按傳為水在河東縣出歷山入
河此恐非是 宣府鎮志曰溫泉在可汗州今隆慶城西北三
十里佛峪山中 太平寰宇記曰羡韻山黃帝祠有泉湛而不
流即古阪泉也今在嬀州城東二百步史記云軒轅與炎帝戰
于阪泉之野 通典曰嬀雞山本名磨笄山趙襄子殺代其姊

磨笄自殺因為名代人憐之為立祠有群雞鳴于祠上故名鳴
雞山 太平寰宇記曰磨笄山在懷戎縣東北七十里 又曰
橋山有祠黃帝塟此山海經云大荒內有軒轅臺射者不敢西
向畏軒轅故也梁湘東王臨終詩云寂然千載後誰畏軒轅臺
又曰歷山後魏風土記云潘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形似覆釜
其下有舜祠醫閭祠 宣府鎮志曰應夢山在隆慶州城北二
十里遼蕭后嘗應夢建寺于其巔因名 又曰東羊房隆慶州
城北十里西羊房隆慶州城西北十五里皆蕭后養羊之所
懷來縣 團焦亭 雪興亭 碧桃亭 養鵝池俱補
宣府鎮志曰團焦亭在懷來蕭后游息之所 又曰雪興亭蕭
后每冬游至此亦在懷來 又曰碧桃亭去雪興亭里許亦蕭
后所置廢久惟遺扁石刻尚存 又曰養鵝池去懷來城二十

里水四時不竭相傳遼蕭后所鑿 鷄棗明一統志及宣府鎮
志所載蕭后皆承天太后也興宗奉太后嘗納涼於炭山故西
京諸處遺蹟為多

古跡 儒州縉陽軍中判史 南溪河 沽河 宋王峪 統幕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儒州輿地廣記唐末置九城
志領晉德一縣廣記晉山縣網野雜記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
里 明一統志曰溪河源自永寧縣界團山流経州南合沽河
西至懷來入桑乾河 又曰沽河源自州城東北叟營西南流
入溪河 宣府鎮志曰宋王峪在儒州劉武周號宋金剛為宋
王疑以此名峪 姜南蓉塘詩話曰統幕之地在隆慶州西南
八十里相傳遼主游幸嘗張大幕于此因名今訛為土木正統
十四年王師敗績于土木大駕北狩即此地 鷄棗歸化州元
明時為宣府鎮媯州明為隆慶州儒州明為隆慶州永寧縣地

縉山縣 縉陽山 縉陽觀俱補
謝庭佳隆慶州志曰縉陽山在永寧縣城北十三里一名龍安
山 又曰縉陽觀在縉陽山遼時所建今山頭仙壇溪邊釣迹
猶存

蔚州忠順軍上節度 川曰滹夷 馬頭山補 代王城補 金河十
寺補 漢文帝廟補 天池廟附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蔚州後魏置懷荒禦夷二鎮
又靈丘驛後周置蔚州隋為雁門上谷二郡（上谷雁門之靈丘）唐武
德六年置貞觀五年廢尋復故地天寶曰安邊郡至德曰興
唐郡領靈丘飛狐興唐三縣 太平寰宇記曰嘔夷水一名滱
水出靈丘縣西北高是山周禮曰并州其川嘔夷謂此也亦曰
瓠瓤河上楷狹下流闊形如瓠瓤故名 劉生和蔚州志曰馬
頭山在城東南三十里一名大白山上有奇石形如馬頭 山
西通志曰代王城在蔚州東二十里漢文帝封代時居此西北
四里有薄家莊即其母薄太后所居也 又曰金河十寺在蔚
州東南八十里五臺山下河中碎石如金故名金河寺俱遼統
和間建 蔚州志曰漢文帝廟在蔚州南關遼穆宗建石碣存
焉 元和郡縣志曰天池在靜樂縣北燕京山上周迴八里陽
旱不竭陰霖不溢故老言嘗有人乘車風飄墮池有人獲車輪
於桑乾泉水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放此池後亦于桑
乾泉得之隋煬帝嘗于池南置宮每夜風雨吹破宮竟不成今
池側有祠謂之天池祠 玉海曰嘉祐元年蕭扈來賀正言陽
武寨天池廟係北界詔館伴使王洙持圖道本末 陳師道後
山叢談曰潘美為并帥代之北郡山有天池焉歲遣通判祭之
其後嬋遠而罷久之契丹遂祭焉又易其屋記至熙寧中始有
其地凡數歲而使往來率不能辯而與之 鷄棗天池廟屬宋
寰州境以其後入遼故附於此

靈仙縣 倒剌山補
元和郡縣志曰倒剌山在縣東七十里亦號雪山俗傳靈仙所
居與五臺山略等 鷄棗本唐興唐縣晉改靈仙殆以倒剌山
得名耳

飛狐縣 飛狐口補
太平寰宇記曰隋仁壽元年改廣昌為飛狐縣因縣北飛狐口
為名又云飛狐道自縣北入媯州懷戎縣界即古飛狐口也漢
書酈食其說漢王曰杜白馬之津塞飛狐之口此言皆一方之

限也又曾中興書云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謂
此道也
靈丘縣　太白山補　隘門山補　開皇長城補　趙武靈王墓補
元和郡縣志曰白山在縣南十里山有鍾乳穴其深不測仰望
穴中鍾乳如懸穗焉又曰隘門山亦曰隘口在縣東南北五
十里壁立直上層崖刺天有古道極險後魏明元帝置義倉之
所又曰開皇長城西自紫荊嶺經縣北七十里東入飛狐縣
界輿地廣記曰靈丘縣有趙武靈王墓因以為名
應州彰國軍上節度　後唐明宗州人也天成元年升彰國軍節
度與唐軍累州隸焉　北龍首山　南雁門　雁門水補　金鳳城補
佛宮寺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應州續通典故屬大同軍節
度輿地廣記唐末置領金城渾源二縣　又曰寰州職方考後
唐明宗置輿地廣記唐末置領寰清一縣　大同志曰龍首山
在應州城北山之南跨雲中雁門山在應州城南山之北與龍
首山相望水經注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在
高柳北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　冊府元龜曰後
唐明宗以咸通八年九月生于代北之金鳳城　大同府志曰
金鳳城在應州城東北天王祠前後唐明宗生此中有金鳳井
記纂淵海曰金鳳井在州治相傳李克用生時金鳳自井中
飛出　鷄窠明宗生應州見遼史潘自牧以為晉王克用恐非
談遼稟林雜俎曰應州治西佛宮寺遼清寧二年田和尚奉
敕立有釋迦塔高三百六十尺圍半之六層甪上下皆巨木為
之層如樓閣玲瓏宏敞

渾源縣　渾源川　恒山補　溫泉補
郭子章郡縣釋名曰唐置渾源縣因八水合而混流故名八水
崞川水滱水黑龍池神溪水李峪水乳泉水凌雲口水磁窯口
水是也　明一統志曰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也水
經謂之元嶽其山高侵霄漢舜北巡守至於恒山即此　王睿
初恒岳志曰恒山北岳也括地志曰有五別名蘭臺府列女宮
華陽臺紫臺太乙宮釋家謂之青峯埵道家謂之總元洞天金
城福地又曰太乙洞天應劭風俗通曰恒常也萬物伏北方而
有常也山脈發崑崙其東北一支自積石而北入匈奴東為陰
山南入雲中境西折而東為寧武之天池代之雁門句注又東
為覆宿宣寧茹越書崖突起於渾源之南為恒山　潛丘劄記
曰舜典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傳曰北岳恒山禹貢太行
恒山疏曰恒山在上曲陽西北周禮職方氏正北曰幷州山鎮
曰恒山注曰恒山在上曲陽則舜當日早覲北諸侯于今曲陽
大茂山之下非山經所稱今渾源之北岳水經所稱之元嶽應
歷歷可知　鷄窠沈括夢溪筆談云北岳常岑大茂山半屬契
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謂
之神棚則北岳自在上曲陽遼史故無渾源之祀也　王睿初
渾源州志曰溫泉在州東南一百里其水若湯浴之能愈疾
朔州順義軍下節度　馬邑城　紇萬城　元姬山　白樓嶺補
通鑑地理通釋石晉十六州考曰朔州馬邑郡魏武帝置新興
郡晉改晉昌後魏置懷朔鎮及朔州隋為馬邑郡領鄯陽馬邑
二縣　太平寰宇記曰馬邑城郎今州城是也搜神記云昔秦
人築于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忽有馬馳走周

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跡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 元混一
一輿地要覽曰統萬城赫連勃勃於無定河北黑水之南築
朔州志曰元姬山州北三十里後魏道武侍姬李姓善謳卒葬
此山故名 又曰白樓在右城內東北後魏納秦姚興女為后
建此故以望故國飾以鉛粉因名
鄯陽縣 句注山補
元和郡縣志曰句注山在縣東八十里 朔州志曰句注塞趙
襄子以其妹為代王夫人欲并代約代王遇于此
馬邑縣 雁門關補
記纂淵海曰雁門關在馬邑縣東南七十里
武州宣威軍下刺史
輿地廣記曰 毅州本武州唐末置後唐長興元年改曰毅州
東勝州武興軍下刺史 君子津補
記纂淵海曰君子津在古東勝州界漢時有大賈齎金行至此
死津長為埋之後其子至悉金付之因名
河濱縣 河濱關補
明一統志曰在府城西五百餘里隋榆林縣地唐析置此縣屬
勝州縣東北有河濱關後廢遼復置屬東勝州

接後寫

○○志第十
○○○唐書志下
朔方

遼史拾遺志第十三曆象志中
閏考
太康三年閏十二月宋閏來年正月異
能改齋漫錄曰神宗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時知州薛向
繳大遼國所印曆日稱閏月乃在十二月與本朝不同乞送司
天監重定時議者以兩朝賀正之禮為疑而臺章以為正朔為
大賀正為小兩朝之閏不同即不過本朝之使先期而賀正於
彼彼國之使後期而賀正於此料彼不肯改以就此則本朝豈
可改而就彼乎其後本朝竟不曾改
志第十四曆象志下
朔考 冬至附
重熙四年十一月朔宋辛巳十二月朔宋辛亥
江鄰幾雜志曰己亥歷日十一月大盡契丹歷此月小十二月
十四夜才得月蝕或使言為謂為己望 鶚案前己亥宋之咸
平二年遼之統和十七年時未通使也後己亥宋宣和元年遼
之天慶九年此時金伐遼使命阻絕矣此己亥應作乙亥宋仁
宗景祐二年 葉夢得石林燕語曰蘇子容過省賦曆者天地
之大紀為本場魁既登第遂留意曆學元豐中使契丹會冬至
契丹曆先一日趣使者入賀北人不禁天文術數之學往往皆
精其實契丹曆為正也然勢不可從子容乃為泛論曆學援據
詳博北人莫能測不能遂折歸奏神宗大喜即問二曆孰是藉
以實言太史皆坐罰金元祐初遂命子容重修渾儀 張邦基
墨莊漫錄曰蘇子容丞相博學無所不通熙寧十年為大遼生
辰國信使適遇冬至本朝曆先一日北朝曆後一日北人問公

號是、公曰歷家算術小異、遲速不同、謂如亥時節氣當交則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即屬子時為明日矣、歷家布算、容有遲速、或先或後、故有一日之異、然各從本朝之歷可也、北人深以為然、遂各以其日為節慶賀、使還奏之、上曰、朕思之此最難處、卿之所對極中事理、

○○志第十五
○○○●百官志一
下位四葉

志第十五百官志一

十二宮職名總目

余靖武溪集曰、遼人十宮院使者、自阿保機而下、每主嗣位、即立宮置使、領臣寮每歲所獻生口及打虜外國所得之物盡隸宮使、每宮皆有戶口錢帛、以供虜主私費、猶中國之內藏也、十宮院使在上將軍之下、御度使之上

志第十六百官志二

北面軍官

余靖武溪集曰、契丹司錄事司(如中國之府司)、左右司、侯司(如宋例)、遼人於燕京置元帥府、統軍馬、惟安撫司三、遼東有渤海、西有奚、南有燕、北據其窟穴、四姓雜居、舊不通婚、謀臣韓紹芳獻議、乃許婚焉、衣服飲食言語、各從其俗、凡四姓相犯、皆用漢法、本類自相犯者、用本國法、故別立契丹司以掌其獄

志第十七●百官志三

南面朝官

五代史曰、契丹破晉、其母述律遣人齎書及阿保機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死、葬則於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四時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為書以報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帝、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曰、契丹有乾文閣待制、

志第十七●百官志四

上京鹽鐵使司、東京戶部使司、中京度支使司、南京三司使司、西京計司

余靖武溪集曰、遼人司會之官、雖於燕京置三司使、惟掌燕薊涿易檀順等州錢帛耳、又於平州置錢帛司、營灤等州屬焉、中京置度支使、宜霸等州隸焉、東京置戶部使、遼西川錦等州屬焉、上京置鹽鐵使、饒澤等州隸焉、山後置轉運使、雲應等州隸焉、置使雖殊、其實各分方域、掌其出納也、隨駕賜予、則樞密主之、蕃務則宣徽使主之、

佐吏術

文獻通考曰、契丹內外官、多倣中國者、其下佐吏則有敞史、木古思、奴古都、奴古徒、奴

鶚案百官志夷離畢院有敞史、遙輦九帳大常袞司有敞史、其下三職史未載也、

梅溪寫

吉儀

柴册儀

王易燕北錄曰、清寧四年、戊戌歲十月二十三日、[redacted]遼主一行起離韓甸、往西北[redacted]二百七十餘里、地名永興甸、行柴册之禮、于十一月一日先到小禁圍內、宿泊、於二日先於契丹宮內、選擇九人、與[redacted]遼主身材一般大小者、各賜[redacted]遼主所著衣服一套、令結束九人假作[redacted]遼主、不許別人覺知、於當夜子時、與[redacted]遼主共十人、相離出小禁圍、入大禁圍內、㨿分各一帳、每帳只有蠟燭一條、椅子一隻、並無一人、於三日辰時、每帳前有契丹官員一員、各自入帳、列何骨腊、漢語提認天子也。若提認得[redacted]遼主者、宜賜牛羊駝馬各一千、當日宋國大王[redacted]主親於第八帳內、提認得[redacted]遼主、當儀須得言道、我不是的皇帝、其宋國大王卻言道、你的是皇帝、如此往來番語三遍、[redacted]遼主方始言道是、便是出帳來、者稱內番儀衣服畢、次第行禮、先望日四拜、又拜七祖殿、次拜木葉山神、次拜金神、次拜册太后、次拜赤娘子、次拜七祖眷屬、次上柴籠受册、次入黑龍殿受賀、當日行禮罷、與太后太叔出大禁圍、卻入小禁圍內、與近上番漢臣僚夜宴、至三更退、四日歇泊、至五日卻來韓甸、受南朝禮物、小禁圍在大禁圍東北、內氈帳二十三座、大禁圍每一面長一百十一步、內有氈帳十座、黑氈兵幕七座、大小禁圍外、有契丹兵甲一萬人、各執槍刀旗鼓弓箭等旗、上錯成番書帽字、漢語正也。七祖者、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聖宗興宗也。赤娘子者、番謂語之掠胡與偕、傳是陰山七騎所得漢河中流下一婦人、因生其族類、其形木雕彩裝、常時于木葉山廟內安置、每一新[redacted]主行柴册禮時、取來作儀注、第三日送歸本廟、七祖眷屬、俱是木人、著紅錦衣、亦於木葉山廟內取到、柴籠之制、高三十尺、用帶皮榆柴疊成、上安黑漆木壇三層、壇安御帳、當日[redacted]遼主坐其中、下有契丹臣僚二百餘人、

鶚案、王易所記柴册儀與史志不同、存以備考

志第二十 禮志四

賓儀

宋使賀生辰正旦

歐陽脩君士集、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曰、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於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歷正時、布王春而布始、寶鄰致契、諭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誄、罔磬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吳中復、供備庫使銀青縣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曰、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歲律更新、春陽暢達、因履端之叶吉、敦永好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副遐悰、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護軍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呂景初、洛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銀青榮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戶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使賀、不宣、謹白、 王安石臨川

集皇帝問候大遼皇帝書曰嘉生俯合華蔵幾終惟素請於鄰懽想具膺於時福彌加保衛永御吉康　皇帝賀大遼皇太后生辰書曰玉燭告和方御開藏之候椒庭集慶載鄰誕彌之辰具飭使車肅將禮幣式修舊好申祝永年　契丹國志曰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契丹帝生日南宋遺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鞾二緉紅牙笙笛觱篥拍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鞦副之金花銀器三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紗縠綾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法酒三十壺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鹽蜜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正旦則遺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三十件雜色綾羅紗縠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　宋朝皇帝生辰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或五襲七件紫背貂鼠翻披或銀鼠鵝項鴨頭納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精帶

銀匣副之錦緣帛皺皮鞾金玦京皁白熟皮鞾鞵細錦透背清平內裝御樣合線樓機綾共三百匹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繡方韉一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氈韉二具綠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韉白楮皮黑褁筋鞭一條紅羅金銀線繡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黃樺皮纏楮皮弓一紅錦袋皁鵰翎羱角骲頭箭十法清法麴麵酒二十壺蜜曬山果十束樏椀蜜漬山果十束樏匹列山梨柿四束樏榛栗松子郁李黑郁李子麵棗楞梨棠梨二十箱麵秔糜梨粆十椀蕪荑白鹽十椀青鹽十箱牛羊野豬魚鹿腊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細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紗縠御樣果實雜粆腊肉凡百品水精鞍勒新羅酒青鹽國主或致戎器寶鐵刀鷙禽曰海東青之類承天節又

遣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高麗使入見儀

契丹國志曰高麗國進貢物件金器二百兩金抱肚一條五十兩金沙羅五十兩金鞍轡馬一匹五十兩紫花綿紬一百疋白綿紬五百匹細布一千疋麁布五千疋銅器一千斤法清酒醋共一百瓶腦先茶十斤藤造器物五十事成形人參不定數無灰木刀攞十箇細紙墨不定數目横進物件粳米五百石糯米五百石織定五彩御衣不定數　契丹每次回賜物件皁玉腰帶二條細衣二襲金塗鞍轡馬二匹素鞍轡馬五匹散馬十匹弓箭器仗二副細錦綺綾羅二百匹衣著絹一千匹羊二百口酒果子不定數並命刺史以上官充使一行六十人直送入本國　契丹賜奉使物件金塗銀帶二條衣二襲錦綺三十疋色絹一百疋鞍轡馬二匹散馬五匹弓箭器仗一副酒果不定數上節從人白銀帶一條絹二十疋馬一匹下節從人衣一襲絹十疋紫綾大衫一領

西夏國進奉使朝見儀

契丹國志曰西夏國貢進物件細馬二十匹麁馬二百匹駞一百頭錦綺三百疋織成錦被褥五合𦶜蓉甘石石井鹽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張兎鶻五隻犬子十隻本國不論年數惟以八節貢獻　契丹回賜除羊外餘並與高麗同惟玉帶改為金帶勞賜人使亦同

志第二十二　禮志六

嘉儀下

立春儀　賜幡勝

韓琦安陽集使契丹謝春幡勝狀云，經律回春，青陽戒節，鏤勝儷遊於俗尚，雕槃榮錫於時珍，上荷□私，至深銘刻

日月蝕 補

燕北錄曰，契丹如見月蝕，各備酒饌相賀，國主次日亦有宴會。如日蝕，即盡望而唾之，仍背日坐。

志第二十三 樂志

國樂

文獻通考曰，契丹有諢子部，百人，但以五十人番直，四鼓持盡，歌於帳前，號曰聒帳。每謁拜木葉山，即射柳枝，諢子唱番歌，前導琢胡琴和之，已畢而罷

大樂調 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謂之七旦

沈德符野獲編曰，自北劇興，名男為正末，女曰旦兒，相傳入於南劇，雖稍有更易，而旦之名不改，竟不曉何義。今觀遼史樂志大樂有七聲，謂之七旦，凡一音管一調，如中宮越調大食中呂之屬，此外又有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叶之。按此即今九宮譜之始，所謂旦，乃司樂之總名，以故金元相傳，遂命歌妓領之，因以作雜劇，流傳至今，旦皆以婦女充之，無則以優之少者假扮，漸遠而失其真耳

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

野獲編曰，今按樂者必先學笛曲，如五凡工尺上一之屬，世以為俗工俚習，不知其來舊矣。宋樂書云，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夾鍾清用五字，又有陰陽及半陰半陽之分，而遼世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闕其一，以為猶雅音之不及商也，可見宋遼此調已為之祖。

曲宴宋國使樂次

張舜民畫墁錄曰，契丹待南使，樂列三百餘人，舞者更無回旋，止于頓挫伸縮手足而已。角觝以倒地為負，兩人相持終日，欲倒而不可得。又物如小額，通蔽其乳，脫若褫露之，則兩手覆面而走，深以為恥也。

國服

臣僚戴氈冠黏鞢帶

契丹國志曰，番官戴氈冠，上以金華為飾，或加珠玉翠毛，蓋漢魏時遼人步搖冠之遺像也。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曰，正旦大朝會，大遼大使頂金冠，後簷尖長，如大蓮葉，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服裹金帶，如漢帶。沈括夢溪筆談曰，帶衣所垂蹀躞，蓋欲佩帶弓劍帉帨筭囊刀礪之類。契丹國志曰，丈夫或綠巾，綠花窄袍，中單多紅綠色，貴者披貂服裘，以紫黑色為貴，青色為次，又有銀鼠，尤潔白，賤者被貂毛羊鼠沙狐裘，弓以皮為弦，箭削樺為簳，韉勒輕快，便于馳走，以貂鼠或鵝項鴨頭為捍腰。

徐呂皮 補

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使北者，其禮例中所得有韋而紅，光尚可鑑，問其名，則徐呂皮也，問何以名之，則曰徐氏呂氏二氏實工為之也，此說信否，殊未可知，予案燕北雜記曰，契丹興宗嘗禁國人服金玉犀帶及黑斜喝里皮，并紅虎皮靴，及道宗即位，以為靴帶也者，用之可以華國，遂弛其禁，再許服用，此即靴帶之制矣，及問徐呂皮所自出，則曰黑斜喝里皮謂回紇野馬皮也，用以為靴，騎而越水，水不透裏，故可貴也，紅虎皮者，回紇獐皮也，擦以硇砂，須其軟熟，用以為靴也，本此而言，則知徐呂皮者，斜喝里聲之轉也，然斜喝里之色黑，而徐呂皮之色紅，恐是野馬雖得，而硇砂熟韋，可以當致，故染而紅之，以當獐皮，為狀高其名品，遂借斜喝里以為名呼也。

鬼鶻帶 補

契丹國志曰，契丹重骨咄犀，犀不大，萬株犀無一不曾作帶紋如象牙帶黃色，止是作刀把，已為無價，天祚以此作兔鶻。中國謂之

服條皮便者頭者

婦人服 補

鶴泉金史輿服志曰，婦人服襜帬，多以黑紫，上編繡全枝花，周身六襞積，上衣謂之團衫，用黑紫或皂及紺，[redacted]，據縫兩旁，復為雙襞積，前拂地，後曳地尺餘，帶色用前雙垂至下齊，年老者以皂紗籠髻如巾狀，散綴玉鈿於上，謂之玉逍遙，此皆遼服也，金亦襲之。

志第二十六 儀衛志三

符印

傳國寶

李林甫唐六典曰，符寶郎掌天子八寶，其一曰神寶，一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蟠龍紐，文與傳國璽同，傳國璽，秦皇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文，方四寸，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紐盤五龍，二首歷代相傳，以為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璽因文為名，並白玉螭虎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續通典曰，秦兼六國，稱皇帝，購取藍田之玉，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為大篆書之，形製如龍魚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世子嬰以璽降漢，漢世世傳寶之，王莽之篡，求璽於元后，后投之于階，一角微缺，莽誅歸之更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赤眉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董卓亂，投璽于井，孫堅入洛，見井有五色氣，取得之，以歸袁術，

衍略荆州刺史徐璆得之詣許以進獻帝魏受漢禪得之以傳
于晉洛陽之陷劉聰得之劉曜為石勒所禽璽歸于鄴石氏之
亂冉閔得之閔敗晉將戴施入鄴得之送江東傳之宋齊梁臺
城之破侯景得之景敗其將侯子鑒以璽走為追兵所追投于
棲霞寺井中僧永持得而匿之陳永定二年永弟子普知以璽
上陳文帝隋平陳始得秦兵傳國璽煬帝江都之禍宇文化及
得之化及敗璽歸竇建德建德敗其妻曹氏以璽獻于唐唐傳梁
楊涉送寶于大梁莊宗滅梁得之同光末內難作寶為火灼文
字訛缺明宗得之清泰敗以寶隨身自焚而死寶遂亡其神璽
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螭龍隱起文與傳國璽同
但玉色不及形制高大耳不知何代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雍
州刺史郗恢得之慕容永送於金陵傳之宋齊梁臺城之破侯

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携走江北獻之齊文宣帝宇文氏齊
得之宇文氏入隋隋文帝改號傳國璽乃以秦璽後出得于亡
陳以北朝所傳神璽為第一秦璽次之隋亡竇建德妻與傳國
璽俱獻長安唐末不知所在　鄭文寶傳國璽譜曰唐明宗崩
璽歸清泰晉高祖擁戎馬入洛河橋不守清泰積薪累日齋挺
六宮珍玩一旦皆焚於摘星樓秦璽煨燼其亦明矣按陷蕃記
北戎入梁園晉末主奉上璽綬戎主怪玉璽制用踈樸不工又
非其舊疑將有易者皆令具以實對文寶淳化中司計陝右督
軍芻于塞下有乾州永壽縣主簿趙懸良者北燕人自謂少年
事戎為丞相高公堂後官嘗從公至燕于城登重閣閱諸寶物
得觀璽綬與陷蕃記略同　五代會要曰傳國璽自秦始皇後
歷代傳受至唐末帝自焚之際以寶隨身焚焉晉高帝受命特

製寶一座文曰皇帝神寶開運末北戎齎以入蕃　孔平仲珩
璜新論曰石晉再作受命寶文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契丹遣
使取之　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
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子嬰所封元后所投王憲所
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
甄官井中後為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則魏
氏何不寶用而自刻璽于厥後歷世猶用其名永嘉之亂投于
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
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
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本書輿服志乃以為所傳秦璽誤實甚
矣此璽更劉聰石勒遂石祗死其臣蔣幹求援于謝尚乃以璽
送江南王彪之辨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

六朝至于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西燕王永
求救于郗恢併獻玉璽一紐方圍六寸高四寸六分文如秦璽
自是歷秦宋齊梁皆寶之侯景既死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
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為秦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
神璽焉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
晉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之文與秦同但隱起而不
深刻隋滅陳指此為真璽遂以宇文所傳神璽為非是識者又
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則隱起者非秦璽姚氏
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于耶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
晉璽也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
昌後歸朱全忠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
之云先帝所刻蓋指敬瑭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璽

之亡則久矣　鶚案秦璽之說非一璽已焚于後唐遺所得者
乃晉璽耳史稱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璽者爲正統賦試進
士豈當時亦未之深考耶
金印三晉出帝所上其文未詳
周必大省齋文稾題五代應順年堂檢臨本曰右後唐宰臣劉
昫兼判三司堂檢其内批用御前新鑄之印予從洪景盧侍制
借本臨之按應順元年三月戊辰愍帝遜于衛必以印留自隨
四月壬申從珂入洛乙亥即位殆倉卒鑄此印耶乙酉大赦改
元清泰時愍帝已殂璽應不歸後十餘年晉出帝奉玉璽金印
歸契丹契丹謂璽非工與前史所傳異命求真璽出帝曰從珂
自焚玉璽不知所在疑焚之事載晉家人傳所謂金印亦新鑄
之類耳

符契　銀牌　木刻子牌　備
燕北錄曰銀牌有十三道上是番書朕字用金鍍銀成見在内侍左承
宣宋璫處收掌用黑漆匣盛每日於戎主前呈奉一徧或有緊
急用事宜用此牌帶在項下于面北大王處抽發兵馬餘事即
不用　張舜民使遼錄曰銀牌形如方響刻番書宜速二字使
者執牌馳馬日行數百里所至如國主親到需索更易無敢違
者　燕北錄曰長牌七十二道上是番書敕走馬字用金鍍銀成見在南
司内收掌每遇下五京等處取索物色及進南朝野味鹿茸果
子以此牌信帶在腰間走馬又木刻子牌約有一十二道上是番書
急字左面刻作七刻取其本國歷七世也右面刻作一刻旁是番書木字
其字用金鍍銀葉陷成長一尺二寸已來每遇往女真達靼國
取要物色抽發兵馬即用此牌信帶在腰間左邊走馬其二國
驗以爲信

志第二十八　食貨志上
賦稅之制
宣府鎮志曰契丹統和十八年詔北地節候頗晚宜從後唐舊
制大小麥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正稅匹帛錢鞋地
榷麴錢等六月二十日起徵十月納足　中州集曰遼人掠中
原人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近貴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
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輸租爲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
金史食貨志　范鎮東齋紀事曰契丹有馬犯善者予使伴飲酒見
善曰勸酒當以其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以戶等高下也以此
知契丹徭役亦以戶等中國豈不量戶等役人耶
志第二十九　食貨志下
鼓鑄之法
洪遵泉志曰契丹國天贊錢五代史四夷附錄曰契丹主阿保
機年曰天贊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六參文曰天贊通寶　應
曆錢董逌曰文曰應曆重寶　趙至忠虜廷雜記曰穆宗改元應
曆　董逌錢譜曰統和元寶按太平興國八年耶律隆緒鑄　太
平元寶按天禧五年耶律隆緒鑄　泉志曰虜廷雜記聖宗孕
少主宗真立改元景福一年又改重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
文曰重熙通寶　陳昉虜庭須知曰契丹主洪基改元清寧按
此錢徑九分重三銖文曰清寧通寶　泉譜曰咸雍通寶宋治
平二年耶律洪基鑄　泉志曰僞號高麗國經契丹咸雍十年
改大康至十年改元大安按此錢有二品並徑九分重二銖四
參以太康通寶太康元寶爲文　鶚按董逌錢譜太康而寶作

大康通寶未知孰是　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祐年號大安按此錢徑八分重二銖八參文曰大安元寶　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按此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壽昌元寶　竊按道宗年號壽隆泉志云壽昌正閏考亦云遼道宗年號壽昌見東都事略范成大攬轡錄又有壽昌六年未詳何據　北遼通書曰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為乾統按此錢徑寸重三銖二參文曰乾統元寶　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曰契丹主天祚年號天慶按此錢徑九分重二銖四參文曰天慶元寶考之虜庭雜記曰景宗朝置鑄錢院年額五百貫則契丹鑄錢舊矣　泉志李孝美曰此錢徑三分文曰千秋萬歲今甚易得蓋或虜使入貢人多傳易得耳董逌曰遼國錢最近世所為

志第三十一刑法志上

鐵骨朵之數或五或七

燕北錄曰鐵朵不蓋骨以熟鐵打作八片虛合或用柳木作柄約長三尺兩邊栽裹打數不過七下

沙袋者穆宗時制

燕北錄曰沙袋以牛皮夾縫如靴底內盛沙半升柄以木作胎亦用牛皮裹約長二尺打數不過五百遼主太后應帳內事不論大小若傳播出外捉獲者其元傳播人處死捉獲傳播人決沙袋五百契丹盜長服錢帛諸物等捉獲賊或累贓估價錢每五百貫文決沙袋一百累至二百五十文決沙袋五百配徒五年若更有錢時十貫文打背縷一下至背縷五下更有錢時處死

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則處死

能改齋漫錄曰契丹之法民為盜者一犯文其腕為賊字再犯文其臂三犯文其肘四犯文其肩五犯則斬不須案藉而寡不可挫　武珪燕北雜記曰正月十三日放契丹做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法行遣　松漠紀聞曰金國治盜甚嚴每捕獲論罪外皆十倍責償惟正月十六日則縱偷一日以為戲妻女寶貨車馬為人所竊皆不加刑是日人皆嚴備遇偷至則笑遣之既無所獲雖畚钁微物亦攜去婦人至顯入人家伺主者出接客則縱其婢妾盜飲器他日知其主名或偷者自言大則具茶食以贖謂羊酒肴饌之類次則攜壺小亦打糕取之亦有先與室女私約至期而竊去者女願留則聽之自契丹以來皆然燕亦如此

遼史拾遺卷十六

卷十六

遼史拾遺補選舉志

一科目

契丹國志曰太祖龍興朔漠之區倥偬干戈未有科目數世後承平日久始有開闢限以三歲有鄉府省三試故鄉中曰鄉薦府中曰府解省中曰及第有秀才未願赴者州縣必報刷遼之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分焉三歲一試進士貢院以二寸紙書及第者姓名給之號喜帖明日舉案而出樂作及門擊鼓十二面以法雷震殿試臨期取旨第一人特贈一官授奉直大夫翰林應奉文字第二人第三人止授從事郎餘並授從事郎聖宗時止以詞賦法律取士詞賦為正科法律為雜科若大任子之令不論文武並奏廕而亦有貢数　林燧章易水志曰保寧九年進士易州魏璘統和二年魏上達五年魏元貞

鶚案史稱景宗保寧八年詔復南京禮部貢院聖宗統和六年詔開貢舉而保寧九年至統和五年十年之中易州已有進士三人又出一姓皆在未開貢舉之前豈景宗詔復貢院之後南京已設科而未及他處耶惜不可考矣　涿州志曰王吉甫涿州人天慶二年試律學第一除参軍　李世弼金登科記曰天會四年始設科舉有詞賦有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之初以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以詩書易禮春秋為次蓋猶遼舊也　元好問遺山文集曰遼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　王圻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咸雍六年設賢良科詔應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進十年六月御永安殿策賢良天祚帝乾統二年閏五月策賢良　鶚案王圻所引俱出遼史以其有關選舉故載于編補經籍志同

二世選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天顯二年詔選遙輦氏九帳子弟可任官者穆宗應曆五年四月命郎君蕭海璃世為北府宰相景宗保寧時耶律思溫為北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仍命世預其選聖宗統和九年詔沒于王事者官其子孫時耶律諧里伐宋獲其將康保威以功詔世預節度使選宰相韓德讓貴寵蕭敵魯希音言德讓宜賜國姓籍橫帳由是世預大醫選子孫入官者衆興宗重熙十六年二月詔世選官擇有才能者用

三賢選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大安四年四月立入粟補官法

四學校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祖時置上京國子監設祭酒司業監丞主簿時南京立太學聖宗統和九年八月以南京太學生員浸廣特賜水磑莊一區道宗清寧五年詔設學養士頒五經及傳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六年六月中京置國子監　鶚案南京太學賜水磑莊一區遼史本紀係統和十三年九月事詔設學頒五經傳疏係清寧元年十二月事王圻所引年月誤矣　宣府鎮志曰契丹初興惟尚武藝燕雖間學校俱仍唐舊間罹兵燹十存二三取用文士多由自奮興宗重熙五年始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著為令式至道宗乃詔設學養士于是有西京學有奉聖歸化雲德弘蔚媯儒八州學各建孔子廟頒賜五經諸家傳疏令博士助教教之屬縣附焉　鶚案此但據西京諸州言之五京諸州俱有學也

[illegible]經籍志

雖書諸簿録家所載遼人撰著大率多本遼史紀傳閒有出于史外者不多得也予作補經籍志聊備其目而已傳于今者亦寥寥無幾矣。

經類

耶律庶成蕃韓家奴撰書

遼朝雜禮

已上出黃虞稷金陵黃氏書目。

龍龕手鑑四卷 【黃氏作三卷　非】

沈括夢溪筆談曰幽州僧行均集佛書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甚有詞辨契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版其序末舊題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人殆不以其為燕人也。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二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為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耶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末題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耶。

錢曾讀書敏求記曰燕僧行均字廣濟俗姓于氏編龍龕手鑑以平上去入為次隨部復用四聲列之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四百餘字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初一日癸亥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字法炬為之序。　燕臺憫忠寺沙門智光撰龍龕手鑑序曰夫聲明著論迺印度之宏規觀跡成書實支那之令躅印度則始標天語厥號梵文載彼貫線之花綴以多羅之葉開之以字緣字界分之以男聲女聲支那則創自軒轅制于沮誦代結繩于既往成□□以相沿辯之以會意象形審之以指事轉注泊乎史籀變古文為大篆程邈□□書蔡邕刊定于石經東晢□□□□九流競鶩若百谷之□□□□遐分比衆星之拱極尋源□□□□埤蒼廣蒼叶律諧鐘咸究于韻□□□專門則字統說文開牖則方言□□□□學于是乎明矣矧復釋氏之教演于印度譯布支那轉梵為唐雖匪差于性相披教悟理而必正于名言言不正則性相之義差性相之義差則修斷之路阻矣故祇園高士探學海洪源準的先儒導引後進揮以寶燭啟以隨函□□□類于人名香嚴唯標于寺號流傳歲久抄寫時訛寡聞則莫曉是非博古則徒懷悅歎不逢敏達孰為編修有行均上人字廣濟俗姓于氏派演青齊雲飛燕晉善于音韻閑于字書覩香嚴之不精寓金河而載緝九仞功績五變炎涼具辯宮商細分喉齒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注一十六萬三千一百七十餘字并◎◎◎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一十餘字沙門智光利非切玉分忝斷金辱彼告成見命序引推讓而寧容闇筆俛仰而強為抽毫矧以新□□□□□□□□□撿覆立法疑滯音編于龍龕猶手持于鸞鏡形容斯鑒妍醜是分故目之曰龍龕手鑑總四卷以平上去入為次復用四聲列之又撰五音圖式附于後庶力省功倍垂益于無窮者矣時統和十五年丁酉七月一日癸亥序

史類

耶律儼皇朝實錄七十卷、

蕭韓家奴耶律庶成同撰遥輦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二十卷、

室昉統和實錄二十卷、

蕭永祺遼紀四十卷志五卷傳四十卷、

已上出金陵黄氏書目

契丹官儀

契丹事迹、

契丹疆宇圖 宋史藝文志二卷

契丹實錄、

契丹會要、

已上出尤袤遂初堂書目

大遼登科記一卷

大遼對境圖

契丹地理圖 宋史藝文志一卷

已上出鄭樵通志藝文略

遼四京記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曰亦無名氏曰東京中京上京燕京、

王鼎焚椒錄一卷

七賢傳

金陵黄氏書目曰取遼世名流七人為之傳耶律吼其一也、

遼三臣行事耶律孟簡著

出王圻續文獻通考 鶏案孟簡大康中所編耶律曷魯屋質休哥三人行事見文學傳、

子類、

王白百中歌

耶律純耶律學士星命秘訣五卷

已上出金陵黄氏書目

直魯古針灸脈訣書一卷

出連江陳第世善堂書目

燕僧利正撰長慶人事軍律三卷

出通志藝文略

内丹書 聖宗統和七年于闐張文寶進

道宗御製華嚴經贊 咸雍四年二月頒行

回紇僧撰金佛梵覺經

高麗佛經 大康十年命僧善知校讐頒行

已上出續文獻通考

僧非濁撰往生集二十卷

出奉福寺尊勝陀羅尼石幢記

集類、

道宗御製清寧集耶律良編、

出續文獻通考

李氏應歷小集十卷

通志藝文略曰李澣晋末陷契丹以遼應歷年號名集

海蠙子詩一卷

出通志藝文略

李澣丁年集十卷

楊佶登瀛集五卷

劉景集四十卷

已上出宋史藝文志
耶律隆先閬苑集
蕭資忠西亭集
蕭孝穆寶老集
蕭柳歲寒集
蕭韓家奴六義集十二卷
耶律孟簡放懷詩一卷
耶律良慶會集
已上出續文獻通考

遼史拾遺卷十七

錢塘厲鶚撰

遼史拾遺表第一世表
開皇末別部四千餘戶違突厥來降
冊府元龜曰開皇四年五月契丹王莫賀弗遣使請降拜大將軍
契丹地
路振九國志曰契丹代居遼澤之中潢水南岸南距榆關一千一百里榆關南距幽州七百里
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失活率部落歸唐四年與奚長李大酺偕來詔復置松漠府以失活為都督封松漠郡王
冊府元龜曰開元四年八月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各以所部來降制曰混一六合紀綱四海開物所以苞舉華夷列爵所以範圍中外契丹松漠州都督李失活奚李大酺等並材雄紉騎家襲簪組翺飛涿鹿之郊高視無閭之地往屬誅怒遂爾携離海表為虞在苞桑之厚哉棄往順命乃連如雨同歸忠懷有章寵遷斯在俾展利建宜膺胙土之榮上將師貞仍允齋壇之拜失活可封松漠郡王食邑三千戶行左金吾衛大將軍大酺可封饒樂郡王食邑三千戶行右金吾衛大將軍並員外置餘如故
五年以楊氏為永樂公主下嫁失活
冊府元龜曰開元五年八月詔曰故東平王外孫正議大夫復州司馬楊元嗣第七女寨叶才明體光柔順馥茸懿戚敦睦有倫舜華齊顏德容兼茂屬賢王慕義于以賜親納女問名兹爲迨吉宜昇外館之寵俾耀還城之地可封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婚之夜遣諸親高品及兩蕃太守領觀花燭

開元十年鬱于入朝以慕容氏為燕郡公主下嫁鬱于
册府元龜曰開元十年契丹松漠郡王鬱于入朝請婚帝令慕
容嘉賓女封燕郡公主以妻之
邵固咄于之弟國人共立之開元十三年冬朝于行在從封禅泰
山改封廣化郡王以陳氏為東光公主下嫁邵固
册府元龜曰開元十三年契丹立李盡忠弟邵固為主其冬車
駕東巡邵固詣行在所改封廣化郡王封皇從外甥女陳氏為
東光公主以妻之制曰李邵固輸忠保塞乃誠奉國屬升中于
天無遠而不屆華裔靡隔等数有加宜錫休名俾承慶澤
大賀氏附庸于奚王以通于唐朝貢歲至
劉昫舊唐書曰天寶十二年契丹降附迄于貞元常間歲來修
舊本作貞元四年
藩禮貞元中四年與奚衆同寇我振武大掠人畜而去九年十
年復遣使來朝大首領悔落拽河已下各授官放還十一年大
首領熱蘇等二十五人來朝自後至元和長慶寶曆太和開成
時遣使來朝貢
李懷秀唐賜姓名契丹名迪輦俎里本八部大帥天寶四年降唐
拜松漠都督
册府元龜曰天寶四載封外甥女獨孤氏為静樂公主降松漠
都督崇順王李懷節九月契丹酋長殺公主舉部以叛 謹案
懷秀懷節名不同未知孰是
楷落以唐封恭仁王代松漠都督遂稱契丹王
册府元龜曰天寶五載四月封契丹王楷雒為恭仁王仍授松
漢府都督
契丹王欽德習爾之族也是為痕德堇可汗光啓中抄掠奚室韋
諸部皆服役之數與劉仁恭相攻晚年政衰八部大人法常三歲
代迭剌部耶律阿保機建旗鼓自為一部不肯受代自號為王盡
有契丹國遥輦氏遂亡
蘇逢吉漢高祖實録曰契丹本姓大賀氏後分八族一曰利皆
邸二曰乙失活邸三曰實活邸四曰納尾邸五曰頻沒邸六曰
内會雞邸七曰集解邸八曰奚嗢邸管縣四十一縣有令八族
之長皆號大人稱刺史常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稟之每三年
第其名以相代 實録傳史曰後唐武皇會阿保機故雲州城
結以兄弟之好時列兵相去五里使人持盃往來以展酬酢之
禮阿保機善錙武皇曰我蕃中酋長舊法三年則罷若他日見
公復相禮否武皇曰我受朝命鎮太原亦有遷移之制但不受
代則可何憂罷乎保機由此用其教不受諸族之代 唐莊宗
列傳曰咸通末契丹王曰習爾疆土稍大累來朝貢光啓中其
王曰欽德乘中原多故北邊無備遂蠶食諸部達靼奚室韋之
屬咸被驅役及欽德政衰阿保機族盛自稱國王
表第二皇子表
德祖六子剌葛字率懶第二與弟迭剌安端等謀亂太祖念其同
氣不忍加刑杖而釋之神册二年南奔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號北大王謀亂于其
國契丹王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興此心我若殺汝則與
汝何異乃囚之期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奔晉晉王厚遇
國子下稿本有任為刺史四字
之養為假子胡柳之戰以其妻子奔梁同光元年唐帝滅梁詔
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
背國宜與趙巖等並族誅于市

太宗五子罨撒葛第二景宗封齊王保寧四年病痘薨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言國中事云景宗后蕭有姊二人長適齊王王死自稱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驢駒兒河嘗閱馬見蕃奴撻覽阿鉢姿貌甚美因召侍帳中蕭氏聞之縶撻覽阿鉢扑以沙囊四百而離之踰年齊妃請于蕭氏願以為夫蕭氏許之使西捍達靼盡降之因謀帥其衆奔骨歷札國結兵以慕蕭氏蕭氏知之遂奪其兵命領幽州

景宗四子隆慶字燕隱小字普賢奴第二
契丹國志曰皇太弟隆慶生而岐嶷幼與群兒戲為行伍戰陣之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此吾家生馬駒也

隆祐小字高七一字胡都堇第三統和中代[illegible]留守京師
契丹國志曰齊國王隆祐性沈毅美姿容自少慕道後為東[illegible]留守別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宴樂用素饌薦獻

藥師奴第四早卒藥王子院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契丹供奉官李信云景宗四子長名隆緒即戎主次名贊封梁王次名高七封吳王次鄭哥八月而夭

表第三公主表

太祖一女質古下嫁淳欽皇后弟蕭室魯幼為奥姑契丹故俗凡婚燕之禮推女子之可尊敬者坐于奥謂之奥姑未封而卒
契丹國志曰述律述魯（卽書室魯）太祖皇后兄也蕃部人世為酋長少壯武有膽略部人憚之從太祖平奚有功授統軍使盧文進自新州來奔太祖歲入燕塞述魯以兵從又往圍周德威于幽州城幾克會救至退師改授奚王府監軍東路兵馬都統軍于歷列尚奥哥公主

景宗四女淑哥第四無封號與駙馬都尉盧俊不諧表請離婚改適蕭神奴
十國春秋曰盧俊尚北漢公主為駙馬都尉廣運三年宋師壓境俊詣遼乞師有功白馬嶺之役遼相耶律沙將趨太原會俊以國亡出奔書太原已陷遂勒兵還俊至遼署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明年遼景宗以公主淑哥下嫁俊復拜駙馬都尉久之與淑哥不協詔離之改適蕭神奴遂出俊為興國軍節度使終于其國

聖宗十四女八哥第九封同昌縣主進封公主下嫁劉三嘏
儒林公議曰契丹既有幽薊雁門以北亦開選舉以收士人幽州劉[illegible]兄弟其名曰二元三嘏四端五常六符皆在被遇三嘏四端復尚主慶歷中三嘏携嬖妾偕一子投廣信軍自言主兇狠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頗詢其國中機事復為詩以自陳云[illegible]淬旬赴滄溟仰訴丹衷不為名寅分星辰將降禍兇方疆寓即交兵春秋大義惟觀釁王者雄師但有征救取燕民歸舊主免于戎虜歲稱兄朝廷以誓約既久納之生釁[illegible]又移文涿郡躡知三嘏未還求索峻切期于必得不然則舉兵[illegible]好矣朝廷乃遣還三嘏復由西山路入定州境所至以金賂村民求宿食勢亦窘迫定師遣人捜索拘送北三嘏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送三嘏以其昆弟皆方委任遂貸三嘏死使人監錮之　鶚案劉六符傳云三嘏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當以史為正

天祚六女文妃生一女余里衍為金人所執
張滙金節要曰二太子（卽斡離不）之妻余輦公主乃遼主天祚之女

鷄棨金史曰宗望躡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間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皆在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大輿野次輿野趙王妃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孛迭赤狗兒皆降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

表第四皇族表

魏國王查葛系出景宗孝成康靖皇帝

契丹國志曰宗懿番名查葛只 聖宗皇帝太弟隆慶之子也少有氣局幹畧過人聖宗推愛諸姪每誡之曰汝勿以材能陵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身保家始封中山王歷龍化州饒速隆平州節度使改封晉王薨

秦晉國王淳稱帝　興宗神聖孝章皇帝

三朝北盟會編曰秦晉國王淳興宗之孫道宗之弟于天祚為從叔初道宗因其子濬欲立淳為儲貳不果已而立天祚淳守燕十二年得人心號燕王又謂九大王又謂華湘大王

表第五外戚表

蕭翰

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姓名曰蕭翰

契丹國志曰蕭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以為節度使李崧為制姓名曰蕭翰于是始姓蕭

北府宰相阿古只

冊府元龜曰莊宗同光初滄州奏償契丹國舅撒剌宴送羊馬于幽州申和好二年八月幽州進契丹國舅撒剌宴書 鷄棨後唐同光初為遼太祖天贊初是時淳欽皇后弟蕭阿古只為北府宰相略地燕趙所云撒剌宴疑即阿古只本傳云字撒本

表第六游幸表

天宗天顯九年五月射柳　穆宗應歷六年九月擊鞠

鷄棨金史禮志曰射柳擊毬之戲亦遼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禮畢插柳毬場為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横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中者為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已而擊毬各乘所常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眾為兩隊各爭擊一毬先于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開一孔為門而加網為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為勝或曰兩端對立二門互相排擊各以出門為勝毬狀小如拳以輕韌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習驍捷也既畢賜宴歲以為常

聖宗統和十一年正月幸延芳淀

徐昌祚燕山叢錄曰漷縣西有延芳淀大數頃中饒荷芰水鳥群集其中遼時每季春必來弋獵打鼓驚天鵝飛起縱海東青擒之得一頭者左右皆呼萬歲海東青大僅如鵲既縱直上青冥幾不可見俟天鵝至半空欻自上而下以爪攫其首天鵝驚鳴相持殞地

興宗重熙十一年十二月幸延壽寺飯僧

松漠紀聞曰燕京蘭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

至始立四禪寺曰大覺招提竹林瑞像延壽院主有僧坊二十
八所僧職有正副判録或呼司空
道宗清寧十年九月幸七金山三學寺
耶律孝材浩然居士集曰三學寺改名圓明請予為功德主因
作疏曰号三學之巨刹冠四海之名藍今改僧而舍尼遂徙律
而峯律遊卯公為粥飯頭請浩然作功德主　張舜民蕃集游
城南三學寺詩曰城南多佛刹結構自遼金寺舍遺民在殘碑
好事尋雨苔塵壁暗風葉石幢深一飯蒲團了齋齋鐘磬音
鶏肋集與宗紀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以宣獻皇后忌辰上與皇太
后素飯僧于延壽憫忠三學三寺則寺在南京城南無疑但
山不可考　大業兵衛志云聖宗統和二十三年城七金
大定府號中　則七金山在中京豈另有三學寺耶抑二

事並書此
歲歲年號
張舜民使遼録曰北地鵰眾生獵犬杜難得今駕前有二隻其
性頗異每獵而獲十倍常犬北馬有割去肝者遂無病能行其
法飲以酒醉手臉閭破之取去少肉然亦十喪八九　鶏肋集舜
民使遼在道宗時故此條屬焉
表第七部族表
太祖元年黑車子室韋八部降
杜佑通典曰室韋有五部後覩不通焉并在靺鞨之北路出柳
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
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畧可汗常以吐屯潘垤統
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

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
居以避其患衣服與契丹同寢則屈木為室以蘧蒢覆上移則
載行以豬皮為席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
豬牛造酒食啖言語與靺鞨同婚姻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去然
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再嫁以為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
一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
北室韋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俗皆捕貂為
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
用樺皮蓋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冬
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途路險阻言
語不通尤多　青鼠後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
大唐所聞凡部焉　每有朝貢所謂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

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納婆萬室韋達末室韋駱駝室韋
並在柳城郡之　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八百里　胡
嶠陷北記曰黑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
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　又曰一曰
室韋二曰黄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
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　冊府
元龜曰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分為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
弗瞞咄猶酋長也北室韋在南室韋北行十一日其國分為九
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每部有莫何
弗三人以貳之鉢室韋在北室韋北千里依胡布山而住人衆
多於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大室韋在北室韋西北數千里
契丹國志曰室韋國室或為失韋契丹之類其在南者為契丹在

[illegible]

北者號為室韋路出和龍北千餘里入契丹國與契丹同夏則城居冬逐水草有南室韋北室韋其俗丈夫皆披髮婦人皆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以蘧蒢為屋如氊車狀度水則束薪為筏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氣候多寒田收甚薄惟射獵麞鹿為務食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取魚鱉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太祖併諸番三十六國室韋在其中

聖宗統和十五年罷奚五部歲貢麞鹿

通典曰庫莫奚者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不潔而好為寇抄後魏之[illegible]為寇盜及大廢興而臣屬之後稍漸殖盛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　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葦箔裹屍懸之樹上其後訛隋至隋代號曰奚部落　五代會要曰奚本匈奴別種即東胡之地人物風俗與突厥同有五部一曰阿薈部管縣六二曰啜米部管縣四三曰奧質部管縣六四曰奴皆部管縣四五曰黑訖支部管縣三每部有刺史每縣有令首長號奚王唐制兼饒樂府都督居陰涼州東去營州五百里南去幽州九百里幽州置饒樂府長史一人監之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出古北口地宜羊馬羊則純黑馬則前蹄堅善走以馳獵為務逐獸高山自下而上其勢若飛語與契丹小異貴以平底瓦鼎煮糜為粥既飪以寒水解之而食每春借民之荒田種穄秋熟來穫畢則窖于山下人莫知其處自天祐初契丹兵力漸盛室韋奚霫皆受制焉故奚之部族為契丹代守境上豐屬酷虐其首領去諸怨之以別部內附徙于嬀州依北山而居漸有數千帳故有東西奚之號去諸卒其子掃剌代立後唐莊宗破幽州賜掃剌姓李名紹威至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賂之繇是奚之部族復隸于契丹開運三年十二月契丹犯闕其王拽剌以所部共屯于洛陽及德光死隨眾北遁　文獻通考曰紹威卒子拽剌立初紹威娶契丹女舍利逐不魯之姨為妻後逐不魯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祖入立割幽州燕門以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逐不魯皆已死德光已立晉北歸拽剌迎謁馬前德光曰非爾罪也負我者掃剌與逐不魯爾乃發其墓粉其骨而颺之自去諸徙嬀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亦為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開泰元年曷蘇館大王曷里喜來朝

松漠紀聞曰黃頭女真者皆山居號合蘇館女真[illegible]其人憨朴勇鷙不能別死生金人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疑即黃頭室韋也金國謂之黃頭生女真髭髮皆黃目睛多綠亦黃而白多因避契丹諱遂稱黃頭女直

遼史拾遺補第八　屬國表

渤海

文獻通考曰，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麗者，姓大氏。俗謂王曰可毒夫，對面呼聖王，牋表呼基下。梁開平元年，王大諲譔遣王子來貢方物。天成元年，遣使入貢，進兒口女口。先是，契丹耶律阿保機兵力雄盛，東北諸番多臣屬之，以渤海土地相接，常有吞併之志。是歲，率諸番部攻渤海扶餘城，下之，後改扶餘城為東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鎮之。　松漠紀聞曰，渤海國去燕京、女真所都皆千五百里，以石累城足，東並海。其王舊以大為姓，右姓曰高、張、楊、竇、烏、李，不過數種。部曲奴婢無姓者，皆從其主。婦人皆妬悍，大氏與他姓相結為十姊妹，迭幾察其夫，不容側室及他游，聞則必謀寘毒死其所愛。一夫有所犯而妻不之覺者，九人則群聚而詬之，爭以嫉忌相誇。故契丹、女真諸國皆有女倡，而其良人皆有小婦侍婢，唯渤海無之。男子多智謀，驍勇出他國右，至有三人渤海當一虎之語。契丹阿保機滅其王大諲譔，徙其名帳千餘戶于燕，給以田疇，捐其賦入，往來貿易，關市皆不征，有戰則用為前驅。　契丹國志曰，渤海螃蟹紅色，大如椀，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國蟹。鮀魚之屬皆有也。

回鶻

王溥唐會要曰，貞元五年，迴紇使李義進請因咸安公主下降，改紇字為鶻字，蓋欲誇國俗俊健如鶻也。　五代會要曰，回鶻本牙在天德西北娑陵水上，距長安六千九百里。唐天寶中，安祿山犯闕，有助國之功，累朝尚主。自會昌初，其國為黠戛斯所侵，部族擾亂，乃移帳至天德、振武間，又為石雄、劉沔所襲破之，復為幽州節度使張仲武所攻，餘眾部曲奔歸於吐蕃，吐蕃處之甘州。其後時通中國，世以中國為舅，朝廷每賜書詔，亦常以甥稱之。　松漠紀聞曰，回鶻自唐末浸微，甘、涼、瓜、沙舊皆有族帳，後悉羈縻于西夏，唯居四郡外地者頗自為國，有君長。其人卷髮深目，眉修而濃，自眼睫而下多虯髯。土多瑟瑟、珠玉，帛有兜羅、綿、毛氎、狨錦、注絲、熟綾、斜褐，藥有膃肭臍、硇砂，香有乳香、安息、篤耨，善造賓鐵刀劍、烏金銀器。多為商賈於燕，載以橐駝，過夏地，夏人率十而指一，必得其最上品者，賈人苦之。後以物美惡雜貯毛連中（毛連以羊毛緝之，單其中，兩頭為袋，以毛繩或線封之，有甚麄者，有間以雜色毛者，則輕細），然所征亦不貲。其來浸熟，始厚賂稅吏，密識其中下品者俾指之，尤能別珍寶。蕃漢為市者，非其人為儈，則不能售價。奉釋氏最盛，共為一堂，塑佛像其中，每齋必刲羊，或酒酣以指染血塗佛口，或捧其足而嗚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燕人或俾之祈禱，多驗。婦人類男子，白皙，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以薄青紗羃首而見其面。　契丹國志曰，回鶻豆高二尺許，直榦有葉無傍枝，角長二尺，每角止兩豆，一根才六七角，色黃，味如粟。

党項

冊府元龜曰，党項，其種有巖昌、白銀、狼，東接臨洮，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為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千餘騎。　五代史曰，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鄰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竊盜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為最強。

波斯國

唐會要曰波斯國在京師西萬五千里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故事火祆者皆諸波斯受法焉以六月一日為歲首地多名馬又多駿犬今所謂波斯犬也　冊府元龜曰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

濊貊國

冊府元龜曰濊貊國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朝鮮之東皆其地也

大食國

冊府元龜曰大食國在南海中其國男夫黑色多鬚鼻長而大似婆羅門婦人白皙亦有文字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其馬大于諸國兵刃勁利其俗勇于戰鬪合事天神而土多沙石不堪耕種惟食鳥獸等肉

日本國

文獻通考曰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大較在會稽東治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更號日本言國近日所出以為名宋雍熙元年本國僧奝然與其徒五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國職貢今年代紀各一卷奝然書曰國中有五經及佛經白居易文集七十卷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水牛驢羊多犀象產絲蠶多織絹薄緻可愛樂有中國高麗二部四時寒暑大類中國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有毛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為貢賦國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寮吏皆世官

新羅國

契丹國志曰新羅國在高麗東本漢時樂浪地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文字甲兵同于中國人選壯健者悉入軍每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群官大事則聚官詳議之田甚良沃水陸兼種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為飾婚嫁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　文獻通考曰新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為十二新羅其一也（初日新盧或日斯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illegible]）東濱大海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後唐同光元年王金朴英遣使朝貢

吐蕃

冊府元龜曰吐蕃在長安之西八千里本漢西羌地也後魏神瑞初南涼禿髮樊尼率衆西奔濟黃河逾積石於羌中建國開地千里以禿髮為國號語訛謂之吐蕃其後子孫蕃昌又侵伐不息土宇漸廣唐高宗時吐蕃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巂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疏勒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以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五代史曰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于唐著笑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國甘州為回鶻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

沙陀突厥

冊府元龜曰沙陀突厥在甘州習俗左老右壯國雜男女畧與吐蕃同其悍捷便弓馬勝之

靺鞨

五代史曰黑水靺鞨本號勿吉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

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其衆分為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其兵弓矢弧矢

鐵驪

通典曰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衆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絶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北塞後魏末河西並云有勑勒部鐵勒蓋言訛也 鷄崇金史云鐵勒者古部族之號奚有其地號稱鐵勒州 又書作鐵驪州奚有五世族世與遼人為昏因附姓述律氏中

吐谷渾

會海菁華曰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首帥徒何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代統部落別為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鬪相傷渾擁馬西行乃附陰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止于枹罕而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于白蘭在益州西北有青海周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来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于此今以吐谷渾為氏尊祖之義也

吐渾

五代會要曰吐渾本吐谷渾也唐咸通中酋長有赫連鐸者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並據雲中後唐太祖逐之乃歸幽州李匡籌其部族散居蔚州界立為首長有白承福者同光初代為都督依中山地石門為栅莊宗賜其額為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為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至晉高祖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助立之功割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繇是吐渾部族皆隸于契丹其後復為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讓六年正月晉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

構陷全字有訛

突厥

胡嶠陷北記曰契丹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嫗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諸國皆仰之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嫗厥律略同 冊府元龜曰突厥者蓋匈奴之別種居金山之陽金山形似兜鍪其俗謂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

沙州燉煌王曹壽沙州回鶻曹順

五代史曰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来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鶻以来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文獻通考曰沙州留後曹義金卒子元忠嗣宋興國五年元忠卒咸平四年封子延祿為譙郡王五年延祿為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表求旌節乃授宗壽節度使子賢順為衙内都指揮使大中祥符末宗壽卒授賢順本軍節度 鷄崇曹氏父子遼史去宗賢二字避廟諱也

以下二頁半
似刊本不必
寫

女真國

無名氏北風揚沙錄曰金國本名朱里真番音訛為女真或曰
慮真避契丹興宗宗真名又曰女直肅慎氏之遺種而渤海之
別族也或曰三韓辰韓之後姓拏氏唐正觀中靺鞨來中國始
聞女真之名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
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驪東瀕海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所謂
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今其地有七十二部落相統制契丹
阿保機乘唐衰興北方吞諸蕃三十六女真在其中阿保機恐
女真為患誘豪右數千家遷之遼陽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與
本國通謂之合蘇款自咸州東北分界八室口之東來江中間
所居之女真隸契丹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霸
合蘇款者熟女真也回霸者非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來江
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
居山谷間自推豪傑為酋長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
真七十二部落之一也併屬契丹東隅地多山林屋無瓦覆以
板或樺皮墻壁亦木為之產名馬生金大珠頗事耕藝而不蠶
桑人多衣布冬極寒盛夏如中國十月時屋纔高數尺獨開向
南一扉扉掩復以竹綢繆之環屋為土牀熾火其下而寢食起
居其上衣厚毛為衣非入室不徹衣屨稍薄則墮指裂膚臣屬
契丹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封號兄弟相傳周而復始間歲以
北珠貂革名馬良犬為貢亦服叛不常契丹謂之女真但羈縻
而已俗勇悍耐飢渴苦辛騎上下山崖如飛濟江河不用舟楫
浮馬而渡人皆辮髮與契丹異耳垂金環留顱後髮以色絲繫
之富人用珠金為飾男子亦衣紅黃與婦人無別嗜酒而好殺

自字疑衍
丹字亦衍

無常居善為鹿鳴呼鹿而射之生啖其肉醉則縛而俟其醒不
爾殺人雖父母不辨也與契丹言語不通而無文字賦斂調發
刻箭為號事急者三刻之謂好為感不好為剌撒謂酒為孛蘇
謂梏殺為蒙山不屈花不剌謂官之尊者以九曜二十八宿為號
職皆曰勃極列猶中國總管盖糾官也自五戶勃極列推而上
之至萬戶皆自統兵緩則射獵急則出戰宗室皆謂之郎君事
無大小必以郎君總之如奴隸凡用兵戈為前行號曰硬軍人
馬皆全甲刀槍自副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
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尺形如鑿入不可出人攜不滿百枝其
法五十百皆有長五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
幟金鼓皆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戰死五長皆斬千長戰
死百長皆斬能負軍伍戰沒之屍以歸即得其家貲凡將皆不
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卒皆自取無從者以粟粥燔
肉為食上下無異品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
議畢即漫滅之不聞人聲其密如此軍將行大會而飲使人獻
策主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即為特將任其事師還有大會問有
功者與之金舉以示衆衆以為薄復增之法令嚴殺人者死仍
沒其家人為奴婢親戚欲得則輸牛馬贖之盜一責十以六歸
主而四歸官其他罪無輕重悉笞背有一州則一州之官許專
決守一縣則一縣之官許專決取民錢者無罪凡有官者將缺
坐之廊賜以酒官尊者手缺上以杖復視事如故本朝建隆二
年始遣使來朝貢方物名馬貂皮　鵶業取民錢以下寫本有
誤不可考矣　朱翌猗覺寮雜記曰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真
衆裁萬人所居有灰城以水沃其壁凝凍成冰距城三百里焚

其積聚其人散居山林以待之契丹至則城不可攻野無所取遂退兵女真即出襲敗之殺傷甚衆　東夷考略曰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因附屬阿保機遷其豪數千家于遼陽南曰合蘇館由是黑水部落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真在北者不入籍號生女真後避興宗諱改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水色微黑亦名黑龍江即粟末河發源太白山一曰長白橫亘百里巔有水源下注成湖出東珠貴者直十金南流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達五國城東入于海其出北山南流入松花江是為白山黑水金所繇開國也

抄寫

于闐國

五代史曰于闐國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嶺與婆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里南接吐蕃西北至疏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氂牛尾牛氎等晉遣供奉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曰細腰沙神樹沙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遂登沙嶺沙嶺黨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澀木澀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氂牛皮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二州多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于胡盧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常寒多雪每天暖雪消乃得水匡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相四人都督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自仲雲界西始涉醎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胷以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去京師九千五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國其殿皆東向曰天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宴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天居處常以紫衣僧五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年其國東南曰銀州盧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得撈玉

高昌國

王明清揮麈前錄曰太平興國六年詔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白勳使高昌雍熙元年四月延德等叙其行程來上云初

自夏州歷玉亭鎮次歷黃羊平其地平而產黃羊度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次都囉囉族漢人過者還以財貨謂之打當次歷茅家喎子族臨黃河以羊皮為囊吹氣實之浮于水或以橐駝牽木栰而渡次歷茅女王子開道族行入六窠沙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不育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歷樓子山無居人行沙磧中以日為占旦則背日暮則向日日下則止又行望月亦如之次歷臥羊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之地次歷大子大蟲族接契丹界人衣尚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歷屋地因族蓋達于于越王之子次至達于于越王子族此九族達靼中尊者次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有湯泉池傳曰契丹舊為回鶻牧羊達靼舊為回鶻牧牛回鶻徙甘州契丹達靼遂各爭長攻戰次歷阿墩族經馬鬉山望鄉嶺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次歷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鷗鷺鳧雁之類甚衆次至托邊城亦名李僕射城城中首領號通天大王次歷小石川次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勑尚在地有野蠶生苦參上可為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小者一斤肉如熊白而甚美又有礪石剖之得賓鐵謂之喫鐵石又有胡桐樹經雨即生胡桐律次歷益都次歷納職城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關甚近地無水草載糧以行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風驛本俗試出詔神御風風乃息凡八日至澤田寺高昌聞使至遣人來迎次歷寶莊又歷六種乃至高昌即西州也其地南距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露沙雪山葱嶺皆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

摩刊本作麾

熱每盛暑人皆穿地為穴以處飛鳥群萃河濱或飛起即為日氣所爍墜而傷翼屋室覆以白堊開寶二年雨及五寸即廬舍多壞有水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磑地產五穀惟無蕎麥貴人食馬餘食羊及鳧雁樂多琵琶出貂鼠白氎繡文花蘂布俗多騎射婦人戴油帽謂之蘇幕遮用開元七年歷以三月九日為寒食餘二社冬至亦然以銀或鍮為筒貯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潑為戲謂之壓陽氣去病好遊賞行者必抱樂器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朝所賜額寺中有大藏經唐韻玉篇經音等居民春月多遊群聚遨樂于其間遊者馬上持弓矢射諸物謂之禳災有勑書樓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詔勑緘鎖甚謹復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經所謂外道者也統有南突厥北突厥大眾熨小眾熨樣磨割祿黠戛司末蠻格哆族預龍

各字刊本作合

族之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絕食者共振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時四月獅子王避暑于北廷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國先遣人致意于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而來禮不當拜阿多于越復數日始出相見然其禮頗恭獅子王邀延德至其北廷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寨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上有龍王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廷憩高臺寺其王烹羊馬以具饍尤豐潔地多馬王及太后太子各養馬放牧于平川中彌亘數百里以毛色分別為群莫知其數北廷川廣長數千里鷹鷂鵰鶻之所生多美草下生花砂鼠大如鼫鷙禽捕食之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磬者擊以節拜王聞磬聲乃拜既而王之兒女親屬

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為優戲至暮明日汎舟于池中池四面作鼓樂又明日遊佛寺曰應運泰寧之寺貞觀十四年造北廷北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烟氣湧起而無雲霧且又光鋑若炬照見禽鼠皆赤采硇砂者著木底鞾若皮為底者即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即變為砂石土人取以治皮城中多樓臺草木人白皙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為器及攻玉善馬直絹一疋其駑馬充食者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西抵安西即唐之西境七月令延德先還其國其王九月始至亦聞有契丹使來肩缺以銀葉蔽之謂其王曰聞漢遣使入達靼而道出王境誘王窺邊宜早送至達靼無使久留因云高昌本漢土漢使來覘視封域將有異圖王當察之延德偵知其語因謂王曰大我數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自六年五月離京師七年四月至高昌所歷以詔賜諸番君長襲衣金帶繒帛八年春與其謝恩使凡百餘人復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四月至京師延德初至達靼之境頗見晉末陷虜者之子孫咸相率遮迎獻飲食問其鄉里親戚意甚悽感留旬日不得去延德之自敘云○契丹國志曰高昌都交河漢車師前王庭也四面多大山晋以其地為高昌郡地石磧氣候溫暖厥土良沃麥一歲再熟宜蠶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甚美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其官有八長史五將軍又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契丹時一年一次朝貢進獻大珠乳香斜合里皮褐里絲等亦有互市其國王親與北主評價 湯屋畫鑒曰高昌國畫用金銀箔子及朱墨點點如雨銷滴在紙上畫翎毛如中國花草亦佳

嗢熱 補以下

松漠紀聞曰嗢熱者國最小不知其始所居後為契丹徙置黃龍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部落雜處以其族類之長為千戶統之契丹女真貴游子弟及富家兒月夕被酒則相率攜尊馳馬戲飲其地婦女聞其至多聚觀之間令坐與之酒則飲亦有起舞謳歌以侑觴者邂逅相調謔往反即載以歸不為所顧者至追逐馬足不遠數百里其攜往者父母皆不問留數歲有子始具茶食酒數車歸寧謂之拜門因執子壻之禮其俗謂男女自媒勝于納幣而婚者飲食皆以木器好寘蠱他人欲其不驗者云三彈指于器上則有毒自斃亦間有遇毒而斃者族多李姓

韃靼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韃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也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為數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強及渤海盛皆役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乃黑水遺種也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太宗朝各再入貢皆道靈武而來及繼遷叛命遂絕不通因為契丹所服役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人盛時韃

靼歲時入貢金人置河東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韃靼忒
沒真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 孟珙蒙韃備錄曰韃靼始起地
處契丹之西北族出于沙陀別種故于歷代無聞焉其種有三
曰黑曰白曰生

此條刪

朦骨國

大金國志曰盲骨子契丹時謂之朦骨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
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 松
漠紀聞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謂之朦骨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蒙國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
兀兀部金人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
流矢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
守要害至虜亮之時與韃靼並為邊患其來久矣至是韃靼乃
自號大蒙古國

邊境四至附

契丹國志曰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綠江東八里黃土嶺為界
至保州一十一里 次東南至五節度熟女真部族共一萬餘
戶皆雜處山谷尤精弋獵有屋居舍門皆于山牆下闢之耕鑿
與渤海人同無出租賦或遇北主征伐各量差下戶充兵馬回
各逐便歸本處所產人參白附子南星茯苓松子豬苓白布等
物並係契丹樞密院所轄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
南北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
南至生女真國不屬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一千
餘里居民雜處山林耕牧屋宇與熟女真五節度同然無君長
首領統押精于騎射今古以來無盜賊詞訟之事任意遷徙多
者百家少者三兩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相率以金
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蕃或只
今于邊上買賣訖卻歸本國契丹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
無所礙契丹亦不以為防禦西至東京二百餘里 東北至女
真國西南至熟女真國界東至新羅國界東北不知其極居民
屋宇耕鑿言語衣裝與熟女真國並同亦無君長所管精于騎
射前後屢與契丹為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餘里沿邊
創築城堡般運粮草差發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為患耳
南界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
魯等國每國各一萬餘戶西南至生女真國界衣裝耕種屋宇
言語與女真人異契丹樞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逐國節度
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
皮膠魚皮蜜蠟之物與北蕃人往來買賣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界北至鐵離國南至阿異局等國界居民言語衣裝屋宇
耕養稍通阿里眉等國無君長皆雜處山林不屬契丹管押亦
不與契丹爭戰惟以大馬蛤珠鷹鶻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
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東北至靺鞨國東
北與鐵離國為界無君長統押微有耕種春夏居屋宇中秋冬
則穿地為洞深可數丈居之以避其寒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細
鷹鶻鹿細白布青鼠皮大馬膠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
京四千餘里 西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
獵為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
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交易南至上京
四千餘里 又次北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並與蒙

古國同甲寅歲曾率衆入契丹國為盜聖宗命駙馬都尉蕭從欲統兵大破其國爾後不復為盜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為交易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西北至蒙古里國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內最富豪者為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為業其婦人皆精于騎射常與契丹爭戰前後契丹主命親近為西北路兵馬都統率番部兵馬十餘萬防討自契丹建國以來唯此二國為害如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毳為交易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西近北至生吐蕃國又西至党項突厥等國皆不為契丹國害亦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吐渾突厥党項等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三千里

遼史拾遺列傳第一后妃

陳大任遼史后妃傳

鶚案金史党懷英傳曰承安二年名為翰林學士承旨泰和元年增修遼史詔分紀志列傳致仕後章宗詔直學士陳大任繼成遼史云

太祖淳欽皇后述律氏

契丹國志曰后任智用權立中子德光在其國稱太后左右有桀黠者后輒謂曰為我達語于先帝至墓所即殺之前後所殺以百數最後平州人趙思溫當往思溫不行太后曰汝事先帝親近何為不行對曰親近莫如后后行臣即繼之太后曰我非不欲從先帝于地下顧諸子幼弱國家無主不得往耳乃斷一腕置墓中思溫亦得免○胡嶠陷北記曰世宗兀欲及述律后戰于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撲馬山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太宗南入大梁述律后專東國事后無所預第蕭斡性殘忍后每減其多殺

世宗妃甄氏

契丹國志曰甄后廟碑翰林學士李瀚撰

景宗睿知皇后蕭氏

東都事略曰隆緒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為皇太后燕燕姓蕭氏宰相思溫之女有機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民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為奴婢燕ミ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

慾天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醫工迪里姑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既卒謚曰宣獻年五十七 契丹國志曰自南北通和後契丹多在中京武功殿聖宗居之文化殿太后居之好華儀而性無檢束每宴集有不拜不拱手者惟后頷固盟好而年齒漸衰宰相耶律隆運專權有辟陽侯之幸寵榮終始朝臣莫及焉其後歸政于帝未踰月而崩 鶚案睿知史稱賢后隆運辟陽之幸其說近誣

聖宗仁聖皇后蕭氏

東都事畧曰齊天皇后平州節度使蕭猥思之女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隆緒寵愛異之事其姑燕燕甚謹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 契丹國志曰齊天后事承天太后尤謹承天上仙齊天預政權勢日甚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令生辰曰順天節后善琵琶工燕文顥李文福元妃[redacted]言其事聖宗不之信又為卷書投聖宗寢帳中聖宗得之曰此必元妃所為也命焚之

鶚案李文福東都事略作李有福

聖宗欽哀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后姊秦國夫人早年嫠居[redacted]后見長沙王名謝家奴沈偉美姿容為殺其妃而以秦國妻之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侍郎耿元吉貌美后從晉國之請亦為殺其妻以晉國妻之 太后幽于慶州數年帝聽誦報恩經感悟迎回太后

聖宗芳儀李氏 補

王銍默記曰趙至忠虜部自[redacted]契丹歸[redacted]朝仕遼為翰林學士著[redacted]北廷雜記言聖宗芳儀李氏江南李景女初嫁供奉官孫某為武彊都監妻女皆為聖宗所獲封芳儀生公主一人晁補之為北都教官因覽此書而悲之與顏復長道作芳儀曲云金陵宮殿春霏微汗春花發鶺鴒飛風流國主家千口十五吹簫粉黛稀滿堂詩酒皆詞客拭汗爭看平叔白後庭一曲時事新揮淚臨江悲故國令公獻籍朝未央敕書築第優降王魏俘曾不輸織室供奉一官奔武彊秦淮潮水鍾山樹塞北江南易懷土雙燕清秋夢柏梁吹落天涯猶並羽相隨未是斷腸悲黃河應有卻還時寧知翻手明朝事咫尺千山不可期蒼黃三鼓滹沱岸良人白馬今誰見國亡家破一身存薄命如雲信流轉芳儀加我名字新教歌遺舞不由人采珠拾翠衣裳好深紅暗盡驚胡塵陰山射虎邊風急嘈雜琵琶酒闌泣無言數徧天河星只有南箕近鄉邑當年千指渡江來千指不知身獨哀中原骨肉盡零落黃鵠寄意何當回生男自有四方志女子那知出門事君不見李君柱善注窮邊丈夫漂泊猶堪憐余嘗游廬山見李主有國時修真風觀皆宮人施財刊姓氏于碑有太寧公主永嘉公主二人皆景女不知芳儀者孰是也 鶚案史公主表聖宗十三女賽哥封金鄉公主李氏生當即是芳儀

道宗宣懿皇后蕭氏

王鼎焚椒錄曰懿德皇后蕭氏為北面官南院樞密使惠之少女母耶律氏夢月墜懷已復東升光輝照爛不可仰視漸升中天忽為天狗所食驚寤而后生時重熙九年五月己未也母以語惠惠曰此女必大貴而不得令終且五日生女古人所忌命已定矣將復柰何后幼能誦詩旁及經子及長姿容端麗為蕭氏稱首皆以觀音目之因小字觀音二十二年今上在青宮進封燕趙國王慕后賢淑聘納為妃后婉順善承上意復能歌詩

而彈箏琵琶尤為當時第一由是愛幸遂傾後宮及上即位以清寧元年十二月戊子冊為皇后后方出閤升坐扇開簾卷忽有白練一段自空吹至后褥位前上有三十六三字后問此何也左右曰此天書命可敎領三十六宮也后大喜富中為語曰孤穩壓帕女古鞊菩薩喚作耨斡麼蓋以玉飾首以金飾足以觀音作皇后也二年八月上獵秋山后率妃嬪從行在所至伏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曰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綠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上大喜出示群臣曰皇后可謂女中才子次日上親御弓矢射獵有虎突林而出上曰朕射得此虎可謂不愧后詩一發而殪群臣皆呼萬歲是歲十一月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三年秋上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應制屬和曰虞廷開盛軌王會合奇

琛到處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鹿蠡穀敎薄雞林大寓看交泰應知無古今明年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每顧影自憐流目送媚后語之曰貴家婦宜以莊臨下何必如此妃銜之歸罵重元曰汝是聖宗兒豈虎斯不若使敎坊奴得以可敦加我汝若有志當除此帳宮婕此婢于是重元父子合定叛謀于九年七月駕幸灤水聚兵作逆須臾軍潰父子伏誅而討平此亂則知北樞密事趙王耶律乙辛與有功為尋進南院樞密使威權震灼傾動一時唯后家不肯相下乙辛每為怏怏及咸雍初皇子濬冊為皇太子益復蓄奸為圖后計矣后常慕唐徐賢妃行事每于當御之夕進諫得失國俗君臣尚獵故有四時納鉢上既擅聖藻而尤長弓馬往往以國服先驅所乘馬號飛電瞬息百里常馳入深林邃谷扈從求之不得乃上疏諫曰

妾聞穆王遠駕周德用衰太康佚豫夏社幾屋此游畋之往戒帝王之龜鑑也頃見駕幸秋山不閑六御特以單騎從禽深入不測此雖威神所屆萬靈自為擁衛倘有絕群之獸果如東方所言則溝中之豕必敗簡子之駕矣妾雖愚闇竊為社稷憂之惟陛下尊老氏馳騁之戒用漢文吉行之旨不以其言為牝雞之晨而納之上雖嘉納心頗厭遠故咸雍之末遂稀幸御后因作詞曰回心院被之管絃以寓望幸之意埽深殿閉久金鋪暗游絲絡網塵作堆積歲青苔厚階面埽深殿待君宴拂象牀憑夢借高唐敲壞半邊知妾臥恰當天處少輝光拂象牀待君王換香枕一半無雲錦為是秋來轉展多更有雙雙淚痕滲換香枕待君寢鋪翠被羞殺鴛鴦對猶憶當時叫合歡而今獨覆相思塊鋪翠被待君睡裝繡帳金鉤未敢上解卻四角夜光珠不

教照見愁模樣裝繡帳待君貺疊錦茵重重空自陳只願身當出玉體不願伊當薄命人疊錦茵待君臨展瑤席花笑三韓碧笑妾新鋪玉一牀從來婦歡不終夕展瑤席待君息剔銀燈須知一樣明偏是君來生彩暈對妾故作青熒熒剔銀燈待君臨爇熏爐能將孤悶蘇若道妾身多穢賤自沾御香香徹膚爇熏爐待君娛張鳴箏恰恰語嬌鶯一從彈作房中曲常和窗前風雨聲張鳴箏待君聽時諸伶無能奏演此曲者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故重元家婢亦善箏及琵琶每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己后乃召登對彈四旦二十八調皆不及后單娘恥拜服于時上當召登彈箏后諫曰此叛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安得輕近御前因遣直外別院登深怨嫉之而登妹清子嫁為教坊朱頂鶴妻方為耶律乙辛所暱登每向清子誣后與惟一

淫通乙辛俱知之欲乘此害后以為不足證實更命他人作十香淫詞用為誣案云青絲七尺長挽出內家裝不知眠枕上倍覺綠雲香紅綃一幅强輕闌白玉光試開胸探取尤比顫酥香芙蓉失新艷蓮花落故妝兩般總堪比可似粉腮香蝤蠐那足並長須學鳳凰昨宵歡臂上應惹領邊香和羹好滋味送語出宮商定知郎口內含有煖甘香非關兼酒氣不是口脂芳卻疑花解語風送過來香既摘上林蕊還親御苑桑歸來便攜手纖纖春筍香鳳鞾拋合縫羅韈卸輕霜誰將煖白玉雕出軟鉤香解帶色已戰觸手心愈忙那識羅幃內消魂別有香咳唾千花釀肌膚百和裝元非噉沈水生得滿身香乙辛陰屬清子使登乞后手書登時娃外直常得見后后善書登紿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更得御書便稱二絕后讀而喜之即為手書一紙紙尾復書己所作懷古詩一絕云宮中只數趙家妝敗雨殘雲誤漢王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窺飛燕入昭陽登得后手書持出與清子云老婢淫案已得況可汗性忌早晚見其白練挂粉脰也乙辛已得書遂構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伶官趙惟一私侍懿德皇后有十香淫詞為證乙辛乃密奏上曰大康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據外直別院宮婢單登及教坊朱頂鶴陳首本坊伶官趙惟一向要結本坊入內承直高長命以彈箏琵琶得召入內沐上恩寵乃輒干冒禁典謀侍懿德皇后御前忽于咸雍六年九月駕幸木葉山惟一公稱有懿德皇后旨召入彈箏于時皇后以御製回心院曲十首付惟一入調自辰至酉調成皇后向簾下目之遂隔簾與惟一對彈及昏命燭傳命惟一去官服著綠巾金抹額窄袖紫羅衫珠帶烏鞾皇后亦著紫金百鳳衫杏黃金縷帬上戴百寶花髻下穿紅鳳花鞾召惟一更入內帳對彈琵琶命酒對飲或飲或彈至院鼓三下勅內侍出帳登時當直娛不復聞帳內彈飲但聞笑聲登亦心動密從帳外聽之聞后言曰可封有用郎君惟一低聲言曰奴具雖健小蛇耳自不敵尤物真龍后曰小猛蛇卻賽真嬾龍此後但聞惺惺若小兒夢中啼而已院鼓四下后喚登揭帳曰惟一醉不起可為我叫醒登叫惟一百通始為醒狀乃起拜辭后賜金帛一篋謝恩而出其後駕還雖時召見不敢入帳后深懷思因作十香詞賜惟一惟一持出誇示同官朱頂鶴朱頂鶴遂手奪其詞使婦清子問登登懼事發連坐衆暇泣諫后怒痛笞遂斥外直但朱頂鶴與登共悉此事使含忍不言一朝敗壞安免株坐故敢首陳乞為轉奏以正刑誅臣惟皇帝以至德統天化及無外寡妻匹婦莫不刑于今宮帳深密忽有異言其有關治化良非渺小故不忍隱諱輒據詞并手書十香詞一紙密奏以聞上覽奏大怒即召后對詰后痛哭轉辨曰妾托體國家已造婦人之極況誕育儲貳近且生孫兒女滿前豈忍更作淫奔失行之人乎上出十香詞曰此非汝作手書更復何辭后曰此宋國忒里蹇所作妾即從單登得而書賜之耳且國家無親蠶事妾作那得有親桑語上曰詩正不妨以無為有如詞中合縫鞾亦非汝所著為宋國服耶上怒甚因以鐵骨朶擊后后幾至殞即下其事使參知政事張孝傑與乙辛窮治之乙辛乃繫械惟一長命等訊鞫加以釘灼蓋錯等刑皆為誣服獄成將奏樞密使蕭惟信馳語乙辛孝傑曰懿德賢明端重化行宮帳且誕育儲君為國大本此天下母也而可以叛家仇婢一語動搖之乎公等身為

大臣方當照燭奸究洗雪冤誣熏滅此輩以報國家以正國體奈何欣然以為得其情也公等幸更為思之不聽遂具獄上之上猶未決指後懷古一詩曰此是皇后罵飛燕也如何更作十香詞孝傑進曰此正皇后懷趙惟一耳上曰何以見之孝傑進曰宮中只數趙家妝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二句中包含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即日族誅惟一并斬長命勅后自盡時皇太子及齊國諸公主咸被髮流涕乞代母死上曰朕親臨天下臣妾億兆而不能防閑一婦更何施面目靦然南面乎后更乞面可汗一言而死不許后乃望帝所而拜作絶命詞曰嗟薄祜兮多幸羌作儷兮皇家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華托後鈎兮凝位忽前星兮啓曜雖釁累兮黄床庶無罪兮宗廟欲貫魚兮上進乘陽德兮天飛豈禍生兮無朕蒙穢惡兮宮闈將剖心兮自陳冀迴照兮白日寧庶女兮多慙遏飛霜兮下擊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曜兮將墜忽吾去兮椒房呼天地兮慘悴恨今古兮安極知吾生兮必死又焉愛兮旦夕遂閉宮以白練自經上怒猶未解命裸后屍以葦席裹還其家春秋三十有六正符白練之語聞者莫不冤之皇太子投地大叫曰殺吾母者耶律乙辛也他日不門誅此賊不為人子乙辛遂謀害太子無虚日矣嗟嗟自古國家之禍未嘗不起于纖微也焉觀懿德之變固皆成于乙辛然其始也由于伶官得入宮帳其次則叛家之婢使得近左右此禍之所由生也第乙辛凶慘無匹固無論而孝傑以儒業起家必明于大義者使如惟信直言毅然諍之后必不死后不死則太子可保無恙而上亦何愁于少恩骨肉哉乃亦昧心同穀自保祿位使母后儲君與諸老成一旦

夕方字

皆死于非辜此史冊所書未有之禍也二人者可謂罪通于天者乎然懿德所以取禍者有三焉曰好音樂與能詩善書耳假令不作回心院曲則十香詞安得誣出后手乎至于懷古一詩天實為之而月食飛練先命之矣

天祚皇后蕭氏

契丹國志曰山金司之禍后并被擒粘罕納為次室其後耶律余覩雲中起兵兀室誅余覩并及于后兀室回至燕山請罪于粘罕曰蕭氏忍死以從兄者將有待于今日也今見事無成恐或不利于兄且兄横行天下萬夫莫當此人帷幄之間可以寸刃害兄于不測矣以愛兄故已擅殺之粘罕起而謝之既而泣下

天祚元妃蕭氏

張滙金節要曰粘罕之妻乃遼主天祚元妃 鶚案天祚皇后元妃史俱云從西狩以疾亡而二書所説不同如此豈陳大任以金人修遼史故諱之耶

列傳第二宗室

義宗倍

五代會要曰長興元年東丹王突欲率蕃官四十餘人馬百匹自登州汎海內附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授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安東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戸充懷化軍節度瑞慎等州觀察使二年九月復賜姓李名贊華 五代史曰契丹好飲人血突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刲灼不勝其毒然性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假其異

畫醫經皆中國所無者。又曰唐莊宗遇弑後後宮皆散走朱守殷入宮選得三十餘人號國夫人夏氏以嘗幸于莊宗守殷。不敢留明宗立悉放莊宗時宮人還其家獨夏氏無所歸乃以河陽節度使夏魯奇同姓也因以歸之復嫁契丹東丹李贊華。

冊府元龜曰阿保機長子東丹王突欲歸國明宗賜姓李名贊華出鎮滑州在鎮多行不法頃之入覲乞留闕下明宗許之復遣就第問所欲贊華附奏曰臣願為許州節度使明宗欲從之樞密使范延光以為不可乃止明宗促令歸滑贊華謂使者曰若須令赴舊地當自裁爾使者以聞明宗不悅名而證之贊華曰臣不言自裁曾言乞削髮為僧使者引統軍李從昶為證贊華以手畫空曰使者之言如水上畫字何可據耶明宗優容之。清異錄曰契丹東丹王突欲買巧石數峰目為空青府。

尭山堂外紀曰東丹王有文才博古今其帆海奔唐載書數千卷習舉子業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以擬白居易字樂天也。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曰晉朝太子少師李公尋蘭受命護東丹王衣柩歸北遣回賜名馬百餘匹別賜駝馬百餘頭衣服器皿稱是。宣和畫譜曰李贊華好畫多寫貴人酋長至于袖弓挾彈牽黃臂蒼服用皆縵胡之纓鞍勒率皆瓌奇不作中國衣冠亦安于所習者也然議者以為馬尚豐肥筆之壯氣其確論歟今御府所藏十有五雙騎圖一獵騎圖一雪騎圖一番騎圖六人騎圖二千角鹿圖一吉首並驅圖一射騎圖一女真獵騎圖一。江少虞皇朝類苑曰祕閣有東丹王千角鹿圖東丹王歸中國賜姓李名贊華亦能為五言詩其子兀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北方所畫識妙筆也。周密志雅堂雜鈔曰王介石有東丹王贊華所畫番部行程圖。遼東志曰顯陵在醫巫閭山葬遼東丹人皇王突欲世宗以人皇王愛醫巫閭山水奇秀因葬焉山形掩抱六重于中作影殿制度宏麗

遼史拾遺列傳第四

韓延徽

契丹國志曰韓延徽仕劉守光為幕府參軍守光與六鎮搆怨自稱燕帝延徽諫之不從守光置斧質于庭曰敢諫者斬孫光鶴力諫守光殺之延徽以幕府之舊且素重之得全守光末年衆困盧龍巡屬皆入于晉遣延徽求援于契丹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令牧馬于野　資治通鑑曰延徽為契丹相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于晉王敘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者延徽之力也

卷二十　列傳第五

王郁

資治通鑑曰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處直未有子妖人李應之得小兒劉雲郎于陘邑以遺處直曰是郎有貴相使養為子名之曰都及壯便佞多詐處直愛之置新軍使典之處直有孽子郁無寵奔晉晉王克用以女妻之累遷至新州防禦使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以鎮定相為脣齒恐之以新州地鄰契丹乃潛遣人語郁使賂契丹名令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素疾都冒繼其宗乃邀處直求為嗣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名契丹都亦慮郁奪其處乃陰與書吏和昭訓謀劫處直會處直與張文禮宴于城東暮歸都以新軍數百伏于府第大譟劫之曰將士不欲以城名契丹請令公歸西第乃并其妻妾幽之都自為留後

列傳第六

趙延壽

用府元龜曰趙延壽少時有相者云此宮豈止於是耶後必有甲兵大權位極列土人或詰云此人妍柔如女子安有大兵權乎俄遷盟津許田汴水宋城連帥宣徽使樞密使兼領河陽清泰中授為樞密使　資治通鑑曰契丹主入汴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　五代史曰契丹犯京師趙延壽所尚明宗公主已死德光乃為延壽娶許王從益妹是為永安公主　用府元龜曰晉天福三年九月庚申契丹使跌跌廷信押按答馬往雒京般取後唐公主丙寅趙延壽進馬二匹謝恩放燕國長公主歸幽州　契丹國志曰晉軍降契丹太宗悉收其鎧杖數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杜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太宗以晉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使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太宗乃使杜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供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太宗猶欲誅晉兵延壽言於太宗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他人取之乎太宗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國人不能居也他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太宗曰朕不知也然

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太宗曰朕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反為仇讎北面與我戰爭勤兵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留以為患乎延壽曰向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患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太宗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王堂閒話曰五代契丹入寇之初所在羣盜蜂起戎人患之陳州有一婦人為賊帥號曰白頸鴉形質麤陋髮黃微黑來詣戎主稱男子姓名衣冠拜跪皆如男子戎主以為懷化將軍委之招輯山東諸盜其屬數千皆男子前後有夫數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偽燕趙延壽問之自云能左右射被雙鞬日可行三百里盤矛擊劍皆所長也後為兗州刺史馮暉卿戮之　太平廣記曰趙延壽將家子幼習武略即戎之暇復以篇什為意嘗在虜庭賦詩曰黃沙風捲半空拋雲重陰山雪滿郊探水人迴移帳就射鵰箭落著弓抄鳥逐霜果飢還啄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往往傳之趙延壽　東都事畧曰劉溫叟仕晉為翰林學士契丹犯京師溫叟隨契丹北徙與承旨張允求去職契丹主怒欲黜為縣令趙延壽曰學士不稱職而求解者罷之可也得不黜　十國春秋曰趙匡贊字元輔本名美後更今名幽州薊人也祖德鈞後唐盧龍節度使封北平王父延壽尚明宗女至忠武軍節度使匡贊幼聰慧應神童舉明宗詔賜童子及第仍附禮部春牓清泰末晉高祖起并州命延壽將兵屯上黨德鈞將本軍自幽州來會時晉高祖以契丹之援引兵南下德鈞父子降晉契丹主盡錮之北去匡贊獨與母公主留西洛未幾晉高祖命匡贊奉母歸薊門契丹署為金吾將軍數年契丹以延壽為范陽節度使又署匡贊為牙內都校開運末契丹主將謀南侵委政延壽及平原陷匡贊復受契丹署為河中節度使延壽從契丹北歸匡贊得留鎮河中未幾漢高祖起晉陽匡贊奉表勸進加檢校太尉仍鎮河東改京兆尹晉昌軍節度使匡贊懼漢疑已蜀廣政十年冬十月奉表降於後主復歸漢為左驍衛上將軍又仕周累遷保信軍節度使入宋加檢校太師封衛國公卒年五十五

趙思溫

冊府元龜曰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詔賜北朝爲曾相公聶相公幽州趙思溫繒帛器皿以前屯瀛州援王師討魏故也

資治通鑑曰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帝以為祁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延照後入契丹　錫案延照史作延熙　王惲秋澗集題遼太師趙思溫族系後曰遼氏開國二百載跨有燕雲雖長夷夏雖其創業之君規模宏遠守成之主善於繼述亦由一時謀臣猛將與夫子孫蕃衍眾多克肖肯構有以維持藩翰趙公早以驍勇善戰受知遼太祖烜赫貴顯生子十有二人其後支分派別官三事使相宣徽節度團練觀察刺史下逮州縣職僚二百人迄今燕之故老談勳閥富盛照映前後者必曰韓劉馬趙四大族焉嗚呼盛哉孟子稱故國非謂喬木而有世臣者其是之謂歟

張礪 耶律郎五 麻答附

冊府元龜曰、張礪初為舉子、在梁依翰林學士李愚、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歲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韜之門、揄揚愚之節槩及愚所為文、仲尼遇顔回壽夷齊非餓等篇、人望風稱之、

資治通鑑曰、天成元年（同光四年）春、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甲子旦、召郭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

冊府元龜曰、張礪為戎主翰林學士、開運末與戎主南松門之內、軒轡交織、多繼燭接語、無厭倦色、因發言曰、契丹用法如此、豈能久處漢地、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遣故客屬僚死之日、喪葬唯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不高之、

契丹國志曰、耶律郎五、國主族人也、太宗南攻石晉、郎五扈從、累有戰功、太宗入大梁、以郎五為鎮寧節度使、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率其徒千餘人、襲據南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郎五聞漢平鄴、與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北去、方廣千里、剽掠殆盡、

麻荅、太宗之從弟也、會同九年、契丹攻黎陽、麻荅先驅、晉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未幾、周儒引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于東岸、攻鄆州北津、又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太宗南入大梁、以麻荅為安國節度使、又以為中京留守、至恒州、崔廷勳見麻荅拜跪獻酒、麻荅踞而受之、麻荅貪殘猜忍、民間有珍寶美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為叛、拔面斷腕、焚炙而殺之、欲以威衆、遣使督運於邢州、防禦使薛懷讓聞漢高祖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麻荅僅八百人、漢兵突入府中、與契丹戰、會日暮、有村民數千噪於城外、欲奪北兵寶貨婦女、北兵懼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與義成節度使耶律郎五合、漢有白再榮者、拘人取財、恒州謂之白麻荅、虐可知矣、麻荅歸、世宗殺之、

謹案、耶律郎五麻荅見張礪傳中、附詳於此

列傳第十

張儉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河北既罷兵、知雄州李允則治城壘不輟、遼主問其相張儉曰、聞南朝尚修城備、得無違誓約、儉曰、李雄州為安撫使、其人長者、不足疑、

邢抱朴

大同府志曰、龍首書院在應州西南、遼翰林學士邢抱朴建、

列傳第十一

王繼忠

王文正筆錄曰、王繼忠性謹飭、純固有守、事真宗儲邸、歷年最久、肇中為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諫、上每為之斂容聽納、及上即位、咸平中、遷鄗尚發、與今侍中張耆同典禁兵、戍守鎮定、會戎馬大至、晨薄我軍、亟命出兵為左右翼、以禦之、陣之西偏最為兵衝、繼忠固請代耆西往、及我師敗績、繼忠遂為契丹所獲、因授以官爵、為其婚娶、大加委用、繼忠亦悉心勤職、由是漸被親任、乃從容進說曰、竊觀契丹與南朝為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為彼此之計、無出此者、國母春秋已高、國主承襲已久、共忻納之、咸平六年夏四月、石普方守莫州、素與繼忠同在東宮、乃命致書于普、請遣使至北境、特議和好、普具奏其事、朝廷弗之信、止令普答其書而已、是秋、繼忠書

復至意甚切今普齎書且曰俟彼先遣使至即議修和冬契丹舉兵深入貝魏邊烽警急上在澶淵乃遣曹利用馳往許以通聘利用至魏參知政事王公欽若鎮天雄留而不遣及德清通利兩軍被圍急上令參政王公旦作手書以諭欽若始聽其北去契丹國母見利用大喜曰何來之晚也即日議定其事遣使丁振偕來又命李繼昌報聘於是兵罷改元景德車駕還京是舉也雖宸謀善斷亦繼忠能揣敵情而啟導之自是生辰正旦信使往還皆賜繼忠手詔器玩服帶甚厚仍通其家信歲以為常至其身沒乃止繼忠為人有誠信北境甚重之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古人盡忠止能忠於一主今河間王結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於兩國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東都事畧曰王繼忠開封人也父為軍校戍邊而死繼忠因得補殿直眞宗在東宮得給事左右累擢至雲州觀察使咸平末契丹入寇繼忠帥定武出戰於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而服飾稍異契丹識之肆闘累日援兵不至遂陷於契丹　隆平集曰王繼忠開封人咸平末陷虜中初謂已死贈大同軍節度使錄其子懷敏懷德懷政皆加等景德初虜俾繼忠奉章道意請修和好朝廷允其請戢兵息民與有力焉自是朝廷每遣使至契丹必厚賜繼忠對使臣必泣下嘗附表請還上以誓好既定姑詔諭之虜主待之益厚改其姓曰耶律名曰顯忠又曰宗信封為吳王

列傳第十二

耶律隆運

契丹國志曰隆運自在景宗朝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辟陽之幸景宗疾亟隆運不俟詔密召其親屬等十餘人並赴行帳時諸王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政盈布朝廷后當朝雖久然少姻戚援助諸皇子幼稚內外震恐隆運請於后易置大臣勑諸王各歸第不得私相燕會隨機應變奪其兵權時趙王等俱在上京隆運奏召其妻子赴闕景宗崩事出倉卒乃集蕃漢臣僚立梁王隆緒為皇帝帝以隆運輔翼功前後少比乃賜鐵券誓文躬自親書齋戒焚香於北斗星下讀之宣示蕃漢諸臣又以隆運一族附籍橫帳列於景宗廟位契丹橫帳猶宋朝玉牒所也改封晉王左右護位特置百人北法護位惟國主有之帝以隆運勲大恩數優渥見則盡敬秦國二王每日一問起居至隆運所居帳二里外已去益下車徒步而進暨其回也列揖於帳外隆運受之帝或至其帳五十餘步下車隆運出迎盡禮帝亦先為之拜及聖帝與后諸王公主已下并內外臣僚制服行喪葬禮一依承天太后故事靈柩將發帝自挽車哭送羣臣泣諫百餘步乃止附葬乾陵側詔塋室制度一同乾陵又詔諸處應有景宗御容殿皆以隆運真容置之殿內

郭世珍補

張祥涿縣志曰郭世珍涿陰人仕遼至司徒時承天太后侵宋俘獲甚衆師次范陽世珍上言降卒皆有懷土之情驅之而北終不為用太后嘉納縱活數萬人

列傳第十五

蕭撻凜子撻古

契丹國志曰蕭與只番名撻古（卿撻）燕京統軍使撻里麼（卿撻）之子撻里麼於統和中攻南宋澶州為矢所中死城下與只以

又戰功、為祗候郎君遷林牙契丹諸行宮都部署又遷彰國節度使與只魯家門貴盛而虛己接物、汲引諸名士時論賢之宋張昇來使、與只以侍中為館伴使、從容言兩朝盟好誓若山河、毋以小嫌遽傷大信與昇談論移日曲盡其懽昇亦云侍中北朝儀表也深敬異之後授北宰相宣徽使封鄭王、

列傳第十六

劉六符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遼人劉六符所謂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皆中國人不樂屬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虜主宗真問曰如何可收其心曰斂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人矣虜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增戍問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增歲幣我詐不得已受之後得幣則以其數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用其策得增幣而他大臣背約槐以幣之十二減賦民固已喜及洪基嗣立六符為相復請用元議洪基亦仁厚遂盡用銀絹二十萬之數減燕雲租賦仁宗皇帝慶歷中嘗賜遼使劉六符飛白書八字曰南北兩朝永通和好會六符知貢舉乃以兩朝永通和好為賦題而以南北兩朝永通和好為韻云出南朝皇帝飛白書六符蓋為虜畫策增歲幣者然其尊戴中國尚如此則盟好中絕誠可惜也、　郝經陵川文集曰漢中山靖王之後唐盧龍節度使怦有幽州傳姓投節數世入契丹為王公數十人如劉六符等尤其貴顯者也終始契丹二百餘年入金源氏為燕四大族號劉韓馬趙氏、

杜防

陳師道後山談叢曰杜防契丹名相也謂和親為便民戒契丹世世相受謹守其約又慶中國之敗約也凡十年遣使以事動四國而堅其約、

列傳第十七

蕭孝穆

契丹國志曰孝穆機悟有才藝馳馬立射五的時人莫能及、

列傳第十九

馬保忠補

契丹國志曰馬保忠營州人也疎眉豐目謹重寡慾介介自修人賢其行自力詩書不謁州縣節用以給親族大穣則振其餘於鄉黨太平間授洗馬改著作郎殿中丞興宗朝為樞密使守太師兼平章政事封燕国公嘗上言強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刎黨之行修修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其有非聖帝明王孔孟之教者望下明詔痛禁絕之其爲意風教如此卒賜諡曰剛簡、

列傳第二十八

耶律儼

契丹國志曰、李儼姿性巧猾善談佞嘗與知樞密院事牛温舒有隙各進所親厚朋黨紛然時蕭奉先為內主温舒不能勝宴莊四六餘話曰紹聖中燕京為館伴時遼使李儼益沉使者留館頗久一日儼方飲次忽將盤中杏曰來未開花如今多杏、牟京即舉梨謂之曰去雖落葉那可輕梨離

列傳第三十二

蕭奉先弟保先附

契丹國志曰蕭保先亦奉先弟也為渤海留守少師政令嚴酷女真之亂被殺。

張琳

契丹國志曰天祚立琳兩為戶部使員東京人望女真日熾高永昌叛於渤海時天慶六年也永昌叛遼東五十餘州盡沒獨瀋州未下琳痛念鄉村欲自封之契丹屢敗精兵銳卒十無一存琳搏手無策始招所謂轉戶軍蓋遼東渤海乃夙所仇若其轉戶則使役良家庶幾捐軀奮命命下得兵二萬餘琳自瀋州進兵止備遼河三叉口琳遣羸卒數千陽為來攻間道以精騎直趨瀋州渤海始覺經三十餘戰渤海乃走保東京後女真援師至師自驚恐望風而潰失亡不可勝計琳遁入遼州謫授遼興節度使乃平州也。

耶律余覩

沈良靖康遺錄曰先是粘罕不退師回燕山遣蕭慶來催所許金帛送蕭慶於都亭驛一小屋中封其戶傳食以過凡數日係處仁吳敏當國建議謂蕭慶本契丹人為金所滅不能無怨因請賜余覩書令慶達去厚禮待之慶得書遂行使車過河即宣言南朝有書令我約契丹共滅大金并書馳驛送至粘罕由是愈忿矣　靖康要盟錄曰靖康元年四月因金使蕭仲恭等還朝密賜耶律太師書以黃絹寫之云大宋皇帝致書於左金吾上將軍右都監耶律太師昔我烈祖章聖皇帝與大遼結好於澶淵悖信隆睦百有餘年邊境晏安蒼生蒙福義同一家靡有兵革戰闘之事通和遠久振古所無金人不道稱兵朔方拘虜天祚剪滅其國在於中國誓好之舊義當興師以拯顛危而姦臣童貫等違國撓命沮遏信使結納仇讎購以金繒分據燕土金賊之約藏在廟祧委棄勿遵人神怨恫致金人之強暴敢肆陸梁叛援邊境逮於都城剛唯此之故道君太上皇帝深悼前非因成內禪肆朕初即大位惟懷永圖念烈祖之遺德思大遼之舊好輟食興念無時敢忘凡前日大臣先誤國搆禍皆已竄逐思欲親仁善隣以為兩國生靈無窮之福此志既定未有以達而使人蕭仲恭趙倫等能道遼國與燕雲之遺民不忘耶律氏之德與假中國訖令擁立耆哲衆望所屬宜國人無如金吾者達諸至意民用放懷昔聞金吾前為遼國將兵數有大功謀立晉王是為大遼宗社之計不幸事不克就避禍去國向使前之計行晉王有國則天祚安享榮養耶律氏不亡於天祚不害其季而於耶律氏之計誠至忠矣宗社之英天人所相為宜繼有遼國克紹前休以慰遺民之思方今總兵於外且有西南招討太師之助一德協心足以共成大事以中國之勢竭力擁衛何有不成謀事貴斷時不可失惟金吾圖之書不盡言已令蕭仲恭趙輪回奏面道委曲天時蒸染更冀保綏　鷄宗余覩任遼為金吾衛將軍降金後天會三年大舉伐宋余覩為元帥右都監事詳金史靖康帝書中所稱蓋兩國之官也　松漠紀聞曰余都姑之降金人以為西軍大監軍久不遷常鞅鞅其軍合董也失其金牌金人疑其與林牙暗合遂質其妻子余都姑有叛心明年九月約燕京統軍反統軍之兵皆契丹人余都謀誅西軍之在雲中者盡約雲中河東河北燕京郡守之契丹漢兒令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而偽許之遣其妻來告時悟室為西監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與通事漢兒那也同

行數百里耶也見二騎馳甚遽問之曰曾見監軍否以不識對問爲誰曰余都下人耶也追及悟室曰遼兩契丹云余都下人既在西京何故不識監軍（北人稱[illegible]中爲西京）恐有姦謀遂回馬追獲之搜其韓中得余都書曰事已泄宜便下手復馳告悟室即回燕統軍來謁縛而誅之又二日至雲中余都微覺父子以遊獵爲名遁入夏國夏人問有兵幾何云親兵二三百遂不納投達靼達靼先受悟室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啓以兵圍之達靼善射無衣甲余都出敵不勝父子皆死凡預謀者悉誅契丹之黠漢兒之有聲者皆不免

遼史拾遺列傳第三十三文學上

李澣

資治通鑑曰長興四年十一月秦王從榮之亂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勒歸田里澣回之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朝宰相）五代史補曰李澣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綴而性嗜酒楊凝式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逮澣於是多市美酒召澣飮俟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歎伏久之少主之入番也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皆放還澣時爲翰林院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於番中其後人有得其文集者號曰丁年集蓋取蘇武丁年奉使之意　又曰李濤爲人不拘禮法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固之女年甲稍高成婚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答禮儀濤應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寶建德作梁山喏喏聞者莫不絕倒　古今詩話曰李澣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澣爲承旨遼當批詔次日於玉堂燬閑和相舊閣悉取閣書器玩去因留一詩於榻上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鼇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不人皆笑其踈脫

列傳第三十四文學下

王鼎

高麗史崔思諏傳曰思諏宣宗朝拜殿中少監知尚書戶部事出爲西京副留守駕幸西京時遼使王鼎來思諏爲館伴聞鼎每夜獨坐爲文以詐取其書奏之乃諫疏也其疏極言遼太平

日久不修武備、又言大宋伐南晏事、

王正（以下六人）

王正燕山雲居寺碑曰、雲居寺東一里、有高峰、峰之上十餘步有九室、室之內有經四百二十萬言、本自靜琬始厥謀、歷道進諸公成其事、佛宇經廚、僧坊鐘閣、材唯杞梓、砌則琳珉、古檜星羅、流水環遶、鉄堤相望、門閭洞開、風俗以四月八日共慶佛生、凡水之濵山之趺、不遠百里、預饋供糧、號為義食、先是庚午年寺主謙諷和尚為門徒時、僕自皇后臺被福來游、論難數宵、以道相得、自兹一別、僕以職倅於瀛、掌記於武定、廉察於奉聖、阯在涿臺邊、在諫署佐兹邦、計迨今十五年、復會於兹寺、和尚建庫堂一座五間六架、廚房一座五間五架、轉輪佛殿一座五間六架、暖廊一座五門五架、又化助前燕王侍中蘭陵公建講堂一座五間七架、又化助公主建碑樓一座五間六架、并諸殿座次建飯廊一十三間四架、次又建東庫四間五架、次建梵網經廊房八間四架、次葢後門屋一座、餘有搶短從長、加朱施粉、周而復始、不可殫論、乙丑歲天順皇帝御宇之十五載、丞相秦王統燕之四年、泰階平、揩澤明、八風草偃、四海鏡清、和尚慶此得時、懇請求作記、僕以謙諷等同德經營、協力倡和、結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廢穫、立其信、導其教、無貧富後先、無貴賤老少、施有定例、納有常期、貯於庫司、補兹寺缺、寺不壞於平地、經不墜於東峰、稽首空巖、載銘貞石、盟鎮判官朝議郎行右補闕賜緋魚袋王正述、前鄉貢進士鄭熈書、

李仲宣

盤山志曰、李仲宣知薊州軍事判官、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祐唐寺新建講堂碑記曰、夫幽燕之分、列郡有四、薊門為上、地方千里、籍冠百城、紅稻香秔、膏魚鹽之沃壤、襟河控嶽、當旂戟之奥區、于古堞之外、西北一舍、有盤山者、乃箕尾之巨鎮也、深維地軸、高闢天門、暎碧數霄、寒青壓海、珠樓瓊室、仰窈窱于崑丘、寶洞瑤臺、燿旁礴於衡嶽、崆峒左倚、太行右連、懷珠之水派其陽、削玉之峰峭其後、嶺上時興于瑞霧、谷中虛老于喬松、奇樹珍禽、異花靈草、絕頂有龍池焉、向旱歲而能興雷雨、岩下有湖井焉、依旦暮而不虧盈、縮于名山之內、最處其佳、此境舊有五寺、祐唐者乃備其一、自昔相傳、有尊者挈杖遠至、求棲足之所、僧室東北隅巖下、有盤泉、恍惚之間、見千僧洗鉢、瞬息而没、因兹構精舍、晏坐矣、厥後于谿谷磵石之面、刻千佛之像、而以顯其殊勝也、雖雨漬苔班、睟儀相而猶在、陽舒陰慘、流善譽而不聽、向此盤垣之北、長松之下、有大石焉、重萬餘鈞、或遇發信者、微觸而動、迄今游聞之士、冠蓋相望、不絕于阡陌也、當昔全盛之時、砌登龍墻、層排鳳翅、晨鐘暮磬、上聞兜率、禪宗律學、冠是祇園、聯關可類于清凉、赫奕遂同於白馬、乃法侶輻輳之鄉也、爰自大兵之後、並已煨燼、因謂物不可以久廢、故享利於德人、德人者、即寺主大德、乃當寺之景派也、厥本惟爾、其神不測、苦隨念盡、樂與人同、化六趣之茫然、歸十方之安隱、年臘未晚、行業彌高、既多有樹之開、宜示無窮之績、寺主大德、俗姓瑯琊氏、釋諱希悟、鎮陽長博人也、爰自聚沙之歲、禮當寺寺主在楚禅師、授法焉、勤除五蓋、恭別四生、舍怨桿而誓汎慈舟、棄毒藥而願食甘果、年二十、詣長興寺具尸羅、由啓弘願、延僧一十萬次、第竟矣、于是謂其已友曰、聞二儀舒慘、四序推遷、人生幾何

歲不我與覧斯基址罷忍凄凉野鹿群麋晝夜而草眠香徑壞
碑毁塔高低而没桂藤蘿玉毫消盡于華蔓金磬罷閣于脊幟
上漏下溼日就月將徐興再造之心爰起從新之務于是乎手
披榛棘力用經營梠怪石而截斷雲根伐灌木而摧折烟色應
歷十二年化求財賣發佛殿一座欒櫨娟妙丹雘新鮮塑佛中
央圖像四壁保寧四年又建廚庫僧堂二座俾費鐻之有所作
也寓旅之有所歸也乾寧二年加授紫衣戢議門迎廣陌地處
幽凉廣生群之徒見臨顧請讚之所交闕乃于僧室之陰登磷
磷之石淪瑟瑟之泉高廣數尋駢羅萬樹鋤除沙礫併就基坰
而又請邑人醵貲聚略四遠之樂施者如蟻介之歸巨海也即
乃市木雲崎嶠采石同叢窮斤斧之力極磨礱之妙初心纔啓
大廈低成式導昏衢納光世德其室也保寧十年剏建常雲川
之渺渺總遠岫之峩峩東觀種玉之田西挾藥金之關蘭楹鏤
彩桂柱凝丹月入秋宵風含夏户簷外之杉松郁鬱檻前之烟
水瀰漫所貴安苾蒭僧置猊座高談玉偈然慧炬而絕煩惱
薪妙演金文揮智刃而剖無明說長依佛住永壓山門對延靈
岫之峯閑說瑜伽之旨此皆邑人等心獨恭善志乃忘筌知浮
生石火以難停覺幻質風烟而易滅各捐淨施共構良因即寺
主希悟大德激勸之所致也緣思之所被也厥外并有甘泉地
多腴壤閑栽珍果棋布疏畦清風起兮綠幹香烟雨霽兮紅葵
茂載諒鳩必草白足咸來其供給之費恒不闕于祇瞻者大德
寺主力辨也蓋惟寺主大德道洽空有識洞幽冥全資化導于
多方以至圓成于能事所冀皇嗣永安神業矣相國長調鸞鶴
矣京尹之仁無枕稈矣郡牧之信及竹童矣一切含靈同沾利
樂一切感源並向真如爰述懿徽俾雕翠琰其邑人姓號具列
碑陰仲宣雁職之歲華揮方成命修辭以序之序之伊何即為
銘而記之曰峭壯靈峯剏興華宇式開講肆用陳法侶物置人
多利圓三寶歲幾乎作善之祥傳名振古統和五年歲次丁亥
四月八日

南扦

盤山志曰南扦薊州人官少府少監知秘書少監上方感化寺
碑記曰嘗西聖人教既一唱而東也應而和者其徒半天下是
以城闕邑聚塔廟日興後數百年雜相高以奢麗有大苾蒭衆
樂諸阿蘭若巖居野處如鷲峯鹿苑者比比而是方之城邑則
又過焉漁陽古郡之西北叢岫迤邐其勢雄氣秀曰田盤山岡
出倚盤富有名寺而感化者復究元宮物無常名事窮則變會
幽州主帥清河張公奏請之故因以是額易其前號獨亢爽清
勝確乎不移既射鞭于絕巘又褉袖于列刹故自往昔目為上
方非清信舍財而附益高流擇地以來集則何以增崇垂遠至
于是哉粵太和十九年無終縣民田氏兹焉營辦居太和咸通
間道宗常賢二大師前李後昆繼踵而至故碑遺像文迹俱存
爾後人多住持處亦成就布金之地廣在山麓法堂佛宇敞乎
下禪窟經龕出乎上松杉雲際高低相望居然緇屬殆至三百
自師資傳衣而後無城郭乞食之勞以其物始以來占籍斯廣
野有良田百餘頃園有甘栗万餘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斯為
許久之業又在形勝之境宜乎與法常住如山不騫是使居之
則安不為爭者所奪奈何太康初鄰者侵競割據嵩壑鬪諍堅
固適在此時徒積訟源久不能決先于薊之屬縣三河北鄉自

乾亨前有莊一所闢土三十頃間藏麥千畝皆原隰沃壤可謂
上腴營佃距今卯有年禩利資日用衆寔賴之大安中燕地遁
括天荒使者馳至按視厥土以幸民所首謂執契不明遂圍以
官封曠為牧地吞我林麓既如彼廢我田壞又若此使庖舍缺
薪烝之供齋堂乏餅餌之給而至於是可歎香火寺僧法雲暨
法遵次言及衆曰先世有所遺籍吾儕不能嗣守亦空門之不
肖者也安忍坐受其斃拱默而已相與詣闕陳訴歷官辯論一
旦得直其誣兩者復為所有尋奉上命就委長吏辯封立表取
鬻為定自是樵蕘耕穫之利隨用而足以小大協力始終一心
而令釋氏家肥不減疇昔赫矣能事于前有光雖汶陽歸巳侵
之疆興平還既奪之地不是過也乾統六年冬老比丘崇爾與
前薊州管內都綱提點寺事前沙門士賢元悟上座僧士侃都
和僧圓淨等以審往時具剳之始末紀石為請會余有故不果
項又走書來速文勤至再三豈可無述夫藏用於形迹者莫妙
於理智顯用于事為者莫大乎勢力佛之道理與智也弘之在
人勢與力也若茲寺者偎設攸在法相所寄智與形會理適事
集向內不資徒侶之力外不託王臣之勢則有所廢矣孰能興
之今豪奪者止誣取者予使禪枝律裔保有其業良以此也後
之補處是者其念之乎乾統七年春正月元日

耶律某

詩話總龜曰北遼多有文雅亦以文雅相尚王矩為工部郎中
本燕人為遼將耶律某忘其名掌書記嘗從其出入耶律兄及
兄之子太平興國中戰殁于大郡後耶律經舊戰處覽其遺迹
作詩矩記其兩句云父子盡從蛇陣殁弟兄空望雁門悲

馬充俊

文昌雜録曰元豐三年高麗國王王徽以疾表乞太醫朝廷遣
閤門通事舍人王舜封押至彼國舜封上言十二月一日徽生
辰北遼遣起居郎知制誥馬充俊充使留仙霄館充俊獻徽詩
曰始從銅梨海東天世世英雄禀自然掌上寶符鈐造化胸中
神劒畫山川太宗莫取龍州道煬帝難乘鴨緑船真是金輪長
理國豈論八万四千年徽以錦紬八百匹為謝云

無名使臣

能改齋漫録曰崇寧三年大遼賀生辰使至賜宴且賜柑有謝
表云聘禮適陳祝帝齡於紫闕恩華固異錫仙實於公卿方厥
包來貢之期捧茲德性馨之賜天香滿袖染淮水之清霜雲液
盈盤挹洞庭之餘潤梓里豈遑於遺母岔朝切願於獻君感德
林深諭言罔既

列傳第三十六卓行

唐中和以下二

江鄰幾雜志曰予奉使遼還賀正使於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
借職劉俸錢與弟請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竊按
遼史載卓行三人皆止足恬退之流如中和者篤念天顯為人
所難何異李充繆彤乎應從後漢書獨行傳之例入卓行傳

張潛

許鈹武清縣志曰遼張潛邑人精于易不樂仕進安貧樂道鄉
里稱其賢有餽以瓜田者辭不受卒于家

列傳第三十七列女

邢簡妻陳氏

大同府志曰一經樓在應州城内遼郎中邢簡妻陳夫人教子
讀書處

韓慶民妻補

金史曰韓慶民妻者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姓氏慶民事遼為
宜州節度使天會中攻破宜州慶民不屈而死以其妻配將士
其妻誓死不從遂自殺世宗讀太宗實錄見慶民夫婦事歎曰
如此節操可謂難矣　鶚按天祚亡殉國者寥寥故遼史無忠
義傳慶民亦忠義中一人史何以不為立傳其妻不屈于金而
死宜改入遼史列女傳

卯傳第三十八方校

王白

文瑩續湘山野錄曰太祖救晉水侵河東之年晉侯使偽命殿
直程再榮間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白
曰南朝今收敝國危蹙不保乞師救之白深于術數謂再榮曰
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日必大霈再榮因問他
日安危之數白後十年晉破破即掃地矣非唯晉破而契丹亦
茫然扶囯部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
克晉殆後十年當太平興國四年方平晉壘又白嘗謂契丹扶
囯再犯之事者即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歲會曹武惠彬
伐燕不利是年冬遼報役王師失勢於河間遼乘勝抵黃河而
退皆如白言年八十卒

劉鑾以下六人補

郝經陵川文集四賢祠碑畧曰辛亥之秋過晉充至易水投文
酹酒弔太子丹閒水汭有祠國工劉鑾所塑技極精巧不知為
何神遂往觀之四像皆南面列坐一王者拱其側衣冠極古殆
皆周制問諸守祠丈人言祠故有榜曰四賢不知為何代之賢
契丹時有題曰樂將軍者亦不知孰為樂將軍也某乃大悟其
列坐曰郭隗樂毅劇辛鄒衍拱而侍其側者燕昭王也　山西
通志曰劉鑾寺在大同府城外鑾遼人能塑諸佛像因以名寺
乃其家佛堂也　析津日記曰京師像設之奇古者曰劉鑾塑
說者疑鑾與元音相近而誤考郝伯常陵川集然有四賢祠其
像塑自劉鑾則鑾別是一人著名於正奉之先者也元史方技
傳劉元字秉元薊之寶坻人

蕭瀜

繪事備考曰蕭瀜遼之貴族官至南院樞密使好讀書親翰墨
尤善丹青慕唐裴寬邊鸞之蹟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購求有名
蹟不惜重價裝潢既就而後攜歸本國臨摹咸有法則興宗清
寧中以義宗千角鹿圖賜焉

陳升

圖繪寶鑑補遺曰陳升聖宗朝林侍詔嘗奉詔寫南征得勝圖

常思言

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曰余熙寧辛亥冬被命接勞北使為輔行
日與其副燕人馬祐邢希古結馹並馳希古恭順詳敏有儒者
之風從容語及圖畫且云燕京有一布衣常其姓思言其名善
畫山水林木求之者甚衆然必在渠樂與即為之既不可以利
誘復不可以勢動此其所以難得也

吳九州

鄧椿畫繼曰吳九州燕人善畫鹿嘗畫鹿之態牛鹿馬鹿養

革退角老嫩之别無不曲盡其似。

樂先生

洪邁夷堅志曰、契丹李年、常勝軍校厖太保娶耶律氏、諸燕山樂先生卜肆問命、卦成、樂驚曰、平生所閲人無如夫人之貴、非后妃不足以當之、今服飾若此、何也、耶律笑曰、吾夫一營卒耳、近以微功、方遷隊首、猶未免飢寒、安望王侯、樂曰、夫人不大貴、吾當焚五行之書、既而金人滅契丹、首領兀朮至燕、見耶律氏美、納之、而殺其夫、後封越國王妃、妃方頤修顏、明眸華髮、權略過男子、兀朮敬畏之、先公在燕時、親識其狀、予奉使日、接伴使曰工部侍郎厖顯忠、蓋耶律在厖氏時所生也、

劉操 以下道釋人附

都邛三餘贅筆曰、道家有南北二宗、其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權授唐進士呂巖、授遼進士劉操、薛大訓神仙通鑑曰、劉元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陵人也、遼人云大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為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延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氏、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為演清靜無為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歎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盡以其錢擘破為二、擲之而去、海蟾因此大悟、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後遇呂洞賓、得金丹之秘旨、自此往來終南泰華間、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為方外友、亦間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鍊、則有還金篇、行於世、

法均

釋明河補續高僧傳曰、法均族里未詳、蘭芷幽潛、珠英秘潤、人莫之知、唯京西紫金寺非辱律師異之、收為童子、究律學、謹持把得、性自然、非矯揉也、雖行在毘尼、而志尚禪悅、尋師求指者決十餘年、掛衲危坐如晝類似有發明者、清寧中被徵校定諸家章抄、或有疏之謬為代者、師力求退、與息貪競、時議多之、道聲遐震、授紫方袍、師號、又之歸隱馬鞍山、遠近挹其清風、咸雍間、上以金臺僧務繁劇、須才德並茂者、録其事、僉以非師不可、命丞下、雖欲退辭不得也、當是時、戒壇肇闢、來集如雲、師為大和尚、儼臨萬衆、雖遐荒絶域、冒險輕生、自萬里而來、暨一瞻慈範、一頃音教、如獲至寶而還、似有神物告語而然者、遼主渴思一見、上待以師禮、后妃以下、皆展接足之敬、特旨授崇祿大夫守司空、并傳戒大師之號、寵以詩章、有行高峰頂松千尺、戒淨天心月一輪之句、其見重如此、大康元年三月四日、怡然別衆而逝、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九、訃聞、遼主悼歎、命太常卿楊溫嶠董後事、荼毘收靈骨、搭于方丈之右、繼其道者曰裕窺、守德嚴戒、有師之風、遼主嘉之、仍襲傳大師、賜崇祿大夫檢校太尉、提點天慶寺、并賜製菩提心戒本、命開戒壇、說一如師在日、年七十而化、　鶚案道宗紀、咸雍七年十二月戊午、加圓釋法鈞二僧並守司空、名已見遼史矣、均史作鈞、

常在

王圻續文獻通考曰、釋常在、遼重熙間在寶坻縣城南隅渠水

之喪建彌陀佛舍結廬其旁持經侍佛棲心入道潴然而居其中後跌生而化荼毘之日火身不灰僧徒以其身立于佛側已而髮再生踰月則削之後有女子以手捫其頂髮遂不生

非覺

盤山志曰遼非覺大師塔太康三年癸亥七月十七日建其文曰師諱非覺俗姓劉氏析津良鄉人有大名聞車駕幸燕重師道德詔入内說法特賜紫衣併賜號儀範大師春秋七十二僧臘四十七示化大昊天寺歸葬甘泉普濟寺

等偉

盤山志曰遼嚴慧大師名等偉俗姓李氏析津麗津人太康元年剃落禮儀範大師為師從師住甚濟寺受戒宣充三學殿主賜號嚴慧後示疾而終荼毘舌根不燼如青蓮色

列傳第四十五姦臣上

耶律乙辛

文獻通考曰洪基能守成衆惠愛民安靜不抗然嬖幸其臣耶律英弼（卿乙）累封魏王北人謗云寧違敕旨無違王白帖子

列傳第四十三逆臣中

蕭翰

契丹國志曰蕭翰從太宗入大梁以汴州為宣武軍翰為節度使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人翰欲取之宦者張環不與翰欲鎖奪宮人執環灼鐵燒之腹爛而死　五代會要曰唐明宗第五子從益許王開運三年契丹犯京師為首將蕭翰偽立為帝知南朝軍國事漢高祖入洛遇害　五代史唐家人傳曰德光北歸留蕭翰守汴州漢高祖起太原翰欲北去乃使人召從益委以中國從益母子逃于徽陵域中以避使者使者迫之以東遂以從益權知南朝軍國事從益御崇元殿翰率契丹諸將拜殿上晉羣臣拜殿下羣臣入謁太妃妃曰吾家子母孤弱為翰所迫此豈福耶禍行至矣乃以王松趙上交為左右丞相李式翟光鄴為樞密使燕將劉祚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翰留契丹兵千人屬祚而去漢高祖擁兵而南從益遣人召高行周武行德等為拒行周等皆不至乃與王松謀以燕兵閉城自守妃曰吾家亡國之餘安敢與人爭天下乃遣人上書迎漢高祖高祖聞其嘗召行周而不至遣郭從義先入京師殺妃母子妃臨死呼曰吾家母子何罪何不留吾兒使每歲寒食持一盂飯灑明宗墳上聞者悲之從益死時年十七　鷄案從益翰傳作從敏誤

叙下一
○遼史拾遺卷二十二　三什六
○○高麗外紀
高風
史中6資料

遼史拾遺二 國外紀第四十五

高麗

資治通鑑曰唐滅高麗天祐初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聚衆據
開州稱王號大封國性殘忍海軍統帥王建殺之自立復稱高
麗王以開州為東京平壤為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　徐
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王氏之先蓋高麗大族也當高氏政
衰國人以建賢遂共立為君長後唐長興三年遂自稱權知國
事請命于明宗乃拜建元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王開
運二年建卒子武立漢乾祐末武卒子昭立至皇朝建隆二年
昭遣使來朝賜以功臣之號仍加食邑開寳九年昭卒子伷立
遣使請命封爲高麗國王太平興國七年伷卒弟治上章乞襲封
從之淳化六年契丹攻之治畏懦無守臣事北虜遂闕朝貢治

卒弟誦立祥符七年誦卒弟詢權知國事大破契丹天聖中虜
與女眞偕來貢方物詢卒子陞立後來不斷政荒力屈悍于北
虜遂復臣事之貢使又絶陞卒私謚曰正子徳王欽欽子稺王
享皆朝貢不通朝廷亦罷遣使享子徽熙寧四年以權知國事
復條貢方物元豐三年四年遣使來朝六年徽卒立凡三十八
年謚曰文世子勳立百日卒弟原國公運立元祐四年卒謚曰
宣子堯立未閲歳以病廢國人乃請其叔熙攝政未幾而堯卒
謚曰懐熙乃襲位避契丹嫌名改熙曰顒崇寧二年顒卒子俁
立　石林燕語曰高麗自三國以來見於史者句驪其國號高
其姓也隋去句字故自唐以來止稱高麗五代史記後唐同光
元年韓申來其王尚姓高則自三國至五代止傳一姓長興中
始稱權知國事王建王氏代高當在同光長興之間而史失其

傳元豐初王徽遣使金梯入貢建之七世孫也其表章稱知國
王事蓋習用其舊而年稱甲子以其受契丹正朔故也　續資
治通鑑長編曰高麗國王誦卒其弟詢權領國事嘗築六城於
境上曰興化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契丹以為
貳於己遣使求六城詢不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
居人詢徙居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　宣和奉使高
麗圖經曰崧山廟在王府之北出北昌門行五里許山路崎嶇
爲松森陰蔚視城中如指諸掌其神本曰高山國人相傳祥符
中契丹侵逼王城神乃夜化松數萬作人語虜疑有援即引去
後封其山為崧以祠奉其神也　葉夢得石林詩話曰高麗自
太宗後久不入貢至元豐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
令問其復朝之意云其國與契丹為鄰每因契丹誅求不能

堪國主王徽常誦華嚴經祈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
邑宮闕之盛覺而慕之乃為詩以記曰悪業因緣近契丹一年
朝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地可惜中宵漏滴殘　孫公談圃
曰契丹有一佛寺甚壯麗使者至必焚香寺有大佛銀鑄金鍍
豈稷奉使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之物蓋高麗制于契
丹每遇契丹使至其國所居殿上總尾皆暫撤去　文獻通考
曰高麗自王徽以降雖通使於我然受契丹封冊奉其正朔上
朝廷及他文書蓋有稱甲子者歲貢契丹至於六而誅求不已
常云高麗乃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遼使至其國尤倨懸館
伴及公卿小失意輒行捽箠闕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賜
物嘗詰其南向修貢事麗人表謝其略曰中國五甲子方得一
朝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悟乃得免　孫穆雞林類事曰

高麗王建自後唐長興中始代高氏為君長傳位不欲與其孫
乃及於弟生女不與國臣為姻而令兄弟自妻之言王姬之貴
不當下嫁也國人婣嫁無聘財令人聰說或男女相欲為夫婦
則為之夏日羣沐於溪流男女無別父母病閉于室中穴孔與
藥餌死不送 又曰國城三面負山北最高峻有溪曲折貫城
中西南當下流故地稍平衢城周二十餘里雖雜沙礫築之勢
亦堅壯 又曰國官月下朔參文班百七十二員六拜舞蹈而
退國王躬身還禮稟事則膝下而前得旨復行而退國人卑者
見尊者亦如之其軍民見國官甚恭尋常則胡跪而坐官民子
拜父父亦答以半禮其俗不盜少爭訟國法至嚴追呼惟寸紙
不至則罰凡人詣官府少亦齎米數斗民貧甚憚之有犯不去
中衣但褫袍帶杖笞頗輕東荆使自擇以牌記其杖數最苦執
縛交臂反接量罪為之自一至九又視輕重制其時刻而釋之
惟死罪可久甚者髀骨相摩腦皮折裂足大罪亦刑部拘役也
周歲待決終不逃其法惡逆及罵父母斬餘止杖亦不甚楚歲
以八月論囚諸州不殺咸送三府夷姓人至期多赦宥或配送
青嶼黑水永不得還五穀皆有之粱最大無秫糯以粳米為酒
少絲蠶每一羅直銀十兩故國中多衣麻苧地瘠惟生人參松
子龍須席藤席視日早晚為市皆婦人挈一柳箱一小升以六
合為一刀為以刀以稗米定物之價而貿易之他皆視此為高下
若數多則以銀缾每重一斤工人製用銀十二兩半入銅二兩
半作一斤以銅當工之直癸未年做本朝鑄錢交易以海東三
韓通寶為記 王雲雞林志曰鵠山有佛龕林木盛遂傳云羅
漢三藏行化至此潑齒揚枝揷地生此木淨水所著今為清泉
國人以佛法始興之地極所崇奉 又曰高麗僧住寺修行者
或犯戒律配白黑二山輕亦并遺籍其子孫仍充受差役 又
曰高麗善染木紅紫尤妙紫草大梗如牡丹擣汁染帛 又曰
高麗黃漆生島山六月刺取瀋色若金日暴則乾本出百濟今
浙人號新羅漆又曰高麗王於國中出債收有陳道留入其國
為商云令以官奴求息俾之日納磨絲貌好者倍其叔若得子
則沒為奴婢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曰在家和尚不服袈裟不
持戒律白紵窄衣束腰皁帛徒跣以行間有穿履者自為居室
取婦鞠子其于公上負戴器用掃除道路開治溝洫修築城室
悉以從事邊陲有警則團結而出雖不閑于馳逐然頗勇壯其
趨軍旅之事則人自裹糧故國用不費而能戰也中間契丹為
麗人所敗正賴此輩 朝鮮志曰朴淵在天磨聖居兩山之間
狀若石甕瞰之正黑有盤石湧出中心曰島巖水赴絕壁怒瀑
下垂可十餘丈宛如白虹諺傳昔有朴進士者吹笛淵上龍女
感之引以為夫故名朴淵上有祠旱禱輒應高麗文宗嘗游此
登島巖上風雨暴作文宗驚怖時李靈幹作書數龍之罪投于
淵龍即出其脊乃杖之淵水為之盡赤

西夏

曾鞏隆平集曰夏國姓拓拔其遠祖仁福者思恭之族也唐僖
宗始以思恭為夏州節度使賜國姓思恭族亂仁福繼之故亦
稱李氏仁福死子彝超彝興相繼為定難軍節度使彝超而上
五代史有傳彝興死子光叡繼光叡死子繼筠襲繼筠死弟繼
捧襲位其從父綏州刺史克文言繼捧不當襲請遣使與偕至
夏州諭令入覲繼捧乃舉族歸朝其弟繼遷在銀州太宗賜以

國姓俾隸屬籍又賜繼俸名曰保忠繼遷名曰保吉為夏州節度使歸鎮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李繼遷之陷西涼也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受之不疑未幾羅支遽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創甚至靈州界三十里死其子阿移嗣位　又曰夏王德明凡娶三姓米母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嵬元昊小名嵬理蕃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性凶鷙猜忌圓面高準長五尺餘少時衣長袖緋衣冠黑冠佩弓矢從衛步卒張青蓋出乘馬以二旗引百餘騎自幼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一金鑑訣　太平治迹統類曰元昊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氈冠紅裏頂冠後垂紅結綬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其偽官則分文武或靴笏幞頭或冠金帖鏤冠緋衣金塗銀黑束帶

佩蹀躞穿靴或金帖紙冠間起雲銀帖紙冠餘皆禿髮耳重環紫旋襴六重束帶佩解結錐短刀弓矢韣乘鯢皮鞍打跨鈸拂民庶衣青綠用此以別貴賤自制蕃書十二卷字畫繁冗四屈類符篆教國人紀事悉用蕃書　夏文彥圖繪寶鑑曰夏國與宗元昊通蕃漢文字善繪畫　儒林公議曰夏國元昊取契丹女偽號興平公主乃宗真之姊也元昊待之甚薄因晚被病元昊亦不往視之以至殞宗真雖忿恨然亦無如之何但遣使慰問之而已朝廷不知其故以為元昊畏耶律之強誠宗真使促元昊歸款失之甚矣　又曰富弼使契丹報聘再立盟約時呂夷簡方在相位命弼諷契丹諭元昊使納款宗真是其言謂可指麾立定遂遣使詣元昊諭以朝廷之意元昊但依隨而已及楊守素至延州道元昊語曰朝廷果欲議和當下諭本國何煩

特來契丹契丹界夾山部落呆家等族離叛多附元昊契丹以詞責問元昊辭不報自稱西朝謂契丹為北邊又言請職所部落所貢不失兩朝歡好宗真既以強盛誇於中國深恥之乃舉衆西伐聚兵於雲州西約五百里夾山之側國內擾動糧餽相繼先是契丹預峙芻茭以備冬計元昊密令人焚之殆盡且多餓死[illegible]及與戰遂敗懼朝廷知之乃出牓幽州稱元昊歸欵自以誇大其辭云元昊哀白先朝求為鉅援據一方之裂壞迫三世以襲封又云鼻音易變大態多端忘宰參之深恩肆狂悖之兇性撓誘邊俗巧詐欺鄰罪既貫盈理當難赦是用躬驅銳旅往覆危巢方通戰庭乞修覲禮云云然燕人皆知其妄我之諜者又見與尸重傷者相繼自西而至其敗益明然深自蔽藏懼為朝廷所知　夢溪筆談曰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

元昊嗣立朝廷遣郎中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還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錯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既而饗告於庭其東屋後若千百人鍛鐵聲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秘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朝廷興師問罪猖獗元昊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如剛浪唆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稱蕃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卒異齊慶曆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之多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避之契丹不許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為之退舍如是者三凡退百餘里每退必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其

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病亟引軍攻之
大敗契丹於金肅城獲其乘輿服器子壻近臣數十人而還
先是元昊後房生一子曰寧令受寧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
納没藏訛哤之妹生諒祚而愛之寧令受之母恚忌欲除没藏
氏授戈於寧令受使圖之寧令受間入元昊之室卒與元昊遇
遂刜之不殊而走諸大臣没藏訛哤輩作寧令受梟之明日元
昊死立諒祚而舅訛哤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為訛哤子
婦諒祚私焉日視事於國夜則從諸没藏氏訛哤慙甚謀伏甲
梁氏之宮須其入而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乃使召訛哤執於
內室没藏强宗也子弟族人在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
以梁氏為妻又命其弟乞埋為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為
亂治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自出督

戰犀者强弩射之中乃解圍去創甚馳入一佛祠有牧牛兒不
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貌驚血流於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去至
其國死子秉常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死其子移逋繼之
謂之没寧令没寧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國政者有
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不附諸梁遂下治而死
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長其次曰都羅馬尾又次曰罔萌訛
略知書私侍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粗有戰功然
皆庸才秉常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青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
昵之因說秉常以河南歸朝廷其謀洩青為梁氏所誅而秉常
廢 續資治通鑑長編曰曩霄凡七娶一曰米母氏舅女也生
一子以貌類他人殺之二曰索氏始曩霄攻貓牛山傳者以為
戰没索氏喜日調音樂及曩霄還懼而自殺三曰都羅氏早死

四曰咩迷氏生子阿里謀殺曩霄為昕香乞所告沈於河殺咩
迷氏於王亭鎮五曰野利氏遇乞從女也頎長有智謀曩霄畏
之戴金起雲冠令他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道士
路修篁學辟穀氣忤而死次寧令哥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為太
子次薛埋早死後復納没移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野利之
族寖言曰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没移女乃為修內曩霄怒
會有告遇乞兄弟謀以寧令哥娶婦之女作亂曩霄遂族遇乞
剛浪凌城逋等三家既而野利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
恨下令訪遺口得遇乞妻閉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野利覺之
不忍誅遇乞妻乃出為尼號没藏大師六曰耶律氏七曰没移
氏初欲納為寧令哥妻曩霄見其美自取之號為新皇后寧令
哥憤而殺曩霄不死劓其鼻而去匿黃蘆訛厖家為訛厖所殺

曩霄遂因鼻創死年四十六没藏氏初為尼寓於偽興州之戒
壇院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哥寧令其大酋悞移
賞都埋移香熱嵬浪布野也浪[illegible]與没藏訛厖議所立没藏
大族也訛厖為之長衆欲如遺言立委哥寧令訛厖弗許曰委
哥寧令非先王子安得有國曩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令没藏
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先王矣誰敢不服衆曰
然遂立没藏氏偽號太后曩霄既死三月諒祚生以毛惟昌高
懷正之妻更乳之而改在没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遇乞帳
下故親待之已而懷正貸銀曩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
皆為訛厖所殺 謹案曩霄為子寧令哥所殺始末沈括與李
燾所述不同當以燾為正 九朝編年備要曰曩霄既死而諒
祚生諒祚母没藏氏既通李守貴又通保細吃多已守貴怒併

設之訛屁族守貲後以女妻諒祚諒祚益長而驕心忌没藏訛
屁專且通訛屁子妻梁氏梁氏密告訛屁將叛諒祚乃與左右
舉兵共誅訛屁滅其族殺妻没藏氏而以梁氏忠於己因以為
妻諒祚性狂倪無常時過酋豪大家輒私其婦女酋豪多怨納
叛人景詢親而用之以為樞密使棄蕃禮用漢制　康譽之昨
夢錄曰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黄黑相間用以製弓
極佳尤且健勁其近弛黑者謂之後醜近弱近弛俱黑而弓面
黄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人莫有知者　莊綽雞肋
編曰西夏興州出良弓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　太平老人
袖中錦曰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皆為天下第一他處雖效
之終不及

鈔守——
〇遼史拾遺卷二十二　三行只
〇〇國語解
太祖紀
〇耶律氏

遼史拾遺卷二十三

遼史拾遺國語解第四十六

太祖紀

耶律氏　蕭氏

文昌雜錄曰余嘗見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說昔年使北虜因問耶律蕭姓所起使人云昔天皇王問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為誰耶其大臣對曰莫如漢高祖又問將相勲德孰為優對以蕭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諱云劉也其后亦錫姓蕭氏歐陽少師作五代史乃曰天皇王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世里譯者謂耶律昔蕭翰為契丹大族其號阿鉢本無姓氏李松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姓蕭二者未知孰是　契丹國志曰契丹部部族本無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機變家為國始以王族號為橫帳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東二百里地復賜后族姓曰蕭氏番法王族惟與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與諸部之人通婚若諸部族彼此自相婚姻不拘此限故北番惟耶律蕭氏二姓也

卷二十三

奚霫

劉昫舊唐書曰霫匈奴之別種也居于潢水北亦鮮卑之故地其國在京師東北五千里東接靺鞨西至突厥南至契丹北與烏羅渾接地周二千里四面有山環繞其境人多善射獵好以赤皮為衣緣婦人貴銅釧衣襟上下懸小銅鈴風俗略與契丹同有都倫紇斤部落四萬戶勝兵萬餘人

君基太一神

夢溪筆談曰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三曰天一太一四

四曰地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游太一、九曰九氣太一、十曰十神太一、唯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三年一游、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游而謂之小游太一、此出於後人誤加之、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中營中太一宮、下太史考定神位、時予領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體、然君基臣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棊、至今仍襲舊名、未曾改正、　玉海、曰、天寶三載十月十六日、術士蘇嘉慶上言、請于京城置九宮壇、壇一成、三尺四陛、其上依位置小壇、高尺五、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乙、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為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上、六八為下、符於道中、此九宮定位也、每歲祭以四孟、位隨歲改、謂之行棊、自乾元後、止依本位、遂不飛易、　又曰、黃帝九宮經趙一卷、又三卷、行棊經三卷、注鄭元房氏行棊法一卷　章俊卿山堂考索曰、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　顧炎武日知錄曰、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星明者、為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此太一祠之所自起、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元注曰、太一者北辰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于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行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坤宮、又自此而震宮、既又自此而巽宮、所行者過半矣、還息于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乾宮、自此而兌宮、自此而艮宮、自此而離宮、行則周、矣上游息于太一之星、而反紫宮、行起於坎宮、終於離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徙、所臨之地、則兵疫不興、水旱不作、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于東南郊而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宮、在天聖中、仁宗立祠于西南郊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宮、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鶴案、君基太一神、沈括以為避唐諱、改為棊、然漢時已有行棊、飛棊之說、又似不因避諱而改矣、鄭氏太一下行九宮之說、即所云行棊也、

太宗紀

林牙

江都姚雅志曰、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遼使林牙者、猶翰林學士、不知張耳何代人也、問知州王仲平、告之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世宗紀

葉格戲

錢希白南部新書曰、李郃為賀牧、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撰骰子選、謂之葉子、咸通以來、天子尚之、　歸田錄曰、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　焦竑國史經籍志曰、偏金葉子格一卷、新定偏金葉子格一卷、擊家小葉子格一卷、李後主周氏小葉子例一卷、

天祚紀

頭魚宴
演繁露曰燕北雜録載契丹興宗重熙年間衣制儀衛打圍射鹿鈎魚事于景祐五年十月撰進不書撰人姓名而著其所從聞曰臣鄉人武珪在遼十餘年以善歌隸殿下故能習遼事詳悉凡其所録皆珪語也遼曾河鈎牛魚遼中盛禮意慕中國賞花釣魚然非釣也鈎也此之所紀于道宗為清寧四年其甲子則戊戌正月也遼曾河東與海接歲正月方凍至四月而泮其鈎是魚也遼主與其母皆設次氷上先使人於河上下十里間以毛網截魚令不得散逸又從而驅之使集遼帳其牀前預開氷竅四名為水眼中眼透水旁三眼環之不透第斲減令薄而已濟者所以候魚而透者將以施鈎也魚雖水中之物若久閉於氷遇可出水之處亦必伸首吐氣故透水一眼必可以致魚而薄不透水者將以伺候也魚之將至伺者以告遼主即遂於斲透眼中用繩鈎擲之無不中者既中遂縱繩令去久魚倦即曳繩出之謂之得頭魚頭魚既得遂相與出氷帳于別帳作樂上壽　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曰贊寧物類相感志引博物志云東海有牛魚其形似牛剝其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退則毛伏今東牟有海牛島其牛無角足似龜長丈餘尾若鮎云　鶚案王易燕北録云牛魚即鱘之大者程大昌又以為牛魚似牛形益祖贊寧之說其實非也

營衛志
鶚案遼史目録本紀後志首營衛次兵衛次地理次歷象次百官次禮次樂次儀衛次食貨次刑罰表首世表次皇子次公主次皇族次外戚次遊幸次部族次屬國以下列傳今國語解帝紀下即次以禮樂志以及百官營衛地理儀衛兵衛食貨刑法表次世表于皇子之下列傳中又分諸功臣傳先後錯雜無倫與目録逈殊今按陳士元諸史夷語有可補正者附著于卷

耶魯盌
鶚案此條史誤在奪里本下

奪里本
鶚案此條史誤在國阿輦下耶魯盌前

監母
鶚案此條史誤在赤實得本下

孤穩
鶚案此條史誤在女古下

女古
鶚案此條史誤在孤穩下上

窩篤盌
鶚案此條史誤在孤穩下

阿思盌
諸史夷語曰阿思者華言寬大也阿思一作阿斯又作阿厮
鶚案此條史作阿斯寬大誤作賢大

赤實得本
鶚案此條史誤作得失得本

壁瑰
諸史夷語曰奚酋胡損門名壁瑰太祖滅奚因其門名置為壁瑰部　鶚案此條本在營衛志奚王部史更載于地理志誤矣

兵衛志

屬珊軍

諸史國語曰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藝者置之帳下為屬珊蓋比珊瑚之寶云契丹史文所俘人戶有下缺四字今補全又屬珊軍本在兵衛志史更移之地理志誤矣

禮樂志

契丹史禮志下次樂志國語解合為一宜依史分別列

勘箭

夢溪筆談曰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牡謂之雄北箭其北謂之闘仗箭本朝[illegible]熙寧中罷之

丗里時

燕北雜記曰二月一日番中蕭姓者請耶律姓者于本家筵席番中呼此節為瞎里時六月十八日耶律姓邀請蕭姓者亦名帖里時

卓帳

宣和畫譜曰胡瓌有平遠番部卓歇圖二蕃部卓歇圖一

儀衛志

果下馬

後漢書東夷傳曰濊貊屬樂浪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 徐堅初學記曰濊國出果下馬漢時獻之高三尺

世表

蠕蠕

魏收魏書列傳曰蠕蠕東胡之苗裔也姓郁閭久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宇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世祖以其無知狀類于蟲故改其號為蠕蠕

諸功臣傳

契丹史無功臣傳之目國語解功臣二字無據當作列傳

龍錫金佩

諸史國語曰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旁有金鐸骨札掘之乃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

契丹史文穴旁下缺八字今補全

榾柮犀

周密雲烟過眼錄曰伯幾云骨柮犀通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業森于延祐庚申得骨咄犀刀靶二來觀其花紋如今市中所[illegible]糕或有白点以手摸之作岩桂香若摩之無香者偽物也 劉郁西使記曰骨篤犀大蛇之角也解諸毒 慎懋官華夷鳥獸考曰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所產今人訛為骨咄耳

堂印

劉攽漢官儀曰傳來堂印又曰金印紫綬

堂帖

夢溪筆談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子也

遼史拾遺補國語解

遼史國語解亦有不專為國語者，如君基太一神、棊格戲、采下馬、堂印、堂帖之類，予於史文所有而注未詳者列於前，史文所未有今補者列於後，國語之外風俗物產皆綴緝焉。

貔狸

夢溪筆談曰，刁約使契丹，為北語詩云，押燕移離畢（移離畢，官名，如中國執政官），看房賀跋支（賀跋支，如執衣防閤），餞行三匹裂（小木罌，以□木為之，加黃漆），密賜十貔狸（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粟，北人為珍膳，味如㹠肉而脆）。張舜民畫墁錄曰，契丹使正旦生辰，馳至京見單于，賜大使一千五百兩，副使一千三百兩，中金也，南使至契丹，見單于，亦答賜羊把十枚、毗黎邪十頭，毗黎邪，大鼠也，契丹上供物，甚珍愛，如豬䐗，若以一臠置十斤肉鼎，即時糜爛，臣下不敢畜，唯以待南使，紹聖初備員北使，亦蒙此賜，余得之，即縱諸田，館伴大駭，亟求不見，乃曰，奈何以此縱之，本國嚴責其方吏無租限，唯此採捕，十數以擬上貢，一枚以待南使也，如帳前問之，今已四歲，收捕困辭以不敢，無用自爾，直至還界，與日不嗟惜之。周密齊東野語曰，混水燕談載契丹國產大鼠曰毗貍，形類鼠而足極短，肥其國以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國王之膳，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極肥腯，甚畏日，為隙光所射輙死，亦竹𪕮貔狸之類耳，近世乃不聞有此，扣之北客，亦多不知何耶。

敝倒郎君

王羣甲申雜記曰，大遼謂天使為敝倒郎君，依敝倒日行五百里也。

曜辣

江鄰幾雜志曰，契丹謂主為曜辣。

宜都日

南部新書曰，虞文進，范陽人也，至江南李氏，封范陽王，嘗云陷契丹中，屢入絕塞正畫方獵，忽天色晦黑，衆星燦然，問蕃人，云所謂宜都日也，以此為常，頃之乃明，方午也。

設罷

劉敞中山詩話曰，余靖尚書使契丹，為北語詩云，夜筵設罷（侈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微臣稚魯（拜舞也），祝若統（福祐也），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契丹主大笑，遂為釂觴。

提烈

燕北雜記曰，契丹呼稚田為提烈。

治夔離

燕北錄曰，戎主太后噎噎時，但是近位番漢臣僚等，并齊道治夔離，漢語為歲也。

十里鼻

燕北雜記曰，北來漢兒多為契丹凌辱，罵作十里鼻，十里鼻奴

都也

粆離时

燕北雜記曰，臘月戎主飲酒，呼為粆離时，粆離是戰，时是時。

捏骨地

契丹國志曰，凡男女拜皆同，一足跪，一足着地，以手動為節，數止於三四，彼言捏骨地者，即跪也。

倍具不離鼓

燕北雜記曰，戎主別有鼓十六面，變更時擂動，至二點住，三更

再搐呼為倍其不離鼓是鶯鬼、
省事三
清異錄曰、北戎蓮覽狀長少味出稱頗佳、然止三孔、用漢語轉
譯其名曰省事三
喫雀　坤不克
燕北錄曰戎主及契丹臣庶、毎聞霹靂聲、各相鉤中指口作喫
雀聲以為禳厭、戎主及契丹臣庶等、如見旋風時、使合眼用鞭
子空中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克七聲、漢語魂風也、以為禳厭、
萎珍思
燕北錄曰凡兵馬、凡是漢兵多以得勝及必勝二字為號、諸番
兵以萎珍思三字為號、漢語熊虎二字也
旱金花　青棠花
胡嶠陷北記曰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皆大寒、則就溫於此、
其水泉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
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棠、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
賜梯
五代史曰、漢高祖封北平王、遣牙將王峻奉表契丹耶律德光、
呼之為兒、賜以木梯一、木梯[illegible]貴之、如中國几杖、非優大臣
不可得、峻持梯歸、[illegible]人望之皆避道、
佛裝　細娘
張舜民使遼錄曰、婦人以黃物塗面、謂之佛裝、雞肋編曰、北
方婦女皆用子為名、若香子花子之類、無寒暑必繫綿帶、其良
家士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括蔞塗面、謂之佛裝、
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為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
也、嚴繩孫西神脞說曰、遼時婦人有顏色者、目為細娘、面塗
黃、謂之佛裝、宋彭汝礪詩有女夭夭稱細娘、真珠絡臂面塗黃、
南人見怪疑為瘴、墨吏矜誇是佛裝是也、
鐵腳草
王氏談錄曰、契丹中有鐵腳草、採取陰乾、投之沸湯中、頃之莖
葉舒茂如生、
鶻里時
燕北錄曰、正月十三日放國人作賊三日、如盜及十貫以上、依
法行遣、北呼為鶻里時、漢人譯云鶻里是偷時是時也
稱小人
錢世昭錢氏私誌曰、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宣和間、
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
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毎日到漏舍誦天
童經數十篇、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說話、豈可稱我、自皇天
生我皆改為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
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為小人、誦畢贊歎云
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
牛馬熟
范鎮東齋紀事曰、契丹使者蕭庚言、[illegible]中不粒食、家養[illegible]
而使其乳汁不食其肉、腸如筋、雖中箭不死、[illegible]契丹牛馬有
熟時、一如南朝養蠶也、有雪而露出草一寸許、此時牛馬大熟、
若無雪或雪沒草、則不熟、
蠲子青
清異錄曰、遼東一處有瓜、若浣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為十段

每段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寸、可作十日糧、國人珍之、名獨子青、

轉蓬

陳長方步里客談曰、古人多用轉蓬、竟不知何物、外祖林公使遼、見蓬花枝葉相屬、團欒在地、遇風即轉、問之、云轉蓬也、

花妥烏熊皮

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李丞相士美在北門、與善同班級、嘗言將聘大遼、赴其花宴、時戎主坐御林上、後有烏熊皮蒙一物、頗高大、又而似瘦、則以身依之、意其如古鼓床狀耳、俄於烏皮間、時露一二人手足、則閟測其故也、及日晏時、乃見數番小兒在其中、李爲吾言、每哂之、吾即答曰、此乃鮮卑之舊俗、如高歡立孝武皇帝、以黑氈覆七人、拜其上、而歡居其一、殆亦是類乎、

銀貂　駝鹿

江鄰幾雜志曰、北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撓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又云、駝鹿重三百斤、致其聲、鼓之、聲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如中湯火者、人皮膚成紫

冰梨

文昌雜錄曰、余奉使北遼、至松子嶺、舊例互置酒三行、時方窮臘、坐上有北京壓沙梨、冰凍不可食、接伴使耶律筠、取冷水浸之、冰皆外結、已而敲去梨已融釋、自爾凡楊柑橘之類、皆用此法、味即如故也、

南征馬　江鄰

[illegible]錄曰、契丹馬三萬匹、畝牧于雄霸間、謂之南征馬、意欲誇示中國賓備燕雲緩急之用、

羅草

蘇頌魏公集曰、凡人以百騎飛放、謂之羅草、終日才獲兔數枚、頗有媿色、顧謂予曰、道次小圍、不足觀、常時千人已上爲大圍、則所獲甚多、其樂無涯也、

車渡

張舜民使遼錄曰、過盧溝河、伴使云、恐乘轎危、莫若車渡極安、且可速濟、南人不曉其法、

逸元國

張舜民使遼錄曰、契丹上京、曾有人見二青衣駕赤犢出耳中、別有天地花木繁茂、云此逸元國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水晶羊腸

江鄰幾雜志曰、北遼冰凍羊腸、燒頭上、治上熱、

食肉去皮

王銍國老談苑曰、膝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主客謂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蠶、故肉不去皮耳

九月窩瓜

國老談苑曰、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窩瓜、主客舉謝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晏此味方盛、

陽喦鎮造墨

蘇軾東坡全集曰、雲巷有墨銘云、陽喦鎮造、云是北遼墨、歷子

履奉使得之者、

搗壺

呂大臨考古圖曰、搗壺得於京師、高八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寸有三分、容二升二合、無銘識、李氏錄云、吏部蔣尚書子容、頃使虜中（契丹）、於帳中親見之、

鷹背狗

永平府志曰、鷹而生犬、遼史以之紀異、凡北方皁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視之、及其成穀、一乃狗耳、取飼以進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尾上毛羽數莖而已、田獵、鵰則戾天、狗則走陸、所逐同捷、名曰鷹背狗、

呵膠

陳繼儒眞珠船曰、呵膠出虜中（契丹）、可以羽箭、又宜婦人貼花鈿、呵嘘隨融、故謂之呵膠、劉貢父有和陸子履詩云、此膠出從遼水、魚白羽補綴隨呵嘘、

魚形面花、

江鄰幾雜志曰、契丹鴨淥水牛魚鰾、製爲魚形、婦人貼面花、

蓬子胭脂

燕北錄曰、契丹婦人産時、望日番拜、八日、候入帳内、以手帕牀、抑采并乎人眼、抱婦人肩、臥甘草苗、若生男兒、其夫面塗蓬子胭脂、（眞蓬子八月收以麁布絞汁用時以布之水塗顔面婦人亦當時用作粧飾）或生女時、面塗炭墨、産母服黑豆湯調鹽、番言用此二物塗面時、宜男女、貧者不用此儀、

前漢紀三十卷

（漢）荀悅撰

明嘉靖二十七年黄姬水刻本

漢紀三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漢荀悅撰。悅字仲豫、潁陰人。獻帝時官祕書監侍中。後漢書附見其祖荀淑傳。稱獻帝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論辨多美。張璠漢紀亦稱其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大行於世。唐劉知幾史通六家篇、以悅書為左傳家之首。其二體篇又稱其歷代寶之、有逾本傳、班荀二體、角力爭先、其推之甚至。故唐人試士、以悅紀與史漢為一科。文獻通考載宋李燾跋曰、悅為此紀、固不出班書、亦時有所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又稱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書太上皇事及五鳳郊泰時之月、要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同書猶未舛譌、又稱其君蔺君簡端瑞與晉覺覽諸字與漢書互異者、先儒皆兩存之。王銍作兩漢紀後序、亦稱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反復辨達、明白條暢。啟告當代、而垂訓無窮。是宋人亦甚重其書也。其中若壺關三老茂、漢書無姓、悅書云姓令狐。朱雲請上方劍、漢書作斬馬、悅書乃作斷馬。證以唐張渭詩、願得上方斷馬劍、斬取朱門公子頭句、知漢書字誤。資考證者亦不一。近時顧炎武日知錄乃惟取其宣帝賜陳遵璽書一條、及元康三年封海昏侯詔一條、能改正漢書三四字。其餘則病其敘事索然無意味、間或首尾不備。其小有不同、皆以班書為長、未免抑揚過當。又曰、紀王莽事、自始建國元年以後、則云其二年、其三年、以至其十五年、以別於正統、而盡沒其天鳳地皇之號云云。其語不置可否。然不曰盡削而曰盡沒、似反病其疏略者。不知班書莽自為傳、自可載其偽號。荀書以漢系編年、豈可以莽紀元哉。是亦非確論、不足為悅病也。是書考李燾所跋自天聖中已無善本。明黃姬水所刊亦兩有舛譌。康熙中襄平蔣國祥蔣國祚與袁宏後漢紀合刻、後附兩漢紀字句異同考一卷。今用以參校、較舊本稍完善焉。

刻兩漢紀序

夫史以述王道辨人紀彰厥軌迹以昭法戒蓋聖人
之耳目來世之龜鏡也苟是非善惡不足以示懲勸
觀廢興則雖侈聞淫綴雕琢稱匠者無所取焉史官
之設肇自軒后虞夏商周載在詩書王迹熄而人倫
廢孔子乃遵周公之制立百王之法而作春秋春秋
者事經之標的也慨夫惇史逝而行潛素文沒而言
絕後有作者罕臻兹理故號良史之才者識論頗繆
于聖人近通人之作者甄明或闕于前史又況情文
不類出二家下者乎若乃漢侍中悅晉太守宏性靜
詞華圖書掌七閣之祕學該才逸文章擅一時之宗
穎川托疾文若禮敬于微年牛渚高情謝尚晤譚于
申旦憤操攬權明哲炳幾先之見當溫厚遇不阿秉
亮直之貞著申鑒則本仁義以獻替賦比征則邁尼
父之風流抱結遐志渙而爲文故其書也要在達道
義章法式篤名教之本發帝王之蘊如論災沴則本
嚮之休咎陳天人之際也如論夷狄則本謨之即叙
嚴夏夷之防也六臣三諫悅遇主之難也三遊四豪
悼養士之失也典經儒家斯文教化之任也井田封
建中正協和之恩也忠邪著消長之幾王霸析德刑
之辨禮究承天立政之端樂契移倫導俗之本作營
玩好迴鑠形貴異之懲内嬖外戚述倖佞亢寵之戒

言多準經議不悖聖其于作者亦云庶幾矣且書有
二體曰書曰紀書之體創自馬遷紀之體沿於左氏
閎衍周贍區分條燦一家之言固不可少而平易質
直綜括簡要辭約而事詳則紀爲得焉故杜預有曰
記事者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
異也兩漢紀者則左氏體也品擬其文並爲嘉藻荀
則典麗婉通緬嗣西京之絕響袁則渾深爾雅一洵
江左之靡風識藝林之珉玉史家之圖籥矣但其刊
布弗廣遂致湮晦昔大復何舍人得荀氏書抄本于
徐太宰家刻于高陵涇野呂公序之曰予曩在史館
數問荀氏書弗獲見而恨校讐之無副若袁氏書則
尤所希覯者也宋紹興間汝陰王銍謂比班范史缺
裂不傳矣況今日哉支硎楊公嘗造先子五嶽山人
語及荀袁之書亟爲歎賞云往時曾于雲間朱氏覽
宋刻本眞天府閟笈也惜未祈借爲可悵懊乃今不
可復覯矣後不逾月有持一編售者則朱氏本也先
子傾囊購焉將序刻未暇而先子已矣噫神物有歸
幸獲張華之劒奇姿未耀敢私桓氏之珠輒復梓行
以永流播愴焉述事聊承堂構之心率爾蕪辭豈盡
作者之意可慨也已嗚呼著策所以立公言也權衡
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然轂或倖得毀
有外來心迹之間沉隱莫察微瑕掩瑜尺朱蓋紫自

古然矣悲夫悲夫此仲豫所以有未克之談而彥伯
所以有悵然之歎者也

嘉靖歲戊申夏四月朔日士雅山人吳黃姬水譔

前漢紀序

漢祕書監侍中荀　悅

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一祖三宗高祖定天下孝惠高后值國家無事百姓安集太宗昇平世宗建功中宗治平昭景稱治元成哀平歷世陵遲莽遂篡國也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隕石十一星隕如雨二星晝見三火

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氾溢為人害十河汎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子枯木更生大石自立建安元年上巡省幸許昌以鎮萬國外命元輔征討不庭內齊七政允亮聖業綜練典籍兼覽傳記其三年詔給事中祕書監荀悅抄撰漢書略舉其要假以不直尚書給紙筆虎賁給書吏悅于是約集舊書撮序表志摠為帝紀通比其事例繫年月其祖宗功勳先帝事業國家綱紀天地災異功臣名賢奇策善言殊德異行法式之典凡在漢書者本末體殊大略粗舉其經傳所遺闕者差少而求志勢有所不能盡繁重之

語凡所行之事出入省要刪略其文凡爲三十卷數十餘萬言作爲帝紀省約易習無妨本書有便於用其旨云爾會悅遷爲侍中其五年書成乃奏記云四百有一十六載謂書奏之歲歲在庚辰昔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於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凡漢紀有法式焉有監戒焉有廢亂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災異焉有華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權變焉有策謀焉有詭說焉有術藝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賢臣命世立業群后之盛勳髦俊之遺事是故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茲亦有國之常訓典籍之淵林雖云撰之者頗淺而本末存焉爾故君子可觀之矣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荀悅

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卹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之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總爲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以副本書以爲要紀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焉

漢興繼堯之胄承周之運接秦之弊漢祖初定天下則從火德斬蛇著符旗幟尚赤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其後張蒼謂漢爲水德而賈誼公孫弘以爲土德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于漢宜爲火德其序之也以爲易稱帝出乎震故太皞始出于震爲木德號曰伏羲氏共工氏因之爲水德居水火之間霸而不王非其序也炎帝承木生火固爲火德號曰神農氏黃帝承之火生土故爲土德號曰軒轅氏帝少昊滅帝摯承之土生金故爲金

德號曰金天氏帝顓頊承之金生水故爲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承之水生木故爲木德號曰高辛氏帝堯始封于唐高辛氏衰而天下歸之號曰陶唐氏故爲火德即位九十載禪位于帝舜號曰有虞氏故爲土德即位五十載禪位于伯禹號曰夏后氏故爲金德四百四十二年湯伐桀王天下號曰殷爲水德六百二十九年武王滅紂王天下號曰周爲木德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始滅周而諸侯未盡從至昭王之曾孫政遂并天下是爲始皇帝有天下十四年猶共工氏爲非其序也自周之滅及秦之亡凡四十九年而漢祖滅秦號曰漢故爲火德矣在昔陶唐之後有劉累者以御龍事孔甲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其適晉國者爲范氏別處秦者爲劉氏當戰國時劉氏徙于魏遷于沛之豐邑處中陽里而高祖興焉

漢高祖諱邦字季初昭靈后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臨之遂有娠而生高祖隆準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有大智度嘗爲泗水亭長嘗從王媼武負貰酒每飲醉留寢其家上嘗見光怪負等異之輙折契棄券而不責單父人呂公好相人有女以爲貴避讐于沛沛令求其女不與及見高祖狀貌公奇之因以女妻焉是爲呂后生孝惠魯元公主嘗有老父過乞漿相呂后孝惠魯元公主皆大貴也及見高祖乃大喜曰夫人兒子蒙君之力也君貴不可言也遂去不復見高祖以亭長送徒驪山夜行經豐西澤中有蛇當道拔劒斬之既過後人至者見一老嫗哭蛇曰此白帝子也向赤帝子過而殺之嫗因忽然不見高祖亡避吏於山澤中呂后常知其處云高祖所在上有赤色雲氣占氣者山東有天子氣秦始皇帝乃東遊欲以厭之秦二世胡亥元年秋七月發閭左屯漁陽陽城人陳勝字涉陽夏人吳廣字叔皆爲屯長行至蘄會天大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當斬遂因天之怨下謀叛陳勝以繒爲書置魚腹中曰陳勝王令人買之士卒得魚者故已怪之矣又令吳廣夜於叢祠中構火作狐鳴曰大楚興陳勝王衆乃大驚遂殺其將尉號令徒屬稱大楚勝爲大將軍廣爲都尉攻掠城邑至陳衆數萬人勝自立爲楚王大梁人張耳陳餘諫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賊今始至陳爲王是示天下私也不如立六國後自爲樹黨進師而西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安據咸陽以令諸侯天下可圖也勝不聽以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北徇趙地當此之時楚將徇地者甚衆楚兵數千聚黨者不可勝數以吳廣爲假王監諸將以周文爲

將軍衆十餘萬西至戲水蓋百二十萬矣秦令將軍章邯赦驪山作徒七十萬人以擊之是時吳廣別圍滎陽不能下將軍田臧等謀曰假王驕不可與計謀乃矯陳王命誅吳廣進兵而西是歲太白再經天占曰法爲大兵天下易王九月沛人殺其令高祖爲沛公蕭何爲丞相曹參周勃以中涓從夏侯嬰樊噲爲舍人蕭何即沛主獄吏曹參沛獄掾嬰沛廐騶勃以織薄爲產噲以屠狗爲事皆公之舊也是時沛公在外黃兵衆數百人蕭何等欲應陳勝故召沛公立之收沛子弟得三千人而項籍亦起兵會稽籍字羽故楚將項燕之孫也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身長八尺二

寸目重瞳子力能扛鼎與季父項梁避讐於吳梁好爲辯說陰有大志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梁乃與籍殺會稽太守殷通佩其印綬自號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郡縣張耳陳餘既至趙說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殘賊天下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內外搔動百姓罷弊財匱力盡重以苛法使天下父子不相聊生陳王奮臂爲天下唱始莫不響應於此時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因天下之力誅無道之秦報父兄之讐而成大業者此壯士之一時也皆然其言乃收兵數萬人遂下趙十餘城武臣自號爲武信軍進軍圍范陽范陽人蒯通爲其令徐公說武信

軍曰范陽令欲以其城先下君而君不利之則諸守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許莫若以黃屋朱輪以迎范陽令使馳騖乎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喜相率而降此由以下坂而走丸也武信軍乃以侯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耳餘聞諸將徇地者多畏以讒得罪又怨陳王不以己爲將軍陳王欲誅其家柱國房君賜諫王曰秦王未亡而誅趙王家是復生一秦也不如因賀之令進兵擊秦勝從之耳餘與趙王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不如北徇燕地以自廣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弊可以得志

於天下乃使韓廣北徇燕地燕人欲立廣廣曰母在趙不可也燕人曰夫以楚之強不敢害趙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廣乃自立爲王而趙亦歸其家趙王畧地燕界間行爲燕軍所得囚之以求割地趙使請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請使燕軍說燕將曰夫張耳陳餘與武臣俱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豈樂爲人臣哉顧其勢初定且以長幼相次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二人名爲求王實欲令燕殺之而分王其地夫以一趙尚陵少燕今以兩賢王立左提右挈而責直義破燕必矣燕乃遣趙王廝養卒爲御而歸魏人周市爲陳王定魏魏人欲立市市曰國家昏亂忠

臣乃見乃請於陳王立故魏公子咎爲魏王故齊王
田氏之族儋亦殺縣令自立爲齊王章邯敗楚軍殺
周文於邯鄲殺田臧於敖倉楚將皆敗秦遂攻陳破
之
沛公二年冬十月秦將圍沛公於豐出與戰敗之十
一月沛公引兵之薛令雍齒守豐趙將李良爲章邯
所招遂叛以兵襲武臣武臣死張耳陳餘出走十二
月陳勝之御莊賈殺陳勝以降秦楚人葬之碭謚曰
隱王勝故中涓人呂臣復收餘兵攻陳以殺莊賈是
時勝先令將軍秦嘉掠地及勝死嘉立景駒爲楚王
初勝嘗與人傭耕相謂曰富貴無相忘耕者笑曰汝

今傭耕何富貴也勝曰鷰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及勝
爲王耕者叩門曰吾欲見涉勝見之出入輕慢益發
舒勝貧賤故毀傷威重勝斬之故人皆棄而去由是
無親勝者以朱房爲忠正胡武爲司過以苛察爲忠
而勝任之是故諸將不親附此其所以亡也雍齒以
豐叛降于魏春正月張耳陳餘收趙衆擊李良良敗
走歸章邯耳餘乃立舊趙之後趙歇爲趙王沛公將
見景駒過張良于留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及韓亡
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報讐強秦秦始皇東游
良募力士擊之誤中副車亡匿下邳遊于圯上有一
老父至直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甚怪愕

為其老乃取履跪而進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
與吾會此及期而良後至老父怒之凡三期而良先
至老父乃喜遺書一編曰讀此即爲王者師後十三
年見我于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
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乃以說沛公沛公善之良曰
沛公殆天所授故遂屬焉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聞陳
嬰已下東陽欲與連和嬰者故東陽令吏縣中欲立
爲王嬰母曰汝家世貧賤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
兵屬人事成猶得封侯事不成禍有所歸而易以亡
嬰遂以兵屬梁黥布亦以兵屬梁焉布六人也少時
客相之當黥而王及其黥也乃欣然而喜輸徒驪山

遂亡走至江中聚徒屬而從項梁夏四月項梁殺景
駒及秦嘉止薛沛公往從之梁益沛公兵遂攻豐拔
之雍齒奔魏居巢人范增年七十餘說梁曰秦滅六
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故語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
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
將爲能復立楚後也梁乃求懷王之孫心心爲人牧
羊六月楚心立號曰懷王陳嬰爲上柱國梁爲大將
軍號武信軍封沛公爲武安侯爲碭郡長張良亦說
項梁立韓公子成爲韓王良爲司徒畧韓地章邯遣
兵攻魏魏將周市請救于齊楚市以二國師不至章

邯擊殺市遂圍臨濟魏王咎爲使其人納降而自殺章邯進伐齊殺田儋儋從弟榮收餘兵保東阿齊王建之弟田假自立爲齊王田角爲相田簡爲將軍章邯圍東阿沛公項梁救之大破章邯秋七月大雨霖至于八月田榮歸遂田假立儋子市爲王巳爲相榮從弟橫爲將軍田假奔楚田角田簡奔趙項梁遂追秦軍使召齊王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簡乃出兵梁曰田假窮來投我我不忍殺齊使曰夫虺蝮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爲其害體也夫田假角簡之在楚趙豈有手足之戚何故不殺梁不聽齊遂不肯出兵沛公項梁敗秦師于雍丘斬秦將李由而梁益輕秦有驕色故楚令尹宋義諫曰臣聞戰勝將驕卒惰者敗今年少惰矣秦兵日盛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使宋義于齊遇齊使者義曰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疾行必及禍矣九月章邯大破楚於定陶項梁死齊使徐行不及禍也魏王咎之弟豹復收衆自立爲魏王楚懷王都彭城約諸侯曰先入咸陽者王之章邯既敗項梁以楚不足憂乃北伐趙大破之趙王歇保鉅鹿秦將王離圍之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楚救趙以宋義爲上將號曰卿子冠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下將遣沛公別西入關于是灌嬰以中涓從嬰洛陽販繒者也是時曹參數有戰功封爲執

帛侯號建成君

沛公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叛田榮將兵助楚十有一月楚師至于河上項羽謂宋義曰疾引兵渡河我擊其外趙應其内破秦軍必矣義曰不然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不勝則我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鬬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羽曰將軍戮力伐秦而久留不行歲飢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更飲酒高會不因趙與食并擊秦乃曰承其弊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亡而秦益強何弊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寢不安席掃境内而屬之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䘏士卒而徇私非社稷之臣也羽乃晨朝宋義即入帳中斬宋義頭以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王謀反王陰令籍誅之乃使報命於王王以羽爲大將軍十有二月項羽濟河沈船破釜燒廬舍令人持三日糧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九勝絶甬道大破秦軍虜王離當此時諸侯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進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望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又羽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人莫不怖懼於是既破秦軍羽見諸侯上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不仰視羽者由是爲諸侯上

將軍兵皆屬羽焉於是羽威權遂振四海初宋義與
項羽將五萬距秦三將當王離與羽大戰時精兵四
十萬衆并章邯軍故也是時枉矢西流如火流星虵
行若有首尾廣長如一匹布著天矢星墜至地即石
也枉矢所觸天下所共伐也凡枉矢之行以亂平亂
項羽伐秦之應沛公又敗秦軍于栗邑陳餘遺章邯
書曰白起爲秦將南拔鄢郢北坑馬服攻城略地不
可勝計卒賜死于杜郵蒙恬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
數千里竟死于雲陽何者功多而秦不能封因以法
誅之今將軍爲將三年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
起丞相趙高專政日久今事急恐二世誅之必因以

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以免其禍將軍居外久
多內隙有功必死無功亦死且夫天亡秦愚智皆知
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立而欲長存
豈不哀哉章邯狐疑陰與項羽約未決鉅鹿之圍陳
餘以數萬人軍在鉅鹿北力不能救趙張耳令張黶
陳釋召餘餘遣黶釋將五千人當秦軍皆沒及罷圍
耳責怒餘餘曰所以不進死欲報秦也今赴秦軍如
以肉餧虎當何益也耳又以爲餘殺黶釋餘怒曰不
意君之望臣深也乃解印綬去耳取之遂收其軍餘
與數百人之河上漁獵初耳餘爲刎頸交俱隱身爲
里監門餘常父事耳由是有隙春二月沛公過高陽

酈食其爲里監門年六十餘縣中謂之狂生乃求見
沛公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食其長揖不拜曰
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輟
洗謝之食其進計曰天下之郡陳留當衝四通五達
之郊也又多積粟臣請使其令下公即不聽舉兵攻
之臣爲內應破陳必矣於是沛公引兵隨而攻之遂
取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以爲將軍將
商聚黨數千人以兵屬焉夏六月沛公攻宛韓王使
張良從南陽太守呂齮保城不下沛公欲遂西張良
曰強秦在前宛兵在後此危道也乃圍宛宛急南陽
太守呂齮擬自殺其舍人陳恢踰城出見沛公曰宛

吏懼死皆堅守足下盡力攻之死傷者必衆引兵西
去宛必隨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
不如降之封其守引其甲卒而西北城未下者必開
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秋七月封南陽太守齮爲
殷侯封陳恢爲千戶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軍所過
不虜掠秦民喜章邯遂降項羽盟于殷墟之上立邯
爲雍王置軍中長欣爲上將將秦降卒前行八月沛
公攻武關趙高殺二世以請和求分王關中沛公不
聽高乃立二世兄之子嬰爲王嬰立誅滅趙高遣兵
距嶢關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願益張旗幟諸
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欲

連和俱西沛公欲聽之良曰今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擊秦軍大破之遂至藍田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二

荀悅

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聚是謂易行有德者昌無德者殃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奉皇帝璽降于軹道傍沛公執之以屬吏於是秦遂亡矣本傳曰賈生之過秦曰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當此之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横而鬬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及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取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合從締交相與爲一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伏弱國入朝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南取北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頫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峻臨不測之深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地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關中之固萬世之業也於是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百姓失望而天下懷怨矣故陳涉起於行陣之間將數萬之衆轉鬬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合響應嬴糧而影從山東豪傑並起而亡秦族矣夫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然後以六合爲家崤函爲宫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沛公入咸陽宫室婦女珍寶犬馬之飾甚盛欲留之張良諫沛公曰秦爲無道故使沛公得至于此今始至秦即安其樂此助桀爲虐也乃還軍霸上諸將皆爭取秦寶貨蕭

何獨悉收秦圖書十有一月沛公與秦人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及盜抵罪吏人皆安堵如故民爭獻牛酒又讓不受於是民知德義矣沛公乃遣兵距關欲王關中是時項羽率諸侯兵四十萬衆號百萬衆西至新安卒心不服出怨言羽乃夜擊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十有二月遂至鴻門欲擊沛公項羽季父告張良令出良曰今事急亡去則不義乃告沛公令見項伯項伯自解于項羽沛公遂見羽於鴻門亞父范增欲擊沛公羽不聽范增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項莊既舞項伯常以身蔽沛公於是甚急賢成君樊噲聞之杖劍楯衝門而入立於帳

下羽曰壯士哉賜之巵酒豚肩既飲酒拔劍切肉肉盡因責讓羽曰沛公先定關中以待大王今大王聽讒臣之言乃欲誅沛公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所以遣兵守關者以備他盜也羽默然遂無誅沛公乃還霸上范增怒曰吾屬今爲沛公虜矣羽遂殺子嬰收其寶貨婦女而東燒秦宫室火三月不滅韓生說羽令都關中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曰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怒殺韓生羽所過殘賊秦人失望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徙之長沙都郴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

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黥布爲九江王徙趙王歇爲代王立張耳爲常山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徙燕王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爲燕王徙齊王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爲齊王趙將司馬卬數有功立爲殷王瑕丘申陽先下河南迎楚王於河上立陽爲河南王吳芮率百越佐諸侯立芮爲衡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別將擊河南功多立敖爲臨江王舊齊王建之孫田安初以濟北數城降立爲濟北王田榮背項梁陳餘不從入關故皆不王然素聞餘賢封南皮三縣爲郡君別將枚銷功多封舊戶侯夏四月諸侯皆就國漢王欲叛楚蕭何

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且語稱天漢其
稱甚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則伸於萬人之上湯武
是也願大王王漢撫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
三秦天下可圖也乃就國賜曹參爵爲建成侯樊噲
爲臨武侯張良燒絕棧道示無還心良因絕棧道而
還於韓於是沛公遂至南鄭封呂公爲臨泗侯淮陰
人韓信爲治粟都尉初信家貧常寄食於下鄉亭長
亭長妻厭之乃自絕而去釣於下邳城下有漂母憐
信食信數十日信曰富貴我必厚報母母怒曰大丈
夫不能自食吾豈求報乎淮陰市有少年衆辱信曰
能死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信遂俛而出其跨下市
人大笑之信母死家貧無以葬乃行營高敞葬地令
其傍可置萬家者後事項羽爲郎中羽不能用而去
歸於漢坐事當斬已伏鑕仰視乃見夏侯嬰曰王不
欲取天下邪而斬壯士太僕嬰言之於王赦之不誅
以爲都尉蕭何知其賢王不能用信亡蕭何遽自追
之不及以聞三日乃至王怒曰何之何曰追亡者耳
王曰諸將亡者十輩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耳大王必欲定天下非信無可用者王乃以爲
大將軍何曰大王性素慢人每拜大將軍若召小兒
此信所以去也宜立壇場齋七日設九賓禮而拜之
既拜信衆咸驚焉信見王曰今東向爭天下豈非項

王也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王
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項
王喑嗚叱咤千人皆靡然不能屬任賢將此特匹夫
之勇耳項王與人恭謹人有疾病流涕與之分食至
於封賞惜而不能與此特匹婦之仁耳雖王天下不
居關中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踈王諸侯不平
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附雖名爲伯實失天下心故
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
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
歸之士何所不勝且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詐
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邯忻翳等三人得脫秦人
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大王入關秋毫一無所取
除秦苛法吏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於諸侯之約大
王當王關中王失職之蜀秦人無有不恨者今大王
舉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王大喜自以爲
得信晚也五月與韓信俱東蕭何留守蜀王進兵襲
雍王章邯敗走廢丘令將軍樊噲圍之王遂東田榮
怨項羽不肯王已又不令市徙膠東市畏楚亡之國
六月田榮殺市自立爲齊王而擊田都都亡走楚田
榮與彭越將軍印綬令反徇梁地越者昌邑人也初
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爲長與期會十餘人後至越
曰請斬最後至一人衆皆笑曰何至如是越遂斬之

立約束而盟従屬皆驚而不敢仰視後衆萬餘人在鉅野中無所屬乃受榮印綬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三齊之地遼東王韓廣不肯徙之國故燕王臧荼殺廣并其地塞王欣翟王翳來降項王殺韓王成以張良從漢入秦故也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距漢張良遺項羽書曰漢失職之蜀欲得關中如約則止不敢反也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欲滅楚國羽以故不南而北擊齊兵九江王稱疾遣四千人助楚是歲實乙未也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陳餘既怒張耳且怒項羽之不王已也乃請兵於齊以伐趙

破常山趙王張耳從走楚齊客有甘公者說耳曰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於東井其占曰當以義取天下漢入秦可謂能義矣楚雖強後終屬於漢耳乃走漢漢以故秦柱下史陽武人張蒼爲常山太守陳餘迎趙王歇反之於趙立餘爲代王餘以趙王弱乃使夏說爲國相居代餘相趙張耳間行歸漢漢以爲成信侯河南王韓王來降十有一月立舊韓王孫信爲韓王使諸將畧地若一郡降者封萬戶侯王使人招陳餘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漢乃求人類耳者送其首餘將從漢聞耳詐死乃止春正月項羽伐齊殺田榮齊降於楚羽焚其城郭殺降卒繫虜老弱齊復叛楚

降漢漢王立社稷於長安施恩惠賜人爵蜀漢人從軍者家復租稅二歲關中人從軍者復租一歲人年五十已上能善道教訓者復徭役常以十月賜民牛酒蕭何守關中治櫟陽宮定約束轉漕給軍專任關中事是時沛人王陵聚黨數千人在南陽始來從漢項羽得陵母漢使至楚羽使母招陵陵母見使者曰爲我告陵漢王長者也終事之無二心因伏劍死三月魏王豹降陳平因魏無知始來陳平陽武人也家貧好讀書少時嘗爲里中社宰分肉甚平均父老善之平曰嗟乎使平宰天下亦如此肉矣事魏王及項羽不能用歸漢漢王與參乘令典護諸將諸將皆怒

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命監護長者王愈益任用之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王殺義帝是天下之賊也夫仁者不以勇義者不以力若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事東伐此湯武之舉也王善之乃與義帝發喪大臨三日素縞以告諸侯夏四月田横立榮子廣爲齊王横爲相止城陽項羽與齊戰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東襲楚至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拜爲相國令定梁地王遂入彭城悉收楚美人寶貨置酒高會羽聞之留其將擊齊自以精兵三萬人歸長襲漢軍

於濉水上從旦至日中殺漢士卒十餘萬人皆入濉水濉水為之不流漢軍大敗圍王三匝會天大風揚砂晝晦楚軍大亂而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追急輒推墮之夏侯嬰常收載之遂得免而太公呂后被獲于楚時諸侯皆復歸楚楚進兵而西蕭何悉發關中卒詣軍韓信亦收餘兵與王會擊楚于京索間大敗之騎將灌嬰又敗楚騎于滎陽東故楚師不能復進陳平為亞將屬韓信或曰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未有所知也平居家盜嫂其嫂在官受金王以讓魏無知無知曰大王所知者行也臣所言者能也願其計誠足以益國耳又何嫌

王以平為護軍中尉盡監護諸將諸將乃不敢言王謂群臣曰誰能為我說九江王令背楚項羽必留必留三月我之取天下可以萬全有儒者隨何請使至九江三日不得見何說太宰曰今臣所言是耶大王所欲聞非耶何等二十人伏斧鑕於淮南市以明大王背漢而與楚也太宰言之於王而見之何曰竊見大王之與楚何也王曰寡人北面而臣事之何曰大王臣事楚者以為可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自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舉淮南之衆身為先鋒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掃淮南之衆日夜

會戰今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于人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向楚而欲厚自託臣竊危之夫楚兵雖強負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之兵還守成皐滎陽下獨深溝高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行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楚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千里之外漢堅守不動進則不得前退則不得解楚亦不足恃也楚勝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強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臣非以淮南之衆足以亡楚也今大王舉兵而背攻楚楚王必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于危亡之

楚臣竊惑之布陰許之會楚使至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得以令發兵布甚愕何因令布殺使者而起兵項羽使龍且擊淮南而身攻下邑六月漢王歸櫟陽引水灌廢丘章邯自殺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關中大飢米斗五千人相食秋八月如滎陽使酈食其說魏王豹豹曰漢王侮慢人罵詈諸侯王如奴虜耳吾不忍復見也食其還王問魏大將軍誰也曰栢直也王曰此將其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馮敬不能當灌嬰步將項他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乃以韓信為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韓信聞魏不以周叔為大將軍乃喜遂進兵

僞陳船欲渡臨晉魏聚伏兵以距之信乃伏兵從下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初豹有姬曰薄姬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恃此而反豹敗王遂納薄姬是生文帝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良及曹參等破代擒夏說進伐趙獲趙王歇斬成安君陳餘韓信之伐趙也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漢兵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也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則不得鬬退則

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懸于麾下矣陳餘曰韓信兵號數萬千里徑來襲我亦不罷勞今我二十萬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鬬之知其不用廣武君計乃敢進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信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背水爲陣平旦信建大將旗鼓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不勝僞棄旗鼓走還水上軍趙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於是二千旗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不能

敗水上軍乃還見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破趙衆矣遂亂而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於是漢兵夾擊大破之旣而諸將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何也信曰置之死地而後生此兵法也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故置之死地旣人人自爲戰即與生地皆走尚安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信令軍中曰生得廣武君購千金信得之乃東面師事之問曰吾欲北攻燕東伐齊何如對曰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又何問焉信曰向使成安君聽子之計則信亦將爲子擒矣固問之對曰足下

威振諸侯名聞海内然士卒罷勞其實難用今足下舉倦獘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曠日糧竭若燕不拔齊必距境以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不如按甲休兵日享士卒大夫北首燕路然後使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燕不敢不從燕從而臨齊齊雖有智者亦不能爲齊計也兵法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乃發使使燕燕聽命於是請立張耳爲趙王以拊循趙衆甲戌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九江王布及隨何至布爲楚所攻敗故間行而來王拒楚於成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殷封其後于宋秦滅

六國使無立錐之地大王誠復六國之後彼皆戴仰大王德義願爲大王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斂袵而朝王曰善趣刻印未行張子房至王以問之良曰大事去矣漢王方食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大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賑貧窮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三矣偃革爲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武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今大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埜示天下不復輸

積今大王能乎其不可六矣天下遊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大王遊者日夜望尺寸之地今乃立六國後遊士各歸事其主從親戚反故舊大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從之大王安得復臣之哉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計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也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強秦之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

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成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于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于濉水之上士卒皆赴入濉水而楚兵大勝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必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飲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強大之威而喪其國都項羽自外而入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

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陳平進謀曰項王大臣不過數人大王能捐數萬斤金間楚君臣使相疑惑可以破楚必矣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不問出入乎多行反間謂項羽曰諸將功多矣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楚分王其地項王疑之夏四月楚圍漢王于滎陽歷陽侯范增欲急擊滎陽項羽不信增怒乞骸骨歸未到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紀信謂王曰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信乃乘王車出東門曰漢王降楚楚軍皆稱萬歲之城東觀漢王得與數十騎出城西門

令御史大夫周苛與魏王豹守滎陽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苛乃殺魏豹項羽見紀信非漢王乃大驚怒燒殺紀信王自西入關收兵復東轅生說曰今出武關項王必引兵而南大王深壁勿與戰項羽用兵疾如雷電令成皋滎陽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屯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於漢王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之王復出軍宛葉間項羽果引而南漢兵深壘自守是時彭越等擊楚得項聲薛公于下邳殺之羽乃自擊彭越越敗走羽乃引兵還拔滎陽獲周苛謂苛曰吾方以公爲將軍封萬戸侯能爲我盡節否苛瞋

自罵之羽怒乃烹之遂圍成皋下之所殺亦無數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大角爲王坐本志以爲楚王亡之徵也八月王饗師河南欲復戰郎中令鄭忠說曰王高壁深壘勿與戰王乃使從兄劉賈與盧綰將兵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復擊破楚師於燕西下梁地十七城九月東擊彭越令大司馬曹咎長史欣守成皋酈食其說王曰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積粟甚多楚人不堅守敖倉乃引兵而東令士卒分守成皋此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楚漢又相持不決百姓搔動海内搖蕩農夫失耒紅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願大王急復進兵收滎陽

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雖數十萬之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稱東藩臣王曰善乃進兵復守敖倉食其說齊王曰知天下所歸即齊國可得而有也齊王曰天下何歸曰漢王定三秦出武關而誅殺義帝之賊收天下之兵紹諸侯之業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卒與天下同其利豪傑俊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會蜀漢之粟方船而下項王有殺義帝之名有背約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

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敢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積財而不能散故天下叛之賢才怨之故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北破趙魏誅成安君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所授也今以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坂距飛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下漢社稷可得而保也齊王以爲然乃罷守兵與食其日縱酒焉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二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三

荀悅

四年冬十月韓信將伐齊聞既和欲還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未有詔止何以得無行乎且酈生一儒士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十萬衆乃下趙五十餘城勞苦將士數年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襲齊齊王以酈生爲賣己乃烹之齊王走高密項羽東伐外黃外黃數日乃降羽令男子十五已上詣城東欲悉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又欲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懼莫敢下矣羽赦之羽初之東也屬大司馬曹咎長史欣

曰漢即挑戰愼勿與戰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而漢果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氾水上士卒半渡漢擊破之盡得楚國寶貨曹咎長史欣皆自殺王遂進兵取成皐羽下梁十餘城聞曹咎破乃還羽於廣武間爲高俎置太公於其上曰漢不急下吾烹太公王不聽羽怒欲殺太公項伯曰夫爲天下者不顧其家殺之無益但益怨耳羽從之使人謂曰願與王挑戰面決雌雄王笑謝之曰吾寧鬬智不鬬力羽令壯士挑戰漢使善射者樓煩射楚三人殺之羽大怒即自出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王使間問之乃羽也王大驚於

是王與羽臨廣武間而語王數羽曰汝背約王我於
蜀漢其罪一也矯殺卿子冠軍而自立其罪二也受
命救趙不還報命擅刼諸侯入關其罪三也與懷王
約入咸陽無暴掠汝燒秦宮室掘始皇塚多取財寶
其罪四也殺秦降王子嬰其罪五也詐坑秦卒二十
萬其罪六也皆王諸侯善地而徙逐其主令臣下爭
叛其罪七也出義帝于彭城而自都之多自與己地
其罪八也殺義帝于江南其罪九也夫爲人臣自欲
爭天下大逆無道其罪十也吾以義兵誅殘賊使刑
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挑戰羽怒伏弩射王中胷
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王疾甚入成皐中尉周昌爲

御史大夫田横請救于楚十有一月楚使龍且救齊
號二十萬衆與齊合軍或謂龍且曰漢兵遠戰窮寇
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自
守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
必自叛漢漢二千餘里客居其間勢無所得食無可
戰而降也龍且曰救齊而降之吾有何功今戰而勝
之齊之半可得而有吾平生時知韓信之爲人易與
耳遂將兵與韓信夾濰水而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
囊盛沙以壅水上流信引兵半渡擊龍且信佯不勝
走還龍且追之渡水信使人決壅龍且軍太半不得
渡即急破之斬龍且虜齊王廣田横復立爲齊王戰

敗而亡信遂平齊使人言于王曰齊國多詐請爲假
王以鎮之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足諫曰方漢不利
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春二月遣張良
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曹參爲左丞相楚使武涉
招信信曰吾嘗事項王不見用事漢漢深信我我背
之不祥武涉已去蒯通說信曰漢王敗滎陽傷成皐
還走宛葉間此所謂智勇俱竭者也楚兵困于京索
之間追于西山而不能進三年于此矣銳氣挫于險
塞粮用盡于內藏富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爲足下
計者莫若兩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
動以足下之賢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

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天下孰
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固有淮泗之地深拱揖讓以
懷諸侯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信曰吾豈可見
利而背恩通曰常山王成安君爲刎頸之交而卒相
滅大夫種存亡越伯勾踐身死語曰野禽殫走狗烹
飛鳥盡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故以交友言之則不
過陳張以君臣言之則不過勾踐大夫種推此二者
足以觀之矣且臣聞之勇略振主者身危功蓋天下
者不賞足下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下井陘誅成安
君之罪以全於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
之衆遂斬龍且西向以報此所謂功無二于天下而

英略不世出者也足下挾不賞之功戴振主之威歸
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此安歸乎夫
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臣竊危之夫隨厮
養之役失萬乘之權守擔石之祿闕卿相之位計成
而不能行者事之禍也故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
致螫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矣夫功者難成
而易敗時者難值而易失願足下無疑信猶豫不忍
背漢又自以功高漢終不奪我齊遂謝通通去乃佯
狂為巫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算賦令
軍士死者吏為衣衾棺歛傳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漢
王遣侯公說項羽求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

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封侯公
為平國君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張良陳平諫曰
今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漢楚兵疲食盡此天
亡之時也不如因其幾而取之
五年冬十月王追項羽至陽夏南與韓信彭越期皆
不至會楚擊漢軍大破之王復深壘自守王謂張良
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大王能取睢陽以東北至穀
城盡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則兩人必至
而楚敗矣王從之信越皆至十有二月諸侯皆會垓
下圍項羽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作楚歌羽驚曰漢
已盡得楚乎是何楚人歌之多也夜起飲帳中有美

人曰虞姬有駿馬曰騅羽乃慷慨悲歌曰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
兮奈若何羽遂上馬乃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
平明漢軍乃覺之命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至
陰陵迷失道路漢軍追及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
追者數千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矣身經九十餘
戰所當者破未嘗敗今困于此固天亡我非戰之罪
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於是引其騎因四隤
山為圓陣漢軍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
一將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取漢一將騎
將楊喜追羽羽還叱喜人馬皆驚辟易數里羽分其

騎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分軍為三處復圍之羽
乃馳擊漢軍復取一都尉殺百人羽復聚其騎亡兩
騎於是羽引軍東至烏江亭長曰江東雖小地方千
里衆數十萬亦足以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
漢軍至無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
西今無一人還者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
見之哉吾之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常以一日行
千里吾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去其馬短兵接
戰復殺漢軍百人羽亦被十餘創乃自刎而死楚地
悉平獨魯後降初懷王封羽為魯公故以魯為號葬
羽於穀城山下漢王為之發哀封項伯等四人為列

侯賜姓劉氏本傳曰項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自矜
功伐而不師古霸王之業始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
年卒亡身死東城尚不覺悟以爲非已之罪豈不過
哉春正月徙齊王韓信爲楚王都下邳信乃賜所從
食漂母千金召下鄉亭長曰公小人也爲惠不終賜
錢百萬召辱已少年曰壯士哉以爲中尉赦天下殊
死已下羣臣上皇帝尊號王辭讓而後受二月甲午
皇帝即位于汜水之陽以十月爲正從火德色尚赤
以應斬白蛇神母之符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
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
立芮爲長沙王越王無諸率閩中兵以佐滅秦立無

諸爲越王於是皇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令人
保其山澤者各歸其田里自賣爲人奴婢者免其庶
人上置酒南宮問羣臣曰吾所以得天下羽所以失
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賞之與
天下同其利項羽嫉賢妬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
戰勝不蒙其功得地不獲其利所以失天下也上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
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吾不如蕭何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
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也羽有一范增而不
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上問韓信曰公相我能將幾

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又問韓信公能將幾何
對曰臣多多益辦耳上曰何爲爲我臣信曰陛下雖
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是時田
橫與賓客五百人亡在海中上遣使赦橫罪曰橫來
大者王小者侯不來將加誅橫曰臣烹酈食其今聞
其弟酈商爲將臣畏懼不敢奉詔帝乃詔商曰田橫
至敢有動者族誅橫詣洛陽至尸鄉亭三十里謂其
從者曰橫與漢王並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
爲亡虜其辱已甚矣且橫嘗烹人之兄今與其弟並
肩事主彼雖畏詔橫獨不愧于心哉且陛下不過欲
一見我面貌耳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容貌未及變乃

沐浴自刎令客奉其首上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
人更立爲王豈不賢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
尉以王禮葬之二客穿其冢傍皆自刎而從之上聞
大驚以橫客爲皆賢聞其餘五百人在海島中使使
召之聞橫死亦皆自殺楚將季布亦已亡匿投濮陽
周氏漢購之急周氏乃髡鉗布與家僮數十人至魯
朱家而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因買之置田舍乃見
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耳上始得天下以
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季布之賢不南走越即
北走胡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五子胥所以鞭荊王
之墓也夏侯嬰爲言之上乃赦布拜爲郎中後爲中

郎將布立然諾之信時人爲之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朱家者爲任俠所藏活者甚衆家士以百數不伐其功諸所嘗施唯恐見之賑人先於貧賤衣不兼綵食不重味專以赴人之急及布尊貴朱家遂不復見之上欲都洛陽戍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十餘世公劉避狄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之岐國人爭歸之文王爲西伯始受命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孟津之上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焉乃營成周都洛邑以爲此天下中四方納貢職道里均

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人及周之衰分而爲二天下莫朝周不能制形勢弱矣今陛下用兵取天下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百姓肝腦塗地暴骨中野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周室臣竊以陛下爲不侔矣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資膏腴之地此所謂金城天府之國陛下都關中山東雖亂秦地可全而有也上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咸言周七八百年秦二世而亡且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澠池背河向洛其固不敵此亦足恃也上疑焉問張良張良曰洛陽

雖有此險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足以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婁敬之說是也於是上即日車駕西入關治櫟陽宮拜婁敬爲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大赦天下八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擊燕九月虜臧荼立太尉盧綰爲燕王綰與上同里同日生少相愛後以將軍從擊項羽有功故立爲代王丞相張倉從擊臧荼有功封北平侯倉明習天下圖書善用算術故命以列侯居相

府主郡國上計也

六年冬命復天下縣邑或有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皆曰發兵以擊之陳平曰陛下用兵之精孰與韓信上曰無能過也平曰陛下將有敵信者無上曰莫能及平曰臣竊爲陛下危之上曰奈何平曰信未知有告反者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僞出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必郊迎因而執之此一士之力上從之遂執信執信反無驗黜信爲淮陰侯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而又王關中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阻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衆此亦東秦非親子

弟莫可使王齊者也上曰善賜肯金五百斤春正月
丙午立劉賈爲荆王王五十三縣高帝兄弟四人長
曰伯早卒追號爲武哀侯封子信爲刮羹侯初上微
時數將客過嫂食嫂厭食之陽爲羹盡刮釜上聞惡
之故號其子爲刮羹侯次兄曰喜字仲立仲爲代王
弟曰交字游好讀書有才藝從上征伐有功立楚爲
楚王長庶子肥爲齊王王七十縣以曹參爲齊相國
徙韓王信于太原都晉陽封蕭何爲酇侯父母兄弟
封侯食邑者十餘人以蕭何舉宗從征伐故也封曹
參爲平陽侯張良爲留侯陳平爲戶牖侯後徙爲曲
逆侯周勃爲絳侯樊噲爲舞陽侯酈商爲武成侯食

其子孫從征伐以父故封孫爲高梁侯夏侯嬰爲汝
陰侯灌嬰爲潁陽侯周昌爲汾陰侯大功臣封者二
十餘人其餘功未得行封上從南宮複道上望見群
臣往往聚語上曰此何謂也張良曰陛下所封皆蕭
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讎此屬畏不得封又恐過失
及誅此相與謀反上憂之曰爲之奈何良曰急封雍
齒雍齒上最所憎惡群臣共知後從征伐有功上即
封雍齒群臣喜曰雍齒且封我屬無患矣於是趣有
司定功行封行封王陵爲安國侯陵始爲縣豪上兄
事之以其從上晚故後行封凡百四十有三人是時
民人散亡居可得而數者纔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

萬戶小者不過五六百戶封爵之日誓曰使黃河如
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以丹書之信
重以白馬之盟作八十侯之位次陳平之始封平辭
曰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之謀戰勝克敵非功
而何對曰非魏無知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
矣乃復賞無知張良素多疾病乃稱疾曰臣家五世
相韓及韓亡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震
動今以三寸舌爲王者師封萬戶位爲列侯此布衣
之極於臣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
道不食穀遂不仕良爲人容貌美麗如婦人女子初
季布異父弟丁公爲楚將逐上上迫急顧謂丁公曰

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而還天下既定斬丁公以
徇軍曰自今以後爲人臣者莫效丁公也以蕭何功
最高群臣皆曰臣等被甲執兵多者百餘戰攻城略
地各有等差蕭何無有汗馬之勞徒持文物論議而
已今居臣等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發縱指示獸
者人也追得獸者狗也諸君徒能走得獸功狗也蕭
何發縱功人也及奏位次群臣咸曰曹參宜第一謁
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曹參雖有野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耳夫上與楚相距五年失軍亡衆跳身遁者
數矣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命而數
萬之衆會上乏絕者數矣楚漢相距滎陽數年軍無

見粮蕭何常轉漕給食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存關
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
萬世之功哉於是令何爲第一帶劒上殿入朝不趨
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乃得明
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爲安平侯
其吏二千石從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其家上
置酒衆辱隨何曰爲天下安用腐儒哉何曰陛下發
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何曰
以二十人使淮南王至如陛下之意是臣之功賢於
步卒五萬騎五千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以何爲護
軍中尉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公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皇帝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
奈何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
太公擁篲迎門却行欲拜上大驚扶太公太公曰帝
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上善家令言賜黃金五百
斤
荀悅曰孝經云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
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
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
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窋古之道
子尊不加於父母家令之言於是過矣夏五月丙午
詔曰人之至親莫大於父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朕平暴亂以安天
下斯皆太公之教訓也尊太公爲太上皇秋九月匈
奴圍太原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征太原匈奴冒頓單于拒漢漢使
者覘匈奴者十輩皆曰易擊上使婁敬往還曰匈奴
見羸弱似有伏兵不可擊上怒曰齊虜妄言阻吾軍
械繫之上至平城匈奴果圍上於白登七日用陳平
謀說匈奴閼氏夫人得開圍一角上乃逍出其計祕
世莫得聞也士卒歌之曰平城之下稍甚苦七日不
食不能彎弓弩上既還謝敬曰不用公言以困平城
乃斬前使者十餘輩封敬二千戶號建信侯先是有

月暈圍于昴參畢七重本志以爲昴畢之間爲天街
北羌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爲匈奴畢爲邊兵平城之
應云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歸洛陽廢爲郃陽侯辛
卯立皇子如意爲代王春二月上自平城還見蕭何
治宮室於長安甚盛上怒曰何治之過度對曰天子
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皇威且無令後世有以
過也乃還都長安是時威儀未設羣臣爭功醉呼或
拔劒擊柱上患之博士叔孫通請制禮儀上曰度吾
所能行者通乃與弟子百餘人共起朝儀大朝會長
樂宮陳車騎旌旗兵衛羣臣列位百官執職成禮而
罷莫不祗肅於是上歎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

拜通爲泰常賜金五百斤弟子皆爲郎中夏四月行
如洛陽婁敬進計和匈奴請以魯元公主妻單于單
于因之爲女壻有子則爲外孫後世可以漸臣也上
將行之呂后涕泣固請留之乃止更以宗室女爲公
主妻單于結和親歲致金幣賂遺之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三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四　荀悅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于東垣建武侯靳歙有功
遷爲車騎將軍上還過趙趙相貫高伏兵柏人亭欲
爲逆上宿心動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乃去之初上過
趙王甚卑恭上箕踞罵詈甚辱之貫高謂王曰皇帝
遇王無禮請殺之王嚙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皇
帝得復德流乎子孫君無出口高等私相謂曰吾王
長者終不背德何謂汙王事成歸之于王不成獨身
坐之乃陰獨爲謀而王不知十有一月令士卒從軍
死者送歸于縣給衣衾長吏視葬祠以少牢十有二
月至自東垣春三月行如洛陽令人無得衣錦繡綺
穀絺紵九月至自洛陽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趙王楚王來朝置酒前殿上爲
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產業今
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十有一月徙郡國
大族豪傑名家十餘萬戶以實關中婁敬之計也十
有二月行如洛陽趙相貫高逆謀發覺同謀者趙午
等十餘人皆自刎死高曰若皆死誰當明王不反乃
就檻車送詣長安言王不知考治身無完者終不復
言上曰壯士哉令人私問之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
親戚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戚哉具
以情對上乃詔赦趙王嘉貫高之節乃赦之高曰所

不死者欲明王不反今王已出吾責塞矣且人臣有
篡弑之名將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天絕吭而死趙
王張敖尚魯元公主故封敖爲宣平侯
荀悅曰貫高首爲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
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大義居正罪無
赦趙王捲高之逆心失將而必誅之義使高得行其
謀不亦殆乎無藩國之義滅死可也侯之過歟初捕
趙王詔有敢從者夷三族趙王郎中田叔孟舒皆賢
召見之漢朝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皆以爲郡守春正
月徙代王如意爲趙王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燕王荊王楚王齊王長沙

王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崩秋七月癸卯太上皇葬于
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上欲廢
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羣臣爭之不能得御史大夫
周昌固爭之上問其狀昌爲人剛直少言對曰臣雖
口不能言然心知其不可陛下必欲廢太子立戚夫
人子如意臣期不奉詔昌嘗奏事上方擁戚夫人昌
還走上追之騎昌項上問曰我何如主曰陛下桀紂
主也上笑之後上嘗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所謂符
璽御史郎趙堯進曰陛下所爲不樂者非以爲趙王
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萬歲之後不能自全也
上曰然堯曰宜爲趙王置貴強相呂后太子羣臣素

所憚者上曰誰可使對曰周昌可相趙王上謂昌曰
吾極知其左遷然吾憂趙王非公莫可相者乃以昌
爲趙相以趙堯代昌爲御史大夫初趙人方與公謂
昌曰君之吏趙堯奇士也且代君位昌笑曰堯年少
刀筆吏耳何至是乎卒如方與公言九月陳豨接下
賓客從車千餘乘初豨適代時辭淮陰侯韓信韓信
旣廢恐懼怨望乃與豨謀曰趙代精兵處也公反于
外上必自出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豨反上欲自擊
之建成侯周緤泣曰陛下常自行是無人可使邪緤
從上每有不利終無離上之心上以爲愛我賜上殿
不趨上遂東至邯鄲選壯士可令將者四人各封千

戶侯左右皆曰此人何功而封千戶上曰非爾所知
夫陳豨反趙代皆豨之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
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
弟心乎復求樂毅之後得樂叔封樂鄉侯號曰華成
君今吏民爲豨所刼略皆赦其罪問豨將皆故賈人
曰吾知易與之矣乃多與金購豨將將多降是時沛
人任敖素善於上上以客從拜爲上黨太守堅守不
下封敖廣阿侯御史大夫趙堯擊豨有功封江邑侯
詔御史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或有死者久而不
能論無罪者久繫自今已後有疑獄者各讞所屬二
千石二千石不能決移之廷尉廷尉不決具奏以聞

十一年冬十月遣周勃征代地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與陳豨爲內應欲夜詐詔諸官徒奴以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告之呂后與蕭何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陳豨已死羣臣皆賀遂執信斬之夷三族信方斬歎曰悔不用蒯通之言爲女子所執上自邯鄲至洛陽召蒯通將烹之通曰臣聞狗各吠非其主當彼之時臣但知有齊王信不知有陛下且秦失其鹿天下爭逐之高材輕足者先得當此之時爭欲爲陛下所爲顧力不能可盡烹邪乃赦之上使使者拜丞相蕭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羣臣皆賀故秦東陵侯邵平獨捐曰禍自此始

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其內非有矢石之難而益封置衛者以今淮陰侯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者衛君非所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以家財給軍何從之上大悅立皇子恒爲代王都晉陽赦天下三月梁王彭越反誅三族上擊陳豨時徵兵梁王梁王但遣將往上怒之梁王欲自行其將扈輒曰王始不行見讓而往即爲擒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疾梁王太僕有罪亡者告彭越與扈輒謀反上捕囚越赦爲庶人徙之蜀道逢呂后於路涕泣曰無罪願歸昌邑呂后與俱還洛陽謂上曰彭越壯士徙之蜀自貽後患不如遂誅之呂后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

乃誅之夷三族梟其首令曰敢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太僕欒布爲彭越使于齊還報命首下祠而哭之上欲烹之方提頭趣湯鑊布曰願一言而死曰陛下非彭越項氏不亡今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一徵兵王不自行而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察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湯鑊上赦之拜爲都尉於是醢彭越以醢遍賜諸侯淮南王英布聞越死見醢乃驚恐陰有疑謀立皇子恢爲梁王皇子友爲淮陽王夏四月上行自洛陽五月遣楚人陸賈使南越立尉佗爲王佗者秦時爲南海郡尉因天下之亂遂有南越賈至尉佗

椎髻箕踞見賈賈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行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秦將欲移兵於王天子爲百姓勤勞遣臣授君王印綬剖符通使王且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強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墳墓夷滅宗族遣一偏將將十萬師以臨越越人即殺王降漢如反手耳於是尉佗乃蹷然起坐而謝曰吾居蠻夷中久殊失禮儀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賢賈曰王則賢矣復問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

之業統治中國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巳來未曾有
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譬猶漢之
一郡何乃比於漢也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
使我起中國何遽不若漢乃遂受符印稱王賜賈橐
中裝直千金餘贈送亦千金賈還報命拜太中大夫
賈時上前說詩書上罵之曰吾居馬上得天下安用
詩書乎賈對曰陛下居馬上得之寧能馬上治之乎
且湯武逆取而順守文武並用久長之道昔吳王夫
差黷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而滅向使秦巳兼天下
行仁義法先王陛下安得而有之上有慙色謂賈曰
試爲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天下及古今

前漢紀卷四　六

成敗之國賈凡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上讀之未嘗
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秋淮南王黥布謀反謂其將
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韓信與彭越今
皆死矣餘不足畏遂反汝陰侯問故楚令尹薛公曰
布何故反對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此三人者
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其身故反耳夏侯嬰乃言
薛公於上上召問之薛公對曰布出上計則山東非
漢之有也出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布出下計陛下
高枕而卧耳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
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何謂中
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幷齊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

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見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無患矣上曰此計將
安出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徒耳致萬乘之王此皆
爲身不顧其後不爲百姓萬世之業也上曰善封薛
公爲千戶侯上遂自征布赦死罪巳下皆令從軍立
皇子長爲淮南王布果東擊楚楚王分軍爲三欲以
相救爲奇兵或謂楚將曰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
分軍爲三布散其一兩軍散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
敗其一軍而二軍皆走布遂與帝遇于蘄西會甀布
兵精甚其置陣如項羽軍上惡之上謂布曰何苦反
布曰我欲爲帝耳上罵之遂戰布敗

前漢紀卷四　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布走江南長沙王使人殺
之上擊布也數使使勞相國或謂何曰君居關中甚
得百姓心上畏君傾動關中君何不多買人田宅賤
貰貸以自汙不然上心不安何從上還過沛悉召故
人父老子弟置酒上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
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上乃起舞忼慨
傷懷泣數行下歎息曰游子悲故鄉吾萬歲之後魂
魄猶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人世無所與又
以豐比沛既至長安立豐縣豐之枌榆故處社皆如
待制也周勃定代斬陳豨或言燕王綰與豨通謀上
召盧綰盧綰謂其臣曰往年族淮陰侯彭越皆呂后

計今上疾病呂后婦人專欲誅異姓及大功臣遂稱疾不行上怒使樊噲將兵擊之綰將其家屬與數千騎居長城下欲候上差自入謝之上立沛侯濞爲吳王濞者郃陽侯仲之子也已拜上相曰汝面狀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非汝也然天下一家愼勿反也濞頓首曰不敢上過魯以大牢祀孔子十有二月還京師民遮道上書數千人言相國強賤買民田宅上笑曰相國亦愛利乎使相國自謝民後蕭何爲民復請上林苑中空地令民得入田無收稾爲禽獸食上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錢爲人請吾苑乃詔下廷尉王衛尉諫曰相國何罪繫之暴也上曰吾聞

李斯相秦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人錢爲請吾苑以自媚於人王衛尉曰事苟有便於人而請之宰相職也陛下柰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金乎且陛下拒楚數年及陳豨反時上自將兵往當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之有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乃今利賈人金錢乎且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上乃令相國復其位詔爲秦始皇帝置守冢三十家楚隱王一家復無所與春二月熒惑守心星占曰王者惡之立皇子建爲燕王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良醫曰可治上怒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

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呂后問曰陛下即百歲之後蕭相國終孰可代者上曰曹參可又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佐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爲太尉又問其次上曰過此以後非乃所知先是上嘗疾困惡見人詔戶者無納群臣群臣莫敢入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陛下疾甚大臣震恐久不見臣等計事顧獨枕一宦者絕乎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初上欲廢太子呂后聞之使留侯爲太子計留侯曰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夏黃公甪

里先生綺里季皆逃在山中然上高之今令太子卑辭安車迎此四人來以爲客時隨入朝則一助也呂后從其計四人果來年皆八十鬚眉皓白故謂之四皓初黥布反時上欲使太子將兵擊布四人相謂曰凡來將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有功則位無益也無功從此受禍乃令呂后對上涕泣而言黥布善爲兵諸將皆陛下故人今乃令太子獨將兵擊之恐諸將莫肯爲用且懼布聞之鼓行而西耳陛下雖疾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乃自行及還其疾稍愈欲易太子太保叔孫通固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晉國大亂數十年

秦不早定扶蘇胡亥詐詔自立使滅絶秦祀臣敢以
死爭之上雖聽之而心欲廢太子及讌置酒太子侍
四人從上怪而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驚曰
吾召公等不奉詔今侍太子者何四人對曰陛下喜
罵輕士臣等義不受辱故亡今聞太子仁孝愛人敬
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臣等故來上曰煩
公等幸卒調護太子四人退上召戚夫人指示曰吾
欲易太子彼四人者爲之輔羽翼已成難搖動也太
子遂定春三月詔曰吾有天下十二年于今與天下
賢士大夫共安輯之至于褒賞功臣可謂無負矣其
不義背天下約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夏四月

甲辰帝崩于長安宮呂后畏諸將大臣與審食其謀
欲盡誅大臣數日不發喪酈商謂辟陽侯曰今陳平
灌嬰將十萬衆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衆定燕
代此四人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嚮京師大臣
內叛諸將外反亡可翹足而待審食其言之於呂后
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聞上已崩遂亡入匈
奴中五月丙辰皇帝葬長陵本志曰高祖入秦初順
人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定律令韓信申
軍法張倉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
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
模弘遠矣

贊曰高祖起於布衣之中奮劍而取天下不由唐虞
之禪不階湯武之王龍行虎變率從風雲征亂伐暴
廓清帝宇八載之閒海內克定遂何天之衢登建皇
極上古已來書籍所載未嘗有也非雄俊之才寬明
之累歷數所授神祇所相安能致功如此夫帝王之
作必有神人之助非德無以建業非命無以定衆或
以文昭或以武興或以聖立或以人崇焚魚斬蛇異
功同符豈非精靈之感哉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易曰
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乎故觀秦項
之所亡察大漢之所興得失之驗可于茲矣太史公
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故殷承之以敬以敬之弊鬼

故周承之以文以文之弊薄救薄莫若忠三王之道
周而復始周秦之閒可謂文弊秦不改文酷刑漢承
秦弊得天下矣

前漢高祖皇帝紀卷第四

前漢孝惠皇帝紀卷第五　荀悅
皇帝五月丙寅即位年十六尊高后曰皇太后凡帝
毋稱皇太后帝祖毋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稱夫
人又有美人良娣七子八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制
婕妤娙娥容華充衣而元帝加昭儀之號昭儀位視
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爵比列侯娙娥視中
二千石爵比關內侯容華視真二千石爵比太上造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爵比中更充
衣視九百石爵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
人視七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
使視四百石比公乘又有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

百石涓和娛保林良使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中家
人子視有秩斗食賜吏民爵其徒事將軍已下至佐
長吏賜金錢各有差六百石已上有罪當刑械者皆
容繫之民年七十已上十歲已下有罪當刑者免之
吏六百已上及故二千石家唯給軍賦役無有所預
叔孫通爲太常定園陵宗廟及高祖廟奏武德文始
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所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
除亂也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高祖更名文始舞五
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更名五行舞太祝迎神于
廟門外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禘
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釆薺肆夏也乾豆上奏登歌

不以管絃欲使在位者遍聞之猶古清廟之樂歌再
終也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既就東廂
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令郡諸侯王立高廟
元年冬改諸侯王相國爲丞相十二月趙王如意薨
謚曰隱王先是太后囚戚夫人于永巷髡鉗之令舂
且歌曰子爲王兮毋爲虜終日常舂兮與死同伍相
去數千里誰可使告汝呂后聞之曰欲倚弱子耶召
趙王欲誅之趙相周昌令王稱疾使者三反王不行
呂后乃召周昌周昌至復使召趙王上知太后怒自
迎王於霸上夾與起居數月上晨出苑中獵趙王不
能早起太后鴆而殺之周昌乃謝病不朝見呂后乃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以喑藥使居鞠室中名
曰人豕召帝視之帝驚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
人謂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不堪爲太后子終不能
治天下遂不聽政事賜民爵初元年故也凡賜民爵
所以宣恩惠慰人心必有所由也徙淮陽王春正月
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王來朝王上之庶兄也上與王讌飲
太后前置王上坐如家人禮太后怒酌鴆酒令齊王
爲壽齊王起上亦起太后恐自反危酒王怪之因僞
醉而出齊內史令王獻城陽郡以尊魯元公主爲湯
沐邑太后嘉而許之乃遣王歸國春正月癸酉有兩

龍見於蘭陵人家井中乙亥夕始不見本志以爲其
後趙王幽死之象隴西地震天開東北廣十餘丈長
二十餘丈本志曰地動陰有餘天裂陽不足人主微
之應夏五月大旱郃陽侯仲薨七月相國蕭何薨謚
文終侯初何病上自臨問百歲之後誰可代君者對
曰知臣莫若君上曰曹參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何
死不恨初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園屋曰
曰後世賢師吾約不賢毋爲勢家所奪癸巳齊丞相
曹參爲相國初參在齊召長老諸先生數百人問以
時政長老諸先生言人人殊異膠西蓋公治黃老術
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師蓋公齊國大治初

田榮欲叛項羽劫齊處士不預者死齊處士東郭先
生梁石君隱在劫中及榮敗二人愧之隱居深山蒯
通謂曹參曰彼東郭先生隱居不出君未嘗卑禮下
節以求士也願足下禮之參曰諾皆以爲上客而齊
人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用其策已而羽欲封之
亦不肯受封曹參聞蕭何薨告其舍人曰趣治行吾
且入相矣使者召參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齊相
有隙至何疾所推賢惟參參爲相國遵何之政擇郡
國吏謹厚者即除爲丞相史其文刻深務聲名者輒
斥去之日夜飲酒見人有細過專覆蓋之府中無事
上怪而問參不治政事之意參對曰陛下聖德孰與

高皇帝上曰朕安敢望先帝又問陛下視臣孰與蕭
何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帝與
蕭何定天下法令既具陛下垂拱臣等守職遵而勿
失不亦可乎上曰善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因寧謐
三年春發京師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築長
安城三十日罷以宗室女爲公主妻匈奴單于夏五
月立閩越君騶爲東甌王初騶與諸粵俱佐諸侯伐
秦騶功未錄故立爲王都甌東號東甌六月發諸侯
王列侯徒屬一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
尉佗稱臣奉貢殖石□縣諸一

四年十月立皇后張氏帝長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
欲爲重親故配帝
荀悅曰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詩稱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易稱正家道家道正而天下大
定矣姊子而爲后昏於禮而黷於人情非所以示天
下作民則也羣臣莫敢諫過哉春二月舉民孝弟力
田者復其身三月大赦天下除民挾書律長樂宮鴻
臺災雨血于□一頃本志以爲血者洪範所謂赤
祥也一曰凡雨血有大誅三月未央宮氷室災丙子
織室災本志以爲氷室奉供養之饋織室供宗廟衣
服皇后之象也天誡若曰皇后無宗廟之德云耳後

嗣果絕其于洪範爲火不炎上視不明之咎洪範者天人之變其法本于五行通于五事舍惡吉凶之應于是在矣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木爲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時雨若厥福攸好德貌失厥咎狂厥

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金爲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時陽若厥福康寧言失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虫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火沴金火爲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時燠若厥福壽視失厥咎舒厥罰常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虫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水爲聽聽曰聰聰作謀謀時寒若厥福富聽失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土沴水土爲思思曰心心曰叡叡作聖聖時風若厥福考終命思失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腹心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惟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此洪範之大體也

五年十月雷桃李杏棗實常燠也春正月發京師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築長安城三十日罷三月上遊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嘗獻果今櫻桃始熟願陛下取獻宗廟諸果獻自此始初通秦時徵爲待

詔陳勝等起反二世詔問羣臣博士羣臣博士咸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宜急發兵擊反賊二世怒通進曰今明主在於上法令具於下安得有反賊乎此真狗盜鼠竊耳二世乃按誅諸言反者而拜通爲博士出曰幾不免虎口乃遂亡後從漢及天下定通乃召魯諸生學者以定儀法魯召二人不肯行曰公爲人臣不忠專面諛不諫苟免今兵革未休死傷者未收乃欲定禮樂公去矣無汙我通曰子真鄙儒不知時變乃去之漢諸禮儀皆通所定然猶草創未能具備矣夫禮樂聖人之所以興化致治太平之本也本志曰五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宜急治身者斯須忘

禮則暴慢及之爲國者一朝忘禮則荒亂及之人含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人稟其性而不能節也唯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絶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正情性節萬事者也有男女之情有妬忌之心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崇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喪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情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缺而淫僻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訟之獄繁喪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衆矣朝覲之禮

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矣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内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争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畏敬之意難見則著之於享獻辭受登降跪拜和親之説難形則發之於詩謌詠言鍾石管絃盡其敬意而不多其財賄盡其歡心而不習其聲音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言明王設禮樂之本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王者必因先王之禮樂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即人之心稍稍制作至于太平而大備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故稱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三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縱横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夫樂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移人疾是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憂思嘽諧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奮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正誠之音作

而民肅敬寬裕和睦之音作而民慈愛流僻邪放之音作而民淫亂故先王制雅頌之聲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儀合生氣之和導五常之性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奪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於中而發於外各安其位而不相奪足以感動民之善心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禮樂之方也黄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咸池備矣六莖澤及根莖也五英茂也大章章之也韶繼也夏大也濩救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勺言酌先王之道自夏以往其流不可得聞也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

器用陳張周官具矣夫禮樂者威儀足以克目聲音
足以動耳詩誦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
而志正觀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
之朝廷則君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莫不虛已竦
神悅而承流是以海內遍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耀日
新化上遷善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至于萬物化天地
順而嘉應祥故詩云鍾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
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至於末世衰亂殷紂斷棄
先祖之正樂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周道
既缺而王官失業雅頌相錯禮樂大壞諸侯設兩觀
乘大輅大夫八佾舞于庭政逐陵遲而不變於是桑

間濮上鄭衛宋楚之聲並出內則致疾短壽外則亂
政傷民巧偽之人因而飾之以熒亂富貴之耳目庶
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故秦穆公遺戎樂而由餘去
齊人饋女樂而孔子行自此禮樂喪矣漢興乃復存
之禮樂古事稍稍增集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
八月相國曹參薨謚懿侯九月長安城成十月安國
侯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賜民爵戶一級
六年十月齊王肥薨謚悼惠王夏六月武陽侯樊噲
薨謚曰武侯留侯張良薨謚文成侯高帝十四年留
侯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及薨與石并葬復置太尉官
周勃為太尉太尉秦官掌武事自先王之立官名雖

不同其致一也昔伏羲氏龍名神農氏火師火名黃
帝雲師雲名少昊氏鳥師鳥名顓頊以來為民師民
名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唐虞致羲
和四子十有二牧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種
百穀契作司徒訓五品皐陶作士官正五刑垂作共
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
禮夔作典樂和神人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所聞
畧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
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太師太傅太
保坐參天子而議政事不統職又立三少為副曰少
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兼卿而九秦兼天下建皇帝

之號改立臣官漢因循而不革從簡易隨時之宜丞
相金印紫綬有左右丞相佐天子助治萬機高帝更
名相國綠綬復為丞相御史大夫位上卿副丞相銀
印青綬太尉有長史丞相置兩長史御史大夫置兩
丞一曰中丞外督部刺史一曰內史掌祕書受公卿
奏事舉劾章秩皆千石武帝置丞相司直掌左丞
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前後左右將軍掌武衛本周
末官秦因之金印紫綬位上卿太常掌郊廟祭祀禮
樂典經景帝更名太常卿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宿衛
屬官武帝更名光祿勳衛尉掌宮門衛士屯兵諸侯
司馬太僕掌輿馬屬官廷尉掌刑辟典客掌諸侯歸

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武帝更爲大鴻臚宗正掌視
親屬官治粟內史掌穀貨景帝更名大司農令武帝
更改爲大司農少府掌山海河澤之稅及供養內職
屬官凡九卿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廷尉無丞有
正監秩比千石中尉掌徼廵京師位秩與卿同武帝
更名執金吾太子太傅少府古官也將作少府掌治
宗室事景帝更名大匠詹事掌后太子家令景帝更
名長信少府武帝更名長樂少府將作官與詹事同
并職景帝更名大長秋成帝省詹事并大長秋典屬
國事掌蠻夷降者武帝省職并鴻臚內史掌京師景
帝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

爲左馮翊主爵中尉掌列侯景帝更名爲都尉武帝
更名爲右扶風自太子太傅至右扶風秩比二千石
丞六百石皆秦官唯內史爲周官司隸周官漢爲司
隸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
外及掌四城門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
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馭騎馬長水校尉胡騎校尉
掌池陽胡騎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虎賁校尉掌輜
重騎士皆武帝時置之西域都尉并加官以騎都尉
使護西域有副校尉宣帝置也自司隸已下至副校
尉秩比二千石有左右丞秩六百石五官中郎將左
右將軍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

夫秩比二千石掌論議諫議大夫秩比六百石奉車
都尉掌御乘輿駙馬都尉掌駙馬秩皆二千石侍中
左右諸曹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皆列侯將軍大夫
騎都尉尚封令太監令太官令至郎中無常員多至
數十人侍中中常侍皆加官得入禁中其後侍中或
特縮諸曹吏綬尚書奏事諸吏問舉劾按不法散騎
並乘車輿給事中黃門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
郎掌顧問應帝位次中常侍侍郎左右有給事中黃
門侍郎位從將軍大夫官皆秦制也凡爵二十級一
曰公士二曰上造三曰簪褭四曰不更五曰大夫六
曰官大夫七曰公大夫八曰公乘九曰五大夫十曰

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
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
馬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十九曰關內侯二十曰通
侯以賞功勞皆秦制諸侯王高帝初置之金印紫綬
治其監官掌監郡縣秩比六百石後爲刺史郡守掌
治其郡郡都尉掌左守典職皆有丞縣令長掌治其
縣萬戶以上爲令秩比千石下至六百石而不滿萬
戶爲長秩皆五百石皆有丞尉皆秦制列侯所食縣
曰國皇太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
荀悅曰諸侯之制所由來尚矣易曰先王建萬國親
諸侯孔子作春秋爲後世法譏世卿不改世侯昔者

聖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封建諸侯各世其位欲使親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為置賢卿大夫考績黜陟使有分土而無分民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是以計利慮害勸賞畏威各兢其力而無亂心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賢人君子有所周流上下左右皆相夾輔凡此所以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也故民主兩利上下俱便是則先王之所以能永有其世也然古之建國或小或大監前之弊變而通之夏殷之時蓋不過百里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紂脯邢侯而醢九侯以文王之上德不免於羑里周承之弊故大國方五百里所以崇寵諸侯而自抑損也至其末流諸侯強大更相侵伐周室卑微禍亂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廢諸侯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意主以自為非以為民深淺之慮德量之殊豈不遠哉故秦得擅其海內之勢無所拘忌肆行奢淫暴虐天下然十四年而滅亡故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賢人君子復無息肩衆庶無所遷徙此民主俱害上下兩危漢興承周秦之弊故兼

而用之六王七國之難作者誠失之於強大非諸侯治國之咎其後遂皆郡縣治民而絕諸侯之權矣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凡長吏秩二千石上皆銀印青綬比六百石已上皆銅印墨綬比二百石已上皆銅印黃綬其後雖不及六百石其長相皆墨綬除八百石五百石秩

荀悅曰先王之制祿也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克祀故食祿之家不與下民爭利所以厲其公義塞其私心其或犯逾之者則繩以政法是以君子勸慕小人無怨若位苟祿薄外而不充憂匱是卹所求不贍則私利之制萌矣放而聽之則貪利之心滋矣以法繩之則下情怨矣故位必稱德祿必稱爵故一物而不稱則亂之本也今漢之賦祿薄而吏非員者衆在位者貪於財產規奪官民之利則殖貨無厭奪民之利不以為恥是以清節毀傷公義損缺富者比公室貧者價朝夕非為所濟俗也然古今異制爵賦不同祿亦如之雖不及古度時有可嘉也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是謂正朔王者惡之夏五月日有食之秋八月帝崩于未央宮太后哭而淚不下侍中張辟強者張良子年十五餘謂陳平曰太后泣不下淚者畏君等危呂氏宜請呂產呂祿為將監南北軍事太后必喜君等免禍平從之太后果

喜而泣之淚下九月皇帝葬于安陵

讚曰本紀稱孝惠內修親親外禮傅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愛篤矣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枉流濫哉深可悲矣

前漢孝惠皇帝紀卷第五

前漢高后紀卷第六

荀悅

初高后命孝惠張皇后取後宮美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立爲皇帝皇帝年幼高后臨朝稱制立兄子台爲楚王台弟產爲梁王祿爲趙王封諸呂六人爲列侯高皇后將王諸呂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皇帝定天下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問左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平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諸劉今陛下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諸君背要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勃曰面折廷諍臣不如君安漢社稷君不如臣后乃左遷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謝病免杜門不出冬

十一月徙丞相陳平爲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沛人也初呂后獲於楚食其常以舍人侍得幸及爲丞相不典治相監宮中事加郎中令群臣皆因決事先是或毀食其於惠帝惠帝欲誅之平原君朱建爲說惠帝幸臣閎籍孺曰君幸於帝天下莫不聞者今辟陽侯幸于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之今日辟陽誅明日太后含怒亦誅君耳於是籍孺懼入言於帝而出之朱建者故黥布相也布之反建諫止之高帝賜建號平原君建爲人口辯初名廉直行不苟合辟陽侯欲交建建不肯及建母死家貧無以收葬陸賈乃見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

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賈曰平原君必不知君者爲
其母今其母死家貧無以葬之君誠能厚送葬之則
彼爲君死矣食其乃奉百金列侯貴人以食其故往
賻送之凡百金而建受之及呂氏之誅其卒見全者
皆建之力也後淮南厲王長誅食其建以食其客故
事及之建自殺
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帝欲除三族罪及妖言令議
未決而崩今除之賜民爵戶一級夏五月丙申趙王
宮中叢臺災立孝惠美人子五人强爲淮陽王不疑
爲恒山王弘爲襄城侯朝爲軹侯武爲壺關侯秋七
月桃李花高后怒御史大夫趙堯之爲趙王謀也免

堯之抵罪上黨太守任敖爲御史大夫
二年春正月詔班序列侯功臣位次藏于高廟世世
勿絕嗣二月乙卯晦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夏六月
日蝕秋七月恒山王不疑薨立襄城侯弘爲恒山王
行五銖錢之制夏殷以前無文焉周制則有文凡錢
外圓內方輕重以銖周景王以錢輕更鑄大錢文曰
寶貨肉好外有周郭秦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與
復輕之齊悼惠王子章入宿衛封朱虛侯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秋星晝見伊水洛
水溢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溢流八百餘家其在洪範
爲水不潤下

四年夏四月少帝出怨言知高后殺其母后乃幽之
于永巷詔曰皇帝久病昏亂不能奉宗廟廢之五月
立恒山王弘爲皇帝
五年春三月南越王尉佗自稱南越武帝是時禁南
越關中市鐵器尉佗曰先帝與我通使勿絕今高后
聽讒臣之言別異蠻夷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
滅南越自以爲功今自稱越帝欲攻長沙秋八月淮
陽王强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備匈奴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秋長陵令二千石六
月匈奴寇狄道攻河陽行五分錢朱虛侯弟興居封
東牟侯皆入宿衛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春正月趙王友死于邸
呂氏女爲趙王后王后妬讒王於高后曰呂氏安得
王太后百年後吾必擊之高后怒之至邸令衛士圍
之不得食遂幽死以民禮葬之長安諡爲幽王後徙
梁王恢爲趙王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
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
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
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言人君失政
則日月失行中道南曰黃道南至東井北至牽牛東
至角西至婁夏至日至東井去極近故晷短立八尺
之表而晷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日至於牽牛去極

遠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分西至婁去極中秋分東至角去極中立八尺之表而晷長七尺三寸六分日爲陽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温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寒凉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此之謂也至若南北失度晷進而長則爲寒退而短則爲暑人君急則日晷進而疾舒則日晷退而緩故曰急恒寒若暑恒燠若一曰晷長爲潦若晷短爲旱奢爲扶扶者邪臣進正直疏君子不足姦人有餘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

分從青道立夏夏至從赤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然一決之於房從中道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沲矣言多雨也凡災異所起或分野之國角亢氐韓鄭也房心宋也尾箕燕也斗牛吳也牽牛須女越也虛危齊也營室東壁衛也奎婁魯也胃昴畢趙也觜參魏也東井鬼秦也柳星張周也翼軫楚也

荀悅曰凡三光精氣變異此皆陰陽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也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由影之象形響之應聲是以明王見之而悟勑身正己省其咎謝其過則禍除而福生自然之應也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詳難得而聞矣豈不然乎災祥之報或應或否故稱洪範咎徵則有堯湯水旱之災稱消災復異則有周宣雲漢寧莫我德稱易積善有慶則有顏冉夭疾之凶善惡之効事物之類變化萬端不可齊一是以視聽者惑焉若乃稟自然之數揆性命之理稽之經典校之古今乘其三勢以通其精撮其兩端以御其中參五以變錯綜其紀則可以髣髴其咎矣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

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身不可成者是謂三勢凡此三勢物無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諸身譬之疾病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則瘳者有不治則不瘳者有雖治而終身不可愈者豈非類乎昔虢太子死扁鵲治而生之鵲曰我非能治死爲生也能使可生者生耳然太子不遇鵲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疾雖醫和亦不能治矣故孔子曰死生有節又曰不得其死然又曰幸而免死生有節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凡此皆性命三勢之理推此以及教化則亦如之何哉人有不教而自成者待教而成者無教化則不成者有加教化而

終身不可成者故上智下愚不移至於中人可上下
者也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則亦如之災祥之應無所
謬矣故堯湯水旱者天數也洪範咎徵人事也魯僖
澍雨乃可救之應也周宣旱應難變之勢也顏冉之
凶性命之本也猶天廻日轉大運推移雖日遇禍福
亦在其中矣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無所能移
見有可移者因曰無天命見天人之殊遠者因曰人
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
一端而不究終始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
焉言其異也兼三才而兩之言其同也故天人之道
有同有異據其所以異而責其所以同則成矣守其

所以同而求其所以異則弊矣孔子曰好智不好學
其弊也蕩末俗見其紛亂事變乖錯則異心橫出而
失其所守於是放蕩反道之論生而誣神非聖之義
作夫上智下愚雖不移而教之所以移者多矣大數
之極雖不變然人事之變者亦衆矣且夫疾病有治
而未瘳瘳而未平平而未復教化之道有教而未行
行而未成成而有敗故氣類有動而未應應而未終
終而有變遲速深淺變化錯于其中矣是故參差難
得而均矣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凡三勢之數深
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易曰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其此之謂乎呂產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

立營陵侯劉澤為瑯邪王澤高帝族昆弟本以將軍
擊陳豨有功故封齊齊人田生嘗遊乏資以千澤澤
以三百金為田生壽乃謂太后所幸中謁者張釋卿
曰太后欲王諸呂及重自發之恐大臣不聽今釋卿
最幸于太后何不諷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呂氏
既王萬戶侯亦釋卿有釋卿從之諸呂已為王高后
賜釋卿金千斤釋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不受又說
曰呂氏之王也大臣未服今劉澤於諸劉長大臣所
信獨不見用常有觖望也今令太后裂地十餘縣以
王之彼喜而去諸呂王益固矣遂封澤為瑯邪王是
五月尊昭靈夫人為昭靈后武哀侯為武哀王高帝

姊宣成夫人為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呂產女為
趙王后後宮皆諸呂女也擅權王不得自恣王有愛
姬王后鴆而殺之王怨悲憂自殺呂后以為用婦人
言故自殺無思奉宗廟之禮廢其嗣朱虛侯章怒呂
氏專權侍宴高后令章為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
請以軍法行酒令后可之酒酣章進起舞曰請為太
后作歸田之歌皇太后笑曰汝安知田事試說之曰
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類者鋤而去之高后嘿然
有頃諸呂有一人亡酒章追斬之太后及諸左右大
驚以前許章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諸呂憚章大
臣皆依朱虛侯兄弟以為強是時大臣憂諸呂之亂

陸賈說陳平周勃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將相和則權不分令爲社稷計在二君掌握耳何不
能交太尉勃平以千金爲太尉結歡勃亦如之遂戮
力同心平乃賜賈金五百斤僮百人八月燕王建薨
南越侯長沙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之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諸中官者令丞皆
賜爵關內侯食邑高后見物如蒼狗撠后腋忽然
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腋傷夏江水漢水
溢流萬餘家河內水溢流萬家秋九月辛巳高后崩
于未央宮諸呂恐爲大臣所誅謀作亂欲廢少帝而
立呂產朱虛侯婦呂祿女密聞其謀告章章乃使人

陰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章及興居欲從中與大
臣爲內應誅諸呂立齊王齊王令人誘瑯邪王欲令
與二國兵瑯邪王既至因留之悉發瑯邪兵以中尉
魏勃爲將軍幷將之呂產等遣大將軍灌嬰擊齊王
嬰乃陰與齊王約留兵屯滎陽曲周侯酈商其子寄
與呂祿善周勃陳平使人執劫商而令寄說呂祿曰
高帝與呂后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
皆大臣之義事已布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爲宜今太
后崩少帝幼足下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爲
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綬因以兵屬太尉
請梁王亦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高枕而王千里

此萬世之利祿然其計報產及諸呂多以爲不便計
未決祿信寄與俱出遊過其姑呂須須怒曰汝爲將
軍而棄軍呂氏今無類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之堂
下曰無爲他人守也八月太尉周勃復令寄謂祿曰
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國急歸將軍印綬辭
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勃入
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
皆左袒勃遂說北軍兵而朱虛侯將卒千人入未央
宮斬呂產辛酉斬呂祿諸呂無問長幼皆斬之大臣
謀以爲少帝及諸王皆非惠帝子欲盡誅之立齊王
議者曰王暴戾虎冠之代王母家薄氏君子也且代

王親高帝子於今爲長仁孝聞於天下以子則順以
貴則大臣安乃迎代王東牟侯興居與太僕夏侯嬰
陰共入宮中誅少帝於是告齊王令罷兵諸呂之始
王也呂后畏大臣及有口辯者陸賈爲太中大夫自
度不能爭之乃謝病免於是以所使越時橐中裝千
金以與五子各二百斤令爲產業賈常安車駟馬從
歌鼓瑟侍者十人與其子約曰過汝家給人馬酒食
極欲十日有寶劍直百金所取家得寶劍一歲中往
來及過他家率不過再三遊於漢庭公卿之間名聲
甚顯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本傳曰當孝文之
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若寄

父爲功臣而又被執刼雖權譎呂祿以安社稷義存
君親可矣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贊曰本紀稱孝惠高后之時海内得離戰爭之苦君
臣俱無爲故惠帝拱已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闥而
天下宴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矣及福祚
諸呂大過漸至縱横殺戮熾孳生於豪強賴朱虛周
陳惟社稷之重顧山河之誓剋討其逆匡扶漢祚豈
非忠哉王陵之徒精潔心過於丹青矣

前漢高后紀卷第六

前漢孝文皇帝紀上卷第七

皆悅
初大臣迎王於代郎中令張武議曰大臣未可信王
宜稱疾無行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羣臣之議皆非
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
天下絕其望一也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
之宗也天下服其強二也漢興除秦苛政人人自安
難搖動三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不爲使其黨豈
能專一邪且内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之強必
無異心矣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
聞於天下故大臣迎大王大王勿疑卜之兆得大横
占曰大横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王乃令舅薄昭

見太尉周勃還王乃行羣臣迎于渭橋太尉周勃進
曰請避左右以聞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
者無私物乃跪上天子璽王謝曰至邸議之閏月朔
之代邸王西向讓帝位者三南向讓者再遂即皇帝
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酺五日
元年冬十月皇帝見于高廟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
后于代封太尉周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
軍灌嬰邑各三千戶金三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
二千戶金千斤十有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爲趙王徙
瑯琊王澤爲燕王除收孥相坐法律春正月有司請

早建太子上謙讓不聽有司固請上曰諸侯王功臣多有賢者而不必子人其以朕忘賢與有德者而專于其子非所以憂天下有司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久矣今適宜立而更求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許焉而立之封將軍薄昭爲軹侯三月立皇太子母竇氏爲皇后初孝惠時出宮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姬家在清河賂主者吏願至趙吏誤置代伍中竇姬泣啼而行既至代幸於主生景帝而代皇后及其四子皆先亡故竇姬爲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家於長安絳侯等曰吾屬命乃懸於此兩人爲選賢人令與居止由此皆

爲退讓君子詔曰今方春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朕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於是出布帛米肉之賜其肉刑耐罪已上不用此令楚元王交薨丞相平病讓位於太尉周勃爲左丞相位第一平爲右丞相位第二大將軍灌嬰爲太尉上問勃天下一歲決獄錢穀出入幾何謝不知甚愧之上以問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對曰陛下不知臣駑下使臣待罪宰相宰相在上佐天子調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得其

職上曰善勃出謂平曰君素不教我對平曰處其位獨不知任或謂勃曰君誅諸呂立代王威鎭天下受厚賞處尊位久即禍及身矣勃謝病歸相印平轉爲右丞相太中大夫陸賈使越上賜尉佗書曰朕願以南越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豈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路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由也王之昆弟在眞定已使人存問修治王先人塚墓願與王分棄前惡從今已來與王通使如故故使賈喻意南越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曰高后聽信讒臣別異蠻夷故改號聊以自娛自帝其國未敢有害於天下老夫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凡以不得事漢

故也陛下幸哀憐臣通使如故老夫死骨不朽不敢爲帝謹北面因使者奉獻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二十九所同日俱大發潰水出本志曰爲水沴土六月令郡國無來獻封衛將軍宋昌爲壯武侯又令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皆增邑吏二千石已上從高帝者皆食邑齊王襄薨

二年冬十月丞相平薨謚獻侯十有一月乙亥周勃復爲左丞相癸卯晦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是時上勤於政事躬行節約思安百姓身衣弋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幃帳無文嘗欲爲露臺計直百金曰此中民十家之產遂不爲也太中大夫

賈誼說曰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未嘗聞也古人有言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物力必匱且歲有飢餓天之常行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卹卒然邊境有急數百萬之衆國家何以饋之方今之務務在絕末伎遊食之巧驅民而歸之於農太子家令晁錯復說上曰今土地人民不減於古無堯湯水旱之災而畜積不及古者何也以地有餘利民有遺力生穀之土未盡墾耕山澤之利物未盡出遊食之士未盡歸農夫飢寒切于肌膚慈母不能以保赤子君安能以有民夫金玉寶貨飢不可食寒

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流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下輕倍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而逃亡者得輕資矣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市非可一日而成一日不得則飢寒並至是故明王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作者不過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三百石春耕夏種秋收冬藏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給縣官供徭役憂病艱難其中勤苦如此然復時被水旱蝗蟲之災急政暴賦朝令暮得有者貴賣無者倍舉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衆也而商賈大者積儲倍息小者坐

列販賣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重綵食必重肉無農夫之苦有百千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乘良策肥千里遊遨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漢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主之所貴俗之所賤法之所卑吏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相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矣當今之務在於本農使民勸業而已欲人務農在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塞下即得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粟粟有所行而國用足矣不過三年塞下之粟必多矣上從之

荀悅曰聖王之制務在綱紀明其道義而已若夫一切之計必推其公義度其時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則不由之春正月詔開籍田漢初國家簡易制度未備衣食貨粮無限富者衍溢貧者或不足若蜀郡卓氏家僮千有餘人程鄭七八百人皆擅山川銅鐵之利運籌筴上爭王者之利下固齊民之業若宛孔氏之屬連車騎以交通王侯貿易貨賂雍容垂拱坐取百倍皆犯王禁僭於不軌

荀悅曰先王立政以制爲本三正五行服色曆數承天之制經國序民列官布職疆理品類辯方定物人倫之度自上已下降殺有序上有常制則政不頗下

有常制則民不二官無淫度則事不悖民無淫制則
業不廢貴不專寵富不偏奢民雖積財無所用之故
世俗易足而情不濫姦宄不興禍亂不作此先王所
以綱紀天下統成大業立德與功爲政之德也故曰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矣本傳曰先王
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於抱關擊柝者其
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
逾貴夫然故上下有序而民志悉定於是裂土地之
宜教之種殖畜養以時而用之有節草木未落斤斧
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羅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
矰弋不施於蹊隧旣順時而取物然而山不槎蘖田

不伐夭豚魚麛卵咸有常禁所以順時宜氣蕃阜庶
物畜足功用如此之備然後從四民因其土宜任其
智力安其居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欲寡而事節
財足而不爭及至周室道衰禮法隳壞諸侯刻桷丹
楹大夫山節藻梲其流至於士庶莫不離制度稼穡
之人少商賈之人多穀不足而貨有餘陵遲至於桓
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奢靡不
制僭差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士
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僞民背實而要名
姦夫犯難而求利篡殺取國者爲王公刼奪成家者
爲侯伯禮義不足以制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

者木土被文繡犬馬餘菽粟貧者短褐不完食蔬飲
水俱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窘雖爲僕虜猶無慍
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
不免乎飢寒之患其化自上與由法度之無限也故
易曰君以財成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
立象成器以爲天下利立制度之謂也　太子太傅張
相如免太中大夫石奮爲太子太傅奮趙人也初爲
小吏事高帝恭敬謹慎甚見親信於是以選傅太子
立趙王遂弟辟彊爲河閒王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
牟侯興居爲濟北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
揖爲梁王夏五月詔曰古有誹謗之木所以通諫者

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心而上無
由聞其過今其除之秋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竹使
符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乙卯晦又食
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
朕率列侯之國遂免勃就國十二月太尉灌嬰爲丞
相罷太尉官四月城陽王章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
審食其初高帝八年過趙趙王獻美人幸有身生厲
王長趙王不敢內之築外宮而處之及貫高事盡捕
王家屬王母亦在繫中其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
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爭厲王以生母以恚自

殺趙廉奉厲王詣長安高帝憐之令呂后母之厲王
有才力能扛鼎怨辟陽侯不赦其母乃造辟陽侯
即自袖金椎椎殺之馳詣闕肉袒請罪上赦之不治
五月匈奴寇北地河內丞相灌嬰擊之衛將軍軍長
安上自至高都因幸太原見羣臣故人皆賜之舉功
行賞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留太原遊十餘日濟北
王興居聞上自擊胡乃發兵反秋大旱七月上自太
原還八月將軍柴武擊濟北王興居興居自殺赦諸
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謚懿侯正月御史大夫
張倉爲丞相秦蚤爲御史大夫時御史大夫韋孟欽

是時上徵河東太守季布欲以爲御史大夫聞其使
酒乃不用遣歸郡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
與六月雨雪秋九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絳
侯周勃有罪逮繫詔獄勃在國常恐懼每郡守使丞
尉行縣勃常被甲持兵人有告勃欲反下廷尉吏侵
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乃止勃以公主爲証公主
孝文女太子勝尚之及薄昭爲言薄太后一請上曰
絳侯奉高帝璽持兵於北軍此時猶不反今居一小
縣乃反邪上赦勃復爵邑就國勃出曰吾常將百萬
衆於北軍安知獄吏之貴哉作顧成廟
五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

賈誼諫曰法使民得顧租鑄錢錢敢雜以鉛鐵他巧
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偽雜巧則不得贏辨利巧
之甚微其利甚厚夫事有招禍法有起姦今令細民
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絕其微
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農事棄捐採銅日多姦不
可絕已潁川人賈山上書諫曰夫錢者無用之器而
可用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今爲之是與人主
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又上書言前世之戒曰昔
秦賦斂重數以奉奢侈起咸陽至雍離宮三百鍾鼓
幃帳不移而具爲阿房之殿高十數仞東西五里南
北千步爲宮室之盛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

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
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又築
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乃至於此使
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葬於驪山使徒數十
萬人曠日十年下達三泉采合金石冶銅錮其內漆
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遊觀上成山林爲
葬埋之奢乃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塊而託葬
焉百姓不勝其役疲獘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
食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
讎天下以壞宗廟將滅絕矣始皇居絕滅之中猶不
自知乃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紀功自以爲過於

堯舜以古謚法爲少更以數爲謚欲以一至萬世而
死不盈數月天下四面攻之兵破於項羽地奪於劉
氏豈不哀哉始皇不自知無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
縱恣行誅是以道諛者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聖於堯
舜論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
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此之謂也
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
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
得聞其過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今
陛下將與堯舜之道猶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
樂減外徭止歲貢省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

夫出帛十萬匹以賑貧乏禮高年平刑獄天下既喜
臣聞山東吏有布詔令民雖老病或扶杖而往聽之
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所成功業之所就矣今
聞或者陛下從方正賢俊之士與之射獵以傷大業
臣竊悼之願止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
王之道以成萬世之基上輒優容而納其言然明堂
太學猶未足與是時吳王即山鑄錢而幸臣鄧通亦
賜銅山得自鑄錢吳王鄧通錢甚盛矣通蜀人也上
嘗夢欲上天而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
穿覺而求之漸臺見郎中鄧通衣後穿如夢中所見
遂寵幸之通亦謹身媚上而已不得預政事有善相

者相通云當貧餓死故賜通銅山得自鑄錢上嘗親
詣飲通家上病癰通嘗吮之上曰誰最憐我者通曰
莫若太子上令太子吮癰而色難得通前吮之太子
慙由是心恚通及即位以通盜去徼鑄錢遂盡按沒
入財物卒窮餓寄死人家徙代王武爲懷陽王徙太
原王參爲代王
六年冬十月桃李花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發覺徙
蜀郡道死於雍謚曰厲初長居國驕恣不用漢法出
稱警入稱蹕自作法令上令將軍薄昭與長書責之
曰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人爲臣妾此高皇帝之
厚德今大王所行危王之道高皇帝之神靈必不廟

食於大王之手矣昔周公誅管蔡以寧周室高宗廢
代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行之
於前漢用之於後今大王欲以親戚之意故望於上
大王終不可得也宜急改行上書謝罪王得書不悅
復令人使閩越匈奴與棘蒲侯太子柴奇謀反群臣
廷尉雜奏請論如法制詔曰朕不忍致法其赦長
死罪廢王有司請徙長蜀郡卬都於是盡誅所與謀
者載長以輜車令縣次傳送給肉日五斤酒五升令
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之長在道怨不肯食而死
乃以民禮葬于雍置守墓三十家而誅諸縣送傳不
謹者淮南王之徙也中郎將楚人袁盎諫曰淮南王

爲人剛強行道有不遂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
吾將苦之耳今還之及長死上悲號甚恨盎曰陛下
有高世之名三此不足毀名陛下在代時太后嘗病
三年陛下目不交睫睡不解衣冠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親以王者行之
孝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大臣專制陛下從代來乘
六乘之傳馳不測之淵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
至代邸西向讓天下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
而名立陛下五讓過於許由四矣陛下遷淮南王欲
使改過有司宿衛不愼故病死上意乃解上從霸陵
欲西馳下峻阪盎進攬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

聖主不乘危陛下乘六騑馳不測之山比有馬驚車
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苑
皇后愼夫人在禁中嘗同坐及坐郎署盎却愼夫人
席愼夫人怒不肯坐上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上下協和妾主豈可同坐哉陛下所幸愼夫人
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豕乎上乃悅以語愼夫人夫
人賜盎金五十斤宦者趙同數毀盎盎患之盎兄子
種謂盎曰宜庭辱之使其毀不用後上出趙同參乘
盎伏之車前曰古者天子所共與六尺乘輿者皆天
下豪俊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刑餘之人共載
上笑推同下同泣下車

七年夏四月赦天下六月辛酉未央宮闕罘罳災木
志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罘罳在外諸侯之
象也僭大之咎也典客馮敬爲御史大夫
八年夏封淮南王子四人安爲阜陵侯勃爲安陽侯
賜爲周陽侯良爲東城侯梁王太傅賈誼知上將復
王之諫曰淮南王悖逆無道陛下幸赦而遷之疾病
而死天下誰不以王死之爲大當今復尊罪人之子
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雖割之而王四子四子一心
此非有白公子胥與於廣都之中必有專諸荆軻起
於兩楹之間矣誼又上書言前世事曰大臣強者先
反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

易制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
使指莫不從制從制則天下安矣割地定則爲若干
國令諸侯王子孫各以次授先祖之分地其地衆而
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
君之示無所私焉今進言者皆曰天下已治臣獨以
爲未也夫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
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今大國之王幼弱漢
之傳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皆冠血氣方剛
漢之傳相稱疾而罷彼自丞尉已下偏置私人則難
作矣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以天子之位乘今
之時尚爲難治假使陛下居齊桓之處將能九合諸

侯而一臣天下乎假使韓信彭越黥布此數公存者
當此之時陛下即位能自安乎今爲漢治者無勤勞
之苦不乏鐘鼓之樂可使諸侯軌道天下順治也承
奉宗廟至孝也以育羣生至仁也垂法立業至明也
當時大治使後世誦聖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
配太祖與漢罔極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
得在下風致此非難也陛下誰憚之而久不爲此今
天下之勢方倒懸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
足夷狄徵令主上之操也天下供貢臣下之禮也足
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甚爲執事羞
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必繫單于頸而制

之死命不獲猛敵而獵田豕臣竊爲陛下不取又今
賣童僕者爲之文繡衣之絲履富人嘉會以綺縠覆
墻屋是故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今庶人屋
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天下之不危者殆
未之有也三代有天下之長而秦享世之短其故可
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始生而教固以行矣成王在襁
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太保
保其身體太傅傅其德義太師導之教訓又爲置之
三少皆上大夫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逐
去邪人不使見邪行者皆選天下端士孝弟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生則見正

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孔子曰幼成若
天性習慣若自然及太子少長即入於太學承師道
問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
宰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
敬也養三老五更所以明孝弟也行以和鸞步中採
薺趨中大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
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
仁也三代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太子必有此具也及
秦即不然棄禮義辭讓而上告訐刑罰使趙高傅胡
亥而教之獄所習非斬劓人則夷三族故胡亥今日
即位而明日射殺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

妖言視殺人如剸刈草菅豈惟胡亥之性惡哉所以
導之者非其理也人主之所慎在其所趣舍以禮義
治民者積禮義以刑罰治民者積刑罰禮義積而民
和親刑罰積而民怨倍教化行而民康樂法令行而
民哀戚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古者聖王制爲等列
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廉恥節儉以治君子
大臣有罪賜死而無戮辱古者大臣有大譴呵則白
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於上不執縛係引
而行有大罪北面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挫折而刑之
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設廉恥以遇
其臣臣下則厲節行以報其上上善其言自是大臣

有罪不及刑獄誼又以爲代邊近匈奴而梁淮陽皆
小不足以禦捍齊趙淮陽足以捍吳楚則無山東之
憂萬世之利昔秦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今陛下垂拱
以成六國之禍不可以言智也雖身之無事萬年之
後傳之弱子不可以言仁愛後上徙淮陽王武爲梁
王王四十餘城有長星出于東方
九年夏大旱

前漢孝文皇帝紀上卷第七

前漢孝文皇帝紀下卷第八　　荀悅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張釋之爲
郎十年不得調用欲歸袁盎賢之言於上以爲謁者
僕射上幸上林苑釋之從登虎圈上問上林尉禽獸
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代尉對響應無窮上曰爲吏
不當如此邪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進曰
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上曰長者也釋之曰此
兩人稱爲長者言事曾未出口豈若嗇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且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故政陵遲至
於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
爭口辯無實上之化下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上
曰善乃止拜釋之爲公車令時梁王來朝與太子共
載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禁止不得入朝劾奏不敬
上乃免冠謝太后曰教兒子不謹太后使使承詔赦
太子及梁王乃得入朝後爲中郎將從上至霸陵上
望北山悽然傷懷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
紵絮斮漆其堅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進曰使
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可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
無石椁又何戚焉上稱善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上至自代夏
六月梁王揖薨無子國除揖上之少子也好讀書上
愛之故以賈誼爲傅王墮馬薨誼自傷爲傅無狀旦

暮哭泣歲餘亦卒誼時年三十初河南太守吳公以誼爲門下吏吳公以治郡第一徵入爲廷尉薦誼爲博士至太中大夫時年二十餘表陳政事建立制度上以誼才任公卿絳侯灌嬰等害之上乃疏之後誼爲長沙王太傅誼過湘水作賦以弔屈原爲傅數年上復思誼乃徵之上方坐宣室感鬼神事與誼言至半夜移席就之既罷上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勝之今見不如也以爲梁王太傅賈誼謂漢土德所著述凡五十八篇匈奴寇邊狄道

十二年冬十有二月河決東郡酸棗潰金堤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二千戶二月出孝惠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詔曰孝弟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民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直吏民之所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其遣謁者勞賜各有差及問民所疾苦是歲吳有馬生角在耳前上向右長三寸半左角長二寸半圍皆二寸本志以爲吳後舉兵爲逆之象也

十三年夏除祕祝之官詔曰祕祝之官祕過於下朕弗取其除之名山大川其在諸侯封內各有自奉祠天子之官不領齊及濟南國廢令太祝歲時至祠夏五月詔除肉刑時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有女五人無男嘗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

有益小女緹縈自傷泣乃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國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聞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身爲官奴以贖父刑使得自新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夫訓導不純而愚民陷焉或欲改行爲善其道無由也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復何其刑之痛而不得理也其除肉刑有以易之遂改定律

六月詔除民田租

荀悅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行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

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交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之換易其處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税税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賦謂供車馬兵

士徒之役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田中不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已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卿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則冬畢入於邑其詩云嗟我父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右塾比長坐於左塾畢出而

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各言其情是月餘子以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家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君臣之禮其秀異者移鄉學學於庠序之異者移於國學學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學學于太學命曰造士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后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

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日升謂之升平三升曰泰二十七年餘九年食謂之大平而王業大成刑措不用王道興矣故語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四井爲邑邑四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

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菜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率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有連率比年簡車徒卒正三年簡輿徒群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制土

定業班民設教立武足兵之大法也上過渭橋有人在橋下乘輿馬驚捕之屬廷尉釋之訊之曰遠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已爲行過即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犯蹕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即令他馬固不傷敗我乎釋之奏曰法者天子之所與天下共之今如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今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措其足乎上曰善廷尉當如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者下廷尉奏當棄市上大怒曰此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置之族矣釋之曰法如是足矣而有萬一愚人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上乃許之曰廷尉當

如是也釋之以讞法公平其重於朝廷嘗公卿大會立庭中有王生者年老矣善爲黃老言以處士召見顧謂釋之曰爲我結韈釋之跪而結之既罷或以責王生王生曰吾老矣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爲名臣故使結韈欲以重之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寇邊以十四萬騎入蕭關殺北地都尉　卬遂至彭城使騎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起烽火通甘泉上遣王將軍屯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軍渭北軍千乘騎卒十萬上親勞軍勒兵申令賜吏卒上欲自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止之乃止東

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出塞師還時上輦過郎署見郎署長馮唐年七十餘矣問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對曰臣趙人上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謂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飯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下也父老知之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大父趙時爲將卒善廉頗臣父爲代郡將時善李牧故知其爲人也上曰嗟乎吾得廉頗李牧之爲將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不能用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曰公衆辱我獨無閒處也何以言之吾不能用也唐謝因對曰臣聞古之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自閫

以內寡人制之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
於外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卒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牧乃得展其
智力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距韓魏
當此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殺李牧
是以爲秦所滅今臣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之租盡
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月一殺牛以饗士卒軍人是
以匈奴遠遁不敢近雲中之塞虜嘗大入尚率車騎
擊之所傷殺甚衆上功幕府誤差六級文吏以法繩
之陛下下之吏削爵罰及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
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罰太重由此言之陛下雖得

頗牧弗能用也上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
雲中守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車騎士至景
帝時爲楚相卒爲名臣
荀悅曰以孝文之明也本朝之治百寮之賢而賈誼
見逐張釋之十年不見省用馮唐白首屈於郎署豈
不惜哉夫以絳侯之忠功存社稷而猶見疑不亦痛
乎夫知賢之難用人不易忠臣自古之難也雖在明
世且猶若茲而況亂君闇主者乎然則屈原赴湘水
子胥鴟夷於江安足恨哉周勃質朴忠誠高祖以爲
安劉氏者必勃也既定漢室建立明主眷眷之心豈
有異哉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俛首撫襟屈於獄吏豈

不愍哉夫忠臣之於其主猶孝子之於其親盡心焉
盡力焉進而喜非貪位退而憂非懷寵結志於心慕
戀不已進得及時樂行其道故仲尼去魯曰遲遲而
行孟軻去齊三宿而後出境彼誠仁聖之心夫賈誼
過湘水弔屈原惻愴慟懷豈徒忿怨而已哉與夫苟
患失之者異類殊意矣及其傅梁王梁王薨哭泣而
從死豈可謂不忠乎然人主不察豈不哀哉及釋之
屈而思歸馮唐困而後達有可悼也此忠臣所以泣
血賢俊所以傷心也上方憂匈奴太子家令晁錯上
書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
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山林積石山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
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平陵漫衍相屬平原廣野此
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易相遠山谷幽澗仰
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
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二不當一萑
葦竹蕭草木蒙籠枝葉接茂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
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
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
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多
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
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

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
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
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
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此四者兵之要也臣又聞小
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
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伎藝
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
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飢渴
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
易地輕車突騎此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
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

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
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
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
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與
數十萬之衆以誅數十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
十之術也雖然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以大為小以強
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小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
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
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人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
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
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將之即有阻險則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
各用其技橫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傳曰狂夫之言
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上
嘉之而賜璽書寵答曰皇帝敬問太子家令所言兵
體聞之書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
不狂而擇者不明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上言
云遠方之士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
常居之者令室家田作具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
塹其外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
山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國造維落先為
屋室具其田器及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

募以一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
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廩食能
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其無夫若無
妻者縣官買與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居塞
下之人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與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
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亡非以德上也欲全親
戚而利其財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
者功相萬也上從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以實空虛
也相其陰陽之和審其土地之宜然後營立邑城通
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之築室家有一堂兩內

門戶之開閉置器物爲民至者有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之致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婚姻死生相卹墳墓相從室家完安此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率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才習地形知民情者居則習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則聲相知足以相救晝戰則眼相見足以相識歡愛之心足以相死然後勸之以重賞威之以重罰則死不旋踵矣

春三月詔曰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祠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言秦爲水德從所不勝漢當爲土德其符當有黃龍見丞相張倉好律歷以漢爲水德河水決金隄其符也公孫臣言非是以罷之於是從倉議色尚外黑內赤以此從水德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上召公孫臣爲博士從土德也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見五帝修名山大川之祀

秋九月舉賢良直言上策之曰有司舉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情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於朝親論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無有所隱者之於篇朕親覽焉太子家令晁錯對曰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過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衆生之類無不覆也根著之徒無不載也昭以光明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及水虫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萬物茂妖孽藏符瑞出澤潤天下光被四海此治國大體之功也臣聞三王臣主皆賢故合謀相附政逹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

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寧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爲法令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動衆使民出於人情而後爲之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而歸其德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臣聞五霸不及其臣故屬以國任之以政五霸之佐謹身履法奉公無私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與利除害明賞愼罰直言極諫補主之過德匡天下威正諸侯此人臣極諫直言之功也臣聞秦之衰世任法殺而信讒賊宮室過度嗜欲無極法令煩憯刑罰暴酷姦邪之

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上下瓦解內外咸怨故絕嗣
亡世為異姓福此吏不平政不宜民不寧之禍也對
奏擢為太中大夫齊王肥薨無子國除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於渭陽趙人新垣平以
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色若人冠冕
焉天下此瑞宜立祠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始作渭
陽五帝廟同宇五殿五門各如其帝色上親郊祀有
輝光然屬天於是拜平為上大夫五月分齊為六國
立齊悼惠王子六人將閭為齊王志在濟北王辟光
為濟南王賢為淄川王卬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
立淮南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勃為衡山王賜為廬

江王建成侯良薨無後秋九月得玉杯刻曰人主延
壽新原平令人獻之詐言闕下有神玉氣令天下大
酺是歲淮陽相申屠嘉為御史大夫
後元年冬十月新原平詐發覺遂謀反誅夷三族春
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
二年夏上幸雍還幸棫陽宮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
親八月戊辰丞相張蒼既免相年老口中無齒以女
子為乳母年百餘歲卒著書八十篇言陰陽律歷事
蒼之妻妾百數人庚午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開
封侯陶青翟為御史大夫有天狗下梁野天狗如大
流星有聲在其地類狗光炎如火照數頃地

三年春正月行幸代秋大雨晝夜不絕四十五日藍
田山水出流一百餘家漢水出壞民室八十餘家所
殺三百餘人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諸官
奴婢為庶人上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六月齊城門下
有狗生　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車騎將
軍李勉屯飛狐口將軍蘇隱屯勾注將軍張武屯北
地周勃子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將軍劉禮次霸上將
軍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單于退遠上自勞軍至霸上

及棘門軍直馳入大將軍以下出入以騎送迎拜謁
已而之細柳軍軍吏被甲執銳彀弓弩持滿天子先
驅曰天子將至軍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有頃上至不得入於是使使持節召將軍亞夫曰
吾欲入勞軍亞夫傳言開壁門尉謂車騎曰將軍令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
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之
改容式車使人稱詔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
出軍門群臣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也霸上棘門如
兒戲耳月餘三軍皆罷拜亞夫為中尉上戒太子曰
即有急緩周亞夫可任將軍夏大旱蝗令諸侯無入

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貧民令
得賣爵
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六月封竇廣國爲
章武侯拜中軍尉周亞夫爲車騎將軍己亥帝崩于
未央宮遺詔曰蓋聞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
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喜生而惡
死皆厚葬以破其業重服以傷其生吾甚不取且朕
以不德獲保社稷託君王之上二十餘年當畏過行
以羞先帝之遺德永惟年之不長懼于不終今乃幸
以天年得終貯復供養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
悲哀之有其令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娶婦

嫁女祠祀飲酒食肉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足絰
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殿中當臨
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無得擅
哭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
令者皆以此令比數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
陵山川宜因其故無有所改所幸慎夫人已下至少
使得令嫁已巳皇帝葬霸陵
荀悅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古之人皆
然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由來者尚矣今而廢之以
虧大化非禮也雖然以國家之重愼其權柄雖不諒
闇存其大體可也乙卯故韓王信之子頹當及孫嬰
率其衆來降封頹當爲弓高侯嬰爲襄城侯
讚曰本紀稱孝文皇帝宮室苑囿車馬御服無所
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愼夫人雖幸衣
不曳地幃帳無文繡以示敦朴愛費百金不爲露臺
及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
起墳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以德懷之匈奴背約令
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
以机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之張武等受
賂金錢重加賞賜以愧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
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登顯洪業爲
漢太宗甚盛矣哉揚雄有言文帝親屈帝尊以申亞

夫之軍令曷爲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所感激云爾

前漢孝文皇帝紀下卷第八

前漢孝景皇帝紀卷第九　荀悅
皇帝丁未即位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值尾箕
末至牽牛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孝文
皇帝德厚侔於天地利澤施四海而廟樂不稱朕甚
懼焉其奏昭德四時之舞丞相嘉等奏尊孝文廟爲
太宗奏昭四時之舞令郡國皆立太宗廟四時舞孝
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夏六月御史大夫陶青翟
使匈奴結和親五月令民田收半租太中大夫任成
周仁爲郎中令爲人陰重不泄衣敝不飾甚見親信
上自幸其家者再賞賜甚厚仁常固讓諸侯羣臣賂

遺無所受
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
始賦春三月立皇子德爲河間王閼爲臨江王餘爲
淮陽王非爲汝南王彭祖爲廣川王發爲長沙王夏
四月壬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
晁錯貴幸穿太上皇廟壖垣爲舍門嘉奏請誅錯自
歸上上曰此非眞廟垣又我使爲之錯無罪嘉曰悔
不先誅錯爲所賣遂歐血而死嘉爲人廉直初鄧通
侍文帝有慢嘉曰朝廷之禮不可不肅文帝曰君勿
言吾私之罷朝嘉檄召通通恐入言文帝帝曰若往
吾今召若通至嘉責之曰朝廷者乃高皇帝之朝廷

通小臣乃敢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赦
文帝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也君釋之
通乃得免秋八月丁巳御史大夫陶青翟爲丞相左
內使晁錯爲御史大夫封蕭何曾孫嘉爲列侯先是
嘉兄則有罪失侯梁王來朝上與讌飲太后前上從
容言萬歲之後傳於王詹事竇嬰者太后從兄子進
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法矣陛下何
得傳梁王太后怒絕嬰屬籍遂免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本
志曰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人不當生角
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七國將反之應也十有一

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共鬬楚國苦縣白項烏不勝墮
泗水中死者過半十有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
本志以爲金沴木也吳地以船爲家天戒若曰國家
將傾覆矣春正月淮陽王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
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熊渠
皆謀反初上爲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
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
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
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遊吳乘諫曰夫以
一縷之絲系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
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絕矣以君所爲危於累卵難

於上天若變所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
之壽弊無窮之樂終萬乘之權不出反掌之易以居
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
所大惑也陽亦數諫吳王不聽乘陽皆去游梁晁錯
説上曰吳王驕恣陰有逆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其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其反遲而禍大於是楚
趙有罪先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膠西王
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吳
王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小兒年十四
亦為士卒先諸君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小兒等皆發
移書郡國曰漢賊臣晁錯侵奪諸侯地陛下多疾志

逸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敝國雖小精兵可得五十
萬人南越分其卒半以隨寡人寡人又得三十萬趙
王固與胡王有約寡人節衣食積金錢修甲兵聚糧
食夜以繼日至今三十余年寡人金錢布天下諸侯
王日用之不能盡今人有能得大將者賜金五千斤
封邑萬戸以城邑降者封萬戸若卒萬人降者如大
將軍秩他皆以差受爵吳楚反書上聞晁錯議欲令
上自將兵身留居守計未定錯素與袁盎有郄錯言
盎前為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是欲請
治盎計未定盎竊聞之乃夜因告竇嬰求見上言吳
所以反故錯方與上調兵食上問盎盎對曰吳王無

能為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為鹽誘天下豪傑
白頭舉事何以言吳無能為也盎對曰吳王銅鹽之
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吳王若得豪傑亦將輔
而為義則不反矣吳之所誘者無賴子弟亡命鑄錢
姦人故相誘以反錯曰盎策之善上問計將安出盎
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
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意甚恨盎對曰吳楚言晁錯
擅削諸侯地故先共誅錯復其故地而罷兵今計獨
有斬錯發使使吳楚七國赦其罪復其故地則兵可
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遂從其計斬錯東市拜
盎為太常使使至吳吳王曰吾欲為東帝矣即劫盎

使為將盎不肯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欲殺之
初盎為吳相時從吏私盜姦盎侍婢吏懼而盎馳自
追之遂以侍婢及侍兒賜之及見拘從吏適在守盎
位為司馬乃夜與盎俱亡而還枚乘獻書諫吳王曰
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筰之塞
東當六國之鋒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要荊軻
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卒殘六國而并天下何則
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
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地與秦地相
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夫佞諛之臣不論骨
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資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
腐肉之齒利劒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
職諸侯貴先帝之遺詔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
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
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可十得其
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黃頭
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腐東海之地絕吳餉道梁王
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逼滎陽待吳之饑大王
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
里之內張韓之將北地弓高宿衛左右兵不得下壁

軍不得休息臣竊哀之吳王不聽二月辛巳朔日有
蝕之邯鄲有狗與豕交本志以為趙王勃亂失類外
交匈奴似犬豕之行也絳侯周勃子亞夫為太尉將
三十六軍擊吳楚竇嬰為大將軍賜金五十斤嬰陳
金廡下軍吏過輒令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嬰屯兵滎
陽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太尉至霸上趙
涉以布衣遮道說太尉曰吳楚聞將軍出兵必置伏
兵姦人於崤澠阨塞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
從此右闕去趣藍田出武關指洛陽不過差一二日
直入武庫擊桴鳴鼓諸侯聞之以將軍從天降而下
也亞夫從之已而使之搜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

涉為護軍亞夫既至洛陽見劇孟喜曰七國舉事而
不用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孟者洛陽人為任俠行似
魯朱家亞夫問故父客鄧都尉計策安出對曰吳楚
兵銳甚難與爭鋒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
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勿與戰使輕兵絕淮
泗之口斷吳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以全制其
虛吳必破矣從之吳攻梁梁王急請救亞夫亞夫不
往梁王上書請救上詔亞夫救梁王亞夫不奉詔堅
壁昌邑而使其淮泗口兵絕吳餉道楚乏糧挑戰亞
夫終不出夜軍中驚而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
夫堅卧不起有頃乃自定矣吳夜攻營壁東南亞夫

使備西北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饑乏
乃引兵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是時弓高侯韓
頹當為將軍擊吳楚功冠諸侯吳王棄軍與壯軍數
千人亡走江南保丹徒遂□三月吳楚平越人斬
吳王頭以降吳之國梁也梁將張羽韓安國距之羽
能力戰安國能持重故吳兵不能進楚王戊軍大敗
自殺戊初與吳通謀大中大夫申公白公諫不聽胥
靡之衣赭衣杵臼舂於市初魯有穆生及申公白公
皆與元王俱學詩於浮丘伯浮丘伯者荀卿門人也
元王常禮此三人穆生不飲酒常為設醴及王戊一
朝失不設醴穆生將去申公白公止之曰不為先王

平穆生曰先王之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忘道之君胡可與久處易稱知幾其神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而去申公白公獨留敢及於難膠東膠西濟南菑川趙王皆伏誅徙廣川王爲趙王初七國反連齊齊王城守留濟南膠東淄川三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使於天子天子令還報齊堅守路中大夫還三國將刼而與之盟令反其言曰吳已破漢矣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言漢發兵百萬使太尉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必堅守三國之兵殺之齊被圍急陰與三國約未定會路中大夫至復堅守漢將聞齊初有謀欲擊齊齊王將

閭懼自殺上以齊迫劫非其罪乃立其太子壽爲齊王濟北王志亦初與諸侯通謀後乃堅守聞齊王自殺而得立嗣志亦欲自殺齊人公孫蠼止之因爲說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當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勢不足以扞寇雖墜猶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全其君春秋賢之爲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嚮使濟北先見情實則吳必先屠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山東之從結而無郄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徙衆而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厲節堅守不下使吳失據而無助跬行而獨進瓦解土崩敗而無

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猶羔犢而扞虎狼也守職志不撓可謂誠一矣功議如此尚見疑於上願大王詳思惟之梁孝悅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徙衡山王爲濟北王吳之反也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故謚曰貞王徙廬江王賜爲衡山王初吳楚使至淮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應之臣願爲將王屬之兵相因守城而距吳楚會漢救兵至故淮南王得以完全初晁錯攻刻削諸侯地錯父從潁川來諫止之錯曰不然社稷不安父曰劉氏安矣晁氏危矣遂歸去之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乃服藥而死後十餘日吳楚反晁氏族

矣初謁者僕射鄧公校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吳楚反聞晁錯死兵罷否對曰吳楚爲謀數十年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晁錯患諸侯強大故請削之以安京師萬世之利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復讎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夏六月立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初諸侯得自除吏御史大夫已下官屬擬於天子國家唯置丞相黃金印自吳楚反之後奪諸侯權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其後唯得衣食租稅而已貧或乘牛車時欒布有功封歙侯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立

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賜民爵一級徙淮南王余爲魯王徙汝南王非爲江都王王故吳國也非年十五有才氣吳之反也非上書請擊吳上賜非將軍印吳破以軍功封賜天子旌旗

荀悅曰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威德元功有天子之勲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愼之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夏四月巳巳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七月臨江王閼薨諡　無子國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邑錢戶二十萬遣公主妻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有二月雷雨霖秋九月皇后薄氏廢皇后薄太后兄女上爲太子時太后取以配上無寵無子故廢梁王來朝上使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入則侍帝出則同輿梁王侍郎謁者著金貂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官無異居其國驕僭營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招延遊士四方並至梁王親而有功太后少子愛之太后心欲以爲漢嗣大臣袁盎等十餘人議於前不聽梁王怒之陰使人刺殺盎其餘人未得上疑梁王所爲先是齊人公孫詭羊勝多奇邪計初見梁王梁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將軍常爲王內謀上使使案梁捕勝詭勝詭等自殺上召故雲中太守田叔使案梁王具得其事還報曰陛下無以梁爲事也今梁王不就誅是漢法不行也若其伏法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善之以爲魯相枚乘鄒陽數諫梁王不聽及梁王事急梁王賞賜千金令求方略士齊人王先生多奇鄒陽往見之王先生曰必見王長君長君者王夫人兄也陽發悟於心遂見長君曰竊聞長君女弟幸於後宮而長君行迹多不順道理今梁事既窮竟梁王恐誅此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側目切齒於貴臣恐長君危於累卵長君誠爲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女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封之有庳仁人之於兄弟也不含怒不宿怨厚親愛而已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春秋以爲失親親之道以此說天子僥倖梁事得不奏長君曰敬諾入言之及梁內史韓安國亦因長公主解說梁王卒得不治初陽爲勝詭所讒王因囚之將殺之乃從獄中上疏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蓋有

以然今定虛矣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策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於天地而信不喻於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畢義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出而燕秦不悟矣昔王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王人李斯之意然後放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以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者何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之人莫不按劒而怒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之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女無美惡入宫見妬士無賢愚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特之交故不能自免於讒諛之人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皆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百里奚乞食於路秦穆公授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齊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假譽於左右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衆口所不能離豈惑於浮辭哉是以聖主不牽於卑辭之語不牽於衆

多之口獨化於陶鈞之上而觀乎昭曠之道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廻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窟穴巖石之中耳安肯盡忠信而趣闕下者哉書奏梁王梁王立出之以爲上客枚乘以數諫吳王上拜乘弘農都尉乘久爲諸侯上客不樂爲郡吏後患免遊於梁田叔既至魯魯民以王取財還相自言者百餘人叔取渠率少皆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王王慙乃取中府錢令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令令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王好遊獵叔常從王輒休相就館叔坐苑外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王以故不復出遊

七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日有蝕之春正月皇太子榮廢爲臨江山王榮者帝長子栗姬之子上常囑諸子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素怨言不遜上乃廢姬及太子栗姬以憂死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初皇后嫁爲金王孫妻其母臧兒卜相之當貴乃奪金氏而內太子宫王后方娠身夢日入懷遂生男丁巳立膠東王徹爲太子實王皇后子也中尉衛綰爲太子太傅綰太陵人也爲人謹愼敦厚上爲太子時常召文帝左右近臣飲酒綰獨稱疾不

行及上即位將幸上林詔綰參乘上謂綰曰今君知所以參乘乎乃我爲太子時召君不來故文皇帝有遺言曰綰長者善遇之六月乙巳丞相陶青罷免太尉周亞夫爲丞相是歲太僕周舍爲御史大夫

中元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周昌孫荀爲列侯

二年春令諸侯王薨及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諡誄策列侯薨及諸侯王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諡誄策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立嗣其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冢無過三百人事畢春二月臨江王

榮坐侵宗廟壖垣爲宮上徵榮臨江官屬祖榮於北門外升車軸折父老泣曰我王不還矣至郅王詣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有鷰數千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怜之無子國除郅都河東人也爲人剛勇而有氣公廉常稱曰背親事君固當奉節死職終不顧妻子矣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廁野豕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還豕亦不傷賈姬都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之貴戚宗室側目而視號曰鷹是時濟南瞷氏三百餘家豪猾放縱二千石莫能折也及都爲濟南相誅瞷

氏首惡郡中震慄道不拾遺旁十餘郡畏都如大府後爲鴈門太守匈奴不敢近鴈門胡王爲偶人像都令騎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中以法帝欲釋之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怒之遂斬都是時甯成周陽由此皆嚴尅爲治成爲濟南都尉郅都爲前後都尉皆步入府門因吏謁見如縣令及成至直凌都出其上然都素聞其聲亦與結歡後成爲中尉其治放郅都其廉弗及也自此之後吏治多放成由者已是時季布弟季心亦任俠立然諾作氣蓋關中方數千里士爭爲之死心爲中尉司馬郅都爲中尉不敢加也夏四月有星孛於西方立皇子越爲廣川王寄爲膠

東王秋七月更郡爲太守尉爲都尉九月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爲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有一月罷諸侯王御史大夫官夏四月旱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方戊戌晦日有蝕之既丞相周亞夫免御史大夫周舍爲丞相立皇子乘爲清河王太子太傅衛綰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夏蝗秋赦天下徙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四月立皇子舜爲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東闕災九月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諸獄疑雖文致於法人心不

服者輙讞之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十有二月定鑄錢僞黃金法棄市令春三月雨雪夏四月梁王武薨謚曰孝王時梁王北獵梁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爲牛禍思心務亂之咎也乃分梁爲五國盡封梁孝王男五人女五人皆食湯沐邑五月丙戌立梁孝王子明爲濟川王昜爲甾川王彭離爲濟南王定爲山陽王識爲濟陰王不疑爲衡山王詔令吏二千石車朱兩輪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輪詔有司減笞法自除肉刑之後笞五百三百率多死者故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一百猶尚不全又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

宜定捶令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大半寸皆平其節當臀笞者不得更人笞畢一人笞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威酒泉邑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三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元年春正月詔曰獄者重事也其疑獄有令讞之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日五月地震秋七月丙午丞相周舍免乙巳先晦一日日有蝕之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衛尉直不疑爲御史大夫不疑南陽人也好黃老術隱名迹初爲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其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還乃知之或毀不疑盜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自明矣吳楚反時爲將軍封塞侯條侯周亞夫下獄死時爲父買尚方工官甲楯五百枝可以葬者取庸治之不與顧直庸怨而上變反告之事連亞夫召至廷尉責問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何謂反乎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耳初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及至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死亞夫爲河內太守許負相之曰君侯三年爲侯八年爲將九年爲相貴重於人臣無二其後當餓死縱理入口餓死法也居三歲兄勝有罪免文帝封亞夫續絳侯後盡如負言上欲廢

栗姬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是疏之而梁孝王以吳楚之圍怨亞夫不救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之短太后欲封其兄王信上謙讓不許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不得侯及死其子彭祖乃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天下共擊之上默然遂不封
荀悅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當天下共擊之是教下犯上而興兵亂之階也若後人不修是盟約不行也書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爲典未可通也匈奴徐盧等五人

降上欲封之亞夫曰彼背其王降下何以責人臣守節哉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之

荀悅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則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

上常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掌席者取箸亞夫前食既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少主之臣也亞夫以數忤上意故得罪也

二年冬十月詔省列侯之國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以歲不登禁食馬粟食馬粟者沒入之封皇后兄王信爲盖侯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能不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以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常有畜積以備災害強無攻弱衆不暴寡耆老以壽終孤幼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爲吏以貨賂爲市盜奪百姓侵侮萬民縣丞長吏縱姦法與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自漢初務勸農累世承業至是始天下殷富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億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

實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官爲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仁義興焉

三年春正月詔萬民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詔曰高年者人所尊敬鰥寡孤獨者人所哀憐也其令八歲以下八十以上及孕子未乳當鞫繫者無訟繫之

甲午帝崩于未央宮遺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民戶百錢出宮人復終身

贊曰本紀稱周秦之弊寄文峻法而姦不勝漢興掃除苛政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稱文景美矣

前漢孝景皇帝紀卷第九

前漢孝武皇帝紀一卷第十　荀悅

皇帝甲子即位年十六二月癸酉孝景帝葬陽陵三月尊太后母臧兒爲平原君封田蚡田勝爲列侯臧兒初爲槐里王仲妻生太后後改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刑名縱横之術亂國政罷之春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民年八十復二筭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夏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復子若孫令奉供養五月詔修山川之祀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爲太尉秋七月詔省衛士

卒萬人罷苑馬賜貧民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議立明堂申公年八十餘矣上問以政事對曰爲治者不致於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拜爲太中大夫漢興草創尚簡易未甚用儒者而竇太后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至上即位乃崇立太學矣

二年冬十月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皆免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下獄死蚡嬰綰臧皆同心欲興太學建立明堂以朝諸侯而嬰請無奏事太皇后又罷竇氏子弟無行者絕屬籍故謗毀日至竇太后怒皆抵之罪明堂遂不立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三月巳

未太常許昌爲丞相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徙郡國豪傑於茂陵河内郭解在徙中衛將軍爲言解家貧不應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知之此不貧也及解徙諸公贈送出千餘萬解任俠睚眦上崖下眦觸死於塵中者甚衆臧匿亡命攻剽作姦不可勝數然折節恭約厚施而薄望解嘗出有人箕踞視之者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不聽乃陰使吏脫其徭役其人乃肉袒謝罪解姊子與人爭不直人殺之自歸解解曰吾兒不直公殺之故當縱之諸公聞之皆多賢解洛陽人有相仇者賢豪居其間以十數人不能和解客乃令解見仇家仇家聽命解夜至

夜去解乃謂仇家曰解如何從他郡奪人邑中權乎且須士大夫復居其間乃聽之其居家夜過半後門閤住車嘗十餘乘有與解忤者少年輒爲報仇不使解知也解兄子爲解殺人爲其家人上書自訟之又殺之闕下上捕解解亡過臨晉籍少翁少翁素不知解然慕其名送之出關自殺以絕口語其得人率如此豪賢知與不知聞聲爭與交歡後捕得解所犯皆在赦前後有謗毀解者客殺之斷其舌解實不知有司奏解無罪時公孫弘爲丞相以爲解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甚於知遂族之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

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遊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眞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兢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繹矣民之慕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至

於為詐紿徒衆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姦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公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眞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三年春河水決溢於平原大飢人民相食賜茂陵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秋七月有星孛

於西北濟北王明廢遷房陵坐殺太傅中尉閩越圍東甌告急上以問太尉武安侯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其常事也又數反覆不煩中國自秦時棄之不內屬有詔太中大夫嚴助詰蚡曰但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棄之且秦時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乎今小國以窮困告急於天子天子不能救當安所至閩越走九月丙子晦日有蝕之起上林苑時上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盩厔以東宜春以西北至阿城屬之南山隄封頃畝價直欲除以為苑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愨天應以福驕盈奢靡天應以禍酆鄗之間號曰土膏其價畝直一金規以為苑

上乏國之用下奪農桑之業不可一也盛荊棘之大崇虎狼之墟壞民冢墓發民廬舍令幼小懷土而思耆老流涕而悲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馳騁逐東西車輦騖南北有深溝大渠險阻之危不可三也務苑囿之大不卹農時非所以強國富民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上乃賜金百斤拜為太中大夫然猶起上林苑朔字曼倩平原人也好學稱為滑稽年二十三初為郎中上書自稱待詔公車奉祿薄朔謂侏儒曰上欲盡殺汝侏儒大恐皆叩頭號泣上召問朔朔對曰侏儒長三尺臣朔長九尺三寸

俸祿正等侏儒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宜異其祿不可用罷之無但虛索長安米也上大笑使待詔金馬門稍稍親近之上置守宮於盆下使善者射之莫能中朔自請布卦射之曰臣欲以為龍復無角臣欲以為蛇復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此非守宮當是蜥蜴上曰善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優郭舍人等曰朔幸中耳乃復覆置樹上寄生於盆中曰朔知之榜臣百不中賜臣帛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朔果不能中朔曰濕肉為膾乾肉為脯樹上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乃榜舍人百朔對問響應權變鋒出文章辭令橫無窮上頗倡優畜之然而時發

忠直之言極諫尤亦以此異焉朔因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默然無言者三年吳王怪而問之曰可以談矣先生伏而唯唯王曰可以談矣先生曰於戲可言乎哉談何容易王曰何為其然也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逄深諫於桀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盡忠極慮將以為君之榮除君之禍也然以蒙不辜之戮為天下笑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舉雕琢刻鏤之好以納於上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而見親近故宗廟崩弛國家丘墟夫卑身體賤悅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王上之治即志士

仁人不忍爲也儼然而作矜莊之貌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下以除百姓之害則忤於時主之心離於衰世之法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也遂隱居深山以詠先聖之風是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人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瞿然易容爲坐而聽之先生曰昔伊尹負鼎於湯太公釣於渭濵而遇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故能誅暴亂摠遠方一統類美風俗而王業興矣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默然俛而深思仰而泣曰嗟呼殆哉余國之不忘也緜緜哉

聡聡哉於是立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而德惠施仁義恭儉節約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奢靡卑宮室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開內藏以賚貧乏存耆老郵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陰陽調和萬物咸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蓄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集麒麟在郊遠方異俗慕義向風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然而人主莫肯爲也悲夫是時上以安車蒲輪迎枚乘乘年老道死而乘子皐亦以詼諧能爲辭賦得幸比朔上好自擊熊豕郎中司馬相如從上獵長楊長卿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

烏獲捷言慶忌勇則賁育然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羣之獸駭於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馬不及旋雖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而不及用枯木朽株盡爲患難矣是以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矣豈不殆哉雖曰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涉乎豐草馳乎丘墟前有利獸之樂內無存變之計其爲害也不難上善之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初家貧與臨卭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置酒請令并請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孫寡女字文君

好音夜奔相如遂與俱歸成都後家貧夫妻酤酒臨卭卓王孫耻之杜門不出後不得已乃厚分財物遺文君而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對曰司馬相如所作也上驚乃召相如復奏上林賦拜爲郎中子虛上林皆言苑囿之美卒歸之於節儉因託以諷諫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四年夏有氣赤如血六月旱秋七月有星孛於東北
江都相陳人鄭當時爲內史每朝候上閒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名士常以爲賢於已祿賜盡以饋士大夫家無餘財賓客甚盛及中廢賓客衰落先是下邽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

復廷尉客復往翟公大板署其門曰一生一死乃知
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冬十
月地震是歲武强侯嚴青翟爲御史大夫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行半兩錢罷三銖錢
初置五經博士博士本秦官掌通古今員至數十人
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人年十八以上好學補弟子
郡國有好文學敬鄉里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補弟
子一歲輒課通經一藝補文學掌故高弟爲郎中其
秀才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才不事學者罷之是時
廬江人文翁爲蜀郡太守其爲人愛學好教化見蜀
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文翁乃選郡縣小吏有才器者
親給資用令詣博士受業還皆以爲右職用察舉之
又修起學宮於城中學者復除徭役常選學宮童子
所在便坐受書每事常出入行縣益從諸生明經修
行傳教出入縣邑見而榮之由是蜀邑大化學者比
齊魯焉郡國學校官自文翁始也夏四月平原君薨
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薨清河王乘薨
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
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
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於禮
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內像大臣不
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而正者云爾時太

中大夫主父偃素妬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
吏當死詔宥之本志以爲淮南王田蚡之應也五月
丁亥太皇太后崩六月癸未丞相許昌免武安侯田
蚡爲丞相有星孛于東北方秋七月有星出于東方
長終天本志曰是爲蚩尤之旗以彗星而終後曲見
則天子征伐四夷之應也閩越圍南越南越守天子
約不敢發兵上遣大司農韓安國師師出會稽大行
王恢出豫章救之淮南王安上書諫曰越方外之國
斷髮文身之人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治之自三代
之盛明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强不能服也以爲不居
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古者封內甸服封外
侯服侯外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之勢異也
越人名爲蕃臣貢不給給事自相攻擊耳陛下以兵
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故數反覆非一
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中國兵革無時得息也間歲
以來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轝輪而踰嶺
拖舟而入水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又多蝮蛇猛
獸夏月暑時則生吐泄霍亂之病曾未接兵死傷者
必衆多或以越人衆兵强能作難邊地臣竊聞之與
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隔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絕
內外也其入中國必先下嶺水嶺水之山峭峻漂石
破舟不可大船運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由於干

界內積糧食而入山伐材治船邊地守候城使謹防
越人有伐材輒收捕之焚其積聚雖百越無奈邊城
何也臣聞越卒不下數十萬人所以入者五倍乃足
挽車奉餉不在其中且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
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中國之人不知
其地勢不能服其水土雖有強兵百不當一臣安竊
爲陛下重之臣聞閩越王弟甲殺其王甲以誅死其
民衆未有所屬陛下若欲納之中國遣重臣臨問存
郵施德垂賞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無用之則
斷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侯王此必委質爲蕃臣矣
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鎭撫方外不勞一卒不

頓一戟而威德並行天下歸服今以兵深入其地此
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竄深入阻
險背而去之則復羣聚留而守之卒勞糧乏丁壯從
軍老弱饋餉男子不耕婦人不織居者無食行者無
糧萬民苦於兵事逃亡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
賊必起臣聞秦時嘗使尉佗屠睢擊南越又使監祿
鑿渠通道越逃入山林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
日彌久士卒勞倦越人乃出擊之秦師大敗乃發兵
戍備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疲弊行者不還往者莫
返天下之人皆不聊生逃竄相聚羣爲盜賊是故山
東之難興矣兵者凶器也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

變故姦邪從此始矣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
盛德之天子伐小蠻夷而猶三年言用兵之難也陛
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人徒
之衆足以奉千官之供租稅之入足以供乘輿之御
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扆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
令天下莫不響應使元元之民皆安土樂業則澤被
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若太山而四維夷狄之
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煩汗馬之勞詩云王猶允塞
徐方既來是時兵已出未逾五嶺會閩越王弟餘善
殺王以降漢罷兵上嘉淮南王之意美將帥之功乃
遣嚴助諭淮南之意且諷切南越南越頓首遣太子

隨助入侍是時嚴助薦邑子朱買臣爲太中大夫買
臣因說東越王故居泉山一夫守險千夫不能上今
更徙南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至泉山陳
舟列騎席卷南行必破滅也上即拜買臣會稽太守
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還故鄉富
貴於子如何買臣頓首謝上既到郡與橫海將軍韓
說等俱擊東越大破有功初買臣家貧好讀書樵薪
自給吟詠且行時人謂之癡其妻恥之而去買臣笑
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四十八矣待我富貴當報汝勤
苦其妻恚曰嗜公終餓死耳何以報我遂改嫁其後
買臣嘗負薪於墓間故妻與其夫俱上冢以爲得志

見買臣飢寒呼飲食之後數歲爲會稽太守故妻與
其後夫治道甚窮乏買臣命後車載其夫婦置後園
中給衣食經數月妻自縊死東海太守汲黯爲主爵
都尉黯字長孺東郡人也好直諫上曰吾欲興政治
法堯舜何如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
效堯舜之治乎上大怒變色而罷朝羣臣共數黯黯
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官順意陷主於不
義乎自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見黯必冠上嘗在
武帳不冠望見黯奏事避入幃中使人可其奏其見
敬禮如此初南越人相攻黯爲中謁者使越不至而
報上曰越人相攻其常俗也不足勞天子之使者河

內失火燒千餘家使黯視之還曰人家屋相延相連
乃不足爲怪臣憂有甚於此者憂河內飢民相食臣
謹以按節發河內粟以賑飢民請受矯制之罪上賢
而赦之上嘗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
居官無以逾人然至其輔少主威四夷守城廓愛百
姓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黯
近之矣御史大夫嚴青翟免大司農朝安國爲御史
大夫

前漢孝武皇帝紀一卷第十

前漢孝武皇帝紀二卷第十一　荀悅

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貢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開
其議仲舒廣川人也初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讀書弟
子以次傳授其業或莫見面蓋三年不闚其園其精
專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後應賢
良舉上策曰夫守文之君當塗之士皆欲明先王之
道以戴翼世主者甚衆然猶不能當所操持失其統
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歟必推之於大中而後息歟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稱而起性命之情
或天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昭其理令欲風流
而令行輕刑而姦改何修而臻於此具明以喻朕意

靡有所隱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以觀天人之際甚
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
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異以驚恐之尚不知變而後
傷敗乃至自非大無道之世天欲盡扶持而全安之
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勉
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矣詩云夙夜匪懈書云
懋哉懋哉皆勉強之謂也昔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
也而幽厲不由道也宣王修文武之業周道粲然復
至矣非天降命不可復反也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
臣聞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此受命自然之符也天
下同心歸之若子歸父母亦是受命之符也夫天瑞

應精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
爲赤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及末代衰微廢德義任刑
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
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
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
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純粹又治
亂之所生故不能齊一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
行暴則民鄙夭夫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陶者之
所爲綏之斯安動之斯來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求
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
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

己所爲也然則王者所爲必則於天道天道之大者
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德不失而歲功成今廢
先生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化之被四
表固難成也春秋謂一爲元一者萬物所從始也元
者辭之所謂本也謂一爲元者示太治而欲正其本
也故爲人君者正其本心以正朝廷朝廷正以正萬
民萬民正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皆正也則陰
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植福祥畢至而王道
成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不
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
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一應瑞者凡以教化之

不立而萬民不正故也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非教
化隄防之不能禁也聖人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去
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夫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
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戾至今未滅琴瑟不
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爲政而不行之甚者必變而
更化之漢承暴秦之後宜變其迹乃可善治三代相
救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今漢宜少損周之文用夏
之忠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所祖不同者
救病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
稱職爲美不謂積日累久也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
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宰相是以有司竭其務治其

業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賢不肖
不得其眞宜勿以日月爲功誠以賢能爲實使郡國
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一人以給宿衛所貢得賢者
有賞不肖者行罰如此率天下賢能可得而官也又
曰積小者大愼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人不
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消膏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
察乎流俗者孰能識之天之所分與與之齒者去其
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者大不得取其小也古
之食祿者不食於民力是與天意同也昔公儀休相
魯去織婦拔園葵曰邑也已食祿矣又奪園夫妻女
工之利乎夫進退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

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此言處君子之位者不可以庶人行也
又曰春秋大一統一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今師師異道人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
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
在六藝之科非孔氏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
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仲舒對策擢爲江都相時易王甚驕而好勇問仲舒
曰越王與大夫種后庸范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
殷有三仁寡人亦以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魯君
伐齊問柳下惠曰吾伐齊何如對曰不可歸而有憂

色曰吾聞伐國者不問仁人此問何爲至於我哉
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而伐吳乎由是言之越
曾無一仁矣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是故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
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哉及其去位居家絕不問家
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所著凡百三十篇而說春秋
事復數十篇朝廷有大議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國家
大議多仲舒發之春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車騎將
軍李廣屯雲中車騎將軍程不識屯鴈門以備匈奴
六月罷廣隴西人也爲將得士衆心無部曲行陣善
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少文書

而程不識正行伍部曲營陣擊刁斗自衛吏治軍簿
至明士卒不得自便而俱爲名將夏四月赦天下復
七國宗室削絕屬籍五月詔舉賢良秋七月癸未先
晦一日日有蝕之是歲天星盡動搖上問候星者對
曰星搖民將勞也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始詔公卿議伐匈奴匈
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在于古曰淳維匈奴始
祖名薰粥氏山戎獫狁是也始祖居於北邊隨水草
畜牧而轉徙居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
文法以言語爲約束其俗寬則射獵急則習戰長兵
則弓矢短兵則刀鋋見利則進不利則退食肉衣皮

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父死則妻其母兄死
皆娶其妻其俗有名不諱無文字自商周已來世爲
中國患至匈奴姓攣鞮氏國人稱之曰撐黎孤塗若
單于匈奴謂天爲撐黎謂子爲孤塗若言天子也單
于者廣大之貌言其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
蠡王左右大將軍左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其大臣
皆世官職左賢王將居東方上谷之東北接穢貊朝
鮮右賢王將居西方治上郡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
代郡雲中歲正月諸王長少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
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會蹛林校閱人畜其
法拔刃尺者死盜者沒入其家財單于朝拜日夕拜

月其座長左而北面日尚戊巳其送死有棺槨衣衾
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人舉事
常隨月月盛壯則進兵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
則賜一巵酒而得所虜獲因以與之得人因爲奴婢
故其戰人人自趣利秦始皇時使蒙恬將數十萬衆
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臨河徙
謫人民以充之因山險谿峪繕治之起臨洮至遼東
萬餘里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
有餘年頭曼太子名冒頓殺父而立是時東胡強盛
使使請冒頓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
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

又使人請冒頓一閼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請擊
之冒頓曰奈何與鄰國愛一女子乎復以與之東胡
以冒頓爲畏已愈驕匈奴間有棄地不居者千里東
胡又使求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於
是冒頓大怒曰此地者國之本也何與之有斬言與
地者即上馬令有後出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不
設備遂破滅東胡西擊月氏東并樓煩白羊河南悉
收秦所奪地遂入侵燕代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鬲昆
新犂之國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自上古已來唯冒頓
爲強大高帝有平城之圍時冒頓爲書戲慢甚不敬
高后怒詔羣臣議擊之樊噲曰願將十萬衆橫行匈

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高帝困於平城噲爲
大將軍不能以四十萬解高祖之圍而欲以十萬乘
橫行匈奴中是面謾也且夷狄如禽獸得其善言不
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乃遣使報單于書
卑辭厚答遺以御車二乘馬十駟單于又遣使來謝
至文帝遺老上單于書封以尺一牘印曰皇帝敬問
單于單于報以尺二牘封皆大辭曰天地所生日月
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自是數侵邊及單于背
約寇邊無已於是上議伐之太行王恢曰匈奴和親
率不過數歲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匈奴輕
疾之兵也至如飈風去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

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
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糧絕難以爲功聖人以天下爲
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
文襲其約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
禮三王不相沿樂各因時宜也且言擊之者固非發
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選驍騎
羽林壯士陰爲之備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
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從恢議夏六
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
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陰使鴈門
馬邑豪聶壹詐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

以降則物可盡得也單于愛信之令歸爲間壹乃詐
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使者還單于
乃將十萬騎入武川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伏馬邑
旁草中王恢李息約從代出擊輜重單于未到馬邑
百餘里鴈門尉吏行徼單于大驚而還曰吾得尉吏
天也以爲天王乃遂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罷上大怒
恢首謀不出兵擊單于輜重也恢自殺時主父偃上
書諫伐匈奴曰臣聞怒者逆德兵者凶器爭者末節
數戰武未有不悔者也始皇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飛難得
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

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勝必
殺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始皇
不聽出兵攻胡卻地千里皆斥鹵不生五穀然後發
天下丁男以戍河北飛芻輓粟以遠轉輸率三十鍾
而致一石天下所以叛也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
易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
偃凡上十事其一事諫伐匈奴九事爲律令燕人徐
樂上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
天下大壞是謂土崩吳楚七國之時是謂瓦解今關
東比年穀不登民多困窮不安其處故易動易動者
土崩之勢也故明主之要其在於使天下無土崩之

勢而已臨淄人嚴安上書曰今天下奢侈車馬衣裘
宮室皆競修飾夫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
失而僞僞采淫泰非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而
已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貧不相懽以和其
心心和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
秦北構禍於胡南掛怨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丁男
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野樹死者相望故
絕世祓祀窮兵之禍也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患
也此三人同日上書上皆召見謂之曰公等皆安
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歲四遷至太中
大夫上自即位好士既舉賢良赴闕上書自衒者甚

衆其上第者見尊寵下者賜帛罷若嚴助朱買臣吾
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皐膠
倉終軍嚴忌等皆以材能並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
令助等辯論之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秋九月令民
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自頓丘東南入于渤海夏五月封高
帝功臣後五人並爲列侯河決濮陽氾十六郡發卒
十萬救河決起龍淵宮

四年冬十有二月魏其侯竇嬰棄市初嬰之貴重也
田蚡常奉事之及嬰廢而蚡甚用事蚡從嬰請田嬰
弗與曰老僕雖棄寧可以勢奪乎故太僕穎川灌夫

與嬰善亦怒蚡蚡聞之曰蚡事魏其侯無所不可而愛數頃田且灌夫何預也灌夫家在潁川橫甚蚡乃請案灌夫家事灌夫亦持蚡陰事賓客和之俱止蚡取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當賀嬰過要灌夫欲與夫俱行夫不欲往嬰曰事已和矣固請與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得持滿夫怒蚡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釋之次至汝陰侯灌賢程不識方相與耳語未得持酒夫乃發怒罵賢及程不識蚡謂夫曰程李俱爲東西衛尉令衆辱程將軍獨不爲李將軍故乎李將軍者李廣也夫素所敬也夫曰今日斬頭穿胷何知程李乎座稍稍罷出蚡令騎留夫或按夫頭

令謝夫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召御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按其前事遣吏分捕灌夫支屬皆棄市竇嬰欲救灌夫其夫人止之嬰曰終不令灌仲孺死嬰獨生乃逕其家竊出上書召見具言灌夫事不足誅上欲赦之蚡固爭之上令兩廷尉辨其事御史大夫韓安國兩順之主爵都尉汲黯是竇嬰內史鄭當時亦是竇嬰而復不堅其辭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侯武安侯之短長今日廷論乃局趣效轅下駒吾幷斬若屬矣即罷起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兄弟令我百歲後皆爲魚肉乎上使御史簿責嬰劾繫都司空嬰

令兄子上書幸復召見初景帝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輒以便宜上書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在嬰家丞相乃奏劾嬰矯先帝令遂棄市而灌氏族矣春三月丞相田蚡薨蚡疾一身盡痛若有人擊之者呼曰服罪服罪上使見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手笞之蚡初折節好士以采名譽每奏事語移日所言輒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其用事如此後甚驕恣嘗請考工地欲以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治宅舍請甲第田園極膏腴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室婦女以百數珍物玩好狗馬不可勝數淮南王安來朝蚡以太

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帝孫如一旦晏駕非大王當立誰哉淮南大喜多厚賂蚡至灌夫事上不直蚡以太后故屈及後聞淮南王事上曰若武安侯在族之矣初魏其侯用事賓客甚盛後廢棄客皆移於武安侯唯灌夫獨不去初灌夫父張孟爲潁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嬰進之至二千石故冒灌氏姓吳楚反時孟以校尉戰死時夫從軍不肯隨歸願取吳王頭若將軍以報父讎於是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進獨兩人及騎奴十餘人馳入吳軍之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復得前還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

幾至於死劉少殺復請行太尉固留之乃止由是勇
義聞於天下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丁
巳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御史大夫韓安國免秋九月
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以仁厚見尊重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謚獻王德好學修禮樂造
次必於儒者道術之士自四方至者皆得古文之書
先是來朝上策問三十餘事具推道術而對文約旨
明上甚重之夏發巴蜀民治南夷道南夷道君長有
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漠之屬以十數靡漠最大自
靡漠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皆推髻耕田有聚
邑其外西自桐師以東至葉榆名為越巂昆明皆編

髮隨畜遷徙無常居大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越巂
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莋都最大自莋都以東北君長
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自冉駹以東
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初
楚莊王使將軍莊蹻循江畧地黔中南以西蹻至靡
漠地方三百里其旁平地肥饒數千里既克定之會
秦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蹻因以其衆王靡漠變
服從其俗秦時嘗通伍人之道於此諸國頗置長吏
漢興皆棄之及太行王恢之救越也使鄱陽令唐蒙
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從西北牂
牁江江漢廣數千里出鄱禺城下蒙因上書曰南越

地東西皆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
章往來水道絕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夜
郎浮船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
道為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
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為置長吏旁小邑皆貪
漢贈帛以為道遠漢中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
相如亦言西南夷邛莋可置郡上悅之以相如為中
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興繇役費
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建之乃假巴蜀之論以
諷上且以宣其使旨於百姓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
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巴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途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
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使者之累也夫
邛莋西僰之人與中國不並也其巳久矣仁者不能
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夫割齊民
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
者答曰蓋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
曰非常之人黎民懼焉及臻厥功天下異然也夫賢
君之踐位也豈將委瑣偓促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
世取悅而已或將必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
故馳騖於兼并容包而勤思乎參天兩地今封疆之

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風流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奴虜係纍嗥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至仁德洋恩普品類羣物靡不樂其所今獨曷爲遺忘已舉踵思望如枯旱之望雨上聖之心又焉能已矣故乃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之人風德三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剏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爽曶昧闇得曜光明偃甲兵

於此息攻伐於彼遐邇同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凌遲繼周室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惡得已乎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而揚雅頌上咸五帝下登三王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夫鷦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豈不哀哉是時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皇后陳氏廢皇后堂邑侯陳午女也午即嬰孫也嬰封堂邑侯午尚長公主嫖上爲太子時長公主有力焉故太后取公主女配太子及爲皇后驕恣擅權寵十餘年無子又挾婦人媚道故廢時長公主寡居五十餘矣有董

偃者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主家主見其姣好因留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使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所散一日金滿百斤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疾疾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公公主脫簪珥徒跣頓首謝因引偃偃著綠幘碧鞲伏殿下上爲之起寵遇之自是董偃貴寵聞於天下後上爲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侍郎東方朔避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禮以傷王制其罪二也偃不遵經學以奢侈狗馬干上之欲始爲淫首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以業設酒後而改之朔曰不

可夫宣室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也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竪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誅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引納董君賜朔金三十斤自偃之後諸公主行多僻恣者矣上妹之子尚上女夷安公主驕放犯罪死左右爲之請上流涕曰廢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郊廟乎乃哀不能自勝朔進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悲太甚則陰損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阿親戚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昧死再拜上千萬壽上嘗問朔曰吾欲化天下豈有道乎朔對曰孝文帝自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

於是天下昭然大化今陛下崇苑囿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號千門萬戶木土衣綈繡犬馬被繢罽宮人
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奇怪撞千石
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
欲民不奢佚事之難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
乙之帳焚之於四達之衢卻走馬之街示不復用則
堯舜之隆可與比而治也朔又上書自訟獨不得大
官因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專用商鞅韓非之語
文旨放蕩頗復以俳諧終不見用八月螟蟲徵賢良
文學上策之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
不犯陰陽和風雨時父不哭子兄不哭弟人迹所及

跂行喙息咸得其宜今何修而臻此乎仁義禮智四
者之宜安所施設天人之符廢興何如菑川人公孫
弘對曰臣聞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禁非必信而已
矣是故因能而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
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
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明有功者上無
功者下則羣臣逡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功則羣下
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養民者禁之則不爭治之
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也
罰不違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慢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

氣同則相從聲比則相應人主和德於上則萬類和
治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
和則天地之和應也故曰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
穀登山不童澤不涸嘉禾與朱草生此和之至也故
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失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遠
方民物莫不蒙化此和之極也臣聞之致利除害愛
惜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
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路謂之權審
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
智術凡此四者治之大用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
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昏於上官亂於下故天

無私親順之則和起逆之則害生此天人之符也時
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上擢弘對爲第一
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又上疏
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
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
民不可得而治此政之所以失也臣聞周公旦治天
下朞年而變二年而化五年而定唯下之所志上以
書答焉問弘稱周公之治強朕自視孰與周公賢對
曰臣愚淺薄無敢比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
之所以然也夫虎豹牛馬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
馴服習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

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朞年而發臣弘常切遲之上嘉異其言

前漢孝武皇帝紀二卷第十一

前漢孝武皇帝紀三卷第十二

荀悅

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春穿漕渠通渭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衛青者衛夫人子夫之弟也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初季與主家僮衛媼私通生青冒姓爲衛氏青長姊君孺即公孫賀妻也嘗有相者曰貴人也當封侯青曰人婢之生得無笞罵足矣安得封侯乎及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僮得幸於上立爲夫人陳皇后之大長公主捕囚青欲殺之公孫敖爲騎郎與壯士篡青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子夫女弟貴故與陳

掌通上乃召貴掌及公孫敖衛青之寵始隆矣其時諸將皆無功唯青頗斬首虜賜爵關内侯而李廣爲匈奴所生得單于聞李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廣初被創胡騎置兩馬間絡褁盛之廣佯死漸漸騰而上馬抱胡兒而鞭馬南馳匈奴數百騎追之廣取胡兒弓射殺追騎遂得免後下吏贖爲庶人夏大旱蝗六月行幸雍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元年冬十有一月詔曰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擁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不舉賢者罪有司奏議曰

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二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十有二月江東王非薨諡曰易王非好勇有氣力治宮室招四方豪傑驕奢甚盛春

三月甲子立皇后衛氏赦天下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東夷穢貊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以為蒼海郡魯王餘薨諡曰恭王餘好治宮室苑囿狗馬長沙王發薨諡曰定王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避而夜進其侍者景帝醉不知而幸之遂有身及生子因名發以母微無寵故王居卑濕貧國

二年冬賜淮南王淄川王机杖無朝春正月令諸侯王得以邑土分子弟於是藩國子弟畢侯矣是時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淫急則恣叛以法割削則邪逆萌生近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適嗣代立餘無尺土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彼人人喜得所願實不分其國而久久稍弱又曰茂陵初成天下

豪傑兼并之家可使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北置朔方五原郡封青為長平侯校尉蘇建有功封平陵侯建築朔方城校尉張次公有功封岸頭侯二月乙亥晦日有蝕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戶徙郡國豪傑於茂陵秋燕王定國有罪自殺無後國除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故誅齊王次昌自殺無後國除先是主父偃常求納女於王宮王太后不聽時王內淫亂主父偃言之於上上拜偃為齊相以正其事偃驗王後宮宦者辭及王與姊妹姦偃使人

以此動王王年少恐懼自殺公孫弘以為齊王以憂死無後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遂族偃偃齊人也初遊說山東不遇乃曰丈夫生若不五鼎食死即當五鼎烹耶西入關既獲貴寵賓客輻輳及其死也莫之收視唯孔奮葬之上聞之謂孔奮為長者

三年春罷蒼梧郡三月赦天下夏匈奴伊稚斜單于入代殺太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六月庚申皇太后崩御史大夫張歐免內史公孫弘為御史大夫秋罷西南夷屯公孫弘以為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請罷之築朔方城令人大酺五日

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數千人

五年春大旱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驍騎
將軍公孫賀游擊將軍蘇建強弩將軍李蔡出朔方
將軍李息將軍張次公出右北平凡十餘萬騎擊匈
奴右賢王右賢王方飲酒以為漢兵遠不能至也衛
青徑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乃將數百騎馳潰
圍北遁僅以身免得右賢王裨將十餘人衆男女萬
五千餘人畜產數千萬還師屯於塞上詔即軍中拜
青為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三子為列侯
青固辭子封上不聽將軍公孫賀李蔡護軍都尉公
孫敖校尉李朔趙不虞戎奴都尉韓說皆以功封列
侯衛青既登大將軍貴寵甚盛自公卿以下莫敢不

拜唯汲黯與亢禮或以責黯黯曰夫以大將軍之尊
而有揖客反不重乎大將軍聞而賢之夏六月詔禮
官勸學明禮崇化舉遺逸以厲賢才秋匈奴入代殺
都尉冬十有一月乙丑丞相薛光免御史大夫公孫
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未有以侯拜者至弘始拜
而封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荀悅曰丞相始拜而封非典也夫封必以功不聞以
位孔子曰如有可譽必有所試矣譽必待試況於賞
乎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若不勝任覆亂鼎
實刑將加之況於封乎初弘牧豕於海上年四十餘
乃學春秋嘗為博士使匈奴不稱上意罷後應賢良

舉上甚賢之起徒步數年位至宰相年八十矣弘於
是起客館延賢人與參謀議脩博士置弟子員學者
益廣故人賓客皆仰衣食身為布被脫粟飯一肉食
家無餘財主爵都尉汲黯數面詰弘於上前曰弘每
與臣等議事至上前即背之以從欲大不忠上問弘
弘曰知臣者以為忠不知臣者以為不忠黯又曰公
孫弘位為三公而為布被是詐也上問弘弘曰臣聞
管仲相齊有三歸之奢桓公以霸上不僭於君晏子
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齊因以治下不比於民今
弘布被誠詐也欲以為名且無黯之忠陛下安聞此
言上以弘為有讓益厚待之弘為人慎厚事後母孝

謹辨論有理習文法吏事飾以儒術每朝會議開
陳其兩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然外寬內深
意忌主父偃偃嘗與弘有郤竟報其私弘與仲舒同
學不如仲舒仲舒以弘為諛膠西王縱恣數害長吏
乃言仲舒使相膠西王王素聞仲舒賢善待之仲舒
正身率下所居而治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
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凡十
餘萬騎出定襄斬首虜三千級還休士馬於定襄雲
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出將六將軍逾絕漠
北大剋獲蘇建趙信以三千騎獨遇單于戰敗信遂

降匈奴建獨以身免歸大將軍議其罪議郎周覇等曰自大將軍出未曾斬一裨將令建棄軍可斬以明軍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擒也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百餘士盡死無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人無返意也青曰善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陣之間不患無威而覇說我以明軍威甚失人臣意且以臣之尊寵不敢擅誅於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諷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將吏皆善遂囚建上至長安赦之贖爲庶人夏死六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禮三代不相同法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今中國一統而北邊未安朕甚悼之

其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校尉張騫從衛青有功封博望侯騫者漢中人也初爲郎應募使月氏時匈奴殺月氏王遂西徙故漢欲與月氏擊匈奴騫行爲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常持漢節不失後亡到月氏月氏未有報匈奴意騫留□歲餘乃還並南山從羌中來歸復爲匈奴所得留之歲餘會單于死國內亂騫乃與其胡妻來歸漢拜爲太中大夫初騫行百餘人十三年乃歸唯騫與唐邑氏奴二人得還騫身所到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國名具爲上言之西域本三十六國後分爲五十四國皆在匈奴之西婼羌國沮沫國精絕國戎盧國扜

彌國皮山國烏秅國西夜國蒲犂國依耐國無雷國捐毒國桃槐國休循國疏勒國尉頭國烏貪國卑陸國渠類谷國隋立師國單桓國蒲類國西沮彌國劫日國孫胡國三山國車師山國凡二十七國小國也小者七百戶上者千戶也扞彌國于闐國難完國莎東國温宿國龜茲國尉犂國危須國鄯善國凡此九國大大國小者千餘戶大者六七千戶南北有大山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中山中央有大河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陽關三千餘里廣長三四百里其水停居東

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爲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四道行從鄯善旁出南山西行至莎居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旁北山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匈奴異俗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之取給焉皮山國去長安萬五千里自皮山以西至大頭痛山小頭痛山身熱赤土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懸渡之坂狹者尺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淵行者步騎相持繩索相牽引三千餘里烏孫王號昆彌治赤

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大國也
地方五千餘里東接匈奴西界大宛南與城郭諸國
接其俗與匈奴同其處土多雨寒而國多馬故爲匈
奴後稍強盛徙羇縻而已不肯往朝會罽賓國王治
修蘇城去長安萬二千里土地平坦溫和有苜蓿雜
果奇木種五穀稻多蒲桃竹漆治園池民雕文刻鏤
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酒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有
市肆然以銀爲錢文爲騎馬曼爲人面出封牛水牛
犀象大狗沐猴孔雀珠璣珊瑚琉璃其他畜與諸國
同安息國王治潘兜城去長安萬二千六百里地方
數千里城郭數百有車船商賈書革旁行爲書記其

俗與罽賓國同亦以銀爲錢文爲王面曼爲夫人面
一王死輒改其錢出犬馬大雀大宛國王治貴山城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戶四十萬與安息同俗
出蒲萄苜蓿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數十
年不敗出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大月氏本匈
奴同俗居燉煌析連山間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
以其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西過大宛擊大夏而臣
之國都媯水其土地與安息同俗其餘小衆不能去
者保南山號小月氏焉大夏本無大君長往往置小
君長有五翕侯一曰休密翕侯二曰雙靡翕侯三曰
貴翕侯四曰翕侯五曰高附翕侯康居國在烏孫西

北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戶十三萬口六十萬與大
月氏同俗奄蔡國在康居西北去長安萬二千里與
康居同俗臨大澤無津涯蓋北海河也烏弋國去長
安萬五千三百里出獅子犀牛其錢文爲人頭曼爲
騎馬自烏弋行可百餘日至條支國去長安萬二千
三百里臨西海出善幻人有大鳥卵如甕長老傳聞
條支西有弱水西王母所居亦未嘗見條支西行可
百餘日近日所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萬二
千五百餘里日月所以相避隱爲光明自張騫使大
夏之後窮河源隱悉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
川尚書近之矣禹本紀山經有所考焉十有一月癸

酉晦日有蝕之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
蹄有奇木衆枝旁出復合於上上以問羣臣謁者終
軍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令郊禮未
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
合也蓋六鶂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
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
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
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可恭已而待之宜
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
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所紀焉由是改元朔爲元

狩是歲北地匈奴名王率衆來降十一月淮南王安
衡山王賜謀反誅之安好讀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書八卷
言神仙黃白之事上以安屬諸父甚尊重之初安朝
上使作離騷賦旦受詔食時畢上每與燕會昏暮乃
罷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謂安曰天下兵當大起安心
以爲上未有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乃治戰攻具
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羣臣賓客江淮間多輕薄妄
以妖言阿諛安又以厲王遷徙感激之後安坐擁閼
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官削二縣
安由是怨望反謀益甚初將作亂召中郎伍被欲與

計事呼之曰將軍伍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邪昔
者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曰吾今見麋鹿遊於姑蘇
之臺今臣將見王宮中生荊棘而露霑衣也於是繫
被父母囚之三月王復召被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
否臣將爲大王劃計耳王曰天下治乎亂乎被曰竊
觀朝廷紀綱之敘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雖
未太平然猶爲治也王曰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
被曰臣聞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
樂爲用騎上下山谷若飛材力絕人常爲士卒先須
休乃敢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逾河乃渡
上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王不悅

復曰公以吳王之起兵非也被曰吳王賜號爲劉氏
祭酒受机杖而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舉兵
而西破敗而還身滅祀絕爲天下笑夫以吳衆不能
成功者何誠逆天違理而不見時也王曰男子之所
死者一言耳且吳王何知反今我令樓緩輕兵先要
城皋之口周被下潁川之兵塞轘轅守伊闕之道陳
定發南陽之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
憂人言絕城皋之口天下不通據大川之險招天下
之兵公以爲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後王恐
謀泄謂被曰吾欲遂發兵天下勞苦有閒矣諸侯頗
有失行者皆自疑我舉兵而西向必有應者無應則

還略衡山勢不得不發被曰略衡山以致廬江有潯
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杜豫章之口強弩
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
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矣未見其福王曰陳勝
吳廣奮臂大呼此至戲衆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精
兵可二十萬公何言無福被曰臣不敢避子胥之誅
願王無爲吳王之聽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殺儒
術之士燔詩書棄禮義任刑法轉海濱之粟致乎江
西當此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女子紡績不足
以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致
千百萬殭屍滿野流血千里於是百姓力屈欲爲亂

十室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仙多賫童男女三千餘人五種百工而行徐福至平原大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欲為亂者十室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佗知中國勞極乃止王南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於是百姓心離瓦解欲為亂者十室而七興百萬之衆作阿房之宮收大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父不寧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慘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怨上欲為亂者十室而八於是勝廣大呼劉項並會天下嚮應百姓願之若枯旱之望雨故能起行陣之間以成帝王之業今大王見高祖得之易獨不見近世之吳楚乎當今陛下臨制海內一

齊天下口雖未言聲疾雷電令雖未發行化如神心有所懷威動千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楊熊也且大王之兵衆未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王以陳勝論之臣竊以為過矣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泣作麥秀之歌痛紂之不用比干也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矣非死之日天去之見臣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將賜絕命之書為羣臣先身死於東宮也被因流涕而起後復召被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方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地廣美徙者不足以實其地可

偽為丞相御史請書詔徙郡國豪傑及耐罪巳上赦令除家產五十萬巳上皆徙朔方郡益發兵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右都尉司空上林都中官詔獄官書罪諸侯太子及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因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以徼倖王曰如此可也然吾以為不至於此詐作皇帝玉璽丞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將軍都官令丞及旁近郡太守相都尉印綬因漢使持節法官欲如伍被計又使人偽得罪而西使大將軍丞相一旦發兵則刺殺大將軍衛青而說丞相弘巳下如發蒙耳又曰汲黯喜直諫守節死義唯憚黯也欲發國中兵恐丞相二千石不聽謀偽失火宮中丞

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持羽檄從南方來呼曰南越兵入又欲因以發兵後王更以他事大臣多逮繫獄者無所任未敢發兵伍被知事巳發覺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上以被雅辭多稱漢美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之曰被首為反計罪無赦遂族被而淮南王自殺黨與死者數萬人初嚴助之使南越淮南王與相結及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廷尉張湯以為助腹心之臣而外交諸侯當誅助坐棄市有司以衛山王淮南王親弟請逮捕衛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會衛山王謀發覺初衛山王陰知淮南王謀畏淮南王并其國

以爲淮南王發西欲起兵江淮間而有之陰與淮南王約束作反具公卿請遣宗正大行治衡山王王聞之自殺十有二月大雨雪民凍死夏四月赦天下乙卯立皇太子據遣謁者巡行天下賜民年九十巳上及鰥寡孤獨三老孝悌力田帛各有差五月乙巳晦日有蝕之從旁左太史占曰凡日蝕從上失君從旁失臣從下失人匈奴入上谷殺數百人

前漢孝武皇帝紀三卷第十二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荀悅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春三月戊寅丞相公孫弘薨壬辰御史大夫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逾烏盭討濮連陟狐奴歷五國生獲匈奴單于子轉戰五日過焉耆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斬虜侯王執混邪王及相國都尉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去病者衛青姊少兒子也父霍仲孺爲縣吏給事平陽公主家與少兒私通生去病去病初以侍中爲嫖姚校尉從衛青擊匈奴有功封冠軍侯及至是也增封一千二百戶夏馬生余吾水中南越獻馴象能言鳥將軍去病公孫敖

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將兵出右北平廣將四千餘騎付之與張騫異道匈奴數萬騎圍廣廣軍士震恐廣乃使其子敢從數十騎直貫突胡騎中出其左右而還謂廣曰胡騎易與耳軍士心乃安稍爲營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射矢且盡廣乃持滿無發廣身自以大箭射其裨將殺數十人胡虜稍稍解去會日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明旦復力戰而張騫以萬騎至匈奴乃解去廣騎略盡獨得以身免亦殺虜三千餘人廣既歸以其所殺獲自當無罪無賞張騫以後期當

斬贖爲庶人廣亦爲庶人廣常夜遊田閒飲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幾何匈奴入遼西召拜廣右北平太守廣請尉俱至軍所而斬之江都王建有罪自殺初易王薨建居服外舍召易王所幸淖姬等十九人及女弟信臣等與姦通建遊章臺令子乘小船建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復遊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郎溺投水乍見乍沒建臨視之大笑以爲樂卒皆死宮人女子有過輒裸令擊鼓或置樹上久者二十日乃得衣或從狼齒殺之建觀而笑之或閉人令餓死凡殺人無辜者

三十五人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與羝羊及狗交自知罪多國中人欲告之建遂謀反作黃屋蓋刻皇帝璽作漢節賂閩越約有急相助建昨載其父所賜天子旌旗出入後事發覺有司奏建無道雖桀紂之惡不至於是當以謀反法誅廷尉宗正即問建建自殺本傳云魯哀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雖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以古之人以宴安爲鴆毒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諸侯王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於放恣之中居勢使之然也自凡人猶繫於習俗何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

近之矣膠東王寄覺淮南王謀反時寄漸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後治淮南王事上令下吏辭出之寄後自傷悔發病死不敢置嗣後上立寄長子賢爲王秋混邪王率衆四萬餘人來降封爲列侯單于怒曰混邪王休屠王數爲漢所破單于欲誅之故二王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混邪殺之并其衆以降合四萬餘人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爲武威酒泉郡而休屠王子曰日磾與母閼氏及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休屠王祭天作金人故曰金氏上遊後庭視馬後宮滿廄宰養事數十人莫不竊視磾獨不敢視馬又肥好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麗上異而問之以狀

對即日拜爲馬監後爲光祿大夫侍中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參乘入則侍帷幄貴戚左右皆曰陛下妄得一胡兒而反貴重之上益厚焉日磾母教二子有法度母病死上圖母形於甘泉宮日磾每朝見母畫像常拜泣而後去日磾二子皆爲上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見之即殺之上大怒日磾言其狀上爲泣而心敬日磾侍左右數十年未嘗忤視上賜宮女不敢近之其謹慎如此

三年春有星孛於東方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立膠東康王少子慶爲六安王慶寄之愛子也上憐焉故立之封蕭何曾孫慶爲酇侯先是慶父則嗣有罪免故

以弟子勝嗣有罪免侯故以兄子慶嗣何後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畧千餘人遣謁者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一以名聞是時渾邪王新降縣官費衆倉庫空竭貧民流徙皆仰給於縣官縣官無以賑之河南人卜式以錢二十萬與太守助廩貧民時富民多匿財者唯式願出家財上召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復田十頃布告天下以諷百姓式以田畜爲事有羊千餘頭先是時擊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以助邊上問式欲官乎對曰不願又問家有冤乎曰無也以爲天子誅匈奴賢者宜盡節有財者宜輸之則匈奴可滅也時丞相公孫弘以爲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不許之及式爲郎中上乃使式牧羊上林苑中羊肥息上見問而善之式曰非獨羊治民亦猶是以時起居惡者輒去之無令敗羣上奇其言拜緱氏令吏民便之遷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歲發謫吏卒穿昆明池

四年春有司言關東流民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無以衣食賑廩用度不足請收銀錫以白鹿皮造白金及皮幣以足用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三十萬王侯宗室朝覲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以銀錫爲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其二

差小而方之其文曰馬直五百其三複小隋之其文曰龜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五銖錢重如其文又盜鑄作姦罪死於是孔僅爲大司農丞領管鹽鐵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能心計年十三爲侍中言利事皆剝秋毫而始算緡錢及車船矣其後弘羊請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各得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商賈所販賣爲賦而相準輸置平準官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諸物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物皆反其本而物不得騰貴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又請令民得以粟補吏罪人得以贖死及入粟爲吏復各有差於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足乃賜弘羊爵左庶長黃金二百斤會天大旱上令百官請雨太子傅卜式言於上曰縣官當衣食租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賣求利獨烹弘羊天乃雨是時董仲舒說上曰古稅民不過什一使民歲不過三日民財用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供稅下足以畜妻子故民悅而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道除井田之制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人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有吏卒征衛屯戍一歲力役四十倍於古田稅口賦二十倍於古或

耕豪傑之田見稅什五故常衣馬牛之衣食犬豕之食又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行民無所聊生逃亡山林並爲盜賊斷獄一歲以十萬數漢興遵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占田塞兼幷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然後可治也其言未施行有星孛於東北夏有長星出於西北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各萬餘騎步兵數十萬青到漠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單于遁走追至寘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前將軍李廣右將軍趙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死

廣與大將軍別道迷而後期大將軍遣長史責問廣令詣幕府對詞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迷而失道豈非天邪且廣年已六十餘終不能使復對刀筆吏矣遂自刎死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莫不垂泣廣初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文帝奇其才曰使廣遭高帝萬戶侯豈足道哉及吳楚反時戰昌邑下顯名後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助廣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告廣廣曰此必匈奴射鵰者乃從百餘騎馳射殺二人生得一人匈奴數千騎望見廣以爲誘騎驚出兵上山而陣廣直

前來至匈奴二里止令皆下馬解鞍有白馬將軍出護兵廣射殺之復還解鞍縱馬胡兵怪之卒不敢擊會日已暮胡以爲漢有伏兵乃夜遁走嘗獵見草中石以爲伏虎射之入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廣之軍吏士卒多以軍功封侯者而廣終不得封初西羌反廣誘降者八百餘人而同日盡殺之望氣者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

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殺賜葬地陽陵二十畝盜取長陵三畝又侵神道壖地一畝葬其中行五銖錢徙天下大姦猾吏民於邊關內侯郎中令

李敢怨衛青之恨其父也乃擊青傷之諱而匿之居無幾何敢從上甘泉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夏四月乙丑太子太傅嚴青翟爲丞相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氷夏四月乙巳朔立皇子閎爲齊王賜策曰惟元狩六年夏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張湯廟立皇子閎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閎受茲青土朕承天序唯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之哉龔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明德顯厥有不臧無乃凶于乃國害于爾躬嗚呼保國有民可不慎歟王其勗哉立皇子旦爲燕王胥爲

廣陵王皆賜策六月乙卯詔遣博士六人分巡天下存孤寡恤廢病賑窮乏勸孝悌舉獨行之君子秋七月大司馬驃騎大將軍霍去病薨發屬國玄甲陣自長安至茂陵爲塚坐象祁連山謚曰景桓侯去病爲將敢深入赴利不顧其難然士卒或乏糧食上嘗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如何耳其不蹈用古兵法上爲治第對曰匈奴不滅臣何以家爲去病後甚貴寵而衛青稍衰賓客故人皆去青而事去病唯故益州刺史任安不肯去初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爲霍仲孺子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乃迎見仲孺大爲置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之仲孺小子光字子

孟時年十餘歲因將光西入關仕光爲郎遷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同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大酺五日六月得寶鼎於河東汾水上薦見於宗廟藏於甘泉宮鼎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羣臣伏賀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光祿大夫吾丘壽王獨曰非周鼎王怒召而問之對曰周有明德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爲周寶今陛下恢崇大業天瑞並至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賜金五十斤初公孫弘奏禁民無持弓弩曰一賊彎弩百吏不敢前此盜賊所以難容也上下共議壽王對曰大射之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之道也臣聞聖人合射以教人不聞弓矢以爲禁也攻奪之罪死而猶不禁大姦之重誅而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吏不能止良民自衛而抵罪犯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令學之者不得修其業不甚便上以難弘弘屈服焉壽王字子贛涿郡人也後生事誅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博士徐偃使循行天下郡國矯制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御史大夫張湯劾奏偃法至死偃對曰爲春秋

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存萬民者專之可也湯不能屈其義有詔使中謁者終軍問其狀終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政家殊俗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專己之義今天下爲一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偃修封域之中而辭以出境何也且鹽鐵郡國有餘藏且二國廢不足爲害而以安社稷爲辭也偃以前三士不許而直矯制作威福此明王所必加誅也凡偃鑄鐵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今魯之鼓鑄當先具其器備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倍也枉尺直尋孟子猶稱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少偃自以爲必死而爲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採名也偃辭屈下御

史大夫服罪終軍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爲博士到府受遣太守賢而友之軍揖太守而去徙而入關關吏與繻曰還當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徙還棄繻去及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前棄繻生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張湯有罪自殺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郄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文而德厚謁居謁居病湯親爲之摩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謁居摩足疑與爲大姦丞相長史朱買臣等素怨湯亦言湯且欲爲請奏所愛幸賈人田信等輒先知之居物

致富與湯分之上以問湯湯不服罪於是上使使追責湯湯爲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昆弟諸子欲厚葬之湯母曰湯爲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之有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誅買臣等初湯好文涉深刻與太中大夫趙禹共定律令禹官至少府亦深刻然禹意在奉公孤立而湯佞智以誅世主接士大夫造請諸公不避寒暑以得聲譽上甚信用之每朝奏事日旰忘食丞相充位而已天下事皆決於湯湯嘗病上親問疾匈奴嘗求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以和親爲便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愚忠不若湯詐忠也上作色曰吾使山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又曰不能復曰居一鄣山自度窮且下吏因曰能遣山乘一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畏湯莫敢言矣湯子安世少爲郎給事中尚書精勤於職休沐未嘗出行後上方幸河東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得本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才擢爲尚書郎中令安世寬仁與行異十有二月丞相嚴青翟下獄死春起栢梁臺三月大雨雪辛亥太子太傅趙周爲丞相夏大雨水關中餓死者以千數秋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江陵饑寒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分循

天下吏民有能救饑困者具舉以聞

三年冬十月徙函谷關於新安以故關爲弘農縣十有一月令民有告緡者以其半與之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災夏四月雨雹關東郡國七十餘縣飢人相食常山王舜薨謚曰憲王王子勃嗣有罪廢徙房陵立憲王中子平爲真定王徙代王義爲清河王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東行幸汾陰十有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問周王後得孽子嘉封爲周子南軍以奉周祀春二月中山王勝薨謚曰靖王勝樂酒好內色有男子百二十餘人夏封方術士欒大爲樂通侯位上將軍欒

大膠東人也以方術言於上曰臣嘗往東海中見安期羡門之屬臣師曰黃金可成河水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効文成將軍則方術之士掩口不能言矣文成將軍者齊人也姓李字少翁以方術進拜爲文成將軍上以客禮待之於甘泉宮中畫太一諸鬼神像所設祭祀欲以致其神歲餘其方不効乃爲帛書以飯牛僞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而視之上識其手書問之果服乃誅上旣殺文成而悔之及得欒大甚喜乃大敢爲之言處之不疑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大言能致其師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上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凡四將軍四印賜列侯甲第同十人乘輿㡉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黃金萬斤上親至其家自公主大臣將軍卿相已下皆致酒其家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者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大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綬以示不臣於是五利將軍嘗夜祠其家欲下其神後裝欲入東海中云求其師至大山不敢入海上使人隨而驗之皆妄言不効先是方士李少君乃言能致物却老少君嘗坐武安侯家有老人年九十餘少君及言與人大夫遊獵處老人爲兒時識其家處一坐盡驚上有古銅器以問少君少君對曰此

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案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時皆謂少君數百歲人也少君言祠竈可致物如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蓬萊仙人可得見也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其後方多不効而少君病死道士以爲化去不死也齊人公孫卿言黃帝得寳鼎而神化登於天讖書言漢興正當黃帝之運漢之聖德者在高祖之孫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拜卿爲郎使候神於太室是時言神怪方術者以萬數入海求仙人者數千人上幸東萊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大人迹諸方士後皆無驗上益厭倦然猶羈縻不絕冀望其眞上嘗疾病有巫爲上致神君貴者曰太一其次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云非可見但聞其言言與人音等也時去則若風肅然嘗以夜至或以晝至或居室帷幄中上禮之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通飲食所欲言又置壽宮張羽旗設祭具以祀神君所上使人記之其言世俗所知亦無餘殊者而上心甚善之其事祕亡莫傳也而信以爲神矣

荀悅曰易稱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過則有故氣變而然也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復起此形神之異也男子化爲女死人復生此含氣之異也鬼神髣髴在於人間言語音聲此精

神之異也夫豈形神之怪異哉各以類感因應而然
善則爲瑞惡則爲異瑞則生吉惡則生禍精氣之際
自然之符也故逆天之理則神失其節而妖神妄興
逆地之理則形失其節而妖形妄生逆中和之理則
含血失其節而妖物妄生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
類精神之異非求請所能致也又非可以求福而禳
災矣且其人不自知其所然而然況其能爲神乎凡
物之怪亦皆如之春秋傳曰作事不時怨讟起於民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者當武帝之世賦役煩衆民力
凋弊加以好神仙之術迂誕妖怪之人四方並集皆
虛而無實故無形而言者至矣於洪範言僭則生時

妖此蓋怨讟所生時妖之類也故通於道正身以應
萬物則精神形氣各返其本矣秋馬生渥洼水中九
月辛巳丞相趙周下獄死丙申御史大夫石慶爲丞
相立常山憲王舜少子商爲泗水王

前漢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荀悅

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遂登隴崆峒而還十有
二月辛巳朔旦冬至始立泰畤於甘泉夏五月諫議
大夫終軍使者安國少季使南越欲令入朝比內諸
侯軍自請願受大冠衣長纓必羈越王之頸致之闕
下軍既至越王聽命上大悅賜南越王大臣印綬令
一用漢法使者留鎮撫之王太后昔莊嚴將入朝越
相呂嘉不欲內屬初尉他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
不可以怵好言入見亡國之勢也故他欲入朝而不
果王太后置酒請使者及嘉等欲因使者權誅因以
誅嘉使者相倚伏莫敢發嘉覺之則趨出稱疾陰謀

作亂令國中曰王少年太后中國人與使者安國少
季私通專欲內屬無顧我越民社稷萬世之計遂攻
殺太后及王盡殺使者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將兵
死南越以盡臣節上不遣而賢之賜爵關內侯黃金
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有蛙
蝦蟇鬬闕下上遣伏博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
戈船將軍嚴助下瀨將軍祖廣明因擊南越別道出
咸陽會番禺城下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
如法奪爵者百六十人樂大樂通侯坐誣罔腰斬西
羌衆十餘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安定圍枹罕匈奴
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十月遣將軍李息征西羌上將幸緱氏至安
邑桐鄉聞南越破因改桐鄉為聞喜縣春至汲新中
鄉得呂嘉首因以中鄉為獲嘉縣以南越地為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又遣
將軍韓說平西南夷以其地為武都牂牁越巂沈黎
文山五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等擊
之又遣浮海將軍公孫賀出九原強弩將軍趙破奴
出令居擊匈奴皆出塞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乃分
武威酒泉郡置張掖燉煌徙民以實之是歲春相卜
式為御史大夫
元封元年冬十月上自帥師巡邊置十二部將軍勒

兵十八萬騎建旌旗徑十餘里歷上郡西河五原出
長安城北登單于臺望朔方臨北海威震匈奴遣使
者郭吉告烏維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矣今天
子自將待邊單于能戰亟來不能則臣服何但逃伏
漠北寒苦之地為單于壟焉單于怒囚吉遷之北海
上然終不敢出上還祠黃帝於泰山遂歸甘泉東越
殺其王餘善以降遷其民於江淮之間遂空其地春
正月行幸緱氏登崇高聞聲稱萬歲者三羣臣吏卒
莫不稱皆聞之於是封太室以三百戶為奉邑禁民
無伐其山木復其民遂東巡海上御史大夫卜式貶
為太子太傅內史倪寬為御史大夫夏四月癸卯上

遂登封太岳初議封禪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有所
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故有遺書言封禪事上以問內
史倪寬寬曰陛下躬發聖德統緝羣元宗祀天地薦
禮百神精神所響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瑞符著明封
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將舉大事優
游數年使羣臣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
之極兼總條貫金聲玉振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
上乃自制禮儀採儒術以文焉拜寬為御史大夫從
封禪行自太山復東巡海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
原歸於甘泉初梁相有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倪
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上徵大通自以為得御史

大夫至洛陽聞寬為之大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
於上前大通不及寬乃退而服曰上誠知人賜太山
所過民年七十以上及孤老帛秋無出租算賜天下
民爵爵女子百戶牛酒五月歸甘泉秋有星孛於東
井又孛於三台本志以為其後衛太子亂之應齊王
閎薨無子國除
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春正月行幸緱氏遂至
東萊夏四月祠太山至瓠子臨決河令從臣等將軍
已下皆負薪塞河作瓠子之歌赦所過徒賜孤獨高
年米行還築通天臺于甘泉作飛廉館於長安公孫
卿言仙人可見陛下每在常處故不見故作通天臺

以候神朝鮮王反殺遼東太守募天下死罪擊朝鮮
朝鮮本秦時屬遼東漢興以為其遠難守故遼水為
塞盧綰之反也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在遼居
秦故地稍稍侵屬其東小蠻夷而王之地方數千里
保塞外為臣傳子到孫至右渠抗命不賓故於是而
伐之六月甘泉宮中生芝草九莖上嘉之乃赦天下
作芝房之歌秋作明堂於太山下遣樓船將軍楊僕
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朝鮮又遣將軍郭昌等
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為益州郡
三年春作角抵戲以享外國朝獻者三百餘里內人
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以降以其地為樂浪臨屯

玄菟真番四郡楊僕坐失亡多免為庶人荀彘坐爭
功棄市秋七月濟西王瑞薨瑞數犯法有司請誅瑞
上不忍凡再削國去太半瑞怨讟瑞杜其南門從一
門出入宮室府庫壞漏財物以巨萬計盡腐終不復
收省吏二千石欲以法治瑞瑞輒求其罪詰之無罪
者藥之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無子國除武都氐人反
分徙酒泉郡十二月雨雹如馬頭
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
至代而還行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有神光集于靈
壇一夜三見夏大旱民多渴死秋匈奴寇邊遣將軍
郭昌屯朔方

五年冬上南巡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
柱山自潯陽浮江親射鮫魚于江中獲之遂北至琅
邪傍蒲浪海所過禮祀名山大川春三月還至泰山
增封甲子祀高祖於明堂以配天因朝諸侯王列侯
受郡國計夏四月赦天下賜鰥寡帛貧窮者粟所幸
縣無出租賦大司馬大將軍衛青薨謚曰烈侯青既
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病就國薨長公主問列侯
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公主笑曰此常騎從我奈
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主諷太后太后白之
上乃詔青尚平陽公主與主合葬起冢像廬山初置
刺史部十二州詔曰蓋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
或負俗之累而立成功名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
異等可謂將相及使絕國者以聞
六年冬幸回中春作首山宮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赦汾陰殊死已下賜天下貧民帛益州昆明反遣將
軍郭昌擊之夏京師民觀角觝于上林秋大旱蝗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太山十有二月甲子朔旦冬
至祠上帝於明堂己酉柏梁臺災夏侯始昌先言其
災日始昌魯人也明於陰陽以術進而為梁王太傅
上甚重之以選為昌王大傅十有二月禮蒿里祠后
上東臨渤海望祀蓬萊還受計於甘泉宮春二月起

建章宮夏五月正律曆以寅月爲正首色尚黃數用
五定官名正律曆協音樂昔夏以寅月爲正殷以丑
月爲正周以子月爲正承三統十一月乾之初九其
位在子天氣始起生陰陽之化故子爲天統六月坤
之初六其位在未陰受陽任成剛柔之刑其衡在丑
故十二月爲地統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湊出於地人
奉之而承之故寅爲人統自夏殷及周三變而復故
漢用夏正天統始施化於子半日萌生而色赤地統
受之於丑始化而色黃半日色化而白人統受之於
寅始孳成而黑至寅半日生色青故夏色尚黑殷色
尚白周色尚赤律曆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

四曰嘉量五曰權衡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校之氣物
和之心耳以達自然之數以順性命之理數者一十
百千萬也本起黃鍾之數始於一積之無窮以周備
事物之數職在太史掌之聲者宮商角徵羽所以諧
八音正情性移風俗也八音者土曰缶匏曰笙皮曰
鼓竹曰管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敔角者觸
也物出於地載芒角也徵者祉也物盛而繁祉也宮
者中也商者量也物盛而可量度也羽者宇也物聚
而覆宇之也合之五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
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
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爲心宮爲君商爲臣角

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六律律法也以統氣類物子曰
黃鍾寅曰太族辰曰姑洗午曰蕤賓申曰夷則戌曰
無射六呂呂助也以助陽宣氣未曰林鍾酉曰南呂
亥曰應鍾丑曰大呂卯曰夾鍾巳曰中呂黃鍾黃中
色也鍾種也言以中色布種物也大呂呂助陽也太
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鍾夾輔陽也姑洗姑固
也洗絜也言固絜物也中呂陰始起未發居中而助
陽也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導物而繼之也林鍾
林居也言陰受陽任居鍾物也夷則夷傷也則法也
言陽正法使陰夷當傷之物也南呂南任也陰受陽
任成物也無射射厭也陽究陰成終而復始無厭之

也應鍾陰應陽而後鍾物也五聲之本生於黃鍾黃
鍾之律長九寸爲管或損或益以定五聲九六相生
陰陽之應故三分黃鍾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
一上生太族三分太族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
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
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
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
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
黃鍾始而左轉八八六十四爲位其法皆用銅職在
太樂太常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
本起於黃鍾之長以秬黍之中者一黍廣度之九十

分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尺十
尺爲丈十丈爲一引而五度審矣職在内官廷尉掌
之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本起黃鍾之龠
以秬黍之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
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龠者與也
合者合也升者登也斗者聚也斛者角也職在太倉
大司農掌之權衡者所以平輕重銖兩斤鈞石也本
起黃鍾之重龠容千有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
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銖者從微
至見可殊異也兩者兩鍾之重也二十四氣爲象斤
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爲易二篇之文陰陽變動之

象十六兩爲斤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以平
均物也三十斤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
四鈞四時之象也重一百二十斤十二月之象也而
五權備矣物與權均而生衡衡運而生規規圓而生
矩矩方而生繩繩直而生物定矣是謂五則君臣用
焉以定國禮百工由焉以爲法式職在鴻臚鴻臚掌
之夫推曆生律制器權衡規矩準繩度量探賾索隱
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匈奴單于好殺伐左右大都尉
欲殺單于以降漢於是使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受降
城於塞外事覺左右大都尉誅死秋八月行幸安定
發天下謫民遣二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秋大蝗自

東方飛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丞相石慶薨慶即奮之小子世以
淳厚爲行奮四子皆以孝謹位至二千石故景帝并
其號曰萬石君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步走見輅
馬必軾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童僕
侃侃如也唯謹爾上賜食於家稽首俯伏而食如在
上前其執喪哀戚而子孫遵教亦如之以敬謹聞于
郡國奮長子建爲郎中令建奏事事下建讀之而馬
字少一點建驚恐曰死罪矣其畏懼如此有言於上
屏人言極切廷見若不能言慶爲太僕從出上問車
中幾馬慶以鞭數馬畢乃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

爲輕易然猶如此諸孫皆孝唯建最甚萬石君卒建
在喪扶杖乃能行歲餘亦死初慶爲齊相齊相慕其
家行不言而治及爲丞相厚謹而已太僕公孫賀爲
丞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
日祠門戶比臘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秋蝗遣
峻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爲匈奴
八萬騎所圍遂沒其軍破奴居匈奴中十餘年後亡
歸漢冬十有二月御史大夫倪寬卒初寬以儒學進
家貧受業博士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
休息輒誦讀爲廷尉卒吏以不習吏事除爲從史從
之北地視畜數年還廷尉適有疑奏以再見御史掾

吏莫知所為寬言其意事即得可後上問張湯前奏
事非掾吏所為誰為之湯對曰臣從吏倪寬湯由是
以寬為奏讞掾從為侍御史見上問尚書經義數事
為太中大夫遷左内史民甚信重之後有軍發左内
史果負租課殿當免吏民聞之輸租襁負不絶課更
以最

三年春正月行巡狩海上脩東相王延廣為御史大
夫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遣光祿大夫徐息築
五原塞外列城西北到盧朐山遊擊將軍韓說將兵
屯之強弩將軍路博德築居延城秋匈奴犂湖單
于入定襄雲中殺畧數千人入張掖酒泉殺都尉

四年春正月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
馬初廣利將騎六千步兵數萬人至貳師城下取善
馬西至郁夷城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食乏而
還往來二歲到燉煌士卒十遺二三上書請罷兵上
大怒乃益發兵卒六萬人負從者不豫牛十萬馬二
萬驢騾駝駝以十萬數多賫粮轉運奉軍天下騷動
廣利遂進兵當道小國皆送迎給稟食徑到大宛城
圍宛三十餘日宛中貴人共殺其王毋寡奉其首出
食給軍悉出善馬漢擇取其善馬十匹中馬三千餘
匹乃共與立宛貴人妹寡為王與盟而還諸所過小
國皆遣子弟從入獻見因為質焉還玉門關死者萬

餘人馬數千餘匹行乏食戰死甚多將吏貪不愛士
卒故死亡者多上以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
利為海西侯封騎士趙弟殺郁城王為新畤侯拜卿
三人二千石數百人千戶以下千有餘人廣利者李
夫人兄也廣利弟延年性知音善歌舞上愛之乃為
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而李夫人亦善舞甚姣麗
有寵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上問而謝
曰妾聞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宴墮見上
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宜見我囑託兄弟乎將加賜
千斤而與兄弟尊官乎李夫人答曰尊官在帝不在
一見上固欲見之夫人遂轉向壁歔欷不復言於是

上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見囑託兄弟邪
何為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見帝者乃所以深託
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衰則愛弛愛弛則恩絶上所
以戀戀者乃以為平生容貌今見我顏色毀壞必有
嗤棄我意當復肯追恩憫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
以厚禮葬之圖畫其形於甘泉宮而尊重其兄弟廣
利為將軍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有
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燭設帷幄陳酒食而
令上居他帷遥見好女子如李夫人還帳坐而耿然
不得就視初上發讖書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後得烏
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宛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

也名曰天馬更名烏孫馬曰西北極馬上甚好宛馬每使使者相望於道率十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一歲中使多者十餘輩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五六歲而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旨者輙案重罪以激怒之因復求使自贖而是使無窮已而輕犯法募吏民自占使者無問所從來皆遣之而漢使窮河源矣外國朝貢並至上乃悉從外國客巡行至海上大都多人民則過之觀名人府庫之饒厚賞賜作角觝戲出奇戲酒池肉林以觀示之秋起明光宮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吏卒食大宛既破外國振恐上欲遂困匈奴下詔曰

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桓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於是復圖匈奴矣遣中郎將蘇武至匈奴匈奴留武不得歸武固執漢節不肯降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匈奴使來獻大羽白氂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秋發謫戍屯五原監軍御史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守軍正丞胡建欲誅之陰約其從卒監軍御史與諸校尉列坐建趨至拜謁因令卒引御史斬之諸校尉驚愕不知所謂建遂上奏曰監軍御史穿北軍垣以為賈利於使文吏議不至重高皇帝法曰壁壘已定穿踰不由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之臣謹按軍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二千石以下行軍法焉臣謹案以法斬上壯其節制書答曰國容不入軍容軍容不入國容何文吏也建有何疑焉是歲濟南太守王延年為御史大夫

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五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因杅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與單汗單于戰斬首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陵者李廣孫敢兒當戶之子上使陵為貳師將軍督輜重陵稽首曰願得自當一隊上曰吾無騎與汝陵曰不用騎願以

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至峻稽山與單于相遇以騎三萬攻陵陵千餘弩俱發應絃皆倒虜還走上山陵追擊之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賢王馳兵八萬騎攻陵陵且戰且卻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復大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燒陵陵亦令軍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自步鬬樹木間復殺虜數千因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生口言單于曰此漢精兵也曰引吾南行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軍長皆曰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勝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

匈奴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日戰數十合復力戰殺傷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中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軍無後救射矢且盡單于大喜進兵使騎並擊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攻陵四面射矢下如雨陵矢且盡即棄車去士卒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入山谷單于入遮從山上墜石下士卒多死不得行陵曰兵敗吾死矣軍吏或勸陵降陵曰吾不死非壯士也陵嘆曰使人有數十矢足以免矣今無兵復戰令軍士人持三升糒一片氷令各散去遮虜鄣相待陵與延年俱上馬壯士

從者數十人虜千騎追之延年死陵曰無面目以報陛下遂降士卒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單于以大女妻陵立爲右校王上聞降大怒大臣憂懼太史公司馬遷上言陵功以陵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將軍出時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持而貳師無功上以遷欲沮貳師爲陵游說後捕得匈奴生口言陵教單于爲兵法上怒乃族陵家而下遷腐刑陵聞之曰教單于爲兵者乃緒也非陵也李緒者故塞外都尉先是降匈奴陵痛其家以緒誅乃使人刺殺緒司馬子長既遭李陵之禍喟然而嘆幽而發憤遂著史記始自黃帝以

及秦漢爲太史公記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益州刺史任安與遷書責以不推賢貢士遷報書曰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三十餘年矣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庭末議不能引綱維盡思慮今以虧形在闒茸之間當何言哉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爲之寒心童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奈何使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少負不羈之氣長無鄉曲之譽幸得奉薄伎出入周衛而事乃有大謬夫僕與李陵趣舍異路素非相善也然觀其爲人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出

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亦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痛心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抑億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給悉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軍士無不奮躬流涕沬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場雖古名將不見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破亦足暴功於天下僕以爲陵之不死宜欲得當報漢也時主上聞陵敗食不甘味聽朝不怡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量欲効其款款之愚因推此意以言之欲以廣

主上之意上以僕非沮貳師而為陵遊說遂下之於吏拳拳之忠終不能自明列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僕聞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色其次不辱辭令且臧獲婢妾猶能引決僕所以隱忍苟活身陷糞土之中而不辭者私心有所不盡疾沒世而名不稱於後世也昔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明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足兵法修列僕竊不自量託於無能之辭欲網羅天下放逸舊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後人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太史

公記凡百三十篇五十餘萬言遷父談亦為太史公自敘其先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也本傳曰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採世家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採攄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畧或有抵牾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姦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則劉向楊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泰山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斷道路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仗斧鉞分

部逐捕刺史郡守已下皆伏誅

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延年有罪自殺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初榷酒沽三月行幸太山修封禪幸明堂因受計還北海祠恒山瘞玄玉夏大旱四月赦天下所過無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於甘泉宮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餘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杅將軍公孫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遊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強弩將軍路博德將步兵萬餘人與貳師將軍會與匈奴戰不利皆引還夏四月立皇子髆為昌邑王秋九月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前漢孝武皇帝紀五卷第十四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荀悅

太始元年春正月因杅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腰斬徙郡國吏民豪傑於茂陵空在雲陽已巳晦日有蝕之夏六月赦天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回中秋大旱九月募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御史大夫杜周卒周南陽人也爲吏深刻爲廷尉詔獄繫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國一歲或千餘章大者連罪證案數百人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詔獄因責章告不服以掠笞而定之於是聞有罪者皆亡匿繫獄久者十餘年赦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爲不

道廷尉及中都官詔獄罪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餘萬人嘗冬獄未竟會立春有寬大令周蹋地歎曰復假吾數十日足吾事矣其酷暴如此及爲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貲累巨萬治民皆酷暴而少子延年字幼公行寬厚云光祿大夫暴勝之爲御史大夫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池陽谷口尾入櫟陽渭中廣袤一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成雲決渠爲雨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言此兩渠之饒也鄭國昔韓國之小水土也韓患秦東伐欲罷勞之乃遣鄭國說秦令鑿渠引涇水自中山以西抵壺口爲渠緣北山東注洛水三百餘里以溉田中作而情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計然渠成亦秦之利臣爲韓延數年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溉田四萬餘頃收皆一畝一鍾於是關中沃野無凶年之憂秦以富彊因以名爲鄭國渠昔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以百畝鄴獨以三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傍西門豹不知用之若知而不興是不仁也若其不知是不智也夫仁

智而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遂決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令名爲史公決漳水兮溉鄴傍終古斥鹵兮生稻粱百姓豐足民用寧康皆言水之大利也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祀日成山登之罘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錢五千鰥寡孤獨帛人二匹

四年春二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甲申修封禪丙戌禮石閭夏四月辛亥行幸不其山祀神於交門宮

若有神饗坐拜者五月行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秋七月趙地有蛇自郭外入與邑中蛇羣鬭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冬十月甲寅晦日有蝕之十有二月行幸雍祠五時遂至安定北地

征和元年春正月行還幸建章宮三月趙王彭祖薨謚敬肅彭祖巧佞足恭心刻好法律常以詭詐求相二千石言語微短輒書以迫切之及汙以姦利二千石無能滿歲者輒被罪刑夏大旱冬十有二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之十有一日乃解

巫蠱起

二年春正月丞相公孫賀下獄死是時朝廷多事督

責大臣初賀頓首流涕不受印綬上不聽賀懼曰禍從此始矣賀子敬聲有罪下獄是時詔捕京師大俠陽陵朱安世不能得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子罪上許之果得安世安世大笑曰丞相禍及族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巫者祭祀馳道埋桐偶人呪咀上事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俱死獄中而家族矣涿郡鐵官鑄治銷金皆飛上天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夏四月大風發屋拔樹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皆坐巫蠱死行幸甘泉宮秋七月使使者江充掘巫蠱於太子宮巫蠱之禍始自朱安世成於江充充趙人也爲敬肅

王上客趙太子丹疑充以巳陰事語王收捕充不得盡殺其父兄充亡入關上書告趙太子罪至死會赦得免充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初上見充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國固多奇士以充爲直指使者督三輔盜賊充從上至甘泉逢太子家人乘車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奏沒入其車馬太子使人謝罪不聽遂奏上口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遷水衡都尉後上使充治巫蠱事充將胡巫掘地求桐人及爲他姦怪徵驗輒收拷燒金鉗灼强服之民輒相引以巫蠱劾以大逆不道死者數萬人莫敢訟其冤充與太子有隙恐上一旦晏駕爲太子所誅因言宮中有巫蠱氣上令

案道侯韓說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御夫人以次及皇后遂及太子宮云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上疾甚在甘泉皇后諸吏家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獨不念秦扶蘇邪今無以自明乃收充窮治姦詐壬午太子詐令客爲使者收捕充等韓說格死蘇文亡歸甘泉太子使人白太后太后發武庫兵長樂宮衛士太子親臨罵充曰趙亡虜亂趙國父子未足邪今乃亂吾父子遂斬充以徇告百官曰江充反矣胡巫於上林中長安擾亂言太子反上聞怒詔丞相發三輔近縣兵捕反者太子懼遺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

武庫兵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而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因而驅四市人合數萬人逢丞相合戰五六日死者數萬人流血入溝中庚寅太子敗出走南奔覆盎城門得出皇后自殺司直田仁部不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之御史大夫暴勝之曰司直二千石不當先請之丞相乃止上聞之大怒責問勝之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是也大夫何敢擅之勝之自殺任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與田仁皆腰斬諸太子賓客皆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之吏士刼掠者皆徙燉煌

皆悅曰任安之斬也是開後人逐惡而無變計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城諸城門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節加以黃毛上怒甚羣臣憂懼莫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曰臣聞父猶天母猶地子猶萬民也天平地寧陰陽和調萬物乃茂父慈母愛室家得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家喪亡昔孝已孝而被謗伯奇仁而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則積毀之所生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繼祖宗之重親皇帝之宗子也江充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御至尊之命以迫蹴太子造飾姦詐親戚隔絕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含冤結憤而無告訴不勝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者欲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云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趙太子天下誰不聞其罪固宜誅戮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攻之又使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無患太子之罪亟罷兵甲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上感悟之八月辛亥太子死於湖太子亡到主人家貧織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陰使求之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閉室自經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戶開新安令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格鬬死皇孫二人皆遇害

後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之無罪也乃封李壽爲抱侯張富昌爲題侯而高廟令田千秋復訟太子冤曰臣夢見一白頭翁教臣上言曰子弄父兵罪當可救天子之子過悞殺人何罪哉上悟曰是高廟之靈臣使公覺厭也公當遂爲吾輔佐乃擢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江充家焚蘇文於横橋上及湖加兵於太子皆族之作思子宮於湖天下聞而悲之癸亥地震九月大鴻臚商丘成爲御史大夫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爲平干王匈奴入上谷五原殺畧吏民

三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至安定北地匈奴入酒泉殺兩都尉二月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十萬人出五

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重合侯馬通
將四萬騎出酒泉城至峻稽山多斬首虜通至天柱
山虜引去因招降車師皆引還廣利兵敗降匈奴夏
五月赦天下六月壬寅丞相屈氂下獄腰斬屈氂者
中山靖王子也貳師初與屈氂辭曰願君早請昌邑
王為太子太子若立君有何憂哉屈氂許諾屈氂女
為廣利子妻而昌邑王李夫人子也故欲其立之上
聞其言而惡之後屈氂妻坐為巫蠱呪咀屈氂腰斬
妻梟首廣利妻子亦見收廣利聞之懼降于匈奴遂
族矣秋大蝗
四年春正月行幸東萊臨大海二月丁酉有隕石于

雍二時天晴晏然無雲有紅氣蒼黃色若飛鳥集咸
陽宮南隕星于雍聲聞四百餘里隧而為石其色黑
如瑿三月上行幸鉅鹿還幸泰山修封禪庚寅祠高
祖于明堂癸巳禪石閭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大鴻
臚田千秋為丞相千秋無他材能術學敦厚有智居
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是時天子疲於兵革上亦悔
之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大夫奏言故輪
臺以東皆故國處有溉灌田其旁小國少錐刀貴黃
鐵綿繒可以易穀臣愚以為可遣屯田卒詣輪臺置
校尉二人通利溝渠田一歲有積穀募民敢徙者詣
田所就畜積為產業稍稍築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輔烏孫為便事上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
司則欲益民賦以助邊用是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
田輪臺臺者朕之不明興師遠攻遣貳師將軍古者
出師御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遍召羣
臣又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曰匈奴困敗方士占
星氣太卜蓍龜皆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失卜諸將
貳師最吉朕親發貳師詔之必無深入今計謀卦兆
皆反謬貳師軍敗士卒離散畧盡悲痛常在朕心今
有司請遠田輪臺欲起亭燧是惟益擾天下非所以
憂民也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務本勸
農無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封丞相為富民侯

而勸耕農自是出多墾闢而兵革休息本志曰孝武
之世圖利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
曲列四郡開玉門關通西域以斷匈奴之右臂隔絕
南羌月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漢北而漠南無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
強盛故能積犀貨觀犀象瑇瑁則開犍為朱崖七郡
感蒟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嶲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
安息自是之後明珠文貝犀象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氍毹琪瑠蒲萄龍文魚目汗血名馬充於黃門巨象
獅子猛獸大雀之羣實於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
於是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

通天之臺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荆璧天子負黼黻襲翠被憑玉几而居其中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碭極漫演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以搉酒沽管鹽鐵白金造皮幣算至舩車租及六畜民力屈財貨竭因之以凶年羣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衣持斧鉞斬斷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分別區域隔絕內外也書曰西戎即序

禹但就而序之非威德之盛無以致其貢物也西戎諸國各有君長兵衆貧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徒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總帥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尤遠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夫匈奴之為患久矣漢興已來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始終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單于反加驕慢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厚賜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地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感惟前後無益於邊乃赫然發憤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師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要約以為義感君子利動貪人又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說者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厚利以歡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要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

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臣父兄緩帶稚子含哺胡馬不闚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乃知未有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武帝時雖征伐尅暴而士馬物故畧與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之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此安肯以愛子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不選守邊境武畧之臣修鄣隧備塞之具礪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

甘言守空約而糞胡馬之不闚不亦過乎及至後世匈奴衰弱乃遣子入侍而單于或棄其子苟貪財利不顧言約虜掠所獲歲億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斤安肯不棄質而重利也仲舒之言於是過也夫先王度中土立封疆分九州列五服均土貢制内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

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羇縻不絶使曲在彼蓋聖人制禦蠻夷之常道也秋七月辛酉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

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昌邑王髆薨謚曰哀王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殺侍中僕射馬何羅與弟重合侯通謀反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奉車都尉霍光驃騎都尉上官桀討之初何羅與江充善而通以誅太子時有功封之及上族充家何羅兄弟懼曰磾視其志意非常陰察其動靜羅亦覺之不敢發上幸林光宮日磾疾卧廬中何羅與弟通及小弟安成謀殺使者矯節制以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日磾心動入坐戶内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入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内欲入觸寶瑟而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何羅反左右欲格之上恐幷中日磾上曰勿格日磾捽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秋七月地震往往踊出水

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宗室于甘泉宮賜宗室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上疾篤侍中光祿大夫霍光問嗣焉上曰君未喻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矣先是上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圖以賜光光頓首讓

曰臣不如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將令匈奴輕漢三月乙卯拜光祿大夫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牀下與丞相田千秋俱受遺詔輔少主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不得爲嗣少子弗陵者鉤弋夫人趙婕妤之子也初上巡狩過河間望氣者言此邑中有奇女子氣上使召之既至兩手皆拳上自捫之即時伸由是得號爲拳夫人居鉤弋宮大有寵姙身十四月而生子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鉤弋子亦然名其所生門曰堯母門初上欲立鉤弋子爲太子以其母年少女主持政心難之會鉤弋有過乃譴以

憂死乙酉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丑帝崩於五祚宮入殯於未央宮

贊曰本紀稱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之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藝遂疇咨海内舉其俊乂與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禮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帝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前漢孝武皇帝紀六卷第十五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荀悅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陽沐邑爲長公主共養省中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濟北王寬坐詩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刎死賜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爲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黄鵠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公卿上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己亥上耕于鈎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戸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内屬冀州河東屬幷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戸牛酒大雨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儁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寃失職者冬無氷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侍中僕射莽阿羅重合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爲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語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群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弃毋令民出今年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命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婕妤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各遣大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

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詔獄窮治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遝召其鄉里張禄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病免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桑樂侯罷儋耳番禺九眞郡秋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

獲畜産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
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爲副及假節
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句町王及長水虞常
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
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
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
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死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
于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
刎絕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

殺虞常等召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
衛律以劒擊勝勝請降律復以劒擬武武不動律曰
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
爲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
律曰汝爲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爲兄弟
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
絕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幷咽之數
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
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獵海上

見武能結網紡繳檠治弓弩於靬王愛之陰給衣食
賜武馬畜三歲餘於靬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
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
卿太夫人已死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
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
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
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
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
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已分死久矣少卿必欲降
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
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

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
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教之曰
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
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
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
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過
子卿陵雖駑怯漢且貰陵罪得全其老母得奮大恥
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
也今漢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
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經萬里兮渡沙漠爲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石

推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兮
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
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
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
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
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榷酤官
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二縣以爲金城郡鉤町侯無波
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爲鉤町王
元鳳元年春立泗水戴王子煖爲泗水王戴王前薨
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煖相内史不以奏言上
聞而憐之乃立煖爲王相内史下獄武都氐人反遣

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
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
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
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
供養上於内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
弟黨類求官以私于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
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
稱警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
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
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及光光入上
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

將軍之廣明都肄郎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
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
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書者果亡後桀等數毀
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
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
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
爲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諸郡國
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爲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
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黄鼠舞
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
上戶自閉不可開厠中豕羣出壞竈御釜六十枚置

殿門前烏鵲自鬭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
壞宮城樓板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
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
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太司農楊敞
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
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
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
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
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
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酎見高
祖之廟乎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

人部赦燕太子建爲庶人謚且曰剌王赦燕吏民杜
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爲
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爲烏鵲鬬燕王
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戊時烏鵲羣鬬於野而白
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鬬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
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宄陽舉兵於外大
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者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
自殺於内故一烏如水色者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
無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
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
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爲黃鼠

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務亂之應將敗死亡之象
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
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
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
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
魯人眭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
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
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
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

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弘
子爲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
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
也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
相因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訢始爲
范陽令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䪼仰
曰使者專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
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
不誅薦訢徵爲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
爲御史大夫夏四月渡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

及前定益州功封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
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
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賚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
蘭王不承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
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譯使樓蘭王貪
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
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於胷左右
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
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
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介子爲
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祿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
封富平侯烏丸復犯塞渡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
有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爲丞相敞華陰人也以
謹厚爲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爲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
如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
丈倏漢西行本志以爲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
天以東行爲順西行爲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
星占曰太白散爲天狗爲卒起卒起身禍無時大臣

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
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
帝所不用光心計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
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
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
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
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
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
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
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
乃引延年爲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

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
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
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爲安世泄語安世實
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
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
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
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劍
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
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絕嗣將軍雖死何
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
臣請以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

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
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召昌邑王聽詔奏曰
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
從官畧人子女私内傳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
常與居禁闥内戲笑殿中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
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娶妻十人本
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俳倡歌
舞乘法駕驅馳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
乘遊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
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
持節詔諸官署徵發九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

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誼悉誅三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字子陽郎中令龔遂字少卿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字翁思爲賀師治事使者

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爲無書亦得減死爲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伏軾撙銜馳騁不止口倦於叱咤手勤於轡筴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犯埃塵夏則爲大暑之所爆炙冬則爲風雪之所僄薄非所以養性命隆仁義也夫廣廈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爭龔遂亦數直諫陳禍福號泣謇謇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是爲孝宣帝

荀悅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己是謂王主克己恕躬好問力行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主勤事守業

不敢怠荒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主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哀主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主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擁塞直諫誅戮是謂亡主故王主能致興平治主能行其政存主能保其國哀主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主遇無難則幸而免有難則亡亡主必亡而已矣夫王主爲人而後已利焉治主從義而後情得焉存主先公而後私立焉故遭亡主之行而求存主之福行危主之政而求治主之業

蹈襄主之跡而求王主之功不可得也夫爲善之至易莫易於人主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主至禍之所隆莫大於人主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主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討也與至禍而隆至禍厚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才可以庶幾然覽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夢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

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遏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辟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讚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而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罷榷沽尊號爲昭不亦宜乎

前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前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荀悅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魯國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曾孫之無辜擇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官閉門拒使者曰皇孫在此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曾孫拘繫五年吉私給衣食占視甚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爲

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爲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曜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武陽侯遂即皇帝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年老短小兩吏扶下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制者光聞之曰以爲天子師宜爲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受昭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爲御史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乃求微時故劍羣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爲皇后父

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爲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以風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焉事皆先關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三千匹甲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戶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祀其議謚且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

也陛下爲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逾闓臣愚以爲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此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娣者魯國人也兄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故封平昌侯次曰武封昌樂侯賜外祖父母號曰博平君食邑萬一千戶追尊外祖父母乃始爲恩成侯詔涿郡治塚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刺王太子建爲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

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又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大臣憂懲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儁異之德此賢所以推天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滌煩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上下相繼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殺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密內之蓋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為獄誓不入刻木為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為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僦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橋下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盜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大事莫成今縣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若乎光曰然子賓曾勇士當發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病悸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房戶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長信少府夏侯勝以為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霸尚書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為諫議大夫給事中薦霸揚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族子勝為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為君或自稱字上前上欲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

爲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
前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
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之臣
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
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太后從勝受尚
書及勝卒太后縞素五日儒者以爲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
女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
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語
光因曰既巳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
奏上置衍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

廣明爲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
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
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
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
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昆彌昆彌以馬千匹爲聘禮
漢爲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主自爲官室
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
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卒復以楚王戊之孫
女解愁爲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復侵烏孫昆彌昆
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
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嫁名王都尉巳下四萬餘級

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獲時匈奴
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軍所得
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羅
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冬
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
人民畜產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
北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死者十三
匈奴大困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
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
丞相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

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
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
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墮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
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
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
以師爲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
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
之譖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
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
燒之爲灰後立昭信爲后又陰譖幸姬望卿疑與郎
吏有私去即榜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

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煑之連日復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譖之投井中出之未死燒兩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銷鉛錫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譖殺凡十四人皆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諸舍門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爲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婢傳歌遊戲望鄉毋求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後捕奴得辭伏狀內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九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太白爲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夏六月詔宗室屬籍未盡而罪絕者復屬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爲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樅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溫明秘器皆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轀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疇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爲左將軍復使光兄子雲侍中奉車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顯改光生時所造塋制而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承恩盛飾輦道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作乘輿駕輦加畫繡茵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綵絲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莫敢譴者

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立后有子反當爲王邪後教皇后鴆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宜有損奪其威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又故上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錄尚書副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字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

采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加賞錫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郡守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恨嘆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有治理之効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

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旨可世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為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為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吉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有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

子者夫得任子弟為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列國人承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吉言乃謝病歸

荀悅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降二女於媯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陵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

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舉賢良以為腹心公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廢矣對奏拜望之謁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獻奏皆可

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
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
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閤
光令吏勿持旣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流大化是
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今士見者皆露索
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
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爲郎署
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
碌碌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郞至是
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郞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

皆以過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
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
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
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
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
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群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
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爲知禮今朝
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
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
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寬計也上善
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錫金轂車駟馬罷

於家子弘爲太常丞賢以弘當爲嗣太常職當陵廟
煩劇多過勑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
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
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
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爲後玄成聞當嗣
即佯狂驗不得已乃使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爲河
南太守弘爲大都尉遷爲東海大守後玄成爲列侯
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爲
關內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爲詩自責曰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墜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
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爲忍愧寄之我顏孰將遐征

從之夷塗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茂小人終焉其度
誰謂華高跂其齊而誰謂德廣膺其庶而嗟我小子
不貳其尤墜彼令爵由此擇辭四方群后我監我視
威儀與服唯肅是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爲丞
相太子太傅邴吉爲御史大夫少傅東海疏廣字仲
翁爲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傅以太子尚
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
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屬以備今復取舜監
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
廣兄子受爲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宮

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歡悅頃之拜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九月壬辰地震冬十月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詔池籞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修治流民還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冬十有一月詔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人秩六千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姦吏無所弄權柄今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爲亂首矣省汶山郡并蜀郡

前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七

前漢孝宣皇帝紀二卷第十八

荀悅

四年春正月封蕭何孫建爲酇侯詔民有太父母父母喪勿繇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鷄子地深一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太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太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下皆請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爲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顯殺許后事頗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婿在內及爲將校者皆爲郡守更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由是恐懼而顯乃以許后告禹等禹等驚恐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婿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放等後有詔勿捕山等愈恐曰恐端巳見之久尤未發發即族我矣不如先之遂謀反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因令其女婿光祿勳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相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發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具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發第端門屋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疏曰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令亡書三上輒不報聞霍氏既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王等五人皆封侯

或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旁有積薪客曰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恐有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隣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薪反無恩澤燋頭爛額復爲上客耶主人乃悟而請之向使徐福之言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亡逆亂之敗矣上乃賜福帛千疋以爲郎中初禹與張安世長子千秋俱爲郎中將兵從擊匈奴還霍光問千秋戰鬪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

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乃歎曰霍氏世衰而張氏興矣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九月詔曰今繫者或以笞無辜饑寒凍死獄中何爲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病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延年有罪廢遷防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左右數郡歲饑盗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爲太守時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亂將何以息其盗賊遂對曰渤海遐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盗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聞遂對甚悅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許之加錫黄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書罷追捕盗賊吏民諸持鉏鉤田器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盗賊悉遣迎兵還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盗亦皆罷又多刼掠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鉏鉤於是郡内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貸貧民選用良吏尉安收養焉齊俗奢侈好爲末伎不作田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劍買牛犢曰何爲帶

牛而佩犢乎勸民農桑課民收斂數年之間民皆富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曹掾王生謂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爲理者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爲水衡都尉而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兹王及其夫人來朝龜兹夫人即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賵賜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兹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宫室作徼道周衞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爲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兹王所謂騾也

以杜陵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於杜陵鳳凰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於未央宮三月赦天下徙勤事者賜吏民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國百戶爲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戾夫人曰戾太后置園廟奉邑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勿絕嗣其無敵後者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

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錦帛各有差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內侯至王皇后父奉光上在民間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上即位乃納之後宮爲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鴆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立之以毋養太子封父奉光爲邛城侯夏五月詔曰吏用法式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二千石皆察官屬勿用此人今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出今年租詔曰聞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朕甚憐之其改諱詢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冬京兆尹趙廣漢有罪腰斬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之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突之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實不殺婢婢有過自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殺人不辜治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爲京兆尹廉明抑強扶弱小民得職而吏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語未及竟廣

漢知之使吏捕治之具伏富人蘇回爲郎二人私劫質之有頃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賊驚愕即出叩頭廣漢爲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送獄勑吏謹遇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爲調官斂具皆曰死無所恨矣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爲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爲致問其摘姦發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游徼獄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與京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爲潁川大守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

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唐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
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爲車師王烏
貴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犇烏
孫漢使者鄭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妻子傳送長安
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太子
軍宿爲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田車師故地匈奴
爭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
兵擊之丞相魏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
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
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
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

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
事乃天道也自頃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
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
國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
名也今邊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
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
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
盜賊繁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微之忿於遠
夷此乃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奏言古有羲和之官以承
四時之節以敬授民事人君動靜奉順陰陽則和氣

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臣願陛
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事明言所職
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勑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
府輒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輒奏言之以廣視
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
靡爲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
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荅公
主侍者馮嫽常持節爲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
號曰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
馮夫人輅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居以爲小昆彌而
立元貴靡爲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雀集泰山有烏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翱
翔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至郎從官帛各
有差賜天下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
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庳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
故昌邑王賀子爲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邴吉中郎
將史曾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
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
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爲陽
都侯追謚賀爲哀侯吉曾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
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祿賜是時
掖庭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

庭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笞之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卿皆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具問則乃知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爲博陽侯就加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死疾也後吉瘳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及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上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

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遂爲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尊字孟公以好賓客著名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輻湊莫不震動爲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召善書吏十人於前遲遷凡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踈各有意義河南人大驚性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之以爲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敞之孫張竦字伯松相善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名字仕官相及遵謂竦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

夏六月立皇太子欽爲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好經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少時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廢也是歲皇太子冠既學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賜黃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及道路觀者莫不歎息皆曰賢哉二大夫廣漢既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諸族人鄉里相與娛樂數問

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爲子頗立產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人之所怨吾既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老臣也故樂與其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強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產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賓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召見武帝謂之千里駒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爲

奇奏言黃金可成上令向與向萬鑄作事費金甚多
不驗向坐僞鑄黃金下獄當死德上書訟向有司奏
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奇向有才德
減死後論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春秋傳與
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黃門遷諫議大夫
給事中向後爲宗正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
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傳夜觀天文或
寢不達旦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
微亦無暴虐之心今或羅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
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

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李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
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擧茂才異論之士二月
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
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
苑朕之不逮寡厚德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
吏民爵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秋八月賜
功臣嫡後黃金人二千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
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況其清潔語不及私
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威京師畏之其奸
斜遊俠皆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
所過抵罪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爲河東太守召見故

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
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大奇之自
以爲不及翁歸遂擧孝廉後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
于定國欲以邑子二人屬托且令坐後堂待見及與
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
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衞將軍張安
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愼周密
每定大政已決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
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嘗有所薦
其人來謝安世安世大恨之以爲擧能達賢豈有私
謝耶後絕不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絕不許已而郎果自遷幕府長
史或謂安世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
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
已安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
家僮七百人各有伎巧積累纖微故能值其貨富將
擬過霍氏然身衣弋綈夫人紡績車服甚節安世薨
子延壽爲嗣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
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從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彭
祖初上微時與同硯席讀書上親之上以延壽爲有
讓乃徙封平原侯戶口如故租稅減半還使至烏孫
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烏孫至賜第舍

令與妻子居是時比年豐嘉穀玄稷降於郡國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集

前漢孝宣皇帝紀二卷第十八

前漢孝宣皇帝紀三卷第十九

荀悅

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天下勤事吏及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所賑貸貧民勿收行所過無出田租詔曰大江海百川之大者今闕無祀其令祠官以時祠江海及洛水膠東王相張敞爲京兆尹敞字子高河東人先是敞爲山陽太守郡內清治上書自請曰山陽戶九萬三千計盜賊未得者十七人他課皆如此臣久居閒處而忘國事非忠臣也請治劇郡時膠東盜賊並起長吏不能治乃拜敞爲膠東王相至郡明設購賞開賊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人國中清平王太后數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曲楚莊王好畋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欲率二君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軿輜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佩玉內飾則結紉綢繆此則至尊至貴所以自斂制不自恣縱之義也今后姿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之而少以畋獵縱恣爲名於是以此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今行於來今令后姬有法則臣下有所稱頌及爲京兆尹長安多盜賊自趙廣漢後守尹皆不稱職敞到則求問長安父老偷長得數人皆

溫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赦其罪令致諸偷偷長曰今君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散請一切受署敞皆撕爲吏遣歸休置酒諸小偷悉賀飲酒醉偷長陰以赭土汙其衣吏坐里門閱出衣赭汙者悉收一旦乃得數百人由此枹鼓希鳴市無偷盜敞治京兆修廣漢之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以輔其政不純用刑故能免於戮西羌反夏四月後將軍趙充國討西羌充國字翁孫隴西人也時年七十六初出兵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踰老臣願陛下以兵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既行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有戰備止必堅營

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能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也今虜朝夕爲寇胡地苦寒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巳上可以悉發以七月上旬賫三十日粮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之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出雖不盡誅且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振壞上下其書於充國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爲兩道出張掖酒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斗四

升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必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粮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爲可奪畜產虜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張掖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其郡兵尤不可悉發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刼畧故臣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捨其罪選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長策也上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亦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

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奏因以書勑切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林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手足皸瘃寧有利乎將軍不念中國之費而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擊罕开將軍其自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尾解者勿復有疑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大旱充國上書曰臣前奉詔告諭罕开宣天子至德以解其謀罕开之屬皆知明詔今先零已爲寇日久而罕开未有所犯今先擊罕开釋先

零赦有罪誅無辜去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其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先擊罕开而先零必救之以堅其交迫脅諸小國種附者稍集虜兵寖多用力數倍恐國家憂累四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臣之愚計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之矣以今進兵誠未見其利上乃璽書報從充國計擊先零充國引兵至先零虜久屯娶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水道阸狹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乃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數百人乃降斬首五百餘級虜遂敗走獲牛馬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

兩兵至罕开地令軍無燔燒聚落芻牧田中罕开羌聞之喜曰漢兵果不擊我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自來歸充國充國以聞賜飲食遣還諭種人罕开竟不煩兵而降上賜充國書令破羌將軍爲充國副進兵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或諫曰將軍數不奉詔一旦繡衣來責將軍身且不能保何國家之能安今此利病之間又何足爭充國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漢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事也諸君徒欲自營不爲國計也吾固以死爭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罷兵狀奏

曰虜易以計破難以用兵臣愚以爲擊之不便今吏士馬牛穀糧芻藁之費甚衆轉輸不能給願罷騎兵留屯田兵士屯要害處益畜積省大費謹上屯田處器用簿上報曰如將軍計虜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其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虜亡其美地茂草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散師屯田以待其變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屯田便宜十二事分步兵九校吏士各萬人留屯田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抑羌虜使不得肥饒之地分破其衆成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漕運穀至臨羌以示胡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伐材木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乘危徼倖不出使虜困竄於風寒之地罹於疾疫霜露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險阻遠追死傷之患八也內無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日無驚動河南大小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申威西極使師從枕席上過十一也既省大費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詔復報曰將軍獨不計虜兵將攻撓屯田者及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大小罕开前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久不

往得無不分別人而并擊我耶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無變生於先零爲一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虜失地遠客分散飢寒皆聞天子明詔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其勢自壞今留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塹壘木樵便兵飾營烽火相連勢足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大利騎兵雖罷虜見屯田爲必擒之具必有土崩以歸之意宜不久矣今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來爲寇又見屯田兵精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若爲小寇勢不足患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釋坐勝之道乘從危之勢兵不見其利而內自疲弊貶重自

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不可空如是徭役自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見轉運煩費傾國家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爲不便且校尉臨衆宜明威德奉厚幣撫循罕开羌衆喻以明詔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故出兵臣今奉詔出塞引軍遠攻罷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敢避斧鉞之誅謹昧死以聞充國初奏事議臣非難充國十七人中十五人最在後十三人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於是詔報聽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

在外已經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輸田事廢業無餘積雖羌虜必破來春民必困乏願令諸有罪非盜賊受財殺人犯不道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預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曰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利慾之心在上之教化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而能令其利慾不勝仁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利慾也故堯舜桀紂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故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民以粟贖罪則富室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內繫聞以財得生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傷之

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死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不可卒復古者藏財於人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與之故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惠上也今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用古之通道也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上復下其議敞曰令罪人出錢減死便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又諸盜賊及殺人犯不盜者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當得爲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不可獨除今因此

令贖甚明何傷教化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
有金選之品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今涼州方
秋饒之時民尚饑乏況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處賑
卹必全之策而引常經以難常人常人可與守經未
可與從權也望之復對曰先帝聖明賢良在位立憲
垂法爲無窮之基故令布令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
天絕天年父母相失天下共給其費故爲軍旅卒暴
之事臣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贖罪出錢五十萬減
死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借至爲盜賊以贖罪姦邪
並起臣以爲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御
史大夫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累足相給遂不施行敞

議賜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邑字仲卿
廬江人身爲列卿居處節約俸祿以供九族鄉黨家
無餘財敦厚公正不可交以私上甚重之將死屬其
子曰我故桐鄉嗇夫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
孫奉祀不如桐鄉桐鄉民爲起立祠歲時常祭之是
歲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封龍額侯

二年春正月乙丑甘露降鳳凰集於京師群鳥從之
有萬數夏五月西羌平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以降
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赦天下後將軍充國還所善
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將軍出擊
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雖然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
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兵
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余命一爲陛下言
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
計武賢由是怨充國上書告充國子中郎將卬前從
軍在西羌時言車騎將軍張安世常不快上意上數
欲誅之卬家將軍爲上言安世事孝武皇帝數十年
稱忠謹宜見全恕由是得免卬又坐禁止而入至充
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卬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
金安車駟馬免罷就第充國初以司馬從二師將軍
擊匈奴大爲虜所困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

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一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
被二十餘瘡武帝歎之擢爲車騎將軍長史太始之
際與霍光定策要宗廟封營平侯秋匈奴大亂日逐
王先賢撣于來降時衛司馬會稽人鄭吉使護鄯善
西南道以攻破車師日逐王請降於吉吉發諸國兵
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及河
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爲歸
德侯吉爲安遠侯使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
護都護之號自吉始也於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
治烏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頒於西域始自張騫
而成於鄭吉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獄自殺寬饒

魏人爲儒學者所宗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在位久
不遷越先之者多寬饒自伐其行能意終不滿時上
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
儒術不行以刑獄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
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
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書奏
上以寬饒爲怨謗下其書將執金吾議以爲寬饒言
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獄諫議大夫鄭昌上書曰
司隸校尉食不求飽居不求安進有憂國之心退有
死身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
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諫國事下有司劾以大辟

臣幸得與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
遂下廷尉寬饒引佩刀自殺寬饒爲司隸京師肅清
居貧子弟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性頗深刻刺舉無所
迴避貴戚大臣人人相與爲怨平恩侯許伯入第丞
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賀許伯請之乃
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寬饒曰無多酌我
我有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皆
屬目卑下之酒酣作樂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
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富貴
無常忽輒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者得久
矣君侯可不戒之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

而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請乃止寬饒
初爲衛尉司馬先是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
尉徒役使市買寬饒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寬
饒寬饒以令詣府門謁辭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
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寬饒爲司馬斷其單衣令短
射按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及歲盡交代上臨饗
罷衛士卒數千人皆扣頭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
三年春起樂遊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
御史大夫邴吉爲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爲丞相以
禮讓臨下掾吏皆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按驗吉曰丞

相府有按吏之名竊陋焉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御
史嗜酒醉嘔吐吉車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
失去士此人將安所容乎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
車茵耳後邊虜入塞發奔命卒至此馭吏習邊事見
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塞遂白吉因曰恐虜復入長
吏皆老不任兵馬宜可預視吉即按省未畢有召問
王吉具對御史大夫不能詳知所以得譴讓而吉見
謂憂邊思職吉歎曰士無不可容向不聞馭吏之言
何見勞勉之有吉嘗逢見郡鬬死傷橫道邊不問前
行見人逐牛牛吐血喘息吉使騎問逐牛行幾里巴
喘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以譏吉吉曰人鬬相殺

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以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暑恐牛近行用暑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所憂是以問之吉子顯爲議曹掾從禮高祖廟至夕牲曰乃使出取齊衣吉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是歲光祿大夫梁丘賀爲少府賀字長翁琅邪人初以能心計爲武騎後爲郎上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大劒挺墜於地首陷泥中刃向上乘輿馬驚於是上召賀筮之曰有兵不吉上還乃使有司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爲代郡太守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丞夜亡乃玄袪服入廟執戟郎間欲爲逆發覺伏誅其後明而入廟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爲大夫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賀明易賀子臨亦精於易爲黃門侍郎講論於石渠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並見修興五帝太一后土之祠鸞鳳翱翔降集於旁齋戒之暮神光顯著及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登於天或降於池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

赦天下賜民爵鰥寡高年帛夏五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加賜黃金百斤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其貞潔順女賜帛霸爲政尚先教化而後刑罰務農桑節用殖財去食穀馬聰明盡知下情嘗使吏人有所按察吏還霸勞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爲神以霸且知其委曲毫釐不敢有隱民有鰥寡孤獨死者霸告吏曰某處大木可爲棺某亭豬子可爲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皆稱神明姦人去入他境郡丞老病耳聾督郵自欲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乃爲姦吏因緣公私實耗甚多皆出於民新長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五月詔郡國舉賢良匈奴遣弟呼留若勝之來朝冬十月有鳳十一集杜陵十有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延年爲治嚴酷冬月傳屬縣囚會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實親厚之而丞愈自恐自筮得死卦乃求告至京師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誹謗政理不道先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

墓地待汝耳毋還歸復爲宗族昆弟言之後歲餘而
誅矣延年雖酷然敏於政事令行禁止郡國肅清先
是爲涿郡太守豪强放縱盜賊橫行吏民皆曰寧負
二千石無負豪强大家延年至則按誅大姓高氏等
所殺十人郡中畏慄道不拾遺初上即位延年爲御
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上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
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二千
石大官東海賢於嚴母號曰萬石嚴嫗延年次弟彭
祖有才藝學春秋明傳經注記即名嚴氏春秋也官
至左馮翊太子太傅不求當世爲儒者宗或謂彭祖
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
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矣願少自勉彭祖曰大凡通
經術故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
辛以太傅官終十有二月鳳凰集上林

前漢孝宣皇帝三卷第十九

前漢孝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　荀悅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郊大畤皇太子冠賜
列侯嗣子爵王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
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
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爲東郡太守放散官錢奢僭
踰制御史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邴吉以爲吏大
赦不須考會御史當按問東郡事望之因令併得問
之延壽聞之即按劾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廩犧官
錢數十萬吏掠治急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望之按
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
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

所考望之果無事實而御史按驗東郡具得延壽事
事都肄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駕駟馬
車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駕駟馬載棨戟五騎爲
伍分左右部軍正假司馬十人持幢傍轂延壽坐射
室騎吏持戟夾階列衛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鞮
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又取官銅
物候月蝕鑄作劒鉤鐔放效尚方取官錢帛私假徭
役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
延壽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前既無狀
又誣訴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然
延壽爲治甚得吏民心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

扶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義諫燕剌王而死
霍光顯賞其子擢延壽爲諫議大夫遷潁川太守承
趙廣漢之後初廣漢患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委
長吏乃陰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讎風
俗澆薄延壽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爲
之禮節養生送死不踰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人
車馬下埋爲物者棄之市道從爲東郡太守政理大
行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
□□□之何以至此吏民聞之自傷悔不復欺犯
其縣尉至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瘖
不能言延壽聞之自傷對掾吏涕泣遣醫治之甚厚

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
罰府門卒當車前願有所言因曰孝經云資於事父
以事君而敬同今旦明府早駕久駐而不出騎吏父
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返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受
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
知過還舍召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書生聞延
壽賢故自隱於門下以延壽在東郡治爲天下最及
守馮翊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
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卧傳舍而縣令丞三老
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鉗肉袒謝罪請
以田相讓及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

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自言者
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也治官茂矣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大司馬車騎將
軍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曾孫安道侯說之子增
爲人寛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歷事三主甚
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秋
八月詔曰夫婚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
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
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
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爲苛
禁匈奴握衍單于爲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

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云匈奴爲害日久今可
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丐興兵侵
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
孝子義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
矣不幸爲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兵
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
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若遂蒙恩得復
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義之盛也上從之壬午御史
大夫蕭望之貶爲太子太傅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
是時邴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
光不明今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在輕丞

相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
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輙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虗
丞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相數病望
之不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又望之自擅使守史自
給車馬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
買賣私所附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由此薄貶之冬十
有一月匈奴呼遬累單于率衆來降封爲列侯十有
二月平通侯楊惲坐怨望不道腰斬惲丞相敞弟以
發霍氏反事封光祿勳公廉好義讓千萬財分昆弟
宗族然自伐其賢能性好刻害發人陰伏輕慢士人
卒以此敗太僕戴長樂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

車奔入北掖門惲曰嘗聞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
而昭帝崩今復如此惲觀西閣上指桀紂畫像曰天
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爲師矣人有堯舜不稱
而言桀紂又曰天久陰不雨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
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上以爲戲語悖逆絕理下廷尉
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法免爲庶人
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智畧之
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恐懼不當
治產業通賓客也惲報書曰自惟罪過已重長爲農
夫故修買豎之事耕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爲
譏也夫西河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遺

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
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於今乃覩子之
志矣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惲兄子安平侯
譚爲惲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絀今復徵爲御史
大夫侯罪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
不定爲盡力譚曰縣官實然盖司隷韓馮翊俱盡力
吏皆坐事誅騶馬猥佐成告之下廷尉按驗得惲與
會宗書上惡焉誅惲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惲與
相應答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公卿奏收用黨友皆免
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
絮舜有所按驗以敞當免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爲

按事敞聞之即收舜強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
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惲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
從闕下於是京兆吏民解弛桴鼓起而冀州郡中有
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召敞拜冀州刺史廣
川王同族劉調等爲賊竊藏於王家敞自將吏民兵
車數百兩圍王宮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轑中乃斬調
懸其首於王宮門因劾奏王上不忍致法削其戶冀
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淨所在治理
荀悅曰天子無私惠王法不曲成若張敞之比以譏
能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邴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有

罪上不忍絶刑爵爲關内侯二月壬辰御史大夫黄霸爲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綱紀風采不及魏相邴吉于定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神光並見燭燿脩宮十有餘刻辛丑鳳凰集長樂宮文章五采留十餘刻吏民並覩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帛令民大酺五日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襃欲宣風化於其民王襃作中和樂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何武等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上召武等觀之皆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襃有逸才能爲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召襃爲頌須聖主得賢臣之意襃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

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朴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内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周室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君人者勤於求賢而佚於得人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王而後

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雋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闚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恩從祥風遨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絶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襃對及之頃之拜襃爲諫議大夫數爲辭賦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致之使襃祠焉襃道病死六月辛巳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安和寬裕論議持平稱爲名臣是歲置西河屬國都尉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力能扛鼎空手搏羆豕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巫祝禱上即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前楚王延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延壽既誅辭連及胥有詔勿治後復祝詛胥宮中棘生十莖莖赤葉白如

素池中水變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自殺謚曰厲王其子爲庶人匈奴單于臣道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寨無寇減戍卒十二大司農丞耿壽昌爲筭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餘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南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半又奏邊郡皆筑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出糶以賑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壽昌爵關內侯是時糴穀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倉而蔡撰以好農而爲使者勸農於郡國昔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

除山澤邑居三分減一爲六萬頃治田勤農則畝益三斗不勤損亦如之增減轉爲穀百八十萬石矣故農事不可以不勤糴甚貴則傷民糴甚賤則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之家治田百畝歲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則至於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糴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饑亦如之故上熟官糴三而舍一中熟官糴二而舍一下熟官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而糶之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而糶之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以相贍補故雖遭饑饉糴不甚貴而民不散教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強富夏四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是謂正月朔慝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爲重遣丞相御史掾吏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王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兄左賢王自立爲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三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鍾及笱簴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

左賢王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太子囂爲定陶王後徙爲楚王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筭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子宇爲東平王冬十月幸雲陽宮營平侯趙充國薨謚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宮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

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邴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傅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至成帝時西羌常有警成帝思將帥之臣詔黄門侍郎楊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先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我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旅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糾糾桓桓亦紹厥緒

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為郅支所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以為聖王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蠻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義謙厚之禮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不闕於朝聘不為叛臣信讓行乎蠻

夷福祚延於無窮此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黄金錦繡繒絮使有司導單于先行就邸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間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二月單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將軍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歸募南保光祿城而郅支單于遂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凰集新蔡眾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各有差賜吏民爵二級無出今年租三月己巳丞相黄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為東海郯縣獄吏郡決曹掾決

獄甚明理法者皆無恨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婦孝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疾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太守方召于公于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枉□誅 咎 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因表其墓天乃大雨于公其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除地以埿喪定國少爲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爲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天下自不冤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亂益精明邴吉之薨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次見用後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廉平內行修飭在位稱職然善事人邴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問疾吉遣家丞謝之已皆去唯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好爲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且饒

所言大人乃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咸後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爲顯所奏坐漏洩省中語一獄減死後歷州郡所在令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倣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及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冬烏孫公主求歸年七十餘矣與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冬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閣災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爲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按之使真僞無相亂三月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官是歲未央宮殿輅軨官中雌雞化爲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冬十有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讚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申威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世得賢爲盛公孫弘倪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卜式發迹於牧羊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斯位乎孝武踐祚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群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當時板築牧牛之徒明矣漢之得人於斯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纘修鴻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

有功迹見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前漢孝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

前漢孝元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荀悅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大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以博學忠直爲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石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爲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皇后父禁爲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爲庶人時人謂之王家

田氏爲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捕逐羣盜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職免翁孺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人建公曰昔春秋時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氏乎元城東郭五鹿墟即沙麓地也今翁孺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姙正君夢月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惟之相者言當大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爲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見殿內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者徵瑯邪王吉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勵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河南令以職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遂去官以明經絜行自修上旣見禹虛己問以政事禹曰古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木磨而不刻車服器物皆不文畫

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爲奢侈臣下亦相倣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杯碗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廐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廐馬食粟患其大肥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如是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塡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宮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逾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輿服

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宮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及諸國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以爲田獵之囿餘皆復爲田以賜貧民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令自娛樂而已此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言隨君上下臣禹不勝眷眷不敢不盡愚上善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振貧民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王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俊招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無出今年租賦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賜宗室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人饑相食詔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皇弟竟爲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毀落太上皇廟敗縣道及城郭宮寺屋室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弟霸爲王罷黃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篽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

荀悅曰賞罰者國家之利器也所以懲惡勸善不以喜加賞不以怒增刑列侯重爵不可以虛加也秋七月己酉地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東海翼奉字少君待詔對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形猶人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五臟病則氣色變於面六體病則伸屈見於形地震者陰氣盛也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建章未央宮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宜爲設員出其過制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爲大水然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災是也奉又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起殷道聖人美之今國家郊禘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宮室苑囿奢侈臣愚以爲誠難安居而易改作欲陛下徙都洛陽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改正制度無有繕治宮室不急之費三歲可餘一歲之畜臣聞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必有非常之主然後立非常之功

願陛下留神慮上異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爲博
士諫議大夫是時史高與治尚書事而蕭望之爲副
然望之名儒有師傅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
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
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休擧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
所聞以將軍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擧不過私門
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
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擧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
之古人疾其如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
賢難得故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故曰飽不俟食咸
之甚者今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

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在幕府即學士
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是顯示庶衆名流
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爲郎中
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敞安上子中正敢言
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比於
史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形爲宦者自宣
帝見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委顯等望之
以爲尚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晏後庭欲
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朋華龍
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許史
因求見上怨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望

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日令二人
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
大臣謗毀親戚欲以專權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詔
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爲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
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出望之等令視
事顯恭因令史高言上曰陛下新即位未有德化聞
於天下先驗師傅既下獄又虛出之宜因決免之於
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敞連坐皆免而朋龍爲黃
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
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
望之不已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厥功

茂矣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上
方欲以望之爲宰相會望之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
將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
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
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
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恩德終不坐非
頗屈於牢獄抑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
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
召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候者至望之
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

生朱雲素剛直好節士欲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備位宰相年踰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拊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太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關內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冢竟終世望之八子育咸由伋皆至九卿育初爲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殿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劍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後曹遂趨出欲去官明旦會詔召入拜

司隸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有冠距鳴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以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既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各爲一家世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誅賞其有寇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世世盡無違盟昌猛與單于登弼水東山刺白馬以月支王頭所爲飲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雖北猶不能爲害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博謀羣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盡美矣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強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德頌聲並作及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內叛孝文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爲程騎行五十里爲程朕乘千

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勑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卻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爲八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鬭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傍招神魂於萬里之外廓地泰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之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

以往時羌渾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踰千里
費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今
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
幽冥之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往古則不
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本非冠帶之國禹貢
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宜廢之無以為上以問丞
相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萬年以為當擊之定國以
捐之議是上乃罷珠崖郡民欲内屬者處之不欲者
勿強上數見捐之言多納用後為石顯所毀稀復得
見其後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於上捐之欲因求見
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蘭京兆尹立可得我前後

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嘗言興踰薛大夫我易
助也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甚遠捐之曰令
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兆尹郡國之首尚書
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石顯上所
信用今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捐之因與興共為奏稱
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議白之乃下興捐之
獄有司劾捐之興懷詐偽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
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
災本志以為白鶴館五里定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
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逸遊不正之臣勿在正位
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

封故海昏侯賀子為侯六月詔曰朕惟衆庶之饑寒
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
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
陽者各三人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
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太官無
日殺所供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觝
戲上林宮館希幸御者齊三服官北假官田鹽鐵官
常平倉博士弟子無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凡七十
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
為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筭口錢令民生子

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加困産子輒不舉甚可痛之
宜令令兒生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十二乃筭又奏
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罪入粟者補吏是以國亂民
貧盜賊並起郡國長法則使巧能欺上府者以為右
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苛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便巧者尊於朝悖
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為犬豕財富勢足是為賢耳
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
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宜除贖罪
之法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罪無但免官則
貴孝弟賤賈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十有二月

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初
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
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
焉時諸葛豐爲司隷劾舉無所廻避京師爲之語曰
間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不
奉法度賓客犯法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
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獄收章窘迫馳車去豐
追之章因而入宮自歸於上豐亦上奏因收奪豐節
司隷去節自豐始也

前漢孝元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前漢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荀悅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免雲陽徒賜民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
田租上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言竊見關東
困極民人流移陛下日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
馳騁干戈縱姿於野不卹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
還宮詔丞相御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
月隕霜殺麥苗詔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佞人在位
指人壅蔽民漸俗薄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
令厲自新各務農畝無田皆假貸種食吏賜六百石
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
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秋七月己未大司馬車騎將軍
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上自酹祭宗廟出便門欲御
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曰大夫
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頸以血汙車輪陛
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曰土聖臣
直從橋安乘船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
如是耶乃廻橋廣德病賜安車駟馬免辛亥太傅韋
玄成爲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
馬車騎將軍接者宣帝舅王無故之子也冬十有二
月丞相于定國賜安車駟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尚

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而有行永以選尚焉周堪復爲光祿勳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任而石顯等數譖毀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磬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之開基西郊雜集衆賢莫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昆忿爭之訟周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歡於外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麰下至

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邪議瀉瀉相是而背君子其詩曰瀉瀉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諸愬其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此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

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見三野鷄夜鳴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中國三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冬麋有蜚鸜鵒來巢晝晦冬無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雷電失序水旱饑饉蝗螽俱出衆災並起當此之時禍亂輙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

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義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乖忤分曹爲黨更相誹愬不可稱言是以災異並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衰周之迹脩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令行善政而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者賢人退群枉盛者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毀流言

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並宦於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與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故以大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信任旣賢在於堅固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爲朋黨禹稷皐陶更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而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於朝故易曰見龍在天大人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交戰之內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見誡災異所以重至

也自古聖王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方之誅孔子有兩觀之誅今以陛下之聖明宜深思天地之心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卦覩雨雪之詩歷唐周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宜放遠佞人之黨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明去就則百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書而愈與許史比周而怨向向等遂禁錮十餘年初上內重周堪而患諸譖愬無所信時長安令楊興嘗稱舉堪上欲以爲助乃問興曰朝臣不可光祿勳何也興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旨曰非獨不可於朝廷

自州里亦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毀骨肉議者以爲當誅故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也今宜如何興曰臣愚以爲賜爵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忘師傅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由是疑焉又惜其才乃遷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傅朕論議正直憂國之心以不阿尊事貴孤特寡助黜退徃者衆臣每有災異訖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衆亦晻然堪治郡未朞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說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明也其復徵堪拜

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堪病卒而顯遂譖張猛令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旦聞已者乃時還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出使自白日恐後漏盡還請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人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下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妬嫉欲陷害者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誠不能以一身快萬衆任天下怨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上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貲至萬數初顯殺望之知天下怨已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之明進賢不妬望之其設變詐以自解免皆此類也顯

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心欲附之因薦奉世中子謁者逡為侍中逡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怒免逡歸郎官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薦昭儀兄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上曰然昭儀兄也恐後世以陛下越度衆賢私後宮之親上曰善吾不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皆以內寵貴我獨以內寵賤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偽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欲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祿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一物不稱則榮辱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

為丞相左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弘所在著名迹法度條教為後世所稱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六月詔曰元元之民困於饑饉朕為民父母德不能覆而加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失者博士匡衡上疏曰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尅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皆在本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倣效之宜正之本朝使海內昭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治性情之道必強己之不足而審己之有餘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偽巧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矣今俗吏致治不本禮讓而尚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

而今日赦令明日犯出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
赦之刑猶不息是時赦令數故衡對及之
荀悅曰大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
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
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
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
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群賊
並起加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
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
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捨獲
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蹙將爲群盜或刑政失

中猛暴橫作怨枉繁多天下憂慘群獄姦昏雖得而
治承此之後宜爲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
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秋七月西羌反遣右
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也徙杜陵初
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爲名臣矣上議出兵奉
世曰虜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倍用六萬然羌衆弓
矛之兵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矣奉世曰國
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之心今以萬人分
屯數處虜見兵少必無畏懼戰則兵挫守則不足如
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會臣恐中國之役
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

決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
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又別遣
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羌虜衆多漢兵爲羌所敗殺
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
千乃足上乃大爲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爲奮
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不
聽遂並進兵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八
月天雨草如莎相摎結如彈丸是歲有獻雄雞生角
者本志以爲黃龍元初末光雞變三見王氏僭位之
萌也黃龍元年而宣帝崩上即位皇后將立應是正
宮之中雌雞爲雄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萌而未成

也元初元年封王婕妤父爲丞相由內史禁爲平陽侯
婕妤立爲皇后故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即
丞相內史女之應也伏子者明已有子將距者尊已
成也以永光二年禁薨子奉嗣侯爲侍中衛尉始見
用雄雞生角明布威行權從此始也卒成篡之漸矣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內侯食
邑五百戶三月立皇太子康爲濟陰王夏四月癸未
大司馬王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許嘉爲大司馬車
騎將軍嘉上之元舅即廣漢弟延壽之子廣漢無子
嘉奉其祀冬十有一月巳丑地震雨水大霧復鹽鐵
官博士弟子員以用不足民多復除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雍祠五時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臣布職則群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闇於王道夙夜憂懼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虛進事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詩不云乎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罷衛思后園及戾后園冬十月乙丑罷祖廟在郡國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皆親盡宜

毀及郡國廟不依古禮宜正未及施行而禹卒於是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弘等十七人皆曰臣聞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惟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於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大義也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祀置吏守而已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原上以為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之義恭從郡國民

以奉園陵今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分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災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無有搖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還冬上幸長楊布車騎大獵十有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園是時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

太祖繼太祖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焉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親盡而毀成王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從毀以行為謚而已臣愚以高祖受命定天下宜為高帝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文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是宜皆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

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德化茂盛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等十六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序昭穆猶立廟而已世宗留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隕於梁國六三月行幸雍祀五畤秋八月有白蛾群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上幸虎圈鬭獸後宮昭儀等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及上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婕妤曰人情驚懼何

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歎而嘉之傅昭儀甚慙由是與婕妤有隙婕妤即右將軍馮奉世之女傅昭儀者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上爲太子得進幸爲人有才畧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甚寵有男是爲定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宮故曰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號自此始也

前漢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前漢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　荀悅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上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爲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興母婕妤爲昭儀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字君明東郡人也爲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今何以驗之不賢上曰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

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危亡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饑饉盜賊不禁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言謂石顯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是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試用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爲刺史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

欲以房爲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爲郡守房白請歲盡得乘傳奏事上許之房旣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衰去太陽清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獨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爲執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危此上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白詔止房無乘傳奏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交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房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

道也今湧水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事有正生者非刺高而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先趨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効而死惟陛下無使塞涌水之災異當正生之必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蒙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離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己丑有還風盡辛卯而太陽復侵危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用事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去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

去月餘竟徵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爲淮陽王求入朝謂房曰淮陽王入朝可以爲助因使房爲淮陽王求入朝奏草又房爲上道幽厲之事出對御史大夫鄭弘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詿誤諸侯闚導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房治易事梁人焦贛贛爲外黄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說長爲災變分爲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

鄭弘坐與房言免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太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韋玄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

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延壽陳湯矯制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強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支不肯奉詔而困辱漢使上書驕慢曰康居困危已久願歸強漢是湯與延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震今烏孫脅大宛欲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郅支分離所在絕遠無城郭強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

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
諸國兵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劒叱延壽曰
大衆已集竪子欲沮吾衆耶延壽遂從漢兵合四萬
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即引
兵分爲六校尉其三校尉從南道踰葱領經大宛其
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救之
數奔營不利輒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城
漢兵四面推櫓楯並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
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
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
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爲延壽湯擅興師

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
事皆不與湯故正宗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
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
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攬
城郭之兵出萬死之計入絕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
重城搴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
昆山之西而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
首來賓群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
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之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
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
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折首詩

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
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
爲遠況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項之
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糜
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四十匹雖獲宛
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爲萬里之伐
不錄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威於大宛郅支之
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不
費斗儲比於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
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
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

事之功則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痛之上於是赦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爲宜城
侯湯爲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爲長水校尉湯
爲射聲校尉延壽北地人也本爲羽林士超逾羽林
亭樓以材力進湯字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
平侯張敞舉湯爲茂材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坐下獄
論敞舉非其人削戶二百會敞薨諡曰繆侯湯立功
西域世以爲張敞知人初宣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
奉世以爲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
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
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道

諸國已降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鄯
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
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
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
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世
以爲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
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使有
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今封奉世關内侯後奉使者競
逐利要功於夷狄爲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
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
前功曰比罪則郅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

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爲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
爲禍深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
世獨不見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
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爲前世事不錄
荀悅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
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
先王之所愼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
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
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郅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
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震山崩壅灞水安陽

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
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夏六月庚申復戾后園壬
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
昭靈后武哀王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
譴罷郡國廟園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召問丞相
匡衡議欲復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
言禮正咎在臣衡當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盡禱諸
廟上疾久不平皆復修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
吏民伐斷之其夜樹自復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請妻

漢女以自親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爲閼氏
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爲
便郎中令侯應以爲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
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
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
武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漢北建塞徼起亭隧
築外城而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
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
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邊境長老言匈奴失陰山後
過之無不哭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
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

辱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燧今纔足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義禮之則刑罰之禁臣愚猶禁犯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設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單于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其子孫貧困一日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婢奴愁苦欲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奈邊候急切何時有走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間稍稍卒徒築治費功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一切息徭役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障塞敗壞亭戍滅絕當發戍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得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爲冠害故爲制度以

專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藝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后無寵上有意欲立定陶王爲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史丹者悼皇后之舅史恭之孫爲侍中護太子家於是丹進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是則陳惠李欽高於匡衡可爲相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涕泣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愛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張譚爲御史大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廟園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匡

衡復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不蒙福請悉罷於是毀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太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廟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及其黨皆免官顯徙居故郷濟南憂懣不食道病死顯之歸也留其器物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禍萬氏反當爲福耶章者長安大俠爲京兆尹門下督嘗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趨揖章莫與　京兆尹言者後京兆尹不復從章章既游俠亦得顯力及王尊爲京兆尹誅豪桀乃殺章

荀悦曰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開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

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己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先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

其仁心文德足以爲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累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

引爲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

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涖之則民不敬也嚴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末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略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贊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
自度聲曲分別節度窮極要妙少好儒術及即位徵
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
義優游不斷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
人之風烈

前漢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

前漢孝成皇帝紀一卷第二十四　荀悅

皇帝以宣帝時生號曰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
驁字太孫帝置左右三歲而宣帝崩及爲太子嘗被
急召不敢絕馳道行元帝遲之以狀對帝悅乃著令
令太子得絕道行自此始也六月乙未即皇帝位元
舅侍中衛尉平陽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
事有司奏言乘輿狗馬禽獸皆非不宜以葬奏可秋
七月孝元皇帝葬渭陵冬十有一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祖宗悼考廟災本志以爲
悼考廟不正不宜立王鳳秉政不正之象也故立河
間王弟良爲河間王有星孛於營室罷上林詔獄二

月賜諸侯王以下至吏二千石黃金吏千石以下至
二百石宗室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
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戶牛酒粟五斛大赦天下右將
軍長史姚尹使匈奴還去塞百餘里暴風火起燒殺
尹等十餘人封舅王崇爲安城侯賜舅譚商立根逢
時五人等爵關內侯王鳳兄弟八人第二曰曼早亡
不侯夏四月黃霧四塞終夜下著地如黃土塵上問
羣臣諫議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以爲陰氣侵陽氣
之象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
而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爲見異以譴失行言者以爲
然鳳於是乃懼上書言陛下初即位思慕諒闇故詔

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
有孛星赤黃之異咎在臣鳳伏願顯戮以謝天下今
諒闇日大義皆舉宜親覽萬機以當天心因乞骸骨
辭歸上報曰朕承先帝盛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
以陰陽錯繆日色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
躬今大將軍引過自欲辭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
大司馬官是明朕委任大將軍庶幾有益其專心固
意輔朕不違六月有蠅數萬集未央殿中朝者坐秋
長信少府邵信臣奏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二十五
所又奏冬生菜強加溫火非時而生人不宜以供奉
養信臣字翁卿九江人也始為南陽太守乃為民與

利開通溝渠水門灌溉三萬餘頃禁止嫁娶送終奢
靡其化大行吏民親愛之曰邵父上賜信臣黃金四
十斤遷河南太守治化常為第一遂入為少府八月
戊午有兩月相承晨在東方京房易傳曰君弱而婦
人強為陰所乘則兩月並出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
缶出於文昌宮光燭地長四五丈委曲蛇形以貫紫
微宮冬十有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匡
衡之議也衡奏議曰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承天之
序莫大於郊祀祭天之南郊就天之義也祭地之北
郊則陰之象也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
立泰時今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

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狹
百餘里汾陽即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
所宜數乘郡縣治道供帳吏人困苦百姓煩費勞所
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殊未合於承天之意也昔周文
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洛邑各因其居宜可徙郊長
安又言郊柴饗地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
雲門以俟天神歌太蔟舞咸池以祀地祇其牲用犢
其席用藁秸其器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以為神祇
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故尚
質貴誠以彰天地之德今甘泉紫微殿有文章刻鏤
黼黻文繡之飾又致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輅騂駒

偶人龍馬之屬皆宜勿修又雍鄜密上下時及陳倉
寶雞祠本秦侯以其意所立非禮也及北時皆高祖
未定時立不宜復修奏可本志初秦文公獵於汧渭
之間卜居而吉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於地其口
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宜祠
之於是作鄜時郊祭白帝焉文王獲古石金於陳倉
北坂上祠之其神常以夜下光輝如流星從東南來
集於祠壇至地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雉夜雊名
曰陳寶其神或歲數來或歲不至後秦文公作密時
祠青帝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祠黃帝作下時祀
炎帝及高祖自漢中東擊項籍入關問羣臣曰吾聞

天有五帝今所祠有四何也羣臣莫知其說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曰北畤而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宗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及鳥獸豺獺有祭是以皇王爲之典禮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使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瑞災禍不至及乎末世饗祀無度昏黷齊明而神不蠲嘉瑞不降而災禍至矣昔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祠爲社烈山氏王天下有子曰柱能播殖嘉穀故祠爲稷虞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徧於群神又巡於四岳而柴祭焉及殷之十三世帝武丁祭之明日

有雉登鼎耳以雊武丁懼而修德旁得傅說版築以爲相殷道復興號曰高宗其後五世帝乙慢神悖禮震死及至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其門戶井竈中霤是謂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淫祀有禁及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先王正人事而已不苟求福於神祇不由其道則神不饗也又有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獄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八祠所從來久矣莫知其所起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祀上過則因祀之去則已長安南北郊之日有大風拔甘泉泰時中木十圍以上者皆出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二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有神光並見閏月以渭城延陵亭爲初陵詔舉賢良方正二月北宮井水溢出南流元帝時童謠歌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本志以爲陰象春秋前有鸜鵒之謠後有來巢之驗卒有昭公居外之應

井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象王氏之應又有童謠歌曰邪徑敗良田讒巧害忠臣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本志爲桂樹色赤漢家之象不實無嗣也黃雀王氏之象顛將有漢室辛丑上始祀后土於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大將軍許嘉女也罷少府技巧官夏大旱東平王牟有罪削二縣秋罷太子博望苑賜宗室朝請者減乘輿廐馬丞相匡衡又奏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祀或疑無明文不可奉祀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祀請罷之又奏高帝武帝宣帝所立山川羣祠凡

百二十餘所非典皆罷之候神方士使者副使待詔七十餘人皆罷歸

三年春赦天下囚徒賜孝弟力田爵三級諸逋租賦賑貸勿收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京師人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號呼長安中大亂上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爲太后及上與後宮可御舟船令吏民百姓上長安城羣臣皆從王鳳議王商者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入城郭今政治和平何爲當有大水一旦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民上城重驚百姓耳止乃止有頃長安中稍稍自定上歎美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甚

慙自恨失言渭城女子陳持弓年九歲走入城門入未央宮掖庭殿門門衛者莫見至句楯禁中覺而得本志以爲民以水相驚者陰氣盛也小女入宮殿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後有王莽篡天下陳氏之後也秋八月癸丑大司馬將軍許嘉賜金安車駟馬免御史大夫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爲御史大夫十二月戊申朔十有蝕之其夜地震未央宮中詔舉方正直言極諫長安人谷永者衛司馬谷吉之水對策曰災異之發各以象其類日蝕須女之分地震宮墻之內二咎同日發厥咎不遠意者陛下志在閨闈不卹政事舉措失中內寵大盛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宴私之志放淫溺之樂罷倡優之笑絕不饗之義循禮而動力行不倦無淫於酒色無逸於游畋未有其身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婦之際安危之機也昔舜釐正二妃以崇聖德幽王惑於褒姒而周室淪亡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不專妬賤者咸進各得其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勿預政事以遠皇甫之類損女黨之權未有閨門理而天下亂者也夫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

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退功則亂誠審思知人之術論才選士必稱其職明度量以旌其能考功實以定其德無以比周之虛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擁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妄進小人日消英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無乖叛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天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而天下分崩離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誠宜選溫良尚德之士以親百姓以治民命務省徭役不奪民時使咸安土樂業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未有德厚

吏良而民叛者也此五者王政之綱紀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誡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恭御六沴旣侵六極其下惟陛下留神大將軍武庫令杜欽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春秋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妻不承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睹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邊陲夷狄無逆禮之節此殆爲後宮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宮中之部其夜

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爲患者陛下內推至誠深思其變則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神聽於庶事奢侈縱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欽字子夏目偏盲與茂陵杜業同姓字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爲盲子夏欽乃作小冠以自別於是更謂欽爲小冠子夏欽素依附王氏說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繼嗣重祖宗者也必卽擧求窈窕之女不問其色所以助治內也姪娣雖缺亦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無厭女德無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

云或四三年言逸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源不可以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公被納讒之謗申生受無辜之罪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宜因初始之隆尊九女之制爲萬世之法夫少戒之在色小弁之作可爲寒心鳳白太后太后以爲故事無之鳳又不能立制度修故事而已越巂山崩丁丑丞相匡衡免初封樂安鄉侯以閩陌爲界初元年誤以平陵陌爲閩陌多四百頃積十餘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言丞相府衡諷掾屬郡不從

故所郡卽復以四百頃付樂安鄉侯衡收租穀有司奏衡監臨守主車地盜土於是坐免爲庶人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爲農夫家貧好學傭作以供養用尤精力過絕人善說詩衡子咸亦明經術位歷九卿四年春正月癸卯有石隕於稾四隕於肥累二罷中書宦官初置尙書員五人三月甲申左將軍王商爲丞相夏四月雨雪五月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轅豐於殿中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沉溉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敗毀官寺民屋廬四萬所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桐柏尤多巢中無子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

決不憂職自殺壬戌少府張忠御史大夫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嘉其功拜爲光祿大夫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是歲京輔都尉王尊領京兆尹尊字子贛涿郡人也爲人果勇初爲護羌校尉送軍糧而羌反絕糧道羌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突羌虜得免後爲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棘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行部至阪上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阪邪吒其御者驅之曰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居部二歲徼外蠻夷皆歸附會坐事坐免官會南山

羣賊數百人爲吏民害發校尉將射士千餘人捕逐歲餘不能擒於是以尊爲京輔都尉領京兆尹事旬月之間盜賊清平乃以尊復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殺白馬祠水神親執圭璧使巫策祝禱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求之尊宿隄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走惟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稍却上嘉尊勇節秩尊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

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復株絫單于遣右賢王伊邪莫演奉獻來朝正月既罷使者送至蒲阪伊邪莫演言我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復還歸公卿議者咸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單于屈體稱臣奉使朝賀無有二心而今反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開有罪之臣絕慕義之君假如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人詐降以卜吉凶如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或使者詐偽反間欲因其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安危之源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不如勿受上從之問其降狀曰我病狂妄言耳遣歸復位如故又不肯令見漢使二月庚子泰山桑谷有鳶焚其巢巢然墮地有三鳶鷇燒死長安男子石良劉歆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在室中擊之爲狗

而走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之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夏四月乙亥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光祿大夫劉向曰四月交於五月同於孝惠日同於孝昭東井京師地且說其占恐害繼嗣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官并大鴻臚官秋九月復太上皇廟園是時刑書煩多上詔曰周之甫刑大辟之屬有二百今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所以夭絕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其審核之務惟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法度徙學細

微小事以塞詔書而已本志曰昔周五刑之典墨罪
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
刑平國用中典者至穆王命甫侯作五刑以詰四方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
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稍稍煩
多矣及至戰國韓任申不害秦用商鞅起連坐之法
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爲鑿顚抽脅鑊亨之刑
而法禁等酷矣至高祖初入秦約法三章號爲寬略
網漏吞舟之魚然時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族者先
黥劓左右指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
罵詛者有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高后元年除三

族罪至於孝文遂除肉刑而斬右趾者棄市斬左趾
者笞五百劓罪笞三百率不勝笞多死孝景詔定捶
令笞者乃得全及孝武之時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
是使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
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有姦猾巧法
轉相比況死罪決事比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
書盈於机閣典掌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駁
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
欲陷則與死比宣帝即位深悼之始置廷尉平元帝
初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
易避今法律煩多自典者不能分明而欲以羅元元

之不逮斯豈刑之中哉其議定出令及主孝成重卜
明詔及公卿卒不能定皆荀卿言曰俗說曰古有象
刑無肉刑是不然矣以爲古之人莫觸其罪邪豈獨
無肉刑哉亦不用象刑矣若有重罪而直輕其刑是
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畏
亂莫大焉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
罪不祥莫大焉所謂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苗
卿之言既然今之除肉刑者本欲以全人也今去髡
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其本意矣故死
者甚衆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吏
爲姦賊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懲也故刑者甚

衆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死刑既重而
生刑太輕民易犯之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
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治不可勝條是以網
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慢由刑不正之故宜原其
本刪定律令正其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觸死者
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盜吏受財枉法者皆從古刑
詆欺文致細微之法悉蠲除之如此則刑可畏而禁
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民命全矣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
鼓音工十三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爐分
爲十一爐中消鐵散如流星飛去夏四月楚國雨雹

大如釜六月封舅禁為平陽侯莽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同日受封故世為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職盈滿朝廷政事皆決左右常薦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才上召見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取衣冠臨當拜左右曰未知大將軍首意上曰此小事何須聞大將軍左右叩首固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當權用事如此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刺史太守相皆出其門時五侯羣弟競為奢侈起治第治百姓歌之曰五侯俱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其奢汰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各有所親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各得其歡心交結士大夫無所不傾護醫者子也為人短小精辨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時人為之語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其甚見信用也及護母死送葬引車至二三千乘閭里為之語曰五侯治喪君卿為天水太守免歸家大司馬王商親枉車騎至其閭巷弔問之是時谷口有鄭子真西蜀有嚴君平皆修行自保非其食不食鳳慕其名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屈君平卜於成都市以卜筮為業而可以惠人人有非正之問則依蓍龜以言利害與人子言依

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各因其勢導之以善曰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或曰閒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帷而授老子經博覽無不通依老子之言著五十餘萬言李疆為益州牧將發京師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為吏矣雄曰君備禮而待之其人可見不可屈也疆以為不然及見君平不可屈之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可謂哲矣

前漢孝成皇帝紀一卷第二十四

前漢孝成皇帝紀二卷第二十五　荀悅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詔曰孝弟仁慈在國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其封囂子勳爲廣戚侯二月丙戌犍爲地震山崩擁江水逆流秋八月乙卯晦日蝕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人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國田何子裝及秦焚詩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漢興田何以易授民故言易者本之田何爲菑川人楊叔傳其學武帝時爲大中大夫由是有楊氏學梁人丁寬受易田何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著易說三萬言寬授槐里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讎爲博士喜爲丞相掾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此三家者宣帝之時立之京房授易於梁人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劉向校易說皆祖之田何唯京房爲異黨不與孟氏同由是有京氏學元帝時立之東萊人費直治易長於筮無章句徒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沛人高相略與費氏同專說陰陽災異此二家未立於學官唯費氏經與魯古文同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爲秦博士及秦焚書乃

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行遣晁錯往授之千乘人歐陽伯和傳其學而濟南張生傳尚書授夏侯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氏頗與勝異由是爲大小夏侯之學宣帝時立之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詩始自魯申公作古訓燕人韓嬰爲文帝博士作詩外傳齊人轅固生爲景帝博士亦作詩外內傳由是有魯韓齊之學趙人有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作詩傳自謂得子夏所傳由是爲毛詩列於學官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八篇多不備魯人徐生善爲禮容文帝時爲禮官大夫宣帝時爲少府后倉最爲明禮而沛人戴聖戴德傳其業由是有后倉大小戴之學其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壁中猶未能備歆以周官十六篇爲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樂自漢興制氏以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但紀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公等共采周官與諸子樂事者乃爲樂記及劉向校祕書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獻王記不同春秋魯人穀梁赤齊人公羊高各爲春秋作傳景帝時胡毋子都與董仲舒治春秋公羊皆爲博士瑕丘人江公治穀梁與

仲舒議春秋不及仲舒武帝時遂崇立公羊而東平嬴公受其業昭帝時爲諫議大夫授魯國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彭祖授顏安樂由是有顏嚴之學沛人蔡千秋治穀梁與公羊家並議帝前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議大夫遂立穀梁始魯人左丘明又爲春秋作傳漢興張蒼賈誼皆爲左氏訓劉歆尤善左氏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後復皆廢及論語有齊魯之說又有古文凡經皆古文凡書有六本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有六體謂古文奇字篆書隷書蟲書也秦時獄官多事省文從易施之於徒隷故謂之隷書昔周之末孔子旣歿後

世諸子各著篇章欲崇廣道藝成一家之說旨趣不同故分爲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農家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明敎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明成敗興廢然後知秉要持權故尚無爲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以授民時者也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正名也墨家者流蓋出於淸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尚儉宗祀嚴父是以右鬼神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順四時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以尚同縱横家者流蓋出行人之官遭變用權受

命而不受辭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各引一端高尚其事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捨所短取所長足以通萬方之畧矣又有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街談巷議所造及賦誦兵書術數方伎皆典籍苑囿有采於異同者也劉向卒上復使向子歆繼卒父業而歆遂撰群書而奏七畧有輯畧有詩賦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伎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是以來稍稍復增集

荀悅曰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

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宜敎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爲道德垂之後世則爲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誼以亂大倫於是微言絶塞議繆爲故仲尼畏而憂之詠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夫潜地窟者而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炤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並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

損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
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分方九流區
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
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
賈逵各爲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
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
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
經意由是兖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
行於世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
道義難明而古之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

者多好尚好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也是時夜郎王
興與句町王及各諸外國更相攻伐遣大中大夫張
匡持節以和解之興不承詔命刻木爲漢使而射之
於是以臨邛陳立爲牂柯太守立喻告興興不從命
立奏請誅之而未報立從數千人出行縣至興國且
同亭召興興以從邑各數百人詣立責數興因斬興
頭邑君曰誅無狀請出曉士衆皆釋兵降句町王等
其王震怒乃入粟牛羊以勞士衆立還歸郡興妻父
翁指與興子務邪收餘兵迫脅旁邑立奏募諸蠻夷
與都尉長吏攻翁指等蠻夷共斬其首以降西夷遂
平會巴蜀郡多盜賊徙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

爵左庶長後徙天水太守勸耕農爲天下最賜黃金
四十斤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
坐未央廷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盛大容貌
絕人單于見商謁拜商起離坐與言單于仰視商容
貌遷延却退甚畏敬之赦天下二月單于罷歸三月
癸丑朔日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孟嘉等行決河
所傷敗不能自存者賑貸收葬之壬辰長陵臨涇岸
崩壅水夏四月壬寅丞相王商免王鳳既以議水事
恨商而瑯邪郡有災害商按太守楊彤鳳爲彤請商
不聽遂奏免彤而按果寢不下鳳由是重怨商乃令

人誣告商與父侍婢姦商女弟淫逸使奴殺其夫又
疑商教殺之上欲勿治鳳固爭之遂收丞相印綬商
免三日發病歐血死
荀悅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
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爲慨恨爲婕好之當
能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商左右也惻怛於
心將以救上而傳昭儀以爲隙皆至於死眞可痛乎
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將是以昔人所以自
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
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
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本

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枉而況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況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是以甯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怨而自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為曲斲方為圓穢素絲之潔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蘧伯玉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夏六月丙

午光祿大夫張禹為丞相禹字子文河內人上為太子時禹為博士以論語孝經授上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上皆賜爵關內侯禹為人謹厚然內殖貨財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高腴上賈財物皆稱是庚戌楚王囂薨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三月赦天下冬京兆尹王章下獄死章泰山人也好節義敢直言元帝時為左曹中郎將為石顯所排免上即位大將軍王鳳專權舉章為司隸校尉貴戚皆敬憚之以選為京兆尹章雖為鳳所舉疾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召見言鳳誣罔不忠不堪任用上悟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吾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鳳時鳳弟侍中王音私聽之告鳳鳳懼稱病就第乃上書乞骸骨辭旨甚哀切太后聞之流涕不食上少而親鳳亦不忍廢鳳復起視事先是鳳進小婦弟為美人已嘗適人章以為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以正世而鳳進已出之女不忠不敬於是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薦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比上於夷狄非所宜言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徙合浦初章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子辭訣涕泣其妻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者誰逾仲卿也

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其鄙也及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事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及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泣曰我君死矣獄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章果已死衆庶愍而痛之先是王尊為京兆尹及章死王吉子駿為京兆尹皆有能名故京兆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九江人梅福以布衣因縣道上書言變事曰故京兆尹王章質性忠直非有反逆之辜而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君臣皆知其非罪然不能爭天下以言為戒此最國家之大患也羣臣順旨莫有執正

何明其然也試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
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可見矣方今
君命圮絕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盛隆漢與以來
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親親之道全之爲
右當以賢師良傅教以孝弟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
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後
福又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越職也位
卑而言高觸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鎖橫分
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全身死之日尸未腐而名
滅雖有齊景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
石之階陟丹霄之塗當戶牖之法坐展平生之愚慮

雖無益於當時有遺於後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
以忘味也昔武王伐紂未及下車而存五帝之後封
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春秋經曰宋
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氏以其存祖位尊之
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非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
禮亦宜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而況聖人又殷
之後哉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
以聖人之德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
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
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則追聖人之素功封其子
孫未有法也若能爲之後世必以爲法不滅之名可

不勉哉福自以疏遠又譏切王氏前後數上書輒不
見納及後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
爲僊去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變姓名爲市門吏
二年春寒失節三月赦天下御史大夫張忠卒夏四
月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爲御史大夫五月除吏八百
石五百石秩秋關東大水八月甲戌定陶王康薨
三年三月有石隕於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
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
國遣丞相長史丞逐持以軍與從事皆伏辜秋八月
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鳳病篤上臨問執其手
垂泣曰將軍而有不諱平陵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

泣曰譚等雖於臣至親行皆奢侈不如御史大夫音
謹飭臣敢以死爭之初譚嘗倨不肯事鳳而音恭敬
鳳爲之鳳薨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秉政而譚鎮城
門兵音以從舅越次小心親職上嘉焉封安陽侯而
譚見音越度與音有隙不受城門職而薨上閔悔之
乃令成都侯立作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大將軍
府郎中魏郡杜鄴說音曰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
報祥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
角弓之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
母弟春秋譏焉周邵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不
以聖德獨兼國寵分職於陝並爲輔弼故內無怨恨

之際外無輕侮之嫌俱饗天佑兩荷高明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明詔所以優寵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誼必與及之昔魏文侯悟大雁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供一飯之饌而將相加歡所接雖在樞陛俎豆之間其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納其言而業後為涼州刺史冬十月丁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秋九月壬申東平王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少府薛宣為御史大夫二月壬午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

陵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不入者勿收三月庚戌丞相張禹賜金安車駟馬免夏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為丞相宣東海人也為人清淨有恩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然經術淺薄長於政事初為不其丞瑯邪太守趙貢者廣漢兄子謂宣曰薛君丞相德也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孝廉遂歷州郡所在樹名迹衆職修治及為丞相頗號煩碎而趙公兩子除為丞史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詔民年未滿十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冬黃龍見真定

二年春行幸雲陽二月博士行鄉飲酒禮有雉飛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雊後集諸府又集丞明殿門屋上大司馬音上書言災異天戒後日上詔音曰朕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邪對曰皇天見災異欲以戒人主不知誰為佞諂之計詿誤聖德左右阿諛者甚衆不待臣音臣音復諫如是而使陛下不覺悟大禍且至臣音當先受誅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痛之憂而終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何敢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是時上好為微行谷永諫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得臣天下故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

卑字崇聚僄輕無義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間畜私奴婢車馬北宮數挺身獨行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淆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於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昔虢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聞曰猶為失國而況王者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時太后及諸舅皆憂上無繼嗣數為微行故推谷永令切諫而為之內應詔舉敦厚行義能直言者又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餘戶於昌陵五月癸未有石隕於杜郵三六月立中山憲王孫宏為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大旱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乃止聞於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雉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畧等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云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冬十有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許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上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時數有災異谷永杜欽等皆陳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庭後宮椒房用度皇后上疏自陳以爲上誠太迫急上於是採言事者之意以報之曰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營室營室者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王氣之極白氣者西方之氣也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

廢氣於後宮者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出於文昌貫紫微官臨鉤陳此又彰顯前災著其內□也其後則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訛言相驚僮女入宮此陰氣盛溢違綱紀之應也鼠巢於野樹鳥聞其巢於泰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而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之上如鳥之處巢不卹百姓百姓叛而去之若鳥之自焚其巢也雖先快意悅笑後必號咷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亡牛耳故稱凶泰山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夏四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於東井東井京師地也巳土也亥水也明陰氣盛咎在

內也虧君體於戊巳著絕世於皇極於東井者禍敗及京都也變恠衆備未來益重成刑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侵屢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皇后其刻心秉德稱順婦道深惟無忽是時后宮多新愛而皇后寵益衰后姊安平侯夫人謁等爲后求媚道呪詛後宮姬娠者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而后廢處昭臺宮內親屬皆歸故郡山陽本志以爲是後趙飛鷰爲皇后姊爲昭儀姊妹專寵卒害皇子果絕嗣後上暴崩昭儀自殺皇后亦誅此災異之應非許后之咎也一曰王氏貴盛將生易代之禍云趙婕妤譖愬班婕妤挾媚道呪

詛上考問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爲善尚不蒙福爲邪欲何以望若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敢爲也上善其對而憐之賜黃金百斤班婕妤恐終必見危求供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初上遊於後庭嘗欲班婕妤同輦載辭曰觀古之圖書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褒姒之幸乎上善其言而止婕妤兄伯爲光祿大夫侍中上嘗設燕飲坐及學群諸侍皆引滿座中與伯談笑大譁時帷坐屏風畫紂醉據妲己上指問伯紂爲無道乃至是乎伯對曰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何有倨婦於朝所謂衆惡

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去式號式呼大雅所以留連詩書淫亂之戒原皆在於酒上慨然嘆曰嗟乎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因罷坐太后聞之爲涕泣而言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伯弟遊博學有儁才爲右曹中郎將以選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有子曰嗣顯名當世遊弟穉少爲黃門郎屬國都尉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

前漢孝成皇帝紀二卷第二十五

前漢孝成皇帝紀三卷第二十六　荀悅

四年秋雨魚於新都長五尺勃海清河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壞官亭民舍四萬餘所丞相御史李尋以爲陰氣盛溢水則爲之長故一日之内晝減夜增所謂水不潤下猶日月變見於天也應之以政災變自除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宜因其决且可勿塞以觀其勢河所居之處稍剖除自成水迹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財力寡於是止不塞冬鄭躬之寇侵廣漢衆且萬餘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旬月平遷護執金吾賜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淩室災戊午戾太后園闕災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二月河南都亭樗樹生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無髮耳京房易傳曰王者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爲人狀夏四月封趙婕妤父臨爲陽城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王莽爲新都侯莽幼孤貧獨折節恭約謹身學業平陽侯鳳疾以託太后而成都侯商願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多爲莽言者上由是賢之遂封遷光祿大夫侍中莽遂交結將相卿大夫救贍名士賑於賓客家無餘財故在位者更相推薦遊談者爲之言說故虛譽日洽傾其諸父矣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本長安

宮人後屬陽阿公主善歌舞號曰飛燕上微行陽阿
公主家見而說之及女弟俱爲倢仔貴傾後宮許后
之廢也欲立爲皇后太后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
數往來傳言勸太后立之先是諫議大夫王仁上疏
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太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
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
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
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以聖
王必審擧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亡
無監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一君以計勝色立爲后
皆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如是欲立

后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
則河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
長非一切畢夬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
非天下之母爲戲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
姬正言楚莊成覇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
竟立之諫議大夫劉輔諫曰夫妙選有德之士考卜
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之心猶懼或失之今乃
觸情縱恣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
於人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
爲主天人之所不與也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知其
非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之上怒使御史收輔繫掖

庭秘獄群臣不知所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
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諫
議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議大夫此其言
必有卓絕切至當於聖心者旬月之間收下詔獄小
罪宜隱忍如有大惡宜暴之理官與衆共之不宜因
于掖庭秘獄公卿已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
人有懼心莫敢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
風也臣等竊傷之上乃徙繫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
爲鬼薪終於家趙皇后既立寵乃少衰而弟絕幸爲
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壁髹漆切皆銅沓黃金塗白
玉階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具飾之自有宮室已來

未之有也初謠曰燕燕尾涏涏張公子時相見木門
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本志以爲燕
者飛燕木門蒼琅根宮門銅鍤也言其將尊貴也張
公子謂富平侯張放也即安世之孫父臨上敬武公
主故以公主子開明得幸嘗與上遊臨俱適陽阿公
主家而見飛燕故曰時相見放娶皇后女弟上爲供
帳賜以甲第及乘輿服飾兩宮使者冠蓋相望不絕
賞賜以千萬數號爲天子娶婦皇后嫁女甚爲貴寵
安世到臨世履恭儉臨毋登閣殿嘗歎曰呂霍爲我
戒豈不厚哉唯放爲驕者是歲昌陵猶未就光祿大
夫劉向上疏曰昔黃帝葬喬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少

小舜葬倉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析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高四尺遇雨而崩延陵季子之適齊而反其子道死葬於嬴博之間穿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皆微薄矣非苟為約誠便於禮也至吳闔閭違禮厚葬十餘年越發之秦惠

文武昭莊襄皆大其丘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陵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棺槨之麗不可勝原項籍發掘其墓後牧童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其棺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禍內離牧豎之災豈不哀哉故德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益微無德寡智者葬益厚發掘必速以此觀之昭然可見也今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以萬數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結於陰陽因之以飢饉臣竊悲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墳墓為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

智則不悅以示衆庶則苦矣若苟以悅愚夫淫奢之人亦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其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以崇劉氏之業而欲與亂秦之暴政競為奢侈比方丘壟悅於愚夫之目隆於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有司議曰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客土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功庸日以萬數至爇脂火夜作取土東山與粟同價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疲弊府庫空虛下至衆庶敖敖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勢高敞傍近祖考前已有十餘年功績宜還復故陵上知不就

秋詔罷昌陵

荀悅曰夫葬之侈也從來久矣是以直節遂志之士見其失而矯之武帝時楊王孫者學黃老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將終告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復吾眞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取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從命往見友人祁侯祁侯曰豈禮哉王孫曰蓋聞聖人因人之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是以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盡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土而明日見發此眞與暴骸中野何異夫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各反

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也其尸塊然獨居豈有知
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束絡口含金玉欲化不
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
宅由此言之焉用遠宅故聖王不加力於無用不殫
財於無益謂今費財厚葬皆爲歸隔至生者不知死
者不得是謂大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裸葬
焉立城陽孝王子理爲王秋八月丁酉太皇太后王
氏崩九月乙巳晦日有蝕之京師知之四方不見
二年春正月乙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
未夜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乙酉晦日有
蝕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對曰賦歛有不得所致

也四方見京師不見陰蔽也天戒若曰好治宮室大
增墳墓賦歛滋重百姓虛竭禍在外也元年日蝕京
師知之四方不見天戒若曰沈湎於酒君臣不別禍
在內也三月丁酉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御
史大夫王　卒京兆尹翟方進爲御史大夫秋八月
方進貶爲執金吾冬黑龍見東萊十月巳丑丞相薛
宣免十一月壬子光祿勳孔光爲御史大夫光字子
夏孔子十四世孫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
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高穿穿生
子慎斌斌爲魏相慎生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
子襄惠帝時爲博士長沙王太傅襄生忠忠生武武

生延年延年生安國位至臨淮太守延年生霸字次
孺元帝時爲太子太傅時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經
元帝立以霸爲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曰褒
城君給事中霸爲人謙退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
之上欲致之相位自貢禹之卒薛廣德之免輒欲拜
霸霸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弗用霸薨上素服臨弔
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册贈以列侯禮葬謚曰烈君
霸生光光爲尚書僕射職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
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而對不希上旨苟合亦不強
諫諍以是久見委信有所奏言輒削其草以爲彰人
主之過以訐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

其人聞知休沐兄弟宴語終不及省中事或問溫室
中樹皆何等木光默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重慎如
此執金吾翟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方進字子威汝
南人也初爲府小吏相於同郡蔡父父曰小吏有封
侯骨當以經術進乃辭後母至京師學後母憐其幼
隨至長安織屨以給之對策甲科遷議郎諸儒稱之
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陰構毀之方進伺常大都
講日遣生杏問疑義因記其說卒改意而親友後爲
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行馳道中司隸陳慶劾奏方
進沒車馬方進伺慶微過劾奏免官北地浩商殺義
渠長丞相請遣司隸與掾鄗部刺史逮賊司隸涓勳

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於諸侯之上尊王命也
今丞相欲遣宰士督察天下奏使大夫尊權作威其
悖逆順之理乃止方進於是伺覩微過劾奏勳左遷
昌陵令方進類免兩司隸朝廷憚之其任勢立威以
取世資皆此類也能探人主微旨以濟其事然方進
內行修飾事後母甚篤爲丞相後母猶存及亡既葬
三十六日除服視事以爲身被漢相不敢踰國家之
制在位公潔請託不行然持法深刻上行幸河南雍
祠五畤侍中淳于長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初將作
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常侍王閎數言昌陵不
可成長亦言之上以趙皇后之立也欲封長乃詔曰

常侍王閎前爲大司農中丞上言昌陵不可成朕以
長言下閎章公卿議者皆合長策長首建至策閎省
息大費民以康寧宜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閎前賜
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罷昌陵勿徙吏民萬年佞邪不
忠雖遇赦令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而陳湯
俱徙敦煌湯素與萬年相善昌陵之計湯與及之又
見黑龍或私問湯湯曰是謂玄門開上數出入不時
微行故龍非時出也是時丞相奏廢昌陵邑中屋奏
未下湯以爲上須順衆心昌陵亦恐復發徙也湯坐
非所宜言大不敬故徙先是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
王子也案驗實王子湯坐下獄當死谷永訟湯曰臣

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
服秦不敢闚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牧
夫戰尅之將不可不重也蓋君聞鼓鼙之聲則思將
帥之臣湯前出西域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
策慮愊憶義勇奮發興師猋逝橫厲烏孫逾其部賴
屠三重之城斬郅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
宿恥威振百蠻武揚四海自漢元已來征伐方外之
將未嘗有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破趙括以
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流涕今湯親秉
斧鉞席卷乘勝歃血千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
以言事爲罪無炟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

過宜爲人君者也犬馬於人有功尚加帷蓋之報況
國之功臣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
意而忘帷蓋之施愚臣庸淺謂湯卒從吏議百姓介
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上乃出湯奪
爵位爲士伍及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上書
願發諸城堡及敦煌兵以自救時大臣議數日不決
上召問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此無可憂也夫胡兵
朴鈍而不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
兵法客倍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勝
陛下勿憂且兵法輕行五十里重行四十里而會宗
欲發城郭諸兵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

兵也上曰其解可必乎湯知烏孫瓦合不得久故事
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
當有吉語至四日軍書至言已解矣湯既徙燉煌久
之議郎耿育上書訟湯與延壽為聖漢揚鉤深致遠
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臣係萬里難
制之虜豈有比哉今湯塊然被讒老棄燉煌令威名
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
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
威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哀哉
天子乃還湯京師
三年春正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夏大旱冬十一月復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寶雞祠上自以久
無繼嗣故復之上頗好鬼神四方多上書言祭祀方
術事谷永上說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
怪神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非仁義之正
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而稱奇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
報應無福之祀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曰
變化之術皆姦人惑衆挾邪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
聽其辭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若繫風捕影
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
萇弘欲以鬼神之道輔尊靈王而周室逾微萇弘死
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破

地削身辱國危及秦始皇甘心神仙之道而天下怨
叛漢興辛垣平齊人少翁欒大之屬皆言神仙鬼神
之事貴寵尊盛卒無絲髮之効皆伏誅往事之迹以
揆今惟陛下拒絕此類無使姦人有所闚闞上善其
言十二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殺陳留太守劫
掠吏民自稱將軍謀為大逆徒李譚等共格殺並等
皆封為列侯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
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
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逐捕汝南
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大司農賜黃金百斤時上不
親政事貴戚驕恣交通賓客臧匿亡命長安中群輩

殺吏受任報讐相與探丸為號赤丸殺武吏黑丸斬
文吏白丸主治喪城中暮烟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
乃選酷吏尹賞等守長安令得以一切便宜從事賞
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甓治為郗名曰虎穴乃
令吏民與籍長安中輕俠少年惡子弟無市籍商販
不作業而鮮衣盛服者得數百人一日悉掩捕皆劾
以通行飲食群盜賞親閱視之十置其一餘悉致之
虎穴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乃出其死者埋寺垣
外為表其姓名百日後令家得收葬賞所留者皆其
魁首或故吏善家子失意隨輕俠者於是舍其罪說
令立功自效者因親用為爪牙由是賊盜止息然道

路噓唏有哀聲矣賞爲江夏太守坐殘賊免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如雲陽行幸所過無出田租夏大旱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及未央宮司馬門皆災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昭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方今世俗奢僭罔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有奢侈逸豫務廣田宅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鍾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度吏民慕效故習以成

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宜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侯近臣宜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七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賜金安車駟馬免

前漢孝成皇帝紀三卷第二十六

前漢孝成皇帝紀四卷第二十七　荀悅

元延元年春正月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關亦然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門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門牡自飛壬戌王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三月行幸雍祀五畤四月天清晏然無雲殷殷有聲如雷有流星其首如瓶長十餘丈皎然赤白從日下東南行四面或大如杵或如雞燿燿而下如雨自晡及昏而止本志隕星而雨爲王者失勢諸侯起伯之異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時谷永爲北地太守方之官上使使問永所欲言對曰臣聞天生烝民不能自治而立王者道理之方制

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明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九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值六百之厄會加之以災異因之以饑饉內則有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外則有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籍之禍此臣所以爲陛下破膽寒心也願陛下正君臣之義黜群小媟瀆之臣修後宮之政抑遠嬌妬之寵常近婉順之行加惠失意之人懷柔怨恨之士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減損諸宮用度流恩廣施問民疾苦循行風

俗宜布聖德以慰元元之心防大姦之隙至誠應天則異禍消伏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意未專而私好尚存弗肯爲耳上甚感其言復以爲大司農而終黨於王氏每言無傷王氏之意專正上身與後宮而已四月光祿大夫劉向上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秦始皇之末及二世之初日月薄蝕山陵淪亡星辰出於四孟大白再經天無雲而雷枉失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庭都門內崩□□大人見臨洮長星孛於大角秦民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於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季夏有雨血日蝕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有太山臥石

自立上林苑中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也天狗夾漢而西行天久不雨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兆也故觀秦漢之易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然哉今日蝕在婁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振動此變之大也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強漢之宗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其事雖一二而記臣謹案圖上猶須口說願賜清閒之讌指圖陳狀上納之而終不能用時上無繼嗣災異浸數向謂陳陽曰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同姓末屬累世家國厚

恩身爲宗室遺老歷事三王上以我爲先帝舊臣當優禮吾吾不言誰當言者乃上封事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而常危莫不欲存而常亡此皆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一姓而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牣宇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出入不待報命擊斷自恣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稱舉者登進忤恨者中傷遊談者爲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不肯道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牙歷自上古已來未

有其比物盛則必有非常之變先見其微象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插地中雖孝昭立石起柳之異無以過此之明也夫事勢不兩大劉氏王氏亦不並立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外夫家而內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疏遠外戚皆罷令就第使王氏永存保其爵位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內外子子孫孫爲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則田氏復起於今六卿復起於漢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機事不密則

害成矣奏上上召見向悲嘆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以向為中壘校尉上欲用為九卿輒為王氏所排及在位大臣所抑故終不遷大位前後四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向卒後十三年王氏篡封蕭相國後喜為鄭侯時社業說上繼絶侯之世曰昔唐虞協和萬方致雍熙之政虞夏以多群后饗恭己之治湯法三聖殷民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貢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絶世隆名之主安存亡國至於武王伐紂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魁顧群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天府故追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勑厲命賜厚備大孝之隆於是為至其後世聖主嘆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而猶不伐況其舊乎是以燕齊之後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無邪辟以祖宗之竭力故支庶賴焉漢初功臣亦皆剖符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間而絶滅失姓枯骨孤棄於丘墓苗裔流絶於道路以往況今甚可悲傷雖難盡繼宜舉其隆功者於是封蕭何之後其餘未錄冬十一月乙未大司馬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庚申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張禹以光祿大夫特進居家為天子師甚見親任禹既年老自治塚塋奏請平陵肥牛亭地上許之徙亭於他地王根聞而爭之曰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出遊之地又徙

壞舊亭非所宜上不聽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上逾敬厚禹禹疾上親臨問禹拜牀下禹曰老臣有三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日徙咸為弘農太守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即於床前拜黃門侍郎給事中長子閎官至太常第二子官至校尉國家每有大政與禹定□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譏切王氏者上意然之而未有以明也及是上乃車駕至禹家辟左右問禹以天變及民所言王氏事問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幼弱又與曲陽侯王根有隙恐為所害即謂上曰災異之事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陛下宜以善應之與天下同福慶此經義意也淺見鄙儒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愛信禹由是不疑王氏曲陽侯及諸王氏子弟聞禹言皆悅遂親禹焉故魯國博士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朝廷大臣皆尸祿素飡願賜臣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曰誰也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持雲下雲攀檻檻折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上何如主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者武賢子也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着在直之名於世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宜容之

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上意乃解後將理檻上曰勿
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初元帝時五鹿充宗與石顯
皆貴幸治梁丘易帝令諸易家考合異同充宗乘貴
口辯諸儒莫敢與抗皆稱疾不會有薦雲能說易者
雲攝齊升堂抗辭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連拄充宗諸
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爲博士杜
陵槐里令以忤於貴戚遂稱疾廢因終於家是歲趙
婕妤害後宮子時許美人生男婕妤大怒曰帝常與
我言不從後宮中往來今許美人兒安從生乎以手
自搏擊以頭觸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涕泣不食上
亦爲之不食昭儀曰陛下常言不負汝今竟負約云

何上曰要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後使中黃
門靳嚴封綠囊書與許美人乃殺兒置葦篋中封□
發昭儀與上共視之復封函詔掖庭丞籍武埋
屏處□武取埋獄垣下又宮中學女史曹才官
幸御上有娠生兒掖庭才官令舍人令中黃門田閎
持詔記與武取才官令舍婦人新生兒及婢六人盡
置暴室獄無問男女誰兒女也武迎置獄三日復令
閎持詔問兒死未武對曰未有頃閎出上與昭儀大
怒曰何不殺武叩頭泣即因閎奏封事曰陛下未有
繼嗣子無貴賤宜皆留意奏入上令閎持詔與我夜
上水五刻令持兒與中黃門王愛會掖門武以兒付

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養善視之無令漏
洩時兒生八九日昭儀聞之大怒後三日詔賜才官
藥令自殺才官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帝
今兒安在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及婢六人
皆自殺後十餘日詔取兒去不知復何置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
后土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爲王冬行幸長楊宮從
胡客大校獵初烏孫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誅
未加於是遣右中郎陸會宗發戊己校尉諸侯國兵
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
逃亡不可得即選精兵騎弩四十張徑至昆彌所在

召番丘數其罪以手劍擊殺之小昆彌烏黎靡者末
振將從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謂言來誅
之意今圍殺我如去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懸頭於
藁街烏孫所知也小昆彌曰何不豫告我令飲食之
邪會宗曰豫告之恐亡匿爲大罪即飲食之以付我
恐傷骨肉之恩耳昆彌咸服號泣而罷會宗還賜爵
關內侯會宗天水人也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擁江水竭逆流三日
乃通劉向以爲岐山崩三川竭而周幽王亡岐山周
之所興也蜀郡本漢所興今所起之地山崩水竭殆
必亡矣二月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爲定陵侯三月行

幸雍祠五畤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館二月罷司隸校尉官三月
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於京師有石隕於關東二
綏和元年春正月赦天下二月戊午御史大夫孔光
貶爲廷尉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癸丑立定陶王欣
爲太子光祿師丹爲太子太傅初王祖母傅太后陰
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及昭儀及帝舅王根皆勸
立定陶王於是引大臣入禁中議丞相方進大司馬
王根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皆以爲定陶帝弟之
子也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
陶王宜爲嗣孔光以爲非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

之子帝之親弟也以尚書盤庚言之弟及王爲比中
山宜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有言遂
立定陶王光以議不合上意故左遷廷尉
荀悅曰聖人立制必有所定所以防忿爭一統序也
春秋之義立嫡以長立子以貴是以言嫡無二也貴
有常也以弟及兄則貴有常矣兄弟之子非一也不
可以爲典雖立其長猶非正也且兄弟近而親所以
繼父也兄弟子疎而卑所以承亡也俱非正統捨親
取疎廢父立子非順也以弟繼父近于義矣春秋傳
曰太子亡則立母弟無則立長立均以順義均則卜
之道也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封中山王舅馮參

爲宜鄉侯益封中山王三萬戶以慰王心詔求殷後
封孔吉爲殷紹陽侯三月進爵爲公及周承休侯爲
公各食邑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乙丑大司馬驃騎
將軍王根爲大司馬罷車騎大將軍官御史大夫何
武更爲大司空封氾鄉侯益大司馬大司空位秩如
左丞相是爲三公先是武爲廷尉奏言王者法天三
光備三公官各爲分職今丞相獨兼三公職所以久
廢而不治宜建三公之官分職更任以爲考功效至
是乃置之武字君蜀郡郫人仁厚好進士朋黨絕請
託其臨州郡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初武兄弟五
人皆爲吏郡縣敬之弟顯家有市籍租數負其課

市嗇夫仇商捕辱顯家顯怒之武曰以吾家租稅不
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即白於太守召之爲吏
州里服焉及爲三公功名畧比薛宣其才不及也而
經術正直過之時司空掾平陽何並字子廉武高其
志節舉爲長陵令道不拾遺時邛城太后家貴寵王
林卿爲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免官歸過長陵上冢因
留數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謁曰誼以時歸先是林
卿殺人埋冢舍下並陰知之非並時事不發覺林卿
怨並遣之北渡渭橋令騎奴還拔刀剝寺門建鼓並
即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窘迫令奴冠已冠
自身從間道馳去及追及冠奴遂收之奴曰我乃奴

耳並心知已失林卿乃因曰王君困乃稱奴得免死
邪並斬奴頭并所剝建鼓置都亭下書其罪吏驚駭
以爲林卿實死由是威名流行後爲穎川太守穎川
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甚用事有權元弟威爲郡掾
犯罪贓千金並過辭廷尉廷尉爲弟免冠請一等之
罪並曰罪在身弟與君法律不在太守既至郡威所
犯多在赦前並勑吏驅使入函谷關無令汙民間不
入關乃收之威留止洛陽吏逐格殺之及誅俠趙季
李款等郡中清肅並慮賀妻子不到官終穎川遺令
勿受賻賵椁足周棺棺足揜尸而已其治名次黃霸
秋八月庚戌中山王興薨冬十月甲寅大司馬根病

免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定陵侯淳于長
大逆不道下獄死長與廢許后姊孊私通許后因孊
賂遺長欲求復爲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
前後千餘萬詐言欲白上立爲左右皇后孊每入長
信宮長輒與孊書戲侮許后慢易無所不言交通書
記賂遺連年曲陽侯根輔政以久病免長次第當代
根王莽害長寵因曰根曰長私與許貴人姊交通受
其衣服又見將軍久病私喜對人議謁相署根怒令
莽白之上怒免長官就國長素與淫陽侯立有隙及
長就國因立子融厚賂立立爲長固請上疑之下有
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遂逝長

繫獄窮治其罪服戲詐長信宮謀立左皇后長死於
獄妻子徙合浦長母歸故鄉立歸國許貴人賜藥死
侍中光祿大夫莽以首發大姦拜大司馬時年三十
入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遂
尅已忘倦招延賢良賞賜邑俸盡以享士身執謙約
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著
布蔽膝見者以爲僮僕使人問乃知其夫人其飾名
如此十二月罷刺史置州牧秩二千石是歲犍爲得
石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說上曰宜設辟雍
陳禮樂以風化天下雖不能具夫禮樂以養人爲本
就有過差是過於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亡今禮

樂雖非唐虞之典刑亦非咎繇之則而有司請定刑
罰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
也有刑罰而無禮樂大不備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間
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也
教化比於刑罰教化重而刑罰輕是舍所重而急所
輕也且教化所恃以爲治刑罰助治者也今廢所治
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治太平也夫承千歲之衰周
繼妄秦之餘緒民漸漬惡俗不親大化終以不改上
以向言下公卿立辟雍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嘗奏
長安城南將立辟雍未及作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時二月壬子丞相翟

方進𡨥是時熒惑守心占者以爲大臣當應之以塞
災異上召方進告之方進不得已乃自殺上秘之加
贈禮親臨喪赦天下大水平襄縣有燕生雀哺食至
大俱飛去太僕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一寸入
分行幸河東祠后土三月丙午帝崩於未央宮上素
康壯無疾病向晨欲起因失音不能言晝漏十刻而
崩衆皆歸罪於趙昭儀昭儀自殺富平侯張放素親
幸放不奉法度太后及大臣以爲言上涕泣而遣之
就國及上崩放思慕哭泣而卒
荀悅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人之賊
也上崩辟雍遂不立左將軍孔光爲丞相皇太后詔

曰皇帝即位定郊祀已來未有皇子故復甘泉泰畤
汾陰后土祠卒不蒙福其復南北郊於長安如前夏
四月巳卯皇帝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延陵在
扶風去長安六十二里
讚曰本記稱孝成帝善修容儀陞車正立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
容貌也傳覽古今容受直言公卿稱職威儀可述遭
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沈於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
言之可爲於邑建始已後王氏始執國命迄爲哀平
𢑴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漸矣劉向朱雲之忠言
明矣若得而用之禍作未巳張禹不吐直言倿於毋

死亦可痛哉

前漢孝成皇帝紀四卷第二十七

前漢孝哀皇帝紀上卷第二十八　荀悅

皇帝丙午即位年十九五月立皇后傅氏帝祖母定陶恭王太后從弟女也封皇后父晏為孔鄉侯傅太后稱尊號於是追尊定陶恭王為恭皇帝傅太后為恭皇太后帝母丁太后曰恭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傅太后父為崇德侯丁后父為褒德侯男丁明封為安陽男子滿為平周侯追諡滿父忠為褒德侯封趙太后弟欽為新城侯太傅師丹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丹諫曰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而多封爵外親及臣等不宜蒼卒如此不聽六月曲陽侯王根前定策封二千戶太僕

安陽侯王舜有舊恩益封五百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各益千戶詔曰河間王良喪太后三年治喪為宗室儀表益封萬戶有司上奏王侯已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買人不得占田過科沒入縣官齊三服官禁民諸綺繡難成害女工之物皆止無作除任子令誹謗欺詆法掖庭官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禁郡國無得貢獻名獸益吏三百石以下俸察吏殘酷暴者以時退免有司不得舉赦前事博士弟子父母喪寧假三年秋七月丁巳大司空王莽乞骸避丁傅賜黃金駟馬免庚午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鄉亭侯八

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褒衣絳衣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中解帳組繫劍佩之招殿前署長命曰天帝令我居此宮考問褒故公車大卒病狂忽忘不自知入宮狀下獄死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冬十月大司空何武免癸酉大司馬師丹為大司空郎中令泠褒黃門令段猶等言定陶恭王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為恭皇帝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皆以如褒等言師丹獨議曰今定陶恭皇后以定陶為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今不宜復改稱為人後者為之子陛下既王承先

帝宗廟之禮義不得復奉恭皇后祭入其廟今立京師令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自當毀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禮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后也丹由是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者云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復故幣上以問丹丹對曰可改事下有司議者以錢行已久矣不可改丹老忘其前語從公卿議上以丹反覆二辭言無所守又丹使吏上書奏事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漏洩省中語下廷尉遂奏免丹丹上書還大司空高樂侯印綬丹字仲公瑯邪人廉正守道以儒術進既廢終於家曲陽侯王根成都侯王

商皆有罪根就國商免爲庶人歸故郡詔曰乃者河南潁川郡水汎處沒殺人民遣光祿大夫循行舉賜死者棺錢人三千其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無出今年租賦博士申咸數言高陽侯薛宣爲丞相時後母死不行三年喪不宜居相位宣子況爲黃門侍郎賕客楊明欲令斫咸面使不復用會司隸校尉闕恐咸爲之遂使明斫咸於宮門外斷鼻脣事下有司御史大夫衆等議以爲況恐咸爲司隸衆奏宣而公令明迫切宮闕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隔塞聰明杜絕論議之官桀黠無所畏忌禮下公門軾路馬敬近臣謂其近主也況首爲惡明手傷人功意俱惡明當

以重刑況皆棄市廷尉以爲況謀先定非恐爲司隸造謀也本爭私變以父見謗無他大惡雖於掖門大道中與凡民道爭無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明當以賊傷人況與謀者皆削爵減死爲議且於先況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宣免爲庶人卒於家宣大子惠亦至二千石

建平元年春正月有石隕於地十六是月大赦天下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喜大后從父弟初爲右將軍太后預政事諫后故收喜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沛國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夫忠臣社稷之衛也皆以

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端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金以疎亞父喜立於朝陛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復用之丁未有白氣着天廣處如一疋布長十餘丈西南行讙聲如雷一刻而止定襄有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馬飲食本志以爲馬武用其後大司馬董賢妒少見用之象也新都侯趙欽城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爲庶人徙遼西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賜民秋九月甲辰有石隕於虞二冬十月壬午京

兆尹朱博爲大司空中山王馮太后媛弟宜鄉侯參皆自殺時中山王疾上使中謁者張由將醫至中山由素有狂易疾發怒去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事狀由恐誣言中山王太后呪詛上及博太后太后素怨中山太后遣御史按驗考訊卒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陳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親治其事立受傅太后旨冀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等死者十餘人誣對言服呪詛立奏言呪詛謀反大逆無道責問馮太后無服詞立曰當熊之上殿何其勇也今何怯也后曰此欲陷殺我乃飲藥而死參家凡死十七人宗族歸故國張由歸賜爵關內侯立遷

中大夫太僕焉參兄弟四人長兄野王爲大鴻臚則直不曲名重當世次逡次立皆二千石以治行稱參好爲容儀進止恂恂甚可觀也矜嚴直操不屈於五侯貴寵之家十有二月有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疋布長十餘丈十日而去

二年春正月有星孛於牽牛七十餘日本志以爲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曆數之元也彗孛加之改更之象丁丑大司馬傅喜免安陽侯丁明爲大司馬大司空朱博奏言高皇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上下相監選授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更司空與丞相同位中二千石未更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

重國政也上從之罷司空官夏四月戊午大司空朱博爲御史大夫論曰丞相三公之官而數變易非典也初丞相秦之制本次國命卿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之官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者謂天子也自上已下必參而成位易曰鼎足以喻三公所以參事統職立官定制三公蓋其宜也乙亥丞相孔光免議太后失旨也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傅趙玄爲御史大夫博奏言尊恭皇太后號曰帝太皇太后稱宋信宮恭皇后曰帝太后稱永安宮立廟於京師赦天下徙罷州牧復刺史

荀悅曰州牧數變易非典也古者諸侯之國百里而已故易曰震驚百里以象諸侯之國也夫國小人衆易統也古諸侯皆父其位視民如子愛國如家於是建諸侯之賢者以爲牧故以考績黜陟不統其政不御其民恩無所積權無所并故牧伯之位宜合古也惟周制爲不然大國不過五百里而公侯伯子男以次小焉今漢廢諸侯之制以爲縣治民者本以強幹弱枝一統於上使權柄不分於下也今之州牧號爲萬里總郡國威尊勢重與古之牧伯同號異勢當周之末天下戰國十有餘而周室廢矣今牧伯之制是近於戰國之迹而無治民之實刺史令爲監御史出督州郡而還奏事可矣六月庚申太后丁氏崩葬定

陶發濟陰陳留近郡五萬人穿土待詔賀良等奏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言漢家曆運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太平經者成帝時齊人甘忠詐造云天帝使真人赤松子教我此道時劉向奏言忠可殺假鬼神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而賀良受其書劉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司隸解光平陵李尋好之勸上從賀良等議時上多病乃赦天下改年爲太初元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刻漏以一百二十爲度秋七月以渭城永陵賀良等又欲變亂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大夫以解光李尋輔政時上疾自若以其言無

驗遂下賀良等議皆伏誅光尋等減死一等徙敦煌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好災異初以待詔問
對曰陛下秉四海之衆曾無楨幹之臣朝廷無人則
為亂賊所輕惟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進用忠
良無聽讒佞媢邪臣之態諸阿保乳母甘言悲辭之
訴斷而勿聽勉大義絕小不忍尋雖失其議於賀良
先言災異數中擢拜騎都尉言多忠切
荀悅曰夫內寵嬖近阿保御豎之為亂自古所患故
尋及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性不安於道
智不周於物其所以事上也唯欲是從唯利是務飾
便假之容供耳目之好以姑息為忠以苟容為智以

佞巧為材以佞諛為美而新近於左右褻習於朝夕
先意承旨因間隨隙以惑人主之心求贍其私欲慮
不遠圖不恤大事人情不能無懈怠或忽然不察其
非而從之或知其非不忍割之或以為小事而聽之
或心迷而篤信之或耽罷而不疑之其事皆始於纖
微終於顯著反亂弘大其為害深矣其傷德甚矣是
以明主唯大臣是任惟正直是用內寵便辟請求之
事無所聽焉事有損之而益益之而損物有善而不
居惡而不可避甘醴有鴆毒藥酒有治病是以君子
以道折中不肆心則不縱體焉惟義而後已秋七月
甲寅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趙玄孔鄉侯傅晏有罪博

自殺玄減死二等論晏削邑三分去一傅太后欲稱
尊號晏諂諛順旨而晏與博結謀立尊號博遂為丞
相太后怨傅喜使晏諷博令免喜博素與晏交善許
之御史大夫趙玄止之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
要尚得相死何況至尊博亦有死耳玄遂許可奏免
喜并孔鄉何武并免為庶人上疑博玄受諷旨即召
玄尚書省問狀玄辭服有詔議其罪議者以為春秋
之義姦以事上常刑不赦遂抵罪初博玄皆拜於上
前有音如鐘殷中郎吏侍陛者皆聞上以問黃門侍
郎李尋尋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明為衆
所惑空名而得進即有應而無形不知所從至其傳

曰其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加辰巳有
其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
大夫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日期年其人自受其咎
博杜陵人也始為冀州刺史行縣吏民夜遮道自言
者數百人從事請留見自言事者畢乃發欲以觀試
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博出駐車見自言者使從事
明勑告吏民夫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
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民為
吏所冤欲言盜賊辭訟事者各使詣屬所部從事駐
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徙問果
此老吏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自此州郡吏民畏

服其威後爲廷尉自以不曉文法恐官屬欺誣之乃召見正監典法掾吏曰試爲廷尉撰前世決難知者十餘事得諸覆思之於是共條白十事召正監掾吏坐而問博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服博才過人也博初起爲亭長爲人廉潔不好酒色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夜寢早起妻稀見面然好遊俠欲士官者爲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帶之其趣事待士如流而無大正卒以此敗是時茂陵原涉爲州里大俠初涉父爲南陽太守死官郡內賦斂千萬時俗皆過受之唯涉獨不受行喪三年由是名顯年二十治劇縣爲谷口令不言而治居歲去官爲季父報仇郡國豪傑

有氣節者皆歸慕之人無貴不肖傾身相待所在閭門閭里盡滿然身衣服車馬甚節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急爲務涉畧似郭解外溫仁謙遜內隱忍睚眦於埃塵觸死者甚衆王莽時以涉爲鎮戎大尹

荀悅曰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下至於士庶人爲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罪夫然故上下相順庶事治焉周室既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國命陵遲以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易政爭强由此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齊有孟嘗皆籍王公之勢競爲遊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拔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殺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遊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親死黨之義成守職奉上之道廢矣及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正是以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魏其武安之徒皆競逐於京師布衣游於天下劇孟郭解之徒皆馳騖於閭閻權行州郡力折公卿衆庶覬其名迹榮而慕之雖陷刑辟自爲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

禮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況郭解之論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罪已不容於誅矣然觀其溫良汎愛賙急謙退不伐亦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徒天子切齒至於衛霍改節然郡國豪傑處處皆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其足言者唯王氏五侯賓客爲盛而婁護爲師諸公之間陳遵爲雄俠閭里之俠獨涉爲魁首九月光祿勳平當爲御史大夫十月甲寅御史大夫平當爲丞相京兆尹王嘉爲御史大夫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爲廣平王九月帝
母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災三月己酉丞相平當薨當
字子思平陵人也以明經忠賢進初拜丞相以冬十
月賜爵關内侯其春上召欲詔封當擁疾篤宗族皆
謂當曰何不強起受侯印綬爲子孫邪當曰吾在大
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
今不起者爲子孫也後月餘子晏亦以明經位至
大司徒封防鄉侯有星孛於河鼓夏四月丁酉御史
大夫王嘉爲丞相嘉字公仲平陵人也爲九江河南
太守治甚有聲名剛直弘毅有威上敬重之河南太
守王崇爲御史大夫九月立魯頃王子郚鄉侯閔爲

魯王冬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樹臥生枝葉如人形
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凡長六尺一寸有耳十一月
壬子復甘泉泰畤后土祠南北郊東平王雲有罪自
殺雲后謁棄市是時無鹽危山有石立自開道故汝
南太守孫寵以遊說顯名與待詔河内息夫躬相結
察事躬陰與寵誣言告東平王雲欲以獲封躬乃與
中郎右師譚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東平王依往
時泰山石立而宣帝興雲與后日夜祝詛冀獲非望
下有司按驗伏誅是歲零陵大樹僵仆地圍一丈六
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根長七尺餘皆枯三月樹自
立故處有大魚出於東萊長丈八尺高丈一七枚皆

死京房易傳曰后妃專權厥妖木仆復立棄正作淫
厥妖木斷復續海出巨魚邪人進賢人疏

前漢紀卷第二十八

前漢孝哀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九　荀悅

四年春正月關東民相驚走或持籌相與號曰西王
母籌道中相逢多至數千人或披髮徒跣斬斫門關
逾墻入屋或乘騎奔馳或致驛傳行經歷郡三十六
所至京師又聚會祀西王母設祭於街巷阡陌博奕
歌舞又傳言西王母告百姓佩此符者不死不信我
言視戶樞中有白髮故梁州刺史杜業以中正舉對
曰春秋災異指象爲言語籌者所以記數也民陰水
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也度數
放逸妄以相與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
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闔內與疆外也臨

事盤樂元陽之應也白髮衰老之象也體尊性弱難
治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君人之所由執持其
要甚明著今外戚丁傅蓋盛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
秋所譏無以過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不應也
本志以爲丁傅所亂者小此王太后與莽之應也二
月封帝太后從弟傅商爲武昌侯太后同母弟子鄭
業爲長信侯上將封傅商閤僕射平陽侯鄭崇諫以
爲不可因持書按出不受詔太后怒曰天子反爲一
臣所制上乃下詔封商崇以爲侍中董賢貴寵過度
數諫由是重得罪每以職事見責發疾疽雖欲言事
畏見罪欲乞骸復不敢尚書令趙昌素害崇知其見

疏因奏崇與外族通疑有姦下獄死

荀悅曰夫臣之所以難言者何也其故多矣言出於
口則咎悔及身舉過揚非則有干忤之禍勸勵教誨
則有刺上之譏下言而當則以爲勝己不當賤其鄙
愚先己而明則惡其奪己之明後己而明則以爲順
從違下從上則以諂諛違上從下則以爲雷同與衆
共言則以爲專美言而淺露則簡而薄之深妙弘遠
則不知而非之特見獨知則衆以爲蓋己雖是而不
見稱與衆同之則以爲附隨雖得之不以爲功據事
不盡理則以爲專必謙讓不爭則以爲易窮言不盡
則以爲懐隱盡說竭情則爲不知量言而不効則受

其怨責言而事効則以爲固當或利於上不利於下
或便於左不便於右或合於前而忤於後或應事當
理決疑定功超然獨見值所欲聞不害上下無妨左
右言立策成終無咎悔若此之事百不一遇其知之
所見萬不及一也且犯言致罪下之所難言也怫旨
忤情上之所難聞也以難言之臣于難聞之主以萬
不及一之時求百不一遇之知此下情所以不上通
非但君臣而凡言百姓亦如之是乃仲尼所以憤嘆
予欲無言也三月光祿勲賈延爲御史大夫夏四月
天雨血山陽湖陵廣三丈長五丈大者如錢小者如
麻子京房易傳曰佞人祿功臣戮厥妖天雨血上欲

封董賢乃下詔曰孫寵息夫躬本因賢告東平王遂
封賢爲高安侯孫寵爲防陽侯躬爲宜陽侯右師譚
賜爵關內侯董賢字聖卿雲陽人少爲太子舍人美
顏自喜上即位見幸出則參乘入侍左右旬日之間
賞賜巨萬貴震朝廷上嘗與晝寢偏籍上袖上欲起
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袖而起又召賢女弟爲昭儀
及賢妻並旦夕侍左右賜賢父恭爵關內侯爲衛尉
賢妻父爲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
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檻梁衣以錦繡下至賢家僮僕
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尚方珍寶其選上等並在賢
家乘輿所服乃其副也乃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皆

以賜賢無不備者又令將作大匠爲賢起冢義陵傍
內爲便房剛栢題湊外爲徼道周亘數里門闕罘罳
甚盛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賢第新成無故
門自壞又上乳母王阿聖亦多受恩賜及武庫兵器
執金吾東海毋丘隆諫曰春秋之義家不藏甲所以
抑臣威損私力也不以本藏給無用不以民力供浮
費所以別公私示正路也賢等便僻弄臣恩私微妾
陛下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畢國威器供其家備民
力分於弄臣武兵譏其微妾非所以正四方也孔子
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悅諫議大
夫鮑宣上書曰今朝廷無耆艾之臣厚外親小僮及

董賢等皆在公門省戶陛下欲以共承天地安海內
甚難今國家空虛用度不足賦盜並起吏爲殘虐歲
增於前民凡有七亡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賦二
亡也貪吏取受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
苛吏徭役農桑失時五亡也部落鳴鼓男女遮列六
亡也賊盜劫掠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
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罪三死也盜賊
橫殺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六死也時
氣疾病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富誠難
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陛下不能安之
民將安歸乎奈何獨私外親與董賢夫官爵非陛下

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
欲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辨足以移衆
權足以獨立姦人之雄宜時罷退外親幼童未精通
經術者宜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戚故
大司空何武故丞相孔光故將軍彭宣可任以政龔
勝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大官不敢爲姦
可大任委也陛下前以小過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
尚能容無功德者甚衆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
用天下之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上之皇天見譴下
之衆元怨恨次有諫諍之臣陛下雖欲自薄而厚惡
臣天地不聽也上以鮑子都名儒遂優容之深納其

言後微武等爲三公拜宜爲司隸校尉後丞相光行園陵行馳道中宜出逢之使吏拘止丞相吏沒入其車馬宜坐摧辱宰相事下御史至司隸欲召捕宜從事閉門不內宜以拒使者不敬下廷尉博士弟子濟南王咸等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立此幡下會者千餘人守闕上書遂免宜抵罪減死一等既免乃適上黨以爲其地宜畜牧少强豪因家焉息夫躬上言災異屢發法爲兵恐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勒武備斬一郡守以威四夷用以厭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嘉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上天神明而可欺哉辯

士見一端而妄措意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惟陛下深察之上不聽遂欲出兵會董賢沮躬議以爲不可上乃免躬官就國未有第舍寄居丘亭姦人數守之躬恐每立亭中祝盜人有告躬祝詛上者逮躬繫獄仰天大呼因僵地絕咽而死躬母聖棄市家屬徙合浦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毋嗇懷子先未生三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藏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嗁聲母掘出收養之是時豫章男子化爲女人嫁爲婦生一子本志以爲陽變爲陰上變爲下生一子將

復一世乃絕也夏六月尊帝太后爲皇太后秋八月恭皇后園北闕災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卯日有蝕之赦天下丁巳帝皇太后傅氏崩三月丞相王嘉下獄死初廷尉梁相疑東平王獄有誣辭奏請傳詣長安更下公卿議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上怒三人皆免嘉薦相明習治獄持平深重譚頗知文雅鳳經明行修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上以此非嘉後二十餘日上益封董賢二千戶因下詔曰公卿朕即位已來寢疾未平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侍帷幄前東平王雲呪詛朕躬嘉上言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

地而封不得其宜感動陰陽以致災異今陛下體久不平臣所以內懼也孝經云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臣非敢愛死而不盡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殺上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不盡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倍人臣之義君位□公以分明善惡爲職而稱舉相等迷國罔上近自君始謂遠者事下將軍中朝者皆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光祿大夫龔勝獨以爲嘉坐薦相等罪微薄不應以迷國罔上不道不可以示天下遂使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使者到掾吏涕泣和藥進嘉嘉引藥盃擊地曰丞相備位三公奉職負國

當伏刑都市以示萬姓豈小兒女也何爲咀藥而死嘉遂詣廷尉使吏侵掠嘉責之曰君由當有以負國入獄不虛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位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此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之名曰賢是孔光何武不肖是董賢父子遂不食歐血死元始中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謚嘉曰忠侯夏御史大夫賈延免五月乙卯光祿大夫孔光爲御史大夫秋七月光爲丞相何武爲御史大夫由王嘉之舉也光與武奏言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博士左丞等五十三人皆以祖宗已下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

宗並列子孫雖欲褒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王舜劉歆議曰臣聞昔周宣北伐玁狁詩頌其功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春秋美之及漢興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其爲害久矣非一世之漸也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南伐百越起七郡之師北攘匈奴降十萬之衆置吾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起燉煌酒泉張掖斷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漢北四方無事却地遂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乃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規模可見招集天下賢俊與

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祀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代賴之單于守藩百蠻率服萬世中興之功未之有也高祖建大業爲太祖孝文德至厚爲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爲世宗此孝宣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大夫三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又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故德厚者流尊德薄者流卑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已下降殺以兩而已七廟

者其正法數可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由是言之宗無常數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曰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民患則祀之竊以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此在於異姓猶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道

自有常法無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愚臣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如此不宜毀上覽歆議而從之先是歆爲光祿貴幸歆奏請立左傳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諸儒咸不聽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尚書左氏皆古文舊書並藏於秘府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大事則幽冥莫知其原然猶補殘守缺扶恐見破之私意而忘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

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豈不哀哉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明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與其過而廢之寧若過而立之必若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諸儒咸怨恨而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乞骸大司農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變亂舊章遂不得立八月御史大夫何武免前將軍光祿大夫彭宣爲御史大夫上舅大司馬丁明免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故廢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年二十二雖爲三公仍給事中領尚書賢私過孔光光

衣冠而出門外待之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又退入閤賢下車光乃出拜迎送甚卑恭上聞之嘉拜光二子爲諫議大夫常侍賢由此權與人主侔上置酒與賢父子親屬宴飲上放酒從容顧賢而笑曰吾欲法堯禪舜如何侍中王閎平阿侯之子諫曰成王戲以桐葉封弟叔虞於晉周公入賀曰天子無戲言夫天下者高帝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以藩王入嗣孝成皇帝後當奉宗廟傳於子孫無窮漢帝制位統業至重不宜數有戲言上默然不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二十日長樂宮深爲閎謝又御史大夫彭宣上封事言安國危繼嗣事上覺悟召

閎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立九卿以法天明君臣之義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以天地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孝武皇帝幸韓嫣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公孫弘以布被修德擢備宰相巧言令色君子不貴昔成湯拔伊尹於鼎俎文王招呂尚於釣濱武丁顯傅說於版築桓公舉甯戚於擊角皆以立霸王之功騰茂績於無窮豈以利耳悅目爲得意哉今大司馬衛將高安侯董賢累世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主曆天文無功封爵父子兄

弟横家按擢賓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
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
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
以建皇極垂法後世陛下採芻蕘賢負薪莫有益於
毫釐言雖不從多門年少志強卒為賢怨之
二年春正月匈奴烏孫留珠單于烏孫太昆彌伊秩
靡來朝伊秩靡即公主之外孫也單于之將朝也上
書自請時上有疾左右咸言匈奴來朝中國輒有大
故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庫可且勿
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六經之
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

而國家不許臣以為匈奴從此隙矣北狄之地五帝
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
帶甲數百萬而不敢闚西河漢以高祖之威靈四十
萬衆困於平城孝文時侵暴北邊烽火通於甘泉京
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孝武即
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覺而去徒費財勞師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世之基乃大興師數十萬遣
兵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顛顏襲單于王庭
窮極其地封狼居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
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遂求和親然而未肯
稱臣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

沙漠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逸不暫費者不永
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投餓虎之口殫運府庫之財
塡盧山之壑而不悔至宣皇之初而虜尚有桀心
欲掠烏孫侵公主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長
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
武明漢兵若雷風耳故北狄不伏中國不得高枕也
其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攜國歸化扶
服稱臣然尚羈縻之不能專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
拒不朝者不強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
尸流血陵堅敗敵如彼之難也既伏之後慰籍撫循
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

城蹈烏桓之壁探姑繒之壘藉蕩姐之場倒鮮卑之
旗推南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
故已犁其庭掃其廬立郡縣處之雲徹席卷後無餘
災唯北狄不然眞中國之仇也三垂比之懸矣今單
于款心歸義此乃上世之遺策也神靈之所相望奈
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日之恩開將
來之隙使自絕於漢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喻之
不能焉得不憂乎夫伯牛勤之一朝失之費十而愛
一臣竊為國不安也上乃召還匈奴使而許之賜雄
帛五十疋黃金十斤雄為人博學有大志性清淨少
嗜慾簡易佚儻口不能劇譚默而沉思居貧或無擔

石之儲晏如也非其義雖富貴不事也給事黃門郎
與王莽董賢同位時莽賢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
不徙官其淡榮寵如此時人皆忽之唯劉歆范逡以
禮敬之沛國譚桓甚重之鉅鹿侯芭師事之雄好賦
頌又似司馬相如晚節以爲無益而輟止乃依易著
太玄經其文五十萬筮之以三十策關之以休咎播
之以人事義合五經而辭解剥玄體十一篇復爲章
句又著法言十四篇欲以象論語劉歆嘗問桓譚曰
雄之文能傳乎譚曰必傳顧君與我不見也人情貴
遠忽近見雄容貌爵位不能動人則輕其文若後世
遇明識君子當度越諸子二月單于昆彌歸夏四月

日有蝕之五月正三公官各分職丞相孔光爲大司
徒御史大夫彭宣爲大司空封長安侯六月戊午帝
崩于未央宮時王莽以侯在第太后召之備佐喪事
莽白太后收大司馬董賢印綬賢與妻皆自殺夜葬
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視之因埋獄中賢故吏沛
朱詡自劾去大司馬掾收賢尸莽怒以他事殺之賢
家屬徙合浦斥賣董氏財物凡三十五萬太后詔公
卿舉可爲大司馬者時群臣皆舉莽前將軍何武與
後將軍公孫祿謀曰往孝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
稷今不宜置異姓大臣持權親疎相錯爲國計不便
於是祿舉武可大司馬武亦舉祿莽諷有司更相劾

奏互相舉皆免就國大司馬彭宣見莽專權乞骸莽
白太后免宣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安車與金八
月王崇爲大司空徵立中山王衎元帝庶孫中山孝
王子是也是爲孝平帝九月壬辰皇帝葬義陵
讚曰本紀稱孝哀自爲藩王及太子文辭博敏幼有
令聞雅性不好聲色時覽卞射武戲親孝成之世祿
去公室權柄外移是故臨朝務攬主威以則武宣然
董賢用事大臣誅傷有覆餗棟橈之凶自初即位有
痿痺之疾末年寖劇享國不永亂臣秉間豈不哀哉
世主覽此足以見成敗之甚收后族之權清儉愛民
可垂統也

前漢孝哀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前漢孝平皇帝紀卷第三十　荀悅

皇帝壬寅即位九歲大司徒孔光爲太傅左將軍甄豐爲少傅右將軍馮宮爲大司徒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王莽秉政百官總已以聽之孝成趙皇后孝哀傅皇后皆以前驕恣廢自殺莽以孔光名儒歷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所信伏於是盛尊事光莽素所不恱者皆傅治其罪爲請奏光光不敢不上莽白太后皆可其奏皆免官徙諸遠方平阿侯仁莽之從父兄也中正直言紅陽侯立莽叔父莽恐其害已從容言於太后皆奏遣就國於是附順者皆拔擢之忤恨者誅滅之以王邑爲腹心甄邯甄豐主訣斷平宴典機

事劉歆主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才能稱得幸於莽並在顯職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旨而顯奏之因固謙讓示不得已上以惑太后下以取信於衆庶

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二莽令益州諷使之也群臣奏言莽功德比周公宜賜號安漢公益封三萬戸莽因辭封孔光等以定策安宗廟皆益封二月丙辰太傅孔光爲太師車騎將軍王舜爲太保大司空左將軍甄豐爲少傅立故東平天雲太子開明爲王孫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封宣帝玄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自漢初至此王子侯者凡四百八十人令諸侯王關內侯列侯無子有孫者若同產子皆得爲嗣三月置羲和官秩二千石外史閭師秩六百石班教化朔方廣牧女子趙春死官斂六日出在棺外自言見死夫與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本志曰死者又生至陰爲陽下人爲上丙辰義陵寢神衣在匣中自出在外牀上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赦天下尊帝母中山孝王姬爲后帝舅衛寶寶弟玄爵關內侯帝女弟四人號皆曰君食邑各二千戸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頸面相向四臂共胷俱前向尻上有目

長二寸本志以爲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上不一也手多下僭濫也足少不勝任也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媟瀆也人生而大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郡妖推此類或人不改乃成凶秋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三月癸酉大司空王舜病死夏四月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王後盱眙侯宮爲廣川王廣川惠王曾孫倫爲廣德王封周勃霍光樊噲後皆爲列侯酈商等子孫一百三十人爵關內侯食邑丁酉少傅甄豐爲大司空夏大旱蝗青州尤甚安漢公四輔公卿大夫吏民爲百

姓困乏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賦貧民罷安定池
苑以爲安民縣六月有石隕於鉅鹿二秋九月戊申
晦日有蝕之赦天下是歲光祿大夫孫寶爲大司農
寶字子嚴穎川人也初御史大夫張忠欲令授子經
寶自劾去忠謝之後以爲主簿或問寶曰高士不爲
主簿而子爲之何也寶曰大夫薦用一府不以爲非
者人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
聞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屈身屈何傷且不遇者何
所不爲况主簿乎忠聞之甚慙薦爲議郎後爲丞相
司直紅陽侯立與南郡太守李尚共爲姦利寶按劾
劾立尚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卒以是廢後爲京兆

尹處士侯文常稱疾剛直不肯仕寶以禮自請文爲
布衣交會立秋曰文自請受署督郵有杜稚季者大
俠也善定陵淳于長長深以託寶文欲誅之寶問其
火文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寶黙然不應稚季聞之
杜門不出外穿後墻爲小戶旦暮自持鋤治園不敢
犯法越巂郡上言黃龍游江中大臣稱莽功德比周
公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尤不悅今有一事郡
臣同聲得非不美者乎時大臣皆失色而寶不變坐
免官終於家
三年春詔博采二王後及周孔世卿列侯在長安適
子女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與已女爭位上書言莽
女不宜與諸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
女朕之外家皆勿采於是吏民守闕上者千餘人願
得以安漢公女爲天下母太后不得已獨采莽女群
臣卿士僉曰安漢公女宜爲后參以蓍龜咸曰元吉
乃考定娶禮正十二女之宜夏安漢公奏車制度之
宜吏民養生送死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郡國學
校教訓之禮陵陽任横等稱將軍盜庫兵攻宮寺皆
伏誅秋八月天雨草狀如莎相樛結如彈丸莽世子
宇非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怨即私於帝舅衛寶
勸令帝毋上書求入朝莽白太后不聽宇與其妻兄
呂寬及師吳章議其故章以莽不可諫而好鬼神章

因推類而說莽令歸政於衛氏宇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之執宇送獄及妻皆死衛氏盡誅滅窮
治其事呂寬所連及郡國豪傑素非已者殺於市門
海內震焉吳章者大儒所教千有餘人莽悉欲禁錮
其門人門人改名他師時司徒掾平陵侯李敞獨自
劾爲吳章弟子收葬章尸王舜聞而義之比之欒布
表爲諫議大夫
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文帝以配上帝
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詔婦人非自
犯法男子八十已上十歲已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召
捕皆得繫其當驗問者則驗問二月丁未立皇后王

民赦天下遣太僕王惲等八十人置副假節巡行天
下觀風俗賜九卿已下至六百石宗室有屬籍者爵
各有差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高年帛時吏民上書
者八千餘人咸曰伊尹爲阿衡周公爲太宰七子皆
封有司以爲宜如所言遂假安漢公號爲宰衡位上
公賜莽大夫人號顯君食邑二千戶黃金印赤紱子
男皆封列侯太后親臨前殿莽拜於後如周公故事
莽奏立明堂辟雍尊孝宣廟爲中宗廟莽欲悅太后
意乃以致支功尊孝元廟爲高宗爲學者築舍萬區
所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有才能及小學異藝
之士前後至者數千人群臣奏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初置西海郡徙天下犯法者處之時莽遣多持金帛
誘塞外羌豪等獻地請降曰聞太后聖明安漢公至
仁天下太平近歲已來羌人無疾苦故思樂內屬莽
因奏言謹按已有東海未有西海請以羌獻地爲西
海郡又賂匈奴令上書曰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
牙斯今更名智以順制作梁立有罪徙廢漢中自殺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丞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八十一
元士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冬大風吹
長安城東門屋瓦且盡莽所遣使者八人行風俗還
言天下郡國齊同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
言又奏市無二價官無獄訟民無盜賊野無饑人道

不拾遺男女異路交致太平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詔太上皇已來族親各以世
氏郡國致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考察不從教令有
冤失職者宗師因郵亭上書宗伯以聞夏四月乙未
太師孔光薨大司徒馮商爲太師是時吏民上書薦
莽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
公卿見者皆叩頭言宜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詔策加
莽九錫之命羲和劉歆等四人治明堂辟雍王惲等
八人使行風俗宜明德化皆封爲列侯閏月立梁孝
王九世孫音爲梁王冬十月乙亥高原廟殿門災本
志以爲高廟長安城中原廟在渭北不宜立初惠帝

爲出遊長樂宮方築復道在高廟道上叔孫通曰子
孫奈何乘高廟道上行帝懼遂急毀之叔孫通曰人
君無過舉願陛下因爲原廟渭上衣冠出遊之處立
廟　　太后專而臨朝任莽非正之象也冬十
有二月長樂少　　爲大司徒丙子帝崩於未央
宮時元帝統絕宣帝有孫五畏其長也言兄弟不得
相爲後乃徵元帝玄孫廣戚侯子嬰二歲託以爲卜
相最吉而立之前輝光謝囂奏言武功亭長孟宗浚
井得白石丹書言安漢公爲皇帝符命之典自此始
也莽遂謀爲居攝以周公故事皆如天子之制明年
改元爲居攝元年莽奏言帝毋丁姬祖母傅太后莽

不應禮皆發其冢既開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臭
聞數里發丁姬冢有火出四五丈羣燕銜土投冢上
□
讃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
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
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居攝元年春二月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
安衆侯劉崇與丞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必危劉氏吾
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之遂合黨百餘人攻宛城不
能入而敗紹者張竦之從弟竦與崇族父劉嘉詣闕
自歸莽赦之不罪竦爲嘉作奏曰建初元壽之間大

統幾絶陛下聖德拯救國命復延臨朝統政動以宗
室爲始登用九族爲先故亂則統其理危則致其安
禍則引其福絶則接其繼幼則代其任夙夜孜孜不
已凡以爲天下厚劉氏也建辟雍立明堂班大法流
聖化天下顒顒引領而嘆頌聲洋洋滿耳人無愚賢
男女皆喻旨意而劉崇獨懷悖惑之心操畔逆之慮
惡不忍聞罪不容誅誠子臣之仇宗室之讎也是故
親屬震落而告其罪民人潰叛而棄其兵進不跬步
退不伏殃臣聞叛逆之國既以誅討則瀦其宫以爲
汙池納垢濁焉名曰凶墟雖生菜茹而民不食四墻
其社覆上淺下着以爲誡臣不勝憤憤之情願爲宗

室唱始父子兄弟持畚荷鍤馳到南陽瀦崇宫室令
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盛稱功德莽大悅封爲師
禮侯七日皆賜爵關內侯封竦淑德侯長安爲之語
欲得封過張伯松力戰鬭不如巧作奏自後反者皆
汙池云羣臣復白太后劉崇等所以謀反者莽權輕
也宜尊莽以鎭海內五月甲辰莽稱假皇帝冬十月
丙辰日有食之是歲西羌龐恬傅幡反遣護羌校尉
竇況平之
二年春竇況破西羌夏四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三十
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並行九月東
郡太守翟義立嚴鄉劉信爲天子東平王雲子也翟

義方進小子也義將起兵謂其姊子上蔡陳豐曰莽
必代漢吾父子受國厚恩當爲國討賊假令時不成
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先帝汝其從我乎豐年十八
壯勇許諾遂與東郡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
初信兄開明立爲王無子而信子匡嗣立爲東平王
故義并東平王而立信義自爲大司馬柱天大將軍
以東平王傅蘇隆爲丞相丹爲御史大夫東平王孫
卿素有智略以明兵法在京師義乃詐移書以重罪
傳逮慶移書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以絶
漢今天子已立恭行天罰郡國振動比到山陽衆十
餘萬莽惶恐抱孺子禱郊廟作策告遣諫議大夫桓

譚等告諭天下當反政之意乃收族義家後毋及兄
宣皆死遣王邑孫建等十八人將兵擊義又置腹心
七將軍屯關中以自備冬十有二月王邑等破翟義
斬劉璜義與信棄軍亡義捕得傳尸長安磔陳都市
信卒不得初聞兵茂陵以西二十三縣賊𧓍發趙明
霍鴻等自稱將軍刼掠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
殿前其
三年春地震大赦天下明鴻等皆破莽自以威德日
盛獲天人助乃謀即眞之事秋七月莽毋功顯君死
意不在喪爲緦縗服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之
禮自以爲攝天子位不敢服其私親也凡一弔令莽

皆如初令新都侯崇爲主服喪三年廣饒侯劉京上
書言齊郡臨淄縣亭長辛當夢見人曰天公使我告
亭長居攝皇帝當爲眞不信我亭中當有新井亭長
起視庭中有新井百尺又太保臧洪奏新井亭長符
命言雍巴郡得銅符帛圖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
莽於攺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期門郎張充等交謀
共刼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作銅匱爲兩
檢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二曰赤帝璽某傳與
黃帝莽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言莽爲眞天子圖
書莽大臣八人有王盛王興哀章因自竄其名凡十
一人皆署官爵爲輔佐以付高廟僕射以聞戊辰莽

到高廟拜受金匱遂即天子位攺正朔易服色以十
二月爲正以雞鳴時爲朔色尚黃初高帝時得秦玉
璽因服命之名傳國璽莽令王舜從太后求之太后
怒罵舜汝不顧義我漢家寡老婦旦暮且死用此璽
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號泣而言左右莫不垂涕舜
悲不自勝良久乃白太后曰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
得之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恐欲刼之乃出投之
於地曰我老已死矣知汝兄弟不久滅族矣乃尊太
后爲新室文母莽以十月癸酉朔爲建國元年春大
赦天下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佑乃太祖歷
代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天之曆數在于予躬詩不

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室
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無廢朕命以平原安德
漯陰鬲重丘合凡萬戶爲安定公國立漢祖宗之廟
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讀策畢莽親執孺
子手流泣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
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良久中傳將太子下
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以孝平皇帝后爲
安定太后後更號曰黃皇室主欲嫁之主不聽莽案
金匱輔臣皆封拜王舜爲太師平晏爲太傅劉歆爲
國師哀章爲國將是爲四輔甄邯爲大司馬王尋爲
大司徒王邑爲大司空是爲三公甄豐爲更始將軍

王興爲衛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王盛爲前將軍是
爲四輔將軍凡十一人以應符命之名孺子居其邸
使者監護勅阿保乳母不得與語至壯大不能名六
畜莽定諸侯王皆稱公及四夷皆更爲侯更作小錢
徑六分文曰小錢與大錢一直五十者爲二品並行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結黨千數起兵於其國快兄
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公國在即墨快攻殺殷閉
城拒快敗走死莽增殷國爲萬戶復井田制遣五威
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以著代漢之
符赦天下五威將軍皆乘乾文軍駕坤六馬背負鷩
鳥之毛服飾甚偉各置左右前後中帥凡五帥衣冠

各如其方色將軍持節稱大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
之使各雷桐華真定劉都等謀起兵發覺誅真定常
山大雨雹其
二年莽之九月戊巳校尉史陳良終帶共殺校尉刁
護刼略吏士自稱漢大將亡入匈奴十有二月雷更
名單于號曰降奴服于知將多作符命以得封侯其
不爲者嘰曰獨天帝無除書自是莽乃禁之初甄豐
劉歆王舜等建安漢宰衡之號非復令莽居攝也及
即眞歆舜內懼而豐性剛形於顏色豐子尋復作符
命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妻莽發怒收尋皆
死連者數百人詞及揚雄時校書在天祿閣使者欲

收之雄恐懼自投閣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豫事
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歆子棻從雄問奇字有詔
勿問莽之爲人大口蹷頷露眼赤睛大聲如嘶長七
尺五寸好厚履高冠反膺仰視或云所爲鴟目虎喙
豺聲也故能噉人亦爲人所噉莽聞而誅之王舜自
莽即位病悸而死其
三年遣謁者持節安車印綬拜楚國龔勝爲太子師
友祭酒秩上卿使者之郡太守縣邑長吏三老官屬
行義諸生千人入勝舍致詔書勝因稱病篤使者以
印綬加勝輒推去使者自上請留守勝以秋涼發勝
知不免謂門人高暉等曰吾蒙漢之厚恩豈以一身

事二姓遂不食十四日而死有父老弔哭甚哀曰嗟
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消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
也遂出莫知其誰勝字君賓與同郡龔舍字長倩友
善故世稱兩龔並著名節勝哀帝時爲諫議大夫薦
龔舍甯壽皆徵勝曰竊見國御巫醫尚爲駕御賢士
宜有駕於是詔從之壽稱疾不至舍至拜諫議大夫
以疾免即就家拜太山太守使者到縣請舍到庭受
拜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於官遂就家拜之至
官數月以疾乞骸歸兒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
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莽以安車迎齊薛方曰堯舜
在上下有巢許今則主上方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

欲守箕山之節莽悅而聽之喻麋 郭欽杜陵蔣詡字元卿皆以郡守刺史以廉恥著名齊國栗融字客卿北海禽慶字子夏蘇章字山陽曹竟字子期皆大儒俱不仕莽池陽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皆自稱三日乃止海濱蝗河水況清河以東數郡莽徵能治河者至以百數大略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嘗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也聞禹治河本空此地以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河空此地不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掾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一石水六斗泥今西方諸郡及京師民引河渭水以溉田春夏少水時故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小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墻而貯水也可順從其性無復以灌溉則水道通利無溢決之害矣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璜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地悉為海水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書曰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東北入海乃無水災事

亦無施行者其

四年夏赤氣出東方竟天東北西南皆反亂侵邊其

五年二月文母皇后崩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水絕之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莽為后服喪三年西域焉耆國叛殺都尉冬十有一月孛星出其

六年三月壬申晦日有蝕之四月殞霜殺草木六月黃霧四塞秋七月大風拔樹木北闕城門瓦飛雨雹殺牛羊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帥大尹職如太守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其禮如三公郡監二十五人位上大夫各主五郡皆世其官分長安六鄉置六師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河東河南河內弘農潁川南陽為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及它官名悉改大郡至分為六郡縣以亭長為名者三百六十其後數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旋復其故吏民不能記每下詔書輒繫其本名而兼言之令天下小學以戊子代甲子為六旬首其

七年春日中星見民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觀者萬數莽制禮作樂說六經公卿旦入暮出連年不決十一公分布勸農桑班令於天下中郎繡衣執法在郡國乘權勢更相奏舉案章交錯道中召會吏民逮捕證左白黑紛亂貨賂相冒守宮闕告

訴者甚衆莽自以專權得漢政故感自擥衆務常御燈火至明不能治有司受成苟免因緣爲姦而已上書者連年不決繫牢郡者至數年兼領一切競爲貪苛拘繫縣獄者至連年逢赦乃得出衛士不交代者數年冬以郡縣災害率減吏祿終不得祿者各因職爲姦利以自給穀糴常貴百姓窮困起爲賊盜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流殺人其

八年春二月大雨雪深者二丈柏竹咸枯死地震莽詔曰地者有動有震震者爲害動者不害故易稱曰坤動而靜辟脅萬物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長平觀西岸崩壅涇水涇水不流羣臣上壽以爲

土壤水匈奴滅亡之兆也臣下從諛亦如之秋七月丁酉霸陵城災戊子晦日有蝕之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以竹筳導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其

九年瑯琊女子呂母爲子執仇黨衆寖多至數萬人號曰赤眉莽親至南郊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爲之形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兵令有司命人負之其

十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莽一切收長吏家財五分之曰以助邊令吏得告將許奴告主欲禁姦姦愈甚樊崇刁子都等以饑餓相聚於瑯邪衆皆數萬其

十一年令太史更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時匈奴冦邊莽乃大募發丁男死罪囚吏民奴一切挩吏民皆三十取一俾募有伎術者待以不次之位上言便宜者以萬數矣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楫連馬接車濟百萬之師或言不持斗儲食藥物馬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莽輒試之取大鳥翮作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鐶鈕飛數百步輒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大將軍賜以車馬待詔發遣大司馬武建伯嚴尤與將軍廉丹擊匈奴皆賜姓王大凡十三部將四十萬衆賞三百日糧欲同時並出塞追匈奴內之丁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

嚴尤諫曰匈奴爲害久矣周秦漢皆征之然皆未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之時玁狁內侵命將驅之盡境而反其視夷狄之侵譬猶蚊蚋之害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貲糧深入雖有尅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四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始皇不忍小忿而輕民力恢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輸轉之行起於負海疆場未定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北年饑饉而北邊尤甚今發四十萬衆貲三百日之糧東據海岱南取江淮然後能備計其道理一年尚未集合兵

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朽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
城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
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米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
當自齎食加二十四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
往事揆之軍出不滿百日牛必死盡且餘糧尚多人
不能勝此三難也秋冬甚寒春夏則多風齎釜鍑薪
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勢
不能久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
虜徑遁逃勢不相及幸而逢虜則累輜重如遇險阻
銜尾相隨虜邀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
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又復引古者名將

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論邊事凡三篇及當出師庭
議尤固爭之宜先憂山東莽怒策尤爲庶人以董忠
代之師久屯不行運轉不已天下搔動莫平連率田
況奏言民貲不實莽復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
爵爲伯衆皆罵之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巨毋
霸長一丈六尺大九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匈奴出
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軺車不能勝即以大車四馬
載霸詣闕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軍
一人虎賁百夫迎之於道京師門不容者開太高之
欲以示百蠻意欲以諷莽莽聞而惡之留霸新豐更
其姓曰巨毋霸謂因文太后霸王符也博以非所宜

言棄市其
十二年大順時之令春夏斬人都市二月壬申月正
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桂陵便殿乘虎文衣載在室
匣中自出立於外堂上良久乃委地莽欲示萬世之
基乃營長安城南隄封百頃以起九廟黃帝虞舜陳
胡王齊敬王濟北愍王凡五廟不毀云濟南伯王元
城孺王陽平頃王新都顯王黃帝廟東西南北各四十
丈高十七丈餘各半之金銀雕飾窮極工巧費用巨
百萬卒徒死者以萬數鉅鹿馬適求舉燕兵以誅莽
發覺誅死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兵於綠林
下江共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舍墊爲池其

十三年更州牧爲監如刺史莽子臨與莽侍婢通恐
漏泄乃謀殺莽發覺自殺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莽
問群臣擒賊方畧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
太史令宗宣誣天文以凶爲吉太傅唐遵飾虛僞以
取名國師劉歆顛倒五經毀壞師法明學男張邯地
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桑業羲和唐匡設六管以勞
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以取容令下情不得上通宜
誅此數子以慰天下莽怒令虎賁扶祿出時民皆饑
愁州縣不能慰安又不得擅發兵故盜賊浸多唯翼
平連率田況發四萬人授以兵車與刻石爲約赤眉
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莽切責況擅發兵赦罪詭

以擒賊況自請出擊賊所向皆破莽使況領青徐二州牧況請無出大將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散小國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穀并力固守賊攻城不得勢必不能聚所過乏食以此招之則降擊之則滅今出大將軍郡縣苦之乃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二州盜賊必平莽畏惡況陰爲發代賜況書將代監其兵況隨使者還齊地遂敗其

十四年閏月霸橋災數千人沃之不滅關東民相食蝗蟲蔽天自東來至長安入未央宮發吏民設購賞以捕之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收皆復聚衆

莽遣大將軍孔仁嚴尤陳茂擊之荊州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擊赤眉匡丹皆敗莽知天下潰叛乃分遣使除六筦諸禁詔令民不便者皆收還之時世祖與伯升起兵與平林合攻棘陽十有二月有星孛於張宿其

十五年二月辛巳劉聖公立爲更始皇帝即世祖之族兄也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號百萬擊更始二公兵敗於昆陽關東震恐道士西門君惠謂莽從兄王涉曰讖云漢復興劉秀爲天子天子國師劉歆是也先是歆依讖改名秀涉以語大司馬董忠共語歆歆於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歆亦怨殺其二子又畏大禍將至遂謀與忠劫莽東降忠等誅死歆涉以親近莽惡其人聞遂隱誅歆涉自殺莽師徒外破大臣內叛無所復信憂懣不能食性好小數但爲厭勝之事遣人壞漢園陵冢恩云無使民復思漢如此類也崔發言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大哭告天下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甚者除爲吁嗟郎漢兵至遂發莽先人塚墓燒其棺槨焚其九廟火照城中十一月戊申朔漢兵入城城中人皆降避火前殿莽猶按式廻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乃昇漸臺執威斗抱符命群臣從者尚千餘人王邑兵盡乃還父子守莽下晡時

兵衆上臺邑等戰死邑者成都王商之子也莽藏室中地隅間校尉公孫賓就斬莽頭軍人爭莽身支紛節解肌肉臠切遂傳首詔更始于宛孝平后曰何面目復見漢家遂投火而死后婉瘱有志操自劉氏廢稱疾不朝會莽欲改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子將醫問疾后大怒鞭其旁侍者發怒不起莽遂不敢逼之鍾武劉望聚衆汝南稱尊號嚴尤陳茂投之尤爲大司馬茂爲丞相十餘日望兵敗尤茂并死司命孔仁以兵降漢乃嘆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事乃自刎死本傳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安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

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莽既不仁而有邪佞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而成篡奪之禍推此言之亦有天時非人力也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謂唐虞復出乃始恣睢奮其威詐天虐民窮凶極惡毒被諸夏亂延蠻貊未足逞其欲焉故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內外怨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墟丘壠發掘害徧生靈延及朽骨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

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亡滅此皆亢龍之絕氣非命之運會紫色鼃聲餘分閏位為聖王之驅除云爾王莽既敗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公孫述稱帝於蜀隗囂據隴擁眾收集英雄班彪在焉彪即成帝婕妤之弟之稚子也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代然後始定昔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彪曰周廢興與漢稍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根本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祚短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

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其位不根於人心是以即位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動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之言周漢之勢可至於見愚人習識劉氏而謂漢家重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氏逐而得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感其言又閔禍患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於稷卨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

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後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豐沛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福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為神明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亡命功德不紀而能崛起於此者也世俗見高祖起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比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俗所以多亂臣賊子也若然豈徒暗於天道又不覩於人事也夫餓饉流離卑寒道路思短褐之襲擔

石之富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也則貧窮
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
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
梁籍成如王莽然卒就鼎鑊伏鑕烹醢分裂又況么
麼不及數子哉而欲暗干天位者乎是驚蹇之乘不
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
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言不勝任也當秦之末豪傑並起共推陳嬰
而欲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汝家婦汝世貧賤卒
得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
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羽

必亡之劉氏將興是歲陵為漢將獲於楚有漢使來
陵母見之曰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爾謹順事
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陵心其後果
定漢陵為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
探禍敗之機傳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況丈
夫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
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
曰是堯舜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
應四曰寬明而仁信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
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而由已從諫如順
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

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
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
群策必舉此高祖之大略也所以成業焉若乃靈瑞
符應又可略聞夫初劉媼妊高祖夢與神遇雷電晦
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媼武
負感物而折券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
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
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
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
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廢而苟昧權利越次妄
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

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鑕之英雄誠知淵覺悟畏禍戒
超然遠覽昭然深識收嬰陵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
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受授無貪不可幾者為二
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彪知囂不
寤乃避難於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訪問焉舉茂才
為徐令彪子固字孟堅明帝為郎據太史公司馬遷
史記自高祖至於孝武大功臣紹其後事迄於孝平
王莽之際著帝紀表志傳以為漢書凡百篇述其帝
紀其辭曰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
網漏於楚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越蹈秦郊嬰來稽首革命創制三章是紀應天順人
五星同晷項氏畔奐𦆀我巴漢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乘釁而起席卷三秦割據山河保此懷民股肱蕭曹
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良平恭行天罰赫赫明明
述高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述惠紀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率下以德農不供貢
罪不收孥宮不新館陵不崇基我德如風民應如草
國富刑清登高漢道述文紀
孝景莅政諸侯方命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
務在農桑著于甲令民用寧康述景紀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厥作伊何
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武功既抗乃迪斯文
憲章六學統一聖真封禪郊祀祭秩百神協律改正
享茲永年述武紀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蓋譸張實叡實聰罪人斯得
邦家和同述昭紀
中宗明明夤用刑名時舉傅納聽斷惟精柔遠能邇
燀燿威靈龍荒朔漠莫不來庭丕承祖烈尚於有成
述宣紀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賓禮故老優容亮直外割禁苑
內損御服離宮不衛山陵不邑閹尹之疵穢我明德
述元紀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珪如璋壼闈恣趙
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揚述成紀
孝哀彬彬克攬威神凋落洪枝顛倒鼎臣婉孌董公
惟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橈實凶述哀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述平紀
凡漢有天下地東西萬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二千
三百六十八里隄封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
四百五頃除邑居道路山林川澤郡國不可開者定
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六十七頃郡國二事三十
縣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三侯國二事四十一戶

千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六百五十九
萬四千九百九十八人此在國家強盛之時
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
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
漢四百二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
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于萬嗣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
及群籍於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
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
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其辭
曰

茫茫上古結繩而治書契爰作典謨云備明德惟馨光於萬祀其在中葉實有陶唐丕顯伊則配天惟明蕩蕩厥猷有煥其章至于有周對日重光於赫大漢統辟元功穆穆惟祗二祖六宗明明皇帝纂承洪緒遭國閔凶困於荼蓼實天生德應運建主矯矯俊臣惟國作輔綏我思成有德思祐撥亂反正大建惟序武功既列迺贊斯文禮惟前軌命我小臣爰著典籍以立舊勳綜往昭來永監後昆侍中悅上

漢紀本凡七萬二千四百三十二字

王莽一萬字莽攝政三年即眞十五年合十八年

前漢孝平皇帝紀卷第三十

後漢紀三十卷

（晉）袁宏撰

明嘉靖二十七年黄姬水刻本

後漢紀三十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晉袁宏撰。宏字彥伯、陽夏人。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事蹟具晉書文苑傳。是書前有宏自序、稱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聊以暇日、撰集爲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案此漢紀蓋指荀悅之書涉及東漢初事者非張璠書也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部書僞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序。錯繆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云云。蓋大致以漢紀爲準也。案隋志載璠書三十卷今已散佚。惟三國志注及後漢書注閒引數條。今取與此書互勘、璠記所有此書往往不載。其載者亦多所點竄、互有詳略。如璠記稱盧芳安定人、屬國夷數十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此書則作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氏。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稱武帝後、變姓名爲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以及朱穆論梁冀池中舟覆、吳祐諫父寫書事、皆較璠記爲詳。璠記稱明德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御窻牖。此書則作性不喜出入遊觀。璠記稱楊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天下以爲名公。此書則下一句。又如序王龔與薛勤喪妻事、璠記先敘龔而追敘勤。此書則先敘勤而後敘龔。敘呂布兵敗勸王允同逃事、璠記敘在長安陷時。此書追敘於後。亦頗有所移易。而核其文義皆此書爲長。其體例雖仿荀悅書、而悅書因班固舊文翦裁聯絡。此書則抉擇去取、自出鑒裁。抑又難於悅矣。劉知幾史通正史篇稱世言漢中興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

後漢紀序

晉東陽太守袁　宏

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掇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次敘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敘今因前代遺事略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迹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殁而不傳其遺風餘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怏躊躇操筆悢然者也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一

袁宏

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泠道縣舂陵封發中子買為舂陵節侯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帝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以蔡陽白水鄉為舂陵侯封邑而與從昆弟鉅鹿君及宗親俱徙焉湖陽人樊重女曰歸都自為童兒不正容不出於房南頓君聘焉生齊武王縯魯哀王仲世祖新野寧平公主

世祖諱秀字文叔初南頓君為濟陽令而世祖生夜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貴不可言是歲嘉禾生縣界大熟因名曰秀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樂施愛人勤於稼穡嘗之長安受尚書大義略舉兄縯字伯昇慷慨有大節王莽篡漢劉氏抑廢常有興復之志不事產業傾身以結豪傑豪傑以此歸之新野人鄧晨字偉卿家富於財晨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是為新野公主世祖與晨遊宛穰人蔡少公道術之士也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子駿也世祖笑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笑當是時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曰不順時令晨謂世祖曰王莽暴虐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宛下言讖能應也世祖笑而不應宛人李通

字次元父守爲王莽宗卿師守身長八尺容貌絶異治家與子孫如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曆讖記之言云漢當復興李氏爲輔私竊議之非一朝也通嘗爲吏有能名見王莽政令凌遲挾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爲閭里豪自免歸從弟軼亦好事者謂通曰今四方兵起王氏且亡劉氏當與南陽宗室獨有劉伯昇兄弟汎愛衆可以謀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嘗避吏於宛通遣軼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爲醫術以其難使也頻殺之故世祖不欲見軼軼輒來不止世祖乃強見之軼徐達通意殊不以申屠臣爲恨世祖不得已乃許之往時通病臥室內世祖與通兄儉弟寵

及軼語儵等喜悅並言天下兵起王氏亡敗之狀世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荅之及聞其語大驚不敢應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口復言其兵起及讖文世祖微難通曰即如是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結初琅邪呂母之子爲縣長所殺呂母家產數百金志欲報怨乃治酒多買刀兵少年隨其所乏而與之如此數歲財產單盡少年相與償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產求利也欲以爲子報怨耳諸君寧能相哀也少年壯之又素被恩皆許諾聚衆數百人母自號將軍攻縣長及掾吏既而解掾吏曰諸卿無罪唯欲報長耳諸吏叩頭爲

長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長殺之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母遂手殺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皆人樊崇東莞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並爲盜賊一歲間衆各數萬人王莽沐陽侯田況大破之遂殘州郡所過抄掠百姓初崇等以困窮爲賊無攻城畧地之心結聚浸盛乃相與爲約殺人號令最尊者稱三老其次從事卒吏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大師王匡東擊之軍至定陶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丹惶恐夜召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

不附今海內潰亂百姓塗炭民之思漢甚於詩人之思邵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孫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先據大郡鎮撫吏士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計除萬民之害則福流於無窮勳著於不朽與其軍覆於中原身分於草野功敗名滅所及先祖者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

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行奉世曾孫也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攻拔無鹽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匡丹進爵爲公王匡故進擊憲廉丹以爲新拔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爲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

皆得自調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爲狂刃所害嗚呼哀哉賜諡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爲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廏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除井田

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通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刼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乃使世祖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父李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家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爲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爲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說其子如遂

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書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劉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季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世祖與李通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世祖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

合軍而進西擊長聚世祖初乘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世祖斂宗人所得物悉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漢軍大敗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藍鄉引兵南渡伯昇饗士設盟潛師夜襲藍鄉盡獲其輜重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或謂之彗星張為周分其後世祖都洛陽除穢布新之象

更始元年正月斬阜賜死者萬餘人嚴尤陳茂聞阜賜死馳欲據宛伯昇乃焚積聚破釜甑與茂戰於育

陽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尤茂走汝南漢兵遂圍宛伯昇自號柱天將軍聖公稱更始將軍王莽惡之購伯昇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使長安中諸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昇像使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降者十餘萬無所統一諸將請立君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投歸伯昇然漢兵以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為國之略皆憚伯昇而狎聖公二月辛巳朱鮪等於淯水上設壇場立聖公為天子議示諸將伯昇曰諸公妄尊宗室甚厚無益然愚竊有所難聞赤眉在青徐衆數十萬其中必有諸劉若南陽有所立此必將內爭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之道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涉項羽是也舂陵去宛纔三百里功德未有所施遽自尊立為天子準的後人將得承吾弊非計之善者也為將軍計不如且稱王王勢亦足以斬諸將今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可且為更始王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乃立聖公聖公素懦弱流汗不敢言以次拜諸將劉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世祖為太常卿餘皆九卿將軍改元為

更始元年於是豪傑失望劉稷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宗室謀討王莽復社稷者伯昇兄弟也更始何為者不肯詣宛更始大臣不悅世祖惡之謂伯昇曰事欲不善伯昇笑曰恒如是耳李軼初與世祖善後諂新貴而踈世祖世祖誡伯昇曰此人不可親也伯昇不從平林兵圍新野不能下其宰潘臨登城曰願得劉公一信伯昇降之伯昇威名日盛更始君臣內不自安項時詔示縯七尺寶劍申屠建隨獻玉玦示樊宏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示項羽指在高祖建得無不善乎而縯不應及世祖將至潁川復深誡伯昇三月世祖與諸將略地潁川父城人馮異內鄉人

銚期潁陽人王霸襄城人傅俊潁陽人馬成皆從世祖興字公孫通左氏春秋好孫子兵法爲郡功曹監五縣事與父城令苗萌共守興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得興曰老母在城中且一夫之用不足爲强願據五城以効功世祖善之異歸謂萌曰觀諸將皆壯士屈起如劉將軍非庸人也可以歸身死生同命萌曰願從公計期字次況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壯異父卒期行喪三年鄉里義之世祖聞其氣勇有志義召爲掾霸字元伯家世獄官霸爲獄吏不樂文法慷慨有大志其父奇之使學於長安數年歸會世祖過潁陽以賓客見世祖曰聞將軍興義兵誅簒逆竊不自量貪

慕威德願充行伍故敢求見世祖曰今天下散亂兵革並興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霸父謂霸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俊字子衛成字君遷以縣吏亭長從夏五月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嚴尤陳茂復與二公遇莽之遣二公也欲盛威武以震山東至實猛獸車甲攻戰之具輜重千里世祖與下江新市平林兵數萬人擊之於陽關二公兵反走世祖入昆陽諸將惶怖各欲歸保所得城世祖曰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世祖

乃笑而去唯王常然世祖之計會候還言大兵來長數百里不見頭尾頗至城北矣諸將乃遽更請劉將軍計之世祖復爲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世祖及迫急世祖爲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在城中者八九千人世祖留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宗佻李軼鄧晨十三騎出城時二公至城下者且十萬人世祖幾不得出嚴尤説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稱尊號者在宛然進大兵向宛彼必奔走宛下兵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遂環昆陽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旗幟蔽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窟或作衝車弩射城中如雨城中負戶以汲二公自以功在刻漏校尉司

馬請託郡縣取受賄賂不以軍事爲憂有流星墮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滅吏士皆壓仆世祖既至定陵晨悉發諸營精兵救昆陽諸將戀輜重欲留兵守之世祖曰今同心併力以破二公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身首無餘何財物之有諸將聞二公兵盛皆震懼世祖爲陳天命曆數説其意請爲前行諸將不得已皆從世祖世祖將步騎千餘人居諸將前二公遣步騎千餘人來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世祖復進諸將乘之斬首數百級連戰輒勝諸將益奮棘陽人岑彭字君然以郡吏共

嚴説守宛城伯昇攻之數月城中相食是月岑彭嚴
説舉城降諸將欲誅之伯昇曰彭爲郡吏執心堅守
是其節也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後人更
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更始入都太守府封宗室諸將
皆爲列侯者百餘人宛城之拔昆陽未知也世祖爲
書與城中言宛下兵復至昆陽墜其書二公得書恐
六月巳卯世祖選精兵三千從城西水上奔二公陣
二公兵走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
出中外並擊會大風雷雨滍水盛二公大衆遂潰奔
走赴水溺死以數萬滍水爲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
輕騎逃去漢軍獲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或焚燒其

餘於是劉稷詣宛李軼等共譖之更始乃陳兵收稷
伯昇固爭之遂并殺伯昇以光祿勳劉賜爲大司徒
時世祖在父城乃詣宛謝之不伐昆陽之功更始以
是慙拜世祖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秋八月故鍾
武侯劉望據汝南自立爲定漢王嚴尤陳茂皆歸之
王莽遣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以距更始更始
遣西屛將軍申屠建司直李松攻關定國王匡攻洛
陽三輔震動長安中兵起共攻莽九月丙子東海公
孫賓就斬莽首會申屠建李松至傳莽首及璽綬詣
宛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
言云不如此者帝當那得之是月王匡亦拔洛陽執

太師公王匡國將哀章至宛斬之冬十月劉望自立
爲天子嚴尤爲大司馬陳茂爲丞相更始使劉信擊
之望兄子回殺望降嚴尤陳茂走朗陵爲故吏所殺
更始欲北之洛陽以世祖爲司隸校尉初三輔官府
吏東迎者見更始諸將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衣
大爲長安所笑智者或亡入邊郡及司隸官屬至衣
冠制度皆如舊儀父老舊吏見之莫不垂涕悲喜曰
何幸今日又見漢官威儀更始至洛陽遣使降樊崇
等樊崇等與渠帥二十餘人至洛陽降皆封爲列侯
其留者相率叛之崇等即皆亡去復領其衆分爲二
隊崇自關封出南陽徐宣謝祿等從陽翟擊河南是

時豪傑竝起盧江張步起琅邪劉芳起安定董憲起
東海秦豐起黎丘其餘赤眉銅馬青犢高湖董達等
衆各數萬旬月之間天下皆遍隗囂字季孟天水成
紀人少爲郡吏著名凉州季父崔豪俠能得衆情聞
莽兵敗昆陽更始立於宛謀起兵以應漢囂止之曰
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從收兵得數千人攻莽鎮
戎大尹李育殺之既而推囂爲主不得已乃聘平陵
人方望爲軍師望說囂曰今欲承天順民輔漢而立
者乃在南陽莽尚據長安言爲漢無所受命何以見
信於衆乎宜急立漢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
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茅茨土階致

其竊也敬雖未備物神明其捨諸囂從其言遂立漢
祖宗廟祀畢相與盟曰凡我同盟允承天道與輔劉
宗或懷姦虞神明殛之囂乃勒兵十萬將攻安定安
定太守王向莽從弟譚之子威行郡中屬縣未敢叛
囂諭向以天命向不從囂後爲言重頓兵血刃傷害
吏士終不聽乃進兵虜向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
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
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公孫述字子
陽茂陵人成帝時爲清水長兼治五縣姦不得發郡
中謂有神王莽時守導江卒正復有能名更始之立
南陽人宗成自稱將軍收兵漢中衆數萬人遂至成

都是時導江治臨邛述召縣中豪傑謂之曰天下同
苦新室思劉氏矣故聞漢將軍至馳迎道路今百姓
無辜父子俘獲室家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執
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公併力者即留不欲者即去豪
傑皆叩頭願效死乃發城中兵千餘人述使人詐稱
漢使者自東方來拜受印綬因號曰輔漢將軍兼益
州牧北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宗成大破之盡有益
州李憲潁川人王莽時於廬江賊起衆至十餘萬莽
以憲爲偏將軍連年擊平之莽敗憲據郡守自稱淮
南王張步琅邪人漢兵起步亦聚衆千餘人擊攻傍
縣數十城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咸

思漢芳由是詐自稱武帝後變姓名爲劉文伯及莽
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董憲字僑卿東海
朐人父爲人所殺憲聚客報冤衆稍多遂攻屬縣秦
豐南郡黎鄉人少時受律令爲縣吏漢兵起與同鄉
蔡張趙京等起兵衆數千人攻宜城襄陽諸縣下之
自稱黎丘王更始封劉永爲梁王永故梁王子也王
莽時廢爲家人更始立詣洛陽故得封更始將使大
將平河北劉賜諸宗室無可使者獨有世祖也朱鮪
等以爲不可而左丞相曹竟父子用事馮異勸世祖
厚結焉由是以世祖爲大司馬遣平河北於是馮異
銚期堅譚祭遵臧宮王霸皆以爲掾吏從至河北賓

客多去者世祖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已亡矣疾風
知勁草爾其勉之堅譚字子汲襄城人也以縣吏從
世祖祭遵字弟孫潁陽人家富給而遵惡衣服不自
修飾又好經學母死負土成墳以孝謹聞常爲亭長
所侵辱遵結客殺亭長縣中稱其儒而有勇也世祖
破二公於昆陽還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姿
容謂遵曰欲從我乎曰願從因署門下吏臧宮字君
翁郟人爲縣亭長率賓客入下江兵中昆陽之戰諸
將稱其勇世祖察宮勤力少言獨親納之初伯昇之
遇害世祖不敢制服飲食笑言語如平常馮異見世
祖獨居不御酒肉被席有涕泣處異獨寬解世祖世

祖曰卿勿妄言何有是乎異因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家今下江諸將縱橫恣意所至虜掠財物畧人婦女百姓已復失望無所戴矣今公專命方面廣施恩德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之饑渴易為飲食時也宜急分遣官屬理冤結施恩惠於是乃遣異與銚期乘傳撫循百姓所至二千石長吏三老皆具食宥囚徒除苛政反漢官申舊章吏民大喜牛酒盈路皆辭而不受南陽新野人鄧禹字仲華少以德行稱嘗遊學長安見世祖知非常人也更始立人多薦舉禹不肯從聞世祖平河北乃杖策追之及世祖於鄴世祖見禹甚喜謂禹曰欲仕乎曰不願世祖曰即如

是欲何為對曰使明公威德加於海內禹得効其尺寸之功垂名竹素此其願也世祖留禹宿禹因進說曰古人有言聖人不得違時時亦不可失也歷觀往古聖明之興因時立功二科而已天事與人事也今以天事觀之更始既立而變方興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更始既是庸才而其輔佐無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民者也以古人度觀之今敗可見也公推誠接士捴覽英雄天下之人皆樂為驅馳公之德衆所歸也初戰昆陽破王莽四十萬衆天下聞之莫不震靡公之武衆所服也軍政齊肅少長有禮賞善如不及討惡如慮逆公之文衆所安也

聰明神武所謂天下聖人也民之歸治如水趨海以公之威德應民之望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河內被山帶河足以為固其土地富貴殷之舊都公之有此猶高祖之有關中也進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馬之用東舉青徐引負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號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上笑曰且相隨北去因勑左右號禹曰鄧將軍鉅鹿宋子人耿純字伯山說李軼曰將軍以龍虎之姿風雲之時奮迅而起朞月之間兄弟富貴德信不聞於士民功勞未施於百姓而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兢兢自危猶懼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軼奇之乃授純節令安集趙魏

是時世祖在邯鄲純見世祖長者官屬齊肅遂求自納焉南陽宛人朱祐字仲先世祖之舊也伯昇之起以祐為護軍伯昇敗祐常獨怨望世祖每短絕之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問祐曰子將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與劉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是願與之俱乃給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祐俱北及世祖於柏人世祖復以祐為護軍常居中親幸祐從容問世祖曰更始政亂公有日角之相天之所命也世祖怒將收之乃不敢言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初事武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氣如此而勤

於學將相之器也嘗爲縣吏迎鹽河東會盜賊起同輩十餘人皆棄鹽去復獨送至縣縣中稱其信及漢兵起復聚衆數百人於羽山旣而將其兵屬劉嘉爲校尉復見更始綱紀日替令嘉遠爲之慮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圖六國之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氏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輔天下未定而安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公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可往投之去見上上復奇之又鄧禹亦稱有將帥才於是署復爲都督觧左驂以賜之陳俊字

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學長安歸爲郡吏漢兵起爲劉嘉長史旣遇世祖調補曲陽長謂世祖曰欲與君爲左右小縣長何足以留之俊即觧印綬去世祖以俊爲彊弩將軍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皷臨敵奮擊所向皆破世祖曰諸將皆如此復何憂哉王昌字郎邯鄲人初河間赤眉大衆將至百姓騷動郎明星曆以爲河北有天子氣素與趙繆王子林善豪俠於趙欲因此起兵初王莽時或稱成帝子子輿爲莽殺之郎於是詐稱子輿以誑動林等林等亦欲以爲亂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先宣言赤眉將至立劉子輿以動衆心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止王宮

十二月壬辰郎自立爲天子外遣將帥徇幽冀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遭趙氏之禍王莽簒弑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濵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于天天命祐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今也南嶽諸劉爲朕先驅朕觀天文乃興于斯而聖公未知故且持帝號今已詔聖公及翟太守驟與功臣詣行在所荊州刺史太守皆聖公翟義所置彊者負力弱者疑惑頓兵傷士元元喪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頒下詔書是時百姓思漢言翟義不死故郎稱之從民望也於是自趙國已東至于遼左皆從風而靡矣茂

陵人耿弇字伯昭父況王莽時爲朔調連率更始立諸將畧地者前後非一弇乃辭況至京師因獻貢以自固弇時年二十一矣至宋子會王郎反從縣吏孫倉衛苞勸弇降邯鄲弇按劍叱之曰所以涉難至長安者欲以輔劉氏也今我至京師陳上谷漁陽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族滅不久孫倉衛苞不從皆亡去弇聞世祖在盧奴乃北謁之世祖留弇門下吏弇因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世祖壯之弇亦書與況盛陳世祖度畧宜速來相見況乃馳至昌平遣小子舒獻馬焉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一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二　袁宏

二年春正月公到薊王郎購公十萬戶薊中驚恐言郎使者方至太守已下皆出城迎公見官屬議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也發此兩都控弦強弩萬騎所向無前邯鄲不足平也公曰卿言善時公官屬盡南方人莫有欲北者皆曰死南首柰何北行公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公駕出官屬不盡相及弇與公相失道路擾攘皆欲擊公銚期奮戟在前嗔目叱之至城門已閉矣攻之得出兼晨夜蒙霜雪所過城邑不敢入或絕日不食至饒陽蕪蔞亭馮異進豆粥公曰得公孫

豆粥饑寒俱解公將出或曰閉之亭長曰天下詎可知何閉長者爲遂南行至呼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皆失色公遣王霸視之信然霸恐驚衆不可渡且前依水爲阻即言冰堅可渡士衆大喜比至冰合可涉既渡公謂霸曰安吾衆令渡者卿力也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渡河白魚之應無以加也公曰王霸權時以安衆是天瑞也爲善不賞無以勸後以霸爲軍正賜爵關內侯於是未知所之有老公在道旁曰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乃至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聞世祖至開門出迎世祖見光喜曰伯卿兵少不足用如何光曰

可發奔命攻旁縣不降者掠之兵貪財物可大致也以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忠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好黃老言爲人純厚鄉里愛之知漢兵至宛或見光衣服鮮明欲殺之解衣未已會安城侯劉賜適至見光容貌長者救全之因率黨與從賜爲偏將軍與世祖共破二公於昆陽後更始拜光爲信都太守李忠字仲卿東萊人以好禮稱王莽時爲信都都尉更始立以忠郡中爲所敬信即拜忠爲都尉兼置書勞勉爲王郎起光與忠發兵固守廷掾有持郎檄詣府者光斬之以令百姓邳彤字偉君信都人王莽時分鉅鹿爲和成郡以彤爲郡卒正

公之平河北彤舉城降復以彤爲太守是時郡縣得王郎檄皆望風響應唯信都和成二郡不降彤聞公來失衆使五官掾張萬將精騎二千詣公所彤與公會信都議者或言可因信都兵自送入關彤庭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何者吏民思漢久矣故更始之立天下響應當此之時一夫大呼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已來用兵之盛未有如此者也邯鄲劉胡子等假此威勢惑亂吏民詐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擁而立之其衆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尅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西歸非徒亡失河北又驚動三輔墮

損威重安可量也明公審無征伐之計則雖信都之衆難可合也何者明公西則邯鄲和成民不肯捐棄親戚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誠可必見以彤爲後大將軍世祖使宗廣守信都李忠邳彤征伐耿純率宗族二百餘人老者載棺而隨之及賓客二千人并衣襦迎公於貫鉅鹿人劉植亦率賓客數十人開城門迎公大悅以純爲前將軍植爲驍騎將軍衆益盛乃渡呼沱攻中山所過郡縣望風影附耿純使從弟訢歸燒宗室廬舍公以問純純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畜重賞甘餌以聚人者也接下以至誠待之以恩德是以士衆勞來思樂僮仆令邯鄲

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宗歸命老弱在行猶恐宗人賓客卒有異心無以自固燔燒廬舍絕其反顧之望公善之更始將相皆山東人也咸勸更始都洛陽丞相長史鄭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荊楚無施於民衆號南陽而雄傑已誅王莽開門而迎者何也苦王氏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不久撫之臣恐百姓心動盜賊復起誠者欲平赤眉而從入關是不守其本而爭其末也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得安枕邪更始曰朕西決矣乃以興爲梁州刺史二月更始西至長安自王莽之敗西宮燔燒東宮府市里太倉武庫皆如故更始居於東宮郎吏以次侍更始媿不能視

諸將後至者更始勞之曰掠得幾何左右大驚李松
趙萌說更始宜立諸功臣爲王以報其功朱鮪以爲
高祖之約非劉氏不得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劉祉爲
定陶王劉賜爲宛王劉慶爲燕王劉歙爲元氏王劉
嘉爲漢中王後遂立王匡爲比陽王王鳳爲宜城王
朱鮪爲膠東王張卬爲淮陽王王常爲鄧王廖湛爲
穀王申屠建爲平氏王胡殷爲隨王李通爲西平王
李軼爲武陰王成丹爲襄邑王陳茂爲陰平王宋佻
爲潁陰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大司馬隗囂爲御
史大夫即拜張步爲輔漢大將軍步弟弘爲衛將軍
盛玄武將軍壽高密太守步乃分兵略地盡得琅邪

泰山城陽東萊高密膠東北海齊郡濟南拜董憲爲
臨淮太守憲還東海攻利城取況攻曲陽皆下之拜
劉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以趙萌女爲
夫人有寵委政於萌更始日在後宮與婦女飲酒諸
將欲言事更始醉不能見請者數來不得已令侍中
於帷中與語諸將又識非更始聲皆怨曰天下未可
知欲見不得而韓夫人尤嗜酒手自滴酒謂常侍曰
帝方對我樂飲閒時多正用飲時即事來爲起抵書
按破之議郎有諫者言萌放縱縣官但用趙氏家語
署耳更始怒拔劍斫議郎時御史大夫隗囂在旁起
謂左右曰無漏泄省中事萌嘗以私事扶侍中下斬

之侍中呼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哀縱之萌曰
臣不奉詔遂斬之如此者數李軼等擅命於外所置
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强者爲苦王匡張卬之屬
橫暴長安三輔苦之又所署官爵多群小長安爲之
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由是四方不信
豪傑離心博士李淑諫曰方今賊臣始誅王化未行
百官有司宜得其人陛下本因下江平林之勢假以
成業斯亦臨時之宜事定之後宜釐改制度更延英
俊以匡王國今者公卿尚書皆戎陣亭長凡庸之隸
而當輔佐之任望其有益猶緣木求魚終無所獲海
內望此知漢祚未興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爲陛

下惜此舉措願陛下更選英彥以充廊廟永隆周文
濟濟之盛更始怒收淑繫之詔獄歷年至更始之敗
乃免初隗囂被徵將行方望止之曰更始未可保且
觀百姓所歸囂不聽以書謝囂曰足下將建伊呂之
業任存亡之權大事草創雄傑未集以望異域之人
疵瑕未曝於衆可且依託亦有所宗望知大指順風
不讓幸賴將軍尊賢廣謀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
英傑雲集思爲羽翮比肩是也望久以羈旅抱空資
託賓客之上誠自媿也假望懷介然之節潔去就之
分又不貳其志矣何則范蠡收績於姑蘇狐犯謝罪
於始入夫以二子之勤從君二十餘年蠡苞七術之

幾犯爲舅氏之親然至際會猶釋罪削迹請命乞身
蓋亦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
連其旁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顯將軍勉之而
已囂固留望遂去囂詣長安更始以囂爲右將軍季
父崔爲白虎將軍義爲左將軍既而崔義謀叛西歸
囂懼其幷誅即求見而告其謀二人誅死更始以囂
爲忠故以爲御史大夫方望既去隗囂遂說安陵人
弓林曰更始必敗劉氏眞人當受命劉嬰本當嗣孝
平帝王莽以嬰爲孺子依託周公以奪其位以爲安
定公今在民閒此當是也林等信之於長安求得嬰
將至臨涇聚黨數千人立嬰爲天子望爲丞相林爲

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蘇茂等擊皆斬之公之擊趙國
引兵入鉅鹿降廣阿更始初立遣使徇諸國曰先降
者復爵位上谷太守耿況出迎使者上印綬使者無
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請印綬使者曰天王使者功
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
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立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
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至上谷而隳阻向化之
心生離叛之隙何以復令他郡乎且耿況在上谷久
爲吏民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爲亂
爲使君計莫若復況以安上谷外以宣恩信使者不
應恂因顧叱左右以使者教召況況至恂前取印綬

帶況使者不得已承詔授之況遂拜受而出恂字子
翼上谷北平人也家世爲郡縣之著姓恂好學爲郡
功曹耿況甚重之時王郎使上谷發兵恂與門下掾
閔業議邯鄲拔起不可信王莽末時所難伯升今聞
大司馬伯升親弟尊賢下士所至見說可歸附也況
曰邯鄲兵強不能獨距如何對曰今據大郡悉舉其
衆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太守與
合爲一邯鄲不足圖也耿弇之與公相失也聞行歸
上谷會適至勸況發兵乃遣寇恂至漁陽說太守彭
寵初吳漢說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
不率勉上谷共遣精鋭以詣劉公幷力擊邯鄲此一

時之功也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寵欲從之
其官屬不聽漢知寵不得自專乃辭去城外思所以
譎其衆者時道多饑民見一諸生漢使人召之乃問
所聞見此生具說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言邯鄲劉
子輿非劉氏也漢乃獨爲檄發漁陽兵使此生奉檄
詣寵寵官屬皆疑會恂至寵遂發兵以漢行長史事
與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王梁等將步騎三千人共攻
薊誅王郎大將趙閎等所過攻下郡邑誅其將帥將
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曰
大司馬公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累地漢復問曰大
司馬爲何公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進兵城下

初聞二郡兵且至或云王郎來甚憂之及聞外有大
兵公親乘城勒兵傳問之漢等答曰上谷兵爲劉公
諸部莫不喜躍耿弇得所歸附矣耿弇拜於城下具
言發兵狀公廼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
陽上谷兵吾聊應一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爲吾
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爲偏將軍加況
寵大將軍封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
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畧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
舉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更始遣尚書令謝
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
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武固侯李忠
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
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
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
也公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
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
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
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後大將軍邳彤父弟及妻子使
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
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
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公乃使左
大將軍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

而還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敗走王郎兵忠彤家
屬悉全公因使忠行太守事還歸信都誅郡中反者
數百人公東擊鉅鹿未下耿純說公曰守鉅鹿士衆
疲弊雖屠其城邯鄲存不如以精鋭擊邯鄲若王郎
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公從之夏四月攻邯鄲王郎
使杜威持節詣軍威曰實成帝遺體子也公曰設使
成帝復生天下亦不可得也況詐子輿者乎威固請
降求萬戶侯公曰一戶不可顧得全身耳威曰邯鄲
雖鄙幷力城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俱降但欲全身
也乃辭去少傅李立反開城門五月甲辰破邯鄲誅
王郎公得文書謗毀公者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也更始遣使封公爲蕭王令罷兵將有功者詣行在
所遣幽州牧苗曾之部王幸溫明殿耿弇請問曰吏
士死傷者多願歸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畧
平國家今都長安天下大定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
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來欲罷兵不聽也銅
馬赤眉之屬數千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
必不久王曰卿勿妄言我告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
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
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從風
如去虎口得歸慈母倒戟橫矢不足以喻更始未都
長安時百姓未具責也今都長安即位宮室成以爲

天子而大臣專權貴戚縱橫夫政令不出城諸將虜掠甚於賊盜百姓愁怨天下失望是以知必敗也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下百萬衆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尅薄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王曰卿得無爲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爲人道於是王謂鄧禹曰吾欲取幽州突騎誰可使者禹曰吳漢文能柔未附武足斷大事可用也乃以漢爲大將軍持節與耿弇發幽州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肯調漢將二十騎至無終曾以漢無備出迎漢漢麾騎收曾即誅之遂取其軍威振北州漢將兵詣王所諸將望見漢還兵馬甚盛皆

曰此欲自將之何肯與人及漢至上公簿詣所付諸將各多請之王曰屬者恐其不與人今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由是服焉秋王擊銅馬於清陽破之又擊高明董連大破之衆十餘萬悉降皆封其渠帥諸將未能信賊賊亦二其心王勑降賊各勒兵王將輕騎入其營渠帥曰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遂安悉以賊配諸將營更始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徇益州公孫述使弟將兵要之綿竹大破寶忠由是威振益州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震蕩匹夫横議將軍割據千里地十湯武奮發威德以投天隙王霸之業成矣宜改名以鎮百姓述以爲然乃自

立爲蜀王遣將軍侯丹守白水關任滿據扞關蜀地肥饒民強兵實遠方多歸之邛人長貴殺王莽越嶲太守自立爲邛穀王稱臣於述塞外君長皆貢述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躬據鄴各十餘萬王患焉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人非蕭何誰能之使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者矣漢之能卿之擧矣復爲吾擧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非恂莫可安河內也王至河內太守韓歆謀將城守備武人衛文多奇計馮異素知之異言於王使衛文說歆令降岑彭亦勸歆遂從之王以歆不即降置之鼓下將斬

之彭在城內使人召彭初彭賴伯昇獲免因以兵屬伯昇被害更爲朱鮪校尉後爲潁川太守將之官道不通乃將麾下數百人從邑人韓歆於河內彭見王曰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竊聞大王開拓河北此誠皇天祐漢士民之福也彭賴司徒公得全濟今復遇大王誠願出身自効以報恩施王深納之因言歆南陽人可以爲用乃赦之於是以馮異爲孟津將軍寇恂爲河內太守王謂恂曰河內富實帶河爲固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吾將因是以濟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卿以河內恂乃伐其園竹以爲兵矢收淇租賦以給年粮養馬二千匹以供軍

用劉隆字元伯王之宗人更始初爲偏將軍預於昆
陽之戰更始入關請迎妻子至洛陽聞王在河北隆
單身歸王王以爲騎都尉使與馮異守洛陽李軼聞
隆歸王乃盡殺隆妻子河北既定遣吳漢岑彭擊謝
躬時拒五校於隆慮令大將軍劉慶守鄴城漢說魏
郡太守陳康曰上智處危以求安中智因危以爲功
下愚安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今
京都敗亂四方雲擾劉公所向輒平之公所見也謝
尚書不量力內與蕭王違戾外失河北之心公所知
也公據孤危之城堅守自安以待滅亡義無所立節
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危收中

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於是陳康乃收劉慶及躬妻
子開門內漢軍躬聞漢等至將輕騎歸不知漢已得
其城與數百騎夜至鄴時漢在城外彭在城中開門
內躬脅將詣傳斬之初更始遣躬將馬武等六將軍
與世祖俱定河北及王郎平躬與世祖復俱共在邯
鄲中不居城內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爲百姓所苦躬
不能整又數與王違戾常欲襲之以爲兵強故止然
躬勤於吏事每至所在理冤結決詞訟王常稱之曰
謝尚書真吏也躬由此不自疑躬妻子嘗誡之曰終
爲劉公所制焉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少時避怨
綠林中起隨擊甄阜二公兵故王常親引之邯鄲既

平王登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
軍主之何如武讓不敢當然歸心於王武既降置之
帳下每饗諸將武斟酌於前自以新屬也甚卑恭不
敢與南陽時等王籌之冬十二月赤眉西入關更始
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王劉均據河東丞
相李松大司馬朱鮪據弘農拒之王度長安必危方
憂山東關西未有所屬乃以鄧禹爲前將軍中分軍
西入關以韓歆爲軍帥李文程憲李春爲祭酒馮愔
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大將軍鄧尋
爲建武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戎士二
萬王送鄧禹於野王王反而獵於道見二人者即禽

王曰禽何向二人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
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王曰苟有備虎何患二人曰
何大王之謬也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其備
非不深也武王即紂而殺之故即人者人亦即之雖
有重備豈能自守乎王不自得顧謂左右曰此隱者
也將之乃不辭而俱去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二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三　袁宏
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攻安邑王匡成丹劉均等合
兵十餘萬共擊禹禹與戰不利驍騎將軍樊崇臨陣
死會日暮兵疲韓歆及諸將見戰敗而敵盛皆諫禹
欲夜去禹不聽明旦癸丑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
得益治兵敕軍中曰匡等雖出無妄動令至營下乃
擊匡等悉至禹鼓而並進大破之斬劉均河東太守
楊寶遂定河東禹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太守悉更
置令鎮撫之王擊銅馬於元氏使耿弇吳漢將精兵
在前大破之追至愼水北漢兵乘勝薄之賊皆殊戰
漢軍大壞王親揮刃以禦賊未交鋒耿弇射之賊不

得前岸高不得上王自投馬下値突騎王豐豐以馬
授王王撫豐肩曰幾為賊所笑馬武在後戰甚用力
故賊不得進軍士奔散者先保范陽或言王已沒矣
軍中恐懼不知所為吳漢曰王兄子在南陽何憂有
頃王至衆乃復振夜賊引去王退入漁陽破之吳漢
別追至右北平斬首三千餘級更始遣廩丘王田立
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三十萬衆助李軼守洛
陽馮異與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
知今也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
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
知命重祖宗而憂萬民覩存亡之符効見廢興之必

然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今長安壞亂赤眉
在郊王侯搆難大臣分離朝無紀綱而四方分崩異
姓並起此劉氏之憂也故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
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歸往幽岐見慕不足為喩
今馬子張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辜如彼
又明效也季文誠能覺悟亟斷大計論功古人轉禍
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
無及已矣初軼譖害伯昇欲降而不自安異王開納
之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約結死生邂
逅中道別離今軼守洛陽將軍鎭孟津俱據機軸千
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有深達蕭王異得進愚策以得

佐國安人異奏軼書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
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以軼擁大衆
據名都欲有降意怪上露之也軼書既布朱鮪得其
書使人殺軼雒陽大衆乖離多出降者蕭王之北朱
鮪使蘇茂將三萬人渡河襲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
陰寇恂乃發屬縣兵令與恂會溫軍吏皆諫曰洛陽
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兵畢至乃可擊之恂曰溫
者郡之藩蔽如失溫郡不可得守也遂馳赴之明旦
陳兵未合而馮異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曰公
兵至茂陣動因奔擊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過半
斬其副將賈彊遂乘勝渡河環洛陽城乃還自是洛

陽震恐城門晝閉初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
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三月李松與赤眉戰
於務鄉松大敗李熊說公孫述曰山東饑饉人民相
食百姓塗炭城邑丘墟今蜀土豐沃稼穡常熟果實
所生不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陸有器械之用
水浮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
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
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浮漢水以闚秦地南順江
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今君王之
聲聞於天下號位不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
有知述然其言有龍出府殿中夜有光述以爲符瑞

夏四月公孫述自立爲天子廣漢人李業字巨游守
爲郎王莽居攝謝病去不應辟召隱迹山谷述素聞
業名欲以爲博士因辭病不起述羞不致業乃遣大
鴻臚尹融奉詔持鴆曰業起則授大位不起則賜鴆
融諭業曰今天下三分孰非孰是何爲區區身投不
測之泉朝廷慕名德於子厚矣宜上奉知己下爲妻
子計之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阻疑衆心凶禍立加
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蓋爲
此也君子見危授命何可誘以高位哉融見持心彌
堅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內斷於心久矣何
妻子之爲乎遂仰鴆而死

袁宏曰夫名者心志之標牓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稱
焉德播一鄉一鄉舉焉故博愛之謂仁辨惑之謂智
犯難之謂勇因實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太上遵理
以修實理著而名流其次存名以爲己故立名而物
懟最下託名以勝物故名盛而害深故君子之人洗
心行道唯恐德之不修義之不高崇善非以求名而
名彰於外去惡非以邀譽而譽宣於外夫然故名盛
而人莫之害譽高而世莫之爭末世陵遲大路巇險
雖持誠行己不求聞達而譏勝道消民怨其上懼令
名之格物或伐賢以示威假仁義以濟欲或禮賢以
自重於是有顛沛而不得其死屈辱而不獲其所此

又賢人君子所宜深識遠鑒退藏於密者也易曰无
咎無譽衰世之道也若夫潔己而不汙其操守善而
不遷其業存亡若一滅身不悔者此亦貞操之士也
嗚呼大道之行萬物與聖賢並通及其衰也君子不
得其死哀哉更始諸將懼赤眉至申屠建等御史大
夫隗囂共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更始
未行其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告之更始召申屠建
斬之張卬廖湛胡殷於是自爲王勒兵燒宮門隗囂
將賓客奔天水更始與三王戰宮中不勝將妻子車
騎百餘人東至新豐從大司馬趙萌萌以爲王匡陳
收成丹皆與三王有謀可收斬之更始乃召陳收成

丹即斬之王匡不應召因并將收丹兵歸長安從三
王於太子宮趙萌李松亦將其衆從更始於太倉中
五月蕭王自漁陽過范陽命收葬士卒死者至中山
羣臣上尊號曰大王初征昆陽則王莽敗亡後伏邯
鄲則北州平定此豈人力哉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
州據土帶甲百萬武功論之無所與爭文德論之無
所與讓宜正號位爲社稷計王不聽諸將固請王曰
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諸將出耿純
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
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功業
已定天時人事已可知矣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位

號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從大王
也王感其言使馮異問以羣臣之議異至曰三王背
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
議上以安社稷下以濟百姓王曰我昨夢乘赤龍上
天覺悟心中悸動此何祥也異再拜賀曰此天命
發於精神心中悸動大王重慎之至也會諸生彊華
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羣臣復請曰受命之符人應
爲大今萬里合信周之白魚曷足比乎符瑞昭皙宜
答天神以允上帝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鄗改年爲
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鄗爲高邑
袁宏曰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羣黎而爲

謀主故權其所重而明之則帝王之略也因其所弘
而申之則風化之本也夫以天下之大羣生之衆舉
一賢而加于民上豈以資其私寵養其厚大哉開物
成務正其性命經綸會通濟其所欲故立君之道有
仁有義夫崇長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惡亂萬物之
心也推仁則道足者宜君惡亂則兼濟者必王故上
古之世民心純朴唯賢是授揖讓而治此蓋本乎天
理君以德建者也夫愛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故因
其愛敬則親疏尊卑之義彰焉因其忠信而存本懷
舊之節著焉有尊有親則名器崇矣有本有舊則風
教固矣是以中古之世繼體相承服膺名教而仁心

不二此又因於物性君以義立者也然則立君之道
唯德與義一民之心莫大於斯先王所以維持天下
同民之極陳之千載不易之道昔周秦之末四海鼎
沸義心絕於姬氏干戈加於嬴族天下無君六合無
主將求一時之傑以成撥亂之功必推百姓所與以
執萬乘之柄雖名如義帝彊若西楚焉得擬議斯事
乎由是觀之則高祖之有天下以德而建矣遠於成
哀之間國嗣三絕王莽乘權竊有神器然繼體之政
未爲失民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故立其寢廟百姓覲
而懷舊正其衣冠父老見而垂泣其感德存念如此
之深也如彼王郎盧芳臧獲之儔耳一假名號百姓

為之雲集而況劉氏之胄乎于斯時也君以義立然則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陽而臨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為君矣世祖經略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以為道未盡也初赤眉二道入關至弘農復大合分其衆萬人為一營軍中常有齊巫祠城陽景王巫言景王大怒當為縣官則可何故為盜賊有笑巫言輒病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說樊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且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挾宗室以行

誅伐不敢不服崇等然之又迫於巫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是月赤眉立盆子為天子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衆人拜恐怖欲啼崇等自相署置崇本先起有勇力方畧自徐宣等皆宗之然不能書徐宣故獄吏通易經於是推宣為丞相崇為御史大夫盆子者故式侯萌子王莽時廢為家人更始過式畧盆子與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更始之西洛陽恭隨見南宮恭前頓首曰故式侯世子大漢復興聖主在堂不勝歡喜願上壽有詔引上殿稱壽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更始悅之即封為式侯恭通尚書以明經數言事擢為侍中從更始入關茂與盆子

留赤眉中常為劉俠卿牧牛盆子既立猶朝夕拜俠卿俠卿為之號後祠景王於鄭北使盆子乘軒車大馬草中牧兒皆隨車觀曰盆子在是中至祠所盆子拜崇等皆為之拜祠罷復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崇等亦不復候視也秋七月辛未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封酇侯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封武强侯初赤伏符曰王良主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徒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為大司空又以讖言以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事衆大不悅僉曰吳漢景丹應為大司馬上曰景將軍舊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策之謀又誅苗曾收謝躬

其功大於是以吳漢為大司馬封武陽侯景丹為驃騎大將軍

袁宏曰夫天地之性非一物也致物之方非一道也是以聖人仰觀俯察而備其法象所以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志故有神道焉有人道焉微顯闡幽遠而必著聰明正直遂知來物神之所為也智以周變仁以博施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人之所為也故將有疑事或言乎遠必神而明之以一物心此應變適會用之神道者也辯物設位官方授能三五以盡其性黜陟以昭其功此經綸治體用之人道者也故求之神物則著榮存焉取之人事則考試陳焉是善為治者

必體物宜參而用之所以作而無過各得其方矣若夫讖記不經之言奇怪妄異之事非聖人之道世祖中興王道草昧格天之功實賴台輔不徇選賢而信讖記之言拔王梁於司空委孫咸於上將失其方矣苟失其方則任非其人所以衆心不悅民有疑聽豈不宜乎梁實負罪不暇誡亦無所闕焉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此之謂也上璽書勞鄧禹曰將軍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平定山西功効尤著𢡟作司空敬敷五教禹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歙將十萬衆拒禹於衙禹擊破之時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民無所歸聞禹至衙軍兵

整齊百姓喜悅相隨迎禹降者日以千數號百萬衆禹時年二十四所止住儀節白首耆老及諸將在軍下莫不飽滿名震關西八月壬子初祠社稷于懷是時上新即位軍食不足寇恂轉運不絕百官賴焉以爲奉上上數璽書勞恂茂陵人董崇說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定而以此時據大郡內得人民外破蘇茂威震遠近此讒人所因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高祖悅今君所將皆宗族兄弟也無乃以前人爲鏡戒哉宜從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稱病不親事自請從上征上曰河內未可離也固請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姊子谷崇願爲前鋒上悅以

爲偏將軍廩丘王田立降隨萌李松攻三王三王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王降赤眉別兵出戰李松拒之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人誘汎曰開城活汝兄汎遂開城門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出渭濱式侯恭以盆子之立自繫有司赤眉入吏民奔式侯從獄中出三械見定陶王劉祉解其械言帝在渭濱遂相隨見更始於舟中弘農太守公乘歙謂京兆尹解惲曰送帝入弘農我自保之惲曰長安已敗吏民不可信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即曰高陵有精兵可往時虎牙將軍劉順定陶王劉祉尚書任延君侍中劉恭步將更始至高陵嚴

本將軍兵城守外如宿衛內實圍之上聞更始失城守未知所在詔封更始爲淮陽王敢有害及妻子者罪大逆其送詣吏者封列侯赤眉更始降者以爲長沙王過二十日者不受更始知嚴本所守恐其日盡即遣劉恭請降赤眉遣大司徒謝祿受之更始於庭下議殺之式侯與謝祿共請不聽遂更始去式侯舉刃欲自刎崇等共止之乃捨更始封爲長威侯式侯復守崇本求約竟封更始爲長沙王常依謝祿式侯擁護之頗得與故人賓客相見故人有欲盜更始去者事發皆繫獄於是祿閉更始自是式侯不得見也赤眉諸將日會爭功各言所欲封拔劍斫柱稍得王

莽時中黃門數十人皆曉故事頗得著壁數日輒復
亂初三輔長赤眉兵強又見更始降諸縣營長皆遣
使奉獻絡繹道路赤眉兵輒遮殺取其物吏民由是
皆城守上書封拜者不關盆子盆子日夜號泣諸黃
門中共臥起登諸臺榭諸黃門皆哀憐之式侯知赤
眉必敗自恐兄弟俱死即勸盆子歸璽綬教習爲辭
讓語後崇等大會式侯先於衆中跪言諸君共立恭
弟爲君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散亂益甚誠不足以相
成恐死而無益願得兄弟退爲庶人宜更求賢聖今
有君而更求恐賢人不出不如空其位而博選賢聖
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皆某等罪也盆子因下牀解

璽綬叩頭曰今設爲縣官而爲盜賊如故流聞四方
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非其人之所致也願乞骸
骨以避賢兄弟備行伍必欲殺盆子以塞事者無所
離死誠冀諸君相哀之耳因涕泣歔欷崇等及郎吏
數百人無不感慟崇等下座頓首曰無狀負陛下請
自今已後相檢勑不敢放縱因共扶盆子帶以璽綬
盆子號泣不得自在崇等既罷各閉門不出鹵掠三
輔聞之翕然百姓爭入長安中市里且滿後二十餘
日赤眉貪其財物因大放兵虜掠因縱火燒宮室三
王謂謝祿曰三輔營家多欲得更始者一朝失之必
合兵攻赤眉不如殺之也於是謝祿使兵殺更始式

侯夜往葬之諸將勸鄧禹取長安禹曰璽書每至輒
曰無與窮赤眉爭鋒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
仰之積後無轉運之饒赤眉新拔長安財富日盛鋒
銳不可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財貨雖多變故萬
端非能堅守長安也上郡北地饒穀多畜吾且休兵
北道就糧養士觀其弊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行所
至郡縣皆降頃之積弩將軍馮愔與車騎將軍宗歆
在栒邑爭權愔殺歆與禹相攻上聞之遣尚書宗廣
持節喻降馮愔及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廣至
安邑盡誅之隗囂之奔天水復聚其衆自稱西州大
將軍長安既壞士人多奔隴西囂虛已接之以谷恭

范逡爲師友趙秉鄭興爲祭酒申屠剛杜林爲治書
王遵周宗楊廣王元爲將帥於是竇融始據河西融
字周公右扶風平陵人也融家貧少時爲驃騎將軍
王舜令史況愛好交游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婦出
入貴戚結交豪傑以任俠爲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
行修整漢兵起融從王邑敗昆陽漢兵得新豐邑薦
融可任用莽拜融爲波水將軍賜金千斤引兵新豐
會三輔內潰融降大司馬趙萌萌以融爲校尉絕重
之薦融於更始拜爲鉅鹿太守融見更始立東方擾
攘融祖父爲張掖太守從祖父爲護羌校尉從弟又
嘗爲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融心樂之獨

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人民殷實帶河爲
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欲求爲之且以避世一旦有
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真遺種處也兄弟皆勸
之融乃辭讓鉅鹿求張掖屬國都尉萌爲言竟得之
融大喜遂將家屬而西撫養吏民結雄傑懷集羌胡
河西翕然而治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厙鈞
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燉煌都尉辛彤皆州
郡英俊與融有舊更始欲敗融與統等議皆以爲天
下擾亂未知所統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幷力
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又不相率當推一人爲將軍
共全五郡觀世變動皆曰善以梁統爲太守先共推

之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今統內親
老又德能鮮薄不足以當督帥也統字仲寧安定烏
氏人少治春秋好法律更始時爲中郞將安集涼州
因爲酒泉太守竇融典兵馬又家世爲河西二千石
吏民所向即共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是時武
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二人孤立無黨融等議
定移書告諭之即時解印綬避位於是梁統爲武威
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燉
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而太守
各治其郡尊賢養士務欲得吏民心修騎射明烽燧
羌胡犯塞融躬自擊之諸郡相應莫不富殖初更始

遣將軍鮑永撫河東北及幷州永好文德雖爲將帥
常儒服從事素董杜陵人馮衍以爲謀主同心戮力
以奉更始上使諫議大夫儲伯持節徵永時或傳更
始猶存永奪伯節執而梏之遣使至長安知更始審
被害乃哭泣盡哀罷兵與衍幅巾詣上上問永衆所
在永離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豈可以衆獲貴故
悉罷之上不悅時魯郡多盜賊以永爲魯郡太守降
者數千人唯彭豐虞休各將千人稱將軍不肯降永
數以恩禮曉諭之猶不移孔子闕里荊棘自除從講
堂至里門外永異之召府丞曾令告曰方今世道艱
難而闕里無故荊棘自除意者豈非夫子欲令太守

行饗禮而誅姦惡邪乃求民好學者修學校之禮召
豐等觀禮豐等持牛酒因謀欲害永永覺之手刃殺
豐等擒破黨與封關內侯於是馮衍未得官永謂之
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公之功今遭明主亦何
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
挑其少者少者報之俄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謂
之曰非罵汝邪曰在人之所即欲罵我在我之所即
欲其罵人夫天地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
乎頃之衍爲曲陽令誅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
功當封以譏不行甲申以故密令卓茂爲太傅封褒
德侯茂字子康南陽人溫而寬雅恭而有禮其行已

處物在於可否之間不求備於人鄉黨老少雖行不逮茂皆愛而容之嘗有認茂馬者茂問亡馬幾時曰有日月矣茂解馬與之曰若非公馬幸即歸我後馬主得馬詣門謝之茂以德行舉爲侍郎給事黄門遷爲密令其治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民常有言亭長受米肉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之乎汝有事囑之受取乎將平居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而受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聞君賢明使民不畏吏吏不敢取民不敢與茂曰汝爲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仁愛相敬也鄰伍長老歲時致禮人道如此乃能勸愛卽不如是側目相視怨憎

忿怒所由生也吏固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誠能禁備盜賊制禦強暴使不相侵民有事爭訟爲正曲直此大功也歲時修禮敬往相見之不亦善乎民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所怨以律治汝汝無所措手足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民曰誠如君言也茂教民制法皆此類也初茂到官吏民皆笑之鄰縣及府官以爲下治河南太守爲置守令茂治自若數年教化大行路不拾遺天下皆蝗河南二十縣皆傷蝗獨不入密境是時王莽爲安漢公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茂遷京部丞吏民老小皆啼泣道

路王莽居攝茂以病免常爲郡門下掾不肯爲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老乞骸至是年七十餘矣

袁宏曰夫帝王之道莫大於舉賢舉賢之義各有其方夫班爵以功歷試而進經常之道也若大德奇才可以光昭王道弘濟生民雖在泥塗超之可也傳巖磻溪之濱頃居宰相之任自古之道也卓公之德既已洽於民聽光武此舉所以宜爲君也吳漢率耿弇等十將軍圍朱鮪於洛陽數月不下世祖以岑彭常隸於鮪也使彭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如平生彭因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三王所反今

公爲誰守乎陛下受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誅討羣賊所向破滅今北方清靜擁大兵來攻洛陽正使公有連城之守猶不足當今保一城欲何望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誠自知罪深故不敢降世祖曰夫建大事者不思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以告鮪辛卯鮪降以爲平狄將軍扶溝侯冬十月癸丑上都洛陽宮十一月蘇茂降旣而奔劉永永以爲淮陽王十二月赤眉去長安西畧郡縣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三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四

袁宏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蝕之本志曰日者陽精人君之象也君道虧故日爲之蝕諸侯順從則爲王者諸侯專權則疑在日於是在危十度齊之分野張步未賓之應也封諸有功者二十人更封鄧禹爲梁侯吳漢爲廣平侯各食四縣諸將各言所欲封雖景丹辭櫟陽丁綝請鄉亭上謂丹曰關東數縣不當櫟陽萬戶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丹謝而受之或謂丁綝曰人皆求縣子何取鄉邪綝曰昔孫叔敖受封必求境埆之地今綝能薄功淺豈可遇厚哉壬辰立宗廟社稷于洛陽漁陽太守彭寵涿郡太守張豐反

銅馬餘人上率諸將追之師及於薊彭寵郊迎謁見意頗不滿上知寵不說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前吳漢北發兵時上遺寵以所服劍又手書慰納用爲北面主人寵望上至當迎問握手特異於衆也今誠失望上曰何等子而望獨異乎浮因曰王莽爲宰衡時甄豐旦夕論議於前常言夜半客甄長伯及莽即位後豐見疎不說父子誅死上大笑曰不及於此是時朱浮爲牧年少昭厲治迹辟州郡名士招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置幕府欲收禮賢之名多發漁陽倉穀給其貧民寵以爲天下未平軍旅並發不宜多置官屬費耗倉穀頗不從其令浮性監急發於睚眦因峻

文法以司察寵寵亦自伐其功以爲羣臣莫能及吳漢王梁爲三公寵所遺也寵曰如此我當爲王今但若是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殘破漁陽獨完有鹽鐵之積寵多買金寶浮數奏之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是春遣使徵寵寵上書願與朱浮俱徵又與吳漢王梁蓋延書自陳無罪爲朱浮所侵上不許而漢等亦不敢報書寵既自疑其妻勸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人議皆勸寵反上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寵寵因留之遂發兵反攻朱浮分兵擊旁郡上谷太守耿況遣子舒將突騎救浮寵兵乃退上遣

游擊將軍鄧隆軍於潞浮軍雍奴相去百餘里遣吏奏狀曰旦暮破寵矣上大恐曰處營非也軍必敗比汝歸可知也寵遣萬餘人長潞西與隆相距而使精騎二千從潞南濟河襲隆營大敗之浮遠不能救引兵而却吏還說上語皆以爲神也眞定王劉楊謀反使耿純持節收楊純既受命若使州郡者至眞定止傳舍楊稱疾不肯來與純書欲令純往純報曰奉使見王侯牧不得先往宜自強來時楊弟林邑侯讓從兄紺皆擁兵萬餘人楊自見兵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傳舍兄弟將輕兵在門外楊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至純閉門悉誅之勒兵而出眞

定振怖無敢動者純還京師自請曰臣本吏家子孫幸遭大漢復興聖帝受命位至列將爵爲通侯天下略定臣無所用志願試治一郡盡力以自効上笑曰卿復欲治人自著邪乃拜純爲東郡太守詔純將兵擊泰山濟南平原數郡皆平之居東郡數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後坐殺長吏免以列侯奉朝請從上東征過東郡百姓老小數千人隨車駕啼泣曰願得耿君上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爲軍治郡何能見思若是百官咸嗟歎之更始諸將多據南陽聞更始死世祖起河北皆勒兵爲亂上會諸將以檄叩地曰郾最強宛次之誰當擊郾者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

郾上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於是賈復擊郾吳漢擊南陽皆平之漢縱兵掠新野破虜將軍鄧奉新野人也怒漢暴已邑勒兵反襲漢敗之三月乙酉大赦天下詔曰惟酷吏殘賊用刑深刻獄多冤人朕甚愍之孔子不云乎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諸中二千石諸大夫議省刑罰更始之敗劉永以兵略地北至河南及陳汝以周建爲將軍蘇茂爲大司馬遣使拜張步爲齊王董憲爲西海王夏四月蓋延王霸等擊劉永永守城不出盡收其麥夜襲其城永大驚引兵走延逆擊大破之永棄其軍輕騎將母妻奔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

十人奔譙蘇茂周建將三萬人攻延於濉西延逆擊大破之茂保廣樂永保胡陵世祖使太中大夫藏兢使兗州東昏人執以詣永兢罵永曰若非國家敵世猶令死耳永怒殺兢甲午封叔父良爲廣陽王兄子章爲太原王章弟興爲魯王故定陶王劉祉爲城陽王外祖母黃爲湖陽君良嘗爲蕭令坐法免世祖齊武王少孤良撫循甚篤及漢兵起世祖以告良良大怒不聽既而不得已良從更始入關甚見尊寵更始敗良乃歸世祖章與皆伯升之子既封爲王世祖以其少貴欲以吏事試其名乃使章守平陰令與守緱氏令頃之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與求賢好

善郡中翕然朝廷每有異議之乘驛問興祉字巨伯世祖族兄也爲人謙遜爲宗族所敬更始敗祉間行詣世祖是時宗室唯祉先至上大悅賞賜車服甚厚五月宛王劉賜將更始三子詣闕皆自爲列侯封故元氏王劉歙爲泗水王歙子終爲淄川王故宛王劉賜爲順侯劉順爲成侯周後姬當爲周承休公李通爲固始侯歙字經世世祖族父也歙從兄稷有功於齊武王歙子終又與上少相善漢兵之起新野終之力也上曰使歙父子並王者所以顯報之也賜字子琴順字平仲皆世祖族兄也更始敗賜親至武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上以賜得爲臣之道每嘉歎之

順與上同里少相親厚更始死順東歸世祖順素謹厚以其事更始不失節尤重之初更始使宛王劉賜鄧王王常西平王李通俱之國鎮撫南方通娶世祖妹即寧平公主也世祖即位徵通爲光祿勳上每征四方嘗留通守京師撫百姓治宮室六月戊戌立皇后郭氏皇子彊爲皇太子大赦天下增卿謁者秩各一等郭氏眞定人也父昌孝謹眞定恭王以女妻昌昌早終其妻號爲郭主好禮節儉雖以王女之富手常執作有女曰聖通男曰況世祖自信都還納聖通有寵生皇子彊以況爲城門校尉緜蔓侯雖皇后弟賓客輻湊而小心謹慎謙恭愈篤追贈昌爲安陽思

侯上數幸況第賞賜甚厚京師號況爲金穴鄧禹遣兵上林中率諸將謁高廟收十二帝神主送洛陽歸除園陵爲置吏卒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來歸請禹降嘉字孝孫世祖族兄少孤爲世祖父南頓君所養遇之如子與齊武王俱學長安而與世祖尤相親嘉之王漢中都南鄭衆數十萬南陽人延岑起兵武當衆數萬人轉攻漢中圍南鄭嘉戰敗餘衆走谷口赤眉使廖湛將十餘萬兵擊嘉嘉大敗之斬廖湛遂至雲陽上素與嘉善常開引之來歙又勸嘉歸世祖乃詣禹降以嘉爲千乘太守封順陽侯嘉子廥爲黃李侯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父沖哀帝時爲諫議

大夫娶世祖姑生歙歙有才略多通慷慨有大志兄弟五人而世祖獨親愛之漢兵起王莽使人捕諸劉親屬得歙繫之賓客共篡出歙更始立以歙爲吏數正諫不用謝病去歙女弟爲劉嘉妻遣人迎歙因南就之時或勸嘉未可降宜觀天下形勢歙爲陳成敗深曉諭之嘉乃從焉上見歙大悅拜歙爲太中大夫秋睢陽反劉永復入睢陽吳漢蓋延帥諸將圍之九月赤眉復入長安鄧禹連戰輒爲赤眉所敗三輔飢民人相食諸有部曲者皆堅壁清野赤眉虜掠少所得上復詔鄧禹令勒兵堅守愼無與窮寇交鋒老賊疲弊必當束手事吾也以飽待飢以逸擊勞折捶而

笞之耳自禹惜殺宗歆後禹威益損又乏糧食歸附者離散上乃遣使徵禹馮異西征上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又遇赤眉延岑之暴兵家縱橫百姓塗炭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兵家降者遣其渠帥皆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在遠戰掠地多得城邑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吾諸將非不健鬬然多好虜掠爲小民害卿本能撿吏民勉自修整無爲郡縣所苦於是異據華陰以待赤眉冬太中大夫伏隆使青徐張步降因除令長多所懷服上嘉歎隆功比之酈生步求爲齊王隆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得王步乃殺隆受劉永封焉隆

字文伯大司徒湛之子以節操聞上聞其死爲之流涕十二月戊子詔曰維列侯爲王莽所廢先祖魂神無所依歸朕甚閔之列侯身廢者國如故身死若子孫見在令繼其先爲河內太守寇恂坐繫治上書者免會潁川不靜復以恂爲潁川太守郡中悉平封恂爲雍奴侯是時賈復兵在汝南其部將殺人恂戮之復怒曰吾與寇恂並立而爲其所陷大丈夫豈有侵辱而不決之者乎今與相見欲手劍擊之恂謀好避之終崇曰請以劍從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士吾安可以忘之乎乃勑縣盛供具執金吾

軍入界者一人皆二人待之恂既迎復道稱病而還復欲追擊恂而吏士皆醉復遂去上徵恂恂至引入時復在前欲起上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詔令並坐極歡遂共車出結友而去更拜恂爲汝南太守郡中無事乃修鄉校能爲左氏春秋者親與學焉是歲鄧王王常將妻子詣洛陽世祖曰每念往時艱難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哉常頓首曰臣蒙天命遭值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幸賴威靈輙成斷金雖踈賤遺遠不敢自疑伏願陛下聖王知臣本心上會百官指常曰此人率勵諸將輔翼漢家心如金石眞漢忠臣也拜常爲漢忠將軍封山桑侯大

司空王梁免初梁與諸將擊檀鄉詔令兵事一屬大司馬吳漢而梁獨發野王兵上以梁不奉詔詔梁留在所縣梁以便宜進兵上大怒遣尚書宋廣持節收斬梁廣檻車執梁詣京師既至赦之以爲中郎將赤眉去長安東掠郡縣也

三年春正月立親廟于洛陽即日拜馮異征西大將軍鄧禹既被徵與車騎將軍鄧弘還至華陰欲進兵擊赤眉馮異曰赤眉衆多可以恩信傾難用兵力破也上令諸將屯澠池要其東異相連綴擊其西上自待其會可一舉取之萬全之計也禹弘自以西征又被徵當還欲一戰決之遂戰移日禹軍大敗馮異將

兵救之不勝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會赤眉飢困乃謀擊之大破之降者八萬餘人十餘萬東走宜陽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是時延岑據藍田兵力最強上嘗璽書慰之其餘豪傑往往屯聚多者萬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百姓飢餓黃金一斤五斗穀數異轉鬭而屯上林中道路不通委輸未至軍士皆以果實爲糧延岑率豪傑攻異異擊大破之岑連戰不利文黨皆叛遂自武關走南陽豪傑以異破赤眉走延岑皆遣使請降異威震關中乃修園陵建官府理枉直禁盜賊數年之間上林成都是月陝人蘇況反殺弘農

太守上夜召景丹以檄示之曰弘農太守無任為賊
所害今聞赤眉從西方來恐蘇況舉郡以迎之弘農
迫近京師今將軍雖疾病但卧而鎮之耳即拜丹為
弘農太守將其所領西至郡十餘日丹薨閏月已亥
上幸宜陽令司馬在前中書次之驍騎元戎分陣左
右赤眉震怖遣劉恭請降盆子與徐宣等二十餘人
肉祖奉所得更始璽綬積兵甲宜陽西與熊耳山等
世祖陳兵臨洛水中盆子徐宣以次列於前世祖曰
卿等得無悔降邪宣曰臣等出長安東門君臣議計
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
日得降猶去虎口而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世

祖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乃皆赦之與
妻子居洛陽各賜宅一區田二頃其後樊崇謀反誅
楊歆在長安時遇廣陽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
宣俱歸鄉里以壽終式侯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繫
獄上赦之世祖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病
失明賜榮陽官地以為列肆使食其稅鄧禹至宜陽
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
彭寵圍薊耿況遣兵救之使人招況況輒斬其使二
月已未告祠高廟受傳國璽賜天下長子為父後者
爵人二級中軍將軍杜茂為驃騎大將軍茂字諸公
南陽冠軍人隨世祖征伐數有戰功三月尚書伏湛

為司徒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王莽時為繡衣執法
遷後隊正更始立為平原太守遭倉卒世莫不驚擾
而湛獨晏然教授如故謂妻子曰一穀不昇國君徹
膳今人皆飢奈何獨飽乃以俸祿分賑鄉里來客者
百餘家時郡中不安湛移書屬縣不得相侵夌天生
蒸民為立君非父亂也且養老育幼以待真主門下
督素有氣力欲起兵湛曰孔子誅少正卯為其惑衆
也即誅督以示百姓於是吏民信嚮遠近獨完湛之
力也吳漢圍廣樂周建將十餘萬人救之漢逆戰不
利墮馬傷膝建等遂得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
而公卧衆懼矣乃裹瘡而起椎牛饗士曰賊兵雖多

乃劫掠群盜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伏節死義
同心者也封侯之秋諸將勉之吏士聞之莫不激怒
明日賊兵大出圍營數重漢乃被甲仗戟曰聞雷鼓
聲皆大呼俱進後至者斬遂鼓而進之賊兵大破廣
樂降蘇茂周建走胡陵復圍睢陽是時秦豐據黎丘
延岑據武鄉董訢據堵鄉鄧奉據新野荊楚尤亂上
方圖之以岑彭為征南大將軍與耿弇賈復朱祐王
常等并力征討先圍董訢鄧奉將萬人救訢訢奉兵
甚精諸將連戰不利奉乘勝生執朱祐上聞之大怒
夏四月上自南征至葉訢奉將兵遮道不得前上謂
岑彭曰此將軍之任也彭乃奮擊破之董訢鄧奉走

育陽因朱祐請上以奉舊功臣意欲赦之耿弇曰奉
背恩反逆暴師連年陛下既至親在行陣兵敗乃降
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誅奉上以朱祐見獲厚加賞
賜使復其位耿弇破延岑岑亡入蜀五月乙卯晦日
有蝕之大赦天下劉永將慶吾斬永降封吾爲列侯
蘇茂周建立永子紆爲梁王保垂惠冬十二月上幸
舂陵祠園廟大置酒與舂陵父老故人爲樂遣岑彭
傳俊臧宮擊秦豐秦豐拒漢軍於鄧彭等數月不得
進上數以讓彭乃令軍中曰明旦軍會和成陰遠因
豐聞之悉引軍西邀彭彭乃直襲黎丘黎丘震駭豐
遽歸救之彭逆擊大破之遂圍黎丘乃封彭爲舞陰

侯初汝南人田戎起兵南郡衆數萬人屯夷陵謀將
降漢戎妻兄辛臣反覆人也乃圖彭寵張步董憲劉
永李憲公孫述隗囂劉芳所得郡國云洛陽所得地
如掌耳且案兵觀形勢何遽降哉戎曰吾衆不如秦
豐豐猶爲征南所圍而況吾乎降決矣乃順江入沔
將降岑彭使辛臣與長史留守臣盜戎珍寶及善馬
從陸道晨夜詣彭曰謹說戎降戎在後方到因從彭
營與戎書曰岑將軍已奏我封五千戶侯虛心相待
願急來無拘前圖戎令臣留守而先至封侯既以疑
之矣又長史徼至知臣盜寶物善馬猶是益猜復反
彭擊戎破之還屯夷陵隗囂遣使詣闕上甚悅素聞

其聲虛心相待每報答之常手書稱字是歲彭寵自
立爲燕王李憲自稱天子
四年春正月甲申大赦天下耿況耿舒取軍都彭寵
之邑也於是更封況爲隃麋侯舒爲牟平侯祭遵耿
弇擊張豐豐功曹執豐降初豐好方士方士言豐當
作天子囊盛石繫豐肘云石中當出玉璽豐信之故
反豐臨當誅遵椎爲破其石豐乃歎曰死亡所恨上
使耿弇拒彭寵弇上疏曰大兵未會臣不能獨進旦
臣家屬皆在上谷京師無骨肉之親願得還洛陽上
報曰將軍出身爲國功効尤著何嫌何疑而求徵乎
其勉思方略以成功業耿況聞弇求徵乃遣少子國

入侍上以爲黃門侍郎初上訪博通之士於司空宋
弘弘薦沛國人桓譚以爲才學博聞幾及劉向揚雄
召拜議郎給事中上令譚鼓琴奏其繁聲乃得侍宴
弘聞之大恨伺譚出時正朝服坐府上遣召譚譚到
不與席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欲令輔國以道德也
而令數進鄭聲亂雅頌非中正者也能自改耶不然
正罪法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召羣臣會衆上
使譚見弘失其度上怪而問之弘乃離席上免冠謝
曰譚臣所薦達不能以忠導主而令朝廷悅鄭聲臣
前召以責之臣之罪也上謝弘使譚反其服後遂不
復令給事中是時天下草創政治未立譚既見退上

疏言時宜曰國之廢興在於政事得失在於輔佐輔
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治世合務輔佐不明則論時
失宜而舉多過事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而治殊
事異者所謂賢者異也蓋善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
爲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民可
定也昔董仲舒言治國譬若張琴瑟小不調者可因
而就和也及至大差謬則解而更張之夫更張難行
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鼂錯以智死雖有殊
能而莫敢談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天下
之姦又皆合衆人之所欲大抵取便國利事則可矣
書奏不省是時天子方篤於讖而譚雅不善之又以

功賞薄故令天下不時定復上疏曰臣前獻策未有
詔報不勝憤懣復言其過蓋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也
自子貢等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或收古
之圖書增益造飾稱孔子並爲讖記以誑誤人主可
不抑遠之哉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
胄之臣今聖朝以興復祖統爲民臣主而四方尚有
未盡降歸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之用人
其說士則無異畧奇謀若酈生隨何者將帥則無勇
智習兵若韓信吳起者其降下無大恩重賞以誘其
後至或虜奪財物使微又狐疑連歲月而不解古人
有言皆知取之而取莫知與之而取陛下若能輕爵
祿與士大夫共之而勿愛惜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
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爲廣
以遲爲速亡者復得矣由此上逾不悅譚字君山有
儁才博覽無所不見不爲章句訓詁皆通其大義數
從劉歆楊雄稽疑論議至其有所得歆雄不能間也
好音樂鼓琴性簡易不修廉隅頗以此失名譽嘗疾
俗儒高談弘論不切時務由此見排擯哀平間位不
過郎然王侯貴人皆願與之交王莽居攝篡弒之間
天下諸儒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
嘿然無言官止樂大夫
袁宏曰桓譚以疎賤之質屢干人主之情不亦難乎

嘗試言之夫天下之所難於干人主之心一曰性有
逆順二曰處有異同三曰情有好惡四曰事有隱顯
五曰用有屈伸六曰誹有內外七曰智有長短八曰
意有興廢夫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同之則欣異之則
駮好之則親惡之則疎過之欲隱善之欲顯屈者多
恥伸者多怨誹伏在內志散在外所長必矜所短必
忌愛之欲興憎之欲廢此皆人君非必天下之正也
人臣所以干人君者必天下之正也然而入者之間
禍福不同可不察也夫一人行之萬人議之雖人君
之所資亦人君之所惡也百姓有心一人制之雖百
姓之所賴亦百姓之所畏而干人君之所惡求其心

入天下所難地也縱不致患於其胷中固未能帖然
也故有道之君知所處之地萬物之所不敢干也故
柔情虛已布其腹心引而盡之常恐不至而況抑而
劫之使其自絕哉自三代已前君臣穆然唱和無間
故可以觀矣五霸秦漢其道參差君臣之際使人瞿
然有志之士所以苦心斟酌量時君之所能迎其悅
情不干其心者將以集事成功大庇生民也雖可以
濟一時之務去夫高尚之道豈不遠哉夏四月吳漢
擊五校賊追之至東郡平原又破之鬲縣五姓反逐
其守長諸將曰朝擊鬲暮可拔也漢怒曰敢至鬲下
者斬使鬲反者守長罪移檄告郡敕守長欲斬之諸

將皆竊言不擊五姓反欲斬守長乎漢乃使人謂五
姓曰守長無狀復取五姓財物與寇掠無異今已收
繫斬之矣五姓大喜相率而降諸將曰不戰下人之
城非衆所及也嘗有寇夜攻漢軍中驚擾漢堅卧不
動軍中聞漢不動皆還按部漢乃選精兵夜擊大破
之是時泰山豪傑與張步連兵漢言於上曰非陳俊
莫能安泰山也於是以俊爲泰山太守行大將軍事
步聞之遣兵迎俊於嬴下俊擊大破之因攻下諸縣
遂定泰山五月上幸盧奴初上將征彭寵過盧奴而
還諸將問吳漢曰敵未破而上還何也漢曰陛下曉
兵還必不虛上告諸將曰狡賊出魏郡在人後故還

也六月上幸譙王霸馬武攻垂惠蘇茂將兵救之馬
武與戰不利從霸求救霸閉營不出軍吏爭之霸曰
賊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武軍挫退此敗
道也今堅閉示不相救武軍困急其戰自倍賊衆疲
勞吾以精兵乘其弊乃可剋也賊果大出合戰良久
霸出精騎擊其後賊皆破走茂復求戰吏士皆曰賊
前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遠來相救糧食不
足以久留故挑戰冀得一切之勝耳今閉營休士而
勝可全所謂不戰而詘人兵善之善者也遂閉門堅
守勞賜吏士城中數出挑霸霸不動茂果引兵去秋
八月上幸壽春馬武劉隆圍李憲於舒彭寵圍薊朱

浮不能守單馬奔京師尚書令侯霸奏浮構成寵罪
敗亂幽州不能伏節死難與寵相拒罪當誅上赦之
冬十月上幸宛朱祐耿植圍秦豐岑彭傅俊擊田戎
於夷陵戎破走上蜀彭遣積弩將軍傅俊至江南偏
將軍房究至交州班行詔書陳國家威德於是交州
牧鄧讓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楊光更始所用也
皆上書貢獻江南郡縣亦信使通焉十二月上幸黎
丘詔秦豐出惡言朱祐等急攻之豐將妻子降祐檻
車送洛陽大司馬吳漢劾祐曰秦豐狡猾連年固守
陛下親踰山川遠至黎丘開日月之信而豐悖逆天
下所聞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即斬截以示四方

而廢詔命聽受豐降無將帥之任大不敬上誅豐不
罪祐是冬馬援爲隗囂使來援字文淵茂陵人長兄
况最知名爲河南太守封窮虜侯况兄佘中壘校尉
封致符子次兄員增山連率皆二千石封侯援少有
大志諸兄奇之年十餘歲平陵朱勃與援同年能說
韓詩援纔能書退有愧色况謂援曰小器速成朱勃
智能盡於今日矣後成人知謀衆事皆從汝稟受勿
畏也援以况欲獎勵己內以爲不然焉援受齊詩數
年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况欲至邊郡畜牧况曰汝大
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璞且從所好治裝未辦會
况卒援行喪朞年常不離墓時朱勃以試守渭城宰

援獨言朱勃終當何時稟仰我項之或薦援有大略
由是爲曹督郵送罪人司命府援皆縱遣之因亡命
北地以畜牧爲事援父嘗爲牧師令兄員爲護羌吏
者故人賓客多從之轉安定天水隴西數郡豪傑望
風而至賓客自環當數十人援田畜日廣羊五六千
頭馬數百羣穀萬斛乃歎曰凡殖財者貴以施也不
則守錢奴耳乃散以賑昆弟舊故乃還至長安王莽
末盜賊起求雄傑之士援與原涉爲潁川太守援爲
漢中太守適至官王莽敗員亦亡去增山俱之梁州
會隗囂與用援爲綏德將軍而公孫述稱帝於蜀囂
意未知所附乃遣援南視述素與援舊以到當握手

相迎也乃盛陳陛戟見援語言未悉延援就客館述
備威儀會百官爲援立舊交之位述磬折而入鸞旗
旄騎警蹕卑盛器服賓客甚盛欲留援援曰天下雌
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乃修飾邊
幅如偶人形此何足久留乎數月辭去還謂囂曰子
陽若井底蛙妄自尊耳不如專意東方於是遣援與
拒蜀侯國遊先俱奉章詣京師初到召詣尚書有頃
中黃門一人引入時在宣德殿援拜上大笑曰卿遨
遊二帝間見卿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不
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述同縣少有娛臣前
至蜀陛戟乃見臣臣遠來陛下何以知臣非刺

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復大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
耳援對曰天下傾覆盜賊自立名姓者不可勝數今
得見陛下寥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
上壯之使從征伐每召見讌語夜至天明援才略兼
人又好縱橫之畫故未得官待詔而已上遣太中大
夫來歙持節送援國遊先至長安怨家殺遊先其弟
爲囂婁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即與援俱還長安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四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五

袁宏

五年春二月丙午大赦天下周建兄子誦以垂惠降劉紆周建蘇茂走下丕建道死封孔子後孔安為殷紹嘉公初彭寵微書至潞縣有火災城中飛出城外燔千餘家殺人甚多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爐火下鑿地求之無所得數有變怪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其從弟子后蘭卿本上府所使來故不相親也令將屯於外寵奴子密等三人謀共劫寵寵齋於便室晝臥三奴共縛著牀告外吏大王解齋吏皆休旦乃白事乃從次呼諸奴婢以寵教責問便收縛各置空室中以寵聲呼其妻妻入室見寵縛驚曰

奴反邪奴格妻頭擊頰寵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兩奴將妻入取物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為子密逼劫耳解我縛出閤則活矣用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汝奴意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解子密將妻入取寵男女悉閉室中收金珠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綵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令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開城門出勿稽留書成斷寵及妻頭置綵囊中馳詣闕封子密為無義侯寵尚書韓立高宣等共立寵子午為燕王子后蘭卿為將軍數日寵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遵將兵誅寵支黨漁陽遂平上嘉耿

況之功以其父勞於邊使光祿大夫樊密持節徵況還京師賜以大第甚見尊重況年老多病天子親數臨問徵弇視疾弇舒並封列侯國為射聲校尉復除二子廣舉為郎諸子侍疾並垂青紫當世以為榮及薨贈賜甚厚謚曰烈侯子國以當嗣辭曰先侯愛少子霸上疏讓天子許焉國有籌策數言邊事天子器之官至大司農三月從廣陽王良為趙王山陽人龐萌為更始冀州牧與世祖謝躬俱平邯鄲萌譖躬曰劉公不可信也躬以告世祖世祖諭而安之及上誅謝躬而萌率衆降上奪其衆謂萌曰前在邯鄲知之何遲邪萌曰知之久矣萌為人婉順上親愛之以為

侍中嘗對諸將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龐萌是矣使萌為平狄將軍與蓋延俱定梁楚地萌與延爭權懼延譖已遂勒兵反夏四月平狄將軍龐萌反襲蓋延破楚相孫萌自號東平王引兵與董憲蘇茂合上嗟歎曰人不可知乃如是下詔曰吾嘗於衆人中言萌可為社稷臣將軍等得無笑吾言老賊當族其勵兵馬會睢陽六月上幸蒙龐萌董憲蘇茂等將三萬人攻挑城挑城告急上將輕騎二千步兵數萬晨夜至亢父百官疲倦可且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明旦諸將欲攻賊賊亦勒兵待戰上令諸將不得出是時吳漢兵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

百里晨夜行以為到當職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貢
不可往也積二十餘日吳漢到乃進擊大破之萌宏
茂復將數萬人屯昌慮以兵拒新陽吳漢進擊破之
遂守昌慮是時河西隔遠世祖都洛陽未能自通以
隗囂稱漢年號竇融等從受正朔囂外受民望內圖
異計遣說客張玄游說西河言一姓不再興今豪傑
競逐雌雄未分宜與隴蜀合從高為六國之勢下成
尉佗之事融乃聚其衆而議之曰漢承堯運歷數延
長上之姓號其見於天文自前博物道術之士言之
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以應其占此皆近事暴著
所共見也以人事言之今稱天子者數人而洛陽甲

兵最强號令最明加以祖宗之重百姓所歸服天人
之應如此他姓未能爭也衆皆以為然梁統恐衆惑
其言乃刺殺玄是夏竇融及五郡太守遣使詣闕上
先聞五郡全實在隗囂公孫述之間常欲招引之會
得其表甚悅遣使拜融為涼州牧璽書褒納之秋八
月吳漢破昌慮軍士高邑斬梁王紆降蘇茂奔張步
董憲龐萌走之朐漢復守之冬十月上幸魯使大司
空祠孔子使耿弇諸將擊張步步盛兵祝阿列營鍾
城弇攻祝阿拔之開其角令奔鍾城皆空壁走將軍
費敢以精兵守巨里弇令軍中益治攻具將攻巨里
步濟南王費邑聞之將兵救巨里弇告諸將曰此即

所求者野兵不擊何以城為所以治攻具者所以誘
致邑耳弇分兵守巨里自與邑戰大破之弇乃收所
斬級以歸示巨里城中城中恟懼夜空城走弇收其
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三十餘營時張步都劇使
弟藍將兵守西安西安距臨淄三十里弇引營居臨
淄西安之間西安城小而兵精臨淄名大而不實弇
令軍中曰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為守備至其
夜半令軍皆食會明至臨淄城軍吏爭之以為攻臨
淄而西安必救攻西安臨淄不能救弇曰然吾故攻
西安今自憂城守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何救之有
吾得臨淄則西安孤藍與劇斷絶必復亡去所謂擊

一而得兩者也且西安城堅兵精攻之未可卒下衆
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奔臨淄如是臨淄
更強勒兵憑城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境後無轉輸旬
日之間不戰而困諸君適不見是耳弇遂攻臨淄拔
之張藍聞臨淄拔果將其衆走劇去臨淄九十里弇
令軍中無得掠劇下須步至臨淄乃擊之步聞弇言
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破之今大兵少
於彼又皆疲勞何足破乎弇上書曰臣據臨淄深塹
壘張步必自來攻目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
步首自可獲上然其計步果與三弟故大彤帥董異
將二十萬衆至臨淄弇令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

勒兵城上分陣城下賊至北門歆侯兵皆反步等乘虛並入攻弇營弇登臺望之見其營擾乃下臺安之既而將精兵擊步於東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引刀截之軍中無知者弇欲以疲步兵明日將戰陳俊曰步兵多且可須上至弇曰上至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遺君父邪遂縱兵合戰復大破之弇度步已困乃罷兵置左右翼步夜果引去伏兵夾擊死者城中溝塹皆滿得輜重二千餘兩弇縱兵追擊至鉅昧水上八十餘里僵尸相屬後數日上至臨淄勞軍百官列坐上謂弇曰將軍正韓信也韓信擊歷下以著名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非齊西界邪

弇曰歷下即歷城在祝阿東五十里皆齊西界也上曰將軍嘗為吾言因上谷兵以擊涿郡漁陽進擊富平獲索因東攻張步平齊地以為落落難合今皆如將軍策有其志者事竟成也將軍有定齊之功功出於大司馬明如日月也張步既破走還劇而蘇茂適至讓步曰我南陽兵精不可待茂邪步曰負卿何言兄弟走平壽上曰能相斬降者封之步乃斬蘇茂肉袒軍門降弇勒兵入城樹十二郡旗各以本郡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封步為安丘侯於是琅邪未平徙陳俊為琅邪太守齊地素聞俊名始入界盜賊大散頃之張步兄弟謀反亡歸琅邪俊擒討

盡誅之上美其功賜俊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振青徐兩州有警實得征之俊撫貧弱表有義令行郡中百姓歌之數上書自請擊隴蜀上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為重憂且勉鎮撫之初起太學官十二月盧芳自稱天子入居九原畧有數郡初上問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吾方務靜關東西畧未知所任計將何如歙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關中其人始建為漢之計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一節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歸命則公孫自亡勢不足圖也上然之使歙持節喻指往來數年矣於是歙復與馬援使喻隗囂囂與

馬援卧起問京師善惡援答曰前到京師凡數十見每待對夜至天明援事主未常見也材德驚人勇又非人敵開心見誠好醜無所隱闊畫天下事良備量敵決勝闊達多大略與高帝等經學博覽政事文辯未覩其比也囂曰必如卿言勝高帝邪援曰不如也高帝大度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循軌度又不飲酒所不如也囂大笑曰若是反不勝邪囂雖內不信不得已遣太子恂入侍拜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援亦將家至京師上書求將賓客屯田上林中因宣揚國威招來豪傑以立尺寸之功上許焉是冬大司徒伏湛免尚書令侯霸為司徒霸字君房河南密人

也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詩書成哀間仕爲郎王莽時歷職有稱爲臨淮太守莽敗霸保郡自守吏民安之更始初遣謁者徵霸百姓老弱相攜啼泣遮使者車或當道卧皆曰願乞復留霸等朞年民至戒乳婦勿舉子俟君當去俱不能全耳謁者恐霸就徵失亡臨淮於是不敢受璽書具以狀聞會更始敗世祖即位徵霸爲尚書令是時朝廷新立制度草創政令有不便於民者霸輒奏省之霸辟太原人閔仲叔既至霸勞問之不及政事叔對曰始得明公辟且喜且懼何者喜於爲明公所知懼於虛薄不能宣益拾遺今未越府閾喜懼繞半親知政教已見

掾吏及見明公喜懼皆去何則望明公問屬何以明政美俗調陰陽訓五品令宇內人安也以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如以爲任用而不使陳之則爲失人智者不私人以位亦不失人是以喜懼皆去因自劾去後博士徵不至終於家太子少傅王丹被徵將至侯霸遣子昱迎拜之丹下車荅拜昱曰家公欲與公俱定恩分何爲拜子孫邪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丹常受人言有所薦及舉者有罪丹坐免官終不言客甚慙自絕於丹丹俄爲太子太傅使人呼客見之何遇丹之薄也客自安如故其子有同門生遭親喪白丹欲奔之丹撻之五十或問其故丹曰世稱鮒

叔管夷吾次則百里奚蹇叔近則王陽貢禹歷載彌久如此其難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豹子孫友道難立非保慎不惑焉能終乎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王莽時連徵不至避世隴西隱居養志家累千金好施周急每歲時農畢察強力多收者載酒肴而勞之其墮懶不收者恥不復勞無不力田者聚落化之遂以殷富閭里犯罪者喻其父兄而致之法喪憂者盡其資財爲之制度丹親任其事行之十年民皆敦厚陳遵者豪傑之士也遵友人喪親賻縑百匹丹獨送縑一匹曰如丹是縑皆出機杼也遵有慙色欲與丹相結丹未之許也更始時遵北使匈奴過辭於

丹丹謂遵曰俱遭亂世唯我二人爲天地所遺今子使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其高抗不屈皆此類也衛尉銚期執金吾寇恂亦慕而友之名重當世頃之避位卒于家是歲徵會稽嚴光太原周黨光字子陵少與世祖同學世祖即位下詔徵光光變名姓漁釣川澤至是復以禮求光光不得已舁疾詣京師上就見光曰子陵不可相助邪光卧而應曰士固有執節者何至相逼乎天子欲以爲三公光稱病而退不可得而爵也黨字伯況舉動必以禮赤眉之亂所在殘破至太原聞黨德行不入其邑由是名重天下三徵然後至黨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見於尚書欲令

黨改冠服黨曰朝廷本以是故徵之安可復更邪遂
見自陳願守所志上聽之詔曰許由不仕有唐帝德
不王夷齊不食周粟王道不虧不忍使黨久逡巡于
汙君之朝其賜帛四十匹遣歸田里博士范升奏毁
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天下治周不待伯夷
叔齊而王道成魏魏蕩蕩至今不絕臣伏見太原周
黨使者三聘乃肯就車陛下親見詣庭黨伏而不謁
偃蹇自高逡巡求退釣采華名以誇主上臣愚以為
黨等不達政事未足進用臣願與黨並論雲臺之上
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請伏虛誣之罪書奏天子
示公卿詔曰自古堯有許由巢父周有伯夷叔齊自

朕高祖有南山四皓自古聖王皆有異士非獨今也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
焉黨既退著書上下篇終於澠池百姓賢而祠之是
時太原王霸北海逢萌亦隱居養俱被聘霸到尚書
拜不稱臣問其故荅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
友遂以疾歸茅屋蓬戶不厭其樂萌少給事亭長慨
然歎曰大丈夫焉能為人役哉遂去就師闗王莽居
攝子宇諫莽殺之萌會友人曰三綱絕矣禍將及人
即解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客於遼東天下定乃
還琅邪不其山中以德讓導鄰里聚落化之詔書徵
萌上道迷不知東西萌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吾聰
明睿智有益於政耳今方面尚不知安能濟政即歸
後連徵不起
袁宏曰夫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員行方止器之異也
故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員之
用物誠有之人亦宜然故肆然獨往不可襲以章服
者山林之性也鞠躬履方可屈而為用者廟堂之材
也是以先王順而通之使各得其性故有內外隱顯
之道焉末世凌遲治亂多端隱者之作其流衆矣或
利競滋興靜以鎮世或時難迍邅處以全身或性不
和物退以圖安或情不能嘿卷以避禍亂凡之徒有
為而然非真性也而有道之君皆禮而崇之所以抑

進取而止躁競也嗚呼世俗之賓方抵掌而擊之以
為譏笑豈不哀哉自王莽末天下旱蝗稼穀不成至
建武之初一石粟直黃金一斤而人相食二年秋野
穀旅生野蠶成繭民收其實以為衣糧是歲野穀生
漸少南畝益墾矣
六年春正月丙辰改舂陵為章陵復比豐沛劉隆等
破舒城斬李憲二月吳漢拔朐城董憲龐萌逃出漢
執其妻子憲流涕謝吏士曰妻子皆已得矣久苦諸
公將十餘騎欲從閒道詣上降追兵至皆斬之於是
天下粗定唯隴蜀未平上乃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
於河內數置酒會諸將輒加賞賜每幸郡國見父老

掾吏問數十年事吏民皆驚喜令自以見識各盡力命焉初軍旅間賊檄日以百數上猶以餘暇講誦經書自河圖洛書讖記之文無不畢覽王元說隗囂曰天下成敗未可知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宜北取西河東收關中按秦舊迹表裏河山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之一時也既不能爲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以脫於泉一失權柄神龍還與蚓同前更始都長安四方嚮應以爲真定也一朝壞敗大王幾無所據今南有公孫北有文伯江湖海濵王公十數而欲信儒生之語棄千乘之基羇旅危國以求安全是由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囂心然之是時公孫述遣兵出江關取南郡上因欲天水伐蜀從褒斜江關路遠而多阻莫若從西州因便以舉則兵強財富囂雖遣子入侍而心懷兩端常思王元之言欲據一方不欲早定乃復上書盛言蜀道危險棧閣敗絕丈尺之地則不得逼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大呼嚮應之勢也來歙素剛聞囂有異議遂發憤責囂曰國家以君爲知臧否曉廢興故爲手書以暢聖意既遣伯春復用邪惑之言族滅之計叛主負子背忠信傷仁義吉凶之決在於今日欲前刺囂而左右兵多囂欲害歙歙持節就車

囂逾怒欲殺歙王遵諫曰愚聞爲國者慎名與器爲家者畏怨重禍名器俱慎則下伏其令怨禍不輕即家受其福今將軍遣子質漢而外懷他心名器逆矣既違其命又殺其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不絕其使所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春秋傳曰交兵使適可也何況持王命質而犯之哉上不合於正義內不周於長利苟行盜賊之短策又何是非之能識加以伯春委身已在闕庭而屠漢使此賤機試劒投刃於頭也君叔雖單居陛下之外兄也屠之未損於漢而隨以族敗昔宋執楚使遂有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萬乘之主乎歙知黨多在西州救助非一遂得免王遵亦豪傑士也既而降漢封上雒侯初囂問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始定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日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興廢與漢不同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乘秦之制郡縣治民臣無百年之柄至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思漢十餘年間天下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傑跨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

之貧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瘼
今民謳吟思漢嚮仰劉氏已可知矣囂曰先生言周
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
謂漢家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時民
復知漢乎彪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廼著王命
論以救時難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
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咸佐唐堯光濟四海
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遭遇異時而禪代
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故劉氏承堯之祚氏
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
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

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乎
神明流澤加乎生民故能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
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
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爲適遭暴亂得
奮其劒遊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捷者幸而得之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世亂所以多亂
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獨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
人事矣夫餓饉流離單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褻擔石
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然終不免轉死溝壑何則貧窮
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
而妄處哉故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

籍成如王莽然卒潤其湯鑊伏質烹俎分裂又況么
麽不及數子而欲聽姦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
騁千里之路鷰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
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
覆公餗言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
王之其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今卒富
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
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
亡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
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
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劒以固勉陵其後

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
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册書於春秋
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
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
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
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
加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
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濯
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
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畧聞矣初劉媼姙高祖而夢與
神遇震電晦暝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
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始皇東
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所處始受命則白蛇
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
者之所謂趣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度而苟昧權
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必喪保家之主失
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其覺
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
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

可幾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永終矣
囂不寤彪乃轉之河西大將軍竇融諮訪焉彪字叔
皮右扶風安陵人成帝時彪姑爲婕妤諸父昆弟貴
幸當世父稚王莽時爲廣平太守莽攝政欲文致太
平使侯者分行風俗采頌聲稚無所上被劾爲延陵
園郎由是班氏不顯莽朝彪幼好學家有賜書內足
於財好古之士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其門年二
十而天下亂因避地西州及囂將背漢竇融與書責
讓之曰將軍當厄會之際乘不利之時承事本朝委
身於國忠孝冠周霍德讓配吳札融等所以服高義
願爲役者也忿悁之間改節易圖百年累之一朝毀

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
之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利初
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百春垂涕相送慈
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出之謂留子何自
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丘墟生民轉於溝壑
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今傷痍之體未
愈哭泣之聲未絕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其
難是使瘡痍不得遂瘳幼孤復見流離庸人且爲流
涕況仁者乎惟將軍省察之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
守請師期世祖嘉美之夏四月上幸長安謁園陵諸
將議欲延囂日月之期詳辯其將帥以散其謀祭遵

曰囂姦計久矣今若案兵引日則其謀益深而公孫
得因其姦謀不如遂進上從之遣吳漢耿弇諸將從
隴道擊蜀隗囂使王元據隴坻伐樹木以塞隴道諸
將與戰不利還屯三輔馬援上書曰援自念事陛下
本無公輔之薦左右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
故臣不復避嫌言昧死陳誠臣與囂往爲知交今囂
與來歙書深更怨臣自計　無負於囂囂遣臣東謂臣
曰僕北面稱臣加以本欲爲漢足下往觀其政於汝
意可即專心矣臣還報以赤心欲囂爲善耳非欲陷於
非義也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反欲歸怨於臣臣欲
遂退不言則無以報陛下願詣行在所得露心腹陳

滅西州之術然後退就壟畝飯蔬飲水隨四民之職
死無所恨上報許援東詣京師具言擊囂之計上大
悅謂援曰吾方西誅隗囂待詔勉卒所志是時建威
將軍耿弇屯漆征虜將軍祭遵屯汧征西將軍馮異
屯上林大司馬吳漢在長安中郎將來歙監領衆軍
在安民援始將突騎五千匹諸將每疑議更請呼援
咸敬重焉而來歙深與援善囂復上疏曰吏民聞大
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雖有大利不敢
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
則受臣雖不敏不敢不勉今臣之在本朝如逐家恩
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慢詐其子恂上不忍

復使歙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韓信書云陛下
寬仁雖有亡叛而後歸輙復位號不誅也故復賜書
深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弟
詣闕有全爵祿之福吾年已三十餘在甲兵中十年
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世祖審之明乃遣使
稱臣於蜀公孫述以囂爲朔寧王數遣兵助囂太原
人温序爲護羌校尉行步至襄武爲囂將苟宇所執
欲生降之謂序曰并勢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
任本當效死義不貪生宇復曉喻序序怒叱之曰虜
何敢脅漢將左右欲殺之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
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歎曰既爲賊所迫無令鬚汙

土遂伏劍上聞而憐之賜洛陽城旁冢地穀千斛縑
五百匹除序子壽爲郎遷鄒平侯相壽夢序告之曰
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將序骸骨葬舊塋詔
許焉冬十二月癸巳詔曰間者以軍旅未解用度不
足故行十一之稅今往往屯田其令郡國田租三十
稅一如舊制馮異在關中久求還京師上不聽有
人上書言馮異專制關中威福自由號咸陽王上以
章示異惶恐謝曰臣本諸生遇受命之會過蒙顧眄
充備行伍班大將爵爲通侯雖受任方面豫有微功
此皆國家謨謀非臣所及也臣伏自思惟奉承詔旨
則戰無不剋率臣私心則未嘗不悔陛下獨見之明

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
起擾攘競逐臣在傾側之中尚無過差之志況天下
平定上尊下卑者乎誠宜謹守愚忠以自終始伏願
明主知臣素心詔曰將軍之於國家義則君臣恩猶
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是冬馮異岑彭朝京師上
謂公卿曰馮將軍是我兵起時主簿也使中黄門賜
異珍寶衣服詔曰倉卒無蕪蔞亭豆粥呼沱河麥飯
也異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鈎臣無
忘檻車齊國賴之臣願陛下無忘父城則百寮蒙恩
天下幸甚後遣異將妻子西彭亦數宴見厚加賞賜
既而還南使過家上先人冢詔大長秋朔望問夫人

起居詔諸侯就國耿純上書願奮擊公孫述又陳前在東郡誅涿郡太守朱英親屬涿郡誠不自安乃更封純爲東光侯上曰文帝謂周勃曰丞相吾所重也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哉純遂就國弔死問傷國中愛之

袁宏曰夫萬物云爲趣舍不同愛惡生殺最其甚大者也縱而不一亂亡之道故明王制設號令所以一物心而治亂亡也今誅惡之臣內懼私憾不虞其弊從而易之是下用情而法不一也不一則多變多變則害生故王者之所保在於法一而不變乎靈壽侯邳彤薨世祖既平邯鄲遣任光還信都更封陵鄉侯

李忠爲中水侯遷丹陽太守治甚有稱爲天下第一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五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六　袁宏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天下繫囚非殊死者一切勿治是時海內新安民得休息皆樂吏職而勸農桑風俗和同人自修飾上惟王莽僞薄之化思有以改其弊於是黜虛華進淳朴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名實不相冒而能否彰矣又念前世園陵太盛王侯吏人轉相倣競乃下詔曰世俗不以厚薄爲鄙陋富者過奢貧者殫財刑法不能禁禮儀不能止倉卒以來乃知其咎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葬送終之義癸亥晦日有蝕之詔曰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公卿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舉賢

良方正各一人於是馮衍上書陳事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書奏上將召見之後以讒不得入

袁宏曰夫讒之爲害天下之患也闇主則理固然矣賢君而讒言不絕者豈不哀哉夫人君之情不能不形於外夫好惡是非之情形於外則愛憎毀譽之變應於事矣故因其所好而進之因其所惡而退之因其所是而美之因其所非而疾之惡而於無嫌之地而人主不必悟者讒人之所資也夫讒人之心非專在傷物處之不以忠信其言多害也何以知其然夫

欲合主之情必務求其所欲所惡者一人所害者萬
物故其毀傷不亦衆乎若夫聲色喜怒之際虚實利
害之間以微售其言焉可數哉是以古之明君知視
聽之所屬不能不關於物也知一己之明不能不滯
於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左右故好惡是非之情
未嘗宣於外而愛憎毀譽之言無由而至矣二月癸
亥晦日有蝕之是時宰相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
天子勤吏治俗頗奇刻因是變也太中大夫鄭興上
疏曰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
不可不慎也其道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
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帝求俾

乂嶽曰鯀哉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己之是從嶽之非
重違衆也昔齊桓公避亂於莒鮑叔從焉既反國鮑
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
者五人既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以郤縠爲閱禮樂
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強楚於城濮
納天子於王城今袞職有闕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
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以成
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群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
則下懼其罪故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
則臣道迫促願陛下留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不從
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嘗從劉歆學講議歆美其才

學者皆師之興既之涼州坐事免會赤眉作亂東道
不通興乃歸隗囂囂敬於漢興每匡諫言辭懇至囂
雖內不能悦而外相崇禮興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
徙舍益祿興見囂曰昔嘗同僚故歸骸骨非敢爲用
也求爲先人遺類耳幸蒙覆載得自保全今乞骸骨
而徙舍益祿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
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爲父母乞身得
益祿而止是以父母爲請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
囂曰幸甚乃爲辦裝使與妻子俱上聞興歸徵爲太
中大夫光祿勳杜林上書薦興曰執義堅固敦於詩
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宜侍帷幄以益萬分於是徵

異焉每朝有大議輒訪問興上嘗以郊祀事問曰欲
以讖決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上怒曰卿不言讖
非之邪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敢非上乃解曰
言不當若是邪興數言事文辭温雅然以不合上又
不善讖故不得親用有子曰衆以才學知名其後皇
太子及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束帛聘衆衆謂松曰
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制蕃王不得私通賓
客遂辭不受松曰長者意不可逆也衆曰犯禁得罪
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王聞之嘉而不強及梁氏敗
賓客多坐之衆不染於辭夏五月前將軍李通爲大
司空秋隗囂遣步騎三萬侵三輔耿弇遣數百騎與

戰爲囂所破囂將分兵取栒邑馮異聞之馳據其城諸將皆曰虜兵乘勝不可爭鋒異曰若虜得栒邑則三輔動矣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栒邑以逸待勞非所謂爭鋒也遂馳入栒邑閉城偃旗鼓囂將不知直來攻城異擊鼓建旗成列而出囂軍亂遁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於是北地諸豪帥相率而降諸將多有言功者異獨黙然上璽書勞異曰栒邑孤危亡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筭摧敵殄寇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今遣太中大夫賫醫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謙讓於是三軍之士莫不感悅

袁宏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讓三軍賴之善乎王之言謙也楊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於顔回虞書數德以克讓爲首仲尼稱顔回之仁以不伐爲先郤至矜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好乎能讓而不自賢矣夫人君者必量材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士苟自賢必貴其身雖官當才斯賤之矣苟矜其功必蒙其過雖賞當事斯薄之矣苟伐其善必忘其惡雖譽當名斯少之矣於是怨責之情必存於心希望之氣必形於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德下人以隱其功處不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不能故力有餘而智不屈身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且天道害盈而鬼神福謙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責起焉故宋公三命考父傴僂晉帥有功士燮後歸孟側殿軍策馬而入三卿謀寇冉有不對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也

何誠知民惡其上衆不可蓋也夫逆旅之妾惡者自以爲惡主忘其惡而貴焉美者自以爲美主忘其美而賤焉夫色之美惡定於妾之面美惡之情變於主之心況君子之人有善不敢識有過不敢忘者乎其爲美亦以弘矣故楊子之言足師逆旅之妾足誡也

八年春正月來歙自陽城將二千人斬山開道徑至畧陽襲囂將金梁等殺之因保其城上聞之喜甚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上以畧陽囂之所阻腹心已壞則制其支體先是吳漢諸將在長安者兵雖盛以梁屯守不得上隴及梁死歙據畧陽乃爭馳赴之上以爲囂失所恃矣亡其要城勢必悉

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頗獘乃可乘
危而進皆追漢等還置巢自將數萬人攻畧陽激水
灌城晝夜攻歙歙率厲吏士同心固守數月不拔囂
衆疲獘夏閏四月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爲車駕不宜
入險且遣諸將觀虛實議未定會馬援夜至勸上曰
囂衆支解兵進必破以米爲山谷於上前指衆軍所
入處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車駕遂進竇融與五郡
太守將步騎數萬輜重五千兩與上會第一上置酒
引見融等待以殊禮囂衆大潰城邑皆降囂將妻子
保西州吳漢岑彭引兵追守之囂將王元入蜀上嘉
融功以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弟友爲顯親侯於是

以次封竺曾爲助義侯梁統爲歸義侯史苞爲褒義
侯厙均爲輔義侯辛彤爲扶義侯既而皆遣還西融
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上
不許蜀人聞隗囂敗百姓震動成都郭外有秦時舊
倉王莽以來常空公孫述乃詐使人言下倉出穀積
如山陵百姓空市郭往觀之述乃會百官問曰下倉
竟出穀乎對曰無有述曰言隗王敗亦復如此矣欲
以此安衆心者也蜀人荊邯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
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政豪傑並起漢祖無
前人之遺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間身自奮擊與
項羽戰小大百餘軍破身困者數矣然猶不止故軍

敗復合創愈復往何則前死成功愈於就滅亡也隗
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時漢更
始復失天下衆心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以爭
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
息兵卑辭事漢喟然自以爲文王復生也令漢帝釋
西顧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則西州豪
俊咸居心於山東問使相間至於五分而有其四則
舉兵伐之遂以屠潰是則然矣若天水已平漢九分
天下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給三
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臣之愚
計以爲宜與漢和親不者當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

尚可驅動急以時悉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
江南之會築壁堅守傳檄吳楚則長沙以南必隨風
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得如
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也述欲從其言蜀人及述兄
弟以爲不可述遂止延岑等數請兵願立功終疑而
不聽由是皆怨唯公孫氏任政述性酷急數誅殺察
於小事如治清水而已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
駕鸞旗旄騎置陳陛戟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
食犍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
而王愛子示無大志述不勝情卒皆王之潁川盜賊
起京都騷動秋八月上還洛陽謂執金吾寇恂曰卿

著威信於潁川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爲二千石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聞陛下西征以爲隴蜀未定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陛下升輿南面臣願執銳在前賊必惶恐歸死即日車駕南轅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潁川撫吏民受餘降冬十一月公孫述將救嚚乘高卒至漢兵未及陣嚚得逃出入冀漢軍食盡兵潰岑彭燒輜重歸長安天水諸縣復反爲嚚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東郡濟陰盜賊起大司空李通橫野將軍王常率舟師擊之上以耿純威信著於衛地即拜純爲太中大夫與兵會於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

賊九千餘人降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祭遵薨遵忠謹廉潔毀己財爲國賞賜皆以賑吏士身寢布被妻子惡衣食上以是重焉雖在軍旅其所進禮皆儒術之士讌會遊庭必雅歌投壺遵喪至河南詔遣百官詣喪所上乃素服臨之望城舉音哀慟左右既還復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詔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其費喪禮成復臨祠以太牢如孝宣帝臨霍光故事贈以將軍侯印綬諡曰成侯賜朱輪容車介士送引既葬車駕復親臨墳墓問其室家上歎曰安得憂國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進曰陛下念祭遵不已羣臣皆內懷慙懼遵之見思若此是春隗嚚病死嚚將皆降唯高峻不下峻嘗降漢已復歸嚚故懼誅不降立嚚小子純初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可上地安得民嚚少病蹇吳門者即冀郭門也來歙說上曰隗嚚雖死西州未平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其軀命如二郡既平則述計窮矣昔趙以賈人爲將高祖懸以重賞今隴右新破百姓饑饉可以利動時也宜益資軍實以誘未附今誠知國用不足民勞於內然天下未定不得休息上從之於是糧穀器物不絕於道冬來

歙馮異入天水破述將王匡田弇諸縣悉降自王莽末西羌寇隴西金城入塞內隗嚚不能討因撫集以爲援歙奏言非馬援莫能定乃以援爲隴西太守援至擊先零大破之降者萬餘人援上疏曰允吾以西數十里一城城皆完堅舊制置塞因山阻每其蹊徑輒有候尉故虜不得妄動即棄允吾以西此爲殖養虜根內自迫促宜及兵威疾往除之金城諸縣皆田地肥美溉灌流通自有本民易還充實誠不宜有所斷棄若二郡平定流民還本業不復爲國家憂於是詔竇融悉還金城客民三千餘戶援爲置長吏繕治城郭起塢候勸耕田郡未樂業羌虜悉降援以郡新

後務開寛信舉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滿門下諸曹時白事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若大姓侵小民黠羌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旁縣嘗有報怨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城郭狄道長請閉城門發兵援時方與賓客飲大笑曰羌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令歸寺良怖急者各縣下伏後稍定郡中乃服三月封楚王子般爲畱丘侯頃之徙封杼秋侯上幸沛詔問郡中諸侯有事行者太守言般至行爲諸侯師天子嘉之恩禮甚厚吳漢王霸諸將征劉芳於高柳匈奴救芳漢兵不利引軍還璽書以霸爲上谷太守

十年夏征西大將軍馮異攻洛門未下薨謚曰節侯

異謙退不伐每軍行止合諸將爭功異嘗屏處大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上嘗分諸營吏士問曰屬誰營邪皆曰願屬大樹將軍上以此重之非合戰受敵異嘗處衆營後與諸將相逢引車避之士卒不得爭功進止皆有旗幟號爲嚴整子彰嗣上追思異功封小子訢爲析鄉侯秋八月己卯幸長安祠高祖廟上將討高峻寇恂諫曰車駕止長安隴西足以震懼且去關東不遠此從容一處而制四方今士馬勞倦遠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之役可以爲戒上不從進及汧高峻不降上謂恂曰公前止吾今爲吾行矣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詣恂辭禮不屈恂怒將斬之諸將曰高峻兵精今欲降之而斬其使不可恂遂斬之遣其副歸峻即日開城與隗純等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軍師何以反降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所取也今來觀望其意不屈是不欲降殺之峻亡其半以是動心故知其必降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峻與諸隗徙關東頃之隗純將數十騎亡入匈奴追斬之吳漢王霸擊劉芳芳將胡騎會平城下連戰大破之是時芳與匈奴連兵烏丸數爲寇盜緣邊愁苦霸乃築塢候起亭鄣自代郡至平城三百餘里霸數上書言邊事宜與匈奴和親又言委輸可從溫水以省陸轉之勞後皆施行霸愛士卒死者解衣以

斂之傷者輟食以哺之在上谷二十餘年與匈奴數十百戰士卒皆爭爲効力是歲執金吾寇恂衞尉銚期薨恂居九卿位饗大國租皆以施朋友賑給故人常曰吾所以自至於此者士大夫之力也可不共乎恂學行並修名重朝廷議者稱其有宰相器會恂早薨莫不痛惜謚曰威侯恂兄弟及兄子姊子以軍功侯者八人恂數言閔業之忠上以爲關內侯官至遼西太守

袁宏曰夫世之所患患時之無才也雖有其才患主之不知也主既知之患任之不盡也彼三患者古今之同而御世之所難也觀寇恂之才足居內外之任

雖發撫河內再綏潁川未足展其所能也及在汝南延儒生受左氏何其閑也晚節從容不得預於治體夫以世祖之明如寇生之智能猶不得自盡於時況庸主乎期爲將嘗先登陷陣手自斬獲軍每不利賴期得振者甚數爲人重信義雖破邑降城未嘗虜掠在朝見不善必犯主之顏上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臣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天子爲之迴輿期疾病其毋問嗣者期曰受國重恩常懷慙負若死不知何以報國何議嗣乎上親自臨從諡曰忠侯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陽過章陵祠園廟初公孫述遣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數萬人據荊門浮橋橫江以絕水道營壘跨山以塞陸路上遣吳漢岑彭藏宮將六萬兵擊荊門詔岑彭曰大司馬習用騎兵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而已閏月吳漢岑彭率師攻之時天東風吹船逆流直衝浮橋因放火燒之風怒火盛短兵接戰蜀兵驚怖大軍遂順風並進所擊無前任滿溺死者數千人田戎退保江州岑彭遂長驅入江關令兵無得鹵掠所過不受牛酒見耆老陳漢恩德百姓無不欣悅開門請降吳漢臧宮自後而進六月來歙盖延入武都攻述將王元破之乘勝遂進蜀人震恐遣刺客刺歙刀未出歙召盖

延延至見歙涕泣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以敢爾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効兒女子啼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卿耶延拭淚具受所勑辭畢抽刀而卒上聞之悼痛無已贈中郎將印綬諡曰節侯喪還洛陽車駕臨弔送葬哀慟獻歙所褒顯賞賜甚厚長子褒嗣上嘉歙忠節封歙弟由爲宜西侯歙爲人信厚言行不相違雖銜命數年出以喻囂然往來之言皆可復也上之臨喪趙王良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頃良怒召門候岑遵困辱之司隸校尉鮑永奏良大不敬良尊重莫貳上雖不從而羣臣嚴憚焉永辟平陵人鮑恢爲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詔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其見重如此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父宣守正不虧爲王莽所誅莽欲滅其子孫上黨都尉路平承旨欲害永太守苟諫嘉宣忠節置永府中護全之永數爲諫陳安漢室禽新臣之策諫戒永曰機事不密則害生禍倚人門會諫喪路平復收永弟升會新太守趙興至歎曰我受漢茅土不能致身立節鮑宣之死豈可害其子邪勑縣出升復召永爲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出謁永以爲非真不宜與遂駕往永當州門拔佩刀截鞅與爲還車數日詔書下捕之果矯稱使者由是知名自魯郡太守

為司隸行縣至霸陵過更始冢引車將下從事諫止之永曰北面事人忍不過其墓雖以獲罪司隸不避也遂下車盡哀至右扶風上苟諫(冢上曰奉使如此可乎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百行之宗忠者禮義之主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上悅初雲陽人宣秉字巨卿為御史中丞遷司隸校尉務舉大體闊略微細其政嚴而不苛百僚亦敬憚之上幸其府見秉布被瓦器食則魚飧歎曰雖楚之二龔不能過也即賜幃帳器物拜為司徒司直俸祿皆以分九族家無擔石之儲東海王良字仲子亦為司徒司直行大司徒事居貧守約妻子不之官司徒掾鮑恢嘗以

事至蘭陵過良家見一婦人負柴而入不知是良妻也恢謂曰我司徒掾也將歸京師夫人得無有書乎婦人曰苦掾無書既而問焉乃良之妻也恢歎息而去故良之清貧聞於天下良謝病歸天子備禮徵不得已載病至京師道過友人友人閉門不內曰不有忠言奇謨以取大位是無其德也曷為往來屑屑不憚煩邪謝而不見良遂稱病篤而歸終身不起冬岑彭以江州城固而粮多留馮俊守之彭引軍從涪江擊平曲述遣汝寧王延岑大司空公孫恢將軍王元距廣漢大司徒侯丹距黃石彭令臧宮擊岑等自泝都江擊侯丹破之時岑等盛兵沆水宮兵則千餘人

降附者四五萬口軍食不足蜀民各堅壁觀形勢宮欲還恐為虜所制會謁者將數百兵詣岑彭宮乃矯制取謁者兵蹤行陣而多旗鼓蜀人聞漢兵卒至登山望之旌旗滿谷呼聲動山莫不震懼宮因其懼縱兵大破之斬公孫恢死者萬餘人王元降即遂乘勝而前所至皆降岑彭既破侯丹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赴武陽別遣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所至皆奔散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彭所營地名彭亡彭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遣刺客刺彭彭死彭首破荊門長驅武陽將兵齊整為巴蜀所稱百姓思之為立廟武陽謚曰壯侯上思彭功封其庶子淮為

穀陽侯上為書喻公孫述示以成敗述得書歎息以示光祿勳張隆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言岑彭之死吳漢將精兵二萬自夷陵出犍為

十二年春吳漢到南安擊述弟永於魚涪津破之遂降武陽初漢入犍為界諸縣多城守詔令漢直到廣都據其心腹諸城自下漢意難之既進兵廣都諸城皆降又詔漢曰廣都去成都五十里述若來攻待其困弊而攻之勿與爭鋒述若不來轉營逼之彼必堅壁漢以連戰輒勝便進兵去成都十里漢自將步騎二萬餘人水北作營遣副將劉尚將萬餘人於南為

營相去二十餘里上聞之大驚讓漢曰如述出兵連綴副營副營破即公營亦破矣恐公不能自還自天也幸尚無他者急還廣都三月癸酉詔曰巴蜀民爲人所掠者免爲庶人夏六月黃龍見于河東秋七月馮駿破江州殺田戎九月述遣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十餘萬人攻吳漢分兵守劉尚漢力戰不利漢謂諸將曰吾與諸軍踰越險阻轉戰千里今深入敵地在其城下勝則成功敗則無餘成敗在一舉矣前夾江爲營戰數不利今欲從水北營合於水南同心一力人自爲戰何有不克哉饗士秣馬潛軍夜合水南營述不知乃分兵距水北營自將攻水南營漢迎

擊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會臧宮至兵馬甚盛遂進軍城下述自將數萬人出戰吳漢縱銳士奔之刺述洞胷輿至營以兵屬延岑其夜述死明旦岑舉城降吳漢悉滅公孫氏并誅延岑漢燔燒百姓縱兵大掠上聞之詔讓吳漢劉尚曰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爲酸痛甚違古人弔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初漢軍糧盡具舟將退謂蜀郡太守張堪曰糧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運不至必爲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漢使羸軍以挑述述果出戰遂以破述成都既平堪先入其城府藏珍寶皆有簿券秋毫無所取慰撫吏民蜀人喜悅後遷漁陽太守匈

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以數千騎擊破之威震北邊漁陽大治堪字君游南陽宛人明帝時問蜀郡計掾樊顯曰前後太守誰最賢顯曰漁陽太守張堪仁足以惠下威足以擒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獨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顯言歎息良久方徵堪會病卒天子悼惜之大司空李通以疾罷通以布衣唱謀有佐命之功又尚寧平公主甚見親重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勢自爲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上輒優諭之以三公歸第養疾通後固請罷相以特進侯奉朝請常與高密膠東侯參議大事車駕每幸南陽遣使使祠通父守冢實

融與五郡太守還京師官屬賓客轉轂千餘兩融至上凉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上遣使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京師以梁統爲太中大夫數月拜竇融爲冀州牧俄拜大司空融以非國家舊臣而爵位與吳公並每朝會進見辭禮甚恭上愈親厚之融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又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朝夕教以經藝不得令見天文讖記誠欲令肅恭畏事恂恂修道不願其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王侯故國哉每請閒求見上輒不許融嘗罷朝逡巡席後上知融欲讓使左右扶出之他日將會先

詔融曰囊者知公欲讓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復言其殷勤若此深統在朝數言便宜上書陳法令輕重宜遵舊典曰臣聞人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治理愛人故為之除殘治理則為之去亂是以五帝有流殛之誅三王有大辟之刑所以經世教民除殘去亂也故孔子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奄有天下制法定律傳之後世不易之科也文帝寬柔省去肉刑他皆率由舊章幾致刑措武帝因資財富多出兵命將征伐遠方軍役民疲豪傑犯禁故增其二科懲不盡節宣帝聰明親覽萬機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元帝法令少所改更而天下稱治至於成

帝繼體哀平即位日淺丞相嘉等猥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律百有餘事咸不厭人心尤妨政事伏見陛下權時撥亂博施濟民功逾文武德侔高皇而反循季世末節襲衰微之軌非所以還初反本據元更始也願陛下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定不易之典垂無窮之制天下幸甚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議曰夫人情挫辱則節義之心損刑網繁密則苟免之行生聖帝明王知其如此故深識遠慮動居其厚故湯去三面之網易著三驅之義所以德刑參用而示民有恥漢德寬厚民無二心軍士左袒樂為劉氏多恩之所致也至其後世不能以德而勤於法故有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李之饋集以成事於是家無全行國無廉夫上下相循法不能止而仁義之風替矣陛下覽得失之要深知其原故破觚為圜建斲為樸法簡易遵網疏易從海內頌政不勝其喜宜如舊制上從林議統徙封陵鄉侯出為九江太守治甚有迹吏民畏愛之統有子九人而松最知名次竦弱冠能教授善屬文

袁宏曰自古在昔有治之始聖人順人心以濟亂因去亂以立法故濟亂所以為安而兆眾仰其德立法所以成治而民氓悅其理是以有法有理以通乎樂治之心而順人物之情者豈可使法逆人心而可使

眾兆仰德治與法違而可使民氓悅服哉由是言之貪大順以臨民上言之道也通分理以統物不易之數也降逮中世政繁民弊牧之者忘簡易之可以致治御之者忽逆順之所以為理遂廢先王之大務營一時之私議於是乎變詐攻奪之事興而巧偽姦吏之俗長矣陵遲至於戰國商鞅設連坐之令以治秦韓非論捐灰之禁以教國而修之者不足以濟一時持之者不能以經易世何則彼誠任一切之權利而不通分理之至數也故論法治之大體必以聖人為準格聖人之所務必以大道通其法考之上世則如彼論之末世則如此然則非理分而可以成治者未

之閒也若乃變詐攻奪之事興而飾智謀權冊以勝之巧偽姦利之俗長而設禁網陷穽以餌之患時世之莫從懸財賞行罰以驅之毒爲下之訐逆厚威網殺伐以服之斯所謂勢利苟合之末事焉可論之以治哉先王則不然匡其變奪則去其所爭救其巧偽則塞其淫情人心安樂乃濟其難以悅之又何不從之有焉人之情惡侵則正其分以齊之又何訐逆之有焉推此以治則雖愚悖凶戾者其於身也猶知法治所以使之得所而安其性者也故或犯治逆順亂倫反性者皆衆之所疾而法之所以加是磬一人而千萬人悅則法理之分得也夫然則上下安和天下悅服又何論於法逆於理理與法違哉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六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七

袁宏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勑郡國勿因計吏有所進獻今故未止非徒勞役道途所過未免煩費巳勑太官勿復受其遠方食物乘輿口實可以薦宗廟者即如舊制時有獻善馬日行千里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上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征伐常乘革車用事而已及公孫述平傳送鼓師葆車然後乘輿器服漸備物焉二月馬武軍下曲陽以備胡寇丁亥太原王章爲齊公魯王興爲魯公五月殷紹嘉公爲宋公周承休公爲衛公徙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上以禹功大封弟寬爲明親侯禹以特進奉朝請

袁宏曰古之明君必降己虛求以近輔佐之臣所以寄通藝方和睦天人古之賢臣必擇木棲集以佐高世之主主以宣明不以道勝而不招臣務對敭不以時艱而不進及其相遇若合符契功高而尊禮其人師喪而不咎其敗此三代君臣所以上下休喜比德天地末世推移其道不純務己尚功豐自外入君臣之契多不全矣唯燕然和樂終始如一風塗擬議古之流矣高祖之興蕭公之力也且暫亡若失左右手及天下已定無所用之賴鮑生之說以濟其身狼虎塗跣卒入囹圄子房玄算高祖之著龜也始者相得

非子房不謀也海內旣安杜門不出假託神仙僅乃獲免光武之在河北未知身首安寄也鄧生杖策深陳天人之會舉才任使開拓帝王之略當此之時臣主歡然以千載俄頃也洎關中一敗終身不得列於三公俛首頓足與夫列侯齊伍嗚呼彼諸君子皆營乘雲龍之會當帝者之心鞠躬謹密猶有若斯之難而況以勢相從不以義合者乎山桑侯王常東光侯耿純薨是時有上書言宜令司隷校尉督察三公司徒掾蒼梧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王故武王以太公爲師齊桓公以管夷吾爲仲父古之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諸侯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相

國奏事不拜入殿不趨所以寵大臣也及新室王莽遭漢中衰獨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喩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然不能禁天下之謀身爲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方今四方未集百姓未一觀聽者注耳目之時也陛下宜修文武之典襲祖宗之德屈節待賢以示將來不宜有司察公輔之名也上善其言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而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伏湛自行束修無所毁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在平原吏民畏愛遭世反覆城郭不傾秉節

持重不可推移陛下深見臧否顯以宰相微過斥退久而不用湛德足以左右王室名足以昭示遠人前者選擇諸侯以爲公卿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湛宜任宰相輔佐之官夏詔徵湛旣到卽入見賞賜優渥將用之暴痾薨賜秘器上親弔祠伏氏世以經學清約相承東州號曰伏不鬭出家風化道然也湛兄子恭明帝時爲司空大司徒侯霸薨上傷惜之親自臨弔詔曰惟霸積善之德久而益彰淸潔之操白首彌厲漢之舊制丞相拜日封爲列侯頃以軍旅暴露功臣未受國邑錄忠臣之心不欲先饗其寵故未爵命其追爵謚霸使襲其後於是封霸爲則鄉侯謚曰哀侯臨淮吏民聞霸薨莫不隕涕共爲立祠四時祭

之

十四年春正月匈奴遣使來獻中郎將劉襄使匈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孔志爲褒城侯越嶲人任貴遣使降九月莎車王賢奉王心信遣使奉獻濟南太守王梁薨初梁爲河南尹穿渠引穀水以注洛陽城下渠成而不流有司奏劾梁梁慙懼上書乞骸骨上乃徙梁爲濟南相更封阜城侯

十五年春二月大司馬吳漢將馬武等徙鴈門代郡上谷民遷中山以避胡寇於是馬武殺軍吏詔命武將妻子就侯國武自歸京師天子削武五百戶更封

為楊虛侯武好酒敢直言時醉在上前面折同列言
其短長無所迴避上恣聽之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
曰諸君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為乎鄧禹對曰臣
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鄧氏子志行
修整可掾功曹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為
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不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袁宏曰夫壽夭窮達有生之分也得失悲欣萬物之
情也故推分而觀帝王之與布衣竹栢之與朝菌焉
足言哉以情而談一顧之與蹔毀傾蓋之與脫驂猶
尚可為歡戚而況大斯哉夫能與造化推移而不以
哀樂為心者達節之人也自斯已還屬於方域得之

不能不欣喪之不能不戚故原得失之大而天下所
必同者莫尚於通塞乎然才高者宜通而懷賢以之
陸沉德薄者必卑而鄙夫以之竊位是則通塞可得
而遇否泰難得而期也君子或因風雲之勢以建山
岳之功乘日月之末光以成一匱之業雖著功美於
當年猶欣一遇於千載若夫版築漁釣織箔鼓刀韞
櫝曾懷與之朽爛者焉可數哉王如樂毅之遇於燕
昭屈原之事於楚懷白起之用於秦王范增之奉於
項籍雖終同顛沛猶一申其志誠未足以語夫通塞
者乎白首抱關轉死溝壑者何殊間哉夫以鄧生之
才參擬王佐之畧損翮弭鱗棲遲刀筆之間豈以為

謀勢誠朕也及其遇雲雨騰龍津豈猶吳漢之疇能
就成天之構馬武之徒亦與鸞鳳參飛由此觀之向
之所謂通塞者豈不然乎初有司請封皇子天子弗
許也固請連年乃從之四月戊申封皇子輔為右翊
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
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瑯邪公
是日天子思李通之功乃封通少子雄為邵陵侯
袁宏曰書稱協和萬邦易曰萬國咸寧然則諸侯之
治建於上古未有知其所始者也嘗試言之曰夫百
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則斯治矣有主則治無
主則亂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擅而君之則

王者之權定矣然分而主之必經綸而後寧擅而君
之必統體而後安然則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
萬物之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
欲故帝王之作必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群
才所以不私諸己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
禮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降
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王畿臨饗一
國政刑不出封域故衆務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
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巡
狩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者加地
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祿承襲之

徙保其富厚而無苟且之慮修績述官之嗃務善其禮不爲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爰自唐虞至于三代文質相因損益有物諸侯之制存而不革長世育民所由遠矣及王畧不震諸侯逾度官失其序民務其業然而衆國扶持大小相制雖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豪傑之士無所騁窺㝢之心昔周室微弱政教陵遲桓文翼戴二國是賴憂勤王室則諸侯慕而率從振而驕之則九國叛而不至楚恃江漢秦據崤函心希九鼎志存神器然畏逼宗姬忌憚齊晉歷載八百然後降爲庶人豈非列國扶疏根深難拔巳然之

劾哉戰國之時志在兼并伐國而貪其民得邑而罝其私而郡縣之勢萌矣秦有天下鑒周之弊毀廢五等因而用之傾天下之珍以奉一身之欲舉四海之務以關一人之聽故財有餘而天下分怨不理而四海叛高祖旣帝鑒秦之失分裂膏腴封殖子弟至於將相功臣租稅而巳郡縣之官卽而弗改夫畫土分民止於親戚班爵施勞不逮功賢猶賴宗室之固以折諸吕之難況萬國親賢兼樹者哉文帝時賈誼言曰夫欲天下之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諸國之君莫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矣文帝不從卒有吳楚之變

忿而懲之大懼諸侯推恩以分其國因事以削其邑枝葉旣落本根從焉遂使王莽假託恩道揖讓稱帝豈不易哉光武中興振而復之奄有天下不失舊物而建封畧一遵前制諸侯禁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椎於庶民一夫攘臂故以能亂天下矣由此觀之五等之治歷載彌長君臣世及莫有遷去雖元首不康諸侯不爲失政一國不治天下不爲之亂故時有革代之變而無土崩之勢郡縣之立禍亂實多君無常君之民尊卑迭而無別去來似於過客人務一時之功家有苟且之計機務充於王府權重幷於京師一人休明則王政畧班

海內元首昏闇則匹夫擬議神器是以閭閻不淨四海爲之鼎沸天綱一弛六合爲之窮兵夫安勢著於古今歷代之君莫能創改不欲天下不亂其可得乎嗚呼帝王之道可不鑒歟癸丑追尊兄縯曰齊武公仲曰魯哀公盧芳自匈奴入高柳左馮翊蓋延薨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實百姓嗟怨諸郡各使吏奏事帝見陳留吏其牘下疏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詔吏吏詳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東海公陽在幄後因言曰吏受郡勑欲以墾田民相比方詔難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田宅不可問乃詰吏吏具服

如陽言由是帝彌重陽也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並爲盜賊三月辛丑日有蝕之冬十月盧芳降封芳爲代王是時天下刺史太守以墾田不實下獄死者十餘人於是南郡太守劉隆亦繫獄上以隆功臣也免爲庶人上從容問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牧守多也援曰死得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旣往不可復生上大笑其順時不忤皆此類也援長七尺五寸踈眉美鬚髯博通多聞於進對善說前言往事與上言舊時三輔長者閭里豪傑皇太子諸王聽之無倦上知援智有餘甚見親重

十七年春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夏四月上幸滎陽潁川章陵六月癸巳臨淮公衡薨秋七月廬江賊李等反虎賁中郎將馬援平之冬十月辛巳皇后郭氏廢立皇后陰氏初郭后寵衰數懷怨恚廢東門侯郅惲上書曰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況臣欲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上善之曰惲恕己而量主知我必不可以所私而輕天下者也陰后南陽新野人更始元年世祖納后于宛方北之洛陽令后歸新野止宛宛中少黨諸陰鄧鄉里豪居能自護建武初迎后於育陽爲貴人上以后性寬仁欲立之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時郭后以生太子彊故遂立郭后及后生東海王陽而寵益盛后性慈仁十歲喪父語及之未嘗不流涕上常言希見親不在已數十年語及之輒涕者追爵諡后父陸爲宣恩侯以兄識爲侍中封元庶侯識弟興爲期門僕射與弟就襲父爵更封新陽侯識字次伯齊武王時以率宗人賓客爲偏裨矣及隨世祖征伐數有戰功將益其邑識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幸託屬掖庭賞賜豐衍如復加爵邑此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不可以示天下上甚美之興字君陵筋力過人其從出入常操小蓋鄣翳風雨泥塗徒跣躬

自履涉上所幸止必先入淸宮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收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爲諸後進好施接人門無游俠與張宗等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之張汜之徒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廷第宅采椽爲朴足避風雨常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廈猶傳舍也上嘗封興置印綬前與國讓曰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受爵土令天下觖望至誠不願臣蒙陛下中宮恩澤至厚可謂富貴已極不可復加上見其讓切不奪其志皇后問故興曰后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多見不知進外戚家若不知謙嫁

女欲得因力配尊貴娶姊求公主愚心實不安也富
貴有極當知足驕奢益爲觀聽所譏后悅其言不爲
宗親求位以干王政就剛强不順理煩以貴勢傲物
扶風人井丹高抗之士也諸王貴人更請丹莫能致
就自以爲能致丹詭諸王餞二萬使人通丹致之丹
不得已乃詣就爲丹設麥飯葱葉食丹推去之曰以君
侯爲能供美食故相過耳何謂如此就更爲置盛饌
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乘人車此其是邪坐
中皆失色莫之敢應就即爲去輦論盡日乃去以
其名高就等無敢失意者丹亦終身不仕明帝初就
爲少府子豐尚酈邑公主公主驕妒豐亦猶狡遂殺

公主豐誅死就自殺家屬歸本郡郭后既廢太子太
傅張湛稱疾引退爲太中大夫上欲以湛爲大司徒
湛至朝堂坐遺小便自稱疾篤遂不用卒于家湛字
子孝右扶風平陵人擧動必以禮雖幽室闇處不易
其度閨門之內若嚴君焉三輔歸之以爲儀表成哀
閒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守尉建武初爲左馮翊脩禮
教明好惡政化大行嘗居歸平陵望縣門而下車主
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
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湛
被徵當還爲翊曰昔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
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逡巡而去湛常乘白馬上每有

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壬午徙左馮翊公輔爲
中山王諸國公皆爲王是歲鳳皇五集潁川郡衆鳥
並從行列蓋地數頃留止七十日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史歆反巴郡宕渠楊偉徐容等
各起兵以應歆大司馬吳漢臧宮擊之壬午上幸長
安祠園陵夏四月伏波將軍馬援扶樂侯劉隆樓船
將軍段志平樂侯韓宇擊交阯至合浦段志病死援
嘗浮海入交阯船少不足渡乃問山行者遂浮海隨
山開道千餘里自西至浪泊擊徵貳等降者數千人
韓宇後病死援并將其衆追徵貳等至禁谿連破之
貳等各將數百人走戊申上幸河內五月代王芳復

入匈奴六月壬戌赦益州殊死已下亡命者秋史歆
等平吳漢徙偉容等二百餘戶于長沙冬十月庚辰
上幸南郡還祠章陵辛丑追諡外祖父樊重爲壽張
敬侯重字君雲家世溫厚三世不分財重居家有法
子孫進見如吏其治家僮僕無遊手身自隱親故能
殖其財田至三百頃貲至巨萬其興功造作爲無窮
之規欲治器物則先種梓漆人皆笑之然卒得其用
居家擬於邦君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
頃解其訟由是縣邑敬其德讓重八十餘而終不索
假貸者可百餘萬臨困悉削文書不告兒子債家聞
之皆爭往償之諸子不受也中子寵字靡卿初與齊

武王共起義兵湖陽收繫妻子將殺之湖陽令曰樊重父子有禮行於鄉里正有大罪且當在後何可殺耶宗家亦有繫者多被害唯宏妻子得免後隨世祖征伐數有勤勞封壽張侯宏謙恭畏愼不汲汲於官位父子內相勑戒以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勢也天道惡盈而好謙畏天道耳前世貴戚可明戒也保身全命云不樂哉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下上以是尤重之時見得失乃獻便宜輒自手書削藁公卿朝見訪政事終不敢對疾病上自臨視垂涕問所欲宏自陳身無功食大國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大恩令臣魂神慙

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亭上悲傷其言後復封宏小子茂爲平望侯臨薨勑諸子薄葬歸掃閉戶物不得所下與夫人同塚異藏各自一延道以死生各異棺柩一藏不當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心朝廷善之諡曰恭侯初兵革起而皇妣薨宗人樊臣公獨親殯斂世祖即位擢爲中大夫固始侯李通薨諡曰恭侯陽甚盛上及皇后親弔送葬

十九年春正月巷人傅鎮反臧宮擊之東海王陽曰賊相迫切反耳其中必有欲悔者令圍之急不如小緩之令得亡逃亡逃亭長足以取之從之賊果破走馬援斬徵貳等二月封援爲新息侯設牛酒勞軍士因撫觴而言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人生一世但求衣食仕宦不過郡掾吏守墳墓護妻子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安用餘爲當吾在浪泊西時下潦上霧毒氣浮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懷少游語何可得也今賴諸士大夫之力而吾先受其賜所以喜且愧也坐者聞之莫不歎息之

袁宏曰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隱約顧視榮名忽若脫屣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然功業難就而卑素易從而古今之士莫不自託於功務而莫肯於閑逸者將自矜其才顧衆而動乎然則榮名功業非爲不善也千載

一遇處智之地難也若夫安素守隱其於人間之權故以易而無累矣然苟非夷塗外物難必螻蟻且能爲害而況萬物乎故久處貧賤誠有志者之所恥也歸終而言取保家之主乎詔援復擊九眞自無功至居風斬首三千餘級徙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援所過令治城郭修溉灌申舊制明約束是後駱越常奉馬將軍故事自郭氏廢後太子彊不自安郅惲勸之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賢君吉甫令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引愆退身彊遂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世祖遲廻者久之乃許焉十月戊申皇太子彊封東海王食東

海魯國[二]郡租賦之稅車服之飾加於諸王彊上書
讓東海又因太子口陳至誠上不許以彊章示公卿
而嘉歎之
袁宏曰夫建太子以爲儲貳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
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後漢之業宜
遵統一之道以爲後嗣之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
内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
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
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
以過乎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志氣高抗不慕當世
王莽末民不堪命惲西至長安上書諫莽曰臣聞智

者順命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正不可虛
獲上天垂戒欲以陛下就臣位陛下宜順天命轉禍
爲福如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天爲陛下嚴父臣
爲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難惟陛下留神
莽大怒即下詔獄劾惲大逆猶以惲據正義難即害
之使黃門近臣脅導惲令爲病狂恍惚不自知所言
惲終不轉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
經冬會赦得免因南遊蒼梧建武初自蒼梧還鄉里
縣令卑身崇禮以爲門下掾惲感其意遂爲之屈惲
友人董子張父及叔父爲人所害子張病困惲往候
子張子張絕良久氣復還視惲歔欷惲曰吾知子不

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讎不復也子張卧目擊惲
惲即起將客追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悲喜氣
便絕惲即詣令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爲父報仇吏之
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生身非節也趨出詣
獄令跣追之拔刀自向曰子不出吾以死明之惲隨
令出久之爲郡功曹汝南舊事冬饗百里内縣皆持
牛酒到府讌飲時太守歐陽歙饗禮訖教曰西部督
郵繇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書
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
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以
養德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

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掩覆按延
質性貪邪所在荒亂虐而不治冤慝並作百姓怨之
而明府以惡爲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
臣俱喪孰舉有罪君雖顚危臣子扶持不至於亡惲
敢再拜奉觥歙甚慙門下掾鄭次都曰君明臣直功
曹言切明府之德也可無受觥哉太守曰實歙罪也
敬舉觥惲乃免冠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
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壬是昭績言象
龍豺獄從政既誹謗而又露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
以明好惡歙曰是吾過也遂不宴而罷惲歸府因稱
病延亦退次都素清高與惲厚招惲去曰道不同不

相爲謀自古而然子直心誠三代之道鎡延雖去必復還吾不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爲忠也量君之所不能爲賊也惲業彊之矣障君於朝而不死職以求直罪也延退惲又去不可次都遂去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延果復召惲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爲民無乃違命而亂倫乎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爲伊尹乎將爲巢許而辭堯也次都曰吾足矣幸得全軀種類還奉墳墓盡其學問道雖不行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命勿勞神以害生各別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爲郎遷常東城門候世祖嘗夜出還詔開欲入惲不內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惲對曰火明遼遠遂距不開明日惲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陛下既游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爲至戒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重之令授太子詩常講殿中後爲梁令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上使執金吾陰識護太子家博士桓榮授太子經二人者皆專心輔導勸以德義太子亦虛納焉秋九月壬申上幸南陽冬十二月越巂太守任貴反武威將軍劉尚平之

二十年夏六月徙中山王輔爲沛王秋馬援自交趾

還位班九卿賞賜甚厚援將至京師故舊迎之平陵人孟冀計謀之士也以援自遠而還勞而賀之援曰我望卿有奇也但復與衆人同語邪武帝時伏波將軍路博德開七郡封符離侯數百戶今我但平亂郡兩猥封近縣且三千戶國家追錄我和洐隴間功我自視功薄賞厚人當功厚賞薄於後乃長先生欲何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是援曰今尚有匈奴烏桓擾北邊我欲自請擊匈奴男兒要欲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矣反卧牀上於兒女子手中死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入右北平詔以事示援遂自擊北邊十月上幸東海沛國省五原郡徙其吏民于河東十二月伏波將軍馬援出定襄上以援勤勞賜縑千疋援謂黃門常侍太僕梁松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公等貴欲不可賤居高益堅願思吾言有識聞援言無不歎息大司馬吳漢薨謚曰忠侯葬如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上未安漢不敢息軍有利鈍諸將或失其度漢常自厲吏士益治兵器上時令人視之曰吳公方修戰攻具上嘗曰吳公如此隱若一敵國矣及在朝廷雖公天下嘗旱公卿請雨不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免之漢又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安業漢還讓妻子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付昆弟外家其忠自天

性故能常任禮以功名終是時上欲以衞尉陰興爲
大司馬興叩頭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辭讓
至切上以此聽之乃以扶樂侯劉隆爲驃騎將軍行
大司馬事
二十一年秋八月馬援以三千騎出高柳失道還匈
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肜率吏士擊之斬首二千餘
級遂窮追出塞復斬首千餘級收其兵器得馬數千
疋由是匈奴鮮卑震服不敢闚塞肜乃思所以離間
二寇以分其埶招呼鮮卑示以財利鮮卑後不款塞
肜之計也冬十月匈奴入上谷中山殺掠吏民西域
鄯善王安莎車王賢等十六國遣使奉獻咸願請都

護上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厚加賞賜遣之大司空
竇融以疾策罷歲餘行衞尉事融數稱疾乞骸骨賜
錢帛太官致珍奇弟顯親侯友薨上愍融年衰遣中
常侍即其邸內彊進酒食是時郡國皆大水百姓饑
饉光祿勳杜林上疏曰臣聞先王之道明聖用而治
同也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
能殖防其漸也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患
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懷姓九族分唐
叔檢其姦軌又遷其餘衆於成周所以挫其彊禦之
力黜其驕恣之心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同符在昔徙
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削弱六國彊宗

故邑里無見利之家山澤無兼幷之民萬里一統海
內賴安其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
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觀往政皆神道設教彊
幹弱枝百世之要也是以永享康寧之福而無怵惕之憂
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之助也今被災之民輕薄
無重者可徙於饒穀之郡所以清散其凶全其性命
也昔曾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猶留連貪不能早退
況草創豪帥本無業徒因擾攘之時擅有山川之利
雖遇災然其狃泰之意徼倖之望蔓延無足不可不
察也上察林才堪任宰相會司空歎乃以林爲司空
林自爲九卿至三公輒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

依經附古不苟隨於衆爲任職相上亦雅善之雖在
公卿講授不倦學者朝夕滿堂士以慕之初林薦杜
陵人申屠剛抗直之士嘗慕史魚汲黯之爲人避亂
西州每諫爭隗囂義形於色上以剛爲侍御史遷尚
書寮寀多直言無所屈撓是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
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車輪不得前乃止剛
數犯嚴顏由是出爲陰平令徵爲太中大夫以病去
終于家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七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八　袁宏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上幸長安祠園陵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六月伏波將軍馬援還京師是時梁松竇固百僚憚之援嘗小病松來候見援獨拜牀下援安然受之松意不平諸子曰梁伯孫貴重將軍宜爲之禮援曰我乃其父友也雖貴何得失禮由是不爲權貴所愛援外坦蕩而內備禮事寡嫂不衣冠不入閨其於人汎愛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乃不應齒士不聞耳何足言乎有奇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援有籌策世祖曰伏波論兵常與吾合初援交阯還書誡其兄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

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如論議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欲汝曹不忘之爾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重之愛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急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龍伯高之正不就猶爲謹勑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就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之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爲越騎司馬保怨家上書言保所在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孤兄子今在京師與梁松竇固等交上召責松松叩頭流血乃召問援因取所與嚴敦書即日免保官時龍伯高爲山都長擢爲零陵太守秋九月地震詔南陽郡勿輸今年田租南陽繫囚減死罪一等是歲匈奴國中亂諸將多言可擊者上以問朗陵侯臧宫宫曰願得五千騎足以立功上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遂不出師匈奴之族由來尚矣其在殷周則有山戎獫狁之難逮于秦漢而有匈奴强弱之勢中國征之事詳矣王莽時欲分匈奴匈奴大怒縱兵犯塞傷殺吏民莽乃盛兵以擊匈奴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

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也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征之盡境而還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蟲驅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困而天下弊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也莽不從匈奴遂叛比邊大擾世祖之初方憂中國未遑外事也初匈奴右日逐王比單于知牙斯之長子也自呼韓耶單于死後更令兄弟相傳知牙斯死

傳弟臧咸臧咸死傳弟輿輿立欲傳其子然其弟知牙師川次當爲單于者也皆以兄弟言之知牙師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也輿疑之輿死子烏鞮立鞮死弟滿奴立比遂失次怨恨而匈奴國中旱蝗連年草木皆盡人畜死者過半比乃遣人奉匈奴圖詣西河求和親盡牧南邊諸部呼衍日逐等叛匈奴匈奴遣萬餘騎擊比不勝呼衍日逐等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孝宣時其大父呼韓耶歸漢得成故襲其號於是有南比單于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夷反武威將軍劉尚擊破之置江夏郡三月南單于遣使稱藩願修舊約天子

議於公卿咸以爲蠻夷猾夏情僞難知不可許大司農耿國以爲今天下初定尤宜受之今東撫烏桓北拒匈奴邊陲永息干戈之役萬世之策也上善而從之使中郎將段柳使匈奴於是單于拜伏受詔遣弟左賢王將兵擊北單于連破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單于既稱臣入居塞内上書遣子貢獻漢賜單于冠帶衣裳黄金璽韍什物各有數單于乃分部諸帥以郭北邊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畧漢人數遣使詣武威求使者皇太子以爲南單于新立今若遣使恐阻南單于意故但報其書不遣使者冬十二月武谿蠻夷反遣劉尚擊之尚軍沒驃騎大將軍杜茂爲侯朱祐祝阿侯陳俊薨朱祐貴儒學論議常依古法爲將帥受降追奔逐北以破敵爲功不問斬首多少軍吏以不得鹵掠故或有怨者徙封鬲侯食邑七千餘戶自陳功薄而賞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初上學長安嘗過祐祐方講當上須講竟乃共譚語及上幸祐第語及平生上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大司空杜林薨太僕張純爲大司空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父業以文章顯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内外爲當世通儒王莽敗盜賊並起林與弟成俱至河西隗囂

聞林名故深敬待之以爲治書後以病去囂欲超用之遂稱痼疾囂心恨林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也今且從師友之位以從其志焉林雖困乏終爲不屈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至建武初弟成死故林持喪東歸囂既遣林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遮刺林賢見林自推車載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者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亡去上聞林已還乃徵林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上甚悅賜車馬衣被歲餘遷司馬直百僚知

林以名得用甚敬憚之林既至京師與英俊集會咸敬林之博雅洽聞河南鄭興東海衞宏等皆長於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曆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始事衞宏後皆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衞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貢獻封其渠帥為侯王烏桓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伐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刻木為信無文字而衆不敢違犯其先

為匈奴中亂烏桓始盛鈔擊匈奴匈奴為之轉徙數千里漢南遂空戊申晦日有蝕之初劉尚軍沒議復遣將帥時馬援年六十二矣上憫其老方內選擇未有所定援自請曰臣尚能被鎧上馬上試焉援既據鞍左右顧乃下遂遣之冬十月伏波將軍馬援揚虎侯馬武東牟侯耿舒擊武谿援謂所親杜愔曰吾受恩深厚常恐不得死國事也今得所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左右或與共事獨惡是爾南鄉侯鄧晨薨初晨為常山汝南太守皆有名跡為吏民所愛在汝南起鴻陂瀆灌田數千頃百姓于今利之徵為光祿大夫數與宴見陳說平生晨從容白上曰僕竟辦之上大笑晨疾病天子手書慰問中宮及寧平公主皆為垂泣既薨使謁者招新野王魂備官屬合葬于北邙山上與皇后親臨送葬賞賜甚厚謚曰惠侯

二十六年春正月增吏俸自三公至于佐吏各有差二月馬援至臨鄉大破蠻軍斬首千餘級蠻有二道一曰壺頭二曰充中壺頭徑近而多險充中遠而運糧難初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因以疑而未決軍至長沙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援以為延日費糧不如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舩不得進會夏暑熱吏士疫死者多援亦病困穿岸為室以避暑氣賊每乘高鼓譟援輒扶人觀之左右壯其意皆為之流涕耿

舒與兄好時侯弇書言舒前上言擊充中賊糧雖難致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奮擊今壺頭竟不得上又大軍疾疫皆如舒言弇奏舒書上遣梁松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松未至而援已死松與馬武等毀惡援於上上大怒收援將軍侯印綬是時軍士死者太半謁者宋均軍不得返與諸將議欲承制降賊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安國家專之可也均勒兵成列稱詔降之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降均均為置長吏而還均自請矯制罪天子嘉其功賜以金帛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焉於是援家屬惶怖不敢歸舊塋買城西數畝地葬其中賓客故人不敢

送葬故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采其策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以王禮葬田横今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誅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以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虜述嬌號於益州隗囂擁兵於隴冀豪傑盱睢且自爲政援拔自西州慕德効死孤立貴人之間曾無一言之佐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征衆議狐疑援深建西州可破之策隗囂剋定援有力焉及隴右未清羌虜擾邊援奉使隴西奮不顧身行關山間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兵動有功師進輒克徵在虎賁則有忠策嘉謀於國用之南征交阯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間者使南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卒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沒師深入未必爲是不退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在遠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征出塞再南渡江觸冒害氣僵屍軍中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罪卒遇三夫之言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攻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

之夫操孤危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義士之所悲也惟陛下思堅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於黃泉也書奏不報歸田里時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乎對曰故雲陽令也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

袁宏曰馬援才氣志畧足爲風雲之器躍馬委質編名功臣之錄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嘗試言之所以寶才者智也才智之用通物爲貴苟才大者濟智小者獨善則涉乎通濟者其智彌廣矣夫觀雲機之功則知班匠之巧覩太平之業則悟聖人之明降斯以還參差百品雖智效一官功覆一匱亦才力之所會也古之君子遭有爲之時不能默然而止擊節驅馳有事四方者蓋爲斯也然自非賢達不能量也遭命世之君傍日月餘光廢興指授爽其規畧故功名保全身有餘地若不值其主而獨任其心得一旅而志一邑得一邑而圖一國故事捷而攻之者衆勳立而日就於難又況顛沛隂巇不測之慮哉夫才智有餘功名不足者有矣事業未半而勳過者有矣所乘之勢異而難易之功殊也而有爲之人幸而要之雖徼一時之功暴居視聽之右外有駭物之患內懷思慮之憂爾中路悵然欲退無途其勢然也善爲功者則不然不遇其

主則弗爲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後處力止於一
戰則事易而功全勞足於一邑則慮少而身安推斯
以往焉有毀敗之禍哉馬援親遇明主動應銜轡然
身死之後怨謗並興豈非過其才爲之不已者乎夏
四月初營壽陵依孝文故事務從省約使迭輿之後
與丘隴同體凡帝即位必營壽陵具終器漢之制也
上常聽朝至于日昃講經至于夜分或與羣臣論政
事或說古今言行鄉黨舊故語及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侍對之臣莫不悽愴激揚欣然自得雖非大政進
止之宜必遣問焉所以勸羣能也皇太子從容言曰
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道今天下又安

願省思慮養精神優游以自寬上答曰吾自以爲樂
矣
二十七年夏太僕趙熹爲太尉是時南單于新稱藩
烏桓始入朝上命熹思安邊之策爲久長之計熹乃
議復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郡遣諸王之國
熹字伯陽宛人也熹從兄爲人所殺無子熹年十五
結客爲報仇更始初舞陰大姓李氏擁兵自守更始
遣將降之不下曰聞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聞願降
之更始乃徵熹時未二十更始笑曰蠒栗犢能服重
致遠乎即以爲偏將軍詣舞陰降李氏因入潁川轉
擊諸未下者更始大喜曰卿名家駒也努力勉之昆

陽之戰熹頗有功拜爲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熹
歸鄉里初熹與鄧奉善奉之叛也熹數與書切責之
時有言熹爲鄧奉計策以毀惡之者詔熹屬建威將
軍以功自贖熹不自言奉死後上得熹書驚曰趙熹
眞長者也即徵熹待公車時江南未通以熹守簡陽
侯相將給兵騎之官熹自請不願請單騎馳往度其
形勢臨敵制宜若將兵騎往彼必爲吏民所疑上許
之熹至簡陽民閉城門不肯納熹便止城門外問國
中大夫素爲百姓所親信者乃召問之對曰不擁兵
欲以自守而至於爲賊恐懼不能自反耳熹因告以
倉卒之時非國家所疾無自疑阻懇爲陳恩信賊遂

自縛詣熹降後爲平原太守甚有治迹百姓歌誦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遣諸王就國三月臧宮上書勸上
征匈奴詔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所
樂樂身樂民者其祚延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故曰地
廣者荒德廣者疆今無善政災變不息憂念歲闕論
語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而
復欲遠征乎冬十月癸酉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
宮上會羣臣問曰誰可傳太子者皆曰執金吾陰就
可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
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
之賢上曰善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

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乃大會子弟陳其車馬印綬曰此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邪於是皇太子經學始成少傅府桓榮上疏曰臣幸得侍帷幄經學淺短無所補益聖質夙夜慙愧今太子經學已通自有識以來備君副主莫能傳之今太子獨能傳之此誠萬國之福也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矣謹遣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曰陽以童蒙承訓九載不深達師意而猥見褒奬非其實也夫五經之道廣大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自宰予之徒親事孔門閑邪以度循尚息惓晝寢況於不才者乎苟非其人道不虛受冉求曰非

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者歸道受謝非所敢聞是時禁網疏闊王侯貴人多通賓客壽光侯劉悝更始少子也得幸於沛王輔悝怨盆子殺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獄三日由是捕諸王賓客死者千餘人初馬援謂其司馬呂种曰建武初名爲天地始開從今已後海內日當安樂耳顧我嘗獨有所憂國家諸子並壯皆不防微廣通賓客門庭如市吾恐自此大獄起矣卿其慎之援兄女壻王磐故平阿侯子也好施愛士名振江淮間後游京師交結諸侯援謂所親曰王子石傑士也今若京師在長者間用氣自行陵折者多必用亡身於是臣仲王磐馮衍皆以諸王賓客下獄仲歎曰馬生之言其神乎仲磐死獄中衍被赦出縶于家上言曰臣伏念帝王大體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以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與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暁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勞而欲免讒口於當世豈不難哉臣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値兵革之際不敢回行苟容以求世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鹵掠之心今幸遭清明之世飭躬自

行之秋而怨讎叢興讒譏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也疏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日惶恐自陳以救罪過書奏天子不用猶以前過也衍字敬通馮奉世之後有奇才博通無所不覽王莽時諸公多薦之者衍辭不肯仕衍有大度自負其才不能耦世耳容故遂坎壈失志居常慷慨庶幾名賢之風家貧年老常爲司隸從事全椒侯馬成薨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遣使者舉冤獄問鰥寡庚申賜天下男子爵各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減本罪各一等不孝不道不在此書

三十年春二月甲子上幸魯國濟南夏四月徙左馮
翊公馬爲中山王五月旱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
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冬十月丁酉上幸
魯國太尉熹司空純上書曰自古帝王治道之隆未
嘗不登封太山以告成功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
宗封禪之義也陛下受命中興順天行誅修復祖宗
撫寧萬國天下曠然咸蒙更生夷狄慕義符瑞並應
詩云受天之福四海來賀誠宜封禪告成以順天心
詔曰是何言也當今日月薄蝕災異並臻吏失其職
百姓怨讟吾誰欺欺天乎於是羣臣不敢言膠東侯
賈復薨謚曰剛侯復嘗戰被創甚上大驚曰我所不

令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復婦孕
上曰女邪我取之男也我與之女勿憂妻子復數從
征伐未嘗破敗數爲諸將潰圍解陣身被十二創上
以復敢深入稀令遠征欲自將之故少方面之功諸
將每論功人人自伐復獨默不言上曰賈君之勳我
自知之功臣中最見親禮左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
加位特進爲人剛毅方直慷慨有大節闔門守静朱
祐等薦復宜爲宰相世祖方以吏事責三公故遂不
用功臣是時列侯唯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固始
侯李通與公卿參議國事

三十一年夏五月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
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癸酉晦日有蝕之秋
九月甲辰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者宮鮮卑大人於
仇賁率種人貢獻封賁爲王鮮卑亦東胡之餘也
別保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自爲冒
頓所破遠竄遼東未有名通於漢而與烏桓接當是
南北單于更相攻伐而鮮卑遂以彊盛

中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覽河圖會昌符而感其言於
是太僕梁松復奏封禪之事乃許焉二月辛卯上登
封于太山事畢乃下是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姓皆
見之甲午禪于梁父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氣之丘墟

萬物之生遂則官府之功大雲雨施其潤則丘墟之
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于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
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爲本諸侯述職必
以山川爲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
本書云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
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
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
終必有至德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
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
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
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

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體也德不周洽不得擬議斯建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三月丙辰司空張純薨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父放襲爵富平侯成帝時以遊讌得幸而純以學行稱哀平世爲侍中諸曹校尉王莽時爲九卿遭亂世保全侯爵建武初以先詣闕

復封故國拜太中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以純宿衛久弗奪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歷事先朝明習故事是時朝廷草創稽典多闕每有疑議輒訪問純自郊廟冠婚之禮多所正定純重慎周密時有上書輒削藁草上甚重之一日至數引見及爲宰相務存無爲慕曹參之迹所辟召皆當世通儒純臨薨勑家丞曰司空無功勞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及子孫其勿紹嗣純長子根常被病大行問嗣家上小子奮奮辭讓曰先臣遺令臣兄弟不得襲爵故臣不即是正猥聞詔書驚惕惶怖臣兄哀臣幼小故託稱疾病不聽奮字釋通謙約

節儉閨門雍穆租稅賑給宗族常自困乏官至司空夏四月己卯大赦天下復梁父奉高嬴勿出今年田租戊子上幸長安祀長陵是時醴泉出京師百姓痼疾飲者皆愈又有赤草生于泉側郡國三十一上言甘露降有司奏曰孝宣帝時每有嘉瑞輒爲之改元故有神雀五鳳之號所以奉答神祇表彰德信也天子拒而不納是以史官不得而記焉六月衛尉馮魴爲司空賜爵關內侯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魴告祠高廟曰高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得王呂太后王諸呂滅亡三趙賴神靈諸呂伏誅國家永寧呂后不宜配食地祇高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之

福延至于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爲高皇后遷呂后尊號爲高后

袁宏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體猶今爲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之義均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營臺位上問議郎桓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言讖之非上大怒曰桓譚非聖人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譚

以屢不合旨出爲六安太守丞失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能論議以司空掾與校圖讖敏言於上曰讖書聖人所作然其中多近語以字取類俗人之辭虛實難識恐誤後生上不然其言敏因書之闕因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上讀得之召敏問其故敏曰臣見前人多增損圖書是以因自著罪無狀上深非之而不罪但令劘去之然以是沈滯官止長陵令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專好聖哲之書初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杜門相遇之難也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起北郊祀后土丁丑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南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孝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使因督郵奉奏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凡帝妃稱皇后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妾臣昭儀已下至中家人子二十等漢之制也光武中興悉闕昭儀家人之號唯有貴人金印紫綬自美人宮人綵女皆無秩祿四時賞賜而已是時諸王皆徵還國遭大憂新承王莽之亂圖失舊典嗣帝與諸王居止同席時上下咸兩其之與正太尉趙熹横劒正色扶諸王下以正尊卑乃申宮衛整禮儀百官肅然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于原陵慎侯劉隆薨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祇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五帝朕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懼有廢失以隆先業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之不逮特進高密侯禹明允篤誠元功之首其以禹爲朕之太傅進見東向以明殊禮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以蒼爲驃騎將軍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粟人十斛上新即位欲崇引親賢優寵大臣乃以山林之勞封太尉

熹爲節鄉侯司空訢爲安鄉侯司徒鮪爲揚邑侯蒼上疏讓曰陛下慈恩哀臣蒼臨朝之日以爲命首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今勸賞之士怠於力行臣誠內迫頑愚忝汙輔將之位必被詩人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警將遵上德無爲之時也文官猶宜并省武官尤不宜建昔虞氏克諧君象有鼻不及以政誠不忍揚其惡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已來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雖陛下遠遵舊典終宜養之恩不勝至願願上驃騎將軍印綬上不聽蒼以母弟輔政盡心王室其所覆禮皆當世名士初太原人郇恁隱居山澤不求於世匈奴嘗入太原素聞其

名乃不入郇氏舉宗賴之建武中徵恁不至於是蒼復辟恁而敬禮焉嘗朝會上戲恁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不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月餘辭去終于家

秋九月隴西羌反冬十一月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征羌十二月甲寅詔自殊死已下聽贖罪各有差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八

後漢孝明皇帝紀上卷第九

袁宏

永平元年四月癸卯封故衛尉陰興子慶爲鮦陽侯博爲隱強侯楚王舅子許昌爲龍舒侯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爲后彊爲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廻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爲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設鐘鼓之懸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書宣示公卿初魯共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淮陽王延詣魯五月戊寅彊病因臨命終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藩輔特受二國榮寵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自修不謹連年被病爲朝廷憂皇太后陛下憂愍惻至動發中心臣內省視氣力羸劣日夜漸劇終不望復見闕庭奉承帷幄孤負重恩銜恨黃泉言之絕腸惟皇太后陛下加供養數進御食避風氣終始天道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悉謝諸王不意長不復相見臣特蒙大恩兼大國致小人也猥當襲臣封非所以全利之也如皇

太后陛下深爲規度誠願遷東海以臣無男之故則
處臣三女小國侯此臣夙夜之願也彊薨問至上與
皇太后悲慟不自勝乃詔諸王京師親家皆詣東海
奔喪遣司空鮒持節視喪事賜龍頭鸞輅龍旗虎賁
榮寵之盛無與爲比謚曰恭王詔東海傅相曰王謙
恭好禮以德自終其葬送之具務從省約以彰王卓
爾之美子政嗣淫慾無行故彊以爲言秋七月西羌
破走餘種悉降徙三輔羌之先三苗之裔也其俗以
父名母家姓爲號出十二世相與婚姻妻後母報嫂
無鰥男寡婦故種類繁息其爲兵長於山谷短於平
地男子兵死有名且以爲吉病終謂之劣又以爲不

祥婦人産乳大夫被創不避霜雪得西方金氣焉夏
后氏衰戎狄在邠岐之間殷衰周太王自邠之岐周
衰幽王爲西戎所滅故羌之爲患自三代然也
袁宏曰夫民之性也各有所禀生其山川習其土風
山川不同則剛柔異氣土風乖則楚夏殊音是以五
方之民厥性不均阻險平易其俗亦異況乃殊類絶
域不賓之族以其所禀受有異於人先王知其如此
故分其内外阻以山川戎狄蠻夷即而序之夫中國
者先王之桑梓也德禮陶鑄爲日久矣有一士一民
不行先王之道必投之四裔以同殊類今承而内之
以亂大倫違天地之性錯聖人之化不亦弊乎昔伊

川之祭其禮先亡識者觀之知其必戎況西羌北狄
雜居華土嗚呼六夷之有中國其漸久矣八月戊子
徙山陽王爲廣陵王是歲太傅鄧禹如時侯耿弇薨
謚禹曰元侯弇曰愍侯禹疾病天子親數問除二子
爲郎分禹國封三子爲列侯禹内文明外温恭不事
産業常欲避權勢有十三男各命通一經其閨門之
訓皆可爲後世法長子震爲高密侯次襲爲昌安侯
次爲車騎將軍坐出塞追叛胡下獄死第六子訓不
好文學禹以此非之然好施愛士濟人之急士無貴
賤見之如舊以謁者使外國爲烏九校尉徙枒秋侯
服爲居巢侯楊州刺史詔以服口無擇言行無怨惡

宜象褒顯以勸天下乃徵服行執金吾事
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冕珮玉
履舄登雲臺觀雲物大赦天下自三代服章皆有典
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國時各爲靡麗之服秦有
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
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學既缺時亦草創輿服旗幟
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
記制度官冕衣裳珮玉乘輿擬古式矣
袁宏曰昔聖人與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患躬親
其事身履其勤使天下之民各安性命而無夭昏之
災是以天下之民親而愛之敬而尊之夫親之者欲

其閒淑平憚而無疾苦之患也故爲之宮室衞以垣
墻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敬之者欲其崇高榮顯殊異
於衆故爲之旗旌表以服章陛級懸絕不可得而踰
也後之聖人知其如此自民之心而天下所欲爲故
因而作制爲之節文始自衣裳至于車服棟宇垣牆
各有品數明其制度盡其器用備物而不以爲奢適
務而不以爲儉大典既載陳于天下後嗣因循守其
成法故上無異事下無移業先王之道也末世之主
行其淫志恥基堂之不廣必壯大以開宮帳衣裳之
不麗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厭其高玄黃而未盡
其飾於是民力殫盡而天下咸怨所以弊也故有道

之主覩先王之規矩察秦漢之失制作營務求厥中
則人心悅固而國祚長世也二月甲子立皇后馬氏
皇子坦爲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馬援女也后有四兄二姊
長兄廖及防光二姊與后同母兄客卿幼而奇嶷初
援南定百越北征匈奴謀議之士集於門下客卿年
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客卿
逃匿之不令人知援甚奇器之以爲壯大必任將相
故以秦時官號字爲援薨後客卿早死太夫人悲傷
發疾恍惚昏亂后時年十歲幹治家事勑制僮僕昆
弟親屬各得其宜諸家皆以爲太夫人所爲也後問

之咸驚異焉嘗疾令卜者筮之曰此女當爲帝妃貴
不可言久之太夫人亡珠直數萬錢問相者相者指
一御婢此人盜之果如其言太夫人奇之乃令相諸
女見后驚曰我必爲此女稱臣貴而少子太夫人曰
得世無子乎相者曰有一子遽失得人子力愈於自
生子也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侍同列如承貴尊
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是見寵及有司奏立長秋宮
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嘗從容問以政
事后輒推心以對無不當意時後宮未有姙育者嘗
言繼嗣當以位薦達左右如恐不及其見寵者與之
恩隆未嘗與侍御者私語其防閑慎微皆此類也性

不喜出入遊觀上時幸苑囿離宮輒諫諍辭意甚美
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語春秋略記大義聽言觀論
摘發其要讀光武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賜騎士
手不持珠玉未嘗不歎息也后志在克己不以私家
干朝廷兄廖爲虎賁中郎防光爲黃門郎訖明帝世
不易官三月上初禮于學臨辟雍行大射禮使天下
郡國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秋九月沛王濟南王淮南
王東海王來朝冬十月壬子上臨辟雍初養三老五
更於是士效禮樂三雍儀制備矣詔曰五更桓榮以
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
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榮病篤上疏謝恩

讓還爵土上憫傷之臨幸其家入巷下車擁經趨進
躬自撫循賜以牀帳衣服於是諸侯大夫問疾者皆
拜於牀下及終贈賜甚厚上親變服臨送賜冢塋栁
榮爲太常上幸其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之禮而百
官能通義者及榮門下生數百人上親自下說時有
問難者上謙而不答曰太師在是也供賜尋悉以餼
賜榮字春卿沛國亢人少給事郡縣長師事九江朱
文家貧常賃自供書夜誦讀無懈怠十五年不歸家
京師以此稱之父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
授徒衆數百人王莽末天下擾攘兵革之間窮厄絕
糧然抱持經書與諸生逃匿山谷講授不輟建武中

大司徒辟榮年已六十餘矣時虎賁中郎將豫章何
湯榮門下生也以選授皇太子經世祖問湯何所師
對曰桓榮世祖即召榮令說尚書善其說拜郎賜錢
十萬入授皇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世祖輒令榮於
公卿前說因問長安時舊事世祖曰得卿幾晚善博
士也榮叩頭曰臣經學淺薄不如同門生揚州從事
皐弘郎中彭閎世祖曰俞汝諧因除榮爲博士榮謙
恭有蘊藉每論難於前常持禮讓以義理相喻不苟
以言辭取勝儒者以此高之少子郁字仲恩傳父業
以任爲郎榮卒郁當襲爵上書讓孤兄子上不許遂
侍中上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親厚焉常居中論經

問以政事甲子幸長安祠陵廟遣使者祠蕭何霍光
車駕過試臺所賜二千石令長已下各有差十月護
羌校尉竇林有罪下獄死
三年春二月太尉趙喜司徒李訢坐事免左馮翊郭
丹爲司徒南陽太守虞延爲太尉延陳留東昏人初
爲細陽令信行於民棄官還家太守傅宗聞其名署
功曹宗輿服出入擬於王侯延每常進諫曰晏嬰相
齊裘不補公儀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夫以約失之者
鮮矣宗勃然不悅曰昔者諸侯今之二千石也延以
陪臣諭諸侯豈其謂也延以不合意退去宗後果以
奢僭得罪臨當伏刑世祖使小黃門往視之宗乃仰

天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後車駕過外黃問
陳留太守寵有功曹虞延邪太守對曰今爲南部督
郵乃引見問譙前太守時事延具以狀對詔問延外
黃園陵寢殿祭器俎豆悉曉其禮由是遂見謝焉賜
錢百萬稱中聞之易視聽辟司徒府遷洛陽令是時
陰皇后家客馬成常爲姦宄延收繫之陰將軍書請
之前後不絕延得一書輒加笞二百陰氏知延必殺
之乃言於世祖以延多所枉濫世祖親臨御道勑延
出獄中囚其已論者居東罪未決者居西成自以罪
已決欲起就東延前擊其頭曰此民之蠹也久依城
社不畏燻燒今方考實姦宄窮盡成大呼稱冤戟郎

以戕承延頸叱使置之世祖知延不移因謂成曰汝
犯法身自取之何以爲冤後數日遂伏誅上即位遷
南陽太守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得朝會趨過
殿庭姿容甚麗上顧謂左右曰朕之儀容豈能若此
左右曰陛下天子此凡人何足比焉雖然上心好之
特賜輿馬衣服南陽計吏歸具白延延知衍行不配
容積三年而不用於是上乃勑衍令稱南陽功曹詣
闕拜郎中後爲玄武司馬不爲父行服上聞之慨然
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延之言信哉衍慙懼遂退
位上益奇延甲子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
力田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

月辛酉立皇子建爲千乘王當爲廣平王秋八月有
司議世祖廟樂東平王倉議曰漢制舊典宗廟各奏
其樂不必相襲以明其德也高帝受命龍興誅暴秦
天下各得其所作武德之舞孝文皇帝躬行節儉澤
施四海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
登封告成功德巍巍夫歌所以詠德舞所以象功廟
樂宜曰大武之舞從之初起北宮尚書僕射鍾離意
諫曰陛下以天旱不雨每自刻責避正殿損常膳而
天猶不雨豈舉動失所而政違天心者邪昔湯遇旱
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營邪女謁
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竊

以爲北宮大作是宮室營政不節之類也自古已來
非患宮室小但患民之不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言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
可謂憂矣食祿於朝備在近列敢不以聞時詔賜降
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上大怒召郎欲鞭之
意曰過誤者人所有也若以懈慢爲罪臣居大官皆
在臣臣請先受坐解衣就撻上意解皆原之上性急
好以小察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尚書近臣尤甚
由是朝廷悚慄事爲多苟且以避誅責意獨犯顏論
事數封還詔書羣臣獲怒者輒救請之意薦彭城劉
平徵爲議郎上數引見遷侍中宗正平薦舉承宮郇

恁皆名士也以老病乞骸骨歸鄉里平字公子始以
孝行稱爲郡吏守菑丘長政教大行每屬縣賊輒令
平守之所至皆治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爲賊所害
平抱仲女棄巳子而走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
全仲不可以絕類也遂去不顧平嘗出爲母求食賊
得平將食之平叩頭涕泣曰今旦爲老母採菜母飢
待平爲命願得反食母而還就死賊見其至誠哀而
遣之平還既食母即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復
還賊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矣吾不忍
食子建武初平狄將軍龐萌反攻太守孫萌平爲主
簿冒白刃伏萌上身被七創嗥泣曰願以身代明府

賊乃相顧曰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絕而復蘇因涕泣相抱後數日萌竟死後太守嘉其節義舉孝廉爲全椒長使掾吏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懷感盜賊屏息資賦增益爲諸邑最刺史太守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得職不知所問沛人趙孝亦以義行侍寵孝字長平初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賊所得孝聞之則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不忍食兩放之謂曰歸持米糧來孝不能得即復往願就烹賊義之不害建武初天下新定民皆乏食孝每炊待熟輒使禮夫婦出有所役自在後與妻共蔬菜食及禮還告以食而以糧飯食之如此者久禮心怪之微察悵恨獨然遂不肯復出兄弟怡怡鄉黨服其義州郡召進退必以禮天子素聞其行詔拜爲諫議大夫長樂衛尉後復徵弟爲御史中丞禮亦以恭謙有禮讓上嘉孝兄弟篤行欲寵異之率常十日使禮至衛尉府太官供食令其相對盡歡其見優若此數年禮卒贈賻甚厚令孝以長樂衛尉從官屬送喪葬于家壬申日有蝕之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鍾離意上疏曰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敬長天地之禮勞卹黎元之恩然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滂溢漂殺人民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人懷恐急故百官不親吏民

不和至於骨肉相殘以逆和氣雖加殺罰猶不能止故百姓可以德勝不可以刑服願陛下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上雖不能用然知其忠直故不得久留中出爲魯國相爲治存大體不求細過百姓愛之將終遺言上書陳刑法大峻宜少寬假上感其言賜錢二十萬意之出也遂就北宮及德陽殿成會百官上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爲督郵亭長有受民酒禮者府下記案治意答曰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明府内以及諸外且闕略遠縣細微事太守甚賢之遂任以屬縣事會稽大疾疫死者以萬數獨身自隱視經給醫藥全濟者甚多辟司徒府爲耿寔堂邑令視民如子百姓懷之邑民防廣遺腹子也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飲食意憐傷之解遣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以爲不可意曰自令罪非丞掾也廣殮母訖即還入獄意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冬十月有事于世祖廟初獻大武之舞改太樂曰宜

袁宏曰樂之爲用有自來矣大章簫韶於唐虞韶濩大武於殷周所以殷薦上帝饗祀宗廟陳之朝廷以穆人倫古之道也末世制作不達音聲之本感物乖化失序乎情性之宜故雖鐘鼓不足以動天地金石

不足以感人神因輕音聲之用以忽感導之方豈不感乎善乎嵇生之言音聲曰古之王者承天理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理君靜於上臣順於下大化潛通天下交泰羣臣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化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則美言發於外故歌以敘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悅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言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此已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始秋蘭不期而信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

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夫音聲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通知欲不可絕故因以致殺故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聲也口不盡味耳不極音揆始之中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序亦脩之使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旄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犒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音聲之度揖讓之宜動止之致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士庶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

心安志固從善日遷此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以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此先王用樂之意也上與皇太子后幸南陽章陵周觀舊廬召見陰鄧故人賞賜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辛亥上親耕于藉田將獵河內驃騎將軍王蒼諫曰臣聞盛春農事始興於時令不聚民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故也臣知車駕至約省所過吏民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之不以禮非示四方規準也陛下因行田野見稼穡經覽河川逍遙駐留弭節周旋至秋

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民之隅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不勝至心謹手書陳愚上從之秋九月戊寅千乘王建薨隴西太守鄧融下獄死初融在職不稱功曹廉范知其必獲罪乃謝病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求爲廷尉卒無何融果徵下獄范衛侍有異於常融不意是范也怪而問之曰卿何類我功曹范曰君誤耳非是也融疾病及死范養視甚篤終不自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范字叔度杜陵人祖父丹王莽時爲大司馬范父遭亂客死於蜀范與母流離西州天下定乃歸鄉里范年十五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

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柰何
復棄我遠去范因自請毋不能止遂與客俱西入蜀
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也聞范迎喪遣吏齎車馬
布帛送范范還不受自客步負喪經涉塗險至葭萌
下喪載船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骨人前接范不動
遂沒石間衆傷其義相與共鉤求一日乃得共抱[illegible]
良久乃蘇穆聞之大驚復馳遣將前資追與范范曰
前後相違范所不行也遂辭不受歸葬行服闋中高
其行
袁宏曰古之人明救卹之義開取與之分所以周急
拯難通乎人之否泰也廉范厲然獨行以任所重其

身殆亡而親柩爰喪非全通之道也范既歸事博士
薛漢初范家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
歸仲子叔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
即有悉推田與之辟公府掾會薛漢坐楚事誅故人
門生莫敢哭視范獨往收之吏以聞帝大怒召入詰
責范曰楚王無道狡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
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人范叩頭曰臣無狀以謂漢等
皆已伏誅故不勝師資弟子之情當萬死上怒稍解
問范爲廉頗後邪范對曰臣本趙人廉頗之後大父
丹爲王莽大司馬上乃曰怪范能若此因釋之舉茂
才爲溫令數月遷雲中太守會胡虜反故事虜人入

塞過五千人移書旁郡救至乃出范聞警即自以精
兵赴之虜盛漢兵不能敵范乃令軍士皆持炬晨奔
虜軍大炬如星虜見之驚走追擊大破之自此後虜
震怖不敢犯雲中累遷武侯蜀郡太守所在有名迹
蜀部好文辯喜相長短范以寬厚化下人民懷之坐
事免歸家多散財物以賑宗族與洛陽亭長慶鴻爲
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官至琅
邪太守所在有異迹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
免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少事淮陽公孫昌西入關奉
符歎曰不乘傳車終不出關是時昌爲王莽講學大
夫門下生甚衆而昌獨禮異丹由是顯尤王尋更辟

請皆不就莽亦徵之逃避十餘年而更始立徵丹爲
諫議大夫持節出關安集南陽初世祖即位諸將悉
降受爵邑丹獨城守不下乃娶節荷擔經歷險更始
妻子還其節傳然後歸田里後舉高第稍遷并州牧
左馮翊皆有稱績及在相位清廉公正與侯霸杜林
相善亦齊名迹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松有才
能明習漢家故事以選尚舞陰公主爲虎賁中郎將
世祖時貴幸用事上即位遷太僕卿數爲私書請託
郡縣事發覺免官由是怨望下獄誅安豐侯竇融薨
融子穆尚內黃公主而顯親侯及子固尚沮陽公主
穆長子勳尚東海恭王女比陽公主穆爲城門校尉

固爲中郎將監羽林融從兄子林爲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奴婢千餘人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融年老子孫放縱多不法度帝不能容數下詔比以竇嬰田蚡故事融惶懼乞骸骨上賜牛酒策罷穆以國在安豐欲以安六侯歸遂假作故六安王國婚稱長公主家上書自言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爲郎吏者皆遣歸故郡留融京師會融病薨謚曰戴侯穆居大第富於財天子使謁者監護其家欲以全之居數年穆父子自以失勢出怨言使者奏焉乃遣歸故郡坐賂遺小吏爲郡所考穆及勳皆死獄中詔融夫人與一

孫還洛陽固有才能世祖時貴顯用事及穆得罪固亦廢于家東平王蒼以輔政久固請歸藩

五年春二月詔曰東平王比上書願歸藩上將軍印綬謙讓日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今其聽焉以驃騎長史爲東平王太傅掾吏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勿上將軍印綬蒼體覩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儒雅有識度上嘗問蒼在家何者最爲樂對曰爲善最樂上嗟歎之冬十一月上幸鄴

六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中山王東海王來朝廬江獲寶鼎納于太廟冬十一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皆會於魯十二月還過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太尉虞延爲司徒延立朝正色多所匡弼陰氏憾延欲毀傷之使人告延與楚王英謀反延以英帝親以爲不然不受其言後英事發覺上切讓之

七年春正月癸酉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陰皇后徵東海相宋均爲尚書令嘗有疑事上大怒召尚書郎執之諸尚書皆叩頭謝均獨正色曰夫忠臣守正敢有二心均雖死不易上聞而善之即捨之遷司隸校尉河南太守政化大行每疾百姓耆老皆爲禱請旦夕至府問訊起居天子方欲以爲相會有痼疾上召入自視其疾均見上流涕謝曰天罰有罪

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帷幄上甚傷之賜錢三十萬卒於家初上好用能吏卒多暴虐殘刻終皆毀敗均罷朝相與言曰今選舉不得幽隱側陋但得見長吏耳太始時京兆則趙廣尹翁歸蕭望之丞相則魏相黃霸此數公者治皆致平今二千石殊無此國家喜文法吏以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所由而作也均自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遷爲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而悲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初爲上蔡長誅鉏豪右姦猾震慄府下禁民葬不得過制均不行督郵以讓縣均曰夫送終踰制過

之厚也國有不義之民而罰其過禮者恐非政治之
先遷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
令與諸曹分休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多虎數傷
民先時常募吏民設檻穽捕之均曰夫虎豹在山黿
鼉在淵物性之所託也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
有雞肫也今數為民害咎在貪殘居職使然也而今
吏捕虎非憂民之本也今務退貪殘進忠良去檻穽
勿復課其後民傳言虎皆去東渡江北海王睦諡曰
靜王

後漢孝明皇帝紀上卷第九

後漢孝明皇帝紀卷第十　　袁宏

八年冬十一月丙子上臨辟雍詔天下死罪贖各有
差壬寅日有蝕之詔群臣上封事言得失是時北單
于外求和親而數為邊害上使越騎司馬鄭衆使匈
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為之屈單于圍守衆欲脅服
之衆拔刃以自誓單于恐乃止乃發使隨衆漢議復
使衆衆疏諫曰臣伏料北單于所欲致漢使者欲以
離南單于今西域諸國耳故汲汲於致漢使使既到
偃蹇自若臣恐以為於今宜且勿荅南單于本來歸
義者望呼韓邪之助故歸心不二烏桓慕化并力保
番今聞北單于不屈漢復通使不止恐南單于必懷
疑而烏桓亦有二心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
離析規為邊害其憂不輕今幸有渡遼之衆揚威北
垂雖勿荅不敢為害上不從而卒遣衆衆又上言臣
前使匈奴與單于不和而今復往恐其必取勝於臣
臣誠不忍持大漢節信對旃裘跪拜令以益匈奴之
名損大漢之強詔不聽衆既西道路間連續上書固
爭上大怒追還繫廷尉獄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
使來者問衆使時與單于爭禮狀皆言匈奴中傳以
為衆壯勇往時蘇武不能過也上乃復召衆為軍司
馬稍遷大司農
九年夏四月詔以公田賜貧民各有差長吏居職三

年尤異者與計偕封皇子恭爲靈壽王黨爲重熹王
十年春二月廣陵王荆有罪自殺荆上母弟也性急
刻喜文法初封山陽王世祖崩荆與東海王彊書勸
彊起兵彊恐懼封上其書天子秘其事徙荆爲廣陵
王荆爲相工曰吾貌類先帝先帝三十得天下我今
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告吏荆自繫獄上復不忍考
訊詔曰荆數年之間大罪二矣其赦荆罪不得臣其
吏民荆猶不悛使巫祝詛上上使長水校尉樊儵任
隗雜治荆獄奏荆大惡當誅上怒曰諸卿以我弟故
敢請誅之即我子卿等豈敢邪儵曰天下高皇帝之
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

之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鴆兄臣等以荆屬託母弟陛
下留心故復請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之矣荆
自殺上憐傷之謚曰思王封荆子元壽爲廣陵侯食
荆故國不得臣吏民儵字長魚樊宏之子也建武中
諸王爭招致賓客好事者皆與之周旋更遣人請儵
儵精義於學一無所應及捕諸王客儵不在其中世
祖以是器之永平初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及五經
異義立朝居正多所匡諫上亦敬重焉儵弟鮪爲其
子賞求楚王英女敬鄉公主儵止之曰建武時吾家
並蒙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男可以尚主女可
以配王但以臣子不當有外心不宜與藩國婚姻貴

感爲宗族患故不爲也今爾有一子奈何棄於楚乎
鮪不從遂與楚婚是時儵卒謚曰哀侯儵病患困猶
不忘忠悉條政不便於民者未及言而薨上遣小黄
門張音問何遺言音奏焉上爲之流涕以儵兩子郴
梵謹於言行爲郎二十餘年未嘗被奏劾初儵與郎
承宮友善薦之于朝拜博士遷左右中郎將數納忠
言守正不希苟容朝臣憚其節名聞於匈奴單于遣
使來貢求見宮詔勑宮自整頓宮對曰夷狄眩名非
識實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寢見臣必生輕
賤臣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時以大鴻臚魏應
示之夏四月戊子大赦天下閏月甲午行幸南陽祠

章陵祭於舊宅作雅樂奏鹿鳴天子親御塤篪以娛
嘉賓

十一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中
山王郎邪王東海王來朝

十二年春正月置永昌郡夏五月丙辰賜天下男子
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粟人二斛上以天下無事俗頗奢靡乃詔有司
申舊章整車服乙亥司空伏恭以老病罷大司農牟
融爲司空是時天子勤於萬機公卿數朝會輒延坐
論政事融明經術善論議朝廷皆服其能天子數嗟
嘆以爲良宰相融字子優北海安丘人也少以名德

稱舉茂才為豐令治有異迹司徒范遷薦融忠正公
方經行純備宜在本朝弁上其治狀由是徵入為司
隸校尉多所舉正百僚敬憚之數年擢遷大鴻臚大
司農

十三年春二月上耕于藉田賜觀者食有一諸生蒙
首而言曰善哉太公之遇文王也上使人報之曰生
非太公予亦非文王夏四月辛巳幸滎陽巡河渠作
水門遂至太行幸上黨冬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詔
有司陳便宜靡有所諱刺史太守詳理冤獄有郵鰥
寡勉思所蒞焉十二月楚王英謀反初郭后生東海
恭王彊沛獻王輔濟南王安康阜陵質王延中山簡

王焉陰后生明帝東平獻王蒼臨淮王衡廣陵思王
荊琅邪孝王京許姬生楚王英號楚太后世祖無寵
英最小自帝為太子時英獨歸附上上特親愛之數
加賞賜英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喜黃老修浮屠祠
八年上臨辟雍禮畢詔天下死罪得以縑贖英遣郎
中令詣彭城曰臣託在藩蔽無以率先天下過惡素
積喜聞大恩謹上黃縑二十五匹白紈五匹以贖其
愆楚相以聞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
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有何嫌懼而贖其罪因還其
贖男子燕廣告英與顏忠王平等造圖書謀反有司
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上以至親不忍徙丹陽涇縣湯

沐邑五百戶英男子為公侯王者食邑如故楚太后
留楚宮婢才人鼓吹從英者無限皆乘輜軿帶持兵
弩行道射獵極意歡娛遣大鴻臚持節護送英丹陽
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悟
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
精者號為沙門沙門者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
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
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鍊精神而不
已以至無為而得為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項
中佩日月光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
大濟羣生初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

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長大而問其道術
遂於中國而圖其形像焉有經數千萬以虛無為宗
苞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為宏闊勝大之言所求在一
體之內而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
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
之際莫不矍然自失是歲匈奴頻犯塞中郎耿秉上
書曰中國虛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
可也故君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合戰故
之以仁義為國之實矣天子內有圖匈奴志陰納秉
言乃召入見使具陳其狀上善其言以為可任將帥
拜謁者僕射每公卿論邊事秉輒預其議頃之太僕

祭肜虎賁中郎將馬廖顯親侯竇固下博侯劉張好
畤侯耿忠等俱見議兵事秉以爲孝武時始事匈奴
匈奴援引弓之類幷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
旣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徙民以充之根據未堅
匈奴猶出爲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堅固居延朔方
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畜兵之地惟有西域俄復
内屬呼韓邪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有南
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内屬北虜未有當作臣
愚以爲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
以斷其右臂未可先擊匈奴也伊吾亦有匈奴南呼
衍一部破此復爲折其左角觀往者漢兵出匈奴輒

爲亂五單于爭來必不以五將出之故也今可先擊
白山以觀其變擊匈奴未晚也上善秉言議者或以
爲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幷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
衆與秉計異上更然之
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以諸侯禮葬之上遣
中黄門視英妻子慰勞楚太后悉釋諸與英謀者而
封燕廣爲折姦侯初英獄起内及京師諸侯外連州
郡豪傑坐死及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
忠王平辭及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劉鯉
曲成侯竇建御史寒朗治其獄奏建等未嘗與忠相
見詰驗無實爲平所枉疑下無辜者衆上曰建等未

嘗見平忠何故引之朗曰所犯不道冀引建等以自
明上曰若四侯無事何不出之而輕繫邪朗曰考之
無事恐海内發其姦者故未奏之上怒曰吏持兩端
巧爲其辭將下捶之朗曰願一言而死上曰誰共作
章朗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朗曰臣自
知當族滅不敢多汙良善上曰何故族滅朗曰臣考
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不爲罪人訟自知無狀雖族
滅不恨夫陷人死地復無憂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
連百公卿每朝陛下問得失皆言天下之惡禍及九
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歸舍皆仰屋竊嘆
雖口不言指揮可知皆謂多冤獄莫敢言者今建等

無驗而陛下殺之誠願留神省察得其情實使刑者
不怨死者不恨故臣冒死懇言誠不敢爲私上深納
朗言自幸洛陽寺出者千餘人天下即大雨是時楚
獄繫者數千人天子感怒吏治之急自誣死者甚衆
於是有司舉能治劇者以袁安爲楚郡太守安之郡
不入府舍遥至獄所案驗無實者條上出之府丞掾
吏皆叩頭爭之曰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當坐之
不以相及也遂別具奏會帝感悟即報許得出四百
餘家頃之徵入爲河南尹召入見上問以考楚事名
簿甚備安具奏對無所遺失上以爲能也問安本自
何爲官對曰臣本諸生上曰以尹故　吏也何意諸

生邪安爲河南尹十年號爲嚴明然未嘗加罪鞫人
常稱曰凡士學問上欲望宰相下則牧守錮人於聖
代尹所不爲也其下聞之皆自激厲名重朝廷安字
邵公汝南宛人嚴重有威州里敬之爲縣功曹奉檄
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邪則有郵驛今
因功曹是有私也辭不肯受從事瞿然而止舉孝廉
爲郎謁者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民畏而愛之夏五
月封故廣陵王荆子六人爲列侯詔曰執金吾騎侍
衛歷年數進忠言其還爵土封爲楊邑侯封常融孫
嘉爲安豐侯
十五年春二月庚子令天下亡命贖各有差行幸彭

城止楚王館悲慟左右百官淒然三月行幸琅邪及
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幸東平定陶祠定陶恭王
夏四月封皇子暢爲汝南王建爲千乘王羨爲陳留
王衍爲下邳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徙重熹王
黨爲樂城王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民酺五日上使
越騎校尉桓郁郎中張酺授太子經二人朝夕侍講
勸以經學是時太子家頗爲奢侈酺每正諫甚見嚴
憚會平陽公主薨太子同生也哀戚過禮酺以爲太
子舉措宜動合禮度因是上疏曰臣伏見皇太子仁
厚寬明發言高遠卓然絕異非人所能及也今平陽
公主薨悲哀發中形體骨立恩愛惻隱世希似是見

臣愚淺不識大體以爲宜選名儒高行以充師傅問
訊起居之日太傅時賜讌所以宣德音以成聖德也
侍中丁鴻仁而有讓達於從政謁者費惲資性敦篤
遵令法度如並侍左右必能發起微意增廣微猷者
也乙巳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卯太白入于月其占
曰大將戮死不出三年人主崩本志稱昔庖犧氏之
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然則天地設
位而星辰運度備矣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星官之
書始自黃帝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
唐虞之時則伏犧氏掌焉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有
史佚皆職典預覩成敗以佐時政者也秦燔詩書愚

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燼星官之書全而不毀漢興
司馬談父子以世家重黎氏之後著天官書班固序
漢書又有天文志乙巳大赦天下匈奴寇河西
十六年春天子遂前議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
耿秉太僕祭肜度遼將軍吳常各將萬騎擊匈奴出
燉煌崙塞擊南呼衍王出塞千五百里到蒲類海破
白山走呼衍王斬首十餘級秉出張掖居延塞擊匈
林王到沐樓山度莫六百里餘絕無水草得生口辭
云匈林王轉北逐水草秉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
止之而還肜嘗與南單于左賢王信出朔方高闕塞
擊溫禺犢王於涿邪山出塞九百餘里見小山爲信

所誤云是琢邪王山無所得而還是時乗獨有功吳
嘗枉罪肜下獄免肜性剛嚴行道不與信相得故為
信所誤肜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勑其子曰吾
奉使不稱微功不立身死慙恨義不可以受賞賜汝
等齎兵馬詣邊乞効死前行以副吾心其子逢上疏
陳肜遺言上方任肜聞之嗟歎者良久子參從擊車
師有功遷遼東太守烏丸鮮卑追思肜不已每朝京
師輒過拜肜塚仰天號泣肜字次孫頴陽人少孤值
更始之際天下大亂盜賊縱橫野無煙火而肜常在
墓側盡其哀心賊每過見其號泣不畏死亡皆不犯
也後隨從兄遵從世祖世祖以肜為黄門郎常宿衛

左右及遵薨無子追傷之以肜為偃師長令附近遵
墓四時祀之遷襄賁令皆有名迹詔書勉勵增秩一
等賜縑百匹及在遼東著績比邊肜氣勇過人開弓
三百斤多恩信善權略士卒爭為効力永平初胡夷
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邊兵而徵肜為太僕御肜在
遼東十餘年無十金之資天下知其清拜日賜錢百
萬馬三匹衣被刀劒下至居家器物無不備焉每見
上輒嗟歎以為可屬以重任嘗謂左右曰太僕吾之
禦侮者也竇固之破白山遣從事郭恂假司馬班超
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事超禮敬甚備一旦忽
踈超謂官屬曰寧覺廣禮意益不如前日乎官屬曰

胡人不能久變無他故超曰明者觀於未萌況兆巳
見此必有北虜使來故令其疑耳乃召侍胡逆問曰
匈奴使到日何故不白侍胡怖恐曰到巳三日去此
三十里超使閉侍胡悉會所將吏士三十六人大飲
之酒酣超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欲成大功
以求富貴今虜使到纔數日而廣禮意即廢如令鄯
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棄捐為豺狼食為之柰何官
屬咸曰今既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復曰丈夫
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
計獨有夜圍虜使放火攻之使不知我多少震怖可
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不然盡為

所禽侮將何及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從事文
墨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謀泄為鄯善所吞死而無名
非壯士也衆曰善超夜將吏士奔之令十人持鼓餘
皆兵弩乃順風縱火擊鼓大呼虜驚走超手殺三人
吏士斬首數十級餘悉燒死明日具告恂恂大驚又
內恐超獨擅其功超曰本與掾俱受任此一家事掾
雖不行超何心獨擅之大小當共其禍福恂喜超乃
召鄯善王廣示以虜使首舉國怖慄超告以漢家威
德自今巳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樂屬漢無二心
超還入塞奉虜使首詣固固具上超前後功詔以超
為司馬賜布二百匹遣超使于寘國欲增益其吏士

超自請願但將所從三十六人超曰于寘大國且遠今欲出萬死立尺寸之功雖將數百人往無益於強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遂出塞是時于寘王廣德新破車師生得其王匈奴遣節使監護其國超至于寘于寘俗信巫疑事輒巫决之超到數日廣德以匈奴使在其國禮意不備未有定心會巫言神怒何故向漢爾匈奴者言漢使有馬急取以祠神神怒乃解廣德遣國相私來比白超願請馬以祠神超曰馬可得令巫自來受之有頃巫到超叱吏執之遂斷巫頭收私來比鞭笞數百遣持巫頭往責讓廣德廣德聞超前於鄯善誅虜使納其貢恐怖遂舉兵攻殺匈奴使五十餘人降超超重賜王以鎮撫之因留于寘竟冬先是龜兹王建爲匈奴所立倚其威功破疎勒殺其王忠誅貴臣因立左侯兜題所爲疎勒超令廣德發尊驛自到疎勒去兜題所治盤槖城九十里遣吏陳慮等往降之勑兜題本非疎勒種人如不降便劫之慮既見兜題無降意又輕其單弱無備慮遂前劫縛兜題左右皆驚走留二人守之慮馳白超超即往悉召疎勒掾吏告以龜兹爲匈奴擊疎勒盡殺汝貴人而立兜題兜題非汝本種今漢使來欲立故王種爲汝降害無得恐怖衆皆喜超亦求索故王近屬得兄榆勒立之更名忠國中大悦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

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兹知漢威德遂解遣之疎勒由是與龜兹結怨專心向漢超守盤槖城忠據疎勒城超字仲升彪之少子也倜儻不修小節而内行甚謹家貧嘗傭寫書投筆而嘆曰丈夫當爲傅介子張博望立功絶域以取封侯耳安能久執刀筆乎坐者笑之曰超小子安知壯士之志哉行遇相者謂超曰君布衣諸生耳而相法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故相者曰君鷰頷虎頸飛而食肉以此知之秋七月淮南王延謀反徙爲阜陵王食二縣九月丁卯令罪死囚徙非大逆無道減死一等徙戎邊北海王睦薨謚曰敬王睦少好學世祖器之上爲太子時數侍讌會入則談論接席出則遊觀同輿甚見親禮是時法網尚疎諸國得通賓客睦不遠千里交結知識宿德名儒莫不造其門睦虛已折節以禮接之由是名聲藉甚自爲王後法禁益峻睦乃謝絶賓客放心音樂歲終遣使朝京師睦召使者問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實對王曰吁危我哉是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抑絶名迹深識機微如此睦父靖王興薨悉推財産與諸弟雖車服珍寶皆不以介意有要然隨

金帛贖之能屬文善史書作春秋指義終始論及賦
頌數十篇病臨困帝以驛馬詔賜焉草書尺牘十首
十七年秋八月丙寅詔有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因繫
交趾以下冬十月竇固耿秉將萬餘騎師擊車師王
請降於是固奏置西域都護戊已校尉陳睦爲都護
耿恭爲戊已校尉關寵爲戊已校尉恭屯金蒲城寵
屯折中城相去千餘里恭乃移檄烏孫大昆彌宜諭
威德皆遣使獻馬求入侍天子恭字伯宗况之孫性
慷慨多大略好將帥之事
十八年春二月詔固等罷兵還京師三月北匈奴左
鹿蠡王將二萬騎率焉耆龜茲來車師王安得死焉

焉耆龜茲殺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遂攻金蒲城耿恭
令軍士皆持滿勿得發告匈奴曰漢家神箭所中創
中皆沸於是乃發弩皆應弦而倒虜中矢者創中沸
大驚曰漢神可畏遂皆遁去恭以疏勒傍有水去王
忠所據近引兵居之匈奴後來攻恭恭募先登士四
十人出城奔斬首數十級匈奴乃相與議曰前疏勒
王守此城攻不能下絶其澗水即降因絶澗水吏士
無飲窮困至榨馬糞汁飲之恭於是城中穿井十五
丈不得水吏士失色恭嘆曰昔蘇武困於北海猶能
奮節况恭擁兵近道而不蒙祐哉聞貳師將軍拔佩
刀以刺山而飛泉湧出今漢神明豈有窮者乎乃

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水身自率士輓籠有頃
飛泉湧出大得水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於是將水以
示虜虜兵大驚而去丁亥令天下亡命者贖罪各有
差夏四月賜天下男子爵人三級鰥寡孤獨不能自
存者粟人三斛秋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遺詔不起
寢廟藏主於世祖廟更衣臺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
十八壬戌葬孝明皇帝于顯節陵冬十月乙未大赦
天下賜男子爵人二級其爲人父後者及三老孝悌
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以
衛尉趙熹爲太傅司空牟融爲太尉録尚書事戊戌
蜀郡太守第五倫爲司空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其

先齊諸田徙充園陵宗族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好黄
老以孝行稱王莽末天下兵起宗族及閭里聞倫勇
而有義爭往附之倫相率厲堅壘壁銅馬赤眉數十
輩皆不能下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子外
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太守鮮于褒
見而異之署倫爲吏後褒坐事徵把倫臂曰恨相知
晚會蓋延爲京兆尹事多犯法倫數諫爭不合遂沈
滯曹吏頃之鮮于褒左遷爲高唐令倫去吏荷擔往
候褒褒引倫升堂厲其妻子復歸縣爲嗇夫倫以久
宦不達乃將家屬客河東變易姓字自稱王伯春常
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每所止客舍輒爲掃除而去道

上疏曰道士久之辭于褒爲謁者從車駕至長安時閭興爲京兆尹褒言倫於興興聘求倫倫復出爲郡吏倫每讀詔書常歎曰皆聖主也當何由得一見也等輩笑之曰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邪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舉孝廉除郎中補淮南王醫工長隨王朝京師官屬得會見問世祖因問政事倫具言治道所宜世祖大悅明日復召至日夕世祖謂倫曰聞卿爲吏搒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臣遭饑饉米一石萬錢不敢妄過人飯世祖曰爲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笥餅者卿從外來見之奪母探口中餅出信有之乎倫曰實無此衆人

以臣愚蔽故爲生此語有詔拜倫爲扶夷長至死遷會稽太守爲政清淨不煩化行於民性節儉雖爲二千石常衣布襦自斬馬草妻子自炊會稽俗信淫祀皆以牛羊請禱是以財盡於鬼神產盡於祭祀或家貧不能以時禱祀至諱言牛不敢食其肉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倫乃禁絕之掾吏皆請諫不可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於爲政爲政當信經義經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諂也今鬼神而祭之有知不妄飲食於民間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遂移書屬縣曉喻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者案論之有屠牛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摇動不安倫勑之逾急後遂斷

絕百姓遂以安業永平中坐事徵百姓老小闌府門皆攀車啼呼朝發至日中才行五里倫乃止亭舍密乘船去吏民上書守闕千餘人是時上方案梁松事多爲訟冤者上惡之有詔公車諸爲梁氏及會稽太守書皆勿受倫免歸田里躬耕以自給起家守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民多富實掾吏官屬皆鮮車肥馬倫欲革化之乃舉貧而有志者多至九卿郡守名爲知人上新即位倫以遠郡入爲三司舉清能也初耿恭被圍明帝怒甚將遣兵救之師未出而帝崩匈奴聞中國有變遂復圍之糧盡乃煑弩筋食之恭與士卒同厲以恩義皆無二心匈奴遣使謂恭曰

空於城中餓死爲何不早降降者封爲白屋侯妻以子女恭手劒殺其使相拒數月使士消盡戊己校尉關寵上書求救事下公卿司空第伍倫以爲不可救司空鮑昱以爲使人於死亡之地有急如棄之外示驕戎夷内傷死難之臣此際若不救之後或邊上有警陛下如何使人也又戊己校尉纔十數人匈奴圍之數十日不下是其弱效兵家先名後實可令燉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困之兵必走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發燉煌酒泉兵擊車師甲辰晦日有蝕之天子避正殿不聽事詔曰朕以眇年奉承宗祖不能宰修洪業以致災

實思惟厥咎在予一人又群司百僚其勉修所職各
言其封事靡有所諱是歲兖豫徐州民被水旱災害
令勿收田租以見穀廩賜貧民焉

後漢孝明皇帝紀卷第十

後漢孝章皇帝紀卷上第十一

袁宏

建初元年春正月燉煌太守王遵酒泉太守殷彭將
兵五千人破車師耿恭遣吏范羌迎軍資於燉煌羌
還與大軍俱西及車師破諸將欲還羌請迎恭諸將
不肯羌固請之乃分兵二千人至疏勒城城中夜聞
兵聲以為虜至皆恐羌呼曰我范羌也漢兵來相迎
恭等皆稱萬歲乃開城門恭見悲喜垂涕相持明日
隨軍俱還燉煌吏士餘十三人羸病死以喪歸西
域遂絕恭至司徒鮑昱以恭節過蘇武宜蒙爵士之
賞不從上拜恭為騎都尉先恭未還恭母亡自恨不
得親飯唅迺行喪服詔使五官中郎將馬嚴以牛酒
釋恭服初班超與疏勒城王忠首尾吏士單少徒以
恩義相撫數歲焉為龜茲所得及西域沒超孤絕有
詔召超超發疏勒都尉黎弇以刀自刺之漢士棄我
去勢不能自育當復為龜茲所屠誠不忍見漢使去
故先自殺超到于闐王侯以下涕泣抱持超馬依漢
如父母誠不可去超度于闐終不聽其東又畢成本
志乃復從于闐還疏勒超去後而兩城降龜茲超收
捕反者斬之疏勒復安是時天小旱穀貴民饑丙寅
詔曰比年饑旱民頻流亡朕甚懼之公卿二千石各
推精誠專以民事為急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立秋如
故事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殘順時令理冤獄

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露布天下
使明知朕意於是旱甚上問司徒鮑昱曰將何以復
災昱曰臣聞聖人治國三年有成陛下即位未久就
政有得失未足致異雖修禮樂崇德教亦足以移風
臣前爲汝南太守典治楚事但汝南一郡繫者千餘
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定大獄一起寃者過半又
諸徙家骨肉離散孤魂不祀骸骨流離死生被毒一
人呼嗟王道爲虧宜一切還諸徙家使生者悅懌死
者得歸興滅繼絕和氣可致上從之即詔坐楚淮陽
事徙者令歸本郡
袁宏曰夫物有方事有類陽者從陽陰者從陰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天地人物各以理應矣
故干其一物是虧其氣所犯彌衆所以寒暑不調四
時失序蓋由斯也古之哲王知治化本於天理陶和
在於物類故道之德禮威以刑戮使賞必當功罰必
有罪然後天地羣生穆然交泰故斬一木傷一生有
不得其理以爲治道未盡也而況百姓之命乎夫致
之也有物則病之也必深化之也有由則禳之也有
術是以炎夏餘虐以成水旱之災也堯湯暫撫足免
黎民之患由斯觀之自三代以下刑罰失中枉死無
辜幾將半而欲陰陽和調水旱以時其可得乎若能
寬以臨民簡以役物罰懼其濫雖不能萬物調暢同

待在昔免夫甚泰之災固遠矣三月丙午隱強侯陰
傅坐驕溢膠東侯賈敏坐不孝皆免爲庶人甲寅山
陽東平地震詔三公二千石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之士各一人夏四月丙戌詔曰蓋褒德賞功興亡
繼絕所以昭孝事親以旌善人故仁不遺德義不忘
勞先王之令典也故特進膠東侯佐命河北列在元
功衛尉陰興忠貞愛國先帝休之今興子輔向復孫
敏頑凶失道自陷刑以喪爵土朕甚憐之其封復子
邯爲膠東侯興子員爲隱強侯秋七月辛亥詔以上
林兩禁田賜鰥寡貧窮不能自存者冬十一月阜陵
王延與子男魴等謀反延奢泰驕佚待下嚴刻永平

中有上書告延謀反者辭所連及坐死徙者甚衆有
司奏誅延明帝以至親不忍徙阜陵王延因以見侵
怨望至是復有告延與子男魴等謀反者有司檻車
徵延詣廷尉帝不聽詔貶延爲阜陵侯赦魴等罪一
切勿治延在國謁者一人當監護不得與吏民通司
空長史江革爲五官郎將每朝會天子常自禮之時
又疾不會輒令太官送珍醪恩寵莫與爲比於是京
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等慕其行各奉書致禮
革異愼一無所受上益善之革字次伯齊國臨淄人
也居家專心於孝養不爲修飾之行務適親意而已
嘗自爲母炊爨不任妻子每至歲時當案比革以母

老不欲勞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稱之曰江巨孝太守嘗以禮召之母老不應及母卒哭泣不絕聲常寢塚廬服竟不忍除太守遣掾釋服因請以爲吏舉孝廉爲郎補楚太僕月餘自劾去楚王英馳遣官屬追之遂不肯還復使中傅贈送辭不受旣爲中郎將復上書乞骸骨轉諫議大夫告歸道子與詣闕謝病篤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如何夫孝百行之本冠衆善之始也國家每惟忠孝之士未嘗不及革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一頭酒二斛終身以顯異行如有不幸祠以中牢由是巨孝之

名行於天下盧江毛義以孝行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故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喜甚動於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自恨來固辭去義母死棄官行服進退必以禮賢良公車徵皆不至張奉歎曰賢者之心故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也所謂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也天子聞而嘉之賜穀千斛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汝南薛苞字孟嘗喪母以至孝聞後母憎苞出令別居苞日夜號泣不肯去被敺打不得已廬住門外旦夕灑掃進養父怒之又廬於里頭晨昏不廢積歲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喪過其哀而弟子求出居苞不能止乃中分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取朽者曰我服之久身所安也徵拜侍中苞性恬虛以死自乞有詔聽焉禮如毛義華嶠曰孔子稱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養之主而養不可廢夫務器而忘本樂之過也崇養以傷行養之累也故定以道養周公之禮致四海之祭定以義養則仲由之粥無驕慢之性夫患啜菽粥之蠹干祿以求養是以祿親也孜孜於致孝孝成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孔

子稱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言其孝皆合於道莫可復間也先代石氏父子稱孝子慶相齊人慕其言而治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也若二子者推至誠以爲行行信於心而感於人以成名受祿可謂能孝養也

二年夏四月徙羌降者於河東封汝南王舅陰堂爲西陵侯楚王英子五人爲列侯勿置於不得臣戊子有司依舊典奏封諸舅太后詔曰有舊典舅氏一人封也吾非謙而不爲誠昧有可耳今水旱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餓餒者而欲施封爵上行之爲失政臣受之爲喪軀不可明矣先帝嘗言諸王財令半楚淮陽

吾子不當與光武帝子等今何以馬氏比陰氏乎且
陰衛尉天下稱之省中御者出不及履而至門此蘧
伯玉之敬也又有好賢下士吐握之名親陽侯雖剛
強微失理然有方畧據地談論一朝無雙原鹿貞侯
勇猛誠信此三人者天下選臣豈可及哉馬氏不及
陰氏遠矣吾不才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
髮之罪吾不釋也言之不舍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
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耳目之塞也吾
萬乘主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旁人無香薰之飾
但布帛如是者欲以身率服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
傷心自刻但發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

外家車如流水馬如龍吾亦不譴怒之但絕其歲用
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者知臣莫若
君況親屬乎上固請封之太后詔曰吾反覆念之欲
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虛之名而令帝受不外施之恩
哉實太后欲封皇父曲周侯言高祖要無軍功非劉
氏不封今馬氏無功於漢不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
也今輦轂下民食不造歲湯火之憂也柰何欲以此
時封爵舅氏令吾無面目於園陵而令帝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可明矣吾臣富貴重疊若再實木根必傷
也且人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養親奉祭祀身溫飽
也祭祀則受太官之賜其身則御府之餘尚未足邪

而必當一縣封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至孝之行安
親爲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起不安而
欲建慈毋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可不慎子
之未冠由於父毋已冠成人則子之志念帝人君也
吾以未逾三年之故自吾家族故得專之穰歲之後
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於是止不
封初明帝寢疾馬防爲黃門郎參侍醫藥及太后爲
明帝起居注削去防名上即位太后詔三輔諸馬婚
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防等治毋喪起
墳逾制度太后以爲言即時削減自後諸王公主家
莫敢犯者率相效以素被服如一上下相承不嚴而

化太后置織室於濯龍中內以自娛外以先女功未
大練御者禿帬不緣諸主家朝請望見后袍極麤疏
反以爲侍婢之數就視乃非人知者莫不歎息是時
廖爲衛尉防爲城門校尉光爲越騎校尉廖等皆好
施愛士藉以各勢賓客爭歸之言事者多以爲譏雖
天子亦不善也秋廬水羌反以城門校尉馬防行車
騎將軍與長水校尉耿恭率師征之司空第五倫諫
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富之不當豫於國事何者
有過繩以法則負下竊聞馬防當西征臣誠以防親
舅皇太后慈仁脫有纖介之難爲意此陛下之憂不
從防遂出征大破羌恭到隴西上言宜令車騎將軍

防也漢陽以爲威重昔安封侯竇融懷集羌胡鬬其
權心子孫于今樂聞竇氏大鴻臚固前擊白山虛水
聞固至三日而兵合卒剋白山虛水固之力也宜復
遣固奉大使又薦臨邑侯劉復素好邊事明畧卓異
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効令復將烏桓兵所向
必剋由是忤於防防令謁者李譚奏恭不憂軍被詔
怨望徵下獄免官本郡上欲爲原陵顯節陵置園於
是東平王蒼上疏諫曰臣竊見光武皇帝躬儉約之
實覩終始之分初營壽陵且遵古制孝明皇帝大孝
不違奉而行之不敢有所加焉至於自奉之禮尤爲
儉約謙謙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爲園邑之興由秦

以來非古之制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郛郭哉上
違先帝之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
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之教言之俗不欲
無故繕修丘墓所有興起考之古法則乖禮典稽之
時宜則違民欲求之吉凶未見其福陛下追考祖禰
思慕無已誠恐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
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雅敬蒼從之而止
三年春正月己酉大赦天下詔東平王曰間於師曰
其物存其人亡不言哀而哀自至惟王孝友之性豈
不能哉今以光烈皇后衣一篋遺王可時瞻視以慰
凱風寒泉之思又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今

魯國孔氏猶有仲尼衣車明德盛者光靈遠也京都
子孫亦各得一篋光武皇帝衣以賦諸國故不復送
乙卯廣平王鉅鹿王樂成王就國二月癸巳立皇后
竇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
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竇后勳女也勳
尚沘陽公主生四男二女男憲次景篤瓌及后有容
貌才能帝聞之數以問諸家及后女弟隨沘陽主入
見長樂宮進止得適人事修備奉事太后下及侍御
貴御問遺皆得其懽心太后異之上可意焉遂入掖
庭后性敏給稱譽日聞太后緣上意乃立爲后寵後
宮進爵謚勳爲安成思侯憲兄弟親幸並侍宮省賞

賜日盛自馬氏侯及王主親家莫不畏憚憲乘勢放
縱奪沁水公主田主畏憲不敢爭左右莫敢言上嘗
幸公主第問以田事憲託言借之後上知焉大怒詔
以田還主切責憲曰此何異指鹿爲馬久念使人驚
怖昔先帝每以舅氏田宅爲言而憲反奪貴主田何
況小民哉難彫之人不可汲引吾捐棄汝等如孤雛
腐鼠爾皇后毀服謝良久乃解由是帝不大愛以位
唯憲至侍中虎賁郎將篤景瓌皆黃門郎秋八月辛
巳行車騎將軍防還京師車駕親幸其第後加賞賜
上美防功令史官爲之頌不使防歲舉吏二人冬十
二月丁酉以行車騎將軍城門校尉如故位逾九卿

班同三府置掾吏十人上欲令衛尉馬廖朝會居防上掛以優廖也辭曰朝廷以爵王道所由興陟之序子得先父大臣列國之綱紀今以一臣亂朝廷臣不敢當也是歲班超率疏勒諸國破姑墨城上書求助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校尉計思應十有餘年乃發大衆北擊匈奴西使諸國於是鄯善諸國咸願盡力破滅龜茲平通道若爲百分西域未得其一臣誠願棄身曠野竟卒聖朝本志昔魏絳以晉大夫和集諸戎況臣乘聖漢之威萬死之志冀必立鉛刀一割之用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遂定西域于今諸國西至日所入莫不向化各奉國珍

前後不絕唯獨焉耆龜茲未服從臣初與官屬三十六人在疏勒更遭厄難今已五歲矣大小皆言依漢與天等以是效臣之能通葱領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今來四月到疏勒臣請于闐莎車疏勒兵擊蠻夷計之上也臣區區竊幸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布大喜於天下天子覽超奏知西域可成議欲給超兵卒平陵人徐幹等素善超上疏願奮身佐超上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詣超

四年春二月庚辰太尉牟融薨上痛惜親自臨喪賵賜出於豐厚時融長子歸田里上以其餘子多小恐其喪有闕也乃使太尉掾吏教其威儀初光武勤治孝明好吏事風聲相勸俗頗苛刻司空第五倫以爲政化之本宜以寬和爲先及上即位崇寬而多恕於是倫上疏褒稱因以諷曰陛下即位以寬臨下舉賢良選寬博聖明殊絕非羣下所能及詔書每下務寬和而政急不解欲節儉而奢泰不止咎在俗敝臣下不稱故也臣聞爲政三年有成必世而後仁光武皇帝承王莽之後加嚴猛爲政因以成俗是以郡國所舉皆多辦職俗吏不應寬博之選臣聞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是以從上之行不從其言故曰以身教者訟

今但進仁賢節儉者不過數人則俗必自化由形直者則影不得曲矣臣所以懇懇欲行寬和者書記秦以酷急亡王莽亦以苛法自滅臣以爲大戒夫陰陽和則歲豐君臣同則化成刺史太守以下初拜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以博觀四方因以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但報歸田里不宜加過怒以明在寬夏四月戊子立皇子慶爲皇太子賜天下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己巳靈壽王恭爲彭城王常山王昞爲淮南王汝南王暢爲梁王辛卯封皇子伉爲千乘王平春王癸卯封車騎將軍防爲順陽侯衛尉

廖爲潁陽侯執金吾光爲親汲侯廖等既受封上書
讓位天子許焉皆以特進歸第於是竇氏始貴司空
第五倫上疏曰當今百王之弊人民又巧咸趣邪路
莫能守正虎賁將軍竇憲椒房之親出入省闥年盛
志美卑謙樂善此其好士之風也然諸出入貴戚者
率皆蕺瑕禁固州縣無守納安貧之節希求進苟得
之志更相扇動浮譽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
者至云以貴戚瀚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險陂趨勢
之徒誠不可親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勑憲閉門自守
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
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願也倫志在奉公

言事無所隱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每上事自爲
草不復示掾吏民或奏記輒便封上之曰臣任重憂
深不能出奇策異謀吏民責讓臣者多謹並封上其
無私若此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以此見輕甲戌司徒
鮑昱爲太尉南陽太守桓虞爲司徒虞字仲春左馮
翊萬年人也初爲郡吏以父母老去官二親既終訖
乃仕稍遷南陽太守表賢黜惡枝㦖名實豪吏無所
容其姦百姓悅之爲建武以來太守名稱無及虞者
及爲三公無他異政六月癸丑皇太后馬氏崩秋七
月壬戌葬明德皇太后八月甲午詔曰賈貴人者奉
侍先帝劬勞帷幄建初之後以至親供養長樂宮孫

定省夙夜匪懈今賜貴人赤綬安車一駟永巷宮
人二百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萬
詔既早離皇太后幸復承子道中心依依昊天罔極
貴人南陽人明德馬后姊子也以選入宮爲貴人生
章帝馬后無子母而養之明帝謂馬后曰人未當自
生子也但患養之不勤愛如己子則愛敬如親生矣
於是馬后過帝盛養育之恩遂帝名馬氏爲外家故
馬氏不蒙舅氏之寵

袁宏曰夫剛健獨運乾之德也柔和順從坤之性也
是以制教者本於斯男有專行之道女有三從之義
君尊用專故人子不加爵於其父履柔體順故國君

可得崇禮於其母古之道也能封賈氏之號不盡名
稱之極求之典籍異乎春秋之義也是秋詔儒會白
虎觀議五經同異曰白虎通

五年春二月庚辰朔詔曰朕新離供養罪惡著衆上
天降異止于朕躬非羣司之咎其咎朕而已公卿能
極諫朕之過失者各舉一人巖穴之德爲先勿取浮
華是時用永平故事吏治尚嚴尚書決事類近於重
尚書陳寵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必以刑罰爲首咨
歎相戒者重刑之至也往者治獄嚴明以刑姦慝姦
慝既平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寮
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治獄者急於榜格

執憲者煩於詐欺或因公行私以騁威福違本離實
揺楚爲姦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
貢非臧孫之行猛而失鄭喬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
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服于上下宜因此時隆先
聖之務蕩滌煩苛輕薄捶楚以祐蒼生廣至德也帝
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禁絕慘酷之
制五十餘事寵性周密時有所表薦手書削草人不
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能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
不復教授絕知交惟在公家朝廷器之皇后弟竇憲
侍中竇幸憲薦眞定張林爲尚書上以問寵對曰林
雖有才能而行貪穢憲深以恨寵而上竟徵用林卒

以贓汙抵罪夏五月戊辰太傅趙熹薨是時承平久
宮室臺榭漸爲壯麗扶風梁鴻作五噫歌曰陟彼北
邙兮噫覽觀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
噫遼遼未央兮噫上聞而非之求索不得鴻乃逃會
稽依大家皐伯通以賃舂爲事其妻息具食於鴻前
不敢失伯通知其賢以客禮待之鴻當門吟詠著書
十餘篇鴻病困篤與伯通及會稽大夫語曰昔延陵
季札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其鄉里愼勿令我妻子
持尸具柩去衆曰要離古之烈士今伯鸞之清高可
令相近葬要離冢旁子孫歸扶風鴻字伯鸞高抗不
羣初扶風世家多慕其名欲以女妻之被服華麗鴻
甚惡之後鄉里孟氏有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者
女不肯往至年三十無嫁處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
如梁伯鸞者可矣父母曰伯鸞清高汝安能稱之哉
後鴻聞而求之遂許焉爲服畢女求作布衣麻屨及
織作之具乃衣新婦衣入門積七日鴻不荅婦跪牀
下曰竊聞夫子高義曾逐數婦而妾亦偃蹇數夫故
來歸夫子而不見採擇鴻曰吾欲得裘褐之人可與
俱隱深山爾今若乃衣綺縞白黑豈梁鴻所願者哉
於是婦對曰妾恐夫子不願爾妾有隱居之具乃起
椎髻衣布操作具而前鴻大悅曰此眞梁鴻之妻也
能成我矣字之德耀孟光無幾何妻曰常聞夫子欲

隱居避世不欲榮爵以致憂患今何其嘿嘿也得無
欲低頭就之邪鴻曰諾乃相隨之霸陵山耕耘織作
以供衣食彈琴誦書以娛其志
六年春三月辛卯琅邪王京薨謚曰孝王京光烈皇
后少子而明帝母弟也恩愛特隆寵異諸國京亦孝
友謙讓雅好經書光烈皇后崩帝手書以后之珍寶
賜京京好治宮室窮極伎巧殿宇牆壁皆飾以金銀
六月丙辰太尉鮑昱薨昱字文淵永之子也初爲司
隸校尉時匈奴新降召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世祖
遣小黃門宗屬問昱有所怪不昱對曰故事通官文
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司隸下書也世祖曰欲

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爲司隷也及居三司善其事雖
剛直不及宋循其風也昱子德少爲黃門侍郎修至
節有名稱官至大司農辛未晦日有食之秋七月癸
巳大司農鄧彪爲太尉東平王上疏請詔諸王朝各
賜裝錢千萬東平王加五百萬
七年春正月沛王東平王中山王東海王琅邪王廣
陵王檢鄉侯東鄉侯朝使中謁者以乘輿服太官珍
膳迎蒼於郊是時國邸皆豫受賜金帛牀帷充實其
中駕親自循行上欲蒼先至待以殊禮詔滎陽令東
平王至者徑迫會蒼與諸王俱至滎陽使大鴻臚持
節郊迎詔沛王東平王中山王贊拜不名天子親荅

拜所以寵光榮顯加於古典每入宮殿輒以迎至省
閤及下廡會上常坐殿皇后親拜於內蒼等皆鞠躬
辭謝不自安歲餘大鴻臚奏遣諸王歸國上將留蒼
封女三人皆爲公主賜以秘書列圖有司復奏遣上
乃手書與蒼曰骨肉天性昔念王久勞歷時欲署大
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
言蒼發上臨送之流涕而別復賜乘輿服御物珍寶
輿馬錢布以億萬計詔遣中使追問起居相望於道
袁宏曰章帝尊禮父兄敦厚親戚發自中心非由外
入者也雖三代之道亦何以過乎嘗試言之曰夫不
足則相資相資則見足見足則無求無求則相踈常

人之性也何以知其然乎夫終朝之飯糟糠不飽壺
飧之饋必習其鄉人者甘所不足也貴爲王侯富有
國家聲色之娛而忘其親戚者安其餘也故處不足
則壺飧豆羹不忘其鄉人安其有餘徒鈞天廣樂必
遺其親戚其勢然也故親戚之弊常在於富貴不在
於貧賤其可知矣夫同陰以憩眷然相應者一遇之
懽也同生異處敖然相忘者不接之患也故形神不
接雖兄弟親戚可同之於胡越交以言色雖殊途之
人猶有眷偎之心由斯觀之王侯貴人乘有餘之勢
處不接之地唯意而欲恩情合暢六親和睦蓋以鮮
矣古之聖人懼其如此故明儉素之道顯謙恭之義

使富者不極其欲貴者不博其高里老且猶矜愛而
況兄弟乎朝會以叙其儀燕享以篤其親聘問以通
其意玉帛以將其心故欲不滿而和愛生情意交而
恩義著也嗚呼有國有家者可不親乎夏六月甲寅
廢皇太子慶爲清河王皇子肇爲皇太子初宋貴人
有寵生太子慶竇后寵盛心惡貴人外令兄弟求
宋氏微過內令御者伺察貴人貴人嘗病思生菟令
家求之竇后誣言欲咒咀上信之出貴人姊妹於丙
舍使小黃門蔡倫考之竇后諷屬考者皆致以巫蠱
事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死幷葬於濯龍中貴人
扶風平陵人其先惠將軍宋昌後也父陽恬於榮勢

不顧仕宦專以事親色養陽有女三人選入掖庭小貴人生太子慶拜陽爲議郎二貴人既死陽免歸本郡幽閉之陽爲人仁厚時人多救請者遂得免焉秋九月行幸河內魏郡辛卯令天下繫囚減罪各有差冬十月行幸長安祀園陵上召奉車騎都尉韋彪問以三輔舊事彪對訖因言宜省舊都宜錄先帝功臣及其子孫上嘉納焉即封蕭何曹參霍光後爲列侯擢爲鴻臚卿彪字孟達右扶風平陵人高祖賢曾祖立成皆致位丞相彪父母卒三年不出廬毀瘠骨立醫治數年乃能起以至行聞舉孝廉爲郎中以教授爲事安貧樂道恬於進趣三輔自耆儒後學莫不慕

之明帝聞彪之名有詔拜謁者賜以車馬衣服稍遷尚書魏郡太守上即位以病復爲議郎遷左右中郎將長樂衛尉數陳政事歸於寬厚彪比上疏乞骸骨天子重彪禮讓拜爲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恒侔於親戚是時言事者多言郡國貢舉不以功次養虛名者衆進故守職者益懈而吏事陵遲彪議曰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察察不舍晝夜垂恩選舉必務得人夫國以賢爲本以孝爲行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官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治心近厚鍛鍊之人治心近薄斯三代所以直道而行在其所以磨之故在士雖不磨吏職有行美材高者不可以純以閥閱取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頃之彪復稱疾歸家賜布帛百匹穀三千斛彪清儉好施祿賜分與宗族家無餘財著書十二篇號韋卿子

後漢孝章皇帝紀卷上第十一

後漢孝章皇帝紀下卷第十二　袁宏

八年春正月壬辰東平王蒼薨初蒼疾病上憂念蒼使道上置驛馬以知疾之增損薨問至上悲不自勝詔東平傅録王建武以來所上章奏及作詞賦悉封上不得妄有闕司空第五倫見上悼惜不已求依東海王故事自請護喪事上東海王行天子禮舊制無三公出者乃遣大鴻臚持節護喪事詔諸王及公主京師諸侯悉詣東平王葬哀策曰咨王丕顯勤王室親命受策昭于前世出作蕃輔克慎明德昊天不弔不報上仁使屏余一人煢煢靡有所終今詔有司加賜鸞輅車乘龍旂九旒虎賁百人謚曰獻王秋即拜

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司馬遣衛侯李邑使烏孫到于闐上言西域功不可成盛毀超云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邑言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世遂去其妻上知超無二心乃詔責邑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可縁詔留之遣他吏送侍子超曰是言之狹也以邑毀超故遣之内省不疚何恤邑言今留之一時快意然非忠臣也於是疏勒王忠反保烏即城超乃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其後忠設詐僞降願棄前罪爲殺新王超内知其謀而僞許之忠大喜將輕騎三百詣超超密勒兵待酒數

行超叱吏執忠斬之放擊其衆大破之冬十二月行幸陳留梁國淮陽穎川戊申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傳說難以正義恐先師道喪微言遂絕非所以稽古求道也其令諸儒學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傳以扶明學教網羅聖旨古文尚書者出孔安國武世魯恭王壞孔子宅欲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數十篇皆古字也恭王入其宅聞琴瑟鐘磬之音懼然而止孔安國者孔子之後也盡得其書尚書多於伏生所傳六十篇安國獻之毛詩者出於魯人毛萇自謂子夏所傳河間獻王好之穀梁者瑕丘江公受之魯申公武帝時董仲舒善說公羊江公

訥於口辯義不如董仲舒故穀梁學浸微唯衛太子善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乃求能爲穀梁學者得沛人蔡子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後大儒蕭望之等廷論二家同異多從穀梁由是穀梁學復興漢初張蒼賈誼張敞皆修春秋左傳詁爲左氏訓故御史張禹與蕭生同官數言左氏於望之望之善之及翟方進賈誼劉歆並傳左氏學故言左氏者本之賈誼劉歆此四學雖傳於世官建武初議立左氏學博士范升議譏毀左氏以爲不宜立悉帝即位左氏學廢乃使郎中賈逵叙明左氏大義逵又言古文尚書多與經傳爾雅相應於是古文尚書毛詩周

官皆置弟子學者益廣逵字景伯右扶風平陵人身長八尺二寸弱冠能誦五經左傳兼通穀梁諸家之說沈深有司其所學者可爲人師明帝時爲郎使與班固校書帝即位雅好古學詔逵入講白虎觀使說左氏傳上善其說逵毋嘗病上以逵居貧欲賜之以校書比例多乃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逵逵讓曰逵毋病甚子貧無事於外屢空王從孤竹於首陽矣其恩厚若此遷衛士令逵才學該通其所著論爲學者所宗性佚不修小節當世以此譏爲故不至大官

袁宏曰堯舜之傳賢夏禹殷湯授其子此趣之不同

者也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兼而用之此德刑之不同者殷人親盡則婚周人百世不通此婚姻之不同也立子以長三代之典也文王廢百邑考而立武王廢立之不同者也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周之制也春秋殺君之賊一會諸侯遂得列於天下此褒貶之不同者彼數聖者受之哲王也然而會通異議質文不同其故何邪所遇之時異夫奕者之思盡于一局者也聖人之明周於天下者也苟一局之勢未嘗盡同則天下之事豈必相襲哉故記載廢興謂之典謨集叙歌謠謂之詩頌擬議吉凶謂之易象撰録制度謂之禮儀編述名迹謂之春秋然則經籍者寫載先聖之軌迹者也聖人之迹不同如彼後之學者欲齊之如此焉可得哉故曰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不可不察聖人所以存先代之禮兼六籍之文將以廣物慣心通于古今之道今去聖人之幾將千年矣風俗民情治化之術將數變矣而漢初諸儒多案春秋之中復有同異其後殷書禮傳往往間出是非之倫不可勝言六經之道可得詳而治體云爲遷易無度矣昔仲尼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言紛然散亂太史公談泮而定之以爲六家班固演其所而明九流觀其所由皆聖王之道也支流區別各成一家

之說夫物必有宗事必有主雖治道彌綸所明殊方舉其綱契必有所歸尋史談之言以道家爲統班固之論以儒家爲高二家之說未知所辯嘗試論之曰夫百司而可以總百司非君道如何情動動而非已也虛不以應其變變而非爲也夫以天下之事而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禍亂外作故明者爲之視聰者爲之聽能者爲之使雖三者爲之慮不行而可以至不爲而可以治精神平粹萬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處之術也夫愛之者非徒美其車服厚其滋味必將導之訓典輔其正性納之義方閑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愛而欲其濟仁愛之至於是兼善也然

則百司弘宣在於通物之方則儒家之算先王教化
之道居極則玄默之以司契運通則仁愛之以教化
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夫大道行則仁
愛直達而無傷及其不足則抑參差而並陳患萬物
之多惑故推四時以順此明陰陽家之所生也權天
下擾擾竟故辯加位以歸眞此名家之所起表衆寡
之相犯故立法制以止殺此法家之所興也爲有國
之奢弊故則節儉以示人此墨家之所因也斯乃隨
時之迹揔而爲治者也後之言者各演一家之理以
爲天下法儒道且猶紛然而況四家者乎夫爲棺槨
遂有厚葬之弊喪欲速朽亦有棄尸之患因聖人之
言迹而爲支辯之說者焉可數哉故自此以往略而
不論

元和元年春正月日南獻白雉夏四月巳卯封東平
王子尚爲成都王六月辛酉沛王輔薨謚曰獻王輔
好經書矜嚴有法度在國終始可觀稱爲賢王秋八
月甲子太尉鄧彪以老病罷大司農鄭弘爲太尉彪
字智伯南陽新野人父以孝行稱及薨讓國與異母
弟明帝高其節詔聽之辟府掾稍遷太僕卿遭後母
喪固疾乞身以光祿大夫行服服竟遷大司農數月
爲太尉彪以禮讓師下在位爲百寮規誡以疾上書
乞骸骨策曰惟君以曾閔之行禮讓之高故慕君德

禮以厲黎民貪與君意其上太尉印綬賜錢三十萬
俸二千石祿終厥身君專精養和以輔天年詔太常
四時致祭宗廟之胙河南尹常以八月旦奉羊酒致
旹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死罪徙邊戍九月行幸陵
祠舊宅園廟御故臨淮太守朱暉爲尚書僕射暉字
文秀南陽人也少以節操聞初堂舅信陽侯陰就方
貴慕暉名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後遣家丞致禮暉閉
門不受後爲郡吏太守阮況常以事干暉暉不從及
卒暉厚送其家左右咸怪之暉曰前阮君有求於我
恐以貨汚君故不與言今重送者欲以明吾心驃騎
將軍蒼聞而辟之甚禮敬焉正月朔旦蒼應奉璧入

賀故事少府給璧陰就驕貴吏傲不奉法求璧不可
得蒼坐朝堂漏且盡而璧不至不知所爲顧謂掾屬
曰若之何暉望見府主簿持璧卽往紿之曰我聞璧
而未曾見試觀之主簿以璧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
主簿驚曰少府當以朝暉叱之曰將歸暉獨不朝也
主簿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
蒼罷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邪明帝幸長
安欲嚴宿衛以暉爲衛士令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
槩其所拔用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法者率皆爲
求門戸而生宥之其不義者卽時僵仆不以汙獄門
故吏民畏愛之暉剛於爲吏見忌於上故所在數被

幼去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譏其介南陽人大饑暉盡其家貨分宗族故舊不問餘焉初同縣張堪素有名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暉以其先達未敢當也後俱爲二千石絕不復通及南陽饑而堪已卒暉聞其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贍賑之其子頡怪而問之暉曰吾以信心也其信義愼終皆此類也冬十月行幸江陵十二月除諸禁固不得仕者令得仕

二年春正月初令婦人懷胎者當以二月賜穀三斛復夫勿筭一歲二月鳳皇集于肥行幸太山丙子大赦天下復改轉高藏三縣無出租賦三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庚寅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壬辰行幸東平幸王蒼宮謂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存其人亡因泣下沾襟上幸蒼陵爲備虎賁鸞輅龍旂以章顯之賜御劍于陵前初蒼所將驃騎時吏丁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爲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引見嗟歎之擢爲議郎遂幸魏郡河內登太行五月丙戌詔曰鳳皇黃龍鸞鳥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祖宗舊事或班恩施其賜百官錢各有差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令天下大酺五日鳳皇黃龍所集亭皆無出今年租賦見者及太守令長丞尉帛各有差冬十一月壬辰詔曰余末小

子託於君位曷以恢崇仁濟天下三代推益優劣殊軌況于頑陋無以易民視聽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博士曹褒覩茲詔也知上有制作意乃上疏曰昔聖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禮作樂以著功德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協和天人示人軌則也故御應見瑞乃作今皇天降禮嘉瑞並臻制作之符甚於言語宜定諸議以成漢禮章下太常巢堪以爲不可許是歲班超發諸國兵步騎二萬擊莎車莎車求救於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助之超召部曲及于闐疎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此西吾亦從此東夜半聞鼓聲便發衆以爲然乃陰緩所得莎車生口龜茲聞之喜使左將軍將萬騎於西界欲遮于闐王人定後超乃召諸司馬勒兵厲衆雞鳴馳赴莎車營奄覆之莎車驚怖斬首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分兵收其穀莎車遂降自是威震天下西域恐三年三月丙寅太尉鄭弘薨丁卯大司馬宗由爲太尉鄭弘字巨君會稽山陰人也曾祖自齊徙山陰事博士焦貺門徒數百人當舉明經其妻勸貺曰鄭生有卿相才應此舉也從之楚王英之謀反誣天下知名者貺爲河東太守以楚事御疫病道死妻子閉詔獄考掠連年諸故人皆易姓名以避禍弘獨髡首負鑕訟貺罪明帝感悟乃原貺家屬

弘送兕喪及妻子於陳留畢葬旋鄉里為鄉嗇夫大
守第五倫行部見弘問民得失弘對甚明倫甚奇之
擢為督郵舉孝廉稍遷尚書僕射上問弘欲三河三
輔選尚書御史孝廉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
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
下但當明勑有司使得人爾上善其言是時烏孫王
遣子入侍上問弘當荅其使不弘對曰烏孫前為大
單于所攻陛下使小單于往救之尚未賞今如荅之
小單于不當怨乎上以弘議問侍中竇憲對曰禮
有往來易曰無往不復天地際也弘章句諸生不達
國體上遂荅烏孫使小單于忿恚攻金城郡殺太守

任昌上謂弘曰朕前不從君議果如此弘對曰竇憲
姦臣也有少正卯之行未被兩觀之誅陛下前何用
議遷大司農太尉數陳竇憲勢太盛放權海內言苦
切為憲不容奏弘漏泄奏事坐詰讓收印綬弘乞骸
未許疾篤上書曰臣東野頑闇本無尺寸之功横蒙
大恩仍登上司中夜怵惕懼有折足之戒自揆愚淺
無益國家之事雖有殺身爲可謝責是以不敢雷同
指陳竇憲姦不慣漏露言出患入竇憲之姦惡貫天
達地毒流八荒虐聞四極海內疑惑賢愚疾惡憲何
術以迷主上流言噂喈深可歎息昔田氏篡齊六卿
分晉漢事不遠炳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自諸保

萬世之祚無復累卯之危信讒佞之臣不討存亡之
機臣雖弱疾命在移晷身沒之日死不忘忠願陛下
為堯舜之君誅四凶之罪以素厭人鬼憤結之望章
省上遣太醫占弘疾臨薨悉皆還賜物勑妻子葛巾
布衣殯以素棺初弘爲第五倫舉吏其後並爲三公
當世以爲榮是時歲比不登而諸王皆留京師賞賜
過厚太尉掾何敞說太尉宋由曰禮一穀不登則損
服徹膳五穀不登則廢祭祀秉馬就牧天下有饑寒
者若己使然今比年傷於水旱民不收穫邊方外域
捐妻子流離道路中州內郡公私屈竭此宜損徹節
用之時國恩覆載賞賜過度但聞臘賜王主已下傾

竭帑藏夫明君行賜以制忠臣受賞盡度明公位尊
任重責深負天上當匡正綱紀下當安元元豈容無
違而已哉宜先正己率奉亦還所得賜因陳得失條
奏王侯就國孔僖孫駰同習春秋語吳王夫差時事
僖廢書而歎曰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爲狗者駰曰
昔者孝武皇帝始爲天子方年十八崇信聖道師則
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放恣忘其前善僖曰
書傳若此者多矣鄰房生梁郁遥和之曰如武帝亦
爲畫龍不成復是狗邪僖駰黙然不荅郁怒恨之陰
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譏刺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
詰僖上書曰言凡誹謗者謂無事而虛加誣罔也至

如孝武之政善惡顯在漢史明如日月是爲直說實事非虛謗也夫帝王爲善則天下爲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不可以責人也陛下即位已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天下所共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言是也則朝廷所宜改所言非也亦王者所宜含容陛下不推其原苟肆私忿臣等即死顧天下必迴視易聽以此窺陛下心矣上始無罪駰等意及得僖奏下制勿問僖以才學爲郎校書東觀上言圖讖非聖人書駰子瑗瑗子寔皆以才文顯冬十月西羌寇張掖隴西金城護羌校尉傅育將兵擊之

章和元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受祖宗弘烈夙夜祗畏無以章于先王漢遭莽弊禮壞樂崩因循故事多非經典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豈不遠乎曾褒喟然歎曰昔奚斯頌魯考甫詠殷竭忠顯主之美者當仁不讓奈何疑爲遂復上疏陳制禮意事下三公未奏上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乃使褒於南宮東觀差序禮事依舊儀參五經驗以讖記自天子至于庶人百五十篇褒字叔通魯國薛人也父充建武中爲博士議定封禪七郊三雍大射養老禮儀明帝即位充上言漢家再受命乃有封禪之事禮樂崩闕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遵樂三王不相襲禮大漢宜制

禮樂褒少有大度結髮傳充學尤多好禮事常慕叔孫通爲漢制儀晝夜研精當其屬不覺旁之有人舉孝廉除郎遷陳留圉令捕得他郡盜徒五人守馬嚴風縣殺之褒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爲盜制死刑昔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而殺之是逆天心俯順人意其罰重矣如得全此而身坐之願也遂不爲殺嚴奏褒軟弱免官百姓號泣送之三月護羌校尉傅育追虜出塞遇塞夏四月丙子令天下死罪囚減死一等徙戍邊廷尉郭躬上疏曰聖恩所以減天下死罪使戍邊者欲實疆境而重人命也去死就生與老弱復相見莫不懽喜自丙子已來犯罪者

甚多應入重令已牢獄者蒙更生之恩也而始被執錄者獨受大辟之刑示不均也書曰王道蕩蕩無偏無黨均大恩以令民上善之耶詔悉赦焉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父弘及寇恂等時爲決曹掾諸催文爲弘所決者無恨治獄三十餘年郡中稱之比之東海于公躬復以明法稱稍遷尚書廷尉其決斷在哀矜所免者甚衆悉條諸文致重者四十餘事奏除之躬弟子鎮知名後至廷尉封侯子孫皆修家業以名理相持爲公者一人廷尉者八人爲刺史二十餘人六月戊辰司徒桓虞策免司空袁安爲司徒光祿勳任隗爲司空自元和已來鳳凰麒麟白虎黃龍鸞鳥

嘉禾朱草三足烏木連理爲異者數百不可勝紀咸曰福祥以爲瑞應何敞辟太尉宋由府乃言於宋由袁安曰瑞應依政而生昔海鳥止魯文仲祀之君子譏焉鴝鵒來巢奢陽之象孔子睹麟而泣曰吾道窮矣其後季氏有逐君之變孔子有兩楹之殯今非常鳥獸品物非一似鳳翔屋怪草生庭不可不察也由安不敢應秋七月齊王晃坐事毋不孝貶爲無湖侯壬戌令無罪囚減戍邊八月行幸九江戊子行幸湖祠沛獻王九月行幸彭城及壽春詔阜陵侯延與車駕會壽春帝見延及妻子愴然傷之乃下詔曰蓋周封千八百而姬姓居半所以楨幹王室也朕巡狩望

江淮意在阜陵與王相見志意衰落形體非故一則以懼今復阜陵侯爲阜陵王增封四縣并前爲五縣以阜陵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安車一乘夫人及諸子賞賜各有差冬十月北匈奴爲鮮卑所敗降者十餘萬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人民離散出兵破北城南兵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顧之憂臣素愚淺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外內願與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弘緣邊諸郡太守并力冀因天時乘聖帝威神一舉平定上將許之尚書宗意上疏曰匈奴處北種分以沙漠間職禮儀衣食殊俗此乃天一種民也自漢興已來數發兵攻之所得輙不足以復所害

呼韓邪單于奉藩然中國亦疲攻送迎之勞矣光武皇帝躬擐金甲之難深明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寵立以爲單于羈縻畜養邊民得以休息迄今四十餘年今鮮卑奉順威靈新獲北單于名已下萬計中國坐　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今南單于還塞外所謂虎出於檻也必與兵要利內持於漢其事得浸滋不息而設費不得已無故以萬安之計而徼不可必之功未見其聖也詔問執金吾耿秉言可聽師未出而帝寢疾

元年春二月壬辰帝崩于章德殿遺詔無起寢廟如光武帝故事是日太子即位年十歲太后臨朝

袁宏曰非古也易稱地道無成而代有終禮有婦人三從之義然則后妃之在於欽承天敬恭中饋而已故雖人母之尊不得令於國必有從於臣子者則柔之性也夫男女之別自然之理君臣酬咨通物所因也故百司並在相與率職必祠焉而後行故有朝會享讌之禮造膝請問之事此蓋內外之分不可得而同者也古之王者必闢四門開四聰兼親賢而聽受焉所以通天下之才而示物至公也自母后臨朝必舅氏專權非疎賢而樹親暱也蓋管其號令者必寄外氏是實違天封而訓民以私政之所階家制教關諸盛衰建百司修廢官設冢卿以任權重收王君覺

幼百官執事捴已思齊聽於冢宰所以大明公道人自爲用上下竟業而名器已固三代之道也三月癸卯葬孝章皇帝于敬陵庚戌太后詔曰皇帝幼年惸惸在疚朕且佐助德政守文之際必有內輔故太尉鄧彪三讓彌高海內歸仁其以彪爲太傅賜爵關內侯録尚書事百官捴已以聽於是侍中竇憲管掌機密三弟羅列並據大位上幼小太后當朝憲以外戚秉政欲以經學爲名乃上疏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善在於所習習與智長則功而不對化與心成則忠道若性昔周成王幼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外聽政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

遺計舉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入授詩書于禁中伏惟皇帝惟天然之資不薾而成然以至尊之德獨對小臣非所以揄揚聖心增益輝光者竊見屯騎校尉桓郁結髮受學白首不倦經爲人師行爲儒宗昔侍帷幄入授先帝父子奕世並爲帝師愚以爲可長樂少府入授帝經於是以郁爲長樂少府傅講禁中歲餘遷太常郁授二帝恩寵甚篤厚焉傳家業至太傅憲性褊急數自因輔政之後遂作威福睚眦之怨無不報初憲恨尚書陳寵欲因事毀傷之使與喪事黃門郎鮑德與憲弟瓌厚善懼寵不能自免說瓌曰寵奉事先帝深見

委任若以歲月言之宜蒙功勞之報以才量言之應受器用之賞不可以機微之故以傷輔政之德於是憲出寵爲廣漢太守抑強扶弱人無訟者先時廣漢城南有鬼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年寵案行有骸骨不葬者多乃歎曰儻在是乎使縣收歛埋藏之由是遂止時齊殤王子郁鄉侯暢奔章帝哀上書來報憲使客刺殺暢太尉掾何敞請自往問變狀太尉宗由不聽敞因謂曰春秋稱三公爲宰者言無不統也暢宗室肺腑茅土藩臣來即國憂上書未報而於城內見害干國之紀擅殺列侯罪惡之次於大逆奉憲之吏莫敢追捕明公處宰相之位亦復不恤四方聞之謂

京師何昔陳平之言宰相曰外鎮四夷內撫諸夏使卿大夫各得其宜今列侯私刃不可謂撫京尹廢職不可謂宜綱紀虧壞責　不小遂驅而去司徒司空聞之亦遽追掾吏詔書疑暢弟陽遣御史之齊考劾陵陵因執不從後事發覺憲懼誅自請擊匈奴功以贖死夏五月京都旱冬十月侍中竇憲爲車騎將軍與執金吾耿秉三萬騎征匈奴司徒袁安與諸公卿詣朝堂諫曰今國用度不足匈奴不犯塞而勞軍遠攻經沙漠之難徼功萬里非社稷計也兵凶器聖王之所重不從大尉宋由不署名公卿稍亦止安獨與

司空任隗固爭前後且十上不從是時諫者甚衆尚書僕射郅壽下獄御史何敞上疏諫曰臣聞聖主開直言之路有不諱之詔猶恐下情不達復聽歌謠之詞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與諸尚書論擊匈奴下獄秦劾大不敬臣愚以爲壽備機密近臣以匡輔爲職若朝廷有失黙而不言枉義背恩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欲以安宗廟爲國永福也豈有私心如壽被誅臣恐天下以壽忠直之故橫加誹謗之誅殺傷和氣忤逆陰陽此誠不可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爲壽也乃免壽壽郅惲之子也竇憲遂出師侍御史魯恭上疏諫曰夫天

愛人猶父之封子也一物有不得其所則天氣爲之錯亂而況人乎故愛民者天下愛之夷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異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是以聖王之制夷狄羈縻不絶而已不以傷害中國也今邊境幸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爲令家給人足各安産業夫人邊得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然後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則夷狄慕德重譯而至矣惟陛下留聖恩徵還二將休罷士卒以順天下心於是竇氏橫甚司徒袁安輒舉奏之上雖不從而權戚嚴憚焉

後漢孝章皇帝紀下卷第十二

後漢孝和皇帝紀上第十三

袁宏

永元二年夏六月竇憲耿秉自方朔出塞三十里斬首大獲銘燕然山而還即拜憲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戸耿秉爲筭陽侯憲讓不受還師京於是竇篤爲衛尉景執金吾瓌光祿勳尊太后母比陽主爲長公主益比陽沐邑二千石憲等驕奢不遵法度暀瓌恭儉自守尚書何敞上封事曰臣聞忠臣憂世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由爲之者何誠君臣義重情不能已也臣見國之將危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不可不察也昔鄭莊不防段叔之禍也後更滋蔓竇憲兄弟尊朝虐用百姓殺戮盈溢咸曰段

叔州吁將生于漢也是臣前連上便宜承陳得失非爲嫉妬憲等也誠欲絶其縣縣塞其涓涓上不欲皇太后損文母之號孔陛下有失教之譏下使憲等得保其福然臧獲之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由不免於嚴怒况臣微末敢竭愚忠哉然臣累世蒙恩位典機密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誠不忍目見禍至故敢書寫肝膽舒度愚情駙馬都尉瓌忠孝愛主最自修整聞瓌比自申陳願抑損家權退身避賢宜順其意斯誠宗廟之至計竇氏之大福也敞辭旨切直深爲憲等所怨濟南王康光武之子也最爲尊重而驕奢太甚於是左遷敞爲濟南王太傅司隸校

尉司空蔡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皆竇氏之黨也秉憲之勢枉法任情尚書僕射樂恢奏免蔡等外以清京都內欲繩外戚由是爲憲等所臧環常欲往候恢使人先言恢恢謝而絕之憲兄弟怒其異己常欲陷害之恢妻諫恢曰古有容身之道何必以言取怨歎曰何忍素餐立人朝乎乃上疏曰臣聞百王之失咸以陰盛凌陽而權移於下大臣專朝而勢去公室未有君德休明而臣下闚關主一其柄而社稷傾危者先帝早棄天下兄陛下富於春秋今諸舅執政外戚盈朝非所以寧王室示天下也夫天地不交則衆生夭傷君臣失序則萬民受殃政失不救其變不測

當今所急上宜以義自割下宜以謙自別四舅保爵土於子孫皇太后永無慙於宗廟誠計之上者書御不省恢乃乞骸骨詔授恢爲騎都尉憲風郡縣使迫脅恢恢遂飲藥而死天下聞之皆以爲怨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也父爲吏得罪於令令將殺之恢年十二伏寺門外啼泣不舍晝夜令嘉其孝赦其父罪恢事博士焦貺貺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閉廬尋精不與掾吏交後貺有事被考諸生皆繫獄恢皎然得免恢爲人廉潔抗厲衡陽侯陰就聞以禮請之恢絕不荅杜陵人楊正嘗毀惡恢然舉正子爲孝廉恢善潁川安王王上書得爲巴郡太守遣使貽恢書恢不就荅之曰干主求祿非平生操也其不念舊惡恥交進趣皆此類也何敞既傳濟南盡心輔道歲餘遷爲汝南太守敞常疾俗吏苛刻以要名譽爲政務崇寬和立春日乃召督郵還府復遣吏案行屬縣顯孝行舉仁義由是郡中翕然百姓化之其歸養老弟推財相讓者數百人秋七月會稽山崩本志稱劉向曰山陽君也水臣也君道崩壞百姓失所實太后攝政竇憲專權之應也

二年春正月大赦天下夏耿秉出塞至涿邪山與北單于相遇大戰破之秉字伯初國之子也魁梧有才略善說司馬法爲將常爲士卒先休息不部陳然遠

斥候要誓士卒爭爲致死秉薨謚壯侯南單于聞秉薨舉國發喪剺面流血得外國心如此秉弟夔壯勇有氣力以軍功拜騎都尉常以精騎入百自漢軍未至封粟邑侯五月丙辰立皇弟惠爲北海王開爲河間王瑕爲城陽王立故淮南閻王昞子側爲常山王故齊王晃子忍爲齊王北海王睦子威爲北海王車師遣使奉獻六月庚辰封竇憲爲武陽侯篤郾侯景汝陽侯瓌夏陽侯憲獨不受封辛卯中山王焉薨謚曰簡王光武時諸王皆就國焉以郭后少子故留京師至永平初乃就國詔賜羽林右騎爲虎賁又令上官屬子弟以爲官騎焉皆上疏辭讓詔曰諸侯出境

必有武備夾谷之會司馬以從夫有文事必有武備所以重蕃也王無辭焉是夏月氏王謝將七萬騎攻班超超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千里逾葱嶺何足憂哉但當收穀堅守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超不能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數千兵伏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賫金銀珠玉往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遣持所斬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震怖歲歲奉貢秋七月大將軍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匈奴北單于遣使款塞願朝見憲中護軍班固迎單于單于爲南單于所破遠遁漠北固至私渠海而還於是北單于

地空憲欲自爲功乃立降者鹿蠡王阿修爲單于因置中郎將領護軍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少尹睦議以爲阿修誅君之子又與鮮卑烏丸爲父兄之讐不可立南單于先帝所置今首破北虜新建大功宜令并領降衆以終先帝破北成南之策議未定安懼憲計遂行復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者事有較然易料不疑者臣謂懼守正執平者臣請以先帝旨意明之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定北分匈奴之勢也孝明皇帝欲襃成先帝之功故赫然發怒命將征伐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出籍勝此誠宜明

祖宗餘志之弘勳也自南單于歸德已來四十餘年矣三帝績以遺陛下葦葦所成也今南單于屯建大謀深入匈奴空盡其廬屯之大功也報而不圖改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業背先祖奪舊恩非計之長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治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失信封南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阿修誅君子於春秋之義所不當立而烏九鮮卑新殺北單于情其不忿惡其讐今而立之則失意而懷怒矣兵食可易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值歲一億九千餘萬今北虜彌遠其費過倍是所以空盡天下也詔下其議於憲更相難

十餘條憲負恃貴勢言辭驕慢安終不移上卒從安議

三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儀用新禮賜王公列侯在京師者黃金將大夫郎吏帛及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人帛一匹酺飲五日繫囚亡命贖罪各有差擢曹褒爲射聲校尉尚書張敏奏褒擅制禮儀破亂聖術宜加削誅上寢其奏是後衆人不能信褒所制又會禮儀轉迂遂寢而不行

袁宏曰夫禮也治心軌物用之人道也者其本所由在於愛敬自然發於心誠而揚於事業者聖人因其自然而輔其性情爲之節文而宜以禮物於是有尊

卑親疏之序焉推而長之觸類而申之天地鬼神之
事莫不備矣古者民人淳朴至禮至簡汙樽抔飲可
以盡權於君親蕢桴土鼓可以致敬於鬼神將之以
誠雖微物而可重獻之由心雖蒲質而可薦此蓋先
王制禮之本也中古損益教行文質范金合土而棟
比之制麗矣繪采集色而衣裳之度彰矣比聲諧音
而金石之品繁矣夫簡朴不足以周務故備物以致
用卑素不足以崇高故富以成素此又先王用禮之
意也夫尊卑長幼不得而移者也器服制度有時而
變者也小則凶荒殊典大則革伏異禮所以隨用合
宜易民視聽者也此又先王變禮之旨也是故王者

之興必先制禮損益隨時然後風教從焉故曰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漢興撥亂日不暇給禮儀制度闕如也賈誼曰夫立
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設
也人之不修則壞宜定制度興禮樂後諸侯軌道百
姓素朴乃草具儀寢而不行後之學者董劉之徒亦
言禮樂之用而不能詳備其制度夫政治綱紀之禮
哀樂死葬之節有異於古矣而言禮者必證於古古
不可用而事各有宜是以人用其心而家殊其禮起
而治之不能紀其得失者無禮之弊也曹褒父子慨
然發憤可謂得其時矣然褒之所撰多案古式建用

失宜異於損益之道所以廢而不修也冬十月幸長
安祠園陵詔令大將軍憲與車駕會長安時尚書見
憲皆欲拜伏稱萬歲尚書令韓稜曰枉道事人臣非
所以立身也且禮無爲人臣稱萬歲之制左右皆慚
遂已十二月龜茲姑墨溫宿國皆降乃以班超爲西
域都護徐幹爲長史復置戊巳校尉唯焉耆須尉黎
以前殺都護陳睦不內附
四年春正月龜茲王遣子奉獻三月司徒袁安薨是
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安每朝會及在朝廷議國家
未嘗不嗚慨流涕於言色自天子及朝中大臣皆倚
安會病薨朝野痛惜焉初安妻早卒葬鄉里臨終遺

令曰備位宰相當陪山林不得歸骨舊葬若毋先在
祖考墳壟若鬼神有知當留供養也其無知不煩徙
也諸子不敢違子賞車騎校尉京蜀郡太守敞司空
京子湯官至公輔初安辟廬江周榮與語甚器之每
預大議及奏論竇憲賓客徐齮脅之曰子爲袁公腹
心排大夫竇氏刺客今至矣子宜備之榮曰榮乃江
淮孤生蒙先帝大恩備宰士正爲竇氏所害誠所甘
心常勅妻子蒼卒遇飛禍無得殯斂冀以區區腐身
以悟朝廷及竇氏敗榮召爲顯官至尚書郡守有孫
曰景至太尉四月丁丑太常丁鴻上封事曰臣聞日
者陽之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之精盈數有

常臣之表也故日蝕者陰陵陽月盛者下驕盈也變
不虛生各以類應違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
不由茲故三桓專魯陳氏擅齊六卿分晉呂族覆漢
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此皆失其權柄以勢假人者也
故有周公之親無其德不得行其勢伏見大將軍竇
憲雖勑身自約不敢僭差然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
小大望風莫不影從寵極則驕驕見於天雖欲隱諱
神明垂象聞者月滿不虧此大臣驕溢之應也陛下
未悟故天重見誡日有蝕之誡宜畏慎以防其禍也
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夫巫巖絕崖之水由於涓
涓千雲蔽日之木起於毫末有前事之不忘後事之

明鏡宜因大變匡正其失以塞天意上深納之丙辰
京師地震是時竇氏驕橫威震海內其所置樹皆名
都大郡束勢賦歛爭相路遺州郡望風天下騷動競
侵陵小民掠奪財物攻亭毆吏略人婦女暴虐日甚
百姓苦之又擅撥緣邊郡突騎善射有財力者二千
石畏威不敢不送司徒袁安太尉任隗及有司數奏
劾皆寢初憲女壻射聲郭舉衛尉鄧疊母元出入禁
中謀圖不軌上漸覺之與清河王慶圖其事使慶求
外戚傳因與中官鄭衆審誅之衆勸上亟行其誅上
曰憲在外恐變生不可是月憲還京師衆由太后帝
當謁謁畢殺庚申上幸北宮詔公卿百官使執金吾

衛南北宮詔收憲大將軍印綬封憲爲冠軍侯篤景
瓌皆就國郭舉鄧疊下獄誅上以太后故不欲極其
獄乃守憲等選能相以逼迫之憲篤景皆自殺宗族
免歸本郡河南尹張酺上疏曰臣愚以爲竇氏之事
宜下理官與天下共平其罪恐後世不見其事竇氏
盛時羣臣莫不阿附唯恐在後皆以憲爲尹呂比鄧
夫人於文母及陛下發雷電之怒皆以爲罪不容誅
何前後之相背也賴聖朝明達析其中伏見夏陽侯
瓌前爲光祿勳每與臣相見常有厲節竭忠庶幾之
心檢敕賓客未常犯法臣聞王政有三宥之義故蔡
叔流言周公原本而誅臣愚以爲可黜瓌爵關內侯

還京師竭忠供養比陽主以侵屬垂示厚德上感酺
言徙瓌爲長沙侯於是何敞班固免歸家敞子與瓌
善固黨於竇氏也初固不教兒子兒子頗固勢不遵
法度吏民苦之洛陽令种兢嘗出固奴干車呼奴辭
爲辱兢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憲賓客皆被
繫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詔遣責兢而主者極罪
固字孟堅彪之子也初世祖問竇融在西州時每所
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班彪所爲也世祖雅聞
彪名將召之會彪舉茂才除令以病免後應三公之
命輒謝病去後以司徒掾望都長所歷二縣皆爲吏
民所愛彪既才高而專心文史之間司馬遷著史記

自太初已後闕而不録其後好事者或頗綴録其事
時然多鄙俗不足以繼其書彪乃採前人遺事旁貫
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其失略曰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至于諸侯
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乘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
事一也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
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杌之
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彰又有記録黄帝以來至春
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
國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二篇漢定天下
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

史令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
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
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帝
則絶其功至其採經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疎畧務
欲以多聞廣博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
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
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弊傷道所以遇極刑之
咎也然善述事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
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
亦庶幾矣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
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

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爲可闕哉固九歲能屬文五
經百家之言無不究覽其學無常師又不爲章句訓
詁通而已性多愛不以所長傲物人皆重之弱冠早
孤固以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之盛
必有典謨之篇然後冠德百王漢紹堯運以建帝業
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
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録故采撰前紀綴集
所聞以述漢書元起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
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凡
百篇未成明帝初人有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者詔收
固京兆獄悉斂家書封上是時扶風人蘇朗僞言圖

讖事下獄死固弟超爲郡所誣乃詣闕上書具陳固
著述意會郡亦封上固書天子甚奇徵詣校書部除
蘭臺令史舉睢陽令陳宗故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
孟異共作世祖本紀及世祖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
二十八篇奏之帝廼復使成前書自永平始研精積
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其書乃成世甚重其書學者
靡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賞賜恩寵優渥章
帝好文章逾益進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逮夜每
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時有大議令固問難於前
然位不過郎固雖篤志於學以述作爲務然好傳會
權寵以文自通其序事不激詭不抑亢贍而不穢詳

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亦良史之才也至於排死節否正直以苟免爲通傷名教也史遷之作皆推之於談彪經序其謀畧以擧矣而固蓋有功豈不勝哉竇氏既廢天子追覽前議嘉袁安之忠知宋由之不正也乃策免由秋七月巳丑太尉宋由有罪自殺八月司空任隗薨字仲和光之子初光濟世祖於信都封陵侯光薨隗襲爵隗好黃老清靜少欲以功臣子行異於衆擢爲虎賁中郎將稍遷九卿三公隗玄默守直不求名譽然內行仁義世人以此服之帝亦雅重焉竇憲之專政朝臣莫違隗與袁安屢抗異議於是天子追思隗忠擢子屯爲步兵校尉辛丑大

司農尹睦爲太尉太傅鄧彪以老病罷太尉睦代錄尚書事冬十月巳亥宗正劉方爲司空

五年春正月巳亥大赦天下辛卯立皇弟萬歲爲宋王二月戊戌詔有司省內外廐馬及上林池圃悉以假貧民甲寅太傅鄧彪薨竇氏之專權彪守已而已御史中丞周紆國之司直也屢忤竇氏彪常以事奏免紆世以此譏之然修禮敎二月戊午隴西地震三月庚寅遣使分行貧民開倉振廩夏六月丁酉郡國雨雹大如鴈子冬十月辛未太尉尹睦薨十一月巳丑太僕張酺爲太尉

六年春正月永昌夷獻犀象司徒丁鴻字孝公潁川定陵人也父綝從世祖征伐有功封潁陽侯鴻年十三事太常桓榮十六而章句通布衣荷擔不遠千里質問異義是以能成其名初綝從上時鴻獨與弟盛居困苦飢寒帝憐盛有委國志及綝薨既葬鴻掛縗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鴻貧經書不顧恩義生不供養死不飯唅皇天先祖並所不祐身被大病上不任爲藩輔下不言守土先上病狀辭爵封於仲公章寢不報詭身放棄求良醫如遂不瘳永歸溝壑始鴻與九江人鮑駿友善駿遇於東海鴻佯狂不識駿駿乃止而誚讓之曰有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行故得申志漢有舊制春秋不以家事廢王事故與衛輒

之子今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未可謂智也鴻感悟垂泣歎息而還就國敎授楊州稱之鮑駿亦上書具言鴻至行明帝甚言之詔徵鴻召見說文侯一篇賜御衣及綬廩食公車與博士同禮頃之拜侍中徙封魯陽侯華嶠曰論語稱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行首乎故嘗請論之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則太伯出於不苟得未始有於讓也是以太伯稱賢人後之人慕而徇之夫有徇則激詭生而取與妄矣故夫鄧彪劉愷讓其弟以取義使弟非服而已享其名其於義不亦薄乎

又况乎于有國之紀而使將來者妄舉措哉古之君
子立言非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
將以訓乎哉原丁鴻之心其本主於忠愛何其終悟
而從義也以此殆知其殉尚異於數世也二月乙未
司空劉方爲司徒太常張奮爲司空三月丙寅舉賢
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六月初伏日閉關秋
七月京都旱司空張奮上疏曰歲比不登人食不足
今復旱秋稼未立陽氣垂盡日月迫促夫國以民爲
本以穀爲命政之急務憂之重者也臣恩尤深厚受
職過任夙夜憂懼章奏不能序心願封中常侍口陳
得失上即引見明日車駕親幸洛陽寺省錄囚徒於

是大雨三月南單于安國爲左賢王次當爲單于時
數輕兵出塞斬獲有功故國中皆敬師子而不附安
國安國由是內病師子匈奴降者異時居塞外數爲
師子所掠故亦怨之安國乃委計降者使圖師子安
國既爲嚴于師子爲左賢王覺知安國之謀乃陰爲
之備每會議事召師子輒稱病不往安國益怨是時
中郎將杜崇使安國安國心不平因上書告崇崇敕
西河太守令斷安國欲自訴不得而崇與度遼將軍
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舊胡親近新降欲殺左
賢王師子宜徵西河定上郡兵以爲之備公卿處議
聽崇遂發郡兵南單于聞漢兵起因舉兵誅師子閉

之悉將發入雙柏城單于圍守之殺傷甚多於是杜
崇朱徽將兵而單于爲其胥都侯所殺師子爲單于
既而天子知杜崇朱徽之侵擾匈奴也乃誅崇徽
七年春三月班超發龜茲等八國兵七萬人討焉耆
尉犁二國超遣人慰諭二國欲改過向善者當遣大
人來迎焉耆王廣與國中議曰先王前殺陳都護今
超都護將大兵來故且作降重獻遣令無入國北鞬
支本匈奴人舉國敬信之乃遣奉牛酒迎超超閩焉
者取信北鞬支遂反縛責曰汝匈奴侍子恃焉耆擅
今都護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悉斬之或謂超曰
可便殺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

而殺之疑遂令自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哉因責讓
加賞賜遣北鞬支還曰都護不疑我國矣廣乃與大
人迎超於尉犁奉上金銀奴婢牛馬超受馬以給軍
餘摠悉還之超到焉耆去城二十里大澤中超乃揚
聲欲重賜王以下明日置酒悉召諸國王焉耆王廣
尉犁王汎與鞬支等四十一人詣超其國相腹久等
十七人逃不至超怒曰腹久何故不到焉耆欲復反
邪遂叱吏收廣汎等於都護陳睦故城斬之更立焉
王持廣汎首詣京師因大縱兵抄掠超留焉耆半歲
西域遂平上嘉超封超爲定遠侯夏四月辛亥朔日
有蝕之秋九月辛卯京都地震

八年春三月巳丑立皇后陰氏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下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后原度侯識曾孫也祖父永明帝時爲侍中親幸左右異寵后近故有異寵父綱爲屯騎校尉八月辛酉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戍亡命贖罪各有差九月京都蝗蟲冬十月北海王有罪自殺國除十二月丁巳南宮宣室災

後漢孝和皇帝紀上第十三

後漢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　袁宏

九年春三月癸巳濟南王康薨諡曰安王康不修法度通賔客人有上書告康使中郎將張陽董臣招來州郡姦猾顏忠劉子産等案圖書謀議不軌有司舉奏明帝以至親不忍窮竟削祝阿隰陰東朝陽安德西平昌五縣康殖財貨治宮室奴婢至千餘人廐馬千餘疋田八百餘頃何敞之爲傅上䟽諫曰蓋聞諸侯之義以制節謹度爲忠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昔管仲相齊九合之功而孔子譏其器小以奢侈逾上不知禮也今大王以骨肉之親享蕃國之尊當率先天下以爲化首今國家制度王侯車服章事有其科不可越也夫文繁者質枯木勝則人亡經傳所載也且君國者以道德仁義爲營豈飾宮室充實廐馬爲尊哉楚作章華吳興姑蘇卒亡景公千駟民無所稱其効也如大王數游諸第出入無節或涉晨夜非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垂示後嗣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以法自治以禮率下省奴婢之數損乘馬之費以禮起居則敞之願棄酒苦於口而利於病至言逆耳而便於行惟大王深察愚言王甚敬禮而不能改夏五月封皇后父陰綱爲防侯綱上䟽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謁爲爲郎中子軼政比黄門郎陰氏自建武以來緣屬戚之故世爲烱校外

與禁兵內侍帷幄賞賜恩寵貴盛當世姊七月蝗蟲飛過京都閏月辛巳皇太后竇氏崩太尉張酺與司空司徒共上依呂太后故事貶竇太后尊號勿葬敬陵百官言之者亦多上手報酺曰禮臣子無貶之義今皇太后家雖不遵法度然常欲自減損奉事十年恩不忍廢黜前世上官太后子奉終義從其忽復議丙申葬章德竇皇后隴西羌犯塞執金吾劉尚將三萬騎擊平之九月庚申司徒劉方有罪自殺初梁貴人生和帝竇后以爲巳子養而隱之貴人者梁竦女也永平初竦兄陵鄉侯松因事徙邊後詔聽還本郡闔門不出作經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

曰昔孔子作春秋而賊臣亂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輕財好施不得產業兄嫂舞陰長公主振施諸梁親疎有序然猶獨敬異竦衣裘品物事殊別竦未嘗獨饗常與宗族共之竦少長京師遠父兄時遊士林故不樂歸鄉里雅有大志每登高望遠未曾不歎息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但勞人耳竦生二男三女長男棠及翟長女嫕及二貴人初爲太后良家女貴人與姊以選入宮得幸於帝生和帝竦不勝喜與舞陰長公主和相罵語泄聞於竇氏欲專名太子外家心惡梁氏欲毀敗之乃誣以惡逆詔郡縣考竦死獄中家

屬舞陰公主居新野使者護守之貴人與姊以憂死有關竇后崩舞陰公主兄子梁扈遣從兄擅奏記三府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漢家舊典也今梁貴人親育聖躬而不蒙尊號補得記謝遣擅太尉張酺獨見擅與問之曰此公之職而梁氏之福也會以蝗飛過過師召見對說固具言擅記上曰意云如酺不知葬禮有闕也對曰陵上宜置長史加祠祭之禮收錄諸舅以明親親上復曰於義如何酺曰今春秋之義漢家有行事梁竇並爲名姓保守河西以忠獲封竇憲兄弟不軌太后謗議籍籍聞於天下姓族死以逾梁氏加以親外家誠尊顯上曰非君孰爲朝廷恩大家

事籍籍君所知上深納酺言會貴人姊嫕上書曰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所壽誕育陛下爲竇憲兄弟諸虐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逃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值陛下神聖之德統覽萬機憲兄弟皆已伏誅海內曠然各得其所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妾竊悲死父既冤不可復生母年七十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骨妾聞文帝既立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氏復興妾自悲有薄史之親獨不蒙外戚餘恩辭甚悲切上惻然感寤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嫕辭語證明甲子

改殯梁貴人于承光宮追尊爲皇太后謚曰恭懷葬于西陵上乃別見嫕嫕具自陳說上歔欷流涕留嫕宮中連日不出賞財物第宅旬月之間貲累千萬嫕素有行遂寵之加號梁貴夫人擢樊嫕夫調爲羽林佐監追加謚竦爲親愍侯遣中謁者迎竦喪于京師改殯之賜東園畫棺玉匣冢葬於西陵旁上親臨送徵竦妻子還京師梁貴人遇竇氏之譖葬禮有闕清河王慶涕泣不敢言常私祭于室及梁后改葬慶乃上書求上貴人冢詔聽許悲喜曰生雖不得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畢矣太尉張酺上疏乞骸骨上使中黃門問疾加以珍羞酺稱篤詔曰元首不明黎民因

窮朕與君同其憂責豈可引退邪其勿復言是時酺子蕃以郎侍講上復詔蕃曰陰陽不調朝廷望公以爲憂託病自退潔己而已誰當與朕同心者非所望於公也酺惶恐詣闕謝因起視事酺自爲三公父尚在酺每遷父輒自田里來適會歲臘公卿罷朝共詣酺父上酒爲酺壽極歡移日當時以爲榮冬十月癸卯光祿勳呂蓋爲司徒十一月丙寅司空張奮老病致仕壬申太僕韓稜爲司徒奮在家上疏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於斯爲盛故曰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漢既受命禮樂宜作圖

讖明文王若是以先帝聖德遠監毋存禮樂衆儒不達多生駮異臣累世輔位而漢禮樂未定誠切以爲憂屑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及見禮樂之定上善之十年夏五月封梁棠爲樂平侯雍爲乘氏侯翟爲單父侯位特進棠等自九眞還過長沙迫從竇憲令自殺秋九月庚戌初復廉猴官冬十二月戊辰梁王暢薨謚曰節王母陰貴人有寵於明帝暢尤受辛諸國土且入倍於國章緣明意賞賜恩寵務加篤厚乃封暢舅陰棠爲西陵侯暢性聰惠然少驕貴頗不遵法度暢常夢見星宿從官卞忌自言善占夢又能使六丁神暢使忌占夢卜筮又使乳母王禮侍史李阿與

忌祠祭求福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永元初豫州刺史舉奏暢考訊辭不復有司請徵暢詣獄天子以加恩不忍聽復奏徙九眞有詔削城武單父二縣暢慚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愚少長深宮從官侍史利臣財物暢無所照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自負自悔無所復及陛下聖德弘裕枉法赦臣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收恥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束身不敢復出是載食雎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願還其無子者選擇謹勑奴婢三百人其餘所愛虎賁官騎鼓吹倉頭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陛下加大

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晉之路令天下知臣得去
死就生頗能自悔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生下入
黃泉無以見先帝詔曰唯王至親之屬純淑之美傳
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彰于內外令至深
思悔過以自尅責朕惻然傷之傳曰尅己復禮天下
歸仁其安心靜意茂休厥德強食自愛其何讓哉暢
固請章數十上卒不許
十一年春三月遣使行郡國水旱災貧不能自存者
廩貸穀食令山林池澤勿收假稅夏四月丙寅大赦
天下
十二年春三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

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博士弟子布三匹夏閏四月戊
辰南郡秭歸山崩壓殺百餘人秋七月辛亥朔日有
蝕之初太尉張酺與司隸晏稱會于朝堂酺從容謂
稱曰三府掾史多非其人既罷稱奏令三府長史各
實其掾史酺以恨稱會復共謝以責稱稱辭色不順
酺怒廷叱之稱乃奏酺以爲怨望上以酺先帝師傅
遊不斷詔公卿廷議之司徒呂蓋以爲酺知公門有
儀不屏氣鞠躬而作色大言不可示四方乃策免酺
曰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
君在位八年于茲康哉之歌既無聞焉而於兩觀之
下有醜慢之音傷南山之體虧穆穆之風將何以宣

示四方儀刑百寮履霜知冰朕甚焉君其上太尉綬
君自取之靡有後言九月太尉張酺策免歸里舍謝
遣門生閉門不通賓客中郎將嚴等多言酺公直中
正不宜久棄草廬上亦雅重之數年復以酺爲光祿
勳丙辰大司農張禹爲太尉東西域蒙奇兜勒二國
內屬
十三年秋九月詔曰水旱不節蝗螟茲生令天下田
租皆半入被災者除之貧民受貸種食皆勿收責冬
十月安息國獻師子大雀班超上書求代曰臣聞太
公封齊五世葬周故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
在中土千里之間尔況於萬里絕域小臣能無依風

首丘之思哉蠻夷畏壯侮老自其天性臣犬馬齒殘
常恐奄忽僵仆孤魂棄捐臣義不營私竊恐後世以
臣爲沒西域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以
示邊境威外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先遣子勇隨
獻物入塞以臣生在令勇見中土超妹昭據遂死於
邊上書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超捐軀爲國以功自
劾賴陛下神靈得待罪沙漠至今積三十年矣骨肉
妻子生不復相識時人士衆皆已死亡超年至七十
衰老被病扶杖而行雖以竭盡其力以報大恩迫於
歲暮犬馬齒盡蠻夷之性悖逆侮老恐開姦宄之源
生逆亂之心而公卿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如

有辛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即恐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以舉爲辟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于玆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復超以壯年竭力忠孝於沙漠罷老則使捐棄于曠野誠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異幸超家得蒙趙毋衛姬先請之貸書奏上感其言乃徵超還以校尉任尚代超超到拜射聲校尉數月薨朝廷愍惜之賜贈甚多子勇復有功西域初尚與超書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

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過補屯部蠻夷獸心難養易動今君性嚴急清水無大魚將軍宜寬小過揔大綱而已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贈以奇策今所云平平耳尚後竟遭邊禍如超所言

袁宏曰古之有天下者非欲制御之也貴在安靜之故修己而求於物治內不務於外自小至大自近及遠樹之有本枝之有葉故郊畿固而九服寧中國寧而四夷賓夫唐虞之盛德澤之濃正朔所及五千而已自此以外羈縻而弗有也三代建國弗勤遠略誠邠江淮之間習其故俗朔野遼海之域戎服不改然而冕旒端委南面稱王君臣泰然不以區宇爲狹也故能天下乂安享國長久至于秦漢闢其土宇方于三五之宅故以數倍矣然顧瞻天下未厭其心乃復西通諸國東略海外故地廣而威刑不制境遠而風化不同禍亂薦臻豈不斯失當世之主好爲身後之名有爲之人非能守其貧賤故域外之事興僥倖之人至矣夫聖人爲治貴英才安天下資羣才故僥倖之人王制之所去也班超之功非不可奇也未有以益中國正足以復四夷故王道所不取也戊辰司徒呂蓋老病致仕十二月丁丑光祿勳魯恭爲司徒恭字仲康右扶風平陵人也父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二弟丕年七歲晝夜號泣哀動路人郡吏賵送一

皆不受處喪如禮鄉里奇之年十五與弟俱居太學諸博士受業閉門講誦不隨儔黨兄弟知名爲學者所宗扶風數以禮請謝而不應毋强遣之不得已而去同業臨之者前後盈路恭乃始爲新豐教授以丕年小欲就其名常託病不仕及丕舉方正乃始爲郡吏辟太尉掾遷中牟令民李勉爲毋所言恭召就責問因爲陳父毋恩德勉慙悔返恭爲政專以德化不任刑罰亭長勑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恭涕泣曰德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涕泣因爭亭長即還牛詣獄受罪恭貰出不問於是吏民敬信皆不忍欺是時天旱蝗獨不入中牟界河南尹袁安

恐有不實使部掾肥親案行之皆如所言恭隨親行
阡陌坐桑下雉過止其側旁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擊
雉小兒曰雉方將雛雛親瞿然而起曰今來考君之
短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
有仁心此三異也府掾久留但擾賢因還府以狀白
安安美其治是年嘉禾生縣庭中安具以狀上詔舉
賢良方正恭爲中牟人王方天子徵方公車禮之與
公卿舉賢者同上即位徵爲博士侍中車馬每出郊
廟恭常陪乘上顧問之語及政治有便於民者無所
隱諱
十四年春二月修西海郡三月戊辰上臨辟雍亭射

大赦天下夏六月封中常侍鄭衆爲列侯賞討竇氏
之謀也衆南陽人明帝時以謹慎事太子家章帝即
位爲中常侍竇憲專權內外趨附衆獨不交結一心
王室竇氏既誅遷大長秋天子常與謀國事閹官專
權自衆始焉辛卯皇后陰氏廢初后與外祖母鄧朱
咒詛詔中常侍張慎尚書陳褒於掖庭窮治其獄父
綱自殺兄軼等徙合浦母及后二姨母徙日南朱等
內外親皆免歸本郡冬十月辛卯立皇后鄧氏后鄧
訓女也訓閨庭甚嚴諸子進見未嘗賜席至於后事
無大小每輒咨之弟郊曰平生不與諸男語今豈年
衰邪訓曰我不是女也雖小諸兒無及者必有益於

我家是以奇之初鄧禹佐命位冠諸臣常言曰我常
將百萬衆秋毫不犯未嘗妄殺一人子孫必當大興
訓嘗爲謁者治石臼河甚有方活數千人謂弟郊曰
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豈其然乎訓生五男三女
長男騭次京次悝次弘次閶長女燕次綏即后也次
容后年五歲祖母爲剪髮老人目冥井中后額忍痛
不言一額盡傷左右怪而問之后曰大夫人慈恩爲
斷髮難傷老人意故忍之耳后姊燕早卒有遺腹女
娥在襁褓后年十二傷娥早孤躬自養撫由爲閨門
所敬與叔父郊及諸兄語常問祖父禹爲布衣佐命
時事郊有說結髮殖業著名鄉閭遭世龍飛與杖策

歸得征伐四方天下大定功成之後闔門自守事寡
姊盡禮敬子孫法遵光武皇帝憂悲哀吐血因發病
薨后未嘗不歎息流涕言立德之苦乃至於斯後適
諭志在經書不問家事后母非之曰女人書足注疏
迺一孝經而已今不務女工長大寧舉博士邪后不
欲重違母意晝則修女工夜則讀經傳宗族皆號曰
諸生初相工蘇大偏相家人至后大驚曰此成湯之
骨法也貴不可言室家乃竊喜而不數傳后長七尺
二寸年十六以選入掖庭爲貴人承事陰后夙夜兢
兢撫接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遂有寵每疾上輒令母
兄入視醫藥不拘以日數后輒言外家久在省中令

陛下有私妾之譏下令妾被內顧不知足之謗上下有損誠不願也上曰他人以數入爲榮而鄧貴人反爲憂誠難及也諸貴人競自修飾后獨衣不求綵裳令侍者賫麤衣設與陰氏同服即時解易不欲同服避正統也上乃歎曰修德之苦乃如是也上每訪問政事謙退不敢對欲令陰后得進不獲已然後答所問陰后短小舉止時失儀左右掩口而咲后獨愴然不樂爲之隱諱若已之失及與陰后進止不敢正立坐則爲之僂所以苦心曲體勞謙甚至上愈重之后每當進見輒以疾退御左右常爲上言繼嗣不多當普施恩惠以獲子孫發言懇惻形于顏色陰后素妬

見寵甚多設方巧欲以危后上嘗病陰后曰我得意之後皆當夷滅之后恐畢宗受禍流涕曰竭節以事陰后可謂至矣竟不爲所祐而當獲罪於天無相禱婦人雖無從死之節然越姬有必死之志上可以報上厚恩次可解宗親之禍下不令陰氏有人豕之譏即欲飲藥會宮人救止因詐言屬有來者陛下病以差信以爲然故止其後宮人告陰后巫蠱事后涕泣救護無所不至自陰后之廢上數曰聖后之尊與帝同體承宗廟母天下誰能當之唯鄧貴人德冠後廷爲能光之耳初陰后時諸家四時貢獻以奢侈相高器物皆飾以金銀后不好玩弄珠玉之物不過於目

諸家歲時裁供紙墨通殷勤而已後自入宮後遂博覽五經百家圖讖無不畢覽善易及陰陽占候希有者上每欲官秩后諸兄輒推誠固讓自抑爲務故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將隲虎賁郎將京悝弘閭黃門郎京早卒贈以騎尉印綬丁酉司空韓稜薨大司農徐防爲司空稜字伯師穎川舞陽人幼失父毋與孤弟居壯大推家財數百萬與從昆弟鄉里高之仕郡至功曹太守葛興疾錯亂稜輔助經年政令無闕興子嘗出教轉吏稜封還不聽訟書以稜擅蔽興疾舉郡事不得復爲吏後解禁錮辟司空府稍遷至尚書令在樞密數有忠言進用良吏章帝以稜憂國忘

家夙夜匪懈數賞賜之是時郅壽陳寵俱爲尚書皆以才能見重帝賞三人寶劍手自題其名韓稜龍泉郅壽濮文陳寵鍜成論者以爲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泉壽舍章明達故得濮文寵敦朴內濟故得鍜成防字謁卿沛國銍人也矜嚴有容貌初爲郎明帝見而異之擢爲尚書郎在臺閣十餘年未嘗有過稍遷至少府大司農憂勤於衆事所在著名跡

十五年春二月出廩貸郡國被災貧民各有差夏四月甲子晦日有蝕之冬十月戊申行幸章陵祠舊宅園廟戊午行幸雲夢是時廣陵人王渙爲洛陽令治有異迹初渙遊俠尚氣晚節好儒術爲治修名責實

抑強扶弱并官職吏輒兼書佐小史無事皆令讀孝經病卒官百姓無老幼皆叩心泣涕相賦歛爲祭者數千人渙喪當還鄉里新安道以西道旁往往會聚設祭吏問其故咸言平常到洛爲吏卒所抄奪王君到洛不復侵擾故欲報恩後民思其德爲立祠安陽亭西每有酒食輒弦歌薦之

十六年二月以兗豫徐冀民穀不登三遣府掾分行貧民勸民盡地利貧無所耕者爲顧夏客星入紫微宮秋七月辛酉司徒魯恭策免庚午光祿勳張酺爲司徒八月己酉司徒張酺薨酺病困敕其子曰顯節陵掃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也吾爲三公不能使從

制豈可犯之乎無起祠堂露祭而已上聞酺薨愍焉爲素服賜以印綬冢塋恩寵隆加於相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永平中崇尚儒術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曰四姓小侯置五經師酺以明經充焉除廣平郎中每朝會進見輒講於上前辭義高亮音動左右上新即位應在祠朝廷爲出爲外郡內不自得上疏願留左右上不聽賜錢三十萬丞發之官酺雖儒者剛而有斷下車擢用賢俊挫擊豪強旬月之間郡中肅然酺既出上見諸王師傅曰東郡太守張酺講授畢輒諫正閤闈時有小善稱之不已忠言謇謇有史魚之風初賈逵明古學曹褒制漢禮酺常非之及爲太尉上疏陳其不可書五奏上知酺守學不通寢其奏者十月辛卯司空徐防爲司徒大鴻臚陳寵爲司空徵鉅鹿太守魏霸爲將作大匠霸濟陰人也少失父母兄弟同居數十年妻子數執勤苦勤則推讓爲群妻子不之官霸以兄嫂勤而已獨榮樂常衣布蔬食教妻子親之耕鑿與兄弟子姪同勞逸爲寬恕而已不求備於一人掾吏有過輒私責改不改休罷之終不暴揚其惡吏有相譖者輒歎息曰某甲賢者也不及人短太守以是重之其人慚責自引退郡中化之皆和睦後拜太常以病致仕爲光祿大夫霸妻

死長兄伯爲霸取妻送至官舍霸笑曰年老兒子備具何養他家婦邪自入拜其妻曰夫人視老夫何空中直而空遠來使計義不相屈即拜而出妻慚求去遂送還之匈奴北單于遣使奉獻

元興元年春三月追爵諡皇后父鄧訓爲平壽敬侯司空陳寵以非舊典也太尉張酺太尉張禹司徒徐防以爲宜封爭之連日乃從禹防議由是虎賁中郎將有恨寵夏四月封鄧禹馮魴後爲列侯丙午大赦天下五月癸酉扶風雍地震十二月辛未帝崩于嘉德殿初數失皇太子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莫不惶懼鄧后乃收皇太子於民間皇子勝長有疾皇子隆

生百餘日后養之太后乃引兄等定策禁中立隆爲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太后攝朝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録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者粟人三斛封皇子勝爲平原王詔曰昔唐虞之盛猶待四輔周文之寧實在多士漢興舊制咸宜保傅並建左右以恭聽斷太尉禹三世在位黄髪罔愆司徒防竭力致身先帝嘉之其以禹爲太傅防爲太尉恭録尚書事百官揔已以聽政初郡國定符瑞八十餘品和帝恐虚妄抑而不宜

後漢孝章皇帝紀卷第十四

後漢孝殤皇帝紀卷第十五

袁宏

延平元年春正月癸卯光禄勳梁鮪爲司徒三月甲申葬孝和皇帝于順陵初是周馮貴人歸園太后詔曰朕與貴人託配后庭十有餘年上天不弔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無所瞻仰貴人當以舊典分園外相戀之情感增悲歎燕燕之詩曷能喻焉其賜貴人青蓋車騑馬各一黄金四十斤雜綵三千匹初和帝宫人吉成成御者志恨成乃爲桐人書太后姓字埋之事下掖庭考驗皆以吉成所爲太后獨念吉成我待之有恩雖下賤猶人託賴上在時嘗未聞有惡言今我過過於平常何緣生此不合人情即自呼見

及覆實劾果其御者所爲夏四月虎賁中郎將鄧隲爲車騎將軍初隲與同郡袁良爲布衣之交及隲當路欲延良共議世事良謝而絶之司空陳寵字昭公沛國佼人也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常誡子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寨人也王莽之誅何武鮑宣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吾可逝矣即乞骸骨莽纂位召咸爲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咸三子皆在位乃悉令去官父子相與歸田斂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寵父躬復以律令爲廷尉監寵少習家法辟太尉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以不肯親事爲高專務交游寵嘗以

事君之義當供所職以佐政治何得但出入養虛故
獨勤心於事數爲昱陳當世治化昱高其能使掌天
下獄訟所平決無不壓伏寵以律訟多錯不良吏得
生因緣致重乃爲撰科條辭訟比例使事類相從以
塞姦源其後公府奉以爲法寵雖傳文法然兼通經
籍奏議溫雅號爲名相子忠字伯傳家業才能甚有
聲譽五月辛卯大赦天下壬辰河東恒山崩六月丁
未太常尹勤爲司空詔曰自夏已來陰雨過節思惟
愆失深自克責新遭大憂接以未和徹膳損服庶有
益焉其減太官上方諸服御靡麗難成之物丁卯詔
免掖庭宮人六百餘人皆爲庶人尚敎上疏陳興廣

學校曰臣聞五經所以治學爲人三經不修世道陵
遲學校不弘則人名行不廣故秦以坑儒而滅漢以
崇學而興以苞羅天下經理陰陽彌綸治道而示民
軌則也光武中興修膳太學博士得其五人五經各
叙其義故能化澤沾洽天下和平自頃以來五經頗
廢後進之士趣於交俗宿儒舊學無與傳業是俗吏
繁熾儒生寡少其在京師不務經學競於人事爭於
貨賄太學之中不聞談論之聲從橫之下不覩講說
之士臣恐五經六藝浸以陵遲儒林學肆於是廢失
所以制御四夷者以有道德仁義也傳曰王者之臣
其實師也言其道德可師也今百官役賜皆以通經

爲名無一人能稱孔子曰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難乎
有恒矣自今官人宜令取經學者公府孝廉皆應詔
則人心專一風化可淳也於是詔曰易稱天垂象聖
人則之又云聖人之情見於辭然則文章之作將以
幽讚神明變暢萬物秦燔詩書禮毀樂崩大漢之興
拾而弘之至乎元康五鳳之間英豪四集文章煥炳
六經之學于斯爲盛自頃已來學者怠惰遂以陵遲
宜令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逸大儒碩德高操以勸
後進初陳留李充三徵不至由是徵充爲博士俄遷
侍中車騎將軍鄧隲屈己禮之嘗設酒饌請充及朝
大夫酒酣隲曰幸得託椒房位上將幕府初開欲延

天下英俊君其未聞充曰將軍誠能招延俊乂以光
本朝不爲難矣但患不爲耳因說海內隱士頗不合
隲舉肴充曰君宜及溫食之充受肴擲地曰說士之
樂甘於啖肴遂拂衣而出侍中張孟諫曰聞足下面
折鄧將軍以護言責之過矣非所以光祚子孫誠不
爲足下取此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志耳我躬不
閱遑恤我後何能爲子孫計由是不爲權貴所容遷
左中郎將年八十三後爲三老五更天子賜机杖訪
以國政秋七月辛亥帝崩崇德殿初清河王慶子祐
生而有神光赤蛇之異年十歲善史書喜經傳和帝
甚器之號曰講貫賜因寵異於諸子和帝崩殤帝在

抱太后詔留清河邸以為儲副及殤帝崩羣臣皆為
屬意平原王勝太后以前不立勝恐為患與車騎將
軍隲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其夜使持節以青
車蓋以迎祜於清河邸癸丑立為長安侯太后詔曰
先帝聖德淑茂早棄天下朕撫育幼帝日月有望遭
家不造仍罹凶禍朕惟平原王素被錮疾念宗廟之
重思繼嗣之統長安侯祜稟性忠孝小心翼翼年已
十三岐然有成人之體禮昆弟之子猶子也其以祜
為孝和皇帝嗣即皇帝位自延平初鄧隲兄弟常在
禁中至是乃就第丙寅葬孝殤皇帝于康陵己亥隕
石於陳留冬西域諸國反都護任上尚書求救遣騎

都尉班雄校尉梁慬將五千人出塞會尚自既勒還
與慬共保龜茲溫宿姑墨二國將數萬人圍慬月餘
慬擊破之斬首數萬級道不通慬遂留龜茲初西域
自武帝時始通三十大國其俗頗率著城郭田畜地
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太山中央有河東西六
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
鄯善傍南山北渡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
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
行至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奄蔡
焉耆匈奴強盛常屬役匈奴宣帝神雀中漢置西域
都護王莽時數遣五威德軍出西域單師諸國貧困

由是故叛而諸都護李宗抄暴南道攻其國號以疏
勒為世善姑墨為積善或易置王侯於是西域與中
國遂絕和帝永元中西域都護班超遣掾甘英臨大
海而還具言葱嶺西諸國地形風俗而班勇亦見記
其事或與前史　然近以審矣自燉煌西出玉門陽
關涉鄯善通伊吾五千里自伊吾通車師前部高昌
壁北通後部五百里是匈奴西域之門也伊吾地宜
五穀桑麻蒲萄其北有柳中皆膏腴之地故與匈奴
爭車師伊吾虛之地以制西域故自鄯善國治驩泥
城去洛陽七千一百里北通車師前後王及車且彌
阜陸蒲類條支是為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

通者北道後部西通烏孫漢欲隔絕西域匈奴必得
車師屯田伊吾焉耆治河南城去洛陽八千二百里
東南與山離國接其餘危須尉犁龜茲姑墨溫宿疏
勒休修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大秦烏弋罽賓莎車
于闐且彌諸國轉相通是秦為西域大月城去洛陽
萬六千三百七十里其東南數千里通天竺天竺一
名身毒俗與月氏同臨大水西通大秦從月氏南至
西海東至盤越國皆身毒地又有別城數十置王而
皆揔名身毒氏俗修浮圖道不伐殺弱而畏戢本傳
曰西域郭俗造浮圖本佛道故大國之衆內數萬小
國千而終不相兼并及內屬之後漢之姦猾與無行

好利者屏守其中至東京時作謀茲生轉相吞滅習
俗不可不慎所以勤之哉西域之遠者安息國也去
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康居南與烏弋山離相接其
地方數百西至條支馬行六千日臨海暑熱卑溼出
師子犀牛犎牛孔雀卵大如瓮與西海接自安息西
關西至阿蠻國三千四百里自阿蠻西至斯賓國渡
河西南至于羅國有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其南
乘海乃通大秦或數月歲云大秦國一名黎軒在海
西漢使皆自烏弋還莫能通條支者甘英踰懸度烏
弋山離抵條支臨大海欲渡人謂英曰漢廣大木鹹
苦不可食往來者逢善風時三月而渡如風遲則三

歲故入海者皆賚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
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具問其土風俗大秦地方數
千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千戶為城郭別置郵亭
皆至堊之有松栢諸木百草民俗力田作種植樹蠶
桑國土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輧白蓋山中出入擊鼓
有旌旗旛幟起宮室以水精為柱及餘食器王所治
城周環百餘里王有五宮各相去十里平旦至一宮
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五日一遍而復還常使一
人持囊隨王車民欲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
宮散省分理其枉直各有官曹又置三十六相皆會
乃議事王無常人國中有災異風不時節輒放去之

而更求賢人以為王者終無怨多金銀真珠珊瑚琥
魄琉璃金縷罽繡雜色綾塗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
毛野蠶繭所作會諸香煎以為蘇合凡外國諸珍異
皆出焉以金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天竺安息交市於
海中其利十倍其民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內
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廩以金
錢及安帝元初中日南塞外檀國獻幻人能變化吐
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丸其人曰我海西人則
是大秦也自交州外塞檀國諸蠻夷相通也又有一
道與益州塞外通大秦人皆麤長大平正若中國人
故云外國之大秦而其中國常自言是國一別其王

常欲通使於漢奉貢獻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
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建初中王安都遣使者奉
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其長老或傳言其國西
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
西至大海人相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
賊驚而有猛虎師子遮食行者不有百餘人賚其器
輒害之不得過又言旁國渡海飛橋數百里所出奇
異玉石諸物多譎詭不經故不述云西南極矣山離
還自條支東北通烏弋山離可百餘日行而烏弋山
離罽賓莎車于寘寧彌諸國相接遠者去洛陽二萬
一千里近者萬餘里焉十二月甲子清河王慶薨謚

曰孝王慶善爲威容進止可觀自被廢黜常居慎密在宮省語不及外和帝爲太子與慶相親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即位政之大小與慶議之慶逾益畏慎夙夜戰慄每當朝會輒服候且常謂左右曰我誠一國王車馬器物亦足已矣內以論議外與說左右其一絕名此皆此類也初宋貴人冢上無祠堂慶每露祭未嘗不流涕和殤二帝崩慶常居倚廬哭泣哀慟遂以發病病困謂舅宋衍曰清河上地下濕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已朝廷大恩猶當有屋宇子母并食魂靈不暴露死復何恨乃上書求葬於樊濯中貴人冢旁不聽慶將薨歎曰不惜死也但恨不見

上爲貴人報讎耳因泣不能自勝左右皆流涕既薨使司空持節護喪事賜龍旗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分清河封慶小子爲廣川王

後漢孝殤皇帝紀卷第十五

後漢孝安皇帝紀卷第十六

袁宏

永初元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青兗豫徐冀并六州民飢三月癸酉日有蝕之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夏四月太傅張禹爲安鄉侯太尉徐防爲龍節侯司空尹勤爲傅亭侯車騎將軍鄧隲爲上蔡侯城門校尉悝爲葉侯虎賁中郎將弘爲西平侯黃門郎閶爲西華侯食邑各萬戶隲奉節親迎增封三千戶隲逃避使者詣闕上疏固辭乃許五月戊寅熒惑逆行守心本志以爲後周章謀廢帝之應也立壽光侯並爲北海王甲戌長樂衛尉魯恭爲司徒是時詔書令得案驗薄罪恭上疏諫曰詔書發

爲人而郡國記言勞來貧民多爲煩擾遣證一人有疑罪近及良人數十人上逆時氣妨廢農功案易消息四月乾卦用事經曰乾以美利利天下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五月姤卦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君以夏至之日止四方行者助陰氣也況於逮召考掠擾百姓哉月令孟夏斷薄刑謂正罪不欲令久繫不謂可考正罪法也故出輕繫明不欲拘之也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所變者唯正朔衣裳犧牲徽號器械而已不可變易者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也又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十一月中乎曰君子

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皆詳讞其法大辟之罪極盡
冬月乃斷其獄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詔
從之爵太后鄧氏母新野君西羌叛車騎將軍鄧隲
率師擊之是時水雨屢降災虐並生百姓飢饉盜賊
群起於是策免太尉防司空勳太傅禹稱疾告退丙
戌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有差庚寅太傅張禹爲
太尉太常周章爲司空十月倭國遣使奉獻初上立
非大臣意也司空周章謀誅鄧隲兄弟廢太后及上
立平原王爲帝事發覺十一月丁亥司空周章有罪
自殺潁川太守張敏爲司空十二月郡國十八地震
李固曰地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

政故應以震動太后攝政之應也騎都尉王仁將兵
迎悝將吏還入塞遂棄西城都護任尚抵罪
二年春京師旱太后親幸洛陽獄省罪囚繫夏四月
甲寅濮陽阿城中失火燒殺三千餘人冬十一月車
騎將軍鄧隲與羌戰平襄羌詐降既而復叛侵掠邊
郡吏民死者無數并京邊虛十二月徵車騎將軍鄧
隲還京師遣使者迎拜隲爲大將軍詔大鴻臚親迎
中常侍鄭勞以乘馬束帛於是悝爲執金吾弘爲屯
騎校尉閶爲捕兵校尉郎中潁川杜根與同署郎共
諫太后不宜久攝政太后怒以縑囊盛根於殿撲殺
之其諫者皆以被撲矣根先知召司撲者陰共爲意

乃使執撲者不加力既畢皆載出城外根以撲輕得
免逃竄宜城山中爲酒家傭積十年餘酒家知其賢
常厚遇之及鄧太后崩天子知根等忠普告天下使
録其子孫根乃自出公車徵轉遷至濟陰太守以德
讓爲政移風易俗是歲郡國十地震
三年春正月庚子皇帝加元服大赦天下賜公卿已
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騎都尉任仁將兵討涼州三
月京都飢人相食癸巳司徒魯恭以災異策罷恭再
爲宰相掾屬至卿大夫者數十人恭門下耆生或望
恭爲之論議恭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不有鄉舉乎
終無所言學者受業必躬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

學者曰魯公謝與議論不可虛得也謙退不伐有善
終不自顯是以在位不以亮直稱自爲三公常稱病
不視事上輒遣小黃門問疾喻令強起者數矣至是
遂稱疾篤賜錢二十萬年八十餘終於家賜至厚以
兩子爲郎弟丕字叔陵以篤學質直稱仕至侍中三
老章帝初對策曰政莫先於從民之所欲除民之所
惡先教後刑先近後遠君爲陽臣爲陰君子爲陽小
人爲陰京師爲陽諸夏爲陰男爲陽女爲陰樂和爲
陽憂苦爲陰各得其所則和調精誠之所發無不感
浹吏多不良在於賤德而貴功欲速莫能修長久之
道古者貢士得其人者有慶不得其人者有讓是以

舉者務力行選舉不實咎在刺史二千石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觀人之道幼則觀其孝順而好學長則觀其慈愛而能教設難以觀其謀煩事以觀其治窮則觀其所守達則觀其所施此所以核之也民多貧困者急急則致寒寒則萬物多不成去本就末奢所致也制度明則民用足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稱班爵號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獄訟不息在爭奪之心不絕法者民之儀表也法正則民慤吏民凋弊所從久矣不求其本浸以益甚吏政多欲速又州官秩卑而任重競爲小功以求進取生凋弊之俗救弊莫若忠故孔子曰孝慈則忠治姦

詭之道必明慎刑罰孔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以犯難民忘其死死且忘之況使爲禮義乎丕後爲青州刺史遷拜趙相門徒數百人吏民愛之趙王商欲避疾便時止於學官丕不聽王上書自言詔下丕丕上言曰禮諸侯薨於露寢大夫卒於適室死生有命本無偏旁可避者學宮傳先王之禮樂教化之處不宜妨塞之詔書從之丕每論難稱曰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可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力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不勞而道術逾彰也夏四月丙寅大鴻臚夏勤爲司徒以用度不足令吏人入錢穀爲關內侯以上林廣城苑可墾闢者與貧民五月丙申立樂安侯子延平爲清河王六月烏桓寇代郡秋七月太后有疾左右請禱以人爲代太后聞之怒即勅掖庭令何故有此不祥之言自今已後祀但謝過而已不得復有此言冬十月南單于擅叛行車騎將軍大司馬何熙將兵征擅擅降十二月辛酉郡國九地震有星孛于天苑

四年春二月匈奴寇常山於時西北有事民飢國用不足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專務北邊曰譬家人衣壞取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爲然郎中虞詡說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禹曰奈何詡曰先帝開土闢境而今棄

之此不可一也棄涼州即以三輔爲塞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過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其後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陣不避危亡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庶人安土不肯遷從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怨恨卒然起謀以圖不軌因天下之飢弊乘海內之虛弱豪傑相聚量才五帥驅氐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

將猶不能當如此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
此不可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疽食浸
淫而無限極也禹曰意不及此微君大計幾敗然則
計將安出詡曰所憂與明公異恐涼州一旦有異述
之變宜且羅其雄傑收其冠帶引其牧守子弟於朝
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其勤內以散其謀計之長
者從之俄而詡遷朝歌長時朝歌多盜賊連年不解
親舊皆勞弔之曰得朝歌何哀也詡笑曰難者不避
易者必從臣之節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堅利此
乃吾立功之秋恠吾子以此相勞也詡謁河內太守
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爲君憂

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明府未以爲憂
稜曰何以言之對曰賊去敖倉不過百里不知取以
爲粮青冀流人前後連屬不知略以爲衆出入河山
守阨塞此爲斷天下之右臂今則不然此無大計之
効也於是詡悉罷戎兵而設方略即時皆平乙亥詔
曰自建初元年徙邊者各歸本郡沒入爲官奴婢者
免爲庶人三月西羌寇漢中戊子杜陵園火夏四月
丁丑大赦天下新野君有疾太后與上親幸其第宿
止連日太尉張禹司徒夏勤司空張敏固諫乃還甲
戌新野君薨太后制齊縗上緦麻贈送之禮一依東
海恭王司空持節護喪事隲等皆棄官行服服除有

司奏隲等復輔政固請乃止非朝廷大議未嘗元初
中悝弘閶並卒未大斂天子並封爵太后輒不許太
后上制服新野君贈賵甚厚使九卿護喪事悝子廣
宗襲爵爲葉侯弘子廣德爲西平侯封京子寶爲安
陽侯隲子鳳爲侍中初都護任尚致鳳馬及尚坐事
檻車徵鳳懼其及已私屬中郎馬融宜在臺閣事發
覺鳳先自首隲乃髡妻及鳳上疏謝罪新野君薨後
太后崩上見白首者未嘗不流涕宗族耆老皆加親
禮請書至孝子事親喪親之禮常屢書嗟歎太后久
執朝政從樂安侯康內懼盛滿數上書諫宜崇公室
抑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怒康廷託病不朝太后使

家舊性問之初外給使以宮中婢年長者爲中夫人
因自以通康曰汝非我家婢也何自謂中夫人婢聞
之怒因言託病不遜遂免康官遣歸國絕康屬籍
五年春正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本志以爲正旦王者
聽朝之日也是時太后攝政天子守虛位不得行其
號令蓋陽不克之象也乙巳太尉張禹以災異策罷
閏月戊戌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及至孝與衆卓異者久謁者劉珍上言曰竊見末平
初虎賁中郎將梁松言皇太后宜入廟與陛下交獻
以彰至孝之心孝明皇帝務遵經典使公卿博士議
時太傅鄧禹奏宜如松言光烈皇后於是入廟惟皇

太后聖德通靈與神合契宜入宗廟如光烈皇后故事率禮復古垂示萬代事下公卿僉曰宜如珍言

六年春正月甲寅皇太后初親祭於宗廟與皇帝交獻大臣命婦相禮儀夏四月乙亥司空張敏以久病策罷太常劉愷爲司空五月丙寅臺吏復秩賜爵有差丁卯封鄧禹焉與等後九人爲列侯六月辛巳大赦天下丙申河東水變色皆赤如血本志以爲鄧太后攝政之應也

七年春郡國十八地震夏四月丙申晦日有蝕之

元初元年春正月甲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一匹三月己

卯日南地坼長一百餘里夏四月丁酉大赦天下詔三公卿士舉敦厚質直各一人九月辛未大司農司馬苞爲太尉冬十月戊午朔日有蝕之是歲郡國十五地震高句麗王宮數寇幽部是歲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遼東樂浪三郡兵出擊之議者以爲可許尚書陳忠曰前者宮桀惡光不能討今自死宜遣使者弔問因責讓宮時所犯告以赦令不加誅責取其後善從之句麗由是服焉

二年春以郡國被災賑粟貧民自上即位至于是年頻有水旱之災百姓飢饉每歲遣使者開倉廩賑飢民三月癸亥京都大風拔樹夏四月丙午立皇后閻氏河南滎陽人暢之女也暢有五男二女長男顯及術景雅昆長女迎次姬即后也以選入掖庭爲貴人有寵立爲皇后暢爲長水校尉太尉司馬苞薨秋七月西羌犯境右扶風太守种暠南安太守杜佐擊之皆被害九月壬午晦日有蝕之冬十月郎將任尚將兵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尚曰使君奉國威靈討捕叛羌兵出已久而未有伏誅者三州屯兵二十萬民棄農桑戶無聊生於此上聞誠竊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出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騎馬尤良一日之間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故所以曠日而無功

也爲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令二十人共市一馬民出數千錢得免介胄去行伍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使民利事大功必立尚從之大破羌戎餘種悉降上問何從發此計尚表之受於懷令虞詡由是知名詡有將帥之任乃遷武都太守羌數千人於陳倉散谷欲遮道擊詡詡乃宣言上書請兵兵至及發虜聞之將謂實然乃晨夜進道時冬月多雪使騾驢居首人隨其後日行百五六十里勑吏士人作兩竈日增之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三十里而戒不虞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多吾少勢不相敵緩行即爲虜所及故兼道取

疾若吾之避齒耳虜見吾寬多謂羣兵來迎追吾必遲孫臏見弱吾欲見強勢固不同也詡既到郡兵不滿三千人虜衆萬餘人攻赤亭詡便出戰勑曰吾言強弩發於是小弩先發虜以爲弩力極不能至即皆解施乃使強弩射之發無不中虜前行潰乘勝追之殺百餘人詡謂掾吏曰何如皆謝曰所不及明日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四轉無已虜不知其數謀將退詡乃分數百兵險要處設伏虜果引去迎擊大破之於是羌長伏武都遂安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民三千餘戶郡以富實冬十一月庚申郡國十一地震十二月庚戌司空劉愷

爲司徒光祿勳袁敞爲司空

三年春二月郡國十地震夏四月壬寅封皇后父閻暢爲北宜春侯冬十一月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郡國九地震

四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九江太守以聞乙卯大赦天下壬戌武庫火夏四月戊申司空袁敞薨敞字升平少有節操及在朝廷廉潔無私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泄省中語策罷敞不阿權勢失鄧氏旨遂自殺朝廷隱之敞死葬以公禮復位其子五月丁丑太常李咸爲司空

五年秋七月丙子詔有司由舊令崇節儉嫁娶送終不得奢侈八月鮮卑寇代郡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六年春正月乙巳京都郡國三十二地震水泉湧出壞城郭官舍壓殺人三月庚戌初祀六宗於國北儀比太社夏五月京師旱七月鮮卑入塞冬十二月戊子朔日有蝕之郡國八地震是歲北單于與車師後部王攻燉煌長史索班殺之遂略有北道逐太守曹宗宗請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司空司勇議曰愚以爲邊境者中國之脣齒脣亡則齒寒其理然也先帝命將征伐曠引年歲然後西域內屬邊境獲安宗不度當時之宜自見有喪敗之負欲舉兵荒外以要功名是爲始禍唱兵其患難量也今府藏

未充而當遠出師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燉煌郡舊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置之西域長史屯樓蘭樓蘭西當焉耆龜茲是則周遊一處而所制者多也公卿皆從勇議勇習邊事有籌策於是以勇爲西域長史頃之勇發鄯善車師前部王兵擊後部王大破之捕得後部王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所沒處斬之傳首洛陽

永寧元年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爲皇太子大赦天下賜公卿巳下金帛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癃篤不能自存者人粟三斛貞婦人帛一匹巳巳立濟北王子萇爲樂城王立河間王子翼爲平原王萇

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尚書侍郎岑
宏議以爲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侯世子生爲立賢
師傅以訓導之所以目不見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
高明令終萇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
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閭閻
宜議親眷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訶爲非無赫赫
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
詔貶萇爲臨湖侯
袁宏曰昔王侯身能衣而宰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
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閑之有檢輔之有物少而習
之長而不改和睦之性與教而淳淫僻之心無由得

生若縱而任之不爲師保恣其嗜慾而莫之禁禦性
氣既成不可變易情意流蕩不可收復故動之凶德
而國殄身亡也秋七月乙丑日有蝕之酒泉太守以
聞六月羌寇張掖十一月司徒劉愷固疾策罷太常
楊震爲司徒

後漢紀孝安皇帝卷第十六

後漢孝安皇帝紀卷第十七　袁宏

建光元年春正月高麗寇玄菟二月辛亥大赦天下
三月辛巳皇太后鄧氏崩癸未大斂封大將軍隲爲
上蔡侯丙子葬和熹鄧后初上少號聰明故太后立
之後有不可意上乳母王聖知之見太后久不歸政
恐有廢置意中常侍黃門郎李閏爲上伺候及后崩
因言鄧悝兄弟嘗從尚書鄧訪取廢帝故事謀欲立
平原王爲帝五月庚申有司奏故金吾悝屯騎校尉
弘步兵校尉閶大逆無道宜追奪爵土以明褒貶遂
免悝子廣宗弘子廣德等爵宗族皆免歸本郡以隲
不豫謀徙封沙羅侯行道爲郡縣所逼隲與鳳自殺

廣宗隲從弟遵豹皆自殺唯廣德母與閻后同產故
得免以樂安侯康賢而有行徵爲太僕卿初河閒孝
王子蠡吾侯翼與諸王子朝京師鄧太后善翼之爲
人也封翼爲平原王因留京師及太后崩上以翼謀
圖不軌竊闚神器乃貶翼復蠡吾侯封中常侍李閏
江京爲列侯賞發鄧氏之謀也大司徒朱寵隲之所
舉乃肉袒輿櫬上疏曰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
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
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之祐宜
象謙約之報橫以宮人單辭事不可信隲等父母羣
從不以壽終尸喪流離逆天感人宜皆還葬寵其遺

孤以答亡魂安帝初天災疫百姓飢饉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反叛隲等崇節儉罷力役推賢進能盡心王室故天下賴以復安乃被誅責其事闇昧衆庶多稱其寃上既聞之又感寵之言乃切詔州郡還隲等喪葬以舊塋使使祠以中牢諸從兄弟歸京師

袁宏曰夫吉凶由人而存亡有地擇地而處君子所以無咎也長木之標其勢必顛勢極故也勢極則受患故無全物焉然則貴盛之極傾覆之所由也外戚則尤甚焉得之不以至公容割之日久也夫人君之勢非不高且極也置君於無過之地萬人莫之討人臣則不然比肩而立相與一體也操大權於天下萬

物之所惡也周公且猶狼狽而況其餘乎夫憑寵作威以取傾覆理用等矣若乃推心向善而不免闇昧之誅所處之地危也死而不異二者自處之道然未達擇地之方昔楚人三世殺其君將立王子搜搜逃之丹穴楚人承以玉輿燻之以薪乃出故曰王子搜非惡爲王惡其爲己患也然則外戚之患也非徒一己燋爛而歷代貴寵未有不患其爲患豈不哀哉戊申有司奏尊清河王爲孝德皇帝左姬爲孝德皇后宋貴人爲敬隱皇后左姬犍爲武陽人父坐事姬與姊妹俱入掖庭和帝特詔分宮人賜諸王以姬爲清河孝王姬有令色王絕重之生孝安帝於是天子始親萬機尚書陳忠以爲首政之初宜徵天下隱逸乃詔公車以玄纁徵南陽馮良汝南周燮皆稱疾不至良字君卿少爲縣吏從尉迎督郵良耻廝役因毀其車馬壞其衣冠絕迹遠遁妻子見敗車壞衣皆以爲獸所食遂發喪制服良至犍爲從師受業十餘年還鄉里雖處幽闇必自整頓非禮不動鄉里以爲師舉賢良方正敦朴皆不行燮字彥祖敦詩書非法不言所與交游者不過數四人室家相待如賓客化行鄉黨舉孝廉茂才公車再徵皆不就上新聽政開諫諍路尚書陳忠以直言爲名而人主不能容乃上書逼廣帝意曰臣聞人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言忠臣

盡蹇蹇之節不畏逆耳之誅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袁盎人豕之喻世宗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孝元容薛廣德自刎之諫陛下崇寬厚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責躬咨訪羣吏言事者新蒙採錄顯列二臺必承風而靡爭効切直如有管闚愚見妄陳得失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宜優游寬容以遵四帝之緒也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甲子故司徒劉愷爲太尉九月戊子上幸衛尉馮石上賓劍玉玦冬十二月丙申乃還宮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壞城郭屋殺人本志以爲安帝不明宮人與王聖專權之應也鮮卑冠玄菟庚子絕大臣行三年喪尚書陳忠上疏

曰昔先王孝治天下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人生三年乃免父母之懷先聖緣情著其節制故曰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愛之義建武初撥亂之世國政草創人倫未厚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禮義之廢實由於此然仁道無遠弘之即是故藉田之科起於太宗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永平大臣送終于今乃章聖功美業於是乎在孟子有

言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臣子之心則海內羣生各得其所上不從

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者也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生乎冬十月羌寇張掖武威十二月高句麗圍玄菟

延光元年春夫餘王遣兵助玄菟使貢獻三月丙午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人帛三匹夏四月京師地震癸巳司空陳褒以災異免於是猶有風雷之變有司徒以追咎三公尚書僕射陳忠上書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天子三公入則參議政事出則司察舉后然王者虛己待以殊禮在輿爲軾在坐爲起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有古之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之任重於三公陵夷已來其漸久矣近以地震策免司空今言者復欲切讓三公以解天意臣愚闇竊信宋景克己之誠孝成皇帝時妖星守心納賁麗之說令丞相方進自裁卒不蒙其福以此況之是非之分其可詳見今尚書奏事有所請造及決天下罪法不依故事者宜使左右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顧古典之義下防

威福之萌畫方圓於規矩審輕重於權衡誠國家之典萬國之法也忠意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九卿疾病使者臨問加賜錢帛皆忠之議也遷尚書令司隸校尉初忠父太尉寵守正不事諸鄧故忠不得志於其門及鄧氏被誅衆庶多冤之而忠數上書陷城其惡奏劾司農朱寵太子之廢諸名臣來歷等守闕固爭忠又劾奏當世以此譏忠五月庚戌宗正劉授爲司空秋七月癸卯京師地震庚申高句麗王乞降八月羌寇涼州戊子陽陵寢殿火本志曰棄法律逐大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今發于先陵此天子將變象也若曰不當廢太

于以自翦如火不當害先陵之寢也辛卯黃龍見九
眞九月戊申郡國二十七地震冬十月鮮卑寇鴈門
定襄十一月鮮卑攻九原
二年春正月燉煌太守張璫上書陳邊事曰臣在京
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
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今北虜呼衍王等展
轉蒲類秦海左右可發張掖酒泉屬國之吏士義從
合三千五百人集崑崙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
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
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穀食出據柳
中此中計也如亦不能則棄交河城放鄯善等悉使

入塞此下計也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入蠻之寇莫
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
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其
虜庭當斯之時黔首頓於狼望之北山中國弊於盧
山之壑府庫殫竭杼軸空虛筭至車船貲及六畜夫
豈不懷慮有故也遂規酒泉燉煌四郡以隔兩羌開
三十六國妻以公主以斷其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
遁遠藏至於宣元遂被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
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洽西域內附日久區
區東望叩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
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

矣若然則北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
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逼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
不訾之費發矣今議者但念西域絕遠恤之煩費有
見先世苦心勤精之意方今邊郡守禦之具不精內
郡武衛之備不修燉煌孤隅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出
無慰勞民吏外無威示百蠻辟穀蹙土經有明戒臣
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三十
六國建屯益兵宣揚雷風與以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於是從之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爲野王君聖女
壻劉瓌爲朝陽侯司空楊震詣闕上書曰臣聞高祖
與羣后約非功臣不得封攻城野戰棄身沙漠降服

百蠻不羈之虜然後得受茅土故經制父死子繼兄
亡弟及所以別親踈殊適庶尊國體重繼嗣防淫篡
絕姦謀百王不易之道天子不專封封有功諸侯不
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德但以配阿母女旣忝位
侍中一時之間超至封侯稽之舊制不合經義行人
諠譁百寮不安臣誠知言與罪俱辭與辜會忝當台
輔之任故不敢不盡言之上不從又爲阿母起第舍
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九年耕
有三年之儲故堯之遭洪水民無菜色傳曰國無三
年之儲非其國也故豐年知禮凶年減除臣伏念災
害發起彌以滋甚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羌虜抄

掠二邊雲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恒不足給殆非社稷安寧之術伏見興起津城門内第舍雕繕之飾窮極巧妙使者將作轉相逼促盛夏土王攻山採石百姓布野農民廢業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上不從冬十月辛未太尉愷久病罷司徒楊震爲太尉是時京都郡國三十七地震

三年春二月丙寅上與太子行幸泰山復濟陽今年田租戊子鳳凰集濟陽賜見者帛二十匹鳳凰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租賜天下男子爵二級壬辰祠五帝于汶上明堂戊戌祠孔子于闕里及七十二弟子還

幸東平魏郡河内壬戌太尉楊震策免初河内人趙騰詣闕上書陳得失收考治詔下獄震隱其狂直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朝設直諫之鼓誹謗之木蓋欲闢廣四門開直言之路轉采負薪盡賢愚之情也乞全騰性命以納芻蕘之言不從騰竟死於都市中常侍樊豐等由是共稱譖震騰死之後深用怨懟乃策免收震印綬遣歸本郡到洛陽沈亭震顧請子謂門生曰人非金石死者士之常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猾而不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見日月身死之日但雜木爲棺勿漆布單衣才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祀遂仰鴆而死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博學無所不究數十年不應州郡之命衆人謂晚暮而震志彌篤年過五十乃應州郡之命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以爲賢舉茂才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君知我知天知地知何故無知密慙愧而出震言行不媿於心皆此類也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諫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曰清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貴乎及爲公卿教古守朴推其誠心每言事不爲文辭意在臣主來亟而已子

秉以義正知名

袁宏曰夫生而樂存天之性也困而思通物之勢也愛而效忠情之用也故生苟宜存則四體之重不可輕也困必宜通則天下之欲不可去也愛必宜用則北面之節不可廢也此三塗者其於趣舍之分則有同異之辨矣統體而觀亦各天人之理也是以君子行已業心所託爲古之道術有於此者夷明隱困而不恥箕子之心也琢窮閔其風而悅之舍否之通利見大人微子之趣也叔孫通聞其風而行之諫以冦君死而不貳比干之志也楊震聞其風而守之此數賢者雖行其所聞殉託不同皆終始之道而不由傀

於心者也是以聖人知天理之區別即物性之所託混衆流以弘通不有滯於一方然後品類不失其所而天下各遂其生矣然君子之動非謀於衆也求之天地之中款之胷懷之内苟當其心雖殺身糜軀未爲難也苟非其志雖舉世非之而不沮也夏四月戊辰光祿勲馮石爲太尉五月南單于左尸逐燒當郡部扶渠當等反秋八月辛巳大鴻臚耿珍爲大將軍戊子麒麟一白虎二同見陽翟九月丁酉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太子嘗有疾避于野王君王聖第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與中常侍江京樊豐及聖永等爭言相是非遂誣譖男等皆幽死獄父母妻子徙日

南太子思戀男等數爲歎息聖永懼有後患乃與京豐共譖構太子是時閻后寵盛京豐媚於閻顯等信之遂與后共助毁太子上召大將軍公卿議太子應廢白大將軍耿珍等事不宜奉嫡嗣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尉張晧曰邴吉等所議謀太子不知經説年未十五過惡不在身太子少宜選忠良師友輔以禮義廢置重事此誠聖恩所宜詳審上使中常侍奉詔脅諸大臣大臣皆失色來歷獨固爭之上乃免歷官削爵土是日太子廢於是光祿勲祝諷中郎將閭丘弘符節令張敬太中大夫第五頡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泰羽林右監孔顯治書侍御史龍調衛尉

丞樂闔城門司馬徐崇開封人鄭安世等守闕上書訴太子之冤癸巳令天下死罪減一等徙邊戍亡命贖罪者各有差辛亥黄龍見曆城庚申晦日有蝕之冬十月壬午鳳皇見新豐本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龍蛇之孽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有羽蟲之孽鳳皇者陽明之應也故非明王則隱而不見凡五色大鳥似鳳凰者多爲羽蟲之孽是時上信讒免楊震廢太子不哲之異也丁亥行長安祠陵廟十二月乙未黄龍見琅邪是歲京師郡二十二地震四年春正月壬午黄龍二麒麟一見濮陽三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申上幸宛當祠章陵覺體不安乙丑

疾篤自宛還徵濟北河閒王子年十四巳下七歲巳上詣京師進號皇后母比宜春夫人爲滎陽君丁卯帝崩於葉不發喪庚午還宫辛未乃發喪皇后與兄閻顯謀以所徵濟北王子北鄉侯懿爲帝嗣以閻顯爲車騎將軍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爲太傅司徒劉熹爲太尉參録尚書事故司空李郃爲司徒有司奏大將軍耿珍中常侍樊豐野王君王聖女永下獄誅己酉葬孝安帝於恭陵六月乙巳大赦天下冬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殺四百餘人辛亥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中常侍江京等謀曰前不用濟北王今立之後必怨人乃

言於太后徵濟北王河間王子將以爲嗣初太子之
廢居于德陽殿西鐘下中常侍黃門孫程王成王國
等常懷憤懣謀欲立之以告中常侍侯生李閏殺中
常侍江京陳達劉安于省門之外王成以劍脅李閏
曰太子之廢天下咸悉今北鄉早薨安帝無嗣太子
保明天將啟之從我乎閏許諾成乃與閏列尚書將
僕射以下到西鐘下立濟陰王爲皇帝時年十一升
雲臺召百官顯聞帝立懼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曰
何不發兵擊之顯以太后詔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郎將閻景將兵屯平朔門登引詩等入省顯謂詩曰
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

可得太后使授詩等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李
閏者五千戶侯等皆許諾卒被召所將吏士少顯使
詩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歸營知事將敗乃
格殺登閻景歸衛府收兵將欲作亂是時尚書郭鎮
勒兵詣闕遇景於公車門鎮下車詔景景以刃斫鎮
鎮抽劍斬景戊午使御史詣崇德殿收顯等親族下
獄誅妻子徙日南初上之廢閻后謀焉議郎陳禪議
以爲太后與上無母子之恩宜廢羣臣咸以爲宜司
徒掾周舉說司徒李咸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
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秦始皇與母隔絕感考叔茅
焦之言修復子道斯皆前世之迹書傳之所美也今

隨閻新誅太后前宮恐悲生疾如從禪議若有變異
後世歸咎明公不刊之事也以聞上從之丁卯以王
禮葬北鄉侯辛巳封孫程王國等十九人爲列侯司
空劉授以阿附惡逆免十二月詔曰朕以不德纂承
洪緒今陰陽不和疾疫爲害思聞忠正以匡不逮其
令三公卿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楊震門下人訟震之冤天子加震之忠除二子爲郎
賜錢二十萬以禮改葬之日有大鳥翼廣一丈三尺
集于柩前低頭淚出衆人莫能驚者葬畢飛而沖天
甲申少府陶敦爲司空

後漢孝安皇帝紀卷第十七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八

袁宏

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隆不能自存者粟人五石貞婦人帛三匹辛未皇太后閻氏崩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免司徒李郃以疾疫策罷二月甲申葬安思閻皇后丙戌太常桓焉爲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太尉長樂少府朱倀爲司徒凡三公居位或不書史失之也封尚書郭鎭爲定潁侯是時司隸校尉虞詡糾正邪枉無所迴避中常侍張防等專權縱肆詡奏免之防遂譖訴詡等作威福帝怒下詡獄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請詡上引見之程賢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即位而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無所迴避反拘繫常侍張防贓罪明正陷搆忠良今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出詡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直上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即趨東廂上召問諸尚書尚書賈服素與防善遂譖尚書奏詡會赦以贖罪免死秋九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爲司隸校尉虞詡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爲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爲宜城侯冬十月辛巳天下囚減

死一等徙戍邊亡命贖罪各有差丁亥司徒朱倀以疾疫罷司空陶敦有罪免光祿勳許敬爲司徒廷尉張晧爲司空甲辰詔曰朕以不德統承大業虛氣流行厲疾爲災重以水潦秋稼漂沒每州郡所出惻然自刻其令當輸今年租者一切勿責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三月戊申詔徵南陽樊英江夏黃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隱居教授受業者自西方至安帝時博士公車徵皆不至及於是時又固辭疾篤乃詔郡縣禮致之英既至天子爲設壇席延問得失世拜五官中郎將遂稱疾篤賜告歸復追下詔以光祿大夫居在所縣賜穀千斛常以八月存問高年時致羊酒如前世故事英辭讓不受有詔喻旨勿聽英居家有法度篤於鄉里自陳寔之徒少時從英英常病卧使坐妻遣婢拜問疾英下牀答拜寔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又有鄉人子止英家每醉呴呼曰其父臨死以相委屬故收養之寔常以此稱焉公卿大臣多爲江夏黃瓊之賢於是公車徵瓊至即稱疾不進有司劾以不敬詔下縣次引致瓊不得已前就徵拜侍中賀純楊厚亦篤行士夏六月乙酉改殯皇妣李氏追尊曰恭愍皇后初皇妣以宮人得幸於安帝而生上閻后妬之賜鴆死於城北上即位左右以聞上噓

㖷發莫乃親到瘞所號咷斷絕秋七月丙戌朔日有
蝕之西域長史班勇請兵擊焉耆漢發河西四郡兵
三千人詣勇燉煌太守張朗有罪欲以功自贖即便
宜領諸郡兵出塞初勇發諸國兵使龜茲部善自南
道入勇將諸郡兵率車師六國兵自北道入會張朗
乃要徑自尉黎入焉耆王請降於朗既而不出漢兵
罷還焉耆王卒不加誅漢以兩將不和皆徵免故勇
不論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漢陽地震屋壓殺人乙未詔
曰京都地動漢陽尤甚加以比年民饑夙夜祗慄群
公卿士其深思古典有以消災復異救此下民忠信

嘉謀靡有所諱其勿收漢陽今年田租秋七月丁酉
茂陵園火九月鮮卑冦漁陽十二月乙亥太傅桓焉
以辟召非其人免
四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天下丙子帝加元服賜公卿
已下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
者帛人一匹五月漢陽都尉獻大珠詔曰海內有災
太官減膳都尉不宜揚本朝而獻珠求媚今其封還
袁宏曰夫飢而思食寒而欲衣生之所資也遇其資
則粳粮縕袍快然自足矣然富有天下者其欲彌廣
雖方丈黼黻猶曰不足必求河海之珍以充耳目之
玩則神勞於上民疲於下矣夫萬物之非能自止者

也上之所爲民之準的也今以不止之性而殉準的
於上是彌而開之使其侈競也古之帝王不爲靡麗
之服不貴難得之貨所以去華競以嘿止喧也夫上
苟不欲則物無由貴物無由貴則難得之貨息難得
之貨息則民安本業民安本業則衣食周力任全矣
夫不明其本而禁其末不去其華而密其實雖誅殺
日加而奢麗逾滋矣秋八月丁巳太尉朱寵司空張
晧以陰陽不和免癸酉大鴻臚龎參爲太尉太常王
龔爲司空冬十一月司徒許敬策免宗正劉俊爲司
徒朱寵字仲威京兆杜陵人也初爲潁川太守表孝
悌儒義理寃獄撫孤老功曹主簿皆選明經有高行

者每出行縣使文學祭酒佩經書前驅頓止亭傳輒
復教授周旋阡陌觀課農桑吏安其政民愛其禮所
至縣界父老迎者常數千人寵乃使三老御車問人
得失百姓翕然治甚有聲寵以正月歲首宴賜羣吏
問公曹吏鄭凱曰聞貴郡山川多產奇士前賢往哲
可得聞乎對曰鄙郡炳嵩山之靈受中岳之精是以
聖賢龍蟠俊乂鳳集昔許由巢父耻受堯禪洗耳河
濵重道輕帝遁世高蹈樊仲父者志絜心遐耻飲山
河之功賤天下之重抗節參雲公儀許由俱出陽城
留侯張良奇謀輔世玄筭入微濟生民之命恢帝王
之略功成而不居爵厚而不受出於輔成胡元安體

曾參之至行履籍正之純業喪親泣血骨立形存精
誠洞於神明雉兔集其左右出於潁陽鮑義山英姿
秀偉逸才挺出究孔聖之房奧存文武於將墜文體
春華辭蔚藻繢出於昆陽杜伯夷經學稱於師門政
事熙於國朝清身不苟有於陵之操損己存公有公
儀之節以榮華為塵埃以富貴為厚累草廬蓬門藜
藿不供出於定陵寵曰太原周伯況汝南周彥祖皆
辭徵聘之寵隱林藪之中清邁夷齊節擬古人恐貴
郡之士未有如此者也凱對曰此二賢但讓公卿之
榮耳若許由不受堯位樊仲父不屈當世以此准之
不以遠乎寵徵入為大鴻臚拜太尉自為宰相數抗

直言雖為三公臥布被僅能覆身食脫粟米藜藿不
厭子弟同衣而出并日而食將終遺其子曰吾本寒
賤諸生才非周幹橫受朝恩位過其任不能竭身報
國負責深重身沒之後百僚所賻贈一無所受素棺
殯殮疏布單衣無設紱冕殯畢便以所有車牛夜載
喪還鄉里勿告群僚以密靜為務許敬字鴻卿汝南
平輿人也為吏有譴君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席
曰敬不忍與惡人連席由是知名舉茂才除南昌令
以土地卑濕不可迎親親老則棄官歸供養辟司徒
府稍遷江夏沛相自光祿勳入為司徒敬以祓否為
己任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直道而進無

所屈撓三家既敗多有染汙者敬居然自適引謗不
及己當世以此奇之
五年春正月疏勒大宛莎車王遣使貢獻夏四月京
都旱冬十月丙寅天下繫囚皆免死一等徙邊戍
六年無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丑立皇后梁氏賜天下男子爵
各有差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后
梁商女也初梁竦中子雍生商商襲父爵為乘氏侯
商生三男四女長曰冀次曰不疑次曰蒙長女田次
姬即后也太阿重后生有光影之祥及長好史書治
韓詩大義略舉以列女圖常在左右宗族中外咸敬

異焉商謂諸弟子曰我先人鎮撫西河全濟生民使
免虎口之害所活者不可勝數而大位不究夫積德
之報不及其身必流福子孫當因此女與邪選入掖
庭相工茅通見之驚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
臣未嘗見之於是以為貴人拜商侍中屯騎校尉貴
人有寵從容言於上曰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
義蓋螽斯之福則百祚之興也願陛下思天行之普
逮均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於是上益
嘉之親寵益固三月庚辰大赦天下夏四月有司依
舊加梁商位特進增國土商上書讓曰祿命過厚受
祖考多福又託日月末光以斗筲之材乘君子之器

懼有負乘之累不守歷世之榮誠不如舊制與左賢
同科書十餘上帝輒敦喻之商又上書讓校尉曰臣
託椒房被家榮寵兼官二職非材所堪受寵戰慄驚
懼惶惑不遑寧處披露赤誠敢逃狂狷謹上屯騎校
尉印綬上乃許焉以特進就第賜安車駟馬頃之拜
執金吾冬十月望都狼食數十人本志曰言之不從
則有毛蟲之孼京房易曰君無道害將及人去之深
山全身厭災狼食人中酉詔天下死罪囚減罪一等
亡命贖罪各有差鮮卑寇遼東十一月丁未東平王
敞薨敞有孝行喪母三年如禮詔書增戶五千是時
長吏數易去就煩費尚書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能

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賢是以皋錄對禹貴
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昔三代垂統封建侯伯
世位親親民用和睦宗周既滅六國并秦抗儒泯典
革除五等郡縣設令封豕黎民大漢受命蠲其苛政
寬以三章撫以因循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
淵嘿使萬民不擾也宣帝興於側陋知世所疾綜名
核實賞罰必行刺史首相初拜輒親見問之觀其所
由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愁者
政平良吏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民知不久則詐以求過故二千
石有治能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爵至封侯公

卿昨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故能
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元至今三百餘載俗浸
彫弊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列城百里轉動
煩數以殺害爲賢以循理爲劣以聚斂爲辦以修已
爲弱見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
如寇稅之如狼監司相望見非不舉觀政於亭傳責
成於耳目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核實虛誕者獲祐束
修者見黜或因罪而致高或處危以成名所以天災
屢降治道未寧皆由於此也臣愚以爲長吏理績有
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
不從王制錮之終身雖赦令不在齒列必競修善政

親撫百姓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
流光垂祚永世不刊於是復伸無故去官之禁閏月
壬子恭陵廟災北海人郞顗上書曰臣聞天垂誡地
見災異所以譴告人主克己修德也故應天以誠而
不以言導下以躬而不以刑頃者宮殿官府多所治
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以致美愚
以爲諸所繕治事可減省以恤貧民以賑孤寡天之
意也人之願也陛下躬親庶事詔書每下廣開不諱
之路以天下爲憂百姓爲念而不數見公卿責以政
事誠優游養德之道也然三公者調和陰陽儀刑百
寮今水旱連年五穀不登不能燮也官失其序庶事

不治不能正也但遲迴偃仰稱病自逸忘天下之憂甘燕安之樂豈不謬哉尚書問狀顗對多言數術占候之事大旨以三公非其人將有饑饉水旱地震盜賊之變其後海賊攻會稽而青徐盜賊起西羌反明年四月京師地震其夏大旱略如其言華嶠曰漢之十葉王莽纂位聞道術之士西門君惠李守等多稱讖云劉秀爲天子自光武爲布衣時數言此及後終爲天子故甚信其書鄭興以忤意見疎桓譚以遠斥憂死及明章二帝祖述此意故後世爭爲圖讖之學以矯世取資是以通儒賈逵馬融張衡朱穆崔寔荀爽之徒忿其若此奏皆以爲虛妄不經宜悉收藏之

惟斯事深奧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而折云天之曆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占候術數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有著明此蓋道術之有益於後世爲後人所尚也

二年夏四月丁丑封虎賁中郎將興爲襄邑侯執金吾商上書陳讓辭意惻至書十餘上上遂聽許爵阿母宋娥爲山陽君尚書左雄諫曰臣聞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封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皆有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蝕之變適道術之士咸歸於封爵不時之咎方今青徐飢饉盜賊未息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宜清淨無爲以求天意誠不應追錄小恩以虧大典上不從雄復諫曰臣聞君莫不好忠正惡讒諛而臣莫不以忠得罪以讒得倖蓋忠言難入讒言順耳易從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也是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爲野王君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則爲天下所咀嚼死則爲海內所共快桀紂貴爲天子而庸僕羞以爲比以其富而無義也夷齊賤於匹夫而王侯爭與爲類以其貧而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羣僚

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氏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愚以爲人心不相遠其所不安遠近一也王聖之禍未絕於口傾覆之勢危於累卵臣請歲以錢千萬給阿母內可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以不爲吏民之所怪也上遂不從雄字伯豪南陽涅陽人也居貧好學經常以服勤不足學足學者懈怠宜崇經術繕治太學既爲尚書而陳之帝從其言更增弟子科除儒者爲郎百餘人雄上言曰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宜協風教若其面牆無以施化招災致禍爲害不細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四十強而仕請自今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

吏試殿奏覈之端門錄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
有不承科正其罪法帝從之詔郡國孝廉年四十巳
上考德行試其經奏其茂才異行如顏淵子奇不拘
年齒令舉孝廉徐淑年未滿限臺郎詰之對曰詔書
有顏淵子奇不拘年齒是以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
屈雄詰之曰昔顏淵子奇問一知十孝廉問一知幾
邪淑無以對乃却歸郡守坐免時郡國守相坐舉者
百餘人初明帝時政嚴事峻九卿皆鞭杖雄上言曰
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
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
袁宏曰夫謀事作制令以經世訓物使必可爲也古

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爲可事
之時在於強盛故舉大限以爲民表且顏淵子奇曠
代一有而欲以斯爲格豈不偏乎巳亥京都地震五
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洪業無以承順乾坤協
和陰陽災眚屢見咎徵仍彰羣公卿士將何以匡輔
朕之不逮奉答災異災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舉
敦朴士一人直言厥咎靡有所諱漢中李固對曰臣
以爲天不言以災異爲譴告政之治亂主之得失皆
上帝所何而應以災祥者也王者父天母地體其山
川今日蝕地動山崩晝晦主將安立物將安寄昔江
京之姦禍及骨肉至令陛下幽厥親履艱難天誘其

衷陛下龍興海內莫不忻悅實有霈然改圖抑退權
臣詢求善政以順天意夜而得之坐而待旦今則不
然政令紛紜以復倣蹈前軌矣臣伏在草澤痛心疾
首誠以陛下聖德應期實當嘉會反衰弊之政弘中
興之美其功甚易譬猶指掌臣聞善罰不如善政善
賞不如善教善教之道宜從內起昔周宣孝文中興
之主也皆改華服霈然易規乃能移風易俗及之於
古今封阿母恩賞太過常侍近臣威權太重臣案圖
書災異之發亦以爲然今宜斥退邪佞投之四裔引
納方直令在左右陛下親發德音以招羣俊臨御座
見公卿言有稱意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旌忠善則

陛下日有所聞忠臣日有所獻君臣相體上下交泰
阿保雖有大功勤勞之恩可賜以貨賄傳之子孫列
土分爵實非天意漢興巳來賢君相繼豈無保乳之
養非不寵貴之然上畏天威俯察經典不可故不封
世梁氏子弟羣從徵爲列侯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
此妃后之家所以少有存全者非天性皆然但坐權
寵太過天道惡盈也天有北斗所以斟酌元氣帝有
尚書所以出納王命若賦役平均則百姓以安萬機
不治則天下以亂今陛下所共治天下者外則公卿
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
共其福危則同其禍由是觀之權柄不可不慎號令

不可不詳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
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爲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不足
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
賢智馳騖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
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
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臣以
爲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釐理本朝雖有寇賊水
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
水旱之災天下固不可不憂矣臣父故司徒臣郃受
先帝厚恩子孫不敢自比於餘隸故敢依圖書悉心
以對不敢虛造扶風馬融獨對曰臣聞立天之道曰

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夫陰陽剛柔天地所以
立也取仁於陽資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
時月以厚羣生帝王之法天地設位四時代序王者
奉順則風雨時至嘉禾繁殖天失其度則咎徵並至
飢饉荐臻今科條品制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
悉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効猶有咨嗟之怨者百
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今從政者變
忽法度以殺戮威刑爲能咸問其國首相及令長何
如其稱之也曰太急其毀之也曰太緩夫急致寒緩
致燠二者罪同而論者許急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
之之道審察緩急之謗舉紛同寒燠之罪罰以崇王

政則陰陽和也好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避就又
正身以先之不嚴以涖之不變則刑罰之失知爲善
之必利爲惡之必害孰能不化則官良矣臣聞洪範
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民失耕桑飢寒
并至盜賊之原所由起也古之足民仰足以養父母
俯足以畜妻子然後敦五教宣三德則嘉之化可致
也夫足者非能家給而人足量其財用爲其制度故
嫁娶之禮儉則婚姻以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
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不失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産
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雖有必不多矣今則不
然此盜賊所以不息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則士

者不濫法式之外百工不作無用之器商賈不通難
得之貨農夫不失三時之務安所業則盜賊消除災
害不起矣太史張衡對曰臣聞政善則休祥降政惡
則咎徵見苟非聖人或有失誤昔成王疑周公而大
風拔樹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速於影響故
稱詩曰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間者京都地震雷
電赫怒夫動靜無常變改正道則有奔雷土裂之異
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
章文法辛卯詔以能宣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
不應科此棄本而就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
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

親內則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至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爲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淺民爲百姓取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爲奪人父母使嗟號也又察選舉一任三府臺閣祕密振暴於外貨賂多行人事流通令眞僞渾淆昏亂清朝此爲下陵上替分威共德災異之興不亦宜乎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誠詳矣可謂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既見矣修政恐懼則轉禍爲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對爲第一諸常侍悉叩頭謝

罪朝廷肅然拜固爲議郎權臣皆切齒於固將加之罪朝中名臣黃瓊等深救解之歲中梁商請爲從事中郎商以后輔政柔和自守內豎亂政不能有所裁固奏記於商曰今四海雲擾背義趨利父勸其子兄勉其弟皆先論價而後定位夫致一賢則國賴其功招一惡則天下被其害數年已來妖怪屢起宮省之中必有陰謀將軍位尊世重誠令王政一整必享不朽之福商不能用戊午太尉龐參司空黃瓊以災異免六月太常孔扶爲司空丁丑洛陽宣德亭地坼八十五丈本志稱李固曰陰類專恣將有分坼之象其後中常侍專權忿爭之應也八月巳巳大鴻臚施延

爲太尉冬十月初隨月律作應鍾

三年夏戊戌大赦天下賜民爵八十巳上米人一斛九十巳上帛人二匹絮三斤秋七月羌寇漢陽冬十一月羌寇武都壬寅司徒劉愷司空孔扶以災異免巳巳大司農黃尚爲司徒光祿勳王卓爲司空

四年春二月丙子詔曰自今中官得以養子爲後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以選舉貪汙免戊寅執金吾梁商爲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爲太尉商推誠實不爲華飾嘗病多藏厚亡爲子孫累故衣衾車馬供用而已租俸賞賜分與昆弟故舊虛心下士門無停賓儉約宗族親戚莫敢犯禁朝廷由是敬憚之在位所辟召

皆四海英俊其所招引推進如李固周舉等數十人時魏郡霍諝舅宋光爲人所誣引刊定詔書繫洛陽獄考訊楚毒諝年十五奏記於商曰諝聞春秋之義原情定罪傳曰人心不同其若面焉斯蓋謂其天下衆隆廣狹高卑之形耳至於鼻從目橫眉在眼上未有不然者人心異者剛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趣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同也諝與光骨肉之親義有相隱言光冤結未有可信請以人情平之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刊定詔書欲何救解就有所疑當以道理求便安能觸冒死禍以解微細譬諸附子療飢酖毒止渴

未入腹胃喉咽已絕豈可爲哉光不定制書情既可原臺閣執事知而不治吁嗟紫官之門泣血兩觀之下傷和致災爲害滋甚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措移陰陽誠肯留神省察沛然信理必有于公高門之福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商嘉詡辭意即奏原光罪閏月丁亥日有蝕之十二月甲寅京都地震詔百寮上封事靡有所諱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大赦天下詔問公卿北鄉侯宜加謚列昭穆與木主否羣寮皆謂宜加謚司隷校尉周舉議曰北鄉侯本非正統姦臣所立立未逾歲年號未改皇乾不祐大命天昏孔子作春秋爲制于

于猛不稱崩曾子野不書葬北鄉無他功德以王禮葬於事已崇不宜稱謚上從之夏四月壬寅追號皇后母開封君冬十月丁未永福殿火丙子太尉龐參以久病策罷故司空王龔爲太尉十月武陵太守王蠻夷望上恩請入貢比漢民議者以爲可聽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以蠻夷獸心貪婪難整是故羈縻綏撫受而不逆叛而不追今賦而税之必有怨叛叛而伐之必復與士衆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之不追上不從詡字昇卿陳國武平人祖父經爲獄吏常然于公之治獄及詡之生經曰吾雖不能及于公子孫可至九卿故字曰昇卿少失父母與祖父母居年十三通尚書國相見而奇之欲以爲吏詡曰祖母年九十居貧非詡無以供養乃止

二年春武陵蠻夷以貢非舊約叛三月乙卯司空王卓薨丁丑光祿勳郭虔爲司空夏四月丙申地震五月癸丑山陽君宋娥有罪歸里舍秋七月日南蠻反交阯刺史樊演出討失利寇遂攻掠郡縣上甚憂之議者宜遣大將軍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救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議曰荊揚安穩發其吏救之可也今荊揚盜賊盤結武陵南郡夷未集長沙桂陽數被徵發難復擾動其不可一也兗豫之民聞萬里征役無

有還期恐十五萬戶不得一士郡縣迫促懼有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恐死者十四五必道路奔散不能禁其不可三也士卒比到萬里疲勞不可復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日五升用米十萬斛尚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自致費但若此其不可五也設使軍到死亡者衆不足當復益發此爲刻割心腹而樂四支其不可六也今二郡徒叛還自相攻但坐徵發之故何況乃發四州赴萬里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使益州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民因旬月破滅殄盡此

發將無益之効州郡不可任之驗也可但選有勇略仁惠以爲刺史太守勿與爭鋒以恩信招來赦殺傷之罪以息發軍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及張喬前在益州實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也文帝遣馮唐即赦魏尚雲中太守就拜楚龔舍爲泰山太守祝良等可用皆宜即拜便道之官於是拜祝良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太守二郡即安冬十月行幸長安祀陵廟丁卯京師地震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夏閏月己酉京都地震秋八月乙卯太白晝見本志以爲大將軍梁商父子貴盛之象也己未司徒黄尚以災異罷九月癸酉光祿劉壽爲司徒十二月戊申日有蝕之會稽九郡以聞京師不見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八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九　　袁宏

四年春三月乙亥京師地震初上之立閹官之力也由是寵之始專政事爭執權勢中常侍張逵等乃譖中常侍曹騰孟賁與將軍商召諸王子謀廢之上曰將軍父子我所親必是共嫉之耳乃誅逵等辭及在位大臣商上表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在首惡賞不僭溢刑不淫濫五帝三王所以致康乂也竊聞考故中常侍張逵等辭多所及大臣大獄一起無辜者衆非所以達和氣平政化也宜早決竟以息逮捕之煩上從之二月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爲步兵校尉商上書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是以褒不安席食不甘味昔者晏平仲辭邶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食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故敢布腹心觸罪歸誠上許之以不疑爲侍中奉車都尉商疾邊吏失和使羌戎不靜并州刺史來機涼州刺史劉康當之官商親喻之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二君皆表表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宜防其大惡忍其小過機康不從羌戎擾動機康皆坐事徵夏四月戊午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篤癃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貞婦帛人三匹九十已上人二匹是時良二

千石初有任峻蘇章後有陳琦吳祐第五訪之徒海
内稱之峻字叔高渤海蓨人也爲劇令洛陽自王奐
之後連詔三公特選皆不稱職峻以公能召拜選文
武吏各盡其用發剔姦盜不得旋踵民間皆畏之斷
獄歲不過數十人其威禁猛於王奐而文理政教不
如也後爲太山太守蘇章字孺父京兆茂陵人也爲
冀州刺史勤卹百姓摧破豪俠坐免歸巻高於鄉里
時天下不治民多悲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
復用之陳琦字公魯陳留人也爲徐州刺史時有盜
賊與吏士同寒苦爭爲用後遷琅邪相天大旱用功
曹伏爲之言條前相所賊殺無辜齋戒設壇而祭之

數日天下大雨第五訪字仲謀京兆人也初爲新都
令恩化大行二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
太守民飢米石數千訪開倉廩賑之不待上詔謂掾
吏曰民命在溝壑太守權以救之由此一郡得全朝
廷降璽書嘉之既而從輕騎循行田畝勸民耕農其
年穀石百錢後爲南陽太守護羌烏桓校尉邊境伏
其威信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夏四月南單于寇河西
天子聞以恩信喻而降之單于脫帽辟帳謝罪中郎
將陳龜以單于無足可劾迫切令自殺龜下獄五月
己丑晦日有蝕之秋七月羌寇金城及三輔將遣西

師謀元帥僉曰護羌校尉馬賢大將軍梁商曰賢本
西方千甯之子雖有割雞之効然齒以老矣不如太
中大夫宋漢不從丁丑赦死罪以下及亡命贖罪各
有差八月以弘農太守賢爲征西將軍稍久不進馬
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
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
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飲酒高會不以爲慮坐
食穀米未聞所擊臣竊惑之夫事不復校而可收名
獲賞斯乃征討者之私便非國家之公利也臣聽輿
人之頌云賢欲目前受降使譁聲東聞且懼士卒將
不堪命有高克潰叛之變也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

張蓋寒不披裘戎事不避女器今賢野次垂幕珍肴
雜遝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兄弟受恩誠私憤悒鉛
錫之刃以効一割之用臣願請兵五千繞加部隊之
號庶自率勵與之齊勇昔毛遂願處囊中趙之廝養
欲燕初爲衆笑後效其功臣託儒者不便武職猥陳
此言訪之羣司知當受虛誕之辜唯加裁省不聽融
字季長援兄子嚴之子也兄續博覽古今同郡班固
著漢書篇其七表及天文志有錄無書續盡踵而成
之融少篤學多所通覽大將軍鄧騭聞其才學召爲
舍人非其好也避地至涼州會羌戎擾攘邊穀踴貴
困厄甚乃歎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

喉愚夫不爲也何則生貴於天下今以咫尺之恥而喪千金之軀非老莊之意也乃還應隲命轉爲中郎校書東觀十餘年窮覽典籍稍遷尚書南郡太守坐事免徙朔方遇赦還爲議郎融美才貌解音聲學不師受皆爲之訓詁弟子自遠方來受業者常千餘人融外戚家雖好儒術而服飾甚麗坐絳紗帳侍婢數十聲妓不乏於前弟子以次相授鮮有覩其面者十一月遣匈奴中郎將將兵討南匈奴叛者斬首二千餘級叛者乞降是時朝政多僻競崇侈靡侍中張衡上書曰臣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之變以應潛龍之德及乘雲高濟盤桓天位誠所謂

將隆大任必先倥偬之也親履艱難猶知物情故能一貫萬機無所疑惑宜獲神祇之應受黎庶之譽而陰陽未知災眚屢見天道幽遠成敗易覩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効矣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遁忘返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思義故過結罪成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僭尤上下知之褒美誠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也懼羣臣奢泰昏逹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

京都地震土裂土裂者威分地震者民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正也竊懼君有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監孔明雖疏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見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大柄不由天斷懲忿窒欲事依禮制禮制修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聖允塞災沴不至矣衡雅

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

流復無讖書讖書出於哀平之際皆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不可信也衡乃上書其陳讖不可用衡字平子南陽鄂人也和帝世爲尚書郎是時承平日久天下奢泰自王公至于庶人莫不逾制故衡作二京賦諷焉衡精微有文思善於天文陰陽之數由是遷太史令衡作地動儀以銅爲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合蓋充隆飾以山龜鳥獸樽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方兆龍首銜銅丸蟾蜍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樽中張蓋覆之以蓋周密無際若一體焉地動搖樽所從來龍機發則吐丸蟾蜍張口受之丸聲振揚伺者覺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

所起從來也合契若神自此之後地動史官注記記所從方起來觀之者莫不服其奇又作渾天儀衡深歎揚雄太玄經謂崔瑗曰觀太玄經知子雲殆盡陰陽之數也非特記傳之屬實與五經相擬漢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太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巳之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久之出爲河間相衡所著述皆傳於世九月太尉王龔以疾罷初龔患宦官之亂上疏言其罪宜罷遣逐之宦官乃使客作飛章欲陷龔以罪詔太尉龔亟自實從事中郎李固說大將軍梁商曰王公束脩勵節而受讒佞之患夫三公尊重舊典

不有大罪不至輕問也王公沈靜內明若有他變朝廷獲害忠良之名語曰善人在患飯不及餐宜救其艱商從之由是得免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安帝時爲司隸校尉京邑肅然有高明於天下初龔夫人卒龔與諸子並扶杖行服是時山陽太守薛勤喪妻不哭將殯臨之曰幸不爲夭復何恨哉議者兩譏焉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討羌到射姑山廻三月庚午司空郭虔久病策罷丙午太僕趙誡爲司空秋八月丙午大將軍梁商薨初商會於洛水諸從事中郎周舉舉稱疾不行商親昵皆會焉倡樂既畢終以薤露之歌坐中皆流涕舉聞而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惟將有禍敗商疾困移歸傳舍勅冀不疑曰吾以無德受恩深厚生補益朝廷死必耗費帑藏衣食飲含玉神珠物無益朽骨但增塵埃我生平所不願雖有聖人神制亦有權時之宜方今邊境未寧盜賊未息朝廷用度常若不足氣絕之後便斂以時服殯巳便開關必便葬上無損於國下從我本意孝子善述人之志忠臣每事依先公必從吾言使魂神有知無恨於黃泉冀不疑欲奉行朝廷不聽車駕親臨諡曰忠侯以河南尹冀爲將軍不疑爲河南尹九月羌寇武威辛亥晦日有蝕之冬十一月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兵屯三輔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大赦天下二月丙辰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探賾索隱者各一人夏六月以匈奴立義王兜樓儲爲南單于立於京師公卿備位使大鴻臚授印綬引上殿賞賜閼氏以下各有差初商病篤上親臨幸問以遺言商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將周舉淸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上拜舉諫議大夫及是之時連有變異上思商言召舉於顯親殿問之舉對曰陛下初即位遵修舊典遠近肅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朝多寵幸祿不原德府藏空匱有无解之心觀天察人方古準今誠可危懼書曰僭恒陽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治陽

無以制則上援下竭宜密嚴勑州郡察強宗大姦以
時擒討於是下不循法盜賊並起殺長吏二千石橫
行州郡不能禁歸罪刺史二千石上乃召舉與羣議
遣八使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張綱侍中杜喬等八人
持節循行天下表賢良顯忠勤貪汙有罪者雖刺史
輒收以聞喬等奉命而行唯綱獨埋車輪於都亭不
動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
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過厚之恩以芻蕘之姿居
阿保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
蛇肆其貪饕甘心貨賄縱恣無厭多結諂諛以害忠
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

一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京都振竦
時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主諸梁姻族冠冕
盈朝上雖信綱言然卒不罪冀侍中杜喬奏免陳留
太守梁讓濟陽太守汜宮濟北太守崔瑗贓罪狼籍
梁氏親黨也薦泰山太守李固在郡忠能徵固爲將
作大匠固亦方直不撓好推賢士上疏曰臣聞氣之
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
者以積賢爲道昔秦欲謀楚遣使觀寶楚王乃列其
賢臣以爲國寶秦使懼之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子夏
友田子方軾段干木之閭羣俊競至名過齊桓斯誠
積賢之符効也陛下撥亂龍飛初登大位聘南陽樊

英徵江夏黃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
優位是以巖穴幽人肥遁之士莫不彈冠振衣樂爲
時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自頃以來漸更陵遲諸侍
中皆膏粱之餘勢家子弟無宿德名儒可顧問者愚
以爲瓊等久處郎署已且十年誠恨陛下隆崇於始
而棄之於末也光祿大夫周舉侍中杜喬深沉正直
當世名臣宜登常伯讚闡國政者也天子納焉大將
軍梁冀怨張綱之奏已也會廣陵賊張嬰殺刺史二
千石冀以綱爲廣陵太守若不爲嬰所殺則欲以法
繩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須兵幾
何對曰無用兵爲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嬰大驚

劇走閉壘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
人以書喻其長老素爲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
變因示以詔恩使還嬰嬰見綱推誠即出見綱綱延
置上坐問所疾苦禮畢乃喻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
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問之
也故民相聚以避害也二千石信有罪矣爲之者又
非義也忠臣不虧君以求榮孝子不損父以求富天
子仁聖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
不願以刑罰也今誠轉禍爲福若聞義不服天子赫
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今不料強弱非明也棄
福取禍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無嗣非孝也

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禍福之機也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臣不能自通王室數爲二千石所枉不堪困苦故遂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久可且以喘息須臾耳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也愚戇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也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戮之有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位非望也嬰雖爲大賊起於狂暴自分必及禍得綱言曠若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綱悉釋縛慰納單車將嬰入營置酒爲樂大會月餘撫

循以意莫不委心謂嬰曰卿諸人積年爲害一旦解散方垂蕩然當名上條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復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悉爲安處居宅子弟欲爲吏者聽之不欲不強爲吏則隨才任職爲民則勸以農桑四業並興南州晏然論綱功當封爲冀所遏絕故不侯天子美其功徵用之疾病卒官時年四十六朝廷甚惜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喪同考妣封中常侍蕐順爲列侯冬十月辛未太尉桓焉司徒劉壽以災異罷十一月司隸校尉趙峻爲太尉大司農胡廣爲司徒十二月封故征西將軍馬賢孫承光爲列侯以賢死王事也

二年冬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犯大逆以下出縑贖罪禁吏民無沽酒十二月辛丑死罪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居二歲匈奴中郎將馬寔有功於邊詔書褒獎賜錢十萬寔字伯騫扶風茂陵人也晝誦經書夜習弓兵希慕名流交結豪傑稍稍徒走不遠千里山陽王暢知名當時寔慕其名故往之暢欲觀其舉措不即見勑門曰行經日未旋寔留住彌日而故云未還寔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暢聞之即引俱入知其異士也既入見其母結好而退寔臨退執暢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當垂名千載不可徒

存天壤之間各遇當仁之功勿相忘也歸舉孝廉補尚書郎西羌之難王暢薦寔於執事由是爲匈奴中郎將

建康元年春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臣聞古之帝王莫不敬恭神明勤勞農事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所以率先羣萌勉勸農功昔宣王不籍千畝虢公以爲大譏伏惟陛下遵循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雖詩詠成湯書美文王誠不能加今廟祀適訖而祈穀方至恐左右忠孝不欲屢勞聖躬以爲親耕可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所以迎氣東郊以應時風伏願陛下

率群后晃旒三推則和澤滂流蒼生有賴上從之夏
四月辛巳立皇子炳爲皇太子大赦天下賜男子爵
各有差上使中常侍高梵迎太子不賫詔書直詣承
光宮以車載太子出太子太傅杜喬不能止不知所
爲御史种暠適至横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巨命
所繫常侍來無詔書何得將太子去安知常侍非姦
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遣詣尚書得報乃
聽太子旣至上嘉暠持重稱善者良久秋八月徐揚
州盜賊羣起遣御史中丞馮放督州郡兵討之庚午
帝崩于玉堂遺詔無起陵廟衣皆以故珠玉玩好皆
不得下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太后臨朝以太

尉趙峻録尚書事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於憲陵尚
書欒巴坐諫作陵不欲壞民冢下獄免爲庶人丙午
京師地震詔公卿特進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者各一人皇甫規對策曰陛下聖德欽明開災責
躬咨嗟羣寮招延敢諫臣得踐天庭承大問此誠臣
寫情畢命之期也臣伏見孝順皇帝初勤王事綱紀
四方天下欣然幾以獲治自後中常侍小黄門凡數
十人同氣相求如市賈焉競恩作變導上以非因緣
嬖幸受賂賣爵分贓解罪以擾天威公卿以下至於
佐吏交私其門絲無紀極頑凶子弟布列州郡並爲
豺狼暴虐羣生天下擾擾從亂如歸至今風壞俗敗

招災致寇今宜庭問百寮常侍以下尤無狀者亟便
黜遣與衆共之披掃其黨滌濯其腑以答天誡大雅
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此之謂也大將軍河南尹處
周邵之任爲社稷之鎮加與王室耆有姻族今日立
號雖尊可也而天下區區願其露然增修謙節省去
游麗不急之費減廬第無益之飾近儒術考論經書
輔佐日月宜有至効夫朝者舟也民者水也朝之羣
臣衆舟人也大將軍兄弟操楫者也雖曰衆也在所
欲之苟能卒志畢力守道常軌以度元元所謂福也
或乃怠弛中流而捐楫放擢將淪波濤歸咎受愆可
不慎乎臣生長邊遠希步紫微怖慴失守言不盡心

梁冀忿其聞己第規對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冬十
一月九江盜賊徐鳳稱上將軍殺畧吏民己酉令郡
國死罪繫囚減死一等徙邊戍於是殤帝廟次在順
帝下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
立躋僖公於閔公上孔子譏之經書曰大事于太廟
躋僖公傳曰逆祀也至定公正而下之孔子是之經
曰從祀先公爲萬代法也殤帝在先於親爲父順帝
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
上不從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也聰敏多識善屬文
學者爲之頌曰五經縱横周宣光初辟司徒掾稍遷
州刺史尚書令左雄薦舉爲尚書俄而雄爲司隷詔

書選武猛任將帥者選故冀州刺史馮直直卒坐罪減死又無武猛驗舉劾奏雄之後爲尚書令雄詰舉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法戮宣子僕宣子謂大夫曰可賀我矣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與宣子殊也雄謝而服之舉公亮不撓皆此類也

後漢孝順皇帝紀卷第十九

後漢孝質皇帝紀卷第二十 桓帝附 袁宏

元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是時徐揚州盜賊起太后畏懼欲徵諸國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弱乃天下之君也今日崩亡百神感動豈有臣子反共掩匿不舉哀邪昔始皇崩於沙丘胡亥趙高隱而不發詐定璽書以賜扶蘇斂哀戶載鮑魚二千餘里近安帝崩於葉阿毋王聖耿珍閻顯等逆侍濟陰更議平原載尸驅馳還宮乃發北鄉侯喪后兄弟及江京等亦共隱秘卒有孫程手刃之變三主崩沒臣子掩蓋日不移晷旋受大禍此天下之至忌不可之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時清河王蒜年二十餘最有名德大臣歸心固意欲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明德付以政事願將軍審詳大計陳平周勃之引代王霍光安世之立宣帝可以爲法初章帝生千乘貞王伉伉生樂安夷王胡胡生嗣王鴻鴻生建平侯纘梁冀欲立幼主而專其權與太后定策禁中丙寅詔曰先帝早棄天下胤嗣幼沖何悟倉卒仍遭不造惟太后定之考人神之誠唯建平侯纘幼而岐嶷師傅不煩年已八歲克昌化之形于體貌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其以纘爲孝順皇帝嗣使帝持節迎纘於都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於是蒜罷歸國太尉固言於太后曰今東面有事

役費方興新有獻陵之役百姓疲矣大行皇帝尚幼可於憲陵塋中造陵依康陵之制三分減一以舒人力從之太后以頻遭大憂政之大小悉委冢宰是以固得盡心多所匡正數與梁冀違忤由是跡之己未葬孝沖帝于懷陵二月乙酉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二匹三月揚州盜賊馬勉自稱皇帝伏誅夏五月丙辰太后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祚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命恭陵爲康陵之上追覽前代位第之宜先後相踰晋定公追順禮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六月鮮卑寇

代郡殺掠民吏秋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冬十二月九江盜賊華蓋自稱黑帝伏誅

本初元年春正月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洪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以逆感休徵應天前聖所重頃州郡輕慢競逞殘暴陷人無罪民罹其害惡氣傷和以致災眚書曰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養微始其勑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以崇在寬三月庚申詔曰九江廣陵二郡俱罹寇害殘夷最甚民失農業生者飢乏死者委棄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有之今我元元嬰此飢饉方春賑貸掩骼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廩大小口各有差收葬骸骨悉心

經營以稱朕意夏四月令將軍以下至六百石遣子詣太學試受業滿歲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次第五人太子舍人六月丁巳大赦天下賜天下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閏月甲申帝崩于玉堂初帝雖幼知梁冀專權頗以爲言冀懼後不免因行鴆毒帝暴不豫太尉固入問疾帝曰食煑餅今腹中悶得水尚可活冀曰吐利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號哭欲推醫冀不聽固復欲立清河王蒜與大鴻臚杜喬言之於朝衆皆同焉初章帝生河間王開開生蠡吾侯翼翼生志梁冀以女弟配志徵至京師會帝崩冀欲立志逼于李固

之議至日暮而不定中常侍曹騰聞之恐夜見大將軍冀曰將軍累世攝政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清河王嚴明若即位將軍受禍不久矣若立蠡吾侯則富貴可保冀因言太后定策禁中先策免太尉李固

袁宏曰若李固者幾古之善人也將立昏闇先廢李固李固若存則明必建而天下弗違也嘗試言之曰夫稱善人者不必無一惡言惡人者不必無一善故惡惡極有時而然善惡不絕善中人皆是也善不絕惡故善人務去其惡惡不絕善故惡人猶貴於善夫然故惡理常賤而善理常貴今所以爲君子者以其秉善理也苟善理常貴則君子之道存也夫善殊積

者物逾重義殊多者世逾貴善義之積一人之身耳非有萬物之助而天下莫敢違豈非道存故也古之帝王恐年命不長懼季世之陵遲故辨方設位明其輕重選羣臣之善以爲社稷之寄蓋取其道存能爲天下正嗚呼善人之益豈不大哉於是司空胡廣爲太尉司空趙誡爲司徒太僕袁陽爲司空太后詔曰孝質皇帝胤嗣不遂奄忽夭昏社稷之重孝宗室之賢莫若蠡吾侯志年已十五嘉姿卓茂又近爲孝順皇帝嗣庚寅大將軍持節迎于夏門亭是日即皇帝位太后臨朝太尉胡廣錄尚書事封帝弟名爲都鄉侯悝爲蠡吾侯秋九月葬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帝趙

姬曰孝穆皇后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匽姬曰孝崇博園貴人是歲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冀以問掾朱穆穆對曰易稱利涉大川乘木舟虛災異記曰利涉大川濟渡萬民也舟船所以濟渡萬民不絕遊戲船覆者天誡將軍以爲有德宰相當濟渡萬民於難不可長念樂身務遊戲而已及帝即位太后臨朝穆素善推災異欲輔道冀以扶王室乃奏記於冀曰宜專心公門廣能斥逐邪惡明年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易稱龍戰之會其文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謂陽將勝而陰道負也今年九月天氣鬱冒五位四候連失正氣此互相明也天地大驗善道屬陽惡道屬陰

君修正守陽折陰類則福從之矣穆每事不違所好唯學傳行師言將有可試願將軍少察言申納諸衆而親其忠正絕其姑息夫人君不可不學當以天地順道漸清其心宜爲皇帝選置師傅及侍講者得小心忠篤敦禮之士將軍與之俱入參觀講授師賢法古此猶倚南山而坐平原也誰能傾之穆意欲言宦官恐與漏泄之狀不能已復附以密記曰今年夏月暈房星明年又有小厄當急誅姦臣爲天下所怨毒者以塞天咎議郎大夫之位本以試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又非任者穆又薦名士种暠欒巴等而其後劉文等謀反事起有黃龍見沛國於

是冀以穆龍戰之言爲然乃請暠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穆自以冀故吏數奏記諫曰今宦官俱用金木爲害而京師之費十倍於前河內一郡嘗調綠素綺穀纔入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二千石長吏遇民如虜或賣用田宅或絕命捶楚大小無聊朝不保暮又有浮遊之人稱矯貫販不良長吏望爲驅使令家人詐乘其勢此類交錯不可分別輒以託名尊府結怨取譏昔秦之末不恤四方近親市人數如此故以其安穩一旦瓦解陳項並起至於土崩近永和

之末人有離心興徒發使不復應命懷糧廩兵云當
向雜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淨乃獲安寧今民心事
勢復更戚戚困於永和撫安之急誠在大將軍先易
二千石長吏非其人者減省第園池之作罷絕州郡貢
獻內以明己外以解人之厄今日行之則今日從矣
冀既貪放而復納賂遺承事國家左右宦者與之通
為姦利任其子弟賓客以為刺史二千石穆又奏記
曰大將軍內有貴親之固外有功業之重誠不可復
枉道散財以事左右近臣宦者擅舉刑賞有干典制
輒率公卿請朝廷按其罪咎則改節從訓猶影響也
今反越津逾序以大事小以明事闇從其過言隨其

失行天下之事受其枉戾傷損財物壞亂綱紀左右
近官並以私情干擾天下雖大而民無所容足也尚
可忍官位之事尤不可毒害流布日夜廣遠願大將
軍省廢他事十刻之間考案古今官民之極度數作
趣較然可見之如不早悟冊中之人皆敵國也若以
穆輕愚不信其言可呼所親識古今者請從校其實
不可一日誠懼有後恨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
無一可也其言雖切然不甚罪也初大將軍商獻美
人於順帝美人姓友字通期順帝以歸商商不敢留
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通期還會商薨冀行服於城
西廬常與之居冀妻孫壽伺冀出即多從倉頭篡通

期歸治掠之因言當上書告之冀大恐頓首請之於
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之遂幽閉通期冀復私召往
來生子伯玉匿不敢出壽知之使其子河南尹胤滅
友氏家冀恐壽害伯玉常置複壁中至年十五冀被
誅乃出孫壽甚美而善為妖態性鉗忌能制御冀冀
不敢違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每
往來屏御者而私語遂與宮通威振百寮刺史二千
石皆謁辭之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為
謙讓唯孫氏宗親相冒名為侍中中郎校尉守長吏
者十餘人皆貪叨凶淫使私客籍屬縣豪富大家被
以誹謗之罪閉獄掠笞使出錢自贖不滿意者至於

死徙冀號之聲滿天下四方調發貢獻半入冀家先
輸上第而乘輿乃問其次又競上禮奉贄及吏民賫
貨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多遣賓客車騎出塞交通
外國致汗血馬奇珍異物因行道路發取妓女御者
而所使人又乘勢橫暴略人妻妾弄人婦女毆撾吏
卒與盜賊無異冀於洛陽城門內起甲第而壽於對
街起宅競與冀相高作陰陽殿連閣通房魚池釣臺
梁柱門戶銅沓紵漆青瑣丹墀刻鏤為青龍白虎畫
以丹青雲氣又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殽窮極
工匠之巧積玉金明珠充仞其中起家廬周環亦如
之又多規苑囿西到弘農東至滎陽南及魯陽北徑

河渠周旋千里諸有山藪丘荒皆樹旗大題云民不得犯又起苑於南城西綿繞數十里大興樓觀發屬縣卒徒繕治數年乃成移檄發生兎刻其毛以爲識犯者罪至死又發鷹犬於邊郡部民護送驅羊傳厨其食募人求名馬至數千匹西域嘗有賈客來不知禁誤殺一兎轉相告言死者十餘人而災害長者及諸弟不欲令與已同其不疑及家私遣人出獵上黨冀聞追捕其追客一時殺三十餘人無生還者冀又起別第於城西以納姦亡命者實其中或取良民以爲奴婢名曰自賣民至千人因負勢放縱道市莫敢聞者冀與壽共乘輦張羽蓋飾以金銀遊戲第中賓客詣門不得通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十月冀與壽及諸子相隨遊獵諸苑中縱作酒倡樂

後漢孝質皇帝紀卷第二十

後漢孝桓皇帝紀卷第二十一

袁宏

建和元年春正月戊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各有差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貞婦帛人三匹二月黄龍見譙夏四月庚寅京兆地震以定策功益封太將軍梁冀萬戸太尉胡廣爲安樂侯司徒趙誡爲江南侯司徒袁陽爲安國侯六月太尉胡廣以病免光禄勲杜喬爲太尉秋七月立蠡吾侯悝爲勃海王封少府梁不疑爲潁陽侯不疑弟蒙爲西平侯梁冀子胡狗爲襄邑侯不疑子爲爲潁陰侯冀孫桃爲城父侯又封中常侍劉廣等爲列侯太尉喬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賢賞罰爲務失國之主其朝豈無貞幹之

臣典誥之篇哉患得賢不用其謀韜書不施其教聞善不信其義聽讒不祥其理也昔桀紂之時非無先王之書折中之臣然下愚難移卒以亡國已然之鑒也陛下越從蕃王龍飛即位應天順人萬夫側望不急忠賢之賞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讒誅暴興大將軍梁冀兄弟姦邪傾動天下皆有正卯之惡未被兩觀之誅而横見式叙各受封爵天下惆悵人神共憤非所爲賞必當功罰必有罪也夫有功而不賞則爲善失其望姦回而不誅則爲惡逐其性故陳斧鉞而民不畏刑班爵位而人不樂善苟遂斯道非徒傷治殄民爲亂而已至於喪身滅國豈不慎哉喬字叔

榮河內林盧人也少以孝悌稱歷位尚書九卿皆有名迹是時梁氏貴盛群臣莫不阿意惟喬直道而行在位者皆以為不及也八月立皇后梁氏太后之妹也初為蠡吾侯妃未及成禮而帝即位后入掖庭數月立為皇后九月京師地震甘陵人劉文謀立清河王蒜為帝蒜閉門拒文事發覺伏誅貶蒜為尉氏侯徙桂陽郡蒜自殺冀於是誣太尉杜喬故太尉李固與文通謀喬固皆下獄固門生勃海王調等十餘人負鈇鑕詣闕理固大將軍長史吳祐傷固之枉與冀爭之冀怒不從從事中郎馬融主為冀作章表融時在坐祐謂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

面目示天下人冀怒而起出喬固還死獄中郡守承旨殺之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父郃為漢司徒固執志於學雖三公子常自負書千里尋師親綜遍撢學行根深無所不貫四方之士自遠而來會曰復至公輔矣初固二子憲公季公並為長吏聞寇免皆禁官歸固知罪之將及乃命二公將小子燮還鄉里固女文姬涕泣曰李氏滅矣自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故遇此密與二公謀共逃燮室言還京師矣鄉人信之後被郡書二公皆受害王成者固之倢隸也文姬厚為其資以燮屬成曰君執義於公家其日久矣是以臨危託君以六尺之孤若李氏復存君之名義齊於

程杵富貴榮華與君同之成為義士乃將燮徃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賃卜於市陰相往來會赦得免而成病卒燮厚葬之四時祭焉燮既歸文姬涕泣相對因屏人而言曰先公蹇蹇為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然梁氏久暴動協王威今弟幸全血嗣豈非天乎宜杜絕衆人慎勿令斥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連主上則禍重至矣燮敬從姊言卒以獲全燮學行才藝亞於固官至京尹卒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南海太守欲漆簡寫尚書章句時祐年十二諫恢曰今君逾江湖越五嶺僻在海邊風俗雖陋然多珍玩上為朝廷所疑下為權豪所望此書若

成必載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戒先賢所慎願君少留意矣恢笑而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遂然其意輟而不寫祐年二十喪父服除居無擔石之蓄不受宗人之遺牧豬長羅澤中年四十餘乃為郡吏察孝廉遷膠東侯相政尚清靜以身率下以褒賢賞善為務吏民有以罪過相告訴者祐輒閉閤自責良久然後問之民有詞訟先命三老孝悌喻解之不解祐身至閭里自和之自是之後吏民不忍欺十月司徒趙誡為太尉司空袁湯為司徒故太尉胡廣為司空

二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徵號庚午大赦天下賜王侯

巳下金帛各有差四月丙子立都鄉侯子為平原王五月癸丑北宮德陽殿火六月立徑城侯悝為清河王改清河為甘陵七月京師大水十月長平盜賊陳景自號為皇帝子伏誅

三年二月巳丑詔曰昔在前代封墓軾閭所以激忠厲俗以光後昆故光祿大夫周舉性侔夷齊直同史魚入參讚納出司京輦有審靜之風予欽乃勳將登三事不幸夙終朕甚惜焉詩不云乎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其賜錢千萬以旌素節四月丁卯晦雨肉大如手本志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赤祥雨肉近赤祥也是時太后攝政梁冀專權枉誅良臣李固杜喬天下寃之十月太尉趙誡以疾罷太尉司徒袁湯為太尉

和平元年正月甲子大赦天下巳丑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大禍荐臻欽惟宗廟之重社稷之大爰立明哲將即委授而東南西北醜類未賓故且總攝助理萬機今悉討除遠慕復子明辟之義其及令辰皇帝稱制二月甲寅皇太后梁氏崩三月甲午葬順烈皇后乙酉爵大將軍冀夫人為襄城君夏五月庚辰尊匽貴人為孝崇皇后宮曰永樂皆如長樂宮故事以蕃后不得至京師居真定五官

元嘉元年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四月巳丑上微服幸河南梁不疑府是日天大風尚書楊秉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興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乃者暴風迅疾殆必有異上天不言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曰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怒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清室而止自非郊廟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未有私從意志日般遊諸臣之家降尊亂卑等威無別宿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勸講特蒙光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敢陳其愚大將軍冀與怨秉出為扶風太守初秉侍講以經學見重太常黃瓊以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選留拜光祿大夫當冀之時抑而不用十月司空胡廣罷太常黃瓊為司空十一月辛巳京師地震詔百官上封事靡有所諱獨行之士各一人安平崔寔郡舉詣公車稱病不對退而論世事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其患在世承平政漸衰而不改俗漸弊而不悟習亂安危怱不自覺或耽荒嗜欲不恤萬機或悅眾言莫知所從或見信之臣懷寵苟免或疎遠之士言以賤廢是以紀綱弛而不振智士擯而不用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餘年矣政令刓瀆上下懈怠風俗凋弊人民偽巧百姓囂然復思中興之功矣救世之術豈必堯舜

而治哉期於紐絶拯撓去其煩惑而已是以受命之
君創制改物中興之主匡時補失昔盤庚遷都以易
殷民之弊周穆改刑而正天下之失俗人守古不達
權變苟執所聞忽略所見焉可與論國家之事哉故
言事者頗合聖聽於今須有可採輒見掎奪何者其
頑士則闇於時權其達者則寡於勝貧斯賈誼所以
見悲於上世也雖使稷契猶不能行其志而況下斯
者乎春秋之義量力而舉度德而行今已不能用三
代之法故宜以霸道而理之重賞罰明法術自非上
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其理然也為國之法有似理
身平則致養疾則攻治故德教者治世之粱肉刑法

者救亂之藥石也今以德除殘是猶粱肉治疾也欲
望療除其可得乎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御安轡馬
而忌其銜四牡橫馳皇路險傾必將鉗勒鞭捶以救
奔敗豈暇鳴鑾從容乎路哉
袁宏曰觀崔寔之言未達王霸之道也嘗試言之夫
禮備者德成禮順者情泰德苟成故能儀刑家室化
流天下禮苟順故能影響無遺翼宣風化古之聖人
知人倫本乎德義萬物由乎化風陶鑄因乎所受訓
導在乎對揚崇軌儀於化始必理備而居宗明恭肅
以弘治則理盡而向化斯乃君臣尊卑之基而德和
洽之本也是以大道之行上下順序君唱臣和其至

德風教繫乎一人政化行於四海無犯禮而王迹彰
矣及哲王不存禮樂陵遲風俗自興戶皆為政君位
且猶未固而況萬物乎於斯時也臣子自盡之日將
守先王之故典則元首有降替之憂欲修封域之舊
職則根本無傾拔之慮故忠奮之臣推其義心不忍
其事思屏王室故有自下匡上之功以卑援尊之事
雖失順序之道然敬忠之迹也從齊王體則異乎承
宜之美欲同之不順而終有翼戴之功故聖人因事
作制以通其變而霸名生焉春秋書齊晉之功仲尼
美管仲之勳所以括囊盛衰彌綸名教者也夫失仁
而後義必由於仁失王而後霸而致於霸必出於忠

義誠仁之不足然未失其為忠也推斯以觀則王霸
之義於是見矣初上欲封大將軍梁冀使公卿會議
其禮特進安樂侯胡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祝恬太
中大夫邊韶等稱冀之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封以
附庸司空黃瓊議曰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是
以大啓土宇賜以山川郊祀天地行天子禮此百世
未有唯周公宜之耳蕭何識高祖於泗上霍光輔昭
宜於中興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合食四縣賞賜
皆如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冀恨之因
地動冀免瓊丁亥司空黃瓊以災異策免是月五色
大鳥見巳氏時以為鳳皇本志以政理衰缺梁冀專

權皆羽孽之異也
二年正月丙辰京師地震四月甲寅孝崇皇后崩帝舉哀洛陽西鄉有司奏禮為人後制服有降公卿已下各差贈送之禮儀比恭懷皇后是時大將軍梁冀輔政匽氏無在位者八月黃龍見句陽又見允衙十月乙亥京師地震
永興元年五月丙申大赦天下十一月丁丑減天下人死罪一等民饑流亡數十萬口詔所在賑給太尉袁湯致仕湯字仲河初為陳留太守褒善敘舊以勸風俗嘗曰不值仲尼夷齊西山餓夫柳下東國黜臣致聲名不泯者篇籍浸然也乃使戶曹吏追錄舊聞以為耆舊傳數年薨追贈特進謚曰康侯子成左中郎將逢及隗並為三公太常胡廣為太尉太僕黃瓊為司徒

二年正月甲午大赦天下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三年喪癸卯京師地震詔公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潁川荀淑對策譏切貴幸為梁冀所忌出為朗陵侯相吏民敬愛稱為神君焉淑字季和棄官隱居以壽終是時潁川鍾皓字季明以德行稱官至林慮長初皓為本郡功曹西門亭長陳寔未知名皓獨敬異焉皓初辟公府太守問有誰可代君者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也自是名重海內寔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潁川李膺常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之嫂膺之姑也有子曰覲與膺同年而並有令名覲為人好學慕古有進退之行膺祖太尉脩常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覲屢被辟命未嘗屈就膺謂覲曰孟軻以為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是何太無皂白邪覲嘗以膺言告人曰元禮祖父在位諸並盛又諱公之甥故得然乎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為怨本豈其時保身全家
袁宏曰鍾生之言君子之道古之善人內修諸已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至其通者嘉善而矜不能其狹者

正身而不及於物若其立朝為不得已而後明焉事至而應之非司人之短者也如得其情猶復託以恭恭使過而可得悔失而自新之路長君子道廣而處身之途全矣末世陵遲臧否聿興執銓提衡稱量天下之人揚清激濁繩墨四海之士於是德不周而怨有餘故君子之道亢而無必全之體小人途窮而有害勝之心風俗凋薄大路險巇其在斯矣六月乙丑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九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太尉胡廣免司徒黃瓊為太尉光祿勳尹頌為司徒閏月蜀郡盜賊李伯自稱太初皇帝伏誅
元壽元年正月戊申大赦天下二月司冀民饑人民

相食詔所在賑給各有差時梁氏威勢傾天下而上
無繼嗣災異數見潁陰人劉陶上疏曰蓋人非天地
無以寓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
非帝不寧夫天地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首之與足相
須而行混同一體自然之勢也臣竊觀之今玄象錯
度日月不明地裂川溢妖祥並興胤嗣仍絶民率流
亡昔夏癸由此而廢商辛以斯而喪若不悔竊恐懼
將無及矣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
爵修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
天災不卒有痛於肌膚震蝕不卒有捐於已身故蔑
三光之錯不畏上天之怒怡民饑之憂忽震裂之變
輕無嗣之禍殆國家之命非所以彰美祖業克保天
社者也當今忠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
命在於讒口擅閻樂以成陽授趙高以車府夫危非
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變
周宣用山甫以濟幽厲之荒竊見冀州刺史朱穆烏
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修貞介絶俗穆前在冀州彈
糾豪桀埽滅饕惡肅清萬里不仁者遠雖山甫不畏
強禦誠無以逾也膺前後歷職正身率下及掌戎馬
鎮撫北疆神武揚于朔州強胡懾於漠北文既俎豆
武亦干戈功遂身退家無私積斯則中興之良佐國
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不令久屈閭曹委

於草莽臣恐小人道長遂成其敗犯冒天威言誠非
議知必以身脂鼎鑊爲海內先笑所學之事將復何
恨不學鬼谷之於東脅習蘇儀之於周魏賈王孫於
蜀都交猗頓之貨殖如此亦可以示王室之爵置天
地之位矣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
惑矣書奏上善其言六月匈奴叛中郎將張奐擊降
之太常韓縯爲司空

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常侍行三年喪七月鮮卑寇雲
中十月京師地震

三年春正月癸未大赦天下六月司徒尹頌薨司空
韓縯爲司徒是時有人上書言人所以貧困者貨輕
也欲更鑄錢事下群臣及太學之士時劉陶等在太
學議曰夫請鑄錢之詔下及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
食之人敢懸芻蕘聽罪絳闕蓋以爲當今之憂不
在於此在民有饑勞之怨海內無耳目之變乃箕子
所爲佯愚而對也臣不達殷人佯愚之處欲於不問
而言甲子之事故念生解死久復不敢極諫陳其要
請粗言生民之業夫食者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
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
私之衣野無青草室如懸磬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
鹽之事豈謂錢之鉼薄銖兩輕重哉今議者不達農
殖之本多言鑄錢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

利將盡取者爭競故造鑄錢之端於是乎生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設令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足無厭之求也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感天下之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厄此猶養魚於沸鼎之中棲鳥於烈火之上夫火土湯水魚鳥之所生用之不時必也燋爛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逐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大呼則愁怨之人狼跳虎駭響應雲會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不能救此若不早寤恐將及之上從之

延熹元年夏五月甲戌晦日有蝕之京都蝗六月大赦天下丙戌初置博陵郡詠侍中寇榮榮恂之曾孫辯絜自喜少與人交以此見害於貴寵榮從兄子尚益陽長公主帝又取其從孫女於後宮左右益惡之乃陷榮以罪宗族遂免歸故郡吏持之急榮懼不免奔闕自訟未至刺史張敬追劾榮以擅去邊有詔捕榮榮亡命數年會赦令不得免窮困乃亡命山中上書曰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民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作民父母自生育已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為權門所嫉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勢於是造作飛章被以臣宗欲使墜於萬仞之坑踐於必死之地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有司承旨驅逐臣門臣舉奔走本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詣闕披布肝膽刺史張敬好為諛諂張設機牢令陛下復興雷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三官並驅若赴讐敵威加亡罪罰及朽骨但未掘墳出骸剖棺露胔耳殘酷之吏不顧無辜之害欲使聖朝必加罰於臣宗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見之明距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民援沒溺之命臣不意滞怒不為春夏息淹恚不為順時怠布告遠邇求臣甚

切張羅海隅罝罝萬里逐者窮人迹追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復過也自臣遇罰以來三家赦令無驗之罰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逾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民極死則為怨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有沈淪之憂遠巖墻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天而陛下不悟如臣元惡大憝足備刀鋸陛下當班之市朝坐之王庭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無縁萬乘之前永無見信之期也勇者不逃死智者不毀名豈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故假須臾之期不勝首丘之情欲犯王怒觸帝禁伏於兩觀之下陳寫痛毒

之寃然後發金鏤入沸湯雖死而不恨悲夫久生亦後何聊賴願陛下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天地寬厚之惠謹先死陳情臨章泣血上不省遂滅冦氏

袁宏曰冦榮之心良可哀矣然終至滅亡者豈非命也哉性命之致古人豈肯明之其可略言乎易稱天之所助者信然則順之與信其天人之道乎得失存亡斯亦性命之極也夫向之則吉背之則凶順之至也推誠則通易慮則塞信之極也故順之與信存乎一已者也而吉凶通塞自外而入豈非性命之理致之由已者乎夫以六合之大萬物之衆一體之所棲宅猶秋毫之在馬背也其所資因小許處耳而賢者

順之以通不肖者逆之以塞彼之所乘豈異塗徹哉致之在已故禍福無門之殊應也夫松竹貞秀經寒暑而不衰楡柳虛撓盡一時而零落此草木之性脩短之不同者也廉絜者必有貪濁之對剛毅者必遇強勇之敵此人事之對感時之不同者也咸自取之豈有為之者哉萬物之為莫不皆然動之猶已應之在彼猶影響形聲不可得而差者也故君子之人知動靜為否泰致之在已也繕性治心不敢違理知外物之來由內而至故得失吉凶不敢怨天夫然遇泰而不變其情遭否而不慍其心未嘗非已夫何悲哉

二年三月甲午絶剌史二千石三年喪六月鮮卑寇遼東度遼將軍李膺擊破之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初為蜀郡太守威德並行後轉護烏桓校尉會匈奴攻雲中殺略吏民膺親率步騎臨陣交戰斬首二千級羌寇遠退邊城安靜後以公事免官天子賢劉陶之言而嘉膺之能還度遼將軍先時疎勒龜茲數抄張掖酒泉雲中諸郡吏民苦之自膺在邊皆不復為害匈奴沙車烏孫鮮卑諸國常不賓附者聞膺威名莫不畏服先時略取民男女皆送還塞下遷河南尹司隸校尉膺風格秀整高自標特欲以天下風教是非為已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七月太尉黃瓊免太常胡廣為太尉丙午皇后梁氏崩

乙丑葬懿獻梁皇后於是梁冀專權其同已者榮顯違忤者劾死百僚側目莫不從命省中咳唾之音冀必知之臺閣機事先以聞冀乃得奏御內外恐懼上下鉗口而帝不得有所親任上既不平之矣冀以私憾專殺議郎邴尊上益怒之是時豪貴人見幸冀嫉其寵遣客夜盜其家欲剌貴人母母入宮求哀因言冀之罪八月癸酉上問小黃門唐衡曰左右誰與冀不相得者衡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極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謝而得免徐璜具瑗常私忿梁氏放橫口不敢言於是上呼超悺入室上曰梁將軍兄弟專朝迫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

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皆對誠爲國賊當誅
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上曰審然者常侍
密圖之對曰圖之易耳但恐陛下腹中狐疑上曰姦
臣脅國當伏其罪復何狐疑於是令衡呼璜瑗五人
遂於宅中定議上齧超臂出血以爲盟超等曰陛下
今計已定勿復更言恐爲人所疑丁丑冀心疑超等
使中黃門張惲入省宿以防其變瑗勅吏收惲以自
外來謀圖不軌於是帝幸前殿召公卿勒兵遣使者
收冀大將軍印綬更封比景都鄉侯黃門令瑗將虎
賁士千人與司隸共捕冀宗親洛陽獄無少長皆誅
之冀自殺追廢懿獻后爲貴人初上既與中官成謀

乃召尚書令尹勲使任其事上素惡冀倉卒恐不能
辦勲臨事明斷甚有方略冀既誅上嘉其能坐冀所
連及公卿列侯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冀故
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爲之一空唯光祿勲
王躬廷尉邯鄲義在焉是時從禁中發使者交馳道
路公卿失其度州府市朝閭里鼎沸數日乃定百姓
莫不稱快冀財貨已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先
時立名行高節之士多遭梁冀之害免身苟容而已
莫敢潔去就矣唯周協不屈其志而獨能自免於難
故士以此服之也協字巨勝周舉之子玄虛養道以
典墳自娛初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徵辟不就杜門不

出十餘年及延熹初乃開門延客遊談宴樂是秋梁
冀誅而協亦病卒識者以爲知命初冀之盛也尚書
陳翔上疏言其罪請誅之上不省翔知爲冀所害七
日不食而死戊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以阿附梁冀
減死一等壬午立皇后亳氏實鄧后也后即鄧香之
女香則禹之孫初后母宣起於微賤聞香生后後適
梁紀故后冒姓梁氏紀姊子孫壽冀之妻也進后入
掖庭有寵立爲皇后惡梁姓之同改爲亳氏封宣爲
長安君追尊香爲車騎將軍安陽侯宣子演封南頓
侯位特進后復姓鄧氏徙宣爲昆陽君演子康比陽
侯賞賜巨萬封平梁冀之功也白馬令李雲上書移

副三府曰故大將軍梁冀雖持權日久今得誅之猶
召家臣殖而殺也而猥封謀臣萬戶高祖聞之得無
見非西北列將得無不事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
錯亂小人日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消是帝欲不諦乎
上得雲奏大怒送雲黃門北寺使中常侍管霸與御
史廷尉雜考之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
書願與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廷尉奏雲不遜
欲獲抗直之名衆遠爲邀訢皆大逆不道請論如律
霸入奏上在濯龍池霸跪言曰雲野澤愚夫衆郡中
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上謂霸曰使帝欲不諦是
何等語而當侍欲原之耶顧小黃門吳伉可其奏大

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臣聞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其意歸於憂國但違將順之禮禮識恭諫然亦有狂狷愚忠不顧誅族人禍者古今有之是以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言孝成皇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二主非不忿此二臣以忠不思難皆不罪之今日殺李雲天下猶言陛下誅諫臣所以臣敢觸龍鱗也上不從雲衆死獄中蕃免歸田里

袁宏曰夫欲之則至仁心獨行人君之所易人臣之所難也動而有悔希意恂制人臣之所易人君之所難也古之君臣必觀其所易而閑其所難故上下恬然莫不雍睦逮于末世斯道不存君臣異心上下乖

違各行所易不顧其所難難易之事交而諫爭之議生也夫諫之爲用政之所難者也處諫之情不同故有三科焉推誠心言之於隱貴於誠入不求其功諫之上也率其所見形於言色面折庭爭退無後言諫之中也顧其所短明其不可彰君之失以爲己名諫之下也夫不吝其過與衆攻之明君之所易庸王之所難觸其所難暴而揚之中諫其猶致患而況下諫乎故諫之爲道天下之難事死而爲之忠臣之所易也古之王者辨方正位各有其事在朝者必諫在野者不言所以明職分別親疏也忠愛心至釋來而言者王制所不禁也無因而去處言之地難故君子罕

爲也十月行幸長安祠章陵壬寅中常侍單超爲車騎將軍十二月西戎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天竺國來獻故太尉黃瓊爲太尉光祿大夫祝恬爲司徒詔曰太尉黃瓊清儉不撓數有忠謇加以典謀深與有師傅之義違在三司不阿權貴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其封瓊邟鄉侯瓊固讓不聽是時新誅梁冀天下相望異政故瓊首爲三公多奏州縣諸不法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然副其耳目上委任之會單超等五侯擅權瓊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朝上表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強其政是以王者居高履貴則以德義爲首臨危處難則以忠賢爲助故能長

守萬國保其社稷而陛下即位以來諸梁秉政宦豎充朝富擬王公勢傾海內言之者輒族滅稱之者必榮顯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畏禍而括囊故太尉李固杜喬以直言干政遂見殘滅賢愚傷心故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以忠獲罪是使天下結舌以忠爲諱也徐璜唐衡單超貝瑗等於梁冀之盛苟免相連及其當誅戮以要賞陛下不復澄清善惡俱與忠臣尚書令尹勳等並時顯封使朱紫不別粉墨雜揉所謂消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叩心傷陛下失賞於見誣爵於姦臣夫讒諛相與無高而不升阿黨相抑無深而不淪陛下年在方剛聖慮

未袞顧還既誤之封折后族之勢夫懷寶者須世抱
璞者待時陛下誠能行臣所陳則懷寶抱璞之徒特
將竭力致身以趨聖世臣身輕任重勤不補過敢以
垂死之年陳不諱之言
三年正月丙申大赦天下丙午車騎將軍單超薨閏
月羌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討之五月甲戌詔曰汝
南太守張彪故河南尹鮑吉與朕有潛龍之舊皆封
列侯六月辛酉司徒祝恬薨光祿勳种暠爲司徒九
月泰山盜賊羣起十二月中郎將宗資討之

後漢孝桓帝紀卷第二十一

後漢孝桓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袁宏

四年春正月辛丑南宮嘉德殿火二月壬申武庫火
夏四月甲寅河間孝王遷爲王五月有星孛于大辰
丁卯原陵長壽門火六月羌寇金城安定漢陽武威
殺吏民中郎將皇甫規討羌大破之先是凉州刺史
郭閎漢陽太守趙熹安定太守孫儁皆不任職倚恃
貴戚有司不敢糾規悉條奏其罪羌人聞之翕然乃
喜一時降者二十餘萬口徵拜議郎論功未畢常侍
左悺私求於規規執正不許悺遂以餘寇不絕收規
下獄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守闕訟規終不省規竟
坐論會赦復徵爲尚書頃之復爲中郎將討梁益叛
羌有功封喜城侯固讓不受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
初譏切梁氏謝病歸教授十餘年冀既誅旬月之間
禮辟五至皆不就公車徵乃起爲太山太守規好推
賢達士太傅陳蕃太尉楊秉長樂少府李膺太守張
奐皆規所教授致顯名於世秋八月關內侯以張掖
酒泉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曰臣聞善人者天地之
紀治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誕俊乂
爲陛下出當輔明時左右大業者也處士豫章徐稚
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
著于民聽宜登論道協亮天工終能翼宣威德增光
日月者也詔公車備禮徵皆辭疾不至稚字孺子豫

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衣不服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非禮不言所居服其德化道不拾遺陳蕃嘗爲豫章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爲之起旣謁而退蕃饋之粟受而分諸鄰里擧有道起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諸公所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者負笈徒步千里赴弔斗酒隻雞藉以白茅酹畢便退喪主不得知也初稚少時遊國學中江夏黃瓊敎授於家故稚從之諮訪大義瓊後仕進位至三司稚絶不復交及瓊薨當葬稚乃往赴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時天下名士四方遠近無不會者各言聞豫章徐孺子來何不相見推問喪宰曰頃寧有書生來邪對曰先

時有一書生來衣麤薄而哭之哀不記姓字僉曰必孺子也於是推選能言語者陳留茅季偉候與相見酤酒市肉稚爲飲食季偉請國家之事稚不答更問稼穡之家稚乃答之季偉還爲諸君說之或曰孔子云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稚其失人乎郭林宗曰不如君言也孺子之爲人也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何不知之乎是時宦豎專政漢室侵亂林宗周旋京師誨誘不息稚以書誡之曰大木將顚非一繩所維何爲棲棲不遑寧處林宗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爲師

表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隱居靜處非義不行敬奉耆老訓導後進常與小弟季江俱行爲盜所劫欲殺其弟肱曰弟年稚弱父母所矜又未聘娶願自殺以濟家弟季江復言曰兄年德在前家之英俊何害之不如殺我我頑闇生無益於物沒不損於數乞自受戮以代兄命二人各爭死於路盜戢刃曰二君所謂義士棄物而去肱車中尚有數千錢在席下盜不見也使從者追以與之賊感之亦復不取肱以物已歷盜手因以付亭長委去擧有道方正皆不就袁閎字夏甫太傅安之玄孫自安至閎四世三公貴傾天下閎玄靜履真不慕榮宦身安茅茨妻子御糟糠父

爲彭城太守喪官閎兄弟五人常步行隨柩車號泣晝夜從叔逢隗並爲公輔前後贈遺一無所受二公忿之至於州府辟召州郡禮命皆不就韋著字休明京兆杜陵人隱居講授不修世務李曇字子雲潁川陽翟人少喪父事繼母繼母酷烈曇奉逾謹率妻子執勤苦不以爲怨曇身耕農以奉供養得四時珍玩未嘗不先拜而後進毋鄕里有父母者宗其孝行以爲法度徵聘不應惟以奉親爲歡夏四月戊辰虎賁掖門火五月康陵園火武陽蠻夷反車騎將軍馮緄討之緄上書曰夫勢得容姦伯夷可疑不得容姦盜跖可信樂羊伐中山反而語功文侯示以謗書一篋

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曰臣聞出
郊之事將軍制之所以崇威信合事宜也即緄有嫌
不當荷任即緄無嫌義不見疑樂羊戰國陪臣猶賴
見信之主以全其功況唐虞之朝而有猜嫌之事哉
緄設虛端以自阻衛爲臣不忠帝寢其奏穆又上書
言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已來乃悉用宦者
延平已來寖益貴盛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天朝
政事一更其手權傾天下寵逼人主子弟親戚並荷
職任放濫驕逸莫能禁御無行之徒媚求官爵恃勢
騎寵漁食百姓臣以爲可皆遣罷率由舊章博選天
下清純之士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爲堯舜

之君衆僚皆爲稷禼之臣矣上不從穆後復見口陳
奏上不悅穆伏不起左右叱穆出於是宦者更共稱
詔以詰讓穆憤激發疽而卒公卿以穆立節忠清守
死善道宜蒙旌寵以勸忠勤乃追贈益州刺史穆字
公叔南陽宛人初爲冀州刺史始濟河長吏解印去
者四十餘人中常侍趙忠喪父殮爲璵璠玉匣穆下
郡考正乃至發墓視屍其家稱冤自訴穆坐徵詣廷
尉見輸左校後得原歸家頃之朝臣多爲穆怨由是
徵命議郞尚書十一月武陵蠻夷降
六年春正月戊午司徒种暠薨大鴻臚許栩爲司徒
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父早亡有財三千萬暠皆以

賑鄉里貧者當時豪貴莫不遂識知之年四十四縣
始召爲門下吏時河南尹田歆外生王諶名知人歆
謂之曰河南當舉六孝廉皆得貴人書命不宜相違
欲以五副之自舉一清名堪成就者上以報國下以
託子孫汝助我索之諶荅曰知臣莫若君君爲二千
石當清察郡中詢于賢良諶安得知之歆曰郡中所
送圂凡庸耳欲因汝之明狀人之所不知而有奇者
耳明日諶東出送客駐車太陽郭裏見暠還語歆曰
爲君得孝廉矣問爲山澤荅曰洛陽門下吏也歆笑
曰當得隱滯之吏乃洛陽夫耶荅曰夫異士不居山
谷但其居處異耳德未必有也處人間而有異而人

不知已獨知之乃奇耳若不相信可召而與之言歆
使於府召見於庭中詰問職事長吏所施行爲分別
具對皆有條理乃署主簿功曹舉孝廉由是知名二
月戊戌大赦天下夏四月辛亥康陵東署大火秋七
月甲午平陵園寢火十月上廣城校獵光祿勳陳蕃
上書諫曰臣聞人主有事於苑囿唯西郊順時講武
以殺禽助祭盡孝敬之道也違是則爲逸遊肆樂情
意故皐陶誡舜曰無敢遊逸周公誡成王曰無盤遊
于田虞舜成王猶有此誡況德不及二主者哉當今
兵戎未戢是陛下焦心坐而待旦之時也而不以是
乃揚旌旗之耀騁輿馬之觀非聖賢卹民之意者也

上不納
七年春二月太尉黃瓊薨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清
貞守正進止必以禮居宰相位廉平公正數納讜言
為朝廷所重上亦愍惜焉贈車騎將軍邟鄉侯印綬
諡曰昭侯有孫曰琬三月癸亥殞石于右扶風太常
楊秉為太尉是時中常侍侯覽具瑗驕縱最甚選舉
不實政以賄成秉奏覽等佞諂便僻竊國權柄召樹
姦黨賊害忠良請免官理罪奏尚書詰掾曰夫設官
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左右何所
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
通失禮申屠嘉召而責讓文帝從而請之漢故事三

公鼎司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上不得已乃免覽官
瑗削國事於是奏免刺史郡守已下六十餘人皆民
之蠹也夏四月乙丑封皇后弟鄧康為育陽侯秋九
月武陵蠻夷叛寇掠數郡荊州刺史度尚討之將戰
召尚治中別駕曰今後無轉輸前有強敵吏士捷獲
已多緩之則不肯力戰急之則事情切迫潛有逃竄
今與諸君俱處虎口勝則功成敗則無餘為之奈何
諸從事者莫知所出尚宣言曰今兵實少未可進當
復須諸郡兵至且各休息聽其射獵軍中喜踴大小
皆出尚密呼所親燔其積聚獵者還莫不涕泣尚使
人慰勞曰蠻人多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

亡何足介意其明旦秣馬蓐食徑赴賊屯賊見尚晏
然不圖其吏士憤激遂尅殄之封右尚鄉侯除一子
為郎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也初為上虞長糾擿姦
伏縣中謂之神明擢門下書佐朱儁謂之幹世之才
儁後顯名終如尚言縣有孝女曹娥年十四父盱溺
於江不得尸娥號慕不已遂赴江而死前後長吏莫
有紀者尚至官改葬娥樹碑表墓以彰孝行縣民故
洛陽市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
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曰
還不聽停車待之翼晡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
退其優賢表善皆類此也冬十月行幸章陵祠舊宅

庚有事於陵廟戊辰行幸於雲夢臨水祠湖陽新野
公主張敬侯魯哀公廟是時勃海王悝驕慢僭侈不
奉法度見上無子陰有闚漢之望北軍中候史弼上
疏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之雖隆必示之以威禮
寵之雖貴必示之以法度如是則和親之道興骨肉
之情固昔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二弟
階寵卒用悖慢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竊聞
勃海王悝侍至親之屬藉偏私之愛有僭慢之心頗
不用制度外聚輕薄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
所與群居皆家之棄子朝之斥臣有口無行必有羊
勝伍被之類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寬

仁隆於友于之義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
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議於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
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
少有所許如是則聖主無傷親之譏勃海長有享國
之祚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道矣上以至親
不問其事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歷職忠謇無所傾
撓自尚書爲平原太守詔書下諸郡察黨人時所在
怖懼皆有所舉多至數千人弼獨上言無黨人從事
主者坐問責曰詔書憎嫉黨人懇極至諸郡皆有平
原何獨無弼對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爲九壤物土不
同風俗亦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趣諂

詔書誣陷良善平原之人皆爲黨乎從事大怒奏弼
罪以贖免遷河東太守弼初至鄉勑門下有請一無
所通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求假鹽稅及有所屬門
長不爲通生詐稱自言者以見弼弼怒收付獄即日
考殺之覽後以誣弼謗誹朝政徵詣廷尉論棄市平
原吏民走詣闕訟弼得減死一等刑竟歸田里後數
爲公卿所薦拜彭城相爲政務抑豪強雖有縱放然
豪右斂手小民有罪率多恩貸
八年春正月使中常侍左悺之苦祠老子上始好神
仙之事勃海王悝謀反徙爲定陶王丙申晦日有蝕
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河南劉淑對曰

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夫
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通君臣通則仁義立
仁義立則陰陽和而風雨時矣夫吉凶在人水旱由
政故勢在臣下則地震坤裂下情不通則日月失明
百姓怨恨則水旱暴興主上驕盈則澤不下流由此
觀之君其綱也臣其紀也綱紀整則萬目張君臣正
則萬國理故能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兄愛弟順如此
則陰陽風雨時萬物得所矣癸未廢皇后鄧氏后驕
忌喜與上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由是故以廢憂死
親屬皆免歸本郡三月辛巳大赦天下夏四月丁巳
燬諸淫祀壬戌河水清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字

叔節少傳父業隱居教授三十餘年乃應司空之命
稍遷刺史二千石所歷皆有政迹雖三公之子經歷
州郡常布衣蔬食老而不改在公卿位朝廷每有得
失便盡心正諫退而削草雖子弟不知也秉不飲酒
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明稱嘗曰我有三不
惑財酒色有子曰賜亦顯行儒行六月匈奴寇邊郎
將度尚擊之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丙寅太中大夫
陳蕃爲太尉蕃讓曰不僭不忘率由舊章臣不如太
常胡廣齊七政訓五典臣不如議郎王暢文武兼資
折衝萬里臣不如弛刑司隸李膺上不許蕃又上書
曰臣聞昔齊桓公任管仲將正諸侯先爲政令今寇

賊在外四肢之疾耳臣竊寢不能寐食不能飽憂陛下内政未治忠言日疏前梁冀五侯弄權天啓陛下收而戮之當時天下號爲小清其前監未遠旋起覆車之轍矣往年地動日蝕火災皆陰盛之應願陛下割塞左右豫政之原引納尚書朝省之事簡練高潔斥退佞邪如此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從陛下踐祚已來大臣誰敢舉左右之罪往者申屠嘉召鄧通文帝遣詣嘉府乃從而請之三公之職何所不統但今左右驕忿欲令三公不得舉筆臣昔今擢自閭閻特爲陛下日月所照奈何受恩如臣而當避難苟生不敢正言陛下雖厭臣毒言人主有自勉強奏書上

不悅愈以疾蕃辛巳立皇后竇氏初憲之誅家屬徙爲庶民武字游平少有學行常閑居大澤不交世務諸生自遠方來授業百餘人名聞關西武生五男二女長男紹次機次悟長女妙即后也上以武三輔大族武有盛名后入掖庭逾月立爲皇后武甚不樂與疾至京師拜武爲特進城門校尉封槐里侯紹爲虎賁中郎將武乃稱疾篤固辭爵位勃海盜賊蓋登自稱太上皇帝伏誅十二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和老子

九年春正月沛國盜賊戴異自稱上皇帝伏誅辛酉太常胡廣爲司徒三月辛巳京師夜有火光轉相驚譟夏四月庚午河水清平原人襄楷詣闕上書曰臣聞天不言者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往年五月熒惑入紫微犯帝座其閏月太白犯房心於占天子凶三月洛陽城中夜無故云火光人聲正讙於占皆不出三年天子當之春夏已來皆有繁霜皆用刑酷急不當罪使之然也自陛下即位已來誅寇氏孫氏鄧氏其從坐者非一李雲之死天下知其冤也自漢興已來未有諫主被誅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能以一妻享十子之祚今陛下宮女十人不如文王之一妻者明刑重而無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至信人有賤而必忠臣雖極賤思効

愚誠願賜清閑極盡所言上即詔尚書召問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孝武末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耳後稍見任至孝順帝時遂益昌熾也按天市内宦者四星不在太微中而在市中明宦者但當侍坐得須内今乃處古常伯之位決謀於中傾動内外恐非天意也天子以楷章及對下有司尚書奏自古有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爲大謁者佐絳侯孝文使趙談參乘而子孫昌盛今楷不陳損益而務析言破律違背經義僞託神靈於是論楷司寇戍寅特進竇武爲大將軍武移病洛陽都亭固讓至于數十詔公車勿復通章武惶恐不得已就職在公肅而不

猛其所交友若陳仲舉李元禮等皆爲之論議而討
政事爲妻子惡衣食車馬苟全而已畢身正己率宗
族內外僮僕莫敢犯法者六月庚午祀老子濯龍中
用夜郊而樂飾畢爲孫寇蹇匈奴中郎將張奐擊降
之自是宦者專權在位子弟親屬及苟進之士連結
依附以取榮寵乘勢肆意陵暴天下於是善人君子
懼人倫斷廢發憤忘難初陽翟令張爽黃門張讓弟
也多殺無辜贓餘千金李膺初爲河南尹收爽考殺
之尚書詰膺曰尹視事無幾而多殺伐乎膺對曰昔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夘於兩觀之下今臣列
官已積二旬私懼稽留爲愆反獲速疾之誠膺受之

恕以闕聖聽自知罪死期不旋踵然臣愚計乞留五
月尅殄元惡然後退就湯鑊始生之願也上不省論
輸左校頃之起家爲司隸校尉振綱直繩多所推戮
河東太守單安河內太守徐盛中常侍單超徐璜之
弟也憑寵干紀積貨害政沛國朱寓嘗爲司隸校尉
奏安盛曰此等皆宦豎昆叔刀鋸之餘橫蒙恩私剖
符三河不能思履命力以荅天地敢張豺狼之口吞
噬百姓之命罪深壘重人鬼同疾臣銜命操斤窮其
兇醜輒考核贓罪事皆伏上詔安盛廷尉治罪汝南
人范滂字孟博郡召爲功曹即褰衣就車急痛於時
也進善退惡風教肅然郎中不便者咸共疾之所舉

者謂之朋黨後爲太尉黃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
天下之志受詔冀州百姓聞滂名其有贓汙未發者
皆解印綬去滂舉刺史二千石二十餘人罪惡者皆
權豪之黨也尚書詰滂曰所舉無乃猥多恐有冤疑
其更詳核勿拘於前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
罪豈以汙臣簡札臣以會日促迫故先舉所聞其未
審者方當參實以除凶類臣聞農勤於除草故穀稼
豐茂忠臣務在除姦故令德道長滂覩時方艱難知
其志不行乃投刺而去於是人恥懼懷謀害正矣山
陽人張儉字元節以正直知州舉秀才刺史非其人
謝病不起太守翟超臨郡請爲東部督郵儉辭巾應

之儉舉劾中常侍侯覽前後請奪民田三百餘頃第
舍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殿馳道周旋類於宮
省豫作壽塚石椁雙闕高十餘丈以准陵廟破人家
居發掘塚墓及虜掠良人妻婦女皆應沒入儉比上
書爲覽所遮截卒不得上儉行步至平陵逢覽母乘
軒道從盈衢儉官屬呵不避路儉按劍怒曰何等女
子干督此非賊邪使吏卒收覽母殺之追擒覽家屬
賓客死者百餘人皆僵尸道路伐其園宅井堙木刊
雞犬器物悉無餘類覽素佞行稱冤於上曰母及親
屬無罪橫爲儉所殘害皆大將軍竇武前太尉范滂
所誣上以儉郡吏不先請奏擅殺無辜徵付廷尉詔

收儉儉乃亡命遁竄吏捕之急儉與魯國孔褒有舊
後事發覺儉走至東萊李篤家督郵毛欽操兵至篤
家引欽就席曰明廷何爲枉駕自屈欽曰張儉負罪
入君門是以來耳篤曰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
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欽因起撫篤背曰
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爲仁義奈何獨專美邪篤
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經
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得免其所經歷子然
之徒皆伏誅儉親屬內外並皆滅盡於是佞幸內懷
媚上思報矣初河內張成道術士也知當大赦使女
殺人李膺之爲司隸收成殺之是秋覽等教成弟子

牢順上書曰司隸李膺御史中丞陳蕃汝南范滂潁
川杜密南陽岑晊等相與結爲黨誹謗朝廷迫脅公
卿自相薦舉三桓專魯六卿分晉政在大夫春秋所
譏九月詔收膺等三百餘人其逋逃不獲者縣千金
以購之使者相望於道其所連及死者不可勝數而
黨人之議始於此矣上使中常侍王甫治黨事太尉
陳蕃曰所考者皆憂國恤時當官不撓是何罪而乃
留邪不肯署名上不從遂皆下獄獄吏曰諸人入獄
者當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如滂無罪當
理滂於天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聞之皆不祭膺
等皆三木囊頭伏於階下王甫次在後因越前對問

曰合黨連群必有盟誓其所圖謀皆何等邪悉以情
對滂曰竊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
悟反以爲黨王甫曰卿輩皆相拔舉迭爲脣齒其不
合則見排擯非黨而何滂乃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
多福今之修善乃陷大戮死之日願賜一畚簞埋滂
於首陽山側上不負於皇天下不愧於伯夷叔齊甫
爲之改容即解桎梏去囊頭尚書霍諝以爲黨事無
驗表諫赦之皆歸田里滂發京師道路迎者數千人
滂謂友人殷仲子黃子敬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
遂逃歸鄉里爲陳留人夏馥字子治貧樂道而不求

當世郡內多豪族奢而薄德未嘗過門躬耕澤畔以
經書自娛由是爲豪勢所非而馥志業逾固爲海內
所稱諸府交辟天子玄纁徵皆不就嘗奔喪經洛陽
歷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遊帝
主之庭徑去不復顧卿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黨事
之興馥名在捕中馥乃髡髭髮易姓名匿迹遠竄爲
人傭賃馥弟靜駕車馬載縑餉之於涅陽縣客舍見
馥顏色毀悴不能復識也聞其聲乃覺之起向之拜
馥避之不與言夜至馥所呼靜語曰吾疾惡邪佞不
交通以此獲罪所以不恥飢寒者求全身也奈何載
禍相餉也明旦各遂別去以獲免於是袁閎築室於

庭日於室中東向拜母去前後門戶及母喪亦不制服位如此十五年卒以壽終是時太學生三萬餘人皆推先陳蕃李膺被服其行由是學生同聲競爲高論上議執政下譏卿士范滂岑晊之徒仰其風而扇之於是天下翕然以臧否爲談名行善惡託以謠言曰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公卿以下皆畏莫不側席又爲三君八俊八顧八及之目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陳蕃爲三君之冠王暢李膺爲八俊之首海內諸爲名節志義者皆附其風膺等雖免廢名逾盛希之者唯恐不及涉其流者時雖免黜未及家公府州郡爭禮命之申屠蟠嘗遊太學退而告人曰

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爭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居三年而滂及難

袁宏曰夫人生合天地之道感於事動性之用也故動用萬方參差百品莫不順乎道本乎情性者也是以爲道者清淨無爲少思少欲沖其心而守之雖爵以萬乘養以天下不榮也爲德者言而不華默而有信推誠而行之不愧於鬼神而況於天下乎爲仁者博施兼愛崇善濟物得其志而中心傾之然忘己以爲千載一時也爲義者潔軌迹崇名教遇其節而明之雖殺身糜軀猶未悔也故因其所弘則謂之風節

其所託則謂之流自風而觀則同異之趣可得而見以流而尋則好惡之心於是乎區別是以古先哲王必節順群風而導物爲流之塗而各使自盡其業故能班敘萬物之才以成務經綸王略直道而行者也中古陵遲斯道替矣上之才不能以至公御物率以所好求物下之人不能博通爲善必以合時爲貴故一方通而群方塞矣夫好惡通塞萬物之情也背異傾同世俗之心也中智且猶不免而況常人乎故欲進之士翕然向風相與矯性違真以徇一時之好故所去不必同而不敢暴則風俗遷矣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

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戰國縱橫強弱相陵臣主側席憂在危亡不曠日持久以延名業之士而折節吐誠以招救溺之賓故有開一說而饗執珪起徒步而登卿相而遊說之風盛矣高祖之興草創大倫解褐衣而爲將相舍介胄而居廟堂皆風雲豪傑屈起壯夫非有師友淵深可得而觀徒以氣勇武功彰於天下而任俠之風盛矣逮乎元成明章之間尊師稽古賓禮儒術故人重其學各見是其業徒守一家之說以爭異同之辯而守文之風盛矣自茲以降主失其權閹豎當朝佞邪在位忠義之士發憤忘難以明邪正之道而肆直之風盛

矣夫排憂患釋疑慮論形勢測虛實則遊說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猶尚譎詐明去就間君臣疎骨肉使天下之人專俟利害弊亦大矣輕貨財重信義憂人之急濟人之險則任俠之風有益於時矣然豎私惠要名譽感意氣讎睚眦使天下之人輕犯叙之權弊亦大矣執誠說修規矩責名實殊等分則守文之風有益於時矣然立同異結朋黨信偏學誣道理使天下之人奔走爭競弊亦大矣崇君親黨忠賢絜名行厲風俗則肆直之風有益於時矣然定臧否窮是非觸萬乘陵卿相使天下之人自置於必死之地弊亦大矣古之爲政必置三公以論道德樹六卿以議庶事

百司箴規諷諫閭閻講肄以修明業於是觀行於鄉閭察議於親鄰舉禮於朝廷考績於所涖使言足以宣彼我而不至於辯也義足以通物心而不至於爲佞也學足以通古今而不至於爲文也直足以明正順而不至於爲狂也野不議朝處不談務少不論長賤不辯貴先王之教也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此之謂矣茍失斯道庶人干政權移於下物競所能人輕其死所以亂也至乃夏殷踐形以免死衰閡滅禮以自全豈不哀哉時諸黃門無功而侯者大將軍竇武上表曰陛下即位以來梁孫鄧亳貴戚專勢侵逼公卿略驅吏民惡熱罪深或誅

滅相續以常侍黃門竊弄王命欺罔競行謗讟爭入如忠臣李固杜喬在朝必竭忠奉之節覺其姦萌因造妖言陷之禍門陛下不察加以大戮冤感皇天痛入后土賢愚悲悼小大傷摧固等既殁宦黨受封快兇愚之心張豺狼之口天下咸言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諸言之作正爲於此陛下違漢舊典謂必可行自造制度妄爵非人今朝廷日衰姦臣專政臣恐有胡亥之難在於不久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臣實懷愚不懼誓言使身死名著碎體糞土薦肉狐鼠猶生之年難苛官厚禄不以易之也謹冒死陳得失之要凡七十餘條伏惟陛下深思臣言束髮候誅武

數進忠言辭旨懇惻李膺等被赦由武申救之也

元康元年春正月西羌寇三輔夫餘夷王寇玄菟夏四月中郎將張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治國事上言更立左鹿蠡王都紺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廷攝部落五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六月甲寅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頴川荀爽對策曰臣聞火生於木故其德孝漢之謚帝稱孝者其義取此也故漢制使天下皆講孝經選吏能舉孝廉蓋以孝爲務也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二千石不得終三年喪恐非所以爲孝道而稱火德也須者僞亂數之本枝不榮其咎未必不由

此往者孝文勞謙自約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謂夷惠激俗適身而已不可貫之萬世後爲嗣德者也雖古今損益未能諒陰可存其禮以示天下又公卿二千石皆轉主宣化政之本也而使不赴父毋之喪人義替矣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使不爲民或爲之是以加罰假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向其化也又何誅焉假使大臣皆不行三年之喪何以責之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可如舊禮以美風俗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故夫婦之始王教之端也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書曰釐降二女

于嬀汭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婦道於虞氏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侯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失陽唱之義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今誠改尚主之制稱尊卑之性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是以萬物各得其敘矣書奏爽即棄去之庚子大赦天下秋八月黃龍見巴郡初民就池浴相戲曰此中有黃龍因流行民閒太守上言時史以書帝紀是時政治衰缺所居多言瑞應皆此類也本志曰瑞興非時則爲妖孽爲言雖虛此爲龍孽也冬十月壬戌南宮平城內屋壞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陽殿初河閒孝王生解

瀆亭侯淑淑生萇萇生宏帝崩無嗣大將軍竇武召御史劉儵儵盛稱宏於武武與太后定策禁中太后詔曰大行皇帝德配天地光照上下不獲胤嗣之祚早棄萬國朕憂心摧傷追覽前代法王后無適即擇賢六親考德叙才莫若解瀆亭侯宏年十有二嶷然有周成之質春秋之義爲人後者爲之子其以宏爲行皇帝嗣使光祿大夫劉儵持節之國奉迎

後漢孝桓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二

後漢孝靈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三　袁宏

建寧元年春正月己亥上徵至大將軍竇武持節迎于夏門亭庚子即皇帝位以太尉陳蕃爲太傅以將軍竇武爲司徒胡廣録尚書事詔曰太傅陳蕃輔術先帝出納爲允謇諤之節宜于本朝朕初踐祚親授策命忠篤之性老而彌純其封蕃爲高陽侯固讓不受章十餘上乃許二月辛丑葬孝桓皇帝于宣陵庚午大赦天下賜男子爵孝悌力田帛各有差夏四月甲午追尊祖解瀆亭侯淑爲孝元皇帝考嗣侯萇爲孝仁皇帝妣董姬爲慎園貴人戊辰以長樂衛尉王暢爲司空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六月癸巳録定策

功封竇武曹節等十一人爲列侯八月司空王暢以災異策罷宗正劉寵爲司空暢字叔茂太尉龔之子也初暢爲南陽太守設禁令明賞罰太守下車之後而故犯法者發屋伐樹塞井移竈豪强戰慄晏開早閉功曹張敞諫曰蓋聞諸經典殷湯開三面之網而四方歸仁武王除炮烙之刑而天下咸服高祖創業約法三章孝文寬刑號稱太宗若夫卓茂文翁之徒皆去嚴刻務崇温和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民物和於下愚謂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治民在德不在於刑暢於是崇寬愼刑旌賢表德暢以郡俗奢富欲約己以矯之

乃衣大布坐羊皮車廐馬羸瘦而不改之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蓋聞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守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清不暴鱗濁不汙泥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暢荅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者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高風且以矯俗也太后新攝政政之巨細多委陳蕃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用天下名士參政事於是天下英俊知其風指莫不人人延頸相望太平其後中常侍曹節與上乳母趙嬈求諂於

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每諫不許會有日蝕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爲石顯所殺李杜禍及妻子有一石顯望之尚爲之死況數十人邪趙夫人旦夕亂政其患最甚蕃以餘年請爲將軍除之因災之變以除佞臣誰曰不可武亦謀之深納蕃言乃言之於太后曰故事內官但典門戸給事左右而已今乃參政事貴顯朝廷父子兄弟並在列位天下匈匈多以爲患今可悉除之太后曰此皆天所生漢元以來世世用事國之舊典何可廢也但誅其惡耳武性詳重疑而未決是時太白犯上將星又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文與蕃書曰星辰錯亂不利大

臣前所謀者事宜速斷之蕃武得書將發於是以朱
寓爲司隸校尉劉祐爲河南尹武奏收中常侍曹節
長樂食監王甫等使侍中劉瑜内其奏謀頗泄漏節
等乃竊發瑜奏且知其事節曰前先帝宮人嫁武父
子載取之各且十餘人此大罪也身自不正何以正
人中黄門朱寓曰其中放縱者罪當誅耳我曹何罪
乃與等輩十餘人結誅武等是夜矯詔以王甫爲黄
門令持節誅尚書令尹勳因共脅太后取璽綬九月
辛亥節請帝御前殿召公卿百官易拜司隸校尉河
南尹遣中謁者分守南北宮節稱詔收大將軍竇武
武不受詔與子紹將北宮二千人屯洛陽都亭太傅

陳蕃聞起兵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到承明門使者
不内曰公未被詔召何得勒兵入宮蕃曰趙鞅專兵
向宮以逐君側之惡春秋義之有使者出開門蕃到
尚書門正色曰大將軍竇武忠以衛國黄門常侍無
道欲誣忠良邪黄門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
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
掖庭宮人旬日之閒貲財巨萬大臣若此是爲道邪
公爲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劒士收蕃蕃拒逆
厲辭氣不撓遂送蕃北寺獄節又稱詔以少府周靖
行車騎軍與匈奴中郎將張奐王甫持節共以討武
等與武陳兵於闕下甫令其軍曰黄門常侍反逆無

道何盡隨之反乎先降有重賞中官執勢久士皆畏
之於是免武兵數十人者各爲部歸於甫軍自旦至
食時兵降且盡武自殺紹等走追等皆斬紹弟機親
族賓客悉誅之蕃亦被害妻子徙日南皇太后遷于
雲臺於是自公卿以下嘗爲蕃武所舉皆免官禁錮
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初袁閎爲郡功曹舉蕃以自
代曰陳蕃有臣弼之才不可久屈宜以禮致之於是
爲郡功曹舉賢良方正皆不就桓帝初招延俊乂徵
拜爲議郎起署爲尚書稍遷九卿初爲豫章太守獨
設一榻以候徐孺子餘人不得而接其高簡亮正皆
此類也丙辰司徒胡廣爲太傅録尚書事司空劉寵

爲司徒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初爲會稽太守正身
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數老父
年各八十餘居若邪山下去郡十里聞寵當遷相率
共往送寵人齎百錢寵見老父曰何乃自苦來邪對
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他時吏發不去民閒或
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吏稀至民閒
狗不夜吠老值聖化今聞當見棄故自力來送寵曰
吾何能及公耶甚勤苦父老爲選一大錢受之故會
稽號爲取一錢其清如此薄衣服弊車馬其與人交
恂恂然在朝廷正色不可干以私閉門靜居不接賓
客教誨子孫而已故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封曹節十

八人爲列侯討陳寔之功也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鮮卑犯幽州殺略吏民自此已後無歲不犯塞陳寔之誅海內冤之曹節善招禮名賢以衛其罪乃言於帝就拜姜肱爲犍爲太守韋著爲東海相招書迫切肱浮海遁逃卒不屈去著不得已遂解巾臨郡爲政任威刑妻子放恣爲受罰家所告論輸左校刑竟歸鄉里爲姦人所殺

二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迎愼園董貴人幸南宮嘉德殿二月巳巳尊董貴人爲孝文皇后后置永官如傾貴人之禮貴人河間人配解瀆侯萇生帝后兄子重爲五官中郎將夏四月壬辰青蛇見御座殿軒

癸巳大風折木詔群臣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議郎謝弼上疏曰蓋聞虺者女子之祥也皇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所致于皇太后定策帷幄援立陛下雖父兄不軌非皇太后之罪陛下當以其誅滅之故特加慰釋之念而反隔絕靡有朝問之禮大虧孝道不可以示四方昔周襄王不能事母夷狄交侵天命去之漢陵遲不復興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孝桓皇帝爲父豈得不以皇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斥候兵革鋒起非孝無以濟之願陛下上以堯舜爲法下以襄王爲戒無令皇后憂愁於北宮一旦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乎又匈奴中郎將張奐上書曰臣聞風爲號令動物通氣木者火之本相須乃明蛇者屈伸隱顯似龍順至爲休徵逆來爲災殃故大將軍竇武忠肅恭儉有援立之功太傅陳蕃敦方抗直夙夜匪懈一旦被誅天下驚怛海內嘿嘿莫不寒心昔周公既薨成王葬不具禮天乃大風偃木折樹成王發書感悟備禮改葬天乃立反風其木樹盡起今宜改葬蕃武選其家屬諸被禁錮一宜蠲除則災變可消昇平可致也太子雖知奐言是然迫於節等不得從之中官惡謝弼出爲陵府丞郡縣承旨以他罪死獄中張奐字然明燉煌酒泉人少與安定皇甫規俱顯當世而奐又

與規善初奐爲梁冀所辟冀被誅奐廢錮衆人莫敢爲言唯規數薦奐由是爲武威太守渡遼將軍幽并清淨吏民歌之徵拜大司農賜錢二十萬除家一人爲郎奐讓不受願徙戶華陰舊制邊民不得內徙唯奐因功得聽故奐始爲弘農人建寧初奐新至未除會陳竇之事中常侍曹節等承制使奐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下獄死義士以此非奐然素立清節當可否之間雖禦不敢奪也後以黨事免官禁錮河東太守董卓慕其名使兄遺奐縑百匹奐不受知卓有姦兇之心遂與絕至於朋友之饋雖車馬不辭也時被黨錮者多不守靜或徙或死唯奐杜門不出養徒

者書矣六月司徒劉寵爲太尉九月江夏丹陽蠻夷反李膺等以赦獲免而黨人之名書在王府詔書每下輒伸黨人之禁陳竇當朝後親而用之皆勤王政而盡心力拔忠賢而疾邪佞陳竇已誅中官逾專威勢既息陳竇之黨又懼善人謀己乃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請下州郡考治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而誅之邪對曰皆相舉群輩欲爲不軌上曰黨人而爲不軌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故司空王暢太常趙典大司空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尚書荀緄朱寓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將丁栩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滂皆下獄誅皆民望也其餘死者百餘人天下聞之莫不垂泣

袁宏曰夫稱至治者非貴其無亂貴萬物得所而不失其情也言善教者非貴其無害也貴性理不傷性命咸遂也故治之興所以道通群心在乎萬物之生也古之聖人知其如此故作爲名教平章天下天下既寧萬物之生全也保生遂性久而安之故名教之益萬物之情大也當其治隆則資教以全生及其不足則立身以重教然則教也者存亡之所由也夫道衰則教虧幸免同乎苟生教重則道存滅身不爲徒死所以固名教也汙隆者世時之盛衰也所以亂而治理不盡世弊而教道不絶者任教之人存也夫稱誠而動以理爲心此情存乎名教者也内不忘己以爲身此利名教者也情於名教者少故道深於千載利名教者衆故道顯於當年蓋濃薄之誠異而遠近之義殊也統體而觀斯利名教之所取也鄉人謂李膺曰可逃之乎膺歎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七十禍自己招復何避乎詔書至汝南督郵吳導悲泣不忍出縣中不知所爲范滂聞之曰督郵何泣哉此必爲吾也徑詣縣獄縣令郭揖見滂曰天下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何敢彰罪於君使禍及

老母滂與母訣曰滂承順教訓不能保全其身得下奉亡君於九泉亦其願也母曰爾得李杜齊名吾復何恨三君八儁之死郭泰私爲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泰字林完太原介休人少孤養母年二十爲縣小吏喟然歎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乃言於母欲就師問母對之曰無資奈何林宗曰無用資爲遂辭母而行至成皋屈伯彥精廬幷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三年之後藝兼游夏同邑宋仲字雋有高才諷書日萬言與相友善閒居逍遥泰謂仲曰蓋昔之君子會友輔仁夫周而不比群而不黨皆始

於將順終于匡救濟俗變敎隆化之道也於是仰慕
仲尼俯則孟軻周流華夏採稽幽滯泰始中至京師
陳留人符融見而嘆曰高雅奇偉達見淸理行不苟
合言不夸訾此異士也言之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
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聰識通朗高
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之陳留人韓卓
有知人之鑒融見原以已言告之卓曰此太原士也
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内士也吾將見之於
是緊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沖和言合規矩高才妙
識罕見其倫陳留蒲亭亭長仇香年已長矣泰見香
在而言之明日起朝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陳留

茅容年四十矣親耕隴畝避雨樹下衆人悉踑踞容
獨隆膝危坐泰奇其異請問舍所在因寄宿容明旦
殺雞作食泰謂之爲已也容分半食母餘半度置自
與泰素飡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泰猶減三牲之具以
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學問卒
成盛德嘗止陳國文孝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
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來近我乎昭曰蓋聞經
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
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
泰一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
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無變

容顏色殊悅泰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
耳遂友而善之鉅鹿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未有知
名叔達曾至市買甑荷擔墮地徑去不顧時適遇林
宗林宗異而問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顧叔達曰甑既
已破視之無益林宗以爲有分决與之言知其德性
謂必爲善士勸使讀書游學十年知名當世其宗人
犯法恐至大辟父老令至縣請之叔達曰犯法當死
不應死自活此明理也何請之有父老董敦之曰儻
其死者此大事也柰何以宜適而不受邪叔達不得
已乃行見楊氏令不言而退令曰孟徵君高雅絶世
雖其不言吾爲原之矣初汝南袁閎盛名蓋世泰見

之不宿而退汝南黃憲邦邑有聲天下未重泰見之
數日乃去薛恭祖曰聞足下見袁奉高車不停軌鸞
不輟軛從黃叔度乃彌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淸易挹叔度汪汪如萬頃之
波澄之而不淸撓之而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雖
住稽留不亦可乎由是憲名重於海内初泰嘗止陳
留學官學生左原犯事斥逐泰具酒食勞原於路側
謂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大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
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且蘧伯玉顏子淵猶有過
誰能無乎愼勿恨之責躬而已或曰何爲禮慰小人
泰曰諸君黜人不訖以黎蒸無有掩惡含垢之義人

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吾懼其致害故訓之後原結客謀構己者至期曰林宗在此負其前言於是去後事發露衆人咸自以蒙更生之賜於泰泰謂濟陰黄元艾曰卿高才絕人足爲偉器然年過四十名聲著矣於此際當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元艾笑曰但恐才力不然至此年矣若如所勑敢自克保庶不有累也林宗曰吾言方驗卿其慎之元艾聲聞遂隆後見司徒袁隗隗歎其英異曰若索女壻如此善矣有人以隗言告元艾又自生意謂之曰袁公有女得無欲嫁與卿乎元艾婦夏侯氏有三便遣歸家將黜之更索隗女也夏侯氏父母曰婦人見去當分釵斷帶請

還之遂還元艾爲主人請親屬及賓客二十餘人夏侯氏便於座中攘臂大呼數元艾隱慝穢惡十五事曰吾早欲棄卿去而情所未忍耳今反黜我遂越席而去元艾諸事悉發露由此之故廢棄當世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後遭母憂喪過于哀徐孺子祈擔來弔以生芻一束頓廬前既唁而退或問此誰也林宗曰南州高士徐孺子者其人諸生吾不堪其喻也鉅鹿孫威直來弔既而介休賈子序亦來弔林宗受之威直不辭而去門人告之林宗遣人追之曰何去之疾也威直曰君天下名士門無雜賓而受惡人之唁誠失其所望是以去耳林宗曰宜先相問何以便去

邪鄉里賈子序者實有匈險之行爲國人所棄聞我遭喪而洗心來弔此亦未被大道之訓而有修善之志也吾故受之若其遂變化者棄損物更爲貴用如其不然不保其往也且仲尼不逆互鄉奈何使我拒子序也子序聞之更自革修終成善人其善誘皆此類也其所提拔在無聞之中若陳元龍何伯求終成秀異者六十餘人其所臨官若陳仲弓夏子治者十餘人皆名德也石雲考從容謂宋子俊曰吾與子不及郭生譬諸由賜不敢望回也今卿言稱宋郭此河西之人疑卜商於夫子者也若遇曾參之詰何辭以對乎子俊曰魯人謂仲尼東家丘蕩蕩體大民不能

名子所明也陳子禽以子貢賢於仲尼淺見之言故然有定邪吾嘗與杜周甫論林宗之德也清高明雅英達瑰瑋學問淵深妙有俊才然其愷悌玄澹格量高俊含弘博恕忠粹篤誠非今之人三代士也漢元以來未見其匹也周甫深以爲然此乃宋仲之師表也子何言哉於是勸林宗仕泰曰不然也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直勿用之象潛居利貞之秋也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吾將巖棲歸神咀嚼元氣以修伯陽彭祖之術爲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者遂辭王公之命闔門教授泰身長八尺儀貌魁岸善談論聲音如鍾宵行幽闇

必正其衣服家有書五千卷率多圖緯星曆之事與其等類行晨則在前暮則在後所歷亭傳不處正堂恒止逆旅之下先加糞除而後處焉及宿止冬讓溫厚夏讓清涼如鄉里或有爾者父毋彭曰欲作郭林宗邪仇季字香智陳留考城人行至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召為縣吏以科選為蒲亭長勸耕桑合嫁娶喪事畢令子弟群居同學孜不辦者躬自助之其孤寡貧窮令宗人相贍之其剽輕無業者宗人亦處業之不從科者罰之以穀代公賦多少有次行之朞月里無盜竊香初到亭民有陳元者獨與毋居供養有違毋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吁是何謂乎近日過

舍廬落整頓耕芸以時此非惡人但教化未至且婦人守寡養孤上欲激貞名於當世中欲不負於黃泉下欲育遺嗣而繼宗也此三節者婦人之妙行也毋既若斯華髮矣柰何以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毋養人孤遺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當何以見亡者毋涕泣而起香留為具食饗曰歸勿復言吾方為教之既而之田里於冢中厲言曰此里當有孝子陳元今何在衆指曰是也香起揖之孝行慰勉之謂衆曰此孝義里當見異以陳元故後諸鄉數日賫酒禮到元家上堂與相對視其食飲之具有異於他日遂復陳孝行以誘其心如是者數焉元卒為孝子

鄉邑所稱縣表其閭丞掾致禮是時河內令王奐政尚嚴猛聞香以德化民署香主簿請與相見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鷹鸇之志邪香曰以鷹鸇不若鸞鳳故不為也奐謝遣曰枳棘之林非鸞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州郡並請皆辭以疾寢居必正衣服妻子有過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加喜慍聲色妻子事之若事嚴君焉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父為牛醫憲識度淵深時人莫得而測年十四潁川荀季和見而嘆曰足下吾之師也汝南周子居常曰吾旬月之間不見黃叔度則鄙吝之心生矣時汝南戴叔鸞者高邁之士

也當時意氣人所推服然每見憲未嘗不悵然自失毋問之曰汝何為不樂復從牛醫兒所來邪叔鸞跪曰良每自以才能不減叔度至於面料其人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可為良之師也舉孝廉無就之意其儕輩皆瞻望於憲以為準的於是俱到京師稱病而歸也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為縣吏常給廝役時縣吏鄧邵每出候賓見寔執書立誦邵嘉之即解録遣使詣太學寔推純誠不厲名行然羅居老少皆親而敬之鄉閭訟者輒求正於寔寔以理喻曲直退無怨者皆曰寧為刑罰所及不為陳君所非寔嘗為郡功曹中常侍侯覽屬非其人太守高倫出教教之寔固

請不可太守曰侯常侍不可違君勿言寔乃封教入
見必不得已寔請自舉之不足以陳明德退而署文
學掾於是鄉里咸以寔爲失舉寔晏然自若倫去郡
故人送於傳舍乃具言其狀善稱君惡稱己陳君之
謂也由是衆談咸服焉辟黄瓊府除聞喜太丘長其
政不嚴而治百姓愛敬之長子紀字元方小子湛字
季方皆以儒業德禮稱紀子羣名重魏晉文帝嘗問
羣卿何如父祖羣對曰臣祖寔不言而治臣父紀言
而行之至於臣羣有其言而必行是歲爵號乳母趙
娆爲平氏君
三年春河内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冬濟南盜賊羣

起冬十月大鴻臚橋玄爲司空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大赦天下二月癸卯地
震河水清三月辛酉朔日有蝕之太尉劉寵司空橋
玄以災異策罷夏四月河東地裂十二處各長十餘
里秋七月癸丑立皇后宋氏宋隱之從孫也以選掖
庭立爲皇后父豐爲執金吾封不期侯冬十月戊午
上率羣臣朝皇太后于雲臺初太后有援立之功竇
氏雖誅上心知之故率羣臣俱朝焉黄門令董萌因
上意數爲太后怨上深納之供給致養每過於别於
是曹節王甫共疾萌以親附竇后謗訕永樂萌下獄
死

五年春正月車駕上原陵諸侯王公主及外戚家婦
女郡國計吏匈奴單于西域三十六國侍子皆會焉
如會殿之儀禮樂闋百官受賜爵計吏以次轉殿前
上先帝御座具言俗善惡民所疾苦司徒掾蔡邕慨
然歎曰聞古不墓祭而上陵之禮如此其備也察其
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易奪也或曰本意
云何對曰西京之時其禮不可得而聞也光武世始
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見此
禮乃率公卿百僚就陵而朝焉蓋事亡如事存之意
也與先帝有瓜葛之親男女畢會郡計吏各向神坐
而言庶幾先帝魂神聞聽之也今者日月久遠非其
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煩而不省者先帝孝思之
心者也

熹平元年春三月壬戌太傅胡廣薨贈安鄉侯印綬
謚曰文侯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初爲郡吏在散輩
中太守法雄有子曰真善知人言於父雄曰南郡掾
吏其民畧可知今當舉孝廉爲國選士不可不擇寧
有其人乎雄曰未有所擬也真求與掾相見獨奇廣
廣時年二十六雄舉廣爲孝廉至京師廣爲天下第
一旬月拜尚書郎稍遷九卿公輔屢登三事元老在
位國家多難廢立邪正之間以厚重自居不能有所
明然年逾八十繼母在堂朝夕定省子道不虧傍無

几杖言不稱老居喪盡禮及廣薨故吏自公卿大夫
數百人皆縗絰殯泣自漢興以來未嘗有也廣所臨
治無批政世爲之諺曰天下中庸有胡公此時公輔
者或樹私恩爲子孫計其後累世致公卿而廣子孫
無過二千石者夏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座詔問群臣
靡有所諱光祿卿楊賜上書曰臣聞休徵則五福應
咎徵則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必應行而至
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未形顏色則五星推移陰
陽乖動以此觀之知天之與人相去不遠蛇者於洪
範麟蟲之象思心不建之所致也不建之効時則有
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春秋書鄭昭公

時兩蛇鬭於南門之外其後昭公殆以女敗昔周王
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
雎之人見機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
苴通殷湯以此自誡卽濟於旱亢之災唯陛下思乾
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
后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
景其事甚明上深納之五月巳未大赦天下常侍長
樂太僕侯覽專權驕恣詔收印綬覽自殺阿黨者皆
免六月癸巳皇太后竇氏崩載衣車城南市舍將殯
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上曰太后親立朕身統承大
業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胡可用貴人禮於是發

喪成服將葬節等以竇氏之誅不用太后禮以馮貴
人祔桓帝公卿莫敢諫河南尹李咸執藥上書曰臣
聞禹湯聞惡見用無過桀紂聞善以亡其國中常侍
曹節張讓王甫等因寵乘勢賊害忠良讒譖故大將
軍竇武太傅陳蕃虛遭無形之譖被以滔天之罪陛
下不復省覽猥發雷霆之怒海內賢愚莫不痛心武
以殁矣無可奈何皇太后親與孝桓皇帝共奉宗廟
母養蒸庶繫于天心仁風豐霈四海所宗禮爲人後
者爲人之子陛下仰繼元帝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存
既未嘗顧復之報殁又不聞諒闇之哀太后未崩武
先坐誅存亡各異事不相逮而志武不巳欲毁太后

非崇有虞之孝昭蒸蒸之仁八方聞之莫不泣血昔
秦始皇后不謹關幸郎吏始皇暴怒幽閉母后感茅
焦之言立駕迎母置酒作樂供養如初夫以秦后之
惡始皇之悖尚納茅焦之語不失母子之恩豈況太
后不以罪沒陛下之過有重始皇臣謹冒昧陳誠左
手齎章右手執藥詣闕自聞唯陛下揆茅焦之諫弘
始皇之循復母子之恩崇皇太后園陵之禮上釋皇
乾震動之怒下解黎庶酸楚之情也如遂不省臣當
飲鴆自裁下覲先帝具陳得失終不爲刀鋸所裁章
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者
時衆官數百人各相顧望無敢下議廷尉陳球曰皇

太后以舊姓盛德選入椒房宜配桓帝是無所疑忠笑曰廷尉宜便下筆球遂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天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而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非太后意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冢墓爲賊所掘骸骨發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不宜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曰陳廷尉此議甚健欲以輿球球曰陳竇既冤皇太后無辜被幽臣常痛之今日言之退而受罪乃臣宿昔之願也諸公卿皆從球議奏御節甫復言曰竇氏罪深無以爲比上曰雖犯惡逆後有大德於朕節甫於是不復言七月甲寅葬桓思竇皇后冬十月丁亥勃海王悝自殺初悝有罪貶爲癭陶王悝因黃門王甫求復其國賂以租錢五十萬桓帝不豫詔復悝爲勃海王甫以爲已功趣責於悝悝知帝意也不與甫錢由是甫譔悝大逆不道誣司隸校尉段熲奏治其獄悝遂自殺乃自稱越王攻破郡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夏四月司隸校尉段熲爲太尉秋七月光祿勳楊賜爲司空

三年春二月己巳大赦天下太尉段熲以久疾策免河南尹李咸爲太尉夏四月立河間王子虎爲濟南王奉孝仁皇帝祀冬十二月癸酉日有蝕之司空楊賜以疾策免

後漢孝靈皇帝上紀卷第二十三

後漢孝靈皇帝紀中卷第二十四　袁宏

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之前夏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延陵園災冬十月改平準爲中準使中宮爲之令列爲內署令丞悉用中官初虞大家以選入掖庭生沖帝陳夫人生質帝沖帝早崩政在梁氏故未有謚號議郎畢整上疏曰孝沖皇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育聖明而未有謚號今當以母氏序列于外戚雖在菀歿猶宜爵贈况二母見存而無寵榮者乎即違母以子貴之義又不可示以後世上感其言以虞大家爲貴人陳夫人爲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告憲陵二陵大鴻臚袁隗爲司徒

五年夏四月癸丑大赦天下五月太尉李咸以病罷光祿劉寬爲太尉閏月永昌太守曹鸞下獄誅初鸞上書訟黨人曰夫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謀反大逆尚蒙赦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皆由於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有司奏檻車徵鸞棄市鸞年九十本郡閔其辜於是申黨人之例父兄子弟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冬十月司徒袁隗以病策罷隗字次陽累世三公貴傾當時兄弟逢及隗並喜人事外結英俊內附宦官中常侍袁朗隗之宗人用事於中以逢隗家世宰相推而崇之以爲援故袁氏寵貴當世富侈過度自漢公族未之有也逢兄子紹好士著名賓客輻輳紹折節下之所擇賢愚逢子術亦任俠好士故天下好事之人爭赴其門輜軿柴車常有千兩寵臣中官皆患之十二月丙戌光祿大夫楊賜爲司徒是時拜爵過差游觀無度賜歎曰吾世受國恩又備宰相安得拱默哉復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牧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文王日夜不食以立雍熙之化頃聞拜爵過多每被尚書勅非衆所歸或不知何人昔堯用舜猶尚先試考績以成厥功今之所用無他名德旬月之間累遷高位守道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

同流又聞徵行數出諸苑囿觀鷹犬之勞極般游之樂政事日廢大化陵遲忘乾乾不息忽屢省之欽哉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高蹤殆非所謂光昭之美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求直影却行而求及前人惟陛下絕慢游之戲念官人之重割超越之恩慎貫魚之次以厭遐邇憤怨之望臣受恩偏厚特忝師傅之任不敢自同凡臣括囊解咎謹自手書早囊密上

六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二月武庫東垣自壞夏鮮卑寇邊烏丸校尉夏育上言鮮卑仍犯塞百姓愁苦自春以來三十餘人發請幽州諸郡兵出塞討之

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事論刑因中常侍王甫求
為將甫建議當出軍與育併力詔書遂用晏為鮮卑
中郎將與匈奴中郎將臧旻南單于三道並出時大
臣多以為不便議郎蔡邕議曰周有獫狁之役漢有
瀚海之事征罰四夷所由來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
有可否不可一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
以分別內外異殊俗也其外則分之夷狄其內則任
之良吏後嗣遵業順奉所守苟無蹙國之幾豈與蟲
螘之虜校往來之所傷哉乃欲度塞出攻雖破之不
可彌盡而本朝必為之旰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豪死僥倖

後漢紀卷二十四　三

以逆執事厮養之卒有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
猶為大漢羞之而育欲以齊民易醜虜射乾沒以要
功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其得失不可知也昔朱提
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割而棄之夫恤民救急
雖成郡列縣猶尚棄之況鄣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
乎臣愚以為宜止出攻之計令諸郡修垣屯守衛要
以堅牢不動為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發其策嚴尤
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
規臣曰可矣育下邳淮浦人以忠直稱所歷皆有名
迹八月鮮卑中郎將田晏匈奴中郎將臧旻護烏九
校尉夏育各將步卒萬餘人擊鮮卑三軍敗績士馬

死者萬數冬十月癸丑朔日有蝕之趙相以聞京師
地震十一月太尉劉寬司空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
太常孟郁為太尉太僕陳耽為司空司徒楊賜以辟
黨人免

光和元年春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己未京師地震
初置鴻都門生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能為尺牘詞
賦及工書鳥篆者至數千人或出典州郡入為尚書
侍中封賜侯爵三月癸丑光祿勳袁滂為司徒辛未
大赦夏四月丙辰京師地震侍中寺雌雞一身皆成
雄惟頭冠未變五月壬午無何白衣人入德陽門入
自稱梁伯夏又復曰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

後漢紀卷二十四　四

桓賢收之遂亡失不見蔡邕以為類之不恭則有雞
禍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
上知之是將有事而不遂之象又云成帝時男子王
褒衣絳衣入宮上殿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簒位
今與此成帝相似而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以往
方今將有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其後張角作亂尋被
誅滅是月太尉孟郁司空陳耽以災異罷太常袁隗
為司空六月丁丑溫明殿庭中有黑氣長十餘丈形
貌似龍詔問光祿楊賜議郎蔡邕曰祥異禍福吉凶
所在以賜博學碩儒故密詔問宜極其意靡有所隱
賜仰嘆曰臣每讀張禹傳何嘗不憤恚乎吾以微學

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尚當上疏陳情況今猥見訪
問乎乃手書對曰臣聞經傳所載或得神以興或得
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降鑒其德邪辟昏亂則示其禍
今嘉德殿所見異氣考之經傳應虹蜺妖邪之氣不
正之象也春秋讖曰天投虹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
百之期亦復垂至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疑
妾媵之中有因愛放縱左右嬖人共專國朝欺罔日
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旬月之間並各拔擢縉紳
之徒委伏畎畝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
順無知之私欲殆哉之危莫過于今幸賴皇天垂象
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唯陛下愼經典之誡

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翼天還威衆變可
彌老臣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
之季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邕對曰天于大漢殷勤
不已故屢出祆變譴責欲令人君感悟災眚之發不
于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切至虹
蜺墮雌雞化皆婦人姦政之所致也自踐祚已來中
宮無他逆寵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富侔於
帑藏死則丘墓踰於園陵續爲永樂門吏霍玉依阻
城社大爲姦猾侮戒之罪睨乃發露虹蜺集庭雌雞
變化豈不爲此今者道路所言復云有程夫人者宜

深以趙霍爲戒近者不治無以正遠長水校尉趙玹
屯騎校尉蓋延其貴已足其富已甚當以見私之故
早自引身以解易傳小人在位之咎廷尉郭禧敦厖
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
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剛直不曲宜爲謀主數見
訪問宰臣大臣君之四體不宜復聽納小吏雕琢大
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朝廷既自
約厲左右亦宜從化天道惡滿鬼神好謙但臣愚戇
感激忘身觸冒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
言之禍願寢臣表無使臣筆所及者得佐陛下盡忠
書奏趙玹程黃聞之共譖邕下獄當棄市中常侍呂

強愍邕無罪從上請邕減死罪一等徙朔方遇赦還
本郡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冬十月太尉張顥司空
袁隗久病罷太常陳球爲太尉射身校尉袁逢爲司
空十一月皇后宋氏廢后無寵宮人幸姬衆共譖愬
誣后以呪咀上遂收后璽綬后以憂死父母兄弟皆
被誅諸常侍小黃門憐宋氏無辜乃共葬后及父母
兄弟於皐門亭宋氏舊塋也丙子晦日有蝕之太尉
陳球以災異罷十二月丁巳光祿勳橋玄爲太尉是
歲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上亡太子諸侯相代厥妖馬
生人
二年春二月丁巳司徒袁滂以災異罷大鴻臚劉郃

爲司徒滂字公熙閎之孫也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
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
憎不及焉乙丑太尉橋玄司空袁逢久病罷太中大
夫段熲爲太尉太常張濟爲司空橋玄字公祖梁國
睢陽人初爲梁州刺史值梁州大饑玄開倉以廩之
主者以舊典宜先表聞玄曰民以死矣廩訖乃上奏
詔書以玄有汲黯憂民之心復不得以爲常玄有才
明長於知人初見魏武帝於凡庸之中玄甚異之謂
曰今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定也定天下者其
在君乎夏四月丙戌日有蝕之辛巳太尉段熲有罪
下獄誅初黃門令王甫大長秋曹節專權任勢頗阿

附甫等尚書令楊球撫髀歎曰使球爲司隸此等何
得爾俄而球爲司隸既拜明日詣闕謝恩會甫沐下
舍球因奏曰中常侍冠軍將軍王甫奉職多邪姦以
事上其所彈糾皆由睚眦勃海之誅宋后之廢甫之
罪也太尉段熲以征伐微功位極人臣不能竭忠報
國而諂佞幸宜並誅戮以示海內於是收熲甫下獄
球親考之甫子萌先爲司隸還永樂少府亦併見收
萌謂球曰父子今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假借老
父球罵萌曰若以權勢爲官無忠等者司隸云以先
後之義乎萌曰若臨於坑相濟愛汝獨不見隨吾後
死邪於是球操捶杖之甫萌皆前死杖下球勑都官

從事曰先舉權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
氏兒輩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於是權門股慄京
師肅然球既誅甫後欲收曹節節等不敢出沐會順
帝虞貴人葬百寮會葬還入夏城門曹節見謁於道
旁球大罵曰賊臣曹節節收淚於車中曰我自相食
肉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且使入省勿過里
舍也節入譖球酷暴甚不爲百姓所安上乃徙球
爲衛尉球叩頭自陳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犬鷹之
任前誅常侍王甫太尉段熲皆狐狸小醜未足以宣
示天下今鴟梟翔於囿林豺狼噬於國藪臣誠耻之
願追詔書叩頭殿下上呵曰衛尉拒詔邪至于再三

乃受丁酉大赦天下秋七月匈奴中郎將純修擅收
斬單于呼演更立右賢王羌深爲單于修抵罪冬十
月永樂少府陳球下獄死初球與司徒劉郃書曰公
出自宗室據台鼎之位天下所望今曹節等放縱爲
天下害而久令在左右賢兄侍中常爲節所害可表
從尚書令楊球爲司隸以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
下太平可翹足而待楊球小妻程黃女黃宮中用事
所謂程夫人也節等頗聞知乃重賂黃且迫脅之惶
怖告節等以球謀因與節譏郃於上曰郃等常與陳
竇交通又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永樂少府陳球
交通並通謀議上大怒策郃陳球楊球劉納皆下獄

死楊球字方正漁陽泉州人有勇氣郡吏嘗辱球母
球合年少數十人殺吏滅其家由是知名九江山賊
起切刺史球以太尉掾爲九江太守設方畧即時摧
破誅鋤豪強郡中累足遷甘陵相時天下旱司空張
顥奏郡守長吏嚴酷貪汙者皆罷免之球以嚴酷徵
詔書以九江時功拜議郎遷將作大匠尚書令十一
月太常楊賜爲司徒
三年春正月癸丑大赦天下夏虎見平樂觀下又見
憲陵上詔問司徒楊賜賜對曰虎者金行殺代之精
很戾之獸也今在位率多貪暴貪殘酷虐乎中郎將
張均上言曰虎見憲陵又見平樂觀下隸皆託言也

洪範之論言之不從則毛蟲之孼虎者西方之獸爲
禽剛猛強梁之物也居而穴處不可覩見今於先帝
園陵爲害又言見於城下皆在位者仁恩不著有苛
社殺戮之意乎此乃大兵劇賊之徵不可不防也秋
七月大長秋曹節爲車騎將軍九月辛酉日有蝕之
詔羣臣上封事靡有所諱郎中審忠上書曰臣聞治
國之要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五臣天下治湯
舉伊尹不仁者遠故太傅蕃尚書令尹勳知中官姦
亂考其黨與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乃與
造逆謀迫脅陛下聚會羣臣因共割裂城社以相賞
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皮剝小民

甚於狼虎多畜財貨繕治殿舍車馬服飾擬於大家
羣公卿士杜口吞聲州郡承風順指故蟲蝗爲之生
夷狄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矣故頻年日有蝕
之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令瑀等
並在左右陛下春秋富盛懼惑佞諂以作不軌願陛
下留漏刻之聽以省臣表掃滅醜類以答天怒章寢
有星孛于狼弧初作靈泉罼圭苑司徒楊賜上書曰
臣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爲苑者昔先王
制囿裁足取牲以備三驅薪採芻牧者往焉故詩曰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傳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皆被
其德政而樂何爲如此是六國之際取獸者有罪傷

槐者被誅孟軻謂梁惠王極陳其事先帝之制左開
洪池右作上林不儉不泰禮以合中今猥規郡城之
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郎不
時春秋有譏盤于游田周公作戒且城外之苑以有
五六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必變華舊制以罷民力
楚與章華郢人乖叛秦作阿房黎庶憤怨宜思夏后
卑宮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民勞止之歌上欲
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宣王囿五十里民以爲大
文王百里民以爲小今造二苑與百姓共之不妨於
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閏月司徒楊賜久病罷冬十
月太常陳耽爲司徒十一月立皇后何氏南陽宛人

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有寵自貴人爲皇后父眞早卒與母兄進爲河南尹進弟苗越騎校尉十二月車騎將軍曹節罷

四年春初置騄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而豪右辜攉馬一匹至二百萬夏四月庚午大赦天下司徒陳耽不堪其任罷太常袁隗爲司徒六月追爵諡皇后父何眞爲車騎將軍舞陽宣德侯秋七月五色鳥見于新城衆鳥隨之民謂之鳳皇九月庚寅朔日有蝕之冬十月太尉許郁辟召錯謬罷太常楊賜爲太尉車駕幸廣城是歲於後宮與人爲列肆販賣使相偷盜爭著進賢冠又於西園駕四驢上躬自操轡驅馳周

旋以爲歡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放效至乘輜軿以爲騎從牙相請奪驢價與馬齊本志曰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詩云四牡騤騤載是常服驢乃服重致遠野人之所用非帝王君子之所宜驂服遲鈍之畜而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執政者皆如驢也

五年春正月辛未大赦天下二月大疫三月詔三公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貪汙濁穢爲蠹害者夏旱五月庚申永樂宮署災秋七月星孛于太微

六年春三月辛未大赦天下夏爵號皇后母爲舞陽君秋金城河水溢出二十餘里

中平元年春正月鉅鹿人張角謀反初角弟良弟寶自稱大醫事善道疾病者輒跪拜首過病者頗愈轉相誑耀十餘年間弟子數十萬人周徧天下置三十六坊各有所主期三月五日起兵同時俱發角弟子濟陰人唐客上書告角天子遣使者捕角角等知事已露因晨夜勑諸坊促令起兵二月角等皆舉兵往往屯聚數十百輩大者萬餘人小者六七千人州郡倉卒失據二千石長吏皆棄城遁走京師振動角黨皆著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初司徒楊賜衛尉劉寬司空張濟御史劉陶並陳角反謀宜時捕討以絶亂原上不從及角作亂天子思陶言封爲中陵侯陶

字子奇潁川潁陰人沈勇有大謀不修威儀不拘小節與人交志好不同雖富貴不顧也所行齊趣雖貧賤必尊貴之疾惡太甚以此見憎辟司徒府遷尚書侍中以數直諫爲權臣所惡徙爲京兆尹上素重陶才徵爲諫議大夫諸中官譏陶與張角通情上遂疑之收陶考黃門北寺中官飆考楚毒極至陶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不恒其德反用佞邪之譖臣恨不與伊呂同儔而與三人同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悴之民亦在不久然後悔於冤臣將復何逮不食而死三月戊申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帥師次于都亭自函谷伊闕大谷轘轅盟津皆置都尉備張角

也於是考諸與角連及官省左右死者數千人上內
憂黃巾問掖庭令吕強何以靜冦對曰誅左右姦猾
者中常侍丁肅徐演李延趙裕郭耽朝廷五人號爲
忠清誠可任用赦黨人簡選舉何憂於賊上納其言
壬子大赦黨人皆除之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忠貞
奉公不與伎倖同是時權邪怙寵政以賄成郡國貢
獻皆先饋賂然後得行左右羣臣好上私禮強諫曰
陛下物出天下然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皆出
於民今發十而貢一費多而獻少無爲使姦吏用巧
私門致富也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謟姑息進入
其所奉獻皆御府所有無爲使從諫之臣得自媒黷
也舊選舉委任三府尚書受奏御而已各受試用責
以成功功無可察以事付尚書尚書乃覆案虛實行
其罪罰於是三公每有所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
其器能然猶有職廢官荒職不治今但任尚書或有
詔用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又無考課之勤陛下
虛自勞苦有廢亂之負無所責也書奏上以示中常
侍夏惲趙忠忠惲曰此言是也然強自負清潔常怏
怏有外心及赦黨人中官疾之於是諸常侍人人求
退忠惲共構會強云與黨人謀數讀霍光傳強兄弟
所在亦皆貪穢上聞強讀霍光傳意不悅使中黃門
持兵召強強聞上召怒曰吾死亂兵起矣大丈夫欲

盡忠國史無爲復對獄吏也遂自殺詔公卿百官出
馬弩各有差中郎將盧植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
將朱儁各持節征黃巾護軍司馬傅燮討賊形勢燮
上書諫曰臣聞天下之禍所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
虞舜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
善人無由進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
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
戰無不尅黃巾雖遏其釁由內作耳陛下仁德寬容
多所不忍中官弄權忠臣之憂愈深耳何者夫邪正
之在國猶冰炭不可同器而並存也彼知正人之功
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詞飾說共長虛僞孝子疑
於屢至市虎惑於三人陛下不詳察之臣恐白起復
賜死於杜郵而盡節效命之臣無所陳其忠矣唯陛
下察虞舜四罪之舉使讒佞受放殛之罰萬國知邪
臣之爲誅首忠正時得竭其誠則善人思進姦宄不
討而自滅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子之
事父焉得不盡情以言使臣伏鈇鉞之戮陛下少用
其言國之福也書奏中常侍趙忠見而怨焉夏四月
太尉楊賜以寇賊罷太僕鄧盛爲太尉司空張濟久
病免大司農張溫爲司空初賣官自關內侯以下至
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皇甫嵩朱儁連戰失利遣騎
都尉曹操將兵助嵩等五月乙卯黃巾馬元義等於

京都謀反皆伏誅皇甫嵩朱儁擊黃巾波才於潁川
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詔行車騎將軍封都鄉侯儁西
鄉侯於是傅燮功多應封為趙忠所譖上識燮不罪
之然不得封左中郎將盧植征張角不剋徵詣廷尉
減死罪一等中郎將董卓代植既受命累破黃巾角
等保廣宗植圍壍修梯垂當拔之上遣小黃門左豐
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從豐言於上曰廣
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上怒植減
抵罪六月中郎將張均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
亂萬民樂附之者原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子兄弟婚
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冤百姓百姓之冤無

告訴因起從角學道謀議不軌相聚為賊今急斬十
常侍懸其頭於南郊以謝天下即兵自消可一戰而
克也上以章示十常侍皆免冠頓首乞自致雒陽獄
家財助軍擢子弟為前鋒上曰此則直狂子也十常
侍內有一人不善者耳天子使御史考諸為角道者
御史奏均學黃巾道收均死獄中秋八月皇甫嵩擊
黃巾卜巳於東郡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中郎將董卓
征張角不克徵詣廷尉減死罪一等以皇甫嵩代之
朱儁攻黃巾趙弘於南陽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
奏徵儁司空張溫議曰昔秦用白起燕信樂毅亦曠
歷年載乃能剋敵儁討潁川有效引師南指方略已

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可以少假日月責其功效上
從之詔切責儁儁懼誅乃急擊弘大破斬之封儁上
虞侯賊復以韓忠為帥衆號十萬據宛拒儁儁兵力
不敵然欲急攻乃先結壘起土山以臨之因僞修攻
具耀兵於西南儁身自被甲將精卒乘其東北遂得
入城忠乞降議郎蔡邕司馬張超皆欲聽之儁曰兵
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有賞以
勸來者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寇降之無可勸罰之
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利則進戰鈍則降服
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勒兵攻之連戰不剋儁登土
山望之顧謂邕曰吾知之矣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

忠故乞降降又不受所以死戰也萬人同心猶不可
當況十萬人乎其害多矣不如徹圍解弛勢當自出
出則意散必易破之即解圍入城忠果自出儁因自
擊之大破斬忠乘勝逐北斬首萬餘級即拜儁為車
騎將軍封錢唐侯徵入為光祿大夫冬十月皇甫嵩
攻張角弟良於廣宗大破之斬首數萬級角先病死
破棺戮尸拜嵩為車騎將軍封槐里侯嵩既破黃巾
威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說嵩曰夫難得而易
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
動智者必見機而發今將軍遭難得之時蹈之而不
發將何以權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

姓與能故有高人之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受
鈇鉞於暮春收成功於末秋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攻
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旬月之閒神兵電掃封
戸刻石南面以報威振本朝聲馳海外是以羣雄迴
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身立高
人之功乃北面以事庸主何以圖安也嵩曰夙夜在
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飡
之遇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說忽鼎峙之勢利劒揣
其喉乃嘆息而悔何以見烹於女子也今主勢弱於
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足以震風雨叱咤足以
與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頹崇恩以綏前附振武以

臨後伏徵冀方之士勒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
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盟津誅中官之罪除羣
怨之積如此則無交兵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童
兒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褰裳以用命況厲
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勢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請
呼上帝喻以大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神器於將
興推亡漢於已墜實神機之至會風發之良時夫既
朽不雕衰世難佐將軍雖欲委忠於難佐之朝雕朽
敗之木猶逆坂走丸必不可得也方今權宦羣居同
惡如市上不自由政出左右庸主之下難以久居不
賞之功讒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黄巾
小豎非秦項之敵也新結易散非我功策之能民未
忘主而子欲逆求之是虛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
禍非移祚之時也孰與委忠本朝雖有多讒不過放
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逆節之論吾所不敢也忠知
計不用乃佯狂爲巫十一月嵩又進兵擊張寶於下
曲陽斬之於是黄巾悉破其餘州所誅一郡數千人
十二月金城人邊章韓約反

後漢孝靈皇帝紀中卷第二十四

後漢孝靈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五　袁宏

中和二年春二月丁卯故太尉劉寬薨贈車騎將軍謚曰郡烈侯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少好學博通群書稍遷東海南陽太守遇民如子口無惡言吏民有罪以蒲鞭鞭之示恥辱而已其善政歸之於下有不善輒自尅責庶民愛敬之好與諸生論議行縣使三老學生自隨到亭傳輒復講論教化流行不嚴而治嘗有客遣奴酤酒久而不還及其還也客不堪之罵詈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之曰此人也罵言畜產恐其自殺夫人欲試寬一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一盂寬手未得持放羹衣上婢急收羹寬

言徐徐羹爛汝手其寬裕如此內外稱為長者上深悼之

袁宏曰在溢則激處平則恬水之性也急之則擾緩之則靜民之情也故善治水者引之使平故無衝激之患善治人者雖不為盜終歸刻薄矣以民心為治者下雖不時整終歸敦厚矣老子曰古之為道者不以明民將以愚之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也羌胡寇三輔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巳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嘉德殿和歡殿本志曰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珍寶之所藏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夫戒若曰刑濫賞淫何以舊典為故焚其秘府也收天下田畝十歲以治宮室州縣送材及石貴戚緣賤買入巳官皆先經貴戚然後得中宮室連年不成天下騷擾起為盜賊司徒袁隗久病罷三月廷尉崔烈為司徒邊章韓約寇三輔中郎將董卓副皇甫嵩討之於是關隴擾攘發役不供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郎傅燮進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有司奏燮廷辱大臣有詔問本意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云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奮勵未失臣節也不顧計之當與不當耳季布猶廷斥曰噲可斬前朝是之今涼州天下之衝要國家之蕃衞也堯舜時為貢截之殷周之世列為侯伯高祖平海

內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之右臂今牧御者失理使一州叛逆天下騷動陛下不安寢食烈為宰相不念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左衽之虜得此地為患數世今以勁士堅甲利兵姦雄因之為亂此社稷之深憂也且無涼州則三輔危三輔危則京都薄矣若烈不知憂之是極蔽也知而欲棄是不忠也二者擇而處之烈必有之遂從燮議亦不罪烈由是朝廷益重燮每公卿欽議輒歸燮夏五月太尉鄧盛久病罷太僕張延為太尉六月以討張角功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秋七月車騎將軍皇甫嵩征

邊章韓約無功免八月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討章
約九月特進臨晉侯楊賜受司空冬十月司空楊賜
薨策曰司空臨晉侯賜華嶽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
相輔國以忠昔朕初載受道帷幄遂階成勳以陟大
猷師範之功既昭於內弼亮之勤亦著于外雖受茅
土未荅厥勳哲人既没將誰諮度朕甚悼焉今使左
中郎將郭儀持節追贈特進司空驃騎將軍印綬謚
曰文烈侯賜字子獻篤志於學閑居教授不應州郡
之命辟梁冀府非其好也因謝病去舉高弟稍遷越
騎校尉光祿大夫靈帝初與劉寬張濟侍講于華德
殿初張角等誑耀百姓天下惑之襁負至者數十萬

人賜時居司徒謂劉陶曰聞張角等曩輩熾盛稍益
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驚動醜類遂成反亂今欲
切勑刺史二千石採別流民咸遣護送各歸本郡以
孤弱其黨然後乃誅其渠帥可不勞衆而定何如陶
曰此孫子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賜衆
上書言之會賜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故事得
賜所上奏及講時注籍乃感悟遂下詔曰大司馬楊
賜敦德允元中受恭懿覲以尚書侍講累評張角始
謀禍舋未彰賜陳便宜欲緩誅夷令德既光嘉謀恒
然詩不云乎無德不報無言不讎故褒城君孔霸故
太尉黃瓊侍講先帝並宜受茅土之封賜上言曰臣

前與故太尉劉寬司徒張濟並被侍講俱受三事張
角謀亂又共陳便宜而獨蒙師傅之澤茅土之祚而
寬濟不蒙雲雨之潤乞減賜戶以封寬濟上雖不聽
嘉其至誠乃封寬爲逯鄉侯濟子根爲蔡陽侯賜子
彪忠厚有孝行復纂其家業光祿勳許相爲司空十
一月張溫董卓擊張約破之約走金城是歲於後園
造萬金堂以爲私藏門司農金錢繒帛積之於中又
還河間買田業起第觀上本侯家居貧即位常曰桓
帝不能作家曾無私錢故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
家錢至數千萬由是中官專朝奢僭無度各起第宅
擬則宮室上嘗登永安樂侯臺黃門常侍惡其登高

望見居處樓殿乃使左右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
則百姓虛自是之後遂不敢復登臺榭
三年春二月太尉張延久病罷庚戌大赦天下三月
車騎將軍張溫爲太尉夏五月壬辰晦日有蝕之詔
公卿舉直言
四年春正月己卯大赦天下二月滎陽盜賊起三月
河南尹何苗擊破之以苗爲車騎將軍封濟陽侯夏
伏道人王國反自黃巾之後盜賊羣起殺刺史二千
石者往往而是夏四月太尉張溫以寇賊未平罷司
徒崔烈爲太尉五月司空許相爲司徒光祿勳丁宮
爲司空秋九月大長秋趙忠爲車騎將軍執金吾甄

舉爲太僕因謂忠曰傅南容有古人之節前在軍有功不封天下失望今將軍當其任宜進賢理枉以副衆望忠納其言遣弟延齎書致殷勤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無功而求私賞哉遂不答其書忠愈恨燮然憚其高明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冬十月零陵盜賊冠長沙太守孫堅討破之封堅爲烏程侯十一月太尉崔烈久病罷大司農曹嵩爲太尉是歲漁陽人張純反初發幽州烏桓以討涼州故中山相張純請將之不聽使涿令公孫瓚純怨不得將因說故太山太守張舉曰烏桓數被徵發死亡略

盡今不堪命皆願作亂國家作事如此漢祚衰亡之徵天下反覆率豎子故若英雄起則莫能禦吾今欲率烏桓奉子爲君何如舉曰漢祚終訖故當有待之者吾安可以若是純曰王者綱漏鹿走則智多者得之子勿憂也遂共率烏桓作亂故人喜悅歸純日十餘萬

五年春正月丁酉大赦天下太尉曹嵩罷二月有星孛於紫宮三月少府樊陵爲太尉夏五月涼州刺史耿鄙擊王國敗績初鄙合六郡兵將欲討國漢陽太守傅燮諫之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化孔子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今率不教之民越大隴之危賊聞

大軍將至必萬人同心其鋒難當也萬一內變悔何及也不若息軍養德明賞罰以教民戰賊得寬容必爲我怯羣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離隙之賊其功可立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危敗之禍不爲使君取也鄙不從臨陣前鋒果敗鄙爲別駕所害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時北胡騎數千在城外皆叩頭流涕欲令燮棄郡歸鄉里燮子幹進曰國家昏亂賢人斥逐大人以正不容於朝今天下以叛兵不足以守鄉里羌胡被大人恩者欲令棄郡而歸願大人許之徐歸鄉里率賢士大夫子弟而輔之言未終燮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

暴伯夷之不食周粟而死仲尼以爲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不及伯夷吾何行之乎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事已可知矣先起者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燮按劍叱之曰若非國家剖符之臣邪求利焉逃其難且諸侯死社稷者正也遂麾左右出戰臨陣而死上甚悼惜之策謚曰壯節侯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身長八尺嚴恪有志操威容性剛直履正不爲權貴改節六月丙寅風大起折木太尉樊陵策罷射聲校尉馬日磾爲太尉秋八月置西園三軍及典軍助軍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

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洪為下軍校尉議郎
曹操為典軍校尉初黃巾起上留心戎事碩壯健有
武略故親任之使為元帥典護諸將大將軍已下皆
令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策免司空丁宮為司徒光祿
勳劉弘為司空特進董卓為驃騎將軍己未詔曰頃
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揉學道浸微處士荀爽
陳紀鄭玄韓融李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
為衆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融字元長頴
川人博學不為章句皆究通其義屢徵聘皆不起晚
乃拜河南尹時鴻臚太僕卿年七十餘弟兄同居閨
庭怡怡至于沒齒也楷字公超河南人以至孝稱棲

遲山澤學無不貫徵聘皆不就除平陵令視事三日
復棄官隱居學者隨之所在城市華陰南土遂有公
超市頻煩策命就拜光祿大夫固疾不起乃命河南
弘農致玄纁束帛欲必致之楷終不屈
袁宏曰布衣韋帶白首不仕者有矣結髮纓冠老而
不退者有矣此二途者古今之所同也久而安之故
無中立之地焉語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
士入而不能出往而不反則能執意入而不出失之
遠矣古之為士將以兼政可則進不可則止量分受
官分極則身退矣故於仕與不仕之間有止足焉不
仕則枯槁矣遂仕則負累矣若仕能止者在於可否

之間不同心乎是時大將軍何進多辟海內名士以
為已佐鄭玄稱疾不到州郡迫脅不得已玄幅巾詣
進進設几杖之禮一宿而退其知其所初申屠蟠隱
於梁碭之間免於黨人之禍亦為進所辟逾年不至
進恨之欲脅以威刑使同郡黃忠與蟠書曰大將軍
幕府初開辟海內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不獲異
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
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
然之顧重令爰中郎昭暢殷勤至于再三而先生抗
志彌尚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媿色自
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

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今
頴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羇
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
放聲絕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
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
謬而欲蹈其迹援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
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
同休戚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蟠不答其書亦無懼
色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同縣大女侯玉為父報雠
殺夫之從母兄姑怒執玉送吏時縣令梁配將斷其
獄蟠年十五自精舍詣縣奏記曰伏聞大女侯玉為

父報讎獄鞫以法不勝感悼己情敢陳所聞昔太原
周黨感春秋之義辭師復讎當時論者猶高其節況
玉女弱內無同生之謀外無交游之助直推父子之
情手刃莫大之讎當時聞之人無勇怯莫不張膽增
氣輕身重義攘臂高談稱羨其美今聞玉幽執牢檻
罪名已定皆心低意沮惆悵悲歎蟠以玉之節義歷
代未有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若其在昔尚
當旌閭表墓以顯後嗣況事在清聽不加以義於是
縣令具以狀聞得減死一等蟠學無常師博覽無不
通初在太學濟陰王子居病困臨卒託蟠致喪蟠即
自負其尸遂致濟陰道遇司隷從事嘉蟠志義慰其

負重爲封過所傳蟠不受投地而去舉有司公車徵
諸所聘禮皆不就董卓初徵天下賢儁皆起家登宰
相蟠得徵書時人皆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居無何而
王室大亂蟠年七十餘以壽終十月甲子上觀耀兵
於平樂觀先是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流血兩
宮或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以示四方
進以爲然乃言於上太發兵講武於平樂觀下天子
親擐甲胄臨軍三匝既罷以兵屬大將軍進初漢陽
太守蓋勳著績西州知耿鄙之必敗也自免歸家於
是徵爲武都太守詔大將軍何進上軍校尉蹇碩爲
勳祖道京師榮之未至武都徵爲討虜校尉上問勳

曰天下何以反勳對曰幸臣子弟擾之使然時碩子
弟尤甚天子顧而問碩碩不能對帝又謂勳曰吾以
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以餌戰士何如勳曰臣聞
昔者先王耀德而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陣於近不
足以昭果毅秖足以瀆威武耳帝曰善恨見卿晚羣
臣初無是言也勳與劉虞袁紹等並典禁軍勳謂虞
紹曰吾見上上甚聰明但擁於左右耳勇力誅嬖幸
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邪虞紹
亦有宿謀因共相結未發而司隷校尉張溫舉勳爲
京兆尹帝方倚勳欲親近之而碩等心憚並勸帝從
溫議遂拜京兆尹小黃門高望皇子愛之辯臣也因

碩屬望子於勳欲以爲孝廉勳不肯或謂勳曰皇子
副主也望其保也碩帝之寵臣也三怨成府豈可救
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雖死可悔乎是
時王國衆十餘萬三輔震動勳自請發兵萬人分屯三
輔每有密事帝呼詔問勳勳雖身在外甚見信重乃
著琴詩十二章奏之帝善焉數加賞賜十二月左將
軍皇甫嵩前將軍董卓屯右扶風討王國
六年春正月王國攻陳倉董卓將救之謂皇甫嵩曰
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
復何疑哉嵩曰不然善用兵者全軍爲上破軍次之
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上兵伐謀故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故速戰爲下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在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陳倉雖小城守備固非九地之陷也國兵雖攻我所不拔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不從國國陳倉八十餘日城中堅守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嵩欲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墮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使卓爲殿嵩自與國戰大破斬之由是卓恨嵩陰與嵩有隙徵卓爲少府卓不肯就上書輒行前將軍事既而以卓爲并州牧以兵屬皇甫嵩卓又上書請將兵之官嵩從子酈諫嵩曰本朝失政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卓耳今怨隙已結二人不俱存先人之言兵家所重卓被詔當放兵而諷將士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卓兇虐無親將士不附公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姦凶此桓文之舉也嵩曰專命亦罪也不如顯奏使朝廷裁之

天子以責讓卓不受詔選五千騎將自河津渡上軍校尉蹇碩惡大將軍進兵強欲進在外因而間之乃與常侍通謀說上使進征邊章韓約帝從之賜進戎車百乘虎賁斧鉞進亦知其謀請中軍校尉袁紹東發徐兗兵以稽其行三月巳丑光祿劉虞爲司馬領幽州牧張純虞使公孫瓚擊純大戰破之純客王政斬純首降封虞爲襄賁侯瓚爲都亭侯並鎮北邊夏四月太尉馬日磾罷丙午朔日有蝕之丙辰帝崩于嘉德殿時蹇碩在省中欲誅大將軍何進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司馬潘隱出迎進因而逆之進驅去屯百郡邸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帝位太后臨朝大赦天下封皇弟協爲渤海王初帝數失皇子何太后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故號爲史侯王貴人生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號爲董侯初大臣請立太子辯輕佻無威儀不可以爲宗廟主然何后有寵大將軍進權重故久而不決帝將崩屬協於上軍校尉蹇碩協號幼少在喪哀感百官見者爲之感慟壬戌詔曰朕以眇身君王海內夙夜憂懼靡知所濟夫天地人道其用在三必須輔佐以昭其功後將軍袁隗德量寬重奕世忠恪今以隗爲太傅錄尚書事朕且諒闇委成羣后各率其職稱朕意焉上軍校尉蹇碩以帝輕佻不德二舅好修虛名無股肱之才懼不

能安社稷也欲誅進等立渤海王與常侍趙忠宋典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威權欲與天下黨人共誅内官以碩有兵尚且沈吟觀其旨趣必先誅碩次及諸君今欲除私讐以輔公家是時上新崩大行在前殿左右悲哀念在送終碩雖用有謀業其事未可知也忠典以碩書告大將軍進進誘諸常侍共誅碩或曰碩先帝所置所當倚仗不可誅中常侍郭勝與進同郡素養育進子弟遇之曰進我所成就豈有異乎可卒聽之庚午上軍校尉蹇碩下獄誅兵皆屬進中軍校尉袁紹說進曰黄門常侍秉權日久永樂太后與之通謀禍將至矣將軍宜立大計為天下除患於是

進紹謀共圖中官進厚遇紹及虎賁中郎將術因以招引天下奇士陳紀荀攸何顒等上同腹心初驃騎將軍董重與大將軍何進權勢相害中官協重以為黨助永樂亦欲與政事何后不聽永樂后怒曰汝怙大將軍邪勑驃騎斷大將軍頭如反手耳何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奏故事蕃后不同居京師請永樂宫還太國於是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永樂后怖暴崩衆以為何后殺之紹復說進曰前竇氏之敗但坐語言漏泄以五營兵士故也五營皆畏中官而竇后反用之兵皆叛走自取破滅今將軍既有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之士樂盡死

力事在掌握天贊之時也功著名顯垂之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進言之太后太后曰中官領禁兵自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與士人對共事乎進承太后意但欲誅其放縱者紹以中官近至尊今不廢滅後益大患初進實賤依諸中官得貴幸内常感之而外好大名復欲從紹等計久不能決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車騎將軍苗謂進曰始從南陽來依内官以致富貴國家亦不容易深思之覆水不可收悔常在後進入復言於太后曰大將軍專欲誅左右以擅朝權太后疑焉紹聞之懼復說進曰形勢已露將軍何不早決事久變生復為竇

氏矣於是進以紹為司隷校尉王允為河南尹乃召武猛都尉丁原并州刺史董卓將兵向京師以脅太后尚書盧植以為誅中官不足外徵兵且董卓凶桿而有精兵必不可制進不從原將數千人寇河内燒官府及居人以誅中官為言太后猶未寤六月辛酉葬孝陵皇帝于文陵秋七月徙渤海王協為陳留王董卓到澠池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汨亂海内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以鳴鐘鼓以如洛陽進謂諸黄門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欲至諸君何不各就國於是黄門各就里舍是時進謀頗泄諸黄門皆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

婦也讓叩頭向子婦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
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離宮殿情懷戀戀願一復入直
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且不恨
讓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
月庚寅太白犯心星戊辰大將軍何進白太后將決
其事謀欲盡誅諸常侍選三署郎補其處中常侍張
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常稱疾不臨喪葬今忽入省
此意何爲竇氏意復起邪使侍者聽之具聞進言出
坐省戶下讓謂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也又先
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
財且千萬共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門戶於卿耳今

卿云何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
公卿已下忠清爲誰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
珪讓僞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隷校尉故司空許相
爲河南尹尚書得詔疑焉請大將軍出議之中黃門
以進首與尚書曰何進謀反以伏誅進部曲將吳匡
將兵在外聞進被誅欲將兵入宮門閉虎賁中郎將
袁術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持太
后天子陳留王幸北宮崇德殿苗聞進死陳兵朱雀
闕下進苗素不相友善進死匡恐爲苗所害乃言曰
大將軍欲誅諸常侍車騎不欲今大將軍死車騎在
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大將軍復讎也進

蝎吏兵素有恩皆涕泣曰願致死臣乃唼血爲誓引
兵攻苗殺於闕下兵破斬苗首於是司隷校尉袁紹
斬僞司隷校尉樊陵河南尹許相勒兵捕諸中官無
少長皆誅之死者二千餘人引兵入宮珪等迫急復
將天子陳留王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是時宮中
亂百官無從者惟河南部掾閔貢將十餘人從會尚
書盧植至按劍責珪珪等涕泣謝罪又追兵至珪等
白上曰臣等死天下大亂矣乃自投于河辛未帝還
宮公卿百姓迎於道并州牧董卓適至聞帝在外單
騎迎于北芒上卓與帝言不能對與陳留王言及禍
亂之事卓以王賢有廢立之意是日幸崇德殿大赦

天下得六璽失傳國璽武猛都尉丁原將河內救何
氏拜執金吾何進兄弟既死其部曲無所屬皆歸卓
卓使原部曲司馬呂布盡并其衆京師兵權惟卓爲
盛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募兵亦適至信謂紹
曰卓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初至疲
勞襲之可擒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六月雨
至于九月乃止卓諷有司以久雨免司徒丁宮司空
劉弘卓代爲司徒假節鉞虎賁癸酉卓謂司隷校尉
袁紹曰人主宜立賢明天下豈有常每念靈帝使人
憤毒今當立董侯不知能勝史侯否爲當且爾劉氏
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未有不善害於天下若明公

違禮任意廢嫡立庶四海恐不從明公議也卓叱紹曰竪子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橫刀長揖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既出遂奔冀州卓以廢帝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九月甲戌卓大會羣臣于崇德殿卓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治也今皇帝闇弱不可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公卿已下皆惶恐不敢對盧植按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宮又昌邑王立二十七日罪過千條是以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此前事之比也卓大怒欲誅植議郎彭伯諫曰盧尚書海內大儒天下之望也今先害之恐

天下震怖卓乃止是日卓脅太后與羣臣廢帝爲弘農王讀策太后流涕羣臣莫敢言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善之今大臣量宜爲社稷計誠合天心請稱萬歲太傅袁隗解帝璽綬立陳留王爲皇帝年九歲太后遷于永安宮

袁宏曰丁宮可謂非人矣以爲雖遇伊尹之事猶將涕泣而從之而況陵虐其君而助誅其惡夫仁義者人心之所有也濃薄不同故有至與不至焉當其至者在君親之難若身首之相衛也其不至者猶有兒女之愛焉無情於斯者不得豫夫人倫矣盧植稱病而退從近關出卓遣人殺之不及隱於上谷數年後

疾卒植字子幹涿人也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玄友善所學不守章句皆研精其旨身長八尺二寸剛毅多大節常喟然有濟世之志不苟合取容言論切直不好文辭飲酒至一石而不亂融妃后家絲竹歌舞者不絕於前植侍坐數年目未嘗一眄融以是尤敬異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不應州郡之命建寧中徵爲博士補九江廬江太守爲政務在清淨弘大體而已病去官徵拜議郎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漢紀植將終勑其子斂其單衣葬以土穴其子從之丙子太后何氏崩董卓殺之也乙酉司空董卓爲太尉丙申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豫州牧黃琬爲司

徒冬十一月乙巳葬靈思何皇后白波賊寇河東十月太尉董卓爲相國爵卓母爲池陽君司徒黃琬爲太尉司空楊彪爲司徒光祿勳荀爽爲司空卓雖無道而外以禮賢爲名黃琬荀爽之舉從民望也又任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以尚書韓馥爲冀州侍中劉岱爲兗州陳留孔胄爲豫州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東平張邈爲陳留太守初卓將兵東也京兆尹蓋勳曰貪人敗類京師其必有變乃爲之備及卓廢帝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人猶寒心足下小醜何以堪之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甚憚之時皇甫嵩尚三

萬餘人在扶風勳乃密語嵩欲討卓卓亦深忌勳使
人安喻之因徵勳為議郎

後漢靈帝紀卷第二十五

後漢紀孝獻皇帝卷第二十六　袁宏

初平元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天下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曰夫廢立事大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以紹為渤海太守癸丑卓殺弘農王卓使郎中令王儒進酖於王曰服藥可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肯強之於是王與唐姬及宮人飲藥王自歌曰天道易兮運何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往幽玄唐姬起舞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頹身為帝王兮命夭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悼我煢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坐者皆悲王謂唐姬曰卿故王者妃勢不為吏民妻矣自愛從此與卿辭遂飲藥而死帝聞之降坐盡哀是時冀州刺史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渤海太守袁紹東海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河南太守王匡濟北相鮑信後將軍袁術議郎曹操等並興義兵將以誅卓衆各數萬人推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操行奮武將軍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誅卓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卓以堅為破虜將軍與其和弭堅討卓逾

壯進屯陽人卓大怒遣胡軫呂布擊堅戰于建平堅大破之卓以山東兵盛欲徙都關中召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漢中興東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二世案石苞室讖宜復還都長安百官無敢應者司徒楊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事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諭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常更始赤眉之變焚燒長安殘害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存光武受命更都洛陽此其宜也方今建立聖主光隆漢祚而無故捐宗廟宮殿棄先帝園陵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作色

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黃巾作亂所在賊起長安崤函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木功夫不難杜陵南山下有孝武帝故陶作甎處一朝一夕可辦宮室官府盍何足言百姓小人何足與議若有前却以我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失色太尉黃琬曰此大事楊公語得無可思乎司空荀爽曰相國豈樂遷都邪今山東兵起非可一日禁也而關西尚靜故當遷之以圖秦漢之勢也堅爭不止禍必有所歸吾不爲也卓使有司奏免二公二月丁亥太尉黃琬司徒楊彪策罷初卓用伍瓊周毖之議選天下名士馥等既出皆舉兵圖卓卓以瓊毖賣己心怒之及議西遷

瓊毖固諫卓大怒曰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二君計不敢違天下心諸君到官舉兵相圖卓何相負遂斬瓊毖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因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受罪卓不勝當時之忿既殺瓊毖旋亦悔之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卓以河南尹朱儁爲太僕以爲己副儁不肯受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有司曰召見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至重非臣所堪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其所急臣之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有司不

能屈於是朝之大臣及尚書郎華歆等皆稱焉由是止不副卓卓愈恨之懼必爲卓所陷乃奔荆州光祿勳趙謙爲太僕王允爲司徒守尚書令丁亥天子遷都長安卓留屯洛陽盡焚宮室徙民長安壬辰白虹貫日三月乙巳車駕至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焚盡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就都焉戊午卓殺太傅袁隗及其三子是時袁紹屯河內陳留太守張邈兗州刺史劉岱東郡太守喬瑁山陽太守袁遺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南陽豫州刺史韓馥大會酸棗將盟諸州郡更相推讓莫有肯先當廣陵功曹臧洪升壇操血曰漢室不幸王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

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兖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喬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致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監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横下聞其言者雖卒伍厮養莫不激揚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誅暴亂今衆已合諸君何疑後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尊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刼還天子海内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其引軍西戰

於滎陽操兵大敗是時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鄣始濟河黄巾已入其境青州殷實軍革和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霄出觀其政賞罰譊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臧洪領青州撫和民衆盜賊奔走紹歎其能徙爲東郡太守夏四月以大司馬劉虞爲太傅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王立説孝經六隱事令朝廷行之消却災邪有益聖躬詔曰聞王者當修德爾不聞孔子制孝經有此而却邪者也允固奏請曰立學深厚此聖人秘與行之無損帝乃從之常以良日王允與王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文二竹簟畫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不復行也

袁宏曰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王者崇德殷薦以爲饗天地可謂至矣若夫六隱之事非聖人之道也匹夫且猶不可而況帝王之命乎五月司空荀爽薨爽字慈明朗陵令淑之子也年十二太尉杜喬師焉舉孝廉賢良黨事禁錮隱於海上又南匿漢濱黨事解辟命交至有道博士徵皆不就獻帝初董卓薦爽爲平原相未到官徵爲光禄勳至府三日遷司空當是之時忠正者慷慨而懷道者深嘿爽既解禍於董卓之朝又旬日之間位極人臣君子以此譏之

初爽兄弟八人號曰八龍爽最有儒雅稱兄子或名重於世六月辛未光禄大夫种弗爲司空卓發洛陽諸陵及大臣冢墓壞洛陽城中鍾簴鑄以爲錢皆不成文更鑄五銖錢文章城郭不可把持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百萬遼東太守公孫度自號爲平州牧立漢世祖廟單于羌渠既爲國人所殺其子孫於扶羅應立國人立須卜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訟會靈帝崩王室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寇冀州界百姓皆高壁清野抄掠少有所得欲歸國國人不受遂止河東

二年春正月辛丑大赦天下韓馥袁紹自稱大將軍

遣使推大司馬劉虞爲帝不聽復勸虞承制封拜又不聽然猶與紹連結二月丁丑相國董卓爲太師夏四月卓西入關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寧輯將軍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中郎校尉布在諸縣不可勝紀以禦山東卓將至公卿以下迎之皆謁拜下卓不爲禮卓謂御史中丞皇甫嵩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爾嵩曰昔與公俱爲鴻鵠但今日復變爲鳳皇爾卓乃大笑曰卿早服何得不拜卓既爲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左中郎將蔡邕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太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

尊之稱爲尚父今之功德誠爲巍巍宜須關東悉定車駕西還爲後議之卓乃止於是卓乘金華青蓋車時人號竿摩車言逼上也卓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尉宗族内外並列朝廷呼召三臺尚書以下皆詣卓府啓事然後得行築郿塢城與長安城等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行郿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横門外誘北降者三百餘人於坐中先披其舌或斬其手或鑿其眼未死偃轉杯按之間會者戰慄失匕箸卓飲食自若初卓欲衛尉張溫乃使人誣溫與袁術通謀笞殺之刑罰殘酷愛憎相害冤死者數千人百姓嗷嗷道路歎

息孫堅自陽人入洛陽修復諸陵引軍還魯陽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敢諸將軍慎之堅昔西征其計策略與人同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爾艾曰堅用兵不如李傕郭汜堅前與羌戰於美陽殆死無能爲卓曰堅時將烏合兵且戰有利鈍卿今論關東大勢爾亦終無所至但殺二袁兒則天下自服矣建武初立宗廟於洛陽元帝之於光武父之屬也故光武上繼元帝又立親廟於洛陽祭祀而已不加名號光武崩以中興之主更爲起廟上尊號曰世祖廟以元帝於光武爲禰故雖非宗不毀也後遂爲常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世祖

廟更衣更衣者帝王入廟之便殿也孝章不敢違命以更衣有小別上尊號曰顯宗章帝崩遺詔如先帝故事和帝上尊號曰肅宗後帝遵承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和帝崩上尊號曰穆宗殤帝崩鄧太后以尚嬰孩不列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安帝殺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祖宗之奏以建武以來無毀者遂因陵號恭宗順帝崩上尊號曰孝宗沖質帝皆年少早崩依殤帝故事桓帝崩上尊號曰威宗靈帝崩而天下亂故未議祖宗之事於是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

廟不止於七昭穆不定宗廟迭毀孝元皇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斯議罷絀典禮孝文帝孝武帝孝宣帝皆功德茂盛爲宗不毀初孝昭尊崇孝武廟稱世宗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爲宗至孝宣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慎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者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蒸蒸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已下政事多釁權稱臣下嗣帝殷勤各欲尊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正夏侯之議故遂

衍溢無有防限今聖朝遵復古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武皇帝世在第九故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因循亦不敢毀元帝今於廟九世非宗親盡宜毀比惠昭成哀平帝五年而再殷祭孝安孝桓孝昭孝和孝靈在穆四時常陳孝和以下穆宗恭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從之

袁宏曰光武之繫元帝可謂正矣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然則名教之作何爲者也蓋準天地之性求之自然之理擬議以制其名因循以弘其教辯物成器以通天下之務者也是以高下莫尚于天地故貴賤擬斯以辯物尊卑莫大於父子故君臣象茲以成器天地無窮之道父子不易之體夫以無窮之天地不易之父子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大定而不亂置之六合充塞宇宙自今及古其名不去者也未有違夫天地之性而可以序定人倫矣乎自然之理而可以彰明治體者也未學庸淺不達名教之本牽於事用以惑自然之性見君臣同於父子謂兄弟可以相傳爲體謂友於齊於昭穆違自然之本滅自然之性豈不哀哉夫天地靈長不能無否泰之變父子自然不能無夭絕之異故父子相承至順之至也兄弟相及變異之極也變則求之於正異則本之於順故

雖經百世而高卑之位張崇涉變通而昭穆之序不亂由斯而觀則君臣父子之道焉可忘哉董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則不可假以雄職也乃以勳爲越騎校尉卓又畏其司戎復出爲穎川太守頃之徵還京都公卿見卓皆拜謁勳獨長揖與卓爭論旁人皆失色而勳意氣自若初河南尹朱儁數爲卓陳軍事卓曰我爲將百戰百勝卿勿妄說且汙我刀鋸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明公猶未及武丁也卓謝曰戲之爾勳強直而內懼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勳無以報先帝易受賻贈卓

心雖憾勳然外示寬厚表賜東園祕器送之如禮勳
字元固燉煌廣至人舉孝廉爲漢陽長史素與武都
蘇正和有隙及正和爲州從事劾武威太守倚權貴
恣行貪横涼州刺史梁鵠懼其貴戚欲殺正和以自
解以訪勳或勸勳曰因此報仇勳曰不可謀事殺良
非忠也乘危非仁也忠仁棄之人將不食我餘乃諫
鵠曰夫紲食鷹鸇欲其鷙也鷙而烹之何用哉鵠從
其言正和喜而求見勳勳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
正和也怨之如初黄巾之起故武威太守黄雋被徵
失期鵠欲奏誅雋勳爲言得免雋以黄金二千斤與
勳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

哉終辭不受涼州刺史左昌因軍法斷盜數千萬勳
諫不聽乃怒勳使屯河陽欲因軍法罪之而勳數有
戰功詔書勞勉焉邊章之反圍昌冀急昌以檄召勳
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曾常疑不肯應檄
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鉞今之從事豈重於監
軍哉常懼乃從勳至冀親責數章等責以背叛之罪
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得自分明今我
罪已重不可復降也皆泣涕而去會叛羌圍護羌校
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并兵救育至孤磐爲羌所
破勳被三創前陣多死勳使人書木表曰使國家尸
我於此羌滇吾素爲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

清賢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駡曰死反虜汝何知
促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以馬與勳勳曰我欲死不
去也衆曰金城購君羊萬頭馬千匹欲與君爲一勳
咄咄曰我死不知也羌遂囚勳勳辭氣不撓羌不敢
害送還郡於是以勳爲漢陽太守民飢相食勳調穀
廩之諸富室或匿不肯出勳曰吾知罪矣乃自出家
穀以率之郡中聞之不督而送與倉者二千餘斛賴
勳之得存者千餘人六月丙戌京師地震卓問蔡邕
邕對曰地震陰盛大臣逾制之所致也公乘青蓋車
遠近以爲非宜卓從之乘金華皁蓋車秋七月司空
种弗以地震策免癸卯光禄勳淳于嘉爲司空董卓

既入關袁紹還軍延津使潁川荀諶說冀州刺史韓
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
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柰何諶
曰公孫瓚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
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
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也
且已同盟當今爲將軍計者莫若舉州以讓袁氏袁
氏得冀州則瓚不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
友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
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别駕閔純治中
李歴騎都尉沮授諫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

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冀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乃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既有冀州辟授爲別駕從事紹謂授曰今賊臣作變朝廷遷移孤歷世受寵欲竭命致死以復漢室然桓公非夷吾不能成霸越王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憤發卓雖凶暴弗能加兵昔相如叱秦晏嬰哭莊方之將軍曷足以喻單騎出奔則卓懷怖懼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震

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散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廻師北首則劉虞必喪震脅戎狄則匈奴順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用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服以此爭鋒誰敢御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孤之本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袁紹以曹操爲東郡太守初頴川人荀彧字文若舉孝廉爲亢父令見天下將亂棄官歸家謂父老曰頴川四戰之地天下今有變常爲兵衝密雖有固適可避小寇不足以捍大難宜亟去鄉里人多懷土不能從也韓馥遣騎迎焉會袁紹據冀州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任彧知紹不能有成也遂去紹歸曹操操見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司馬時董卓兵強山東震恐彧說操曰董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操善之丙寅太尉趙謙久病策罷辛酉太常馬日磾爲太尉公孫瓚以劉備爲平原相十二月錄從入關者功封侯賜爵各有差司徒王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尚書僕射士孫瑞說允曰天子裂土班爵所以庸勳也與董太師並位俱封而獨勵高節恐竊不安也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是歲長沙武陵人有死者經月復活占曰至陰爲陽下民爲上將有自微賤

而起者也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六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七　袁宏

三年春正月丁丑大赦天下牛輔遣李傕郭汜張濟賈詡出兵繫關東先向孫堅堅移屯梁東大爲傕等所破堅率千騎潰圍而去復相合戰於陽人大破傕軍傕遂掠至陳留潁川荀彧鄉人多被殺掠帝思東歸使侍中劉和出關詣其父太傅劉虞令將兵來迎道經南陽袁術利虞爲援質劉和不遣許以兵至俱西命劉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術公孫瓚知術有異志不欲遣乃止虞虞不從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以自結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初五原人呂布便弓馬膂力

過人既殺丁原董卓信愛之誓爲父子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己行止常以布自衛卓性剛褊忿不思難嘗以小失意拔手戟擲布布捷避之爲卓致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卓嘗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自不安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柰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遂許之夏四月辛巳帝有疾既瘳大會羣臣於未央殿卓置衛自其營至於掖門士孫瑞使騎都尉李順將呂布親兵十人僞著衛士服於掖門卓將出馬散不進卓怪之欲還布勸之遂行入門衛士以戟刺之卓衣內有鎧不入傷臂墜車大呼曰呂布何在對曰在此布曰有詔趣兵斬之卓罵曰庸狗敢如是邪遂斬之卓母子皆誅之尸於市司徒王允使人然火卓腹上臭乃埋之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少好任俠嘗遊羌中盡與諸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殺耕牛相與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贈之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有才武膂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稍以軍功遂至大將軍卓之死蔡邕在允坐聞卓死有嘆惜之音允責邕曰國之大賊殺主殘臣天地所不覆人臣所

同疾君爲王臣世受國恩國主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大誅而更嗟歎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使吏收付廷尉治罪邕謝允曰雖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說豈當以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言謬出患入所謂邕也願黥首爲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微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受謗議遂殺邕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博學有儁才善屬文解音聲伎藝并術數之事無不精綜初辟司徒府吏遷郎中著作東觀以直言被刑初太尉董卓見邕甚重之舉高第補御史又

轉治書御史尚書三月之閒周歷三臺左中郎將封
高陽侯於是以呂布為奮武將軍假節開府如三公
初黃門郎荀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謀曰董
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怨之雖資強兵實一匹夫耳
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殽函挾王命以號令
天下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發覺收顒攸繫獄顒憂
懼自殺攸言笑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棄官歸鄉里
兖州刺史劉岱為黃巾所殺東郡刺史曹操為兖州
牧擊黃巾破之降者三十餘萬人五月丁未大赦天
下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將軍董卓既死牛輔為
其麾下所殺李傕等還以輔死眾無所倚仗欲各散

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
所為賈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殺涼州人而諸君棄
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
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正天
下若不濟走未晚也眾以為然遂將其眾而西所在
收兵攻至長安眾十餘萬卓故部將樊稠等合兵圍
長安劉表與袁紹連和袁術怒召孫堅攻表戰於新
野表退屯襄陽堅悉眾圍之表將黃祖自江夏來救
表堅逆擊破祖乘勝將輕騎追之為祖伏兵所殺堅
子策權皆隨袁術六月戊午長安城陷呂布與戰不
勝將數百騎奔冀州傕等入城內殺太常种拂太僕

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死
者數十人司徒王允挾乘輿上宣平城門允謂傕等
曰臣無作威作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傕曰董
卓忠於陛下而無辜為呂布所殺欲為卓報布不敢
為逆闕請事竟詣廷尉受罪己未大赦天下拜李傕
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
甲子李傕殺故太尉黃琬司徒王允及其妻子衆庶
為之流涕莫敢收允故吏京兆趙戩葬允上以允為
忠封其孫異為安樂侯允字子師太原祁人容儀雅
重非禮不動郭林宗稱允曰宰相才也與之友善仕
為郡主簿太守劉瓆受宦者趙津請託召中都路拂

為五官掾允以拂狡猾不良封還偉教至於四五坐
鞭杖數十終不屈撓拂由是廢棄而允名震遠近拂
富於財賓客數百深怨允常欲害之允從者不過數
人每與拂遇允常坐車中按劒叱之拂輙不敢當辟
司徒府稍遷豫州刺史黃巾賊別黨起於豫州允擊
大破之於是賊中得中常侍張讓書允具以聞靈帝
帝深切責讓讓辭謝僅而得免讓由是怨允譖之於
靈帝詔徵允治罪道遇赦還官後百餘日復見徵太
尉楊賜與允書曰若以張讓事百日再徵宜深思之
允故吏流涕進藥允棄而不飲會大將軍何進請允
得減死一等遂變名姓隱遁山藪後何進表允為從

事中郎遷河南尹太僕及在公輔值國家禍亂允外
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國中皆
倚允卓亦推信焉卓既死與士孫瑞議赦卓部曲既
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
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或說允曰卓部曲素
憚袁氏而畏關東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不
如使皇甫嵩領其衆因使屯陝以安之徐與關東通
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
若距險屯守陝雖安涼州人而疑關東之心也呂布
將奔謂允曰公可去矣允曰安國家吾之上願也若
其不獲則殺身以奉朝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險難苟

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當以國家為念黃琬
字子琰太尉瓊之孫也為五官中郎將所選舉皆貧
約守志者諸權富郎共疾之構琬以為黨遂免官禁
錮幾將二十年司空楊賜深敬重之上書薦琬有撥
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尚書
中平末涼州叛大將軍出征軍調不足富殖之徒多
以財為官者或起家為州郡琬由是奏太尉樊稜司
徒許相皆竊位懷祿苟進無恥終無匡救之益必有
覆公折足之患宜皆罷遣以清治路軍費雖急禮義
廉恥國之大本也苟非其選飛隼在墉為國生事此
猶負石救溺不可不察頃之遷右扶風歷九卿徵為

豫州牧值黃巾陸梁民物凋弊延納豪俊整勒戎馬
征討羣賊威聲甚震是時上遣下軍校尉鮑鴻征葛
陂賊鴻因軍徵發欲盜官物贓過千萬琬乃糾奏其
姦論鴻如法琬既名臣又與王允同謀故及於難傕
兵之入長安太常种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
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拂字穎伯司徒暠
之子也弟子劭為使者嘗近於卓左遷涼州刺史徵
為九卿辭曰我昔盡忠於國為邪臣所嫉父以身徇
國為賊所害夫為臣子不能除殘去逆何面目復見
明主哉三輔之臣聞之莫不感慟焉初南陽何顒河
內鄭泰好為奇畫顒遠郭林宗與之遊學及黨事起

顒以被禁錮乃變姓名亡匿汝南所至皆結豪傑名
顯荊豫之間靈帝末君子多遇禍難顒歲中率常再
三私入洛陽為人解釋患難泰知天下將亂陰交結
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
王室西遷泰以尚書郎從入關是時京師饑乏士人
各各不得保其命而泰日與賓客高會作倡樂仰泰
全濟者甚衆長安既亂南奔袁術術以泰為揚州刺
史未至而卒丙子前將軍趙謙為司徒尚書令朱儁
之出奔也與孫堅俱入洛陽既而屯於中牟李傕等
既破長安懼山東之圖已而畏儁之名傕用賈詡計
使人徵儁軍吏皆不欲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

况天子詔乎且傕汜小豎樊稠庸兒無他遠略又勢
均力敵内難必作吾乘其弊事可圖也遂就徵爲太
僕秋七月李傕使樊稠至郿葬董卓大風暴雨流水
入墓漂其棺椁庚子太尉馬日磾爲太傅録尚書事
八月辛未車騎將軍皇甫嵩爲太尉使太傅馬日磾
太僕趙岐持節鎮關東初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袁
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發
無度百姓苦之既而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引軍
入陳留曹操袁紹會擊術大破之術將餘衆奔九江
殺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李傕等欲術爲援因令日
磾即拜術爲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日磾趙岐俱在

壽春岐守志不撓術憚之日磾頗有求於術術侵侮
之從日磾借節視之因奪不還日磾欲去術又不遣
病其所守不及趙岐嘔血而死九月揚武將軍李傕
爲車騎將軍封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爲後
將軍封郿陽侯樊稠爲右將軍封萬年侯傕汜稠擅
朝政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屯弘農初董卓入關
説韓遂馬騰共圖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起兵
倚卓卓死傕汜攻破京師遂騰將兵救天子是月遂
屯郿騰屯鄠司徒趙謙以久病罷甲申司空淳于嘉
爲司徒光禄大夫楊彪爲司空録尚書事冬十月荆
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爲荆州牧初弘農王唐

姬者故會稽太守唐瑁女也王薨人欲嫁之不從及
關中破爲李傕所畧不敢自説也傕欲妻之唐姬不
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爲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
爲弘農王妃李傕舉博士李儒爲侍中詔曰儒前爲
弘農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辭曰董卓所爲
非儒本意不可罸無辜也丁卯日有重暈太尉皇甫
嵩以災異策免光禄大夫周忠爲太尉録尚事嵩字
義真規之兄子也善用兵爲將飲食舍止必先將士
然後至已乃安焉兵曹有所受賂者嵩曰公素廉必
用乏也出錢賜之吏慚即自殺董卓之入徵嵩爲城
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説嵩曰漢室微弱宦豎亂朝卓

既誅之不能盡忠奉主而廢立縱意今徵將軍禍大
則覆危禍小則困辱卓在洛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
衆奉迎天子發命海内袁氏逼其東將軍逼其西則
成禽矣嵩不從遂就徵有司承旨奏嵩下吏將殺之
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詣卓請嵩卓免之華嶠曰臣父
表每言臣祖歆當時人以皇甫嵩爲不伐故汝豫之
戰歸功於朱儁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蓋功名者士
之所宜重誠能不爭天下莫之與爭則怨禍不深矣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未晡八刻太史令王
立奏曰日蝕過度無有變色於是朝臣皆賀帝密令
尚書候焉未晡一刻而蝕尚書賈詡奏立司候不明

疑誤上下太尉周忠職所典掌請皆治罪詔曰天道
幽遠事驗難明且災異應政而至雖探道知微焉能
不失而欲歸咎史官重益朕之不德不從於是避正
殿寢兵不聽事五月丁卯大赦天下徐州刺史陶謙
遣使奉貢以謙爲徐州牧癸酉無雲而雷六月華山
崩東海王子琬瑯邪王弟邈詣闕貢獻以琬爲平原
相邈爲九江太守皆封列侯太尉周忠以災異罷太
僕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已酉以平原相劉備爲豫
州牧是時新遷都宮人多無衣服秋七月帝欲發太
府繒以作之李傕不欲曰宮中有衣胡爲復作邪尚
書郎吳碩素諂於傕乃言曰關東未賓用度不足近

幸衣服乃陵轢同寮尚書梁紹劾奏碩以尾唱奉職
天臺不思先公而務私家背奥媚竈苟諂大臣昔孔
子誅少正卯以顯刑戮碩宜放肆以懲姦僞若久舍
不黜必縱其邪惑傷害忠正爲患不細帝以碩傕所
愛寢其奏是時帝使侍御史裴茂之詔獄原輕繫者
二百餘人其中有善士爲傕所枉者傕表之曰茂之
擅出囚徒疑有姦故宜置于理詔曰災異數降陰雨
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解
寃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七月甲午試耆儒三十
餘人上第賜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詔曰孔子
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矣今者儒年餘六十

離本土家餬不到當展四體以餬口腹幼童始學老
委農野朕甚愍焉其不在第者爲太子舍人冬十月
太學行禮車駕幸宣平城門臨觀之賜博士以下各
有差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占曰民將從天
子移都其後上東遷之應也司空楊彪以地震策罷
丙午太常趙溫爲司空錄尚書事初公孫瓚與劉虞
有隙虞懼其變遣兵襲之戒行人曰無傷餘人殺一
伯珪而已瓚放火燒虞營虞兵悉還救火虞懼奔居
庸欲召烏桓鮮卑以自救瓚引兵圍之生執虞而歸
是時朝廷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以瓚爲
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誅之於是虞

故吏漁陽鮮于輔率其州人及三郡烏桓鮮卑與瓚
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於潞北大破之斬丹既而持
其衆奉王命帝嘉焉袁紹又遣其將麴義及虞子合
擊瓚瓚敗遂走還易先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
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爲易當之乃
築京固守積粟三百萬斛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
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伏兵力田食盡此穀
足知天下事矣初劉虞敗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
方俄然莫有固志吾爲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
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之士乎衆咸曰田疇其
人也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時

年二十二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
與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險遠寇虜縱橫稱官奉使
爲衆所指今願以私行期於得通而已虞從之疇乃
選多少勇壯慕從二十騎虞自出祖而遣之疇出塞
外傍北山直馳趣朔循間經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
都尉疇以天下方蒙塵不可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
廷甚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
孫瓚所殺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
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故自哭劉虞墓而不送
章報我乎疇曰漢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
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

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能行此則燕之士將蹈東海而
死豈有思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而不誅拘之軍
下禁其故人莫得與之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不
能禮而拘囚之恐失衆心瓚乃遣疇疇北歸率舉宗
族他附從者亦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不報吾不可
以立世遂入徐無山營深險平曠而居躬耕以養父
母百姓歸之數年間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
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
久安之道願推擇賢良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僉共
推疇疇曰今來在此苟存而已將圖大事復恐雪耻
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

深計遠慮疇有愚計與君行之可乎皆曰可乃爲約
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至死其次抵罪二十
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班行
其衆衆皆便之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
鮮卑並各遣譯通好疇悉撫納令不得爲寇袁紹數
遣使命又即授將軍印綬皆距而不當之十二月辛
丑司空趙溫以地震罷乙巳衛尉張喜爲司空録尚
書事分漢陽郡爲永陽郡是歲袁術使孫策略地江
東軍及曲阿揚州刺史劉繇敗績將奔會稽許邵曰
會稽富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陽不可往也不如豫章
西接荊州北連豫章若收合吏民遣貢獻焉與曹兗

州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
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邵字子將
汝南平輿人也少讀書雅好三史善與人論臧否之
談所題目皆如其言世稱郭許之鑒焉廣陵徐球爲
汝南太守請邵爲功曹球亦名士解褐事之同郡陳
仲舉名重當時鄉里後進莫不造謁邵獨不詣蕃謂
人曰長幼之序不可廢也許君欲廢之乎邵曰陳侯
崖岸高峻百谷莫得而往遂不造焉嘗至潁川不詣
陳仲弓或問其故邵曰此君之道廣廣則不周故不
行也同郡袁本初公族豪俠賓客輻輳去濮陽令歸
從車甚盛將入郡界歎曰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

之乎謝遣賓客以單車歸家邵之見憚皆此類也司
空楊彪辟不就舉方正公車徵不行或勸邵邵曰方
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及
天下亂邵至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邵曰陶
恭祖外好聲名內非其真今徐州殷實小人在側方
厭賓客待吾雖厚其勢必薄乃渡江投劉繇其後謙
捕諸寓士陳留史堅元陳郡相仲華逃竄江湖皆名
士也邵與劉繇俱行終于豫章焉
興平元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甲子帝加元服二
月戊寅有司奏立長秋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三年之
戚禮不言吉朕雖不能終身思慕其何忍言後宮之

選乎於是太尉朱儁司徒淳于嘉司空張喜奏曰春
秋之義母以子貴宜改葬皇妣追上尊號曰穆宗恭
宗故事甲申改葬皇妣王氏號曰靈懷皇后后邯鄲
人祖苞治尚書為五官中郎父章襲苞業居貧不仕
有子二人男斌女曰榮榮則后也后以選入掖庭為
貴人有寵妊身怖畏何后服藥欲除胎胎安不動又
夢負日而行遂生帝何后惡之鴆殺靈后帝大怒欲
廢何后諸黃門請僅而得止靈帝憫上早孤追思王
后乃作令儀頌初上詔求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
宅田業遷執金吾封都亭侯丁亥車駕耕于藉田是
時李傕等專亂馬騰等私求不獲騰怒以益州牧劉

焉宗室大臣遣使招引欲共誅傕等焉遣子範將兵
就騰岐州刺史种邵太常拂之子拂為傕所害中郎
將杜稟與賈詡有隙並與騰合報其讐隙於是傕騰
搆釁上遣使者和之不從轉遂率眾來欲和傕騰既
而復與騰合壬申騰遂勒兵屯平樂觀將圖長安傕
使樊稠郭汜及兄子李利擊騰遂破之邵範等皆死
遂西走稠追之遂謂稠曰天地反覆未可知本所爭
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雖小有違要當大
同欲相與善語而不意後不可復乃交馬共語良久
別去庚申赦騰夏四月以馬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
降將軍徐州牧陶謙比海相孔融謀迎天子還洛陽

會曹操襲曹州而止陳留太守張邈反呂布為兗州
牧郡縣皆應之唯甄城范陽東阿三縣不從邈使人
告荀或曰呂布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給其食
眾皆疑或知邈為亂即勒兵設備時操軍攻謙留守
少而布督將大吏多與邈謀其夜或誅謀叛者數十
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眾數萬人來至城下或
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或曰君一
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邈分非素結今來速計
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
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甄城未易攻也
遂引兵去操引軍還攻呂布五月即拜揚武將軍郭

汜為後將軍更封美陽侯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開府如三公六月丙子分河西郡為雍州丁丑京師地震戊寅又震乙酉晦日有蝕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秋七月壬子太尉朱儁以災異策罷戊午太常楊彪為太尉錄尚書事甲子即拜鎮南將軍楊定為安西將軍開府如三公自四月不雨至于七月詔使侍御史侯汶洗囚徒原輕繫上避正殿於是穀貴大豆一斛至二十萬長安中人相食餓死甚衆帝遣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貧人作糜米豆各半大小各有差餓死者甚衆帝疑糜賦不實勑侍中劉艾取米豆各五升燒火於御前作糜得二盆於是艾出

問書米豆五升得糜二盆而民委頓何也朕甚愍之民不能自濟故部使者出米豆與有益為御史不加隱卹乃如是乎尚書以下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治實詔曰未忍致于理杖五十亟遣上親所糜人名於是悉得全濟八月馮翊羌冠屬縣後將軍郭汜右將軍樊稠等率衆破之斬首數萬級九月曹操還鄄城呂布屯山陽冬十二月司徒淳于嘉久病罷衛尉趙溫為司徒錄尚書事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七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八

袁宏

二年春正月癸酉大赦天下即拜袁紹為後將軍使持節冀州牧封邟鄉侯沮授說紹曰公累世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懷相圖未有存主卹民者也今且州域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說將從之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動衆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也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

有先之者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其孰圖之紹不能從是時以年不豐民食不足詔賣廄馬百餘匹御府大司農出雜繒二萬匹與馬直賜公卿已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邸閣儲跱少乃不承詔悉載置其營賈詡曰此乃上意不可拒也不從李傕郭汜樊稠各自以有功爭權欲鬬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初樊稠擊馬騰等李利戰不甚用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利等怒共譖之於傕傕見稠勇而得衆心亦忌之二月李傕殺右將軍樊稠撫軍中郎將李蒙由是諸將皆有疑心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

妻懼傕與汜婢妾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
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
遂摘藥示之曰一棲無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
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
於是遂相疑治兵相攻矣上使侍中尚書和傕汜不
從乃謀迎天子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
使兄子李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太尉
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舉事當合天心諸君
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貴人
伏氏一乘黃門侍郎賈詡左靈一乘其餘諸臣皆步
司徒趙溫司空張喜聞有急自其府出隨乘輿既出

兵入殿中掠宮人御物是日天子幸傕營又徙御府
金帛乘輿器服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
盡天子復使公卿和傕汜汜又留太尉楊彪司空張
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
尉宣璠大鴻臚榮郃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屯
騎校尉姜宣等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
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
怒欲刃之中郎將楊密諫汜乃止朱儁素剛直遂發
病死儁字公偉會稽上虞人少好學爲郡功曹太守
徐珪爲州所誣奏郡吏謀賂官官儁曰明府爲州所
枉不思奮命而欲行賂以穢清政是有君無臣也今

州自有贓汙而求郡纖介抱罪誣人儁具知之請詣
京都無以賂爲也珪曰卿之智情我所知也今州奏
已去恐無及也儁曰操曰作章疾馬兼進足以先州
且尋郡推之州書可得矣珪曰善儁即夜發輕騎數
十人分伺州書果得而鈔絕之儁得獨至京師上書
告刺史罪章即下乃徵刺史珪事得解刺史家聞使
刺客分遮道欲殺儁儁知乃從洛陽尉司馬珍自匿
變服而去珪大悅儁由是顯名舉孝廉爲尚書郎遷
蘭陵令先和初交阯賊梁龍等攻郡縣以儁治蘭陵
有名即拜交阯刺史儁上書求過本郡募兵天子許
之得以便宜從事將家兵二千人并郡所調合五千

人分兩道至州界斬蒼梧太守陳紹遣使諭以利害
降者數萬人乃勒兵擊斬龍旬月盡定封都亭侯賜
黃金五十斤甲午立皇后伏氏后瑯邪東武人也父
完深沉有大度舉孝廉稍遷五官中郎將侍中以選
尚陽安長公主主桓帝女也生五男一女長男德次
雅次后次均次尊次朗后以選入掖庭爲貴人完遷
執金吾於是李傕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
之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知非正不爲盡
力郭汜與傕中郎將張苞張寵等謀攻傕丙申兵交
及帝殿前又貫傕左耳楊奉於外距汜汜兵退張苞
張寵因以所領兵詣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門

內外隔絕諸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
以賜左右傕曰御膳上飯何用米爲乃與腐牛骨皆
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責之詰侍中楊琦上封事曰傕
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怏怏
之色欲轉車駕幸黃白城以舒其憤臣願陛下宜恕
忍之未可顯其罪也上納之初傕屯黃白城故謀欲
徙傕以司徒趙溫不與已同乃內溫塢中溫聞傕欲
移乘輿黃白城與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仇然實
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喻也今爭
睚眦之隙以成千金之讐民在塗炭各不聊生曾不
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

恩澤日損而復欲轉乘輿黃白城此老夫所不解也
於易一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
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生民豈不幸甚傕大怒
欲遣人害之其弟應溫故吏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
溫與傕書問侍中常洽曰傕不知臧否溫言大切可
爲寒心洽曰李應以解之矣上乃悅傕信鬼神晝夜
祭祀爲董卓設坐三牲祠之祠畢過問帝起居因求
入見傕帶三刀執一刀侍中見傕亦帶刀入侍值傕
數汜之罪上面荅之傕出喜曰陛下賢主也傕曰侍
中皆持刀欲圖我乎侍中曰軍中自爾國家之故事
也傕乃安閏月己卯遣謁者僕射皇甫麗和傕汜麗

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傕不聽曰我有誅呂布之功
輔功四年三輔清淨國家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
敢欲與吾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略士衆足辦郭多
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
一名多麗曰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
於斃近者董公強將軍所知也內有三公以爲主外
有縱橫以爲黨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
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爲上將抱鉞持節
子孫親族荷國寵榮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之誰輕
重乎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爲冠帶所附楊奉白
波師耳猶知將軍所爲非是將軍雖寵之猶不輸力

也傕不從呵遣麗麗曰傕不從詔亂語不順侍中胡
邈傕所厲也謂麗曰李將軍於卿非常也又皇甫公
爲太尉將軍力也是言何謂乎麗曰吾累世受恩又
常在帷幄君辱臣死就爲李傕所殺志無顧也上懼
傕聞麗言勑麗令去傕遣虎賁王昌呼麗欲殺之昌
諷麗令去還曰臣追之不及辛巳車騎將軍李傕爲
大司馬是夏陶謙病死劉備在徐州曹操欲襲之荀
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
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
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歸心悅服
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人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

將軍之關中河內也若不先定之根本將何寄乎今破李封薛蘭若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乘其間而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布破然後南結揚州兵討袁術臨淮泗若捨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雖甄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公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忘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掠之無所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也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必人人自守而無

降心就道破之尚不可有也事故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唯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復定兗州六月侍中楊琦黃門侍郎丁沖鍾繇尚書左丞魯充尚書郎韓斌與傕將楊奉軍吏楊帛謀共殺傕會傕以他事誅帛奉將所領歸汜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傕汜遷乘輿幸他縣使太官令孫篤綏民校尉張裁宣諭十反汜傕許和質其愛子傕妻愛式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問曰天子在此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皆何所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忠故仍升

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乃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尚書王復言和解之意計以士衆轉少從之不以男各女為質封為君食邑復以汜從弟濟從子繡傕從弟相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汜兵數百人前曰此天子非也左右皆將戟欲交侍中劉艾前曰是天子也使參乘高舉帷諸兵何敢逼至尊邪汜兵乃却士衆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傕出屯河陽丙寅以張濟為驃騎將軍封平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郭汜為車騎將軍假節楊定為後將軍封列侯董承為安集將軍追號乳母呂貴為平氏君郭

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詔尚書郭浦諭汜曰朕遵衆難越在西都感惟宗廟靈爽何日不歎天下未定厥心不華武夫宜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若近視險如夷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上曰祖宗皆在洛陽靈懷皇后宅兆立未遑謁也夢想東京日夜以冀臨河誰謂其廣望宋不謂其遠而汜復欲西乎遂終日不食浦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幸新豐張濟諷尚書徵河西太守劉玄欲以所親人代之上曰玄在郡連年若有治理追還之若無異効當有召罰何緣無故徵乎尚書皆謝罪上既罪濟所諷也詔曰濟有拔

車駕之功何故無有表而私請邪一切勿問濟陰之
兗冦徒跣詣後將軍楊定請侍中尹忠爲長史詔曰
侍中近侍就非其宜必爲關東所笑前在長安李傕
專政令朕秉萬機豈可復亂官爵邪時上年十五每
事出於胸懷皆此類也丙子郭汜等令車駕幸郿侍
中种輯城門校尉衆在汜營密告後將軍楊定安集
將軍董承興義將軍楊奉令會新豐定等欲將乘輿
還洛陽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是月曹操圍
張超於雍丘超曰救我者唯臧洪乎衆曰袁曹方穆
而洪爲紹所用必不敢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
天下義士大不背本也但恐見禁制不相及耳遠洪

聞之果徒跣號泣並勒所令又從袁紹請兵欲救超
而紹終不聽超遂族滅洪由是怒紹絕不與通紹興
兵圍之下能下紹使洪邑人陳琳以書喻洪洪荅曰
隔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
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悵恨難爲心哉僕小人也本因
行役遂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
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
覺流涕之覆面也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
王室也豈寤天下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遘厄請師見
下辭行波拘使洪故君有羑之厄洪棲遲求忠孝之
名杖策攜背虧孝之不名孤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

輕重殊塗親疏異畫故便收淚告絕用命此城正以
君子之違不適讎國故也吾聞之義不背親忠不違
君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
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
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
南向北鄙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宜
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
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
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
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異努力努力
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之城中穀

盡外無强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無道
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
宜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吏士皆垂泣曰明
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一朝爲郡將之故自致殘困
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
莫有離叛城陷紹素親洪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
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
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輔翼之急
欲因際會希異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
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同共戮力爲國除
害何有擁衆而觀人屠滅惜力不能推刃爲天下報

營何謂服乎紹本受洪意欲服而原之見洪辭切然不為用乃殺之冬十月戊戌汜黨夏育高碩等欲共為亂脅乘輿西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曰可出幸一營以避火難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上將出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斬首五千級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欲上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迎乘輿不敢下馬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段煨欲反上曰煨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也必有異心於是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等曰段煨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

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來在煨營詔曰何以知之文禎左靈曰弘農督郵知之因問督郵曰今郭汜將七百騎來入煨營天子信之遂路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為詔上曰王者攻伐當上參天意下合民心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而欲令朕有詔邪不聽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乃輒攻煨營是夜有赤氣貫紫宮定等攻煨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百官無有二意司隸校尉管郃以為不宜攻煨急應解圍速至洛陽定等患之使楊奉請為己副欲殺之帝知其謀不聽詔使侍中尚書告喻之定等奉詔還營李傕郭汜悔令車駕東關定攻段

煨相招共救之因欲追乘輿楊定聞傕汜至欲還藍田為汜所遮單騎亡走是時張濟復與傕汜合謀欲留乘輿於弘農十二月行幸弘農濟汜傕追乘輿衛將軍楊奉射聲校尉沮儁力戰乘輿僅得免儁被創墜馬傕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此也傕乃殺之儁時年二十五其督戰訾置負其屍而瘞之濟等抄掠乘輿物及秘書典籍公卿已下婦女死者不可勝數壬申行幸曹陽傕汜濟并力來追董承楊奉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匈奴右賢王去卑率其衆來與傕等戰大破之斬首數

千級詔使侍中史侍太僕韓融告張濟曰朕惟宗廟之重社稷之靈乃心東都日夜以冀洛陽丘墟靡所庇廕欲幸弘農以漸還舊諸軍不止其競遂成禍亂今不為足民在塗炭濟宿有忠亮乃心王室前之受命來和傕汜元功既建豈不惜乎濟其廩給百官遂究前勳昔晉文公為踐土之會垂勳周室可不勉哉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傕等可復東引詔曰傕汜自知罪重將遂虐突為吏民害可復待韓融還乃議進退承等固執宜進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為距傕等來追王師敗績殺光祿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御史鄧聘

大司農張義是時司徒趙溫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郃為傕所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也傕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弗聽是時虎賁羽林行者不滿百人傕等繞營叫喚吏士失色各有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詔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孔子慎馮河之危此所謂安居之道乎太尉楊彪曰臣弘農人也自此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登也宗正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險舊故有河師猶有傾危况今無師太尉所慮是也董承等以為宜令劉太陽使李樂夜渡具船舉火為應上

與公卿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不得下議欲續馬轡繫帝腰時后兄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四匹承使荷令孫儼從人間斫后左靈曰御是何等人也以刃捍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伏德以馬轡不可親腰以絹為輦下校尉向弘居前負帝下至河邊餘人皆匍匐下或有從岸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破之帝乃御船同舟渡者皇后貴人郭趙二宮人太尉楊彪宗正劉艾執金吾伏完侍中种輯羅邵尚書文楨郭浦中丞楊衆侍郎趙泳尚書郎馮碩中官僕射伏德侍郎王稱羽林郎侯折衛將軍董承南郡太守左靈府吏數十人餘

大官及吏民不得渡甚衆婦女皆為兵所掠奪凍溺死者不可勝數衛尉士孫瑞為傕所殺傕見河北有火遣騎候之適見上渡河呼曰汝等將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為幔既渡幸李樂營河東太守王邑奉貢獻勞百官丁亥幸安邑王邑賦公卿以下縣絹各有差封邑為列侯庚子拜胡才為征北將軍領并州牧李樂為征西將軍領涼州牧韓暹為征東將軍領幽州牧皆假節開府如三公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連和還所掠宮人公卿百官及乘輿車駕數乘是時蝗蟲大起歲旱無穀後宮食棗菜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於是安東將軍楊奉衛將軍董

承征東將軍韓暹謀以乘輿還洛陽乙卯建義將軍張陽自野王來與董承謀迎乘輿還洛陽安國將軍封晉陽侯假節開府如三公袁術自以依據江淮帶甲數萬加累世公侯天下豪傑無非故吏以為袁氏出陳舜之後以黃乘赤得運之次時沛相陳珪故太尉球之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交遊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福今世紛擾復有瓦解之勢誠英人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為吾心膂珪荅書曰若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民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秦苛暴之亂也曹

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掃平兇慝清定海內有徵矣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舊知請陳至情雖逆於耳骨肉之恩也天子之敗於曹陽術會其衆謀曰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有若周之盛漢室雖微未有殷紂之暴術默然不悅遂造符命置百官焉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八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袁宏

建安元年春二月執金吾伏完爲輔國將軍開府如三公是時董承張楊欲天子還洛陽楊奉李樂不欲尚書上官洪言還洛之議李樂輔洪由是諸將錯亂更相疑貳董承奔野王韓暹屯聞喜胡才楊奉之塢鄉欲攻韓暹上使人喻止之夏五月丙寅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洛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楊奉胡才悔令乘輿去乃與李樂議欲還大駕詐言當遊澠池東以避匈奴上不從庚子車駕從北道出傍山而東無匈奴冠李樂愧其言懼而辭還是時糧食乏盡張楊自野王迎乘輿賑給百官丙

辰行至洛陽幸故常侍趙忠宅張楊治繕宮殿丁丑大赦天下是月孫策入會稽太守王朗與策戰敗績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宮陽安殿楊以爲已功故因以名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楊奉亦屯梁癸卯張楊爲大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隷校尉皆假節鉞是以州郡各擁兵自爲莫有至者百官窮困朝不及夕尚書已下自出採樵或餓死牆壁間爲吏兵所殺暹等各矜其功任意恣睢干亂政事於是曹操議欲迎乘輿或曰山東未定韓暹楊奉新與天子還京北連張楊未可卒制司馬荀彧勸

之曰昔高祖東征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懷感舊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義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儁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能及也操從之辛卯操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操陳韓暹張楊之罪暹怖單騎奔走上以暹楊有翼駕還洛之功一切勿罪於是誅羽林郎侯折尚書馮碩侍中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种輯尚書僕射鍾繇尚書郭浦御史中丞董芬彭城相劉艾左馮翊韓斌東萊太守楊衆羅邵伏德趙蕤爲列侯賞有功也追贈射聲校尉沮儁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符節令董昭說曹操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已下諸將人人殊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唯有移車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都遠近企望冀一獲安今復徙車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操曰此孤之本志也遂言幸許之計上從之庚申車駕東楊奉自梁欲要車駕不

及已巳車駕到許幸東營甲戌鎮東將軍曹操爲大將軍更封武平侯操固讓不許太尉楊彪司空張喜以疾遜位冬十月戊辰右將軍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拜操乃辭大將軍丙戌以操爲司空領車騎將軍辛卯曹操征楊奉於梁奉奔袁術呂布襲徐州劉備奔曹操初陳郡人袁渙爲劉備茂才避地江淮之間爲呂布所拘布令渙作書罵辱備渙曰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之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也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也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備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辱將軍可乎布慙而止渙字曜卿司徒滂之子也渙少與弟徽俱以德行稱是時漢室衰微天下將亂渙與徽閑居從容謀安身避亂之地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不靖逃將安之若天將喪道民以義存唯強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已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之興外患衆矣徽將遠蹈山海以求免乎天下滑亂各行其所志徽避地至交州渙從轉劉備袁術呂布之間晚乃遇曹公渙說操曰夫

兵者凶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
義兼撫其民而除其害夫然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
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安甚於倒懸然而暴
亂未息者何也政失其道歟復聞明君善於救世亂
則濟之以義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不同不
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
惠愛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禍亂而濟之以德
誠百王不易之道也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
者公既勤之矣今所以失其民者公既戒之矣海內
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唯公所訓之
則天下幸甚操重渙言以為軍謀祭酒渙常謂人曰

夫居兵亂之間非吾所長每謙不敢處也張濟自關
中走南陽為飛矢所中死從子繡領其衆屯宛天子
既免曹陽賈詡去李傕託于段煨頃之復歸張繡
二年春正月曹操征張繡繡降其季弟濟妻國色也
操以為妾繡由是謀叛襲操七軍大敗之殺其二子
自曹操之迎乘輿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兼河朔天
下畏其強操方東憂呂布南距張繡及繡敗操軍紹
益自驕而與操書悖慢操大怒動止容變於常衆皆
以為失利於繡故也僕射鍾繇以問尚書令荀彧彧
曰公以明哲必不追咎往事也殆有他慮乎遂見操
以問焉操以紹書示之且曰今將征不義而力不敵

如何或對曰古之成敗誠有其材雖弱必強苟非其
人其強易弱劉項之事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
唯袁紹紹貌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
唯材所宜不問踈賤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
機公能斷大事應變有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
令不一士卒雖衆而實難用公法令嚴明賞罰必行
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
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歸之公以至仁待士又
推誠心不為虛美行已謙恭儉約而與有功者無吝
故忠正殺身之士咸願為用此德勝也夫此四勝佐
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以四失背忠自專強何能為操

悅秋七月即拜太尉袁紹為大將軍於是馬日磾喪
還京師將欲加禮少府孔融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
秉旄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賊臣為所
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
佐當晉軍而不撓宜僚臨白刃而正色王室大臣不
得見脅為辭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聖人哀
矜未忍追治不宜加禮冬十月謁者僕射裴茂督三
輔諸軍討李傕也
三年春正月破傕斬之夷三族郭汜為其將伍習所
殺李樂病死胡才為怨家所殺張陽為其將眭固所
殺馬騰韓遂京州自相攻擊五月韓暹楊奉死秋七

月曹操征張繡破之荀彧說曹操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若袁紹侵擾關中西羌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州抗天下五分之一也爲之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久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强彼見山東之敗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使連和相推雖不能久要公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公無憂也操從之九月曹操征呂布是歲袁紹自立爲天子術與楊彪婚親也操忘彪忠正收彪付獄將殺之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彪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操曰國家之意也融

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耶今天下纓緌縉紳之士所以仰瞻明公者以輔相漢室舉直措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也操意解乃免彪彪覩漢祚將微自以累世公輔恥事異姓遂稱疾不行徵鄭玄爲大司農不至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爲嗇夫隱恤孤苦閭里安之家貧難得休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爲除吏錄使得極學玄之右扶風事南郡太守馬融融門徒甚盛弟子以相次受至三年不得見玄講習彌篤晝夜不倦融見奇之引與相見自篇籍之奧無不精研歎曰詩書禮樂皆以東矣會黨事起而玄教授不輟弟子數百人中平初悉解禁固玄已六十餘矣始爲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者玄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玄廬皆爲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袁紹嘗遇玄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夫有爲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爲也

四年春曹操獲呂布斬之二月司空曹操讓位於太僕趙岐不聽三月衛將軍董承爲車騎將軍封操三千戶討呂布之功也固讓不受三月袁紹討公孫瓚

六月拜孫策爲會稽太守討逆將軍封吳陽侯初彭城人張昭避亂淮南策賓禮之及策東略遂爲之謀主聞袁術僭號昭爲策書諫術曰昔者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宗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赫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而河北異謀黑山不順劉表僭亂於南公孫叛逆於北劉繇阻兵劉備爭盟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舍是不鄙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昔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何由逼而

奪之也今主上豈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僭臣
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
天下雖未被恩咸以歸心焉若輔而興之旦奭之美
率土之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
莫與爲比宜効忠守節以報漢室世人多惑圖緯之
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今
古所愼也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則無
所敢辭術始自以爲有淮南之衆料策之必與已合
及得其書遂愁沮發疾袁紹自破公孫瓚貢御希慢
私使主簿耿苞密白曰赤德運衰曆數將改宜順天
意以應民望紹以苞白事示於軍府議者咸以苞爲

妖妄宜誅紹殺苞以悅衆然遂有逆謀於是紹將南
出師以攻曹操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百姓疲弊
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遣使獻捷天
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
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船舫繕治器械分遣精騎抄
掠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
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
明公之神武跨河朔之人衆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
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
憑強謂之驕兵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建
宮許都今興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

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圍者
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兵竊爲公危之圖曰
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曹氏而云無稱且公師武臣
勇將士憤怒人思自騁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慮之失
者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
亡也監軍之計而非見時知機之變紹從之圖等因
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
之夫臣與主同者昌主與臣同者亡黃石之所忌也
且御衆於外不宜知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爲三都督
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南冬十一月張繡
賈詡降曹操十二月甲辰司隸校尉鍾繇持節鎮撫

關中庚辰曹操率師拒袁紹於官渡孔融謂荀彧曰
紹地廣兵強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
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
殆難剋乎彧曰紹兵雖強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
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
人留知後事者攸犯其法必不能從也攸必爲變顏
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袁術欲北至青
州曹操使劉備要擊之會術病死操悔遣備追之不
及備遂據下邳
五年春正月壬午車騎將軍董承偏將軍王服謀殺
曹操發覺伏誅初承與劉備同謀未發而備出謂服

曰郭汜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
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
服惶恐不敢當然兵又少承曰興事訖得曹公成兵
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有所任者乎承曰長水校尉
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輯碩皆被誅曹操
攻劉備奔袁紹　二月遣沮授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
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沮授臨發會其宗族散
資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行勢亡則不保一
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兄何懼焉授曰以
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
獘而將校主鋭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曰六

國蚩蚩爲嬴弱姬今之謂矣夏四月曹操救劉延大
戰斬顏良秋七月辛巳立皇子馮爲河陽王壬午南
陽王薨八月袁紹將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
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剋獲還迎不晚設
其有難衆不可還詔不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
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反乎遂以疾辭紹恨之乃省
其所部併屬郭圖遂軍官渡紹衆盛操軍大懼與荀
彧書議欲還許以引紹彧報曰紹聚官渡欲與決勝
負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
機也且紹布衣之雄能聚人而不能用也以公神武
明哲而奉以大順何向而不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

漢在滎陽成皐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
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
能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
可失也操從之劉備去袁紹南奔汝南九月庚子朔
日有蝕之詔公卿各上封事靡有所諱袁曹相持於
官渡孫策欲襲許迎乘輿部署未發爲許貢客所害
先吳郡太守許貢爲策所殺其小子與客謀報曰孫
策勇鋭若多殺人於道策必自出則可擒也客從之
乃殺人於江邊策聞之怒單騎自出客刺傷之將死
謂張昭曰中國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可觀成
敗公等善輔吾弟呼權佩以印綬曰舉江東之衆決

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任賢使能各
盡其力以保江東我不如卿初策在吳與張昭論曰
今四海未定當以武平之耳吳人陸績年少在坐末
大聲言曰昔管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用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諸
君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績雖童蒙竊所未
安也昭等異焉績容貌雄壯博學多識星曆算數無
不該覽及權統事辟奏曹掾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
太守加偏將軍績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在軍旅著
述不廢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預自知亡日
乃爲辭曰有漢志人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翫禮易

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遺命不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巳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十一月甲子曹操與袁紹戰於官渡紹師大潰沮授爲操軍人所執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與之有舊迎謂之曰分野殊異遂用阻絕不圖今日乃相擒也授對曰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擒操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公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舍而厚遇之頃之謀歸袁氏操殺之

六年春三月曹操以袁紹新敗欲悉軍以征劉表以問尚書令荀彧彧曰今紹之敗其衆離心宜因而遂定而欲遠背兗豫南軍江漢夫因敗猶鬬況在紹乎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則公之事去矣四月曹操將兵於河上八月辛卯侍中郗慮尚書令荀彧司隸鍾繇侍講于內冬十一月曹操征劉備奔劉表屯新野

七年夏五月庚戌袁紹發病死初紹有三子譚熙尚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愛尚數稱其才紹以奇其貌欲以爲後乃出譚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推先代成敗之誡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三子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矣及紹未命而死其別駕審配護軍逢紀宿以驕侈爲譚所疾於是紀外順紹妻內慮私害乃矯詔遺命奉尚爲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由是有隙譚軍黎陽九月曹操征譚尚越巂男子化爲婦人周羣曰將有易代之事者

八年春操破譚尚秋七月曹操上言守尚書令荀彧自在臣營參同計畫周旋征伐每皆克捷奇策密謀悉皆共決及彧在臺常恩書往來大小同策詩美腹心傳貴廟勝勳業之定彧之功也而臣前後獨荷異寵心所不安彧與臣事通功並宜進封賞以勸後進

者於是封彧爲萬歲亭侯八月曹操征劉表軍次西平譚尚爭冀州九月公卿迎氣北郊始用八佾冬十月曹操至黎陽

九年夏四月操拔邯鄲秋八月曹操破鄴袁尚熙奔匈奴辛巳封蕭何後爲安衆侯九月太中大夫孔融上書曰臣聞先分九圻以遠及近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詩云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故曰天子之居必以衆大言之周室既衰六國力征授賂割裂諸夏鎬京之制商邑之度歷載彌久遂以闇昧秦兼天下政不遵舊革剗五等掃滅侯甸築城萬里濱海立門欲以六合爲一區五服爲羌關衛不要遂使陳項作難家

庭臨海擊柝不救聖漢因循未之匡改猶依古法潁川南陽陳留上黨三河近郡不封爵諸侯臣愚以為千里國內可略從周官六鄉六遂之文分取北郡皆令屬司隸校尉正以王賦以崇帝室投自近以寬遠繇華貢獻外薄四海揆文奮武各有典書帝從之戊辰以司空曹操領冀州牧或說操曰宜復古制置九州則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操將從之荀彧言於操曰冀州求公領牧以要民心甚善至於分改九州竊有疑焉若是冀州當取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并幽之地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尚擒審配海內震駭人人自恐不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便分屬冀州將皆

動心且人多說關右將皆以動心之計今此必以為次第見奪一旦生變有守善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有江漢之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王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其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操曰微足下失之者多矣遂寢九州之議十月有星孛于東井分涼州四郡為梁州

十年春正月曹操攻袁譚於南皮大破斬之丁丑增封操萬三千戶平幽冀之功也八月侍中荀悅撰政治得失名曰申監既成而奏之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絃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其致也俗亂則道荒雖天下不得保其性也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也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行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民之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咎繇作士政不行矣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貢不用

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感神明正萬物而成王治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惡既安乎功罪毀譽亦終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作詐偽淫巧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彰俗無姦詐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敬其心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忘刑況於辱乎若在其中人之倫則禮刑兼焉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

域教行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怠怠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賞以罰審信順令行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徒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既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安之不

肅而成不嚴而治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有欲顯而不得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可備史官掌其典常上覽而善焉悅字仲豫潁川人也少有才理兼綜儒史是時曹公專政天子端拱而已上既好文章頗有才意以漢書爲繁使悅刪取其要爲漢紀三十篇冬十一月并州刺史高幹反

十一年正月有星孛於北斗占曰人主易位曹操征高幹斬之己丑增封操并前三萬戶食柘城陽夏四縣比鄧禹吳漢故事秋七月武威太守張猛殺涼州刺史商邯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二十九

後漢孝獻皇帝紀卷第三十　　袁宏

十二年春曹操上表曰昔袁紹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荀彧乃建進討之規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彧覩勝敗之機畧不出世紹既破敗臣糧亦盡以爲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彧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於是遂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遂征劉表則河北延其凶計彧之二策以亡爲存以禍爲福臣所不及也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畤戶邑彧深辭讓操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而已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以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先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何敢謙亮多邪三月癸丑增封守尚書令彧戶一千并前二千戶操欲表爲三公彧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乃止是時曹公世子聰明尊儁宜高選天下賢哲以師保之輔成王德及征行軍宜以爲副貳使漸明御軍用之道操從之秋八月曹操登白狼山與匈奴冒頓戰大破斬之袁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熙首送京師乙酉封操三子爲列侯操不受冬十月星孛于鶉尾乙酉濟南王

賊爲黃巾所殺劉備屯新野荊州豪傑歸者日衆琅邪陽都人諸葛亮字孔明躬耕隴畝好爲梁甫吟身長八尺常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少平潁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之信然於是徐庶見劉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宜可以就見不可屈致將軍且枉駕顧之由是備三詣其廬因屏人而言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量力度德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蹷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爲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遂能尅紹以弱爲強此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謀此可與之爲援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始天將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后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

秦川百姓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如是覇業可成漢室復興也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諸將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得水願諸君勿復言

十三年春正月癸未司徒趙溫請置丞相秋七月曹操征劉表八月丁未光祿大夫郗慮爲御史大夫初操以穀少禁酒太中大夫孔融以爲不可與操相覆疏因以不合意時中州略平惟有吳蜀融曰文德以來之操聞之怒以爲怨謗浮華乃令軍諮祭酒路粹傳致其罪壬子太中大夫孔融下獄誅妻子皆棄市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有異才年十餘

歲隨父詣京都時河南尹李膺有重名勑門通簡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不見也融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孫門者白膺請見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僕累世通家也衆坐莫不歎息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禕後至同坐以告禕曰小時了了者至大亦未能奇也融曰如足下幼時豈嘗惠乎膺大笑謂融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年十三喪父哀慕毀瘠杖而後起州里稱其至孝初山陽張儉與融兄褒友善亡命來詣褒適出時融年十六儉不告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

爲君主也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內藏舍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求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之融由是顯名年二十八爲北海太守先是黃巾破青州融收合吏民起兵自守賊張饒等過青州融逆擊爲其所敗收餘兵保朱虛稍詔誘吏民復置城邑崇學校庠序舉賢貢士表顯耆儒以彭璆爲方正邴原有道王修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鄉名曰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四方遊士有死亡皆爲棺木而殯葬之使甄子然臨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劉

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年餘爲羣賊所攻不能自守建安初徵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爲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初潁川陳紀論復肉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劓刖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纔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融難之曰古者吏端刑清治無過差百姓有罪皆不之濫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法侮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制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紂斬一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

百紂也求世休和不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
志在思死類多趯惡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
爲世大患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
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
之思庸穆公之霸秦陳湯之都賴魏尚之邊功無復
悔也曹公將復肉刑以衆議不同乃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蓋利用之物懸於外
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有進取陵競之行希求
放肆不已不能充其嗜慾也則苟且僥倖之所生也
希求無厭無以踈其欲也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
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弊故先以德禮陶其心其心不

化然後加以刑辟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五教在寬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
五刑有服然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
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
守囿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
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
下無殺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
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禮
夫罪過彰著然後入于刑辟是將殺人者不必刑也
縱而不死則陷於刑辟矣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

之也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於未
然也示以恥辱所以內其心治之未傷也故過而不
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也終入辜辟者非教化之
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
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
少其理然也苟不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
陷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案三千之
文而致刑措之美乎蓋德化刑清所致斯有由也漢
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
過文帝登庸加以玄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
王不朝崇禮以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化篤厚斷

獄四百幾于刑措豈非德刑用之效哉世之論者欲
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
與古同制免死以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鏁復齒於人
是以民不恥惡數爲盜姦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
教之所去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恥之而況
朝廷乎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所施其惡則陳紀
所謂無淫放穿窬之姦於是全矣古者察言觀行而
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設而不幸
則八議之所宥也若天下和史遷之寃淫刑之所及
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又相刑之
與枉殺人其理不同則死生之論善已踈矣漢書斬

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財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以謂當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截刻之慘而安劓絕之悲此皆治體之所先而有國所宜改者也劉表病死少子琮領荊州九月劉琮降曹操劉備率衆南行曹操以精騎追之及於當陽備與諸葛亮等數十騎邪趣漢津徐庶母見獲庶辭備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辭遂詣曹操操既有荊州水軍十萬將順流東伐吳人振恐議者咸勸孫權迎操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

數千里精兵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除殘去害況操自送死何迎之有瑜得精兵三萬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天子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唯孤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劉備至夏口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求救於孫將軍時權軍於柴桑備使亮說權曰海內喪亂將軍起兵江東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平矣遂破荊州威振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行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案戈束甲北面

而事之乎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義不辱況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人之仰慕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權勃然曰吾不能以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復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雖敗戰士還者精甲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蹷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以兵勢耳非

心服也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與破操必矣操敗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將水軍三萬隨亮詣備并力拒操冬十月癸未日有蝕之十二月壬午徵前將軍馬騰爲衛尉是月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

十四年劉備以孫權行車騎將軍備自領荊州屯公安七月曹操征孫權冬十月晦日有蝕之

十五年春二月乙巳日有蝕之

十六年春正月辛巳以曹操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副丞相三月馬超韓遂反秋七月操征超遂大破之

是歲劉備入益州
十七年春正月加曹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夏五月癸未誅衛尉馬騰超之父也六月庚寅晦日有蝕之秋七月庚戌立皇子熙爲濟陰王懿爲山陽王邈爲濟北王敦爲東海王冬十月曹操征孫權侍中尚書令荀彧勞軍於譙初董昭等謂曹操宜進爵郡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語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禮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平之是行也操請彧勞軍因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相軍事次壽春彧以憂死

袁宏曰夫默語也賢人之略也故卷舒廢興之間非所謂以智屈伸貴其多算權其輕重而揣難易君子之行已也必推其心而達其道信其誠而行其義義不違心故百姓知其無私道不失順則天下以爲至當其出也忠著於時君仁及於天下匹夫匹婦莫不咨嗟者以其致功之本義和也若時不我與中道而廢內不負心外不愧物千載之下覩其迹而悲其事以爲功雖不就道將何成也及其默也非義而後退讓謀而後止蓋取舍不同故宛龍蟠以求其志雖仁者之心大存兼愛援手而陷於不義君子不爲也苟爲斯道四體且猶致患而況萬物乎漢自桓靈君失其柄陵遲不振亂殄海內以弱致弊虐不及民劉氏之澤未盡天下之望未改故征伐者奉漢拜爵賞者稱帝名器之重未嘗一日非漢魏之平亂資漢之義功之勉濟苟生之謀謀適則勳隆勳隆則移漢劉氏之失天下苟生爲之也若始圖一匡終與勢乖情見事屈容身無所則苟生之識爲不智矣若取濟生民振其塗炭百姓安而君位危中原定而社稷亡於穆雖親於漢已疎則苟生之功爲不義也夫假人之器乘人之權既而以爲已有不以仁義之心終亦君子所耻也一汗猶有慙色而況爲之謀主功奮於當年迹聞於千載異夫終身流涕不敢謀燕之徒隸者自

已爲之功而已死之殺身猶有餘愧焉足以成名也惜哉雖名蓋天下而道不合順終以憂卒不殞不與義故曰非智之難處智之難非死之難處死之難嗚呼後之君子默語行藏之際可不慎哉
十八年春二月庚寅省幽州并州以其郡國并屬冀州省司隸校尉以其郡國分屬豫州省梁州以其郡國并屬冀州夏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曹操爲公曰朕以不德少遭愍凶越在西土遷在唐衛當此之時殆若綴旒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兇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振悼于厥心曰惟考

惟祖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
乂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
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群后釋位以謀王室
君則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
天常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翦之以寧東夏此又
君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
遂遷許都造我京邑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神
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
君靈用丕顯謀蘄陽之役橋蕤授首稜威南邁術以
殞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乘轅將反
張陽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袁紹

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內侮當此之時王師
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秉大節精貫白日奮其
武怒運其神策致屆官渡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
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師黃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
咸梟其首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桓
三種崇亂二世袁尚因之逼據塞北束馬懸車一征
而滅此又君之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賦王師首路
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
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
萬計遂定邊城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
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

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序海內宣美風俗旁施
勤教表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
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滅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
胙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
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乃
使邵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
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太師以
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恭王職又命晉文登
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斧鉞秬鬯弓矢大啓南陽世
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繄二國之是賴今君丕稱顯
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寧九域莫不率

俾功高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甚恧焉朕以眇眇之
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若涉泉水非君攸濟朕
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
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魏國公錫君玄
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
公入為卿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
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
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穡人
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
副焉君敦尚廉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

用錫君軒懸之樂八佾之舞君宣翼風化爰及四方遠人迴面華夏充實是用錫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逖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匪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已下羣臣百僚皆如漢初諸侯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卹爾衆時亮庶工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

祖之休命六月己巳從趙王珪爲博陵王

十九年春三月癸未改授魏公金璽赤紱遠遊冠夏五月劉備剋成都遂有益州諸葛亮爲股肱乃峻刑法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有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一夫振臂天下土崩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自是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示相承奉德政不修威刑不肅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此也吾今先威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此爲著冬十一月丁卯皇后伏氏廢非上意也曹操使人收后后被髮徒跣而出上謂御史大夫郗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后見殺之日后父完及宗族死者百有餘人

二十年春正月立皇后曹氏操女也初操以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立爲皇后三月曹操征張魯秋七月魯遂降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丑封魏公子六人爲列侯夏四月甲午進魏公爵爲王五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二十二年夏四月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冬

十月命魏王冕有十二旒乘金根車設五時副車是歲大疫

二十三年春正月甲子太醫令吉平少府耿熙等謀誅曹操發覺伏誅三月有星孛于東井

二十四年春三月壬子晦日有蝕之夏五月劉備取漢中秋八月諸葛亮等上言曰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威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擒凶討逆扶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家運不造之難董卓首亂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衛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剥亂天下殘毁民物久令陛
下蒙塵幽處人神無位遏絶王命厭昧皇極欲佻神
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等州牧宜成亭侯備
授朝爵秩念在輸力以徇國難覩其機兆赫然發憤
與車騎將軍董承謀共誅操將安國靜難克寧舊都
會承不密令操遊魂遂得長惡殘泯海内臣等每懼
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
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
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
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亮等以備肺腑枝葉
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備破收漢中海内

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
社稷光照萬世奉辭在外詔命斷絶昔西河太守梁
統等值漢中興限於河山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
竇融以爲元帥卒立績效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甚
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内殘群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
禦侮未立可謂寒心臣等輙依舊典立備爲漢中王
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
蜀廣漢犍爲爲國所署置依漢初立諸侯王故典夫
權宜之制苟利國家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
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江陽設壇場御王冠于劉
備備上言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

奉辭于外不能除寇靜難以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
陵遲六合否而不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
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群凶縱横殘剥海内賴陛下聖
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
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威恣心極
亂臣等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計操機事不密承
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
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
武歷年無效常恐殞殁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
厲今臣群僚以爲昔在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
帝以來此道不廢周監二代建諸姬姓實賴晉鄭夾

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
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簒逆已
顯既王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
大司馬漢中王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
群臣見逼迫以大義追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
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深憂碎首之責若應權通變以
寧聖主雖越水火所不敢辭常慮於懷以防後悔輙
順衆議拜授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高寵厚俯思自
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輙將率六軍順時
撲討以寧社稷以報萬分九月丞相掾魏諷謀誅曹
操發覺伏誅諷有威名滑結義士坐死者數十人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曹操薨諡曰武王壬寅詔曰魏太子丕昔皇天授乃顯考以翼我皇家遂攘羣兇戡定九州弘功茂績光于宇宙朕用垂拱三十有餘載天不憖遺一老永保余一人早世潛神哀悼切傷丕奕世宣明宜秉文武紹熈前緒今使使持節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丕丞相印授魏王璽紱領冀州牧方今外有遺虜遐夷未賓旗鼓尚在邊境干戈不得韜刃斯乃播揚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豈得修諒闇之禮究曾閔之志哉其敬服朕命抑弭憂懷旁祗厥序時亮天工以稱朕意於戲可不勉乎二月丁未朔日有蝕之冬十月乙卯詔曰朕在位三十有

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宗廟之靈危而復存然瞻仰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裕明德以應其期是曆數昭明亦可知矣夫人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羨而慕之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乃告宗廟使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禪位于魏王曰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宙傾覆賴武王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以綏我宗廟豈余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天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禮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祗奉大化饗茲萬國以肅天道庚午魏王即皇帝位改年曰黃初魏帝既受禪問尚書陳羣曰朕應天順民卿等以爲何如羣對曰臣與華歆俱事漢朝雖欣聖化義形于色

袁宏曰夫君位萬物之所重王道之至公所重在德則弘濟於仁義至公無私故變通極於代謝是以古之聖人知治亂盛衰有時而然也故大建名教以統羣生本諸天人而深其關鍵以德相傳則禪讓之道

也暴極則變變則革代之義也廢興取與各有其會因時觀民理盡而動然後可以經綸丕業弘貫千載是以有德之興靡不由之百姓與能人鬼同謀屬于蒼生之類未有不蒙其澤者也其政化遺惠施及子孫微而復隆替而復興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及其亡也刑罰淫濫民不堪命匹夫匹婦莫不憔悴於虐政忠義之徒無由自效其誠故天下囂然新主之望由茲而言君理既盡雖庸夫得自絕於桀紂暴虐未極徒於文王不得擬議於南面其理然也漢自桓靈君道陵遲朝綱雖替虐不及民雖宦豎乘間竊弄權柄然人君威尊未有大去王室世之忠賢皆有寧本

之心若誅而正之使各率職則二祖文章之業復陳乎目前雖曰微弱亦可輔之時獻帝幼沖少遭凶亂流離播越罪不由己故老後生未有過也其上者悲而思之人懷匡復之志故助漢者協從背劉者衆乖此盡民未忘義異乎秦漢之勢魏之討亂實因斯資旌旗所指則以伐罪爲名爵賞所加則以輔順爲首然則劉氏之德未泯忠義之徒未盡何言其亡也漢苟未亡則魏不可取今以不可取之實而冒揖讓之名因輔弼之功而當代德之號欲比德堯舜豈不誣哉初魏王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嘗已爲漢三公遭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氏之臣於義

旣無所爲於國選亦不爲榮也遂聽所守及魏受禪乃下詔曰夫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錫公故漢宰臣乃祖已來世著忠賢公年過七十行不踰距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錫公延年杖及伏几延請之日使杖入侍又使著鹿皮帽冠彪上章固讓不聽年八十四以壽終彪字文先幼背祖考之業以孝義稱自爲公輔值王室大亂彪流離播越經歷艱難以身衛主不失中正天下以此重之自震至彪四世宰輔皆以儒素名德相承來賜雖方節不及震然其恭謹孝友篤誠不忝前列也有子曰修少有俊才而德業之風盡矣至魏初坐事誅癸酉魏以河內之山陽封漢帝爲山陽公行漢正朔焉明年劉備自立爲天子

後漢孝靈皇帝紀卷第三十

重刻兩漢紀後序

右荀悅前漢紀三十卷袁宏後漢紀三十卷祥符中刊版於錢塘版廢幾百年今始合二書用諸家博本校其異同揆其譌誤稍條然可讀遂再刻之夫兩漢之事最備者錄司馬遷班固范曄與夫荀悅袁宏之書俱存故也其事咸萃於編年故曰紀其事分於傳表紀志故曰書讀荀袁之紀如未嘗有班范之書讀班范之書亦如未嘗有荀袁之紀也各以所序自達於後世荀悅之作後於班固而袁宏之作先於范曄或先或後或略或詳其體製凡例則猶黑白之不相亂河漢之不相涉也荀袁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

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故其詞縱橫放肆反復辯達明白條暢既啓告當代而垂訓無窮其爲書卓矣然比班范二史缺裂不傳僅存篇目蓋因緣世故自有次第而顯晦若有時也編修王公敦閱古訓博極羣書其出使浙東也既刻劉氏外紀以足資治通鑑又重刻舊唐書至刻此兩漢紀其艱其勤尤爲盡力諸書咸備然後紬繹上下數千載間侵尋相接矣其發揮欲廢用心高遠以加惠學者非異時刻一書一集之比僕嘗謂校讎是正文字固儒者先務然執一而意改者所當慎也蓋一字之疑後或得善本正之若率以意改即疑成實傳世行後此字錄我而廢故學者貴於弛張變通也公聞僕語欣然有取輒敢載之篇末因論公尊思此二紀謂與漢書不同使並傳于後未易以彼廢此而一字不可相雜之本意其不苟如此抑以見瓌奇偉麗之觀必待人而後彰也紹興十二年六月甲子日汝陰王銍序

大唐創業起居註三卷

（唐）溫大雅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大唐創業起居注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唐溫大雅撰。大雅字彥龍、并州祁人。官禮部尚書、
封黎國公。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唐志宋志皆作
三卷。惟文獻通考作五卷。此本上卷記起義旗至
發引四十八日之事。中卷記起自太原至京城一
百二十六日之事。下卷記起攝政至即眞一百八
十三日之事。與書錄解題所云記三百五十七日
之事者其數相符。首尾完具無所佚闕。不應復有
二卷。通考殆譌三爲五也。大雅不傳稱高祖兵興、
引爲記室參軍、主文檄。則此書得諸聞見記錄當
眞。今取與高祖本紀相較。若劉仁恭爲突厥所敗、
煬帝驛繫高祖。此書稱高祖側耳謂秦王曰。隋運
將盡。吾家繼膺符命。所以不早起兵者。爲爾兄弟
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是
執師由高祖、而本紀則謂舉事由秦王。又此書載
隋少帝以夏四月詔曰。今遵故事、遜於舊邸。而本
紀則繫之五月戊午。凡此之類、皆頗相牴牾。書中
所謂大郎即建成、二郎即太宗、於太宗殊無所表
異。胡震亨跋謂大抵載筆之時、建成方爲太子、故
凡言結納賢豪、攻略城邑、必與太宗並稱。殆其然
歟。抑或貞觀十七年敬播房元齡許敬宗等所修
高祖實錄、欲以創業之功獨歸太宗、不能無所潤
色也。觀大雅所識、獨宮婢私侍一事耳。至於稱臣
突厥、則以不用書而用啟、隱約其詞。而於煬帝命
爲太原道安撫大使、則載高祖私喜此行、以爲天
授。於煬帝命擊突厥、則載高祖私謂人曰。天其或
者將以畀余。俱據事直書、無所粉飾。則凡與唐史
不同者、或此書反爲實錄、亦未可定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之一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臨汾郡開國公溫大雅撰

明　毛　晉　訂　　張　亨　同　校

起義旗至發引凡四十八日

初帝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使郡文武官治能不稱職者並委帝黜陟選補焉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討捕所部盜賊隋大業十二年煬帝之幸樓煩時也帝以太原黎庶陶唐舊民奉使安撫不踰本封因私喜此行以爲天授所經之處示以寬仁賢智歸心有如影響煬帝自樓煩遠至鴈門爲突厥始畢所圍事甚平城之急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繼進故得解圍僅而獲免遂向東都仍幸江都宮以帝地居外戚赴難應機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帝不得已而行竊謂人曰匈奴爲害自古患之周秦及漢魏歷代所不能攘相爲勍敵者也今上甚憚塞虜遠適江濱反者多于蝟毛群盜所

在蜂起以此擊胡將求以濟天其或者殆以俾余我當用長策以馭之和親而使之令其畏威懷惠在茲一舉既至馬邑帝與仁恭兩軍兵馬不越五千餘人仁恭以兵少甚懼帝知其意因謂之曰突厥所長惟恃騎射見利即前知難便走風馳電卷不恒其陳以弓矢爲爪牙以甲冑爲常服隊不列行營無定所逐水草爲居室以羊馬爲軍糧勝止求財敗無慚色無警夜巡晝之勞無構壘饋糧之費中國兵行皆反于是與之角戰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爲習其所好彼知無利自然不來當今聖主在遠孤城絕援若不決戰難以圖存仁恭以帝隋室之近親言而有理聽帝所爲不敢違異乃簡使能騎射者二千餘人飲食居止一同突厥隨逐水草遠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騎旁若無人馳騁射獵以曜威武帝尤善射每見走獸飛禽發無不中嘗卒與突厥相遇驍銳者爲別隊皆令持滿以伺其便突厥每見帝兵咸謂以其所爲似其部落有引

帝而戰者常不敢當辟易而去如此再三衆心
乃安咸思奮擊帝知衆欲決戰突厥畏威後與
相逢縱兵擊而大破之獲其特勒所乘駿馬斬
首數百千級自爾突厥喪膽深服帝之能
兵收其所部不敢南入時有賊帥王漫天別黨
衆逾數萬自號歷山飛結營於太原之南境上
黨西河京都道路斷絶煬帝後十二年勑帝爲
太原留守仍遣獸賁郎將獸牙郎將
高君雅爲副帝遂弘竊喜甚而謂第二子秦王
等曰唐固吾國太原即其地焉今我來斯是爲
天與與而不取禍將斯及然歷山飛不破突厥
不和無以經邦濟時也既而歷山飛衆數不少
劫掠多年巧於攻賊勇於力戰南侵上黨已破
將軍慕容將軍羅侯之兵北寇太原又斬將軍
潞長文首頻勝兩將所向無前於是帝率王威
等及河東太原兵馬往討之於河西雀鼠谷口
與賊相遇賊衆二萬餘人帝將所統步騎纔五
六千而已威及三軍咸有懼色帝笑而謂威等

創業起居注卷一 三

曰此輩流盜惟財是視頻恃再勝自許萬全鬪
力而取容未能克以智圖之事無不果所憂不
戰戰必破之當無慮也須臾賊陣齊來十許里
間首尾相繼去帝漸近帝乃分所將兵爲二陣
以羸兵居中多張幡幟盡以輜重繼後從旌旗
鼓角以爲大陣又以麾下精兵數百騎分置左
右隊爲小陣軍中莫識所爲及戰帝遣王威領
大陣居前旌旗從賊衆遙看謂爲帝之所在乃
帥精銳競來赴威及見輜重狀捨威爭取威怖而
落馬從者挽而得脫帝引小陣左右二隊大呼
而前夾而射之賊衆大亂因而縱擊所向摧陷
斬級獲生不可勝數而餘賊黨老幼男女數萬
人並來降附於是郡境無虞年穀豐稔咸帝恩
德若在隋之逢帝焉後突厥知帝已還太原
仁恭獨留無援數侵馬邑帝遣副留守高君雅
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仁恭等違帝指蹤遂爲
突厥所敗既而隋主遠聞以帝與仁恭不時捕
虜縱爲邊患遂遣司直馳驛繫帝而斬仁恭帝

創業起居注卷一 四

自以姓名著於圖籙太原王者所在慮被猜忌
因而禍及頗有所悔時皇太子在河東獨有秦
王侍側耳謂王曰隋曆將盡吾家繼膺符命不
早起兵者顧爾兄弟未集耳今遭羑里之厄爾
昆季須會盟津之師不得同受孥戮家破身亡
為英雄所笑王泣而啟帝曰芒碭山澤是處容
人請同漢祖以觀時變帝曰今遇時來逢茲錮
縶雖覩機變何能為也然天命有在吾應會昌
未必不以此相啟今吾勵謹當敬天之誡以卜

興亡自天祐吾彼焉能害天必亡我何所逃刑
爾後數日果有詔使馳驛而至釋帝而免仁恭
各依舊檢校所部煬帝之幸江都也所在路絕
兵馬討掩來往不通信使行人無能自達唯有
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衆咸
異焉初使以夜至太原溫顏將宿於城西門樓
上首先見之喜其靈速報兄彥弘馳以啟帝帝
時方臥聞而驚起執彥弘手而笑曰此後餘年
實為天假退謂秦王曰吾聞惟神也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謂神也天其以此使促
吾當見機而作雄斷英謨從此遂定帝素懷濟
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接待人倫不限貴賤
一面相遇十數年不忘山川衝要一覽便憶遠
近承風咸思託附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
俊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禀聖略
傾財賑施卑身下士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廝養
一技可稱一藝可取與之抗禮未嘗云倦故得
士庶之心無不至者十三年歲在丁亥正月丙

子夜晉陽宮西北有光夜明自地屬天若大燒
火飛焰炎赫正當城西龍山上直指西南極望
竟天俄而山上當童子寺左右有紫氣如虹橫
絕火中上衝北斗自一更至三更而滅城上守
更人咸見而莫能辨之皆不敢道大業初帝為
樓煩郡守時有望氣者云西北乾門有天子氣
連太原甚盛故隋主於樓煩置宮以其地當東
都西北因過太原取龍山風俗道行幸以厭之
云後又拜代王為郡守以厭之二月己丑馬邑

軍人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據其郡而自稱天子國號定楊武周竊知煬帝於樓煩築宮厭當時之意故稱天子規以應之帝聞而歎曰頃來群盜遍于天下攻略郡縣未有自謂王侯者焉而武周竪子生于塞上一朝欻起輕竊大名可謂陳涉狐鳴爲沛公駈除者也然其欲因此起兵難于先發私謂王威高君雅等曰武周雖無所能僣稱尊號脫其進入汾源宮此輩不能剪除並當滅族矣雅大懼固請集兵帝察威等情

切謬謂之曰待據樓煩可微爲之備宜示寬閑以寧所部三月丁卯武周南破樓煩郡進據汾陽宮帝謂官僚曰兵可戒嚴城可守備糧可賑給三者當今一不可須預部分惟諸公斷之威等計無所出拜而請帝曰今日太原士庶之命懸在明公公以爲辭孰能預此帝知衆情歸己乃更從容謂之曰朝廷命將出師皆禀節度未有閫外敢得專之賊據離宮自稱天子威福賞罰隨機相時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汾源去此

數百里間江都懸隔三千餘里關河襟帶他賊據之鬭奏往來還期莫測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諸文人以救火其可撲滅乎公等國之爪牙心如鐵石欲同戮力以除國難公家之利見則須爲俾其無猜期于報効所以詢謀擇善行之是非獨於治兵敢辭戎首威等對曰公之明略遠近備知地在親賢與國休戚公不竭力誰盡丹誠若更逡巡群情疑駭帝若不得已而從之衆皆悅服懼而聽命帝以王威兼

任太原郡丞爲人清慎令與晉陽宮監裴寂相知檢校倉糧賑給軍戶口高君雅當守高陽得與失旅巡行城池及排架器械以兵馬鎧仗戰守事機召於龍尊軍民徵發皆須決於帝太原左近聞帝部分募兵備邊所在影赴旬日之頃少長得數千人兵可總帳以閏請安營處帝指興國寺曰勤王之師不謀而至此其興國者焉宜于此寺安處恐威雅猜覺亦不之問私謂秦王等曰紀綱三千足成霸業處之興國可

謂嘉名仍遣密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是月
也朔方郡人梁師都又殺郡官而稱天子初帝
遣獸牙郎將高君雅與馬邑守王仁恭防遏突
厥雅違帝旨失利而還帝恐煬帝有責便欲據
法繩雅雅是煬帝舊左右慮被猜嫌忍而弗問
雅性庸佷不知懸屈帝其得太原內外人心嚮
仰龍頗疑有異志每與王威密伺帝隙有鄉長
劉龍者晉陽之富人也先與宮監裴寂引之謁
帝帝雖知其微細亦接待之以招客君雅又與

龍相善龍感帝恩眄竊知雅等密意具以啟聞
帝謂龍曰此輩下愚闇于時事同惡違衆必自
斃也然卿能相報深有至誠幸勿多言我為
之所夏五月癸亥夜帝遣長孫順德趙文恪等
率興國寺所集兵五百人總取秦王部分伏于
晉陽宮城東門之左以自備甲子旦命晉陽縣
令劉文靜導開陽府司馬劉正會辭告高君雅
王威等與北蕃私通引突厥南寇帝集文武官
僚收威等繫獄丙寅而突厥數萬騎抄過太原

入自羅郭北門取東門而出帝分命裴寂文靜
等守備諸門並令大開不得輒閉而城上不張
旗幟守城之人不許一人外看亦不得高聲示
以不測衆咸莫知所以仍遣首賊帥王康達率
其所部千餘人與志節府鷹揚郎將楊毛等潛
往北門隱處設伏誡之待突厥過盡抄其馬群
擬充軍用然突厥多帝登宮城東南樓望之旦
及日中騎塵不止康達所部並是驍銳勇于抄
掠日可食時謂賊過盡出抄其馬突厥前後夾

擊突厥誠天道臨汾河康達等既無出力並墜
汾而死唯楊毛等一二百人浮而得脫城內兵
數無幾已喪千人軍民見此勞私有危懼皆疑
王威君雅召而至焉恨之帝神色自若懽
甚於常謂官僚曰當今天下賊盜十室而九
稱帝圖王城據郡縣荷文皇殊寵思報厚恩
欲與僚佐立功王室遂欲起兵威雅沮衆深相
猜忌翻構異謀欲加之罪盡其私通境外豈謂
繫之二日[illegible]突厥果入太原此殆

天心爲孤罰罪非天意也何從而至天既爲孤
遣來還應爲孤令去彼若不去當爲諸軍逼之
無爲慮也帝以兵未多又失康達之喪戰則
衆寡非敵綏恐入掠城外居民夜設伏兵出城
以據險要曉令他道而入若有來援仍誡出城
將士遙見突厥則速據險勿與其戰若知其戰
去必莫追之但送出境而還使之莫測爾後再
宿突厥達官自相謂曰唐公相貌有異舉止不
凡智勇過人天所與者前來馬邑我等已大畏

之今在太原何可當也且我輩無故遠來他又
不與我戰開門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
瞋我我以唐公爲人復得天意出兵要我盡死
不疑不如早去無住取死己亥夜潛遁明旦城
候騎入馳報帝曰我知之矣文武官入賀帝曰
且莫相賀當爲諸官召而使之即立自手疏與
突厥書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自去自來
豈非天所爲也我知天意故不遣追汝知天意
亦須同我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

終爲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
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
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
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
皆可汗有之必以路遠不能深入見與和通坐
受寶玩不勞兵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
中仍命封題署云某啓所司報請云突厥不識
文字惟重貨財願加厚遺改啓爲書帝笑而謂
請者曰何不達之深也自頃離亂亡命甚多走

胡奔越書生不少中國之禮併在諸夷我若敬
之彼仍未信如有輕慢猜慮愈深古人云屈于
一人之下伸于萬人之上塞外羣胡何比擬凡
庸之一耳且啓之一字未直千金千金尚欲與
之一字何容有惜此非卿等所及遂遣使者馳
驛送啓始畢得書大喜其部達官等曰我知唐
公非常人也果作異常之事隋屯前在鴈門人
馬甚衆我輩攻之竟不敢出太原兵到我等畏
之若神皆走還也天將以太原與唐公必當平

定天下不如從之以求寶物但唐公欲迎隋上
共我和好此語不好我不能從隋主為人我所
知悉若迎來也即忌唐公於我舊怨決相誅伐
唐公以此喚我我不能去唐公自作天子我則
從行覓大勳賞不避時熱當日即以此意作書
報帝使人往還不踰七日使至前日所賀官僚
舞蹈稱慶帝開書歎息久之曰非有天命此胡
寧肯如此但孤為人臣須盡節主憂臣辱當未
立功欲舉義兵欲戴王室大名自署長惡無君

可謂階亂之人非復尊隋之事本慮兵行以後
突厥南侵屈節連和以安居者不謂今日所報
更相要逼乍可絕好蕃夷無有從其所勸突厥
之報帝書也謂使人曰唐公若從我語即宜急
報我遣大達官往取進止官僚等以帝辭色懍
然莫敢咨諫興國寺兵知帝未從突厥所請往
往偶語曰公若更不從突厥我亦不能從公裴
寂劉文靜等知此議以狀啓聞帝作色曰公等
並是隋臣方來共事以此勸孤臣節安在裴寂

等對曰儻使伊呂得盡誠于桀紂即不為湯武
之臣寂等啟以事君不敢拘于小節且今士眾
已集所乏者馬蕃人未是急須胡馬待之如渴
若更遲留恐其有悔帝曰非不師古鮮能克成
諸賢宜更三思以謀其次六月己卯太子與齊
王至自河東帝懽甚裴寂等乃因太子秦王等
入啓請依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故事廢皇
帝而立代王興義兵以檄郡縣改旗幟以示突
厥師出有名以輯夷夏帝曰如此所作可謂掩

耳盜鐘事機相迫不得不爾雖失意于後主幸
未負于先帝眾議既同孤何能易所恨元首叢
脞股肱墮哉欷歔不得已裴寂等曰文皇傳嗣
後主假權楊素亡國喪家其來漸矣何忍御怒
昭茲以亂致天之罰即亦其宜於是遣使以眾
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
失熱寒特勤達官等送馬千疋來太原交市仍
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康鞘利將至軍
可以兵起甲子之日又符讖尚白請建武王所

執白旗以示突厥帝曰誅紂之旗牧野臨時所
仗未入西郊無容預執宜兼以絳雜半續之諸
軍槍旛皆放此營壁城壘幡旗四合赤白相映
若花園開皇初太原童謠云法律存道德在白
旗天子出東海常亦云白衣天子故隋主恒服
白衣每向江都擬于東海常修律令筆削不停
并以絳爲三級木壇自踏以事道又有桃李子
歌曰桃李子莫浪語黄鵠繞山飛宛轉花園裏
案李爲國姓桃當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

故云桃花園宛轉屬旌幡汾晉老幼謳歌在耳
忽覩靈驗不勝懽躍帝每顧旗幡笑而言曰花
園可爾不知黄鵠如何吾當一舉千里以符冥
兆自爾已後義兵日有千餘集焉二旬之間衆
得數萬裴寂等乃啓曰義兵漸大宜有司存官僚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佐屬帝曰布衣之士或假名竊位孤
[illegible]將軍府唐大守近絡下此更欲何求裴寂等
請進位大將軍以隆府號不乖古今權稱威名
帝曰卿以二立相期欲孤爲霍光之任威在將
軍何關大也必須仍舊亦任加之署置府僚長
史已下功次取之量能受職裴寂等又請置諸
軍并兵士等總號帝曰諸侯三軍春秋所許孤
今霸業是擬晉文可作三軍分置左右以簡統
即妙選其人諸軍既是義兵還可呼爲義士昔
周武克殷義士非其薄德況今未有所克敢忘
義士者乎太原遊山縣令高斌廉拒不從命仍
遣使間行往江都奏帝舉兵煬帝惡李氏據有
太原聞而甚懼乃勑東都西京嚴爲備禦西河

不時送款帝曰遊山守株未足爲慮西河繞山
之路當吾行道不得留之六月甲申乃命大郎
二郎率衆取之除程命賫三日之糧時文武官
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爲大郎
二郎焉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
先以此郡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
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稟教義方奉以
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
事須稱旨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

吾復何憂于時義師初會未經講閱大郎等慮
其不攻以軍法爲言三軍聞者人皆自肅兵向
西河大郎二郎在路一同義士等共甘苦齊其
休息風塵警急身即前行民間近道果菜已上
非買不食義士有竊取者即覓本主爲還價亦
不詰所竊之人路左有長老或進酒食獻漿者
重傷其意非其所見軍人等同今不當獨受如
有牛酒饋遺案與來者勞而退之曰此隋法也
吾不敢頗慮前人有限遂羈移日不食以謝之

於是將士見而感悅人百其勇至西河城下大
郎二郎不甲親往喻之城外欲入城人無問男
女小大並皆放入城內既見義軍寬容至此咸
思奮赴惟有郡丞高德儒執迷不反己丑以兵
臨之不時而進衆皆爭上郡司法書佐朱知瑾
等從城上引兵而入執德儒以送軍門德儒即
隋之見鸞人也大郎二郎等數之曰卿逢野鳥
謬道祥鸞佞惑隋侯以爲祥瑞趙高指鹿爲馬
何相似也義兵今入必當理無不殺趙高之輩

仍命斬焉自外不戮一人秋毫不犯往還九日
西河遂定師歸帝聞喜曰以此用兵天下橫行
可也是日即定入關之策癸巳以世子爲隴西
公爲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等隸焉二郎爲
燉煌公爲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等隸焉世
子并爲大將軍府命裴寂劉文靜爲大將軍府
長史司馬以殷開山劉政會溫大雅唐儉權弘
壽盧階思行牛武士彠等爲掾屬記室參左等
官以廣揚王長階姜寶誼楊毛京兆長孫順德

竇琮劉弘基等分爲左右統軍副統軍自外文
武職員隨才銓用其平旦有僧俗姓李氏獲白
雀而獻之至日未時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
上左右復捕獲焉明旦有紫雲見于天當帝所
坐處移時不去既而欲散變爲五色皆若龍獸
之象如此三朝百姓咸見文武詣賀帝皆抑而
不受丙申突厥柱國康鞘利等并馬而至舍之
於城東興國玄壇鞘利見老君尊容皆拜道士
賈昴見而謂同郡溫彥將曰突厥來詣唐公而

宛尚老君可謂不失尊卑之次非天所遣此輩寧知理乎丁酉帝引康鞘利等禮見於晉陽宮東門之側舍受始畢所送書信帝爲貌恭厚加餐賜鞘利等大悅退相謂曰唐公見我蕃人尚能屈意見諸華人情何可論敬人者人皆敬愛天下敬愛必爲人主我等見之人不覺自敬從此以後帝每見鞘利等愈加敬畏不失蕃臣之禮其馬千疋唯市好者而取其半義士等咸自出物請悉買之帝曰彼馬如羊方來不已吾恐爾輩不能買之胡人貪利無厭其欲少買且以見貧示其非急于馬吾當共之貢市不用爾物毋爲逍從自費家[illegible]已而尚陽郡靈壽賊帥郗士陵以其黨數千人款附即授鎮東將軍封燕郡公仍置鎮東府具補僚屬以招撫山東郡縣乙巳康鞘利等還蕃乃命司馬劉文靜報使并取其兵靜辭帝私誡之曰胡兵相送天所遣來敬煩天心欲存民命突厥多來民無存理數百之外無所用之所防之者恐武周引爲邊患又

胡馬牧放不煩粟草取其聲勢以懷遠人公宜體之不須多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之一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之二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太原郡開國公臣温大雅撰

明 毛 晉 胡 震亨同校

起自太原至京城凡一百二十六日

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爲太原郡守留守晉陽宮文武後事並委焉義師欲西入關移營於武德南癸丑將引帝立軍門仗白旗而大號誓衆文曰夫天地定位否泰迭其盛衰日月著明虧昃既其貞滿惟神莫測尚乃盈虛矧茲王道

能無悔悋克先帝世炎漢商周撥亂乘乾多歷年所厥嗣陵緒時屬艱危則其股肱宰衡藩屏混成戮力同獎推心翼戴彌縫或可扶紀合而奔官守忠不可破廢放而安宗社伊霍桓文並其人也自爾迄武代有其事布在方策可得而言日者蒼精云謝炎運將啓上天眷命屬乎隋室於是我高祖文皇帝以后父之尊周親入相豹變陝左龍飛漢東咏歌通於韓魏則神鉦遏響勤王謀於巴蜀則靈山斯鑠四罪咸服九有樂

推緝綸帷幄之間揖讓巖廊之內造我區宇今更恭月舜禹以來受終未有如斯之盛[illegible]散臨朝恭己庶績爲心親覽萬機平章百姓兢兢慎于馭朽翼翼懼於烹鮮齊六合爲一家等黔黎于赤子有陳不幸殄虐政於江湖獯醜相屠降封房于沙漠具治民也如彼其和戎也若茲散馬牛於山林鑄劍戟爲農器求瘼恤隱訟息刑清輕徭薄賦家給人足倉廩流衍于里閭職貢委輸于帑藏豈獨木衡貫朽常平粟紅而已

哉加以愛民治國節用而教本深根固蒂因河而踐華肆覲朝宗止於京邑玄覽縱觀弗踰岐下嵩逕而和內外從隔江澤洋溢休祥紹至一世之興咸類公劉二紀之治可謂隆平揚搉往初歷選前辟前書所美莫之能尚然聖人千慮失於知子以正萬國乾易元良寄守器之長立不才之與儲亂之萌於是乎在異哉今上之行已也[illegible]怨已剔拓狂悖爲混沌苟鴆以爲恣雕飾非妨佞拒諫信讒敵怨誣良仇讐

骨肉延幸無度窮兵極武喜怒不恒觀雜衆叛
御河導洛[illegible]而達江馳道緣邊從大城而
傍海離宮別館之所在車轍馬跡之所向戍塹
山而陘谷畢結[illegible]而攝項遮水屢征殲丁壯於
億兆稱谷[illegible]老幼於百萬禽荒奪於飛走
饕食窮於水[illegible]竭於車飲民力殫於勞止
十分天下九[illegible]林旅于闕廷豺狼充於
道路[illegible]孤竹而[illegible]接
棘矜大呼者聚[illegible]而起[illegible]白狄剽[illegible]

[illegible] 三

道而[illegible]與中[illegible]眉[illegible]而[illegible]駭如蒂
僵尸若[illegible]斂[illegible]之所胡越[illegible]和[illegible]之殺
內海波[illegible]而下[illegible]以
積然[illegible]無人赫赫
宗[illegible]為[illegible]承七葉之
餘慶[illegible]得地[illegible]里家稱公室
典駿[illegible]唐之大[illegible]坐觀綴旒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可也廢皆
[illegible]

咸雜[illegible]縣放後主下[illegible]部復先帝之[illegible]
固配天于園寢存司牧于[illegible]一[illegible]
於此事不獲已追增[illegible]凡[illegible]
斂宄時鄰[illegible]我
同[illegible]志[illegible]此
[illegible]所在郡縣[illegible]
[illegible]帝[illegible]人度[illegible]遠嫌之事
[illegible]以恕[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名到先[illegible]次

[illegible] 四

[illegible]加[illegible]帝謂行之等曰吾未
[illegible]為此宮[illegible]撫以德使遠者知有
征[illegible]戰見我心[illegible]是夕次於[illegible]源牧馬置宮皆
排高險老弱[illegible]休[illegible]之地飛
[illegible]不[illegible]人也帝乃[illegible]世子及[illegible]
家[illegible]此器役[illegible]食
糧[illegible]馬[illegible]有
不[illegible]從人[illegible]
兄曰天下神器聖人[illegible]所[illegible]大功[illegible]

世不可安居所以納揆試艱虞登帝位櫛風沐
雨夏會諸侯自時厥後所圖甚衆肇基創業未
有無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宮長于貴戚
牧州典郡少年所爲奢樂從容惟好事極饑寒
賤役見而未經險阻艱難亦不涉在茲行也
並欲備嘗如弗躬親恐違天旨爾等從吾勿欲
懈怠今欲不言何治故無所允應思者恍我寬
容智有懸而改過世子及敦煌公前曰經綸機
務一日萬端取決英暮四方輻湊愿下躬親見

等亦之自餘常事所付有臣經以開恐疲神
思又應將佐等不被委任頗以自疑帝曰是何
言與是何言吾非爽不附自勞不行吾之責也
排鋒蹈刃斬將奪旗爾之務也深溝高壘[illegible]笑
從容將吏之逸也吾憂責務逸[illegible]推下
功名與之賢自當內省不賢者無功概然皆陽
從我可謂同心之人俱非致命之上漢初有蕭
曹而無爾韓今我有爾雖而無蕭曹天道下分
乃復如是行矣自愛吾知爾懷自是以後記室

奉命宣吉循致部伍開事給付一物宣書羽檄
賞罰升降撫接初附懇悅遠近帝或以陳事緒
于疏意謂欲言折中下管當理非奉進言所司
貴能裁答義旗之下毎日于有餘人論賞論勳
告冤申屈附文希旨百司干端來衆如雲觀者
如堵帝處斷若流當無疑滯人人各得所咸盡懽
心皆嘆神明謂爲天下主也尋進通議大夫
張綸等率師經略稽胡離石龍泉文城等諸郡
丙辰至于西河引見民庶等賜敬者老慰撫賓

獨賤貧窮困禮仁賢能不宜獄訟曰昃而罷同
有所遺闕問仁左右向之五條催自要道聰明
文思以之建極弧所以自強不息爲義兵之先
啓也仍自注授老人七十已上通議朝請朝散
三大夫等官教門乞言將智事屬高年耄耋杖
鄉禮容優異老人等年餘七十觀個戲璧見我
義兵備歷艱難勞勤力之艱知不可爲肉帛之資
應其多賜式加爵秩以酬其義節級並如前授
自外當土豪猾以資除授各有差官之大小並

帝自手注量才叙効咸得厥宜口問功能答不
停毫所司唯給告身而已爾後遂為恒式帝特
善書工而且疾兵草不拘常體而草跡韶媚可
愛嘗一日注授千許人官更案遇得好紙走筆
若飛食頃而就得官人等不敢取告符乞寶神
筆之跡遂各分所授官名而去乙丑張綸等下
離石殺其太守楊子崇為亂兵所害崇即後主
從弟也頗有學識性理帝甚惜之崇性怯而無
謀故及於難入自雀鼠谷次于靈石縣壬戌霖

創業起居注卷二　七

雨甚頓營於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此縣西
北抗汾水東拒霍太山守險之衝是為襟帶西
京留守代王遣驍將獸牙郎將宋老生率精兵
二萬拒守又遣左武候大將軍屈突通將遼東
兵及驍果等數萬餘人據河東與老生相影響
傍介休以東謹衛所在軍民城守並隨便受
老生節度帝聞而笑曰億兆離心此何
為也老生亂兒未知師老之謀屈突勝兵當無
出突之慮自防輕敵二子有之關外相時俱非

其事且屈突曾破玄感時人謂其能兵老生數
勝群盜自許堪當勍敵無識之徒因相諂附謂
其必能制我不遣拒兵我若緩以待之彼必以
吾為怯出其不意不過一兩月閒並當擒之吾
無憂也于時秋霖未止道路泥深帝乃命府佐
沈叔安崔善為等閒道齎兵往太原更運一月
糧以待開霽甲子有白衣野老自云霍太山遣
來詣帝請謁帝弘達至理不語神怪逮乎佛道
亦以致疑未之深信門人不敢以聞此老乃稱

創業起居注卷二　八

帝行營路左拜見帝戲謂之曰神本不測卿何
得見卿非神類豈其神言野老對曰某事山祠
山中聞語遣語大唐皇帝云若往霍邑宜東南
傍山取路八月初雨止我當為帝破之可為吾
立祠廟也帝試遣案行傍山向霍邑道路雖峻
兵在行而城中不見若取大路去縣十里城上
人即遙見兵來帝曰行逢淫雨人多疑惑即仗
非精何可令人遠見且欲用權譎為之朽山
神示吾此路可謂指蹤而霽有徵吾從神也然

此神不欺趙襄子亦應無負於孤顧左右笑以
為樂丙寅突厥始畢使達官級失特勤等先報
巳遣兵馬上道計日當至帝曰地名賈胡知胡
將至天其假吾此胡以成王業也己巳榮陽賊
帥李密遣使送書請與帝合從帝大悅謂
大郎二郎等曰桀賊背我求強與此附所憂此輩
今並歸心上下一心在過江京都恐死不暇天下
可傳檄而定何憂如之初李密與楊玄感同逆
感誅而密亡命投東郡賊帥翟讓讓知密是蒲

山公之子頗讀漢書納而禮之推為謀主密以
百姓饑弊說來據倉曰倉宅守武牢之險密自
後舊討為魏公號翟讓為司徒公讓所部兵並
齊濟間漁獵之手善用長槍華騶龍廐細馬所
向無前者多為魏所擄故其兵銳於他賊加以
密是逃刑之人可守衛要隋主以李氏當王又
有桃李之歌謂密應於符讖故不敢西顧尤加
憚之密雖有眾所推恐其關巳恭儉自勵布衣
蔬食所居之室積書而巳子女珍玩一無所取

賑貸貧乏敬禮賓客故河汴間縉紳之士多往
依之密又形儀貌小讓非之邑遂謀殺讓而并
其眾密以賜帝不移詔讓巳死坐對故舍便有
自矜之志作書與帝以天下為巳任屢有大言
其書多不遜大略云欲帝為盟津之會殪商辛
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後後主執代王
為意帝覽書笑謂所親曰密矜誇不達天命
適所以為吾拒東都之兵守成皋之阨更覓韓
彭莫如用密宜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其不虞

於我得入關據蒲津而屯永豐阻崤函而臨伊
洛東看群賊鷸蚌之勢吾然後為秦人之漁父
矣記室承旨報密書云其昆山火烈海水群
飛赤縣兵摧黔黎塗炭布衣戍卒耰鋤棘矜爭
帝圖王狐鳴蠭起翼京洛强弩圍城膴膴周
原但麗崤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
熾將被髮於伊川藩籬無虞卒下結舌大盜移
國莫之敢指忽焉至此自哈伊戚七百年之基
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

然則斯之酷者也則我高祖之業幾墜於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八屯位未爲高足成非賤吾貪當世偃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不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義徒然等袁公而流涕抑賈生之慟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河朔和親蕃塞共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日千里鵬起舞豹變先鞭而下宜今早來中原兵臨郿鄠將觀周戲若此敘今酬似漢王何足解書屈於唐

當今屬來子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于唐斯足榮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鑾輿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

茲鴻業密得帝書甚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也遂注意東都無心外略劉文靜之使蕃也來遲而突厥兵馬未至時有流言者云突厥欲與武周南入乘虛掩襲太原帝集文武官人及大郎二郎等而謂之曰以天贊我而今應無此勢以人事見機而發無有不爲況行遣吾當入衆武周之地何有不來之理諸人意謂何議者以老生突厥相去不遠密譎誑奸謀難測突厥見利則行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

都之會義兵家屬在焉愚夫所慮伏聽教旨帝顧謂大郎二郎等曰爾輩如何對曰武周位極而志滿突厥少信而貪利外雖相附內實相猜突厥必欲遠離太原寧肯近亡馬邑武周悉其此勢必未同謀又朝廷既聞唐國舉兵憂虞不暇京都留守特畏義旗所以驍將精兵鱗次在近今若却還諸軍不知其故更相恐動必有變生營之內外皆爲勍敵於是突厥武周不謀同至老生屈突追奔競來進闕圖南退窮自北還

無所入往無所之畏溺先沉近于斯矣且今來秋潦坊野人馬無憂坐足有糧行即得衆李密戀于倉米未遑遠略老生輕躁破之不疑定業取威在茲一決諸人保家愛命所謂言之者也兒等捐軀力戰可謂行之者也耕織自有其人兩無他問自請進軍若不殺老生而取霍邑兒等敢以死謝帝喜曰爾謀得之吾其決矣三占從二何藉輿言懦夫之徒幾敗乃公事耳丙子太原運糧人等至八月己卯霖止帝指霍太山

而言曰此神之語信而有徵封內名山禮許諸侯有事乃命所部鄉人設祠致祭焉庚辰命諸軍聯行裝整鎧仗辛巳旦發引取傍山道而趨霍邑七十餘里初行霧甚俄而秋景澄明帝謂大郎二郎曰今日之行在卿兩將景色如此天似為人唯恐老生怯而不戰閉門城守其若之何大郎二郎啓帝曰老生出自寒微勇而無智討捕小盜頗有聲名今來居此必當大衆賞勞若不出戰死在不疑輕騎挑之無慮不出如其

固守便可誣其相引謗為誠節彼無識解不知述大為其左右僚悉凡庸鄙小相猜自成疑阻無妨密相表奏不廢傳首京都小慧之人思此解事以此量之來戰不惑帝曰老生不能逆戰固知無能為也閉守等時之妙盡其實是日未時帝將麾下左右輕騎數百先到霍邑城東去五六里以待步兵至方欲下營且遣大郎二郎各將數十騎逼其城行視戰地帝分所將人為十數隊巡其城東南而向西南往往指麾似

若安營而攻城者仍遣殷開山急追馬步等後軍老生在城上遥見後軍欲來與謂逼其城置營乃從南門東門兩道引兵而出衆將三萬許人帝慮兵背城不肯遠鬭乃部勒所將騎兵馬分左右大郎領左軍擬屯其東門二郎將右軍擬斷其南門之路仍命小綱偽若避之既而老生見帝兵却謂為畏已果引兵更前去城里餘而陣殷開山等所追步兵前軍續到方陣以當老生中軍後軍相續而至未及戰帝命大郎二

郎依前部分馳而向門兼兵齊乎而前紅壘靖
合鼓未及動鋒刃已交響若山崩城樓皆振帝
乃傳旨已斬宋老生所部衆開而大亂捨仗而
走爭奔所出之門門已大郎二郎先所屯守懸
門不發老生取入不得城上人下繩引之老生
攀繩欲上去地丈餘軍頭盧君諤所部人等跳
躍及而斬之傳首詣帝於是兵隨所向奮擊禁
不可止數里之間血流蔽地僵屍相枕日欲將
落帝見戰士心銳仍命登城時無攻具肉薄而

上自申至酉遂平霍邑帝視戰地愴然謂左右
曰河東已來孤之所使百姓見義旗有識節老
生所遇至于塗炭亂兵之下善惡不分火燒崑
山詎論玉石無妨死人之內大有赤心於我者
追取來不得及此戰亡生未被知沒有餘恨靜
而思之良深痛惜從今已去當以文德來之不
復用兵戈矣其破霍邑攻戰人等有勳者並依
格賞受事不踰日惟有徒隸一色勳司疑請教
曰義兵取人山藏海納遂乎徒隸亦無棄者及

著勳績所司致疑覽其所請可為太息豈有矢
石之間不辯貴賤庸勳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論
功將何以勸憑而為王亦何妨也眞宜從重吾
其與之諸部曲及徒隸征戰有功勳者並從本
色勳授壬午帝引霍邑城內老生文武長幼見
而勞之曰老生之外孤無所責縱有不誠于孤
亦當以赤心相仰乃節級授[illegible]從人齊等
其丁壯勝兵者即還從帝為左領軍大都督
還取其同色同營自相統處之不爲疑異俘降

之徒不勝喜躍欣若再生其有關中人欲還者
即授五品散官放還內外咸悅咸思報效仍命
葬宋老生以本官之禮自是以後來歸附者無
問鄉村堡塢賢愚貴賤咸遣書招慰之無有不
至其來詣軍者帝並節級授朝散大夫以上官
至于逸民道士亦請效力教曰義旗撥亂庶品
來蘇類聚群分無思不至乃有出自青溪遠辭
丹竈就人間而齊物從戎馬以同塵咸願解巾
負茲羈紲雖欲勿用重違其請逸民道士等誠

有可嘉尚依前授人或以設官太高諫帝者帝
曰不然□□漢氏以與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再
方希古教不違行天下之利義無獨私官皆
貴于我豈不益尊乎凡吳隋以來各歸於己屬
門辟闔之効東都擁兵之勁食盡而許授大夫
兗稱則惟加小官所以士無國志之在隨心服
蕩分崩至于今日遺事明矣誰之九然亦使
其冠觀餉之徒皆撫無忘此也又方官慰撫何
如用兵殺戮好生任賞其優當以不日而

定天下非鄉等小見所及丙戌入臨汾郡勞撫
任用郡內官民一如霍邑庚寅至于絳郡西北
之鼓山此山帝爲討捕大使時皆停營所故遂
尚宿焉去絳十餘里絳城不下是日曉被山西
北有大字雲色或紫或赤似雀便關之形須
臾有風吹來何營而臨帝所始帳上帝指絳
城而謂侍從曰風雲如此則從彼何不達之甚
仍命內人明日下城而後進食辛卯帝觀兵于
絳城將士等爭欲先登因而縱上自卯及巳遂

取之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遠之宅通守陳叔
達巳下面縛請罪並捨而不問待之如舊依
臨汾郡部分發巳至于龍門縣劉文靜康鞘利
等來自北蕃突厥五百人馬二千匹從鞘利等
至帝喜其兵少而來遲藉之以關隴謂劉文靜
曰吾巳及河突厥始至馬多人少甚愜本懷先
是帝使時于此縣界見河水清皇太子又于此
界獲玄狐於往縣西南復見鞘利并與縣內逆
俗等叙舊極懽丙申至汾陰遺書招爲娟賊帥

孫華華所部強兵至於數千積年劫掠并當富
貲聞帝以北從師之帝喜華喜而從命已
亥進營停于壺口分遣諸官附津水濱之人具
舟爭進日有數百仍署水軍高年丑太原獲青
石龜形文有丹書四字曰李治萬世齊王遣使
獻之帝石丹文大然映徹上方下銳宛若龜形
神工器物見者咸驚奇異帝初弗之信也乃令
水漬磨以驗之所司浸而經宿久磨其字愈更
鮮明於是內外畢賀帝曰上天明命貺以萬吉

恭承休祉須安萬方孤以寡德寧堪預此況符
人下不容以之頒告宜以少牢祀石龜而爵送
龜人用彰休慶是日又有獲嘉禾而獻者教曰
嘉禾爲瑞聞諸往策逮乎唐氏世有茲祥放勛
獲之於前叔虞得之於後孤今糺合復遇靈貺
出自冀平來因善禁休徵偉兆何其美與頒循
當傳本堪當此異形之應須表天休送嘉禾人
與平孔善璞以授朝散大夫以旌嘉應壬寅孫
華率其腹心輕騎數十至自郃陽華年餘弱冠

有容貌而常見而輕之華每殷勤款欵請先立
效帝乃許與遂待得其情謂華曰卿能渡河
來相見得當貴卿不減邠仲華也關中卿輩
皆爲卿卿今率先從我群雄當相繼而
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鄉縣公加馮翊
守其餘授官須賜各有差
命華先濟華大悅而去仍命左
統軍王長諧劉弘基及左領軍大都督府長
史陳演壽等率師從華而渡據河兩岸以待大
兵九月乙卯張綸自離石道下龍泉文城等郡
獲文城太守莘公郎元璹送焉帝見元璹釋而
遣之初王長諧劉弘基陳演壽之濟河也帝誡
之曰屈突通今在河東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
里而不敢來足驗人情不爲之用然通雖不武
久在戎行守法懼罪終無坐位不妨何便時相
邀襲宜爲之備以折要衝通若不入關河東自
爲吾兵分兵向彼我即擊其河東通若全兵守
城則其路絕道可謂前扼其喉後撫其背前

當出關道所堪若不走之必成擒矣吾且觀
其進退至是通聞孫華導長諧等渡河遣
武牙郎將桑顯和率驍果精騎數千人夜
襲長諧等軍營諧及孫華等奉教備預故並
覺之伺和赴營設伏分擊應時摧散追奔至于
飲馬泉斬首獲生略以千計顯和走入河東城
僅以身免仍撤斷蒲津橋斷而謂官屬曰屈
突通兵此行事不獲已矣有見之必不敢
出使劉弘基孫華等至闕門其行路然後吾

於壺口朝服濟河利涉大川斯之謂矣戊午帝
親率諸軍圍河東郡分遣大郎二郎長史裴寂
勒兵各守一面帝登城東原上西望城內所爲
頃[illegible]來不敢出兵閉門自守城高且峻不易可
[illegible]以遣發之南面千餘人應時
而上[illegible]帝[illegible]師軍人既得上城遂不
時遣下[illegible]營衛[illegible]人歸安陣隊野戰非
其所[illegible]爲[illegible]我師常勝人必輕之驕
銳先[illegible]遷延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

創業起居注卷二 （三）

時殺人得城如何可用乃遂命諸將移營河渚
文武將佐等巳下定河北衆餘十數萬今欲入
關請依罷公府觀領太尉增選僚屬帝曰兵臨
[illegible]以當君欲以齊職見推此意可知未須如此
[illegible]爲[illegible]府任從便宜加置於是復領太尉
[illegible]辰馮翊太守蕭造率官屬衆郡歸義相繼有
華陰縣令李孝常據永豐倉遣子弟妹夫竇軌
等送款仍使所投河西關上兵馬又京兆萬年
醴泉等諸縣皆遣使至帝曰吾未濟者正須此

耳今既事濟可以濟乎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
庚申率諸軍以次而渡甲子舍于朝邑長春宮
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
相携來者如市帝皆引見親勞問仍節級授官
教曰義旗濟河關中響應轅門輻湊赴者如歸
五陵豪傑三輔冠蓋公卿將相之緒餘俠少良
家之子弟從吾投刺咸畏後時扼腕連鑣爭求
立效摩之好爵以永今朝於是衆人大悅更相
語曰眞吾主也來何晚哉咸願前驅以死自効

創業起居注卷二 （三）

丙寅遣世子隴西公將司馬劉文靜統軍王長
諧姜寶誼竇琮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
備他盜慰撫使人竇軌等受節度焉遣燉煌公
率統軍劉弘基長孫順德楊毛等諸軍數萬人
往高陵道定涇陽雲陽武功盩厔鄠諸縣等慰
撫使人殷開山等受節度焉先是帝從弟趙
興公神通起兵鄠縣有衆數千聞義旗渡河遣
使迎帝又賊帥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仲文則
魏密之從父也以密反於縈陽緣坐亡命招集

鄠縣郿縣之間衆將四五千盩厔賊帥何
潘仁向善志等亦各率衆數千歸附宜君賊帥
劉旻又率其黨數千人降帝並以不次封進書
勞之仍令各於當界守界便受燉煌公部署旬
日間京兆諸賊因行而至相繼歸附有所遣
尚農工賈各安其業城皆有代王及尚書衛
文昇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等以帝威德遐
振民庶所歸恐其歸之人一旦去盡乃閉門拒
守運糧入宮府閉而執門吾既平戎於王翼戴尊

隋室欲立孺子以報高皇今被見疑拒不相納
方知鄙夷不悅於周且非徒言耳陰衛輩小負
我之深己巳帝之蒲津渡河東城寅午前過永
豐倉是夜宿於臨晉濼渭合流之處將渡渭津
人以見船朽破不堪帝渡及於濼水上流數十
里更取好舡苦於水淺沙磧相次舡行不進憂
惱不知所爲其夜三更天甚晴霽忽然覺水暴
長數尺逆流而上船之深淺得達津次及明帝
登船欲渡乃見逆流不已□□可以聞衆咸駭異

以爲□□淺淺之水無以異此並於舟中拜賀
帝曰此偶然耳吾何德以堪之乃命所司以少
牢祠濼渭拜有事於華山帝至倉所勞軍見箱
庫填實銘題數多喜謂從者曰千里遠來急於
此耳此既入手餘復何論食之與兵今時且足
信出于巳又行諸將俱謹備守無爲他慮未下
馬仍開倉大賑饑民辛未還宮壬申進屯馮翊
郡過舊宅祭告五廟禮也初周齊戰爭之始周
太祖數往同州侍從達官隋便各給田宅景皇

帝與隋太祖並家於州治隋太祖宅在州城東
南西臨大路景皇帝宅居州城西北而面濼水
東西相望二里之間數十年中兩宅俱出受命
之主相繼代興時人所見開闢已來未之有也
乙亥燉煌公至盩厔所過諸縣及諸賊界莫不
風馳草靡裹糧卷甲唯命是從遣使啓帝請期
日赴京帝曰屈突東行不可西歸無路觀吾成
敗方有所之不可爲虞矣乃命隴西公量簡倉
上精兵自新豐道趨長樂離宮令燉煌公率新

敦煌公自鄠縣道屯長安故城至並各駐所道
上郡雕陰以北咸遣使歸款丙子大軍西引歷
下邽過櫟陽路左所有煬帝行宮園苑及宮人
等令並放之大業已來巡幸過度宿止之處
好依山水紆紆勝地每起離宮峻宇雕墻亟成
壯麗良家子女充仞其間怨曠感于幽明糜費
極於民產替否從違將何孔邇馳道所有宮室
悉宜罷之其宮人等並放還親屬冬十月辛巳
帝至灞上仍進營停于大興城春明門之西北

與隴西燉煌等二公諸軍二十餘萬衆會焉帝
勒諸軍各依壁壘勿入村居無爲侵暴若無兵
者恭以俟命代王與留守衛文昇陰世師等以
義兵多而且肅不令而齊閉門防捍嚴拒守愈固
信使不通告諭事絕帝雖每遣使至城下申以
尊隋夾輔之意恐人俗吏不達變通關于事機
往而無報如此旬經旬日諸將相率啓帝曰京
城不啓此是隋運其亡天既亡之非人能復違
天棄日勞師費糧坐守恐失恐非長策請進圍
之以觀其意帝曰兵纏象魏矢及黃屋是其謂
我何哉諸將對曰無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
事又恐巨猾之徒知義兵已定關中來爭形勝
請速恩之帝乃逡巡未有報京兆舊賊帥等並
以家近帝城不預元從理無功乃各率所部兵
分道處分帝其斬飛失利辛卯命二公
各將所統兵往爲之援京城東面南面隴西公
主之西面北面燉煌公主之城中見而失色更
無他計唯冀屈突及東都救援而已甲午關中

羣帥爭各請率驍銳登城二公莫之能止時帝
在春明門外聞而馳入令於羅郭安興坊以鎮
之甲辰諸軍各就進攻具以臨城帝又未之許
二公及文武所司等固請曰太原以來所過未
有長驅圍塞罕有不克之城今至京師不
時早定恐致寇以挫兵鋒又慮初用之人私
輕太原之兵無能爲也此禁不小請速部分帝
曰我督長驅吾豈不許用之所與內外共知以
安天下斯志不果此外任諸公從民所欲然七

兵及代王府宗室支戚不得有一驚犯乃下教
有違此者罪及三族於是諸軍各于所部營分
頓脩攻戰之具雲梯競發樓櫓爭高百道齊來
千里並進繞京竹木殲于斯矣十一月丙辰昧
爽咸自逼城帝聞而馳往欲止之而弗及纔至
景風門東而軍頭雷永吉等已先登而入守城
之人分崩帝乃遣二公率所統兵依城外部分
封府庫收圖籍禁擄掠衛人勿犯勿相驚恐太
倉之外他無所于吏民安堵一如漢初入關故

事代王先在東宮乃奉迎居於大興後殿是日
帝還移舍於長樂宮[illegible]先是隋主以梟
獍作逆掘其墳墓[illegible]世師骨儀等遂
以爲[illegible]乃令京[illegible]五廟塋域所在
[illegible]爲帝以此積之[illegible]戊午收陰世
師骨儀崔毗伽李仁政等並命斬於朱
[illegible]又從[illegible]京邑士
[illegible]乃命太常從
[illegible]定立代王之禮文武將佐

等議請曰天厭隋德曆數在唐謳歌在路被于
遐邇起晉陽遠定秦雍百餘日間廓清帝宅
神武之速此謂若飛非天啓聖孰能如是昔漢
高入關不即自王項羽後至無所及公雖卑
以自牧須安天下[illegible]依符讖上尊號帝愀
然改容[illegible]本爲社稷[illegible]有主孤何
敢二劉季[illegible]孤今尊奉
世嫡[illegible]乃率百僚[illegible]儀法物具
法駕迎代王即位於　　十餘歲

天人於天[illegible]大業十三年爲義寧元年復天
下勿出今年租賦賜民子孫承後者爵一級是
日[illegible]尊後主爲太上皇以少帝在不忘廢也

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之三

唐陝東道大行臺工部尚書上柱國莒國公臣温大雅撰

明　毛　晉　胡　震亨同校。

起攝政至即眞日凡一百八十三日

義寧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少帝以帝爲丞相進封唐王位在王公上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教稱令萬機百度禮樂征伐兵馬將佐庶績群官並責成於相府唯郊祀天地四時禘祫奏聞帝固辭不拜公卿將佐等請曰公爲孺子當朝豈

得辭乎攝政公不入相王室何依臨兹大節義無小讓帝嘆曰王家失鹿遂使孤同老狼乃奉詔受冊乙丑榆林靈武平涼安定諸郡並舉城歸款並遣使詣義旗請命於是遣書發使慰諭巴蜀丙寅帝以丞相府長史已下屬官還以大將軍府僚屬裴寂等依次爲之己卯以隴西公爲唐王世子改封敦煌公爲秦國公四郎元吉爲齊國公仍改太原留守爲鎮北府總統山東諸郡十二月隴西金城郡奴賊薛舉等破賊率唐

弼于扶風自稱天子初弼遣使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爲薛舉所圍帝遣援兵往扶風未至弼黨在郡城外爲舉所圖弼遂被郡守竇璡所殺俄而璡及河池郡守蕭瑀相繼歸京師於是拜璡爲戶部尚書上柱國燕國公瑀拜禮部尚書封宋公是月也屈突通自潼關將欲奔東都關中軍劉文靜等追至稠桑遂爲送之相府帝見通[illegible]禮之[illegible]以本上臣道不虧孤[illegible]心之既通拜款劉文靜

等仍定弘農郡及佐諸縣義寧二年春正月蜀漢及氐羌所在諸郡雄豪并守長等表帝書慰悦遣子弟獻款絡繹而至所司報答日有百餘梁益之間宴如也丞相府封丞相長史裴寂爲魏國公司馬劉文靜爲魯國公趙興公神通爲趙國公永安公孝基爲蜀國公自餘將佐殷開山劉弘基已下並以次封開國郡公縣公焉其月令曰李密趁趙鞏洛自許當塗王城如燬憂心孔棘東都危逼有若倒懸西人之子理本奔

命其左右大都督府所統諸軍並宜誡嚴以時
式遏有征無戰是謂義師招諭不從勿難逐也
初年孟月春作方興不奪農時宜知其速於是
以世子爲左元帥秦王爲右元帥左右二府諸
軍十餘萬衆引于渭水之北仍以尚書蕭瑀爲
相府司馬劉文靜爲左元帥府長史尚書竇璡
爲掾殷開山爲右元帥府長史司馬又拜屈突
通爲上柱國封蔣國公檢校行軍左右虞侯事
軍士以下僚佐等皆選知名者爲之帝親誥軍

勞而誓遣之二月涿郡太守　甄與漁陽上谷
北平柳城等郡諸官民遣使送款先是平原賊
竇建德聚衆數萬人充斥河右渤海高陽等郡
大將軍府使人張道源所定趙郡襄國武安清
河等郡至是並陷於賊道源亦隨而沒焉建德
遂僭稱王自號夏國又南陽朱粲衆有所望並
好食人自稱可達汗莫知可達汗之名有何義
理酷害與粲又有賊蕭銑起兵於江陵於是隋
華陽公鄭元璹爲太常卿封沛國公遣將兵出

商山上洛道定南陽以東諸郡並遣使人左領
軍大都督府司兵馬元規慰撫安陸及荊襄間
二月左右二元帥軍招諭東都城門不交李密
又不敢西寇時逼農月遂奉令旋師宜陽新安
二郡而還留行軍總管史萬寶盛彥師鎮宜陽
呂紹宗任瓌鎮新安少帝以帝功德日懋天曆
有歸欲行禪讓之禮乃進帝爲相國加九錫賜
殊物加殊禮爲冊曰於戲維爾假黃鉞使持節
大都督內外諸軍事錄尚書大丞相新除相國

總百揆唐王夫乾道貞觀四象所以運行坤德
含弘萬有爲其狀育是以天地交泰資始由乎
聖人陰陽順成縱已歸其元輔故能陶甄品物
代彼天工息四海之羣飛廻三靈之掩耀百揆
時序五典克從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
方斯蔑如也今將受王典冊其敬聽朕命上
天不造降禍于我國家高祖聖盛宗而曆統太
下擇其主以委御王室如燬喪亂弘多數屬道
消時鍾代季郊廟絕主有若綴旒則我祖宗之

業已墜于地矣王應休明之運從兆人之欲奉
七廟於代邸飛六轡於丹京此乃納我絕紘有
大造於王家者也於是寒表省方羣胡反噬矢
流若蝟勝甚平城淪陷指期阽危莫恤王釋位
同謀總伐于單晨炊蓐食倍道兼行匈奴遠跡
乘輿反正此則王之功也歷山飛稱兵燕趙妄
假名號河朔響應由西虜結王首倡戎行大殲
醜類此又王之功也夫狄兮叛屬絕關塞驅追
良善殺畧擾人王躬旅拜兵恭甲長驅追奔逐
北掃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徒黨潛謀逆
亂外交邊裔內聘奸同實繁有徒傾覆宗社王
收豪克滅罪人斯得此又王之功也四郊多壘
三輔倒懸黃巾示宮闕之名赤眉爲園陵之禍
南荒仍歲荊棘於庭王拔袂義舉星言電邁取
霍若如摧枯舉泰關如反掌克清河渭志存匡
復此又王之功也北荒焦爛事藉藩屏比者中
原多故龍堆道絕王式遏有方款關請吏更發
鄰壁復我舊藩此又王之功也汾晉地險逋逃

依梁山藏川匿負罪稽誅類馬騰之乞活同嚴
尤之盜據王懷柔伏叛杖信示威交臂席縢中
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湟轉漕緡邈關畿京
坻委積山來尚矣擧內擁隔一鼓而崩此又王
之功也京師危迫姦臣放命畀以一相之居內向
四凶之扇禍王大誓師旅與言感慨蕩清上國
拯厥貧流暴市焚屍萬梟元惡此又王之功也
上天降災貝甚乎人爰命聖哲剗予沖幼官守
司存社稷有奉濟方割于下埶燥負光於上參
此又王之功也唐衛肉監草竊岐陽吞噬舊邦
侵逼都邑王制以兵貨觀其甥二親維衆叛我
盡收之此又王之功也華陽黑水控扼嶓山
川阻深蠻猺負嶮義威所靡化行江漢此又王
之功也薛埃小寇同惡相濟僭擬輿服洎天涯
晏西之逆不日斯赫斯援律咸俘醜類頻岐
京畿象京觀涇渭爲之不流此又王之功也三
蜀負固一都之會夷民紛雜蠻獠荒梗王發一
介之使降咫尺之書而靈關洞開劍閣無隘此

王之功也弘農何服襟帶河陝斷[illegible]

政由亂長策遠振不征而服此又王之功也王

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跡[illegible]自為

階墜極北于蕩平滑淵運于溟渤[illegible]道

其如仁在[illegible]不失其宜今[illegible]咸安其所[illegible]夏

人[illegible]地平天成義[illegible]一統[illegible]之務

則仁好之心保乂我皇家弘濟乎多難者也是

以[illegible]濟多士庶政緝熙[illegible]四時要荒式序激

揚風[illegible]俗暢和氣以調時神功侔於造化積

德高於[illegible]象朕又聞之先王之宰物也尊賢尚

德茂賞疇庸五侯專征九命作伯周奠光錫桓

文是膺大啓南陽以表東海況乃道冠伊霍功

高晉鄭酬勳[illegible]其惟[illegible]今晉授相國以河

內汲郡清河[illegible]安[illegible]高陽平原趙[illegible]

凶通前[illegible]部增封唐國[illegible]黑土苴以白茅

爰定[illegible]用建冢社昔周邵分陝咸為保傅[illegible]

晉[illegible]入作卿士內外之任[illegible]宜今授相

國印綬唐王璽綬[illegible]第一至第五竹

使符[illegible]至第十相國禮絕羣后任總所司朔

班[illegible]宜以[illegible]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

之號上所假黃鉞內外都督丞相印綬又加王

九錫其敬聽後命以王繩紀禮度哀矜折獄罔

不用情無或逸志是用錫王大輅戎輅各一玄

牡二駟以王分地敦本人天是賴流[illegible]務農所

寶惟穀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王風

雅所被[illegible]陰陽順理遐邇宅心是用錫

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王冀宣皇道義聲遐

暢[illegible]所[illegible]海[illegible]是用錫王朱戶以居以

王登賢[illegible]所難能官流詠是

用錫王納陛以登以王正色特衡銓範御下式

遏姦宄[illegible]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

以王威同夏日志厲秋霜刑厝有期寬而不漏

是用錫王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

矢千以王[illegible]祀恭嚴天地幽通孝思

[illegible]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唐國可置

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祗奉大禮用膺多

祿以光[illegible]之休命可不愼歟[illegible]帝
私謂元從府僚曰少帝今時可謂吾家所立本
謂社稷上報高祖冀終隋氏不失人臣豈期孺
子尚幼未復明辟僥倖之徒誣其假旅各謀安
有至尊羽儀天子之禮假諸臣下何以爲國孤
總朝政此事不得不知政由巳出還自錫進貪
天之功以爲巳力孤不欺人敢欺天也羣僚等
固請曰前何爲州國魯公用王禮前賢不讓請
以爲不疑帝曰兩賢邈周漢之初與有大勳于

二代孤屬亂離之季世値隋運之將盡昏明時
異授受事殊擬於其倫實忝懸德然諸公欲孤
行魏晉之故事爲豹變之鴻漸聊爲吾子揚搉
而陳之曹馬之興不以義聚英雄畧峙角逐爭
衡無君之人欲速大位逼脅孤寡假詔自媒因
九錫而論功於百辟於殊禮亦難進於謙退恩
厭寒於羣情故路人咸見其心有識呼爲狐媚
斯皆兆庶不推謳歌不門者也宋齊蔵爾處於
江湖地當漢之一郡自稱帝號可知必以魏晉

[illegible]虞及而禪讓功微五伯禮盛二王於
是阿[illegible]之儔申敦勸于抗矯飾非輕薄之
子甥[illegible]而偉畢未聞桀紂之亂禪於殷周之
初從此而言斷可知矣何輕易天命以自厚誣
孤每觀前史見斯事迹未嘗不撫掌而笑嗤彼
羣述明賢所棄見賢思齊勿循前弊時有啓帝
者以爲即眞之漸舊事因循相承作故帝曰孤
聞昇天無階於何爲漸必如來言事轉成疑至
若河濱從泗上亭長令其位次受終未易享

國所問功德何如誰云位之大小以孤堪守關
中能負孺子見推相國作鎮假王漢有前蹤不
能違衆欲以曹操司馬炎爲例九錫殊物賜加
[illegible]宜不顧擬議亦恥[illegible]傳公卿聞帝此旨
而[illegible]詣府陳謝下又謂之曰魏氏以來革
命不少鴻儒碩學世有名臣佐命興皇皆行禪
代不[illegible]功業之本惟存揖讓之容上下相蒙遂
爲故實寧有湯武揆于夏殷不憶章于堯舜晉
魏隔於周漢欲祖述下勛華且堯之禪舜二聖

子與舜因讓禹以明堯哲示天下爲至公不私
已於舜位故賓虞以後若脫屣焉是知非堯不
能讓舜非舜不能命禹商周德所不逮有撥亂
反正之功順天行誅逆取順守咸以至亂兼濟
無隱神祇三五帝王稱茲四聖英發茂實飛騰
萬古堯舜不及於子哉德而稱帝湯武不私於
後以力取而爲王故道有降名有優劣然立
功亦從亦各一時大宋後來功德無紀時逢屯
否撫兵稱命託云軌政擇匠飭材頹罷支廢先

被推崇睿哲英宗寵加爽亟專權任已逼令讓
位雖欲已同於舜不覺禪者非堯賢德於唐虞
見過于湯武豈不悖哉魏晉宋齊爲惑已甚託
言之士須知得失羣公退而悅服私相謂曰相
王格論絕後光前發明典謨申理悟語可謂君
子一言定八代之榮辱矣帝又謂所親曰諸人
雖復見吾言論仍自不知至理吾今一匡天下
三分有二入關形勢頗似漢高祖且起軍甲子
旗幟已革如何更於少帝之處却受九錫而求

分以孫子有知不容肯行此事既成無識此乃
吾自爲之立身以來不欺暗室如何今日誣罔
天地所區別帝王激揚名理以懲是古非今之
輩諮相勸逼於是惟改丞相府爲相府國而九
錫殊禮並屬蕭有司是月也宇文化及兼弟智
及等并驍果武賁司馬錢監門郎將裴乾通等
謀同逆因時果等欲還精銳遂夜率之而圍江
都宮殺後主於彭城閣初驍果兵等苦於久在
江都咸思所歸至是煬帝知唐據有西京過江

計定仍先分驍果往守會稽之云往東吳催
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難於是隋主崩閣至帝
乃率文武羣賢僚佐從少帝舉哀於大興殿
帝哭哀甚有涕此帝者帝曰吾爲人下衷居何
可不哀然亦以後主不亡於開皇之末以延與
僧且化及等本自四思歸之衆而行殺逆及以
言以之自爲衆所推至是遂僭稱尊號率其同
惡欲入關以李密斷成皋據洛口乃圖北取黎
陽分從白馬津而渡帝乃遣統軍張倫將蒲津

尉以從兵往魏郡道招慰化及等縱遣淮安王神通往定山東諸郡又募犯罪者數千人聽效力贖罪符璽倫等並是淮安王節度焉李密聞化及之趣河北乃分兵遣別將徐世勣等屯黎陽拒守化及從滑臺渡河絕糧遂頓於聊城縣淮安王等率眾圍城部分失於行兵不利退保魏郡化及眾聚聊城糧無所出竇建德知其窮蹙遂攻破之擒化及并弟智及以歸建德斬之而獨眾煬帝蕭后亦沒于賊庭於是江都

宮人美女珍寶金帛及乎玉璽並建德有之不逞之徒因說建德送蕭皇后及宮人等多賫金帛重賂突厥市馬而求援少帝年未勝衣不經師傅長於婦人之手非其本然既知煬帝不存所求茲遂夏四月詔曰天禍隋國大行太上皇遇盜江都酷甚望夷釁深驪北憫予小子奄絕凶哀號永感五情糜潰仰惟荼毒仇復靡申形影相弔罔知啟處相國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東征西伐總九合于一匡決百

勝于千里糺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繫王是賴德侔造化功格蒼旻兆庶歸心曆數斯在屈為人臣載違天命昔在虞夏揖讓相推苟非重華誰堪命禹當今九服崩離三靈改卜大運去矣請避賢路兆謀布德顧己莫能私僮命駕須歸藩國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廢豈其如是庶憑稽古之聖以誅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預充三恪雪恥怨於皇祖守禋祀為孝孫朝聞夕殞及泉無恨今遵故事遜於舊邸庶官群后

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號若釋重負感泰兼懷假手真人俾除醜逆濟濟多士明知朕意仍勅有司凡是表奏皆不得以聞章表不通理于時請欲召公卿議之漸以啓諭於是文武將佐以及官等二千人不謀同辭並不肯奏詔乃相率上啟勸進曰臣聞天下至公非一姓之獨有聖人遠御與萬物而推移故五運遞興百王更王春蘭秋菊無絕終古上既不記筆舌紛綸並統有光煥乎實錄伏惟陛下資靈種德累慶至

負圖猶惟神生知乃聖豈包乎宇宙智周乎品
物羣生塗炭濟之仁壽逢百六之厄創業雲雷
追三五之蹤財成天地仲夏之半龍躍晉陽孟
冬伊始鳳翔灞上鴻志蝟毛之反者霧委來庭
觸柱拔山之大盜風馳獻款三晉子弟共獯獫
而階麾咸奏豪傑運巴蜀而響應英聲西被懋
德東漸南諧交趾北變幽都躬未戎衣手不提
劍機務成於雄斷人傑得於才子威加四海功
出一門計極萬安戰窮百勝小往大來筭無遺

策時未期月業倍前王今古代興唐斯撥亂若
茲之舉如茲之速載籍以來未之前聞也臣等
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竊以陛下承家開國
積德累功世濟擬於高陽纘緒盛於周武載誕
燭神光之異儀形表玉勝之奇白雀呈祥丹書
授曆名合天淵姓符桃李君堯之國靡不則天
星紀云周奉時圖始甲子之旦不俟而起兵西
北勢合乘乾我來自東位當出震至八井深水
之圖讖唐唐李樹之驍歌固以備在人謠無德

[illegible]稱者也且夫體非常之道立非常之功實非
常之人有非常之事不時正位人神佇式天命
不常惟德是與遷虞尊夏抑有前規臣等敢錄
舊典奉上尊號當今萬機曠主九有困窮伏願
降鑒迴慮變世外己上順天心祇膺允執俯從
人願屈就乘擬變黎庶于時薦配上帝于宗祀
勿以王者兼濟之功而為匹夫獨美之操昔之
堯佐成天工績尤著者稱饗稷禹播穀之都
徐慶商周皋陶好生洽人今與陛下盛德有後

其若是乎四相三王齊名踵武千年得一相繼
風聲符命所鍾有自來矣願納縉紳僂僂之情
允副億兆顒顒之望率土更生含靈幸甚臣等
誠惶誠恐昧死以聞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所司
以表意奏聞帝退所奏表謂奏者曰吾固知如
是拒而不答裴寂等進見曰昔桀紂雖復不賢
亦各有子未聞湯武臣輔之寵鏡已見茲無所
疑也先人有言曰功蓋天下者不賞陛下欲讓
至尊而為臣下恐隋朝不然此事且臣等唐之

將佐茅土大位受之唐國陛下不爲唐帝臣等
懸須去官伏願深思容臣等有地帝笑曰裴公
何相逼之深當爲審思亦未之許裴寂等又依
光武長安同舍人強華奉赤伏符故事乃奏神
人太原慧化尼蜀郡衛元嵩等歌謠詩讖慧化
尼歌詞曰東海十八子八井喚三軍手持雙白
雀頭上戴紫雲又曰丁丑語甲子深藏入堂裏
何意坐堂裏中央有天子又曰西北天火照龍
山昭童子赤光連北斗童子木上懸白旛胡兵

紛紛蒲前後拍手唱堂堂驅羊向南走又曰胡
兵未濟漢不整治中都護有八井又曰興伍伍
仁義行武得九九得聲名童子木底百丈水東
家井裏五色星我語不可信問取衛先生蜀郡
衛元嵩周天和五年閏十月作詩戌亥君臣亂
子丑破城隍寅卯如欲定龍蛇伏四方十八成
男子洪水主刀傍市朝義歸政人寧俱不荒人
言有恒性也復道非常爲君好思量何 禹
湯桃源花 李樹起堂堂只看寅卯歲深

水沒黃楊未萌之前謠讖遍於天下今覩其事
人人皆知之陛下雖不以介懷天下信爲靈効
特此欲作常 以免須上爲七廟下安萬
民既膺符命不得拘文牽古違天不祥裴寂等
言之甚切帝曰所以遜辭至於再三者非徒推
讓亦恐羣公面諛退爲口實然漢高云諸侯王
推高于寡人以爲皇帝位甚便宜於天下之民
則可矣孤亦何能有異之哉於是寂等再拜舞
蹈稱萬歲而出遂與國子博士丁孝烏等數百

人具禮儀擇良日以武德元年歲在戊寅五月
甲子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設壇於長安城南
柴燎告天冊文曰皇帝臣某敢用玄牡昭告于
皇天后帝生人以來樹之司牧聽命所屬謂之
大寶曆數不在冏 明一作 或偷安故舜禹至公揖
讓而興虞夏湯武兼濟干戈而有商周事乃殊
途功成一致後之創業咸取則焉某承家慶世
祿降祉曰祖曰考累功載德賜履参墟建侯唐
舊地居戚里門號公宮不緒建義定爲榮矣但

有隋屬厭大業爽德儀鍵師旅民胥怨咨謫見咎徵昭於皇鑒備聞甲聽所不忍言其守晉陽馳心魏闕授手濡足拯溺救焚大舉義兵式寧區宇懲邊荒之辮髮輯兆庶之離心誓以捐軀救茲生命拊除殘亂期之乂安有功繼世無希九五惟身及子竭誠盡力率先鋒鏑誓以無二再蒙弘誘克濟艱難電掃風驅廓清大邑傳檄而定蛾嵋拱手而平關隴西戎即敘東夷底定非啓非賛孰能茲速會立世嫡翼奉宗隋戮力

輔政無虧臣節值鼎祚云革天祿將移謳歌獄訟聿來唐邸人神符瑞輻湊徵躬遠近宅心華夷請命少帝知神器有適大運去之遜位而禪若隋之初讓德不嗣群情過請六宗闕祀七政未齊罪有所歸恐當天譴請因吉日克舉前典設壇肆類祗謁上帝惠茲下人翼子謀孫罔敢怨德則小則大無或有違對越鴻休伏深悚懼謹遣太尉公裴寂等用薦告之禮瑞冊蒼璧秬鬯清酌鄉合薌萁明粢嘉蔬禋祀于皇皇后帝明靈降享[redacted]備羽儀法物臨軒大赦天下改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redacted]踐祚有司以子卯不樂請擇他日帝曰歲在戊寅[redacted]始此為難得至今遇之烏可失之且殷周二代[redacted]所之以為大吉同域之誠又甲子五行為木木加于子[redacted]良日雖欲勿用其能捨諸故自起軍逮乎入相登極咸用甲子焉

安持太原即私喜以為天授而實厥違宮志曰唐以天所与者又曰天特以太原與唐以而帝謂曰地名貴胡天其假手時胡以成王業及獲青石龜文又曰上天明命既以善吉明乎知天命之有爆矣至于晉陽夜炎及法律子桃李子白雀紫雲種種諸符瑞而又加以亢陽齋而遠近思附大郎二郎一同義士皆甚甘苦形不代隋不可得己甲子之期乃曰相遇之甚真盛德耶溫公與聞圖功冥其鋪揚點綴之勞蓋也湖南毛晉識